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 史部第三五冊目次

閩海紀要二卷

〔明〕夏琳撰  
清鈔本

一

明紀編年十二卷

〔明〕鍾惺撰  
清順治刻本

〔清〕王汝南補

四七

大明光宗貞皇帝實錄八卷

〔明〕張惟賢  
明鈔本  
葉向高等纂修

二六三

萬曆武功錄十四卷(一)

〔明〕瞿九思撰  
明萬曆刻本

三八九



閩海紀要二卷

〔明〕夏琳撰

清鈔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閩海紀要卷之上

東南夏琳元斌

乙酉大清皇帝順治二年明隆武元年夏閩六月明

立唐王聿鍵稱帝於福州

初唐王統兵勤王以檀羅南陽獨禁獄及宏光立

救出而南都破靖虜伯鄭鴻逵過於嘉興語合遂

奉以入關與其兄南安伯芝龍謀之閩六月十五

日即位陞福州為天興府布政司為大內改元隆

武

明晉南安伯鄭芝龍平虜侯尋封平國公鎮海將軍

鄭鴻逵定虜侯尋封定國公鄭芝豹為澄濟伯

芝龍字鹿黃南安石井人兄弟四長芝龍次芝虎

三鴻逵四芝豹初為海盜崇禎戊辰歸誠以平海

寇功累遷至南潯總兵甲申之變宏光即位南京

封南安伯至是以昭立功晉芝龍平國公鴻逵定

國公芝豹澄濟伯

明主召芝龍子成功賜姓朱封忠孝伯

成功原名森字大木天啟甲子年七月十五日生

於日本誕時為火齊明丰儀秀整七歲取回做儒

有大志年十五補南安弟子貢試高等食鎮赴省



試有金陵術士相之驚曰君非科甲中人也殆王  
侯相矣時方銳志場屋不以為然及隆武召見奇  
其狀親封忠孝伯撫其背曰惜朕無一女配卿卿  
當盡忠告家無相忘也因賜姓朱改名成功自是  
中外咸稱國姓云

明以鄭鴻逵為大元帥出浙東鄭彩為副元帥出江

西

二將既出關疏言餉缺遲遲不前

丙戌三年明隆武二年春正月明主以忠孝伯成功

為御前營內都督賜尚方劍儀同對馬尋封命佩

招討大將軍印鎮仙霞關

時軍國大書皆取決於芝龍明主積不寧平常稱

君臣歡成功進見奏曰陛下營營不樂得無以臣

父有異志耶臣受國恩義無反顧誓當以死報隆

下明主嘉歎故有是命

秋八月鄭芝龍密撤仙霞關大清兵入關

芝龍以擁立非其本意日與文臣許又度清朝神

武必不能偏安一隅有叛意密遣人以通內院洪

承疇黃熙允至是聞魯監國杭州失守乃稱餉缺

撤守將施天福回

明忠孝伯成功兵潰於仙霞關

芝龍聞清兵將至，密遣親吏到師，納款，帥詰之曰：「吾兵未臨境，而前途獻降書，得無詐乎？」疑係細作，命拒出，斬之。吏疾聲呼冤，有閩人在軍中察其詞，哀知其無詐，為告于帥。帥曰：「歸語爾主，吾于秋仲提師由仙霞入閩，可備壺漿以迎。於是芝龍遺心腹蔡輔至，關將授意成功，輔入見，語未發，成功厲聲先謂曰：「敵師已迫，而糧不繼，空營司，塞吾將奈之何？」耶連請太師急發餉，濟軍，慎勿以封疆付之一鄉也。輔不敢發語，回見芝龍，備述前事。且曰：「向若道及納款，此項已斷矣。」芝龍曰：「腹兒不識天命，固執乃爾。吾不給餉，彼豈能枵腹戰哉？賜姓，屢請皆不報。關兵無糧，遂逃散，成功不得已引還，至延平，登城周視，嘆息而回。」

九月，明主詔親征，師次延平。大清兵至，明主出奔，阻於將樂。

初，明主決意親征於南臺，祭江，忽風雨驟至，旗幟盡拔，不能成禮。成功跪榻前泣奏曰：「臣父已有其志，陛下當自為計。」因伏地鳴咽。明主掩袂揮淚，命之起，遂向延平將幸。贛清兵將至，迫城，明主倉皇

出奔，將樂追及之，遂遇害。

貝勒王入閩，鄭芝龍遣保安平鎮忠孝伯成功遁入海。

王兵至泉州，芝龍遣保安平軍容甚盛，以洪永嘯黃與允之信未通，未敢迎師。王以書招之，略曰：「吾所重將軍者，正以將軍能立廟藩也。人臣事君苟有可為，必竭其力，不勝天必授明主，而帝業時建，不世之功，此豪傑事也。若將軍不輔立，吾何用將軍哉？且兩廣未平，現在籌閩粵總督印以相待。芝龍得書大喜，成功力諫不聽。遂降十一月，抵福州，見貝勒王，成功又泣諫，知不可挽，乃遁入海。芝龍至福州，見貝勒王，王置酒相待，甚歡，忽夜半扶之北去，從者皆不得見。

丁亥四月，明永曆元年，明主永明王由柳橋帝於肇慶。

王為神宗之孫桂王之子，初封衡陽，以寇亂旋梧州。會桂王薨，兩廣總督丁魁楚與廣西巡撫瞿式耜擁立之以肇慶府署為行宮，改元永曆。

明招討大將軍忠孝伯國姓成功起兵，初芝龍既歸誠，以書諭成功，速降，賜姓，泣曰：「父教

子忠不聞以貳遠去度芝龍北上乃與所厚數十人舉義收兵南灣時年二十四文移稱招討大將軍罪臣國姓比聞永曆即位遣人間道上表尊奉正朔

明招討大將軍成功屯兵於鼓浪嶼

時廈門先為建國公鄭彩及弟定遠侯鄭聯所據成功自南灣回舊將稍集乃移屯鼓浪嶼以洪政陳輝為左右先鋒楊才張進為親丁旗郭泰余寬為左右鎮林碧山為樓船鎮進攻海澄清獲兵至洪政中流矢死乃引還

秋八月明大將軍成功會定國公滿進攻泉州

鴻逵自芝龍歸誠尚擁甲兵至是與成功合攻泉州提督趙國祚率師與戰於桃花山敗績走入保城鄭師進至城下九月三日攻城軍聲大振漳州守將王進率兵來援解圍

戊子五年明永曆二年明主在桂林

春閏三月成功取同安以葉翼雲知縣事

成功引兵攻同安守將康即知縣張勳齡禦之戰於店頭山敗績康即等棄城遁成功入城之以葉翼雲知縣事翼雲廈門人庚辰進士由吳江知縣

擢吏部主事

秋八月總督陳錦率師破同安明知縣葉翼雲啟諭

陳鼎守將邱晉林壯猷皆死之屠其城

泉州之圍自冬徂即邑成嚴所在峰起七月十三

日總督陳錦援師至八月遂克同安邱晉林壯猷

戰歿翼雲及陳鼎死之屠戮無遺凡五萬餘人先

是有同安血流溝之讖至是果驗是歲大飢斗米

千錢

明主封平國公部將洪旭為忠振伯張進為忠匡伯

林碧山忠伯陳輝忠靖伯尋封陳鼎為忠勇侯

施天福忠毅伯

己丑六年明永曆三年明主在肇慶

春正月成功陷漳浦

自同安敗後成功往銅山募兵命柯宸樞黃廷等

攻漳浦守將王起鳳遂由雲霄抵詔安移屯分水

關令黃吏柯宸樞等守盤陀嶺

四月漳鎮王邦俊副將王之剛賊中衝鎮柯宸樞於

盤陀嶺宸樞戰死

漳鎮王邦俊副將王之剛合兵攻盤陀嶺黃廷不

戰而走柯宸樞分兵拒戰眾寡不敵與其弟中軍

寒梅俱戰死成功哀悼厚恤其家建祠祀之

秋七月明王遣使晉招討大將軍忠孝伯國姓成功為漳國公

冬十一月成功伐潮州

是年全粵俱奉永曆正朔土寇隨在竊據守潮者部尚久也自鴻遠據潮之揭陽兩家各相疑忌初

潮人黃海如陳斌為巨寇歸成功至是導成功逐入南陽分兵勦許隆諸賊及建瓯新墟等寨悉平

之令太子太師鄭香守石尾城有衆數千後為國朝所破二子鄭海鄭海死焉

庚寅七年明永曆四年春正月成功入潮陽

成功引兵將至潮陽知縣常翼鳳以城降令洪旭駐鎮其地

夏六月成功伐潮州

成功遣甘輝殺賊黃亮采復敗廣東部提督軍於潮陽

秋八月成功回師廈門取定遠侯鄭聯軍兵

時全廈門島高為建國公鄭杉定遠侯鄭聯所據肆虐不堪民不堪命其守將章飛雲尤橫成功乃

與陳霸議曰兩島本吾家土地彼兄弟所據肆橫

無道大為不堪乃嚴部署自揭陽回軍於中秋夜

抵廈門聯方醉萬石岩報至不得入詰朝出見成功於舟中交拜甚歡成功笑曰兄能以一相假手

聯未對執銳者前矣唯唯惟命于是魔軍過船聯將皆降海上軍皆屬焉惟彩率所部遁去飄泊數

冬十一月成功南下命鄭芝鵬鎮守廈門

成功至潮陽提塘黃文自行在來稱有旨徵賜姓率兵入援

明王在南寧

明招討大將軍漳國公成功起兵南下

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繼茂率滿騎數萬攻復廣州西寧王李定國望援甚急閏十一月成功

率各鎮官兵南下十二月抵揭陽

辛卯八月明永曆五年春正月成功率兵至南灣時施琅進曰勤王國臣子職分但琅昨夜得一夢

甚然不利乞復細思成功默然令將琅所佩左先鋒印及所轄兵將委副將蘇茂管轄命琅同鄭鴻

遠回廈門助芝鵬固守成功率兵南下二月至白沙湖颶風大作船幾覆三月至大星所報還惠州

援兵攻其城下之

二月巡撫張學聖會提督馬得功襲廈門明文淵閣

大學士吏部尚書曾櫻死之

成功兵南下舟次平海衛學聖得功乘虛來襲廈門時鴻達棄揭陽回師未至芝鵬不能守得功先遣數十騎渡五通登岸兵民望見皆潰時曾櫻在城中或逃之通櫻曰此一塊清淨土正吾死所豈復泛海求活耶遂自縊時二月三十日也門人阮吳錫陳泰等冒險出其尸卿紳王忠孝殮之殯於金門泰閣永厝行在是時先樣大夫上柱國太師諡文忠賜祭葬蔭一子中書舍人一子錦衣衛世襲

夏四月成功回師廈門承制教鄭芝鵬

先時馬得功既入島張學聖及興泉道黃澍于三月初一日至見廈門孤懸海外汪洋萬頃愕然曰此絕地也若有緩急數兵豈能渡哉即先引回不數日鴻達至截港攻圍得功欲還不得渡窘甚乃謂鴻達曰公等家口皆在安平脫得功不出恐不利公家鴻達患之且不虞成功旋師得功渡海已三日矣成功大悔恨按芝鵬以失守罪之奉尚

方劍斬以徇諸將服衆兵勢復振凡六萬餘人鴻達退泊白沙寨寨居之

明左先鋒施琅來降

琅晉江人也事成功年最少知兵善戰自樓櫓旗幟陣伍之法皆琅獻之前在南澳共付蘇茂代將意回必復任成功不與遂請為僧成功令再募兵許授前鋒鎮偶有親丁曾德逃於成功營琅擒治之成功馳令勿殺琅竟報之成功大怒捕琅王逮其家口琅乘間逃去密渡安平依鄭芝鵬成功收其父大室及其弟獲勳左鎮施顯毅之

五月成功回師廈門

成功自回廈門申嚴紀律軍聲大振率衆入漳之南溪漳鎮王邦俊率兵迎戰敗績又敗於漳浦降者數百人漳州咸服

冬十一月提督楊名高及鄭成功戰於小盈嶺名高

敗走

名高自福州率步騎援漳成功迎戰於小盈嶺名高敗僅以身免成功乘勢攻漳浦守將陳堯策以城降

壬辰九年明永曆六年春正月成功攻海澄守將郭

文興以城降

成功引兵向海澄是日潮乍漲舟達城垣守將都文興降成功以舉人黃維縉馮澄世先復知縣事三月總督陳錦及鄭成功戰於江東橋大敗成功乘勝拔長泰漳州屬邑俱下

成功遣提督甘輝攻長泰遇副將王進於北溪二人俱雄健著名久愈一決雄雌乃奮戈搏矢兩馬相當自己至午蝦蟆跌為觀者踴躍既而兩家兵至乃解王進入長泰甘輝日夜攻城弗克會總督陳錦來援成功還精銳迎戰於江東橋北陳錦徂先無備安之技頗輕敵全軍皆潰奔回泉州成功乘勝攻長泰拔之王進獨以數十騎遁入漳州城屬邑俱下

夏四月成功攻漳州

成功引兵圍漳州五月浙鎮馬達知進賢率兵來援縱其入城引兵出戰連敗之遂嬰城固守不出成功累攻不下乃擁鎮門之水以灌之堤壞不浸復列柵圍之城中食盡人相食枕藉死者七十餘萬人

秋七月庫成棟執其主總督陳錦歸成功討之

陳錦軍於鳳尾山愬江東之敗號令峻刻為其僕庫成棟所刺持首歸成功成功歎曰僕隸之人而叛其主是大逆也大逆何以勸數命斬以徇成棟疾呼曰陳錦暴戾不仁衆心已離寬我一死必有望風續至者人閩可不勞而定也衆咸為之請成功曰得入閩者一時之私利也誅叛逆者萬世之公義也吾終不忍以一時之私利廢萬世之公義焉命斬之

冬十月固山全礪及成功戰於古縣敗之解漳州圍成功還守海澄

漳州久圍中外隔絕固山全礪來援時成功久頓堅城師老糧匱退屯古縣迎戰累敗收兵還保海澄

明主在安陸

是時明主封李定國為西寧王定南王孔有德敬謹王尼堪皆為所敗尼堪敗於桂林

癸巳十年明永曆七年春正月成功遣定西侯張名振率水師攻復浙直州縣

夏五月固山全礪攻海澄成功親督兵迎擊全礪退全礪既解漳圍悉滿漢精銳之兵進攻海澄城懷

百餘丈成功立雄襟防禦蓋而生與諸將飲於敵樓礮兵望見矢礮雨集成功益語治軍指揮自若方易位而坐而原坐為礮擊碎成功呼曰天佑孤臣諸將無虞矣于是衆各奮氣力十倍兵臨城蜂擁而上有廝養卒鄭仁舉奔以砍衆援之登者悉墜積屍填河甘輝復率兵截擊擒斬無遺金礮官遁是役也成功論功行賞以忠孝伯印授甘輝輝不敢受召鄭仁拜都督乃更築垣城而海澄之守益固

明王遣兵王事萬年英績勳青溪國公成功延平王

成功表辭

成功既敗固山金礮遺監紀施士紳以蠟表奏明主行在併叙破提督楊名高及職總督陳錦之功明王即命晉封成功為延平王成功表辭甘輝黃廷等及各鎮皆有封爵

秋九月成功率師南下剿臨汀貝尋引還

時部尚久守潮被兵求援成功遣陳六御率兵救之高久狐疑不敢納及潮州破自焚死尋破臨汀貝而還初臨汀貝恃其土城險固聚衆剽掠海上商船多被擒載抽腸剝腹慘酷非常至是成功攻

破之屠其城丁壯無遺

甲午十一年明永曆八年春二月遣官議撫以海澄

公印封成功成功弗受

初芝龍在京密令李德回勸成功就撫陽許之帝遂封芝龍同安侯芝豹左都督遣賈二官賁誥及海澄公印勅授成功且授封鴻遠為奉化伯成功不受十一月再遣內院學士葉成裕理藩院阿山及芝龍少子鄭度賡勸至許以泉漳惠潮四府安插兵衆成功堅執不從李德泣曰將軍不聽恐太師禍且不測成功感然久之謂曰非不知清朝待我厚但我受明室厚恩義不可屈因泣揮之去葉阿二官回奏帝大怒置芝龍於高牆戍芝豹率古塔

冬十月成功起兵

成功遣輔明侯林察閩安侯周瑞督水師戎旗鎮王秀奇左先鋒蘇茂督陸師率官兵戰艦百餘艘南下勦王差効用官林璿奉表詣明主行在併持書會司寧王李定國

十二月成功陷漳州

時十一月晦成功自廈門入海澄度嚴部署四鼓



直抵漳州入其城兵不血刃于是守將卜周世魏  
標及知縣周瓊知府房星傑皆降十縣皆下泉州  
屬邑望風而壞獨泉師韓尚亮守泉州不下

乙未十二年明永曆九年春二月明招討大將軍延  
平王成功永制設六官

初成功以明王行在還隔軍前所委文武職銜一  
時不及奏明主許其便宜委用武職許至一品文  
銜許設六部主事成功復疏請以六部主事銜卑  
難以彈壓明主乃賜詔許其軍前所設六部主事

秩比行在侍郎都事秩比郎中吏秩比員外於  
是設六官以潘爨煙舉人為吏官洪旭為戶官陳

寶鏞為禮官張光啟為兵官程璠為刑官馮  
澄世為工官設協理各一員左右都事各二

員以常壽寧為察言司鄧會張一彬為正副審理  
又設儲賢館育青館

以前所試洪初開楊芳呂鼎林復明阮旻錫等充  
之先是明王開科粵西諸生願赴科舉者成功給  
花紅路費遣之島上衣冠濟濟猶有昇平氣象又  
以死事諸將及侯伯子弟柯平林維榮充育青館

明鄭成功改中左所為思明州

中左所即廈門城至是改稱思明州以薛聯柱鄭  
會先後知州事

鄭成功奉明魯王居金門

時監國魯王及寧靖王諸宗室避難至廈門成功  
皆禮贍優給奉之居金門又給避難諸婦紳處若  
騰王忠孝章朝薦徐孚遠等銀幣時婦紳避入島  
者眾成功皆優給之咸有常額時以客禮軍國大  
事輒咨之皆稱為老先生而不名若盧王華徐及  
沈佺期郭貞一紀許國公允所尊敬者

鄭成功誅饒黃愷

成功自起兵以來軍律嚴明禁止淫掠紀者立斬  
破城之日諸軍雖爭取財物遇婦人在房內則却  
退不敢人遠近稱快以饒饒不足命黃愷為饒鎮  
供給軍需愷剋刺不堪怨聲載道成功怒收斬之  
夏五月明總督水陸兵馬林察周瑞王秀奇蘇茂等  
無功引還成功怒貶責有差

林察等同軍稱西寧王李定國戰敗應援不及已  
退入梧州成功大怒將斬之以其夙昔戰功各將  
勲細責有差因致書於李國其略曰敝員以台命  
至知老台臺內急君父之憂外切仇讎之痛某恨

不能征帆倭忽直揮珠江同擊故土以迎乘與詎  
意船師未至而大軍已先班回勝負兵家之常不  
足深憂但敵船遁邇既不能先期會師又不能奮  
圖援使醜類長驅某實有罪焉已將水陸各將  
領審定功罪重行細責乃念其有功不然已正法  
矣今援粵之精銳已悉來閩且撤全粵水陸與某  
對衝則粵東勢必空虛乘機襲取正其時也幸迅  
拂入粵直取某處定有摧枯拉朽之勢從此長驅  
破竹共抵燕京聚首策勲深所願也

明

鄭成功遣忠義伯洪旭北鎮陳六御督師北上

六御等揚帆進取舟山守將已臣興隆以六御守  
其地洪旭等攻溫台等處台州鎮馬信寧破鎮張  
宏德出降空其而歸

六月成功毀安平鎮

安平距泉州六十里芝龍置第其中洋船直抵海  
外人烟繁華踴於郡城至是聞貝子王統大兵將  
至乃遁其城并毀漳府及惠安同安三城缺兵回  
厦

秋七月成功遣中提督甘輝右提督王秀奇統兵北  
上遣前提督黃克復提督萬禮鏡兵南下

成功以輝為正總督秀奇副之率二十餘鎮往北  
與洪旭陳六御相機進取以更為正總督禮副之  
師二十餘鎮南下八月黃克復等攻揭陽潮鎮劉伯  
祿來提累敗陳霸復自南粵率兵與楚會遂找揭  
陽併復普寧縣

冬十一月定遠大將軍庶子王入閩成功回恩明州

庶子王至泉使人持諭至厦門招撫不納復易函  
稱書成功答之令厦門居民撤移過海官兵家口  
撤往金門鎮海等處空島以待

丙申十三年明永曆十年春正月平南王尚可喜遣

兵攻揭陽及蘇茂戰敗之

可喜同潮鎮劉伯祿來復揭陽茂率左衛鎮黃祐  
迎戰大敗可喜追至城下黃祐出兵迎戰乃退  
三月庶子王遣水師攻兩島連風引還

扁子王大集各灣船隻令泉鎮韓尚亮督率出泉  
州港成功令林順陳澤等迎擊忽颶風大作尚亮  
船飄散沉壞收回者不滿十船由是不敢渡海

夏五月鄭成功殺左先鋒蘇茂

茂原為左先鋒施琅之逸去茂實密獻之因補其  
職至是同前衛鎮黃梧喪師於揭陽成功怒調還

遂按軍法斬之

六月鄭成功督師北上

明前衝鎮黃梧以海澄叛未降詔封梧為海澄公

成功將北向留儲蓄於海澄以左提督王秀奇統

黃梧蘇明等守之尅日解纜時貝子王入關泉漳

屬邑皆下獨海澄未復百計誘降適調守將出計

解黃梧以揭陽失利懼誅可以誘之王從其計黃

梧遂於蘇明據海澄叛未降詔封為海澄公命駐

漳州先時遣官賈海澄公印欲封成功成功不受

總督上疏曰惠此鄭國門版中豈無有內應者

至是黃梧降即以此印爵封之別調蘇明入京授

為哆理機邦內大臣其後梧獻平海策請發鄭氏

祖墳誅求親黨沒五大商及邊界等事禍及五省

人罹其害

秋七月明鄭成功克閩安鎮進攻福州

貝子王頓重兵在漳成功議率兵北向以繼之阮

解纜急報黃梧以海澄叛或勸旋師以爭之成功

曰吾欲圖大斯海澄何足惜哉遂揚帆進攻閩安

鎮破之福州大震攻之不克乃城牛心港以陳賊

戍之

八月兵復出舟山明總制陳六御英義伯阮觀死之

浙兵攻舟山明陳阮二將帥兵迎擊被誘深入水

急收船不回俱赴海自焚死餘船卒散于是毀舟

山城郭遷徙居民

冬世子王發兵攻銅山為明後衝鎮華棟護衛黃元

擊敗遂引兵還福州

華棟原名金璉第興化書生也歸成功時其母尚

係府獄改<sup>改</sup>名成功以千金贖出之後棟死仍存性

其子

十二月成功入羅源寧德世子王使梅勒阿格裏帥

兵夾援為甘輝所殺

阿格裏帥將巴都柯如良等襲輝軍詰時見輝陣

整不敢迫格裏特勇直前甘輝揮戈大呼叱擊殺

之是役也格裏最曉勇而已都等皆善戰及俱敗

致諸兵為之奪氣

同安侯鄭芝龍遣謝表勸成功就無不聽

時遣芝龍命謝表勸成功就撫總兵李率泰亦令

人說暫退兵以就撫局成功不聽表等日夜涕泣

以無可復命為憂成功因復書於芝龍略曰謝表

費父親手諭忽然而至疑信參半情能不自傷而

勢無可如何耳吾父存亡禍福兒科之己熟清朝特投誠之人猜忌多端有始無終總是扶之一字而兒豈可扶之人乎自清朝入關以來喪許多人馬費許多錢糧百姓塗炭未地千里已陷於極時矣我世子傾國來關將歷三載殊無奇謀異能只是補葺破地淫掠數般一弄兵於白沙而船兵覆歿再弄兵於銅山而全軍滅滅間安為福州門戶遼爾遂破扉源一戰阿格裏盡喪其力量亦可見矣乃損無數之甲兵費無稽之錢糧區區爭此數百枝無用之頭髮我持失策亦何量之不廣也清朝誠能略其小而計其大裨地方安插我衆依無詐我無虞如此則奉清朝之正朔無非為生民計而為吾父屈也安插得宜清朝自無南顧之憂中左在海外別一天地兒教業父嚴先輩游山林高尚其志耳清朝多疑不便是人再往兒至此心已盡而言尤實伏祈鑒照成功不就撫然父子之情不能忘常於中夜起立北向私自悲哭痛哀丁酉十四年明永曆十一年王在雲南春三月明定國公鄭鴻逵卒於金門鴻逵由崇禎庚辰科中武進士累遷登萊副總兵

甲申京師陷宏元即位於南都據守采石磯以右軍都督掛鎮海將軍印乙酉南都失守引回迎隆武立之封定國公丙戌貝勒王入關芝龍北去乃與成功舉兵攻泉州入潮幸即泊白沙寨寨以居丙申攻之不克移居金門養病至是辛年四十五歲成功聞之回思明州

夏六月臺灣紅夷酋長撥一獻方物於成功求通商許之

撥一使通事何斌貢外國珍寶於成功求通商願年輸款納餉銀五千兩前經十萬枝硫磺一千担成功許之

秋七月成功率師北上命旭守思明州

成功既北向八月進攻黃岩守將王戎以城降乘勝攻台州總兵李必知府齊維藩臨海知縣黎獻唐俱降九月下太平天台守將俱降

九月兵復閩安鎮

世子王及總督李率泰合兵攻閩安鎮明前提督石鎮余程戰死護衛前鎮陳斌率五百餘人守羅星塔不得出世子王使人招之盡殺之於南臺橋成功棄台州率兵欲拔閩安已失乃引回思明州

冬十一月明王遣漳平伯周金湯督招討大將軍延平王成功潮王

初永曆癸巳差為年英封成功為延平王成功讓於諸鎮請封爵明王以帝詔封甘輝為崇明伯黃延永安伯萬禮建安伯都文興祥得伯王秀奇慶都伯張煌言兵部左侍郎高澄世太僕卿兼會都御史餘各封爵有差至是復命周金湯及太監劉國柱從海道督延平王勅印至晉封潮王成功讓讓不敢當仍稱招討大將軍

明前監臣徐李道至自

手達字蘭公幾社六子之一避難入島奉明王命使安南為此所得款要以臣禮見李道不屈而還

有交趾攝錦傳於世成功怒遂禁商船不許往交趾貿易

戊戌十五年明永曆十二年春三月成功乘澳武亭

練兵

亭在廈門港院東灣仔嶺之次成功築以操練軍士以石獅重五百斤為的力能舉者撥入左右虎衛親軍皆戴鐵面著鐵裙執斬馬大刀并戴弓箭號曰鐵人

成功令其將左武衛林勝督兵南下攻許龍破之許龍為南陽巨盜出沒反覆負固不服成功命林勝合左右衛之兵攻之師至港水忽漲勝等直入龍寨東遇獲其輜重船隻焚其巢穴海澄守將劉進忠迎降

夏五月成功大舉兵圖江南

初永曆己丑開科於粵東詔各縣鎮考選諸生赴試成功遂選生員葉后詔洪開闢等十餘人令洪志高資本詣行在舟至潮陽遭風飄散十餘人不

得達獨志高至粵詔為兵部職方司監令成功以師直抵南都成功承旨至是議欲大舉直攻襲南京諸將請曰南京地遠城堅非數萬人不可不如近取為得計成功曰入據長江則江南半壁皆吾囊中物矣乃以黃更為前援督洪旭為兵官鄭泰為戶官留守廈門而自率甘輝等北上甲士十七萬鐵人八千戰船八千揚帆而進號八十萬

六月成功徇浙江平陽瑞安諸縣皆降成功兵至浙江平陽守將率任運瑞安守將戈誠祥降七月師次平山為暴風飄沒八十餘人幼子從軍溺焉泊湖州修理戰船九月至常山知縣令

父老養羊酒端師命勿攻十月至台州港復衝吳  
劉進忠叛入海門遂令攻之兼城而克

己亥十六年明永曆十三年春正月成功軍駐沙岡  
夏五月明至在永昌成功軍至崇明

成功火崇明諸將先取之以為老營不聽乃遣監  
紀劉澄密通江南提督馬進寶進寶有恩明之心  
密與成功通

六月成功破瓜州尋克鎮江府

成功舟至焦山謂諸將曰瓜鎮為金陵門戶須先  
破之乃授諸將機宜直衝風塵發各軍所部進據  
瓜州上流十六日自督親軍及甘輝等將直搗其  
柵操江軍門朱衣佐城守左雲龍率滿騎兵迎戰  
陣方交成功揮軍大進右武衛周全斌率步騎浮  
水先登直衝其陣身中五矢氣益厲諸軍繼之衣  
佐等兵大潰殺雲龍於橋下衣佐被擒瓜州遂為  
所陷成功命援剿左鎮劉猷守之以柯平為防同  
知見朱衣佐欲用之以有母在哀懇求歸成功給  
資贖銀之二十日成功移兵趨鎮江總兵管勛忠  
率滿漢官軍夾擊奮力死戰成功親督諸軍勦忠  
大敗僅以身免積屍填河如府戴可進等開門出

降成功令周全斌守之屬邑皆下又令張煌言督  
戎政楊朝棟招撫江南袁起振招撫江北于是太  
平寧國滁和徽池諸郡縣俱欲降成功即杭州及  
九江等處亦有密謀歸成功給劉猷為內應者

秋七月成功進逼南京

瓜鎮既破甘輝進謂成功曰瓜鎮南北咽喉但生  
鎮此斷瓜州則山東之師不得下據北固則兩浙  
之路不得通南都不勞而定矣成功不聽將進兵  
甘輝又請陸路而行以為乘破竹之勢一鼓可下  
或破其附近州縣以絕援兵則南京勢孤自必難  
守若欲由水路恐風信稽遲援兵四集又費工力  
時諸眾多以從水路為利便成功遂率兵揚帆直  
指南都傳檄有六月與師敢云趨利十年養銳正  
欲待時之語

成功遣蔡明太祖高皇帝孝陵

成功由鳳儀門登岸屯兵岳廟山望蔡明太祖孝  
陵再拜慟哭哀動三軍諸將士無不感奮

成功遣蔡政高錦祖會江南提督馬進寶師

進寶心惡明朝密有通款成功師次崇明時曹遵  
劉澄奏密函通之至是遣蔡政等前往訂其帥師

來會

成功列營圍京副將梁化鳳率師擊敗之

成功師迫南京甘輝進曰兵貴神速宜急攻城奏其勢未定而獲之不然彼援兵畢集難以攻取君必悔之成功不聽乃列營圍之方下令示期攻城會援兵至有千騎追前修營為金新擊敗成功遂經敵無備城上兵覘其軍懈是夜副將梁鳳由鳳儀門穴城十餘道率兵從街房中毀牆而進復迫金新營康不及中倉皇出拒副將董拱中蕭拱柱死為金新被擒賊將營使侯佑馳援已無及矣南京於是盡出騎兵列於城下成功自督親軍擊退既而援兵雲集四面合攻成功督諸將接戰累虜軍退登船而度水師擊楫追之成功令黃安禦之沉其數船追兵乃止成功于是徐渡諸軍而趨鎮江是役也甘輝且戰且走軍騎馳騁人不敢近馬蹟被擒入金陵戰手罵不屈遂幽之檢使人說降輝怒罵求速死數日水漿不入口乃引出斬之神色不變懸其首於市青蠅不敢附軍事以為忠義所感而葬之時五軍張英親軍林騰龍魁提督萬禮總鎮藍行魏標卜世用洪復戶官潘慶鍾

儀衛吳賜等皆降亡

成功攻崇明不克遣蔡政往北京議和

是月四日成功回師至吳淞港使蔡政往見馮進寶商酌入京議和事宜八日至崇明十一日攻城崩裂數十丈守將梁化鳳固守不下周全斌以為孤城狹隘得之無益遽為進寶差中軍同蔡政勸成功還師以待奏請徐觀和局成否從之仍遣蔡政往北京

九月成功回廈門

成功既回建忠臣陳壯死事蹟人以甘輝為第一人哭盡哀曰吾早援將軍之約不至此以女妻其子孟煙厚恤其家

冬十二月蔡政自北京還

政至京特賜一品袍掛命回江南與督撫援督會議甫出京有人言勦成功無禮請繁來使馳檄追捕政聞之即晝夜兼程由閩道奔回既至成功嘉其才智親酌酒勞之禮待有加始知和議不成繁同安侯于欽連馬進寶入京問罪及還滿洲將軍達素督兵三省會剿之由

庚子十七年明永曆十四年夏四月成功改右提督

馬信為提督親軍號騎旗

成功聞達素將合兵攻廈門令各鎮官兵暮口報  
任金門命英兵與陳瑞同戶官鄭泰保護

五月滿州將軍達素合兵攻廈門及鄭成功戰於海

上達素敗績

帝以江南既定乃命達素及總督李率泰大蒐兩  
島五月部分滿漢軍大船出漳州小船出同安檄  
廣東投誠許龍等引兵來會成功以陳鵬督諸軍  
守高崎遇同安鄭泰出漳州還廣東自勒諸部據  
海門初門寨明漳海門成功使五府陳  
先策令諸戰艦按兵不動俟其齊出擊之呼吸間  
為漳船擊破與陳克策皆死為繼次陳輝船揮發  
火藥燒之滿兵躍還且戰且却成功自駕八槳板  
船往來視師向午潮湧風發乃親率巨艦衝之鄭  
泰自浯嶼引兵合攻北兵大敗屍橫滿海有滿兵  
數百棄船上圭嶼馬信親招降之底溺諸海是日  
同安船趨高崎陳鵬的降船所部勿動欲為內應  
于是諸兵未及岸涉水爭先鵬部將陳蟒不與謀  
曰事急矣當決一死戰麾其屬過船與敵兵鎮陳

璋合攻擊之北兵披靡蹈海死者十七人首領呂  
哈喇被擒滿兵被殺者一千六百餘人成功收鵬  
諫之以蟒代其職許龍等後二日至知兵已敗奔  
回達素率殘兵奔回福州自殺

冬十月監國魯王璵於金門

辛丑十八年明永曆十五年春正月帝崩太子即位

明主在緬甸

三月成功與師攻臺灣

臺灣在東南海中綿亘數千里土番雜處明天啟  
末紅夷據其地後鄭芝龍一曰王城興中國  
日本廣南貿易以夷長揆一鎮之立法甚嚴土番  
皆聽約束三十餘年無敢犯者至是成功以世  
祖新前未暇征戰遂決意取之諸將咸有難色通  
事何斌進曰臺灣沃野千里四通外洋橫絕大海  
足與中國抗衡土番受紅夷欺凌每欲反噬以天  
威臨之如猛虎逐羣羊也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  
財足餉兵進戰退守無踰于此且陳可取情狀甚  
悉協理戎政楊朝棟亦主取之成功悅以忠報伯  
洪旭前提督黃昆居守思明州戶官鄭泰居守金  
門自率文武官親軍武衛前進



夏四月成功入臺灣

成功舟次澎湖今曰視吾鵠首所向至鹿耳門水漲漲大餘大小戰船卽尾而進縱橫無碍紅夷大驚以為自天而下成功以手加額曰此天所以吾而不妄之望也天憐孤臣有寧宇矣引兵登岸先取赤嵌紅夷敗還保王城酋長撥一死守不下乃列營環圍以迫之俟其自降

六月明銅山守將蔡祿郭義長往臺灣據城以叛會退前行進不從曰吾守土而已密置火藥署中欲俟祿等前來焚之祿等領和不及使人促行進遂舉火闖室自焚清兵入據銅城忠勇侯陳霸與洪旭統水師復之報至成功感歎命厚恤其家使總監營翁天佑守其地是役也原任思明州韓聯桂亦同蔡祿等降詔封授為江西督糧道

秋八月紅夷率甲板及成功戰成功擊敗之

紅夷先以甲板接戰陳澤陳廣等攻之沉其舩焚其次舩至是復會甲板至令陳澤督水師擊之獲其巨艦二隻并小舩諸船自是甲板不敢復出

冬十月棄同安鄭芝龍于市

初芝龍在京屢以書諭成功就撫不則恐見誅戮

成功復書有云兒昔者再三苦諫而吾父不聽令事已差池言之何益設有不幸兒當編書復仇以結忠孝之局而已然世祖亦不之罪也至是世祖崩執政者與芝龍有隙遂促殺之以十月初三日斬於燕京之紫市子孫在京者皆與焉

遷界徙沿海居民於內地

閩海以成功故歷年用兵捐師糜餉蘇納海議曰蓋爾兩島得遠徭徠者實恃沿海居民交通接濟令將山東江浙閩安海濱居民盡遷於內地設界防守并板不許下海禁禁不許起運則海上食盡島散矣從之於是分遣滿員督運各省

十二月紅夷酋長撥一降於成功成功縱其歸國臺

灣平

成功督攻王城平其礮臺撥一乞降許之凡珍寶輜重聽其搬回本國撥一泣謝率殘兵五百餘名歸荷蘭

壬寅康熙元年明永曆十六年

二月成功開創臺灣府縣

臺灣既平成功改為安平鎮赤嵌城為承天府設縣二曰天興曰萬年總號東都成功開遷界慎然

曰舉五省數萬里魚鹽之地無故而棄之豈炭生民豈得計哉清之技亦窮矣吾養兵蓄銳天下事未可知也於是開草萊興屯聚嚴法令犯者雖親不貸或諫以用法宜稍寬成功曰子處治鄭孔名治蜀皆以嚴從事況立國之初不加一番整頓則流弊不可勝言矣衆皆拜服

三月成功遣周全斌擊陳霸於南灣

霸封忠勇侯精悍雄壯守南灣近二十年許龍蘇扣不我犯畏之如虎但性傲人多忌之至是為飛語所中成功命全斌攻之霸倉卒不能自明又不歡迎戰乃舉家入粵投誠封為蕃化伯

夏四月成功遣官至思明州殺其子經及其妻董氏不米

成功治家嚴肅世子經居思明州與乳媼適生子成功聞之大怒命黃昱至島諭鄭泰監殺世子經及經母夫人董氏以教子不嚴也諸部大驚忠族伯洪旭不肯用命

五月庚辰明招討大將軍延平王晉封潮王國姓成功殂於東都

五月朔成功感胃風寒文武官入謁尚坐胡床談

論人莫如其病及疾革都督洪東誠調藥以進成功投之於地歎曰自國家飄零以來枕戈泣血十有七年坐遷無據罪案日增今又孱跡遐荒遺捐人世忠孝兩虧死不瞑目天乎天乎何使孤臣至於此極也頓足撫膺大呼而距時年三十<sup>九</sup>為五月八日也初成功倡義時無兵將又無糧餉徒以忠貞自矢衆遂日附治軍嚴整臨陣身先士卒賞罰必信北將或歸推心置腹故一時知勇咸効死樂為之用雖位極人臣猶以未能恢復境土為恨終其世不敢稱王將卒之年遙傳明王遇害有勦其改年者答曰皇上西狩存亡未卜何忌改年終身奉尊正朔以兩島枕天下全力威振海內從古未有也

六月明實勲司蔡政舉潮王冠祀至思明州請世子經發喪嗣位

成功之弟世襲護理大將軍叩以經得罪於父陰謀自立蔡政抗聲折以大義乃奉成功所遺冠袍赴廈門請經發喪嗣位文移請嗣封世子以周全斌為五軍都督陳永華為諮議參軍馮錫範<sup>世子</sup>為侍衛

靖南王耿繼茂總督李率奏遣官至恩明州招撫

耿李聞成功祖使中軍王明李有功持書入廈門議招撫鄭泰與洪旭黃廷蔡雷鳴議曰先王東征之日猶有權宜通好之意今沿海遷移吟至此極鯁不於他者計獨不為桑梓計乎因請世子世子曰先王開國東都草創未平遽爾崩殂余將東遣諸諸君苟能息兵安民無墮先王一生孤貞苦節甚善泰等議照朝鮮例遣楊來嘉入京待命不報來嘉同時世子復書於耿李云日在驚銅多荷指批讀誠來誠往延攬吳羅之語雖不能從然心異之頃承惠書尚襲游說之後談豈猶是不相之者之論乎來軍偏隅遠在海外與中國版圖渺不相涉雖夷落部曲日與為隣正如張仲堅遠絕扶餘以中土懷太原公子關止亦曾知其意乎倘能延攬英雄休兵息民為念即轉飭部曲慰安邊陲羊陸故事敢不勉承若大疆場之事一彼一此驍勇之裝自有天在得失難易聞上自知亦無容贅也

遣戶部郎中賁為兵部郎中全世德入閩安插投誠各官

時既遷界滿漢兵部戶部郎中各一員安插海上投誠官員上下相蒙真偽莫別武職率降官者照原銜謹叙其身降者降三級文官亦降二級補授又有武改文之例都督改副使副使改會審參遊改同知或目不識丁課磨監司力無辨難溫受總兵斯時傳功名者多藉此為捷徑

冬十月明招討大將軍世子鄭經入東都

成功既歿黃昭奉成功弟世襲為義理將嗣位世子經乃偕陳永華周全斌馮錫範率兵東渡十月晦世子至十一月朔黃昭會諸部來攻值大霧盡暗諸將皆迷失道獨昭先至破營而入世子潰散為所困周全斌左右數十人戰昭中流矢斌斬以殉忽而霧消天朗日向午矣其眾驚潰皆曰吾軍之子也悉投戈降世子慰諭之遂入安平鎮收叛李忠清蕭拱辰黃從龍等餘皆不同曰令反側子自安使人謂世襲等待之如初

鄭經以賁勲司察政為審理所正巡訪封內東寧初閩南北二路之人猶南夷習相沿修廢等咸無別成功方欲遣官敷教會疾革不果至是鄭經以政為審理所正巡訪其地所東毀淫祠崇正

道定制度別尊卑民悉向化知所率循  
十一月鄭經以左虎衛黃安為勇衛將軍

安雄勇善戰從成功起兵累陞至左衛鎮隨攻南京既克鎮江成功命安總督水師守三叉河成功兵潰安斷後保全諸軍回棹擢左武衛從征臺灣頗先鋒印親冒矢石遂平其地及成攻祖世子至臺會晤之實在臺諸將咸擁兵觀望獨安率所部來援力戰破之世子曰世亂識忠臣非君吾幾不保因約為婚姻製謀與之事定陞為勇衛將軍尋以子妻其子

癸卯二年明永曆十七年春正月明招討大將軍世

子鄭經自東都回思明州

經既定內難祭告先王調諸將分守各汛自辛酉全斌等及其叔世襲回思明州是年永歷計至經猶奉正朔稱永曆十七年

鄭經以審理所正蔡政兼理思明州事

時經因遼界外給不至而軍需迫切民苦征役以政有長才命兼理思明州事務政虛心撫字斟酌用錢均勻甲里嚴革濫廢凡所興除悉因利害島人皆德之

夏六月鄭經親其戶官鄭泰幽之泰自殺

泰守金門貨以百萬計經自東都回得泰與黃昭往來書疑其有異志泰不自安稱病不入謁經欲襲之或勸泰勒兵見經自白泰曰吾今敢死而已若稱兵適重吾罪也又勸其投清奉曰芝龍已譖豈容再誤遂檄舟待命陳永華謀以世子將歸東都命泰居守鑄居守印差協理吳慎齋至金門授泰猶豫未敢入謝弟鳴駿力贊其行遂帶兵船及餉銀十萬赴思明州進見鄭經慰勞畢遷託更衣以入永華即誘泰之罪并出所與黃昭往來之書示之泰欲向辭洪旭曰無庸也視之則室幽之圖全斌率兵併其船獨蔡璫一船逃出金門鳴駿倉卒與泰子續續率諸將及眷口下船入泉州港投誠船凡二百餘號精兵八十八人文武數百員周全斌追之不及泰聞之遂自經詔封鳴駿為遵義侯續續為慕恩伯同鋒文武官班賞叙用有差

秋七月鄭經以思明州蔡政為協理刑官使日本先是傳鄭泰有銀巨萬寄日本鄭經使政往徵以佐餉倭首首已將原銀包封付政適泰弟鳴駿亦使人持劄合至倭首首以英有據也將欲興之政

告之曰鄭泰我國故司農也。雖倘由其掌握所寄乃我主國節於義取之。國當使人懸之。乃皆不登而收貯以待後命。

鄭經以黃而輝為思明州知州。

輝黃氏之子。自鄭鳴駿投誠。鎮營多叛。右武衛楊富左武衛何義忠靖伯陳輝泰軍聲雷鳴等皆先叛。庚辰八月。前提督黃廷自銅山入見鄭經。經慰勞之。

九月荷蘭紅夷犯兩島。

紅夷糾集甲板船十六隻。夷兵數千。會南王及總督同攻金廈兩島。約定七日。築城落澳貿易。如廣東香山灣。創總督李率泰遂議平島。

冬十月。靖南王耿繼茂總督李率泰督滿漢投誠官兵及紅夷甲板政思明州。

繼茂率泰調撥誠官兵船隻同甲板出泉州。以陸路提督馬得功統之。自引小船提同安出海澄公。黃梧水師提督施琅出海澄。鄭經部分死士令周全斌迎戰。十九日。適得功於金門馬沙頭時甲板十四隻泉州戰艦三百餘號全滅。以十三船直衝其艙。往來攻擊。割獲如馬紅夷炮無一中者。得功

兵望見披靡。不敢前。得功殿後為全斌所破。赴海死。舉船兵東皆歿。已而繼茂率泰黃梧施琅各濟師。鄭經以寡不敵衆。遂棄思明州。及金門。退守銅山。繼茂等兵入島。男女重得虜掠一空。遺民數十萬。靡有孑遺。遂墮其城。焚其屋。棄其地。而回。先是。有嘉禾斷人種之識。至是果驗。

十二月鄭經至銅山。

金廈既破。經收餘衆。退屯銅山。而兩島之舊將殘兵官員紳士無船可渡者。或投誠。或逃遁。離失所。死亡殆盡。

甲辰三年明永曆十八年春正月。明五軍都督周全斌來降。

鄭經駐銅山。諸軍乏糧。周全斌欲襲洪旭。而併其船。旭亦防之。值海風大作。船各飄散。全斌遂率所部入漳。投誠。詔封為承恩伯。而洪旭以杜輝守南灣。輝亦掠旭輜重歸誠。

三月鄭經棄銅山。退守東都。

經見東叛糧乏。難以久駐。乃偕陳永華馮錫範等率餘衆歸東都。工官馮澄世別駕一船從行。為其徒所迫。投海死。

明前提督永安伯黃足來降

經既歸東都洪旭以二十船邀是同行吏所部兵東多不欲往欲令其子而揮與婿吳朝宰率眾投誠而已翠簾與旭同行適黃梧遣官招安黃足遂降詔封為慕義伯

鄭經至東都

經至東都以咨議參軍陳永華理國政改東都為東寧置天興萬年二州分諸將土地課耕種徵租賦稅丁庸興學校通商鹽安撫士民貿易外國僱然別一乾坤

秋七月明協理刑官蔡政白泉州歸東寧

政出使日本歸將至廈值鄭經兵敗欲遁東寧政為舟人挾入泉州遵義侯鄭鳴駿設館禮待防衛甚密是時方隆招撫之命凡投誠部職量與監司政名素著督撫即會鳴駿繕疏具題命將下而政以計脫歸東寧既至鄭經大喜命為協理禮官寵遇日隆

乙巳四年明永曆十九年夏四月加封水師提督施琅為靖海將軍統舟師進攻東寧遭風引還時總督李率泰上疏命施琅攻東寧報可乃加靖

海將軍總率官兵以周全斌討之整舟師數百號出洋將至澎湖颶風大作各船飄散不能相顧乃引還尋召施琅歸旗加封伯爵其餘投誠各官兵移駐各省設兵防界不復以東寧為事東人于是大安

丙午五年明永曆二十年

丁未六年明永曆二十一年遣總兵孔元章至東寧招撫

時議以沿海地方與鄭經通商欲其稱臣奉貢并遣子入京為質等事經曰臣事不可久先王之志不可墜即令舟人渡元章還

戊辰七年明永曆二十二年夏五月明協理禮官蔡政卒

政字拱樞金門人性至孝謹敏多才器凡軍前號令條教屬等立就動中機宜最見重於成功其出使京師議和及迫於舟人挾入泉州俱運膽智從容適去人所莫測也汪惠明州有惠政島人德之掌刑篆平反甚多以仁恕稱東寧開國之初奉令巡訪封內因民性而施教令申制度以昭王章政在宜人士庶便之每進諫論世子改容加爵與族

部侍郎王忠孝交善至是卒鄭經親臨哭之其長  
濟次子漢襄俱投察言司

己酉八年明永曆二十三年復遣太常卿慕天顏至

東寧招撫

時趙大人明珠蔡振榮至泉州遴選興化知府慕  
天顏加以卿銜渡海廷議欲照朝鮮列國臣奉貢  
不削髮鄭經使柯平葉亨報許服明制冠帶而入  
泉州軍民復視漢官威儀觀者如市議雖不成而  
數年之間海上亦相安無事

明忠振伯洪旭卒

旭事成功父子盡效忠惻然始不貳兩島敗之諸  
宿將多投誠均膺顯秩獨旭率數部擁鄭經歸東  
至是卒經感悼以其子磊為吏官與永華之姪經  
武皆見親信

庚戌九年明永曆二十四年春二月明招討大將軍

世子鄭經遣監紀推官吳宏濟聘平西王吳三桂  
三桂在雲南漸著異志經使監紀推官吳宏濟持  
聘書回經兒髮未燥即聞大名每讀殿下家書輒  
草忠孝激烈未嘗不撫膺慨嘆感極而繼之以泣  
也今者四海仰望惟願下一人未嘗軍政之暇亦

知有天外孤臣否特遣推官吳宏濟恭候福履敵  
國雖小樓

鄭經立國以葉后詔為國子司業

初永曆開科粵西諸勳鎮各送生員赴試成功禮  
送生員十餘人以后詔為首舟至廣西風不得達  
后詔乃回隱遁海上與王孝沈佺期交甚善至是  
聘為司業善於訓導諸生人人自慶得師凡後進  
之士經其實識無不以文章著名於世

明太常寺卿兵部右侍郎王忠孝卒於東寧

忠孝字逸兩崇禎戊辰進士清真忠毅明室既亡  
不避艱險舉義兵復興化尋避敵入廈門居曾厝  
垵十三年永曆命官肅勅陞為兵部右侍郎忠孝  
頭解永曆復賜勅曰王忠孝孤臣亮節允鑒朕心  
新街未足示酬尚宜祇受以資聯絡俟聞克奠卿  
即馳赴行轅用展壯猷忠孝感泣曰望恢復至是  
卒

辛亥十年明永曆二十五年

壬子十一年明永曆二十六年



閩海紀要卷之下

泉南夏琳元試

癸丑十二年明永曆二十七年冬十月明招討大將

軍世子鄭經率舟師入澎湖

初平南王尚可喜疏請歸老遼東而留其子安遠

公之信裴鎮廣州許之并令其舉家歸旗于是平

西靖南二王相繼疏請如平南例俱報可遣內大

臣促行靖南王耿精忠著逆謀密令黃鑄入東寧

請濟師為聲援鄭經許之率師次澎湖以待吳月

平西王吳三桂反於雲南盡有川湖雲貴之地耿

精忠傳其歸旗獲使人辭經回師

甲寅十三年明永曆二十八年靖王耿精忠據福州

反自稱統兵馬上將軍總檄七閩皆下之

是時以吳三桂反令直省督撫增修武備精忠益

不自安乃於十五日傳各官議事總督范永謨巡

撫到東政至伏甲執之移檄各府縣皆望風而降

其檄文畧云兵奉大明之文物悉遵中夏之乾坤

高皇大業必留隆準之遺明室中興斷有春陵之

瑞嘗當拒賊異戴戰力匡襄中季郭再造之功振

晉鄭相依之業會周師而反商政除新法以復漢



議非惟日月重光直令山海改色云

上將軍耿精忠遣黃鑄入東寧請濟師

精忠既反復令黃鑄往東寧請鄭經以舟師由海

道取江南且以戰地相許曰世藩將水吾將陸江

浙可定也鑄回言海上舟不滿百兵不滿萬精忠

始輕之

明招討大將軍世子鄭經遣禮官柯平入福州報聘

初精忠將反慮下游郡邑不服故令黃鑄入東寧

會師乃不一月而全閩降附浙之溫處江右之廣

信粵之潮州亦相繼降附及見柯平來

報聘意甚輕之護應曰世藩來甚善各分地自戰

可也由是兵端遂起

明侍衛馮錫範右武衛劉國軒督兵入恩明州海澄

總兵趙得勝叛以城降復攻同安守將亦降

鄭耿會師有成議吳經乃令錫範等率兵先至厦

門時海澄總兵趙得勝先降於耿封為成遠將軍

徵其兵入關得勝不從乃以城約降世藩與錫範

深相結及柯平出福州知精忠有變意遂將兵攻

同安時張學堯守同安精忠徵提督王進功入省

調學堯守東州以化南蘭代之錫範兵至同安尚



蘭迎降學堯聞受趨回家春已獲入海矣不得已亦降

五月鄭經至思明州傳檄四方

經將濟兵以奉軍陳永華為總制留守東寧自軍  
兵官陳繩武吏官陳嘉等奉永曆二十八年正月朔  
渡海西來傳檄直省畧曰洪惟二祖列宗豐功偉  
澤潤生民踐土食毛世承君德即有亡國之禍非  
有失失道之君而謀山龍取死中社獲尤忠臣義  
士所桓心而賊江者也今平西倡義于滇南增南  
反正于閩中春聲楚國莫不歸附入懷遠近之心  
家思執垂之遠余祖練數萬樓船數千陸戰而兇  
虎辟易水陣則蛟龍震驚願與同志之士共效故  
主之恩上雪國家之耻下救生民之禍凡諸官員  
不論滿漢有能以城邑兵馬反正來歸者各照職  
加陞委用其有前倖故將中道離去者悉赦不究  
一本收練師之所通杖毫無犯非得罪社稷及我  
戎行者一無所問嘉興士民共建巨復之業永快  
昇平之樂既至廈門叙海澄功以趙得勝為左提  
督封興明侯叙同安功以張學先為先鋒滿虜將  
軍化高蘭為仁武鎮鄧麟彩仍如縣事以鄭省英

知思明州尋遣人至精忠處議撥船及地方安插  
兵衆精忠不答于是鄭秋父惡

六月鄭經入泉州

初提督王進功降於耿封為平北將軍徵至福州留之使都尉王進率兵鎮泉州進至興城守賴主深相結勒進功家眷入省精忠復遣兵接應進功之子蕭鎮懼議先發以制之乃誘執賴王親之率兵逐王進遣人迎鄭經入泉州經慰勞之以為指揮使命管理提督軍務道府廳縣各仍其舊

海澄公黃芳度以漳州府經歷初精忠反海澄公黃格降精忠封為和玉尋病瘧死子芳度襲封精忠微其兵使劉豹守漳州及鄭經入東門芳度懼不免經使人慰諭之乃襲殺劉豹具啟請降略曰某荷恩早世依襲今茲宜買駕以前驅敵東塵而復至隸罪在誅臣非裏面所得自寬即量加優容然捫心安能無愧說為天壤間所不容之罪竊比魚鳥之飛潛自計百十口凡有生之年總望當寬之生育拜遣員升奉祭微惴伏祈宏開履載廣布包荒返補過而進忠立僅埒於事大之小生損軀而死結草期必圖手贖罪之功

啟進經封芳度為德化公按前提督漳屬饒豐縣其敵紹芳度終不自安密遣人入京請援

秋七月潮州總兵劉進忠以城降鄭經

其忠據潮州先降於精忠封為寧粵將軍至是為安達公高之信所國精忠以泉漳之變不能援進忠乃以城降經進援勳復鎮全漢臣率舟師援之以進忠為右提督封定虜伯

九月上將軍耿精忠遣都尉王進率兵攻泉州鄭經命右武衛劉國軒提督諸軍禦之

王進自泉州奔回精忠命與蔡發兵從上游入漳浦會劉炎協攻泉州進鼓行至惠安肆行焚掠鄭經乃命國軒提軍禦之

冬十月明右武衛劉國軒攻王進於塗巖進至興化而還

王進素號老虎嘗輕敵南兵泉州之役以象寨不敵為辭至是請攻泉州自致精忠益以步騎二萬直抵惠安兵勢甚盛劉國軒度陣恃之封壘適旬進不能前進也楓亭列營二十餘里國軒率輕騎規之猝遇於塗巖王進引兵出戰自辰至巳兩軍奮勇死闘進敗走國軒追至興化郭外宿三日而

還

十一月周王吳三桂遣禮曹員外周文舉聘於鄭經三桂既反國覽周遣使蕭帛書入東寧會師鄭經令拒官陳克峻與副將陳天煥報之三桂復遣禮曹錢點通問值耿鄭構兵點向報三桂三桂乃遣文舉解和大意以同室操戈貽笑敵國為言

鄭經遣與明伯趙得勝特衛為錫範督諸軍攻漳浦漳府既約降鄭經諸邑皆下獨劉炎據守漳浦附耿精忠精忠遣兵援之至平和黃芳度守將擊却之精忠復遣親軍都尉徐鴻鵠從間道入漳浦鄭經令趙得勝等由海澄攻之鴻鵠劉炎會雲霄鎮劉成龍迎戰于羅山嶺經將左虎何佑揮戈邀擊鴻鵠等大敗退入城得勝督兵環攻以紅夷衝天炮擊之劉炎懼與鴻鵠成龍出降

鄭經設六官

以洪磊為吏官楊英戶官鄭斌禮官柯平刑官楊賢工官各名曰協理不設兵官以陳繼武為贊畫兵部仍置六科都事都吏及察言承宣二司中書舍人本科等官初成功雖承制設六官文書僅稱卑職至鄭經中年文武具啟始稱臣軍國事宜皆

決於背畫陳經式待衛馮錫範

鄭經以鄭省英為宣慰使

初鄭經率師而來兵餉皆取給於東寧及得泉漳兵將日多轉運不給乃議徵餉百姓年十六以上六十以下每人日納銀五分名曰毛丁船計丈尺納餉名曰標頭以省英為宣慰使總理各部錢糧各縣令以六科都事為之又設鹽運使分管鹽場以陳廷章為泉州鹽政馮錫範為漳州鹽政李景為潮州鹽政鹽價每石二錢徵餉四錢又設餉司料雜稅以給兵食

鄭經以鄭得滿為中書科

得滿明書生博學書方正澹雅與陳永厚經至思明州時永華以書聘得滿與其侄兵部陳經武同計事以老辭既而經微為從事又辭乃以為中書科供筆札書奏一時稱為文辭巨手

乙卯十四年明永曆二十九年春正月上將軍狀精

忠遣少卿張文鑑賀鄭經元旦

時精忠以船五隻送鄭經以踐前約經許之命鄭斌報聘以楓亭為界各不侵犯自是鄭狀交好

二月續順公沈瑞及明左虎衛何祐戰於鏡平大敗

降之

沈瑞封續順公駐鏡平劉進忠攻之不克廣兵援之何祐遇之於百子橋破之沈瑞降鄭經封為懷安侯

三月鄭經流經略洪永壽春屬及前進士楊明琅於後嶺

時祀洪永壽於學宮經毀祠破木主改祀故相黃道周忠毅蔡道憲洪永壽肥挺士昌士倫及英家屬於東寧柵邊後嶺并責楊明琅甲申之變過崇禎梓官不下馬且為亡國之君亦流於後嶺後皆死於寶所

鄭經禮送南安縣劉祐北歸

先是將修南安縣誌紳以承壽成功二家請劉祐曰洪不可太褒鄭亦不可太貶經聞其語而感之精忠之變祐逃匿光山谷至是經令人致聘將徵官之辭曰吾向者所言乃公道在人所不容泯耳豈為今日地也哉吾官授本朝城破不能死已有餘罪何忍苟降以偷生經義之遺兵護送北歸禮待甚厚

夏五月明招討大將軍世子鄭經率師之海澄

時黃芳度雖受封於經其心度當忘國朝號平之  
援劉進忠請經南征許之乃自泉州帥師次海澄  
實欲圖漳州芳度不敢出謁乃使鄭樹入漳慰諭  
之或率兵從征或束身入朝芳度終不敢受命積  
忠移檄召之示以疾辭經始欲定計攻之

安達公尚之信及明左虎衛何祐戰於營母山敗績  
劉國軒自塗廣捷後率諸鎮入潮州同劉進忠窺  
取屬縣之未附者安達公尚之信調兵十餘萬盡  
銳攻之相持日久國軒等以所蓄新臺臺大地炮  
乃抽回營母山據廣以待之信率兵追之何祐奮  
勇衝擊直貫中統騎出其左右國軒縱之何祐大  
敗奔回是役以飢卒數千破助敵數萬自是何祐  
名振粵東廣兵望其旗幟皆遁

### 六月鄭經攻漳州

經師次萬松關黃芳度令其眾俱削髮固守遣其  
兄芳泰入粵求救經攻不利乃築長垣圍之調何  
祐從潮州先攻平和縣守將賴隆降屬邑悉下  
其主黎及運羅貢物於鄭經乞互市許之  
先是廈門為諸洋利藪癸卯破之番船不至至是

英主黎及萬舟運羅安南諸國貢物於經求互市  
許之島上人烟輻輳如前

### 冬十月鄭經陷漳州夷黃芳度家

經自六月圍漳州夷黃芳度家  
因之初六日芳度標將吳淑獻城降芳度方登北  
門巡視聞變踉蹌投開元寺井而死經獲其將黃  
翼蔡龍朱武張濟戴陳陳黃瑄等皆殺之剖黃  
梧棺戮其屍黃芳度首以御格網屬無少長皆碎  
諸市報發冢之仇也有將毀梧祖墳者經曰罪止  
其身與黃何何  
芳世率廣兵由丁州入亦以是首破永定縣開漳  
城陷乃大掠而遁初吳淑自海上投成功撥歸黃  
梧標梧待甚厚將死呼淑託曰吾兒年少君可善  
輔之及漳圍日久淑謂弟潛曰梧雖待我厚願負  
先藩實深今世子待芳度有加反圖送命吾豈可  
以私恩廢公義耶遂決計降經封為平虜將軍後  
提督潛為戎旗旗  
鄭經禮葬殉難巡海道陳啟泰  
啟泰字大度遼東人為政豪敢有威甲寅之變會  
海澄公黃梧疽發背死漳兵亂啟泰令閩家二十

餘口自縊親為排列從容引僚屬入視皆相顧失色故秦跋突自若乃朝服望闕再拜自經以死至是經入漳州高其節盛禮至于漳之阪

十一月鄭經遣龔鼎取回日本銀

故戶官鄭泰所寄也泰先事芝龍隆武立加官傳成功起兵以為若守戶官有心計善理財積貲百餘萬別以四十萬寄日未國以備不虞癸卯秦死弟鳴岐來降使人往取適鄭經亦遣蔡政至力爭之後首居奇乃而不聽儀還至是經入泉州而秦原委寄銀之人襲得持款勒令乃令傳往取倭人混開支銷僅得二十六萬而回

丙辰十五年明永曆三十年春正月明大將軍世子鄭經遣石虎衛許耀前衝鎮洪羽撫廣東州郡經駐漳州念廣東州郡未下乃令許耀等率兵會

在潮諸軍分道進取

二月明右武衛將軍劉國軒入惠州

時平南王尚可喜昏病已久會周師克肇慶韶州等府廣州人人自危乙卯夕駐潮兵燒營遁回國軒何祐等分道而進碣石鎮苗之秀軍程卿其妻在戎使人迎國軒師之秀不得已降經封為滅虜

將軍命鎮碣石國軒圖惠州分兵博羅不利再下長樂新安等縣尚可喜勢蹙遂降周吳三桂封為輔德公令還驛惠州與其子尚之信徵提督嚴白明撤惠州兵回廣遣使通好魏可為幣帛乃以國軒鎮惠州時東莞守將張國勳亦降封為征虜將軍自是與鄭經分界而守

鄭經以中書舍人許明廷從督泉漳學政

時考拔武生從軍有考武不考文之語乃命廷提

督泉漳學政考拔生童

夏五月鄭經遣後援

時劉應麟為副將守汀州精州反封為懷遠將軍

至是撤其出關應麟不從密獻款於鄭經經令吳淑督兵觀望馳書耿精忠言欲假道汀州以出江石精忠遣兵防守應麟懼見圖半所部出探瑞金石城吳淑兵至見汀州有備欲回應麟勸淑攻之一鼓而下汀州屬邑皆降報至經已應麟為前從

督封奉明伯

秋九月總統兵馬上將軍耿精忠遣原提督王進功

回泉州

初精忠與鄭經修好欲以全力圖江浙至是師老

無功大勢已潰復開失汀州至憂內顧諸將遂密謀歸誠引康親王入閩精忠聞變知為王逆等所謀乃收進併范永謨蕭震等皆猛毅之族東奔奔海為都尉徐大曜等所脅不得出遣王進功回泉州取致兵密囑曰吾忌死以待進功至鄭經投為中提督臣明伯竟不發兵康親王遂入延建精忠勢困不得已於十九日削髮持罪迎康親王入福州

耿精忠與化寺守將馬成龍以城降鄭經精忠既降鄭經乃以城降鄭經率兵赴之以成龍為援勸左提督封於肅伯冬十一月兵及明右虎衛許耀戰於高龍江大敗之耀入興化遣督諸軍進取福州駐師烏龍江紐於坐崩之捷驢縱嬉戲諸將不服北兵渡江或請半渡擊之不聽既濟成勦耀倉皇出戰前鋒小却耀即引兵先遁委棄輜重不可勝計鄭經乃調趙得勝何祐代守興化賁許耀罪使將兵自效明奇兵鎮黃應督水師敗耿精忠舟師於定海耿精忠撤會曾春性自温州航海回閩黃應等遂擊之獲巨艦數十號餘舟且戰且走

耿精忠即武守將楊德以城降鄭經德守邵武精忠所署將軍也閩精忠歸誠獻款於鄭經時吳淑駐汀州疾馳赴之適入其城十二月兵及明後提督吳淑戰於邵武敗之北兵來攻邵武淑督兵迎戰時大雪嚴寒淑兵涉溪拒戰皆凍不能走遂潰淑即武進也汀州

明右武衛薛進思棄汀州奔回初吳淑以汀州屬閩精忠要地精忠師彈壓鄭經使進思守之及北兵破邵武進思至建寧縣距汀州數程進思聞之倉皇奔回鄭經聞之兵圍守進思猜疑不從棄城奔遁應麟奔潮州懷遠進忠發憤病死丁巳十六年明永曆三十一年春正月北兵入興化明左提督與明伯趙得勝死之何祐棄城奔泉州烏龍江之役明諸軍銳氣已喪正月二十九日北兵至縱反間疑得勝有異志戰之日擁兵坐視得勝力戰死之祐奔回泉州二月北兵入泉州鄭經棄漳州遁入島時興化既失兵心潰散北兵至泉州守將林定無備初九黎明北兵攻城一鼓而下據將林玉參宿

營謝賁死之林定素與民相安創製為僧走脫鄭經駐漳州聞之倉皇登舟至海澄棄而不守逆夷入廈門欲回東寧百姓逗留角宿營吳桂敏兵拒守衆頗以安阮而諸將稍集調水師防衛分汛而守實巡回各將祭越得勝經親臨哭之以女妻其子

鄭經諒薛逆忌故許耀釋吳淑何祐責令國功贖罪時各處失守逆思與許耀同繫諸將為之請國功贖罪不許于是數逆思不戰而逃罪浮於耀斬之杖耀百釋吳淑何祐功勞所獲將軍即各令戴罪自效不數日耀溺疾死論曰自甲寅渡海而西奄有東漳潮連勝吳耿聲勢豈不赫哉及襲汀州兵臨一起北騎隨至許耀坐歿于峽江吳淑繼敗于邵武得勝死戰于興化何祐奔回于泉州土崩瓦解無可如何逆思以親信宿將專制汀郡曾未一矢加遺踴躍進退東心一搖棄興泉漳如敝屣伊誰之咎哉使早明許耀之罰逆思未必敢棄汀州連正逆思之末何祐亦不敢棄興化八島處分惜哉至許耀之罪不死法而死病人猶以為憾

鄭經移北將家眷入東寧劉炎奔碭石衛經令王進功沈瑞張學堯等各搬眷往東寧陸續起程劉炎以母老病至外洋勒兵艤船乘風下碭石衛依苗之秀

三月鄭經分水陸汛守

時諸將退守廈門兵餉不給乃分汛南北地方措餉募兵布置周密人始有國志

夏六月明右提督定虜伯劉進忠以潮州來降

進忠性悍素巨剽乙卯鄭經陷漳州進忠往謁經坦率迎之禮意甚厚經意甚奮此經各郡失守輒擁兵觀望經遣官至潮州檄餉不應遣舟買運又聞羅遠獻狀於吳三桂至處朱降封為征逆將軍後連入京經死

明右武衛將軍劉國軒自惠州還

國軒武平人原漳州千總甲午漳州破歸成功累遷至右武衛將軍入潮屢有戰功鎮惠州粵人畏之諸郡失守進功據潮高氏據廣國軒一軍據其間布置安閒兩家俱不敢迫未幾高之信劉進忠相繼來降整問隔絕經遣舟往迎乃率部從容航海而歸

冬十二月和碩康親王遣興化知府卞永譽泉州知

府張仲舉往廈門撫議鄭經希從

初慕天顏之往來寧也議照朝鮮例稱臣納貢不

成至是康親王遣興泉二知府同卿紳黃志義吳

公鵬再申前議經不從亦無報使

戊午十七年明永曆三十二年春二月明招討大將

軍世子鄭經以右武衛劉國軒為中提督總督諸

軍後提督吳淑訓之率師徇海澄

經自七郡之失領兵島上時總督即提相海澄公

黃芳世副都統胡克捷兵漳州黃蓋鎮海澄分防

玉州石碼等堡初十日國軒督軍至海澄破玉州

三又河福游尋取江東橋守將王重祺呂鶴奔潰

遠泉漳援兵至國軒分兵迎擊是日國軒三戰皆

捷軍聲大振二十三日取石碼復守將劉符揚朝

宗遂軍於祖山頭以迫海澄滿州將軍劉統孟安

白潮來援國軒退屯石碼浚濠築垣拒守遂分兵

屯漳州郭外是役也國軒部將蘇彝戰却立斬以

徇諸將皆服慄又能身先士卒平有被傷者輒出已

貨賞之故眾心悅服所向皆捷

三月周王吳三桂僭號於衡州遣使聘於鄭經

三桂在衡州以三月初二日稱帝改元昭武遣鄭

經使人齎書至三桂乃遣使致書書曰大周皇帝

致書鄭世子殿下

水師提督海澄公黃芳世及明中提督劉國軒戰於

水頭敗績

自江東橋之漸泉漳隔絕提督段應舉自泉州來

寧海將軍喇哈達自福州來平南將軍賴塔自潮

州來先後率兵應援國軒後水陸滿漢兵疲於

奔命初二日國軒列陣漳郡東赤嶺北兵背城迎

戰互有勝負時朱官兵某山以率北兵之

勢黃芳世擊走之乃拔屯水頭漳以樹塞鎮門以

衝北兵往來水路國軒偵之偽焚營壘撤兵為遁

狀小頃舉帆直抵水頭登岸壘戰芳世素不知兵

又以天寶山驍勝而驕與滿將不相下一戰而潰

驚惶壁馬奔回漳州抱病月餘而死國軒兵勢日

熾

提督段應舉及明中提督國軒戰於祖山頭敗績國

軒遁回海澄

應舉及滿漢軍兵數萬列營祖山頭三月十八日

國軒兵至應舉麾兵迎戰何祐小部江勝吳淑等



饒出左右之背國軒督勁卒衝滿州營滿兵驚走  
衆寇潰國軒又以銳兵截漳州大路滿漢望見葉  
輜重自相踐踏應舉率殘兵奔入海澄國軒追至  
城下連夜鑿壁引江水環城圍之外又鑿溝數重  
沿堤兩岸安銳守之由是中外隔絕帛宿營張礮  
乘間取平和副將蘇瑞慶取漳平皆下之

夏五月江南提督楊捷率師援海澄為劉國軒所敗  
時總督卽是相入京以布政使劉聖代之勒巡撫  
楊熙致仕以按察使吳興禔代之尋調江南提督  
楊捷代段應舉援兵四集屯寧樂山以救海澄劉  
國軒以山南澄署下臨大漢順漢可通海澄恐北  
兵據之問誰敢阻守吳淑請往來夜率兵進峇初  
十酉刻北兵發炮攻擊連夜不絕淑令軍事穴地  
藏身無一傷者馳報國軒以為乘夜發炮意不在  
塞當列防之信至滿漢軍兵已齊抵祖山頭岳嶺  
破林彪殘鳳二營鳳戰死進攻林陞營適國軒救  
兵至發大地齊擊之死者無數滿騎多填於壘逆  
逃走海澄獲絕

六月明中提督劉國軒招海澄提督段應舉死之  
海澄素無蓄積被圍國軒圍城八十三日滿州甲兵

二千為八十餘匹合各鎮兵計二萬餘人亞是食  
盡屍橫枕藉國軒於初十日進攻衆力不支城遂  
破應舉從容自縊於敵樓俘伯希佛自焚死黃藍  
戰歿獲孟安魏林田看五等滿漢兵無一遺者國  
軒入城厚款段應舉付家人昇還所殺將將鄭經  
皆釋之投街給俸遺之東寧

明鄭經晉其將中提督劉國軒為武平伯征北將軍  
吳淑為定西伯平北將軍其餘營鎮各陞實有差  
誤以恢復海澄或戰加行間或著績守禦水陸諸  
將或有功次者國軒亦不吝賞仍陞右虎衛何祐為  
左虎衛將軍前虎衛林陞為右虎衛將軍俱受左  
都督鎮營各加級有差

朱寅率衆歸鄭經經封為蕩房將軍

寅漳浦人拔左道感衆鄭經丁己之賊號稱三太  
子收集海上殘兵三月十九日夜襲泉州抵漳而  
入率三百餘人從西門至開元寺鳴鼓揚旗守衆  
兵奮夜出其不意以為海兵復至多驚竄值城門  
前炮發寅乃抽兵而出守兵追之獲兵徐行無一  
死者人益以為神歸附日衆屢戰皆捷蔓延於泉  
漳屬邑聚萬人頭裹白衣為號時人謂之白頭賊

海上亦藉壯其聲勢至是率衆歸經封為蕩虜將軍改姓蔡名義歲餘病死

明中提督劉國軒率兵攻泉州屬邑皆下

海澄之破閩省震動諸復兵退守漳州國軒議東

虛擄泉州吳淑分兵復長泰國軒自率諸軍攻同

安時都統雅大里自浙江調兵援海澄至同安而

海澄破閩國軒至素城走退泉州國軒督水陸攻

之左虎衛江勝攻南安下之于是惠安安溪永春

德化諸縣守將皆相繼棄城逃走

秋八月林賢清獨舟行中將蕭琛兵潰水

師五鎮章元勳死之

泉州國急以林賢等督舟師出閩安鎮進為聲援

蕭琛守定海不及設備以舟寡且小欲據上流牽

制元勳欲先發制之以所部十船進戰林賢等擊

之元勳東寡不敵一軍盡沒蕭琛大潰奔海山

鄭經召劉國軒旋師所得諸縣皆棄

國軒攻泉州閩兩月不下獲師四至七月寧海將

軍喇哈達間出安溪學士李允地陳卿壯為嚮導

出同安巡撫吳興祚由仙遊出永春提督楊復由

興化下惠安國軒對壘相待援兵皆未敢向前會

蕭琛失定海妄報福州水師大至經恐廈門有失

撤國軒解圍退守二十四日國軒退兵下船獲兵

不敢追越三日城中兵始敢出國軒既退所得州

縣皆失經召蕭琛回斬之以復勦左旗陳諒右鎮

陳起明樓船左旗朱天貴督水軍防禦北船

偽周主吳三桂死孫世璠立

三桂病死衢州其孫世璠五年甫十二改元洪化

恆應奇守岳州鑾而貪北兵攻之素城遁回于是

湖雲貴皆不守周至於亡

九月耿精忠及劉國軒戰於龍虎山敗之

國軒自泉州退兵復率諸鎮入漳軍於溪西瀾溪

兵盡銳攻之國軒力戰擊敗之乘勝長驅衝至耿

精忠營精忠欲仇海上揮戈迎戰親自督陣大呼

疾驟諸軍繼進國軒奔潰遠棄長泰出江東退屯

觀音山

冬十月總督姚啟聖遣中書張曜入思明州議和鄭

經弗從禮遣張曜歸

時泉漳屬邑皆復獨海澄未下啟聖難以復命乃

遣漳州進士張雄往廈門議和畧云昔令先生震

動天威亦不忍父老嗟怨靜處臺灣今貴藩誠能



之鑄印曰監國世子之章克壘永華之婿也時年

十六

秋七月明提督劉國軒築得尾寨

得尾與廈門高崎咫尺隔一水發卯兵從此入島

國軒請築寨預防之一夜而成同安守將來爭擊

却之復築涵州城由是同安八槳船不敢窺何廈

門西北藉以無虞

康親王命中書蘇德入廈門議和鄭經遣賓客司傅

為霖報之

前後議和不成蘇德致書再申前議康親王使德

至廈門請修好經乃命為霖入省沿途府再供應

巡撫布政使官至興化接待至省見康親王面議

海澄及往來之禮為霖曰區區海澄議成之後為

彼此公所若康親王在閩藩王並行往來親王回

京各設官往來總督地啟聖以非出己意力阻其

事遂止

冬耿精忠及劉國軒戰於坂尾寨敗績

時國軒隸漳州五里列營滿漢兵援兵十餘萬營

壘咫尺相對國軒僅萬餘人指揮自如滿漢畏之

以果堂扼要重地就於坂尾再築一寨國軒工未

就耿精忠與提督將軍率滿漢兵數萬銳不可當

國軒與何祐吳淑林陞江勝等兵不滿二千奮力

死關自午至申衝擊數次國軒依寨且戰且守每

發炮無不被虜陣殺章京巴石免等滿漢兵死傷

數千始引回自是氣奪兵不敢出國軒每令卒數

百持鹿銃鳥槍渡河衝擊身登土車據胡床張蓋

而觀滿漢遇之皆摧破又善用間諜北兵情狀咸

悉必知

十一月明後提督定西伯吳淑率於軍

淑守坂尾寨北兵築壘環攻晝夜不絕淑處

之晏如復因傷染病不以為意值陰雨新築壘牆

多壞揮左右避之自據床而卧牆崩壓死昇至廈

經親臨哭之以其子吳天錫為建威右鎮統其兵

十二月鄭經遣右武衛林陞督舟師北上

時總督姚啟聖巡撫吳興祚大集舟師攻廈門經

乃調文武官船及洋船配兵北上以右武衛林陞

為總督左武衛江勝樓船鎮朱天寶為左右副將

率諸軍來繫臨行宴之

經鄭禮遣節故巡海道陳啟泰子陳汝器北歸

汝器故巡海道陳啟泰子也丁亥夏自京來還父

敵為中左守將所執，霸于東寧。經令水師鎮林亮監之，亮以其忠臣之子，待之甚厚。總督以為全贖之，經憫啟泰忠烈，却其全贖，遣汝器回汝器至京，詔授右通政，尋擢安徽撫。

庚申十九年明永曆三十四年春正月，水師提督葛正色入海壇。

正色督水師戰船出黃安鎮，巡撫吳興祚率兵援之。林陞等退入崇武，正色入海壇。

二月，水師提督正色及明右武衛林陞戰於崇武。

正色至國頭，明東天寶、吳興祚、陸師沿海，偶海風大作，船收入泉州港。吳興祚督陸師沿海，濱放炮，林陞等船無所取水，乃退金門，執至思明州，驚惶為戰，敗各逃，竄東心，遂擒。

鄭經召劉國軒退守思明州，遂棄海澄。

二月二十二日，經聞林陞退守金門，以為戰敗，急馳諭令國軒退守思明州，以為思明州若失，海澄何益？國軒不知，以為實然，遂棄海澄入廈，此及林陞啟事，頓足歎曰：「右武衛戰勝若此，驚怖苟敗，何所逃生？誤壞大事，貽笑千古矣！」

鄭經棄思明州回東寧。

時國軒全師引回，猶欲據廈門，然兵心已變，不可收拾。諸天官如楊英、洪磊等已先携眷登舟，諸軍乘間擄掠國軒，禁之不止，懼為人所圖，乃焚演武亭、行宮，輜重寶玩悉毀於火。踉蹌回東寧時，二月二十六日也。二十九日，次於澎湖，諸文武士民俱接踵而至，總制陳永華具啟請回國經許之。

總督批啟聖撫吳興祚水師提督葛正色率兵入廈門。

鄭經既去，海兵乘帆，掠協理五軍吳桂調兵禁載民賴以安，尋渡江，諸師三節，一日姚啟聖等率兵入島，秋毫無犯，百姓歡呼。

三月，鄭經至東寧。

經於十三日至東寧，其母董太妃負之曰：「若輩不才，莫如勿往，今觀此舉，使累桑梓若生靈，是何益哉？」

夏五月，東寧雨雹。

時地鳴聲如驢，尋雨雹如雞卵。

總督姚啟聖招降明樓船左鎮正統、順朱天貴。鄭經棄廈門，朱天貴統所部全軍七、八、九、十、百餘隻，軍容甚盛，進退未決。姚啟聖累遣官致書招之。

乃遣泊銅山於五月事所部入海澄投誠

明總制陳永華辭解勇衛

永華留守東寧兼領勇衛軍侍衛馮錫範知思明州之素來咸歸咎于己非獲重兵不足以壓東及至東寧察諸鎮兵惟勇衛軍最銳壯號謂永華曰自愧護西征無效擬欲辭職永華念曰彼武夫也尚能謀退吾儕文士豈可久戀重權即具啟乞解兵柄并辭總制馮錫範密贊經許之以其軍歸劉國軒而已仍任侍衛

鄭經籍民兵自衛

甲寅耿精忠變世子傾國西來至是素思明州東歸兵將日叛去隨同僅有千餘恐北兵來虛來攻乃籍文武官甲與百姓丁壯每十人抽一人訓練自衛

林七月明諮議參軍右都御陳永華卒

永華字復甫明諸生孝廉陳鼎之子鼎為同安教諭死節成功後永華為忠臣之子延與世子伴讀及世子嗣位授為參軍甚見親信甲寅西來權總制留守東寧載兵撫民供給軍需俱有條規尤愛惜士類為政佐以儒雅東寧賴以人安為經文臣

第一至是卒而大權盡歸馮錫範矣

冬十月鄭經命右武衛林陞率兵圍雞籠城

雞籠在東寧之北居淡水上游其津港泊數百船先是呂宋夷建此城與土番貿易因遠愧不給棄去後紅夷及成功據臺灣不守其地癸卯總督李率泰約紅夷攻全厦兩島併許力請東寧歸之後僅許其就省交易紅夷知為所始於乙巳年重修雞籠城謀復東寧丙午年經命勇衛黃安督水陸諸軍攻之親隨營林鳳戰死紅夷無外援遁還之至是傳北兵欲從此飛渡為老營乃命林陞北巡併毀其城

鄭經安政于其子監國克塽

經素不親政在東寧則委參軍陳永華西征則安質畫陳繩武侍衛馮錫範至是乃委於監國克塽凡文武啟章裁決呈上契合世子意其賦性剛決頗有賜姓遺風諸公子

辛酉二十年明永曆三十五春正月壬午招討大將軍延平世子鄭經組

經字賢之工詩賦喜弓馬推誠待人禮敬明室遺宗嗣王位十九年雖得七郡雄據一方而終身自

稱世子奉明正朔終不少變甚協輿論稱述不忘  
情性質柔懦急於政事自廈門歸溺於酒色無復  
西征之意東平之業遂衰至是阻於承天府行臺  
時年四十為正月二十八日

明侍衛將軍馮錫範與諸公子共廢監國克璽繼殺

之

初世藩未有子娶姜生女密取他人子代之即克  
璽也其事甚秘世藩不知甚愛之立為監國世藩  
臨終授以劍印命中提督劉國軒輔之錫範以克  
璽非世藩之子且其母乃與國軒及論  
公子靖於董太妃收運劍印尋繼殺之

二月明董太妃命世孫克璽嗣延平王位仍稱招討

大將軍世子

克璽世藩子也時年十二諸文武官上啟勸進太  
妃乃下教命立之事無大小皆決於馮錫範矣

鄭克塽頃國憂令諭於諸軍

其畧曰氣運連延我父藩規恢來就新服自勵不  
幸於正月十三日遭疾至二十八日登遐於寢殿  
惟望世庶悲號既振鬚而莫違還念將軍暴露倍  
推胆以震驚文到之日諸大小將願及諸兵士掛

孝三日釋服辨風鳴呼先得是念知臣心之愛無  
窮小子告哀惟匪躬之報是望

鄭克塽以其叔鄭聰為輔政公

聰成功次子克塽初立以太妃命封為輔政公授  
以令諭畧曰屬當家造之披離遺我末嗣以難大  
未知戒否罔克負荷幸蒙太祖之慈訓愛命叔父  
以巨扶為賢為親未水為本源之誼維城維翰履  
棟獲磐礎之安繫于小子寵承我祖我父之洪庥  
抑亦太叔克敦為子為弟之大義然聽庸懦事少  
決斷惟侍衛馮錫範與劉國軒武平侯馮錫範忠  
鄭克塽晉中提督武平伯劉國軒武平侯馮錫範忠  
誠伯

克塽以翊戴功晉國軒武平侯錫範忠誠伯兼贊  
機務

鄭克塽命戎謀四鎮重騰守澎湖

自棄廈門東歸澎湖不設守備至是以國喪恐北  
兵東繫來攻乃議撥兵防守以騰係國威命守之  
鄭克塽以其叔鄭明鄭智為左右驍將軍

明成功第三子智第五子也時有為國軒者以大  
權歸臣下公子募兵為羽翼明智以聞乃授是職

夏四月承天府哭

監國夫人陳氏自經

初克塹被收禁願謂陳氏曰耳目非也恐不相保夫在與在夫亡與亡必不相負及克塹見殺董太妃以陳氏父永華為國之望禮待無慰詢其所為陳氏泣曰昔為箕箒婦今為罪人妻願出別室待亡夫卒哭即相此地下耳許之陳氏旦夕臨哭日咽苦荼數旬既卒哭沐浴自經於柩前

鄭克塹上招討大將軍延平王普潮王國姓成功諡

曰武嗣位世子經諡曰文

初永盾封成功為延平王尋普潮王成功謀孽不軌當終身祇稱大將軍至是克塹拜表請諡為武王併世藩諡為文王英畧曰竊惟國有益臣世為柴忱朝行謚典用闡幽光所以昭公道而勵臣節者也粵自甲申板蕩以來虜氛肆虐不共之仇惟臣家罹禍最慘臣復之業亦惟臣門臣躬不懈伏念臣祖成功賜姓封延平王普潮王警師奮武誓震三吳暨臣父經奉朔討罪恢復七郡天運未回事多廢沮而美問于六宇心血亦竭于畢生此祖宗神明所共鑒其精誠也臣祖臣父咸以勞瘁致

又上世子妃唐氏諡曰文妃

殞年皆不踰四十生荷朝廷王爵之頒屬籍之賜猶欲然以國恥未雪夙夜靡遑不敢坐享榮貴虛席名號雖既俎豆即欲更捐膚髮筋骨圖報國恩亦痛心於無從矣緬稽古典勲臣勤死厥有贈諡今君門萬里弗復請命惟光諸臣以臣祖父勲在社稷例有易名命舉諡法以表忠貞敢借一字之華宸用慰九泉之忠魂伏乞俯鑒公論賜以譽命庶稽勲有光於史冊而志士亦樂效於疆場矣

唐氏為明兵部侍郎鄭經妻久不見茶押贊而卒及經病革乃

追悔前非遺命合葬至光諡文克塹嫡母也

六月明潮王妃董氏卒

紀為成功夫人經母泉州人神董用先姪女方正端雅凡理家政處妻腰俱以賢德克稱辛卯馬得功入島妃獨懷其始末主以行成功嘉其識大義尤加敬禮居常無事深戒子孫以撫恤民瘼為念至七郡之失履門之素每云若輩不才不如勿往今徒苦生靈使百姓流離至此須加軫恤凡難民得免丁役者皆董妃之賜也



秋八月東寧中軍營火

時災異數見九月塗壁廡大

冬十月鄭克塽賓客司傳為霖

為霖先同鄭燾賸入泉州投誠授為湘江通判革

職歸甲寅之變以為賓客司甚見親幸及經卒為

霖即以密書通總督批啟聖云東寧廢長立少主

幼國疑權門樹黨人心失望可乘時進取之機也

約為內應事發克塽乃收為霖鏢之其弟黨羽皆

斬

明侍衛馮錫範殺後倭

瑞在國朝襲父職續順公鎮潮州為進忠所迫出

屯饒平鄭經令何祐攻之不得已降封為懷安侯

還之東寧至是人利其財誣其與傳為霖謀馮錫

範遂收之令自經其祖母及母皆自縊瑞妻鄭氏

禮官鄭斌女武缺全之鄭氏守義亦自經以殉

鄭克塽修葺戰船

時間北兵將內使議修戰船命水師鎮林亮董其

役

鄭克塽命武平侯劉國軒總督諸軍守澎湖

先是以右武衛林陞代董騰守澎湖至是劉國軒

為總督率諸鎮往戍授以令諭畧曰惟武平侯聲

塞宇宙義炳日月電掣風驅胆落望劉之憾虎張

機破氣奪搃兵之軍草木已知其名樓船亦壯其

烈茲特命爾總督諸鎮營兵駕我大小船前往扼

守澎湖逼截虜船無縱隊裡獨高殺氣之英騰寧

虛聲中伏見敵舟之豎粉豈不休哉

鄭克塽以天興州知州柯鼎開為黃童中書舍人

鼎開刑官柯平之子大將軍儀賓也秀美能文尤

工詩賦為知州時愛惜士類民亦戴之至是以為

黃童中書舍人曰爾性剛直不阿不為其所動

能似謝家固有其風毛以故公姻風遠崇氏亦分

榮夫端孝淑方州而歌其襦袴瞻義守足養手操

操註陞爾某官爾其朝夕照美糾錄總愆以無怠

左右輔直堅茂丹腹而必休戚備關崇本未艾

又以萬年州知州張日曜為天興州

日曜忠臣伯張進之子由長泰縣擢至天興州諭

曰立政惟在養民營築室先厚其址良材足以治

劇如遭驚乍出于禽爾從忠孝起家著神明而茂

宰誼與貫積慈惠已播于萬年兆舍夢刀明陟已

及乎三載註轉授爾為天興知州治泉有如治寡

適處輟車熟路之林保赤印為保民無特禁陳則  
繼之苦爾尚且恐前修悉布中憫勤相惟安靜  
將歲計而有餘獲福必及派爾行款歷而大受敬  
哉無忽

鄭克塽命右武衛將軍何祐督諸軍守雞籠淡水

淡水與福州相對天色靖明明山勢可以望見恐  
北兵從此潛渡乃命何祐督諸軍防禦以先鋒李  
茂副之

鄭克塽稅卿杜氏居間架

東寧府治民居原有稅關一處惟鄉村茅舍無稅  
至是工官楊賢建議徵之百姓愚為自毀其居十  
去其三然事終不行

壬戌二十一年明永曆三十六年春二月明鄭克塽

遣陳福及宣毅鎮葉明往淡水取金

淡水通事李滄願取金自款克塽乃遣監紀陳福  
等同往至產金之處土番執銳扼要以待曰吾儕  
累世恃此為活若漢人來取不特害生且為受勞  
不問必決一死譯者以告福乃引回

雞籠山大度

時在廈門行汛守官兵死者甚多

鄭克塽以儀賓甘孟理知天興州

孟理崇明伯甘禪子善屬文性明敏為州時民有  
欠糧者數限不能完皆代其償民奮然曰復期當  
如數舍完已而果然孟理察其色悽愴詰之民泣  
曰鬻女所得也孟理憐之出俸金贖還其仁恕類  
如此

又以吏官洪嘉兼理戶官事務

嘉忠振伯洪旭子事經為吏官親信至於為錫範  
至是命兼理戶官事務諭曰掄才以適用為宜寇  
平沖不循例其管計戶口清林官稅與兼顧度支  
惟其至明出於至清故如取費即能取富念爾清  
操兼有長材是用授爾為吏官兼協理戶官事務  
爾其合內外而酌盈虧兼有無以準輕重但能不  
害眾歛之臣以阜吾民則有人理財合而為一更  
念既富方穀之義以植國本則養賢致民道亦在  
中矣敬哉

三月白虹貫日

秋七月明武平侯劉國軒調撥諸將守澎湖而已回

來寧

時在廈門行汛守官兵死者甚多

回東寧是月安平鎮火

八月北路土番反命宣毅鎮葉明討平之

錫龍城之守凡軍需糧餉悉着土番沿途接迎男

女老幼均任役使督運弁目隨施鞭撻土番不堪

乃相率倡亂新港行暨諸社皆應于是克竣命葉

明等會剿土番逃入山尋諸降許之

冬十一月明中提督劉國軒赴澎湖

時閩水師提督施琅題請專征相機進取報可國

軒乃往澎湖視師

十二月永清天

是時歲飢米價騰貴民不堪命永天府大沿境一

千六百餘家國軒乃自澎湖歸

癸亥二十二年明永曆三十七年春正月鄭克塽以

忠誠伯馮錫範為左提督

時值歲飢民多餓死復聞北兵將來攻乃以錫範

為左提督備兵鹿耳門

夏四月鯤魚登澎湖島死於民家

澎湖素無鯤魚忽一日從海登岸長丈餘四足身

有鱗甲大如百餘鰲果以冥鈔金散送之下水起

三日又乘夜登山死於民間厨下安撫司楊東模

具啟以聞

五月明中提督劉國軒率師至澎湖

國軒以統船十九號戰船十六號兵六千人分撥

諸將防守身自往來督視

大星預

東寧於五月十一日雨夜有大星四墜下各有小

星隨之

下淡水山頂噴泥

下淡水地氣甚熱居者多病有一山地頂噴泥浮

於溪中夜見光炎如大老看紅雲云欲易代者固

如是也自紅夷竊據及國軒帥師以至於今皆一

一為人道之埃果驗

五月大雨

東寧旱荒已三年至五月二十八日突降大雨六

月初六日方晴溪谷皆滿

六月水師提督施琅率兵攻澎湖明中提督劉國軒

敗退還東寧

是月十四日環銅山開駕戰艦六百餘號甲士六

萬楊人十五日至澎湖十六日國軒督兵迎戰右

武衛林陞率所部直衝其總兵勇奮勇向前無前

環兵進逼湖而西陞亦傷地歸國軒自渡舟少  
且軍士閱月無糧恐其乘機潰乃不敢追環于是  
夜得安間拋泊洋中放炮收軍諸船星散越三日  
始陸續畢集移次八單國軒笑曰誰謂施琅能軍  
天時地利尚莫之識諸軍但飲酒以坐觀其敗耳  
蓋澎湖六月北風常有颶風至八單汎水湍急島  
下有老古石剛利勝磯凡泊船下被颶風立壞故  
國軒以為喜也時數起風俄而雷響即止八單并  
泉掃少平日不足供十人粒忽泉湧環軍六萬餘  
人用之不竭國軒聞之失色道天意有在也二  
十一日環集諸將申號令嚴賞罰自首諸軍蜂擁  
齊擊以六船攻一船國軒令江勝邱輝陳起時迎  
戰各奮死力一以當百邱輝之船軍士盡殲猶手  
自擊殺鮮血戰水有聲樞劍戾視環兵不敢向前  
然大勢已去乃自發火藥焚死而環亦用大船乘  
風縱發烟焰彌天海船相繼焚燬勝等皆陣歿國  
軒知勢不敵急駕小船從吼門遁回東寧環遂得  
澎湖迎降兵將受傷者令人醫治賞以袍帽給已  
餵糧送之東還皆感激泣拜舞歸相傳說東人由是  
大悅各思節順

閏六月明招討大將軍延平王鄭克塽遣副官鄭英  
平賓客司林維榮奉表請降

時國軒自澎湖敗歸知天意有在人心瓦解遂決  
意投誠適提督施琅使曾雲至國軒招撫國軒即  
首倡降議克塽年少不得自主乃遣英平等齎降  
表赴澎湖畧曰論域中有常尊歷代紹百王而得  
統觀天意所欣屬興王宅九土以受符誠五德之  
推移為萬彙所瞻仰者也伏念先世自矢忠貞  
懷前代之思未沾新朝之澤是以臣祖輩路以聞  
東主臣父隸以進臣父隸以進臣重險自藏夜  
即抑亦保全遺黎孤栖海角而已迨至先人弛擔  
乃俾稚子承祀常思畏天之威莫求縮地之術詎  
蓋伏遇皇帝陛下高履厚載仁育義懷底定中邦  
如旭日升而普照掃撫六宇如浮雲蔽而乍消苟  
修文德以來遠人寧事勝心而焚海內乃者軸轅  
西下自揣履蹈之獲愆念此血氣衆衆無非霜露  
之所墜顏行何敢再逆革心以表後誠昔也咸未  
見德無怪焉駭于虞機今也悞已知迷敢復騰遊  
于仁國伏願視天地萬物為一體合衆胥寄練于  
大同柔遠而通能刑民因無心于解胞貳計而服

舍依魚自適性乎淵泓夫且問黃喬之海波豈特  
誓丹誠于暇日也哉表奏帝降敕至京入覲封為  
漢軍公自國姓起兵迄世孫凡三世奉永曆正朔  
三十七年至是降而明朝亡

明建威鎮黃良嶼水師鎮蕭武中提督中鎮洪拱柱  
等謀奉公子鄭明奔呂宋不果

拱柱恐世孫投誠有意外之患乃謀奉公子鄭明  
往攻呂宋再造國家以存鄭祀世孫從之輜重已  
移在船會有傳其欲大掠而去者國軒止之不果  
行

東寧降議成明寧靖王朱術桂死之

寧靖王術桂字天球南都破間闖流高島上後至  
東寧成功父子禮之甚厚至是見世孫降自以明  
室宗親義不可辱乃朝服拜二祖列宗作絕命詞  
曰艱辛避海外總為幾根髮今日事已畢祖宗應  
容納遂從容自經妻王氏袁氏梅姐荷姐秀姑皆  
繼以殉見聞之人莫不流涕謂其可與此地王爭  
烈矣





明紀編年十二卷

〔明〕鍾惺撰 〔清〕王汝南補

清順治刻本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鍾伯敬先生原本

王季雍先生補定

# 明紀編年

金剛擁萬堂發行



明紀編年序

古今治亂昭昭也而中主具臣往往忽焉若不及知何也蓋人心迫而始動禍患稍不剥膚則苟且貪榮

卷一

而厝火積薪不遑早計也惟眼見荒淫淪喪而後知勵精圖治有益國家也眼見燕雀魚糜而後知賢良在位能保社稷也不覩聚

歛傷民不知輕徭薄賦為善政不覩貪酷殘民不知節用愛人為仁猷不覩民心既去國祚隨之不知得人得國為千古不易之格

卷二

言也由此觀之則前朝成敗禍福為後人警戒最深切著明也何也堯舜之聖神桀紂之暴虐非不久垂治亂之徵朕遠而在上聖

神以為不可全及暴雷以  
為或不至此惟前朝則身  
世之交耳目所接君也某  
祖某宗吾所仰承也賢既  
見其享太平之福矣愚亦

三

見其恥滅亡之禍矣無或  
與也臣也某公某卿吾所  
素習也廉既見其榮及後  
人矣貪亦見其災逮夫身  
矣無少忒也某政也善則

民聚不善則民散某法也  
良則國安不良則國危莫  
不操若符券應如影響使  
人刺目驚心深思猛省此  
明紀一書不可不急懸心

四

目也願明之有紀自陳東  
莞鄭端簡而下代有著述  
狀皆繁蕪不做惕人心惟  
鍾竟陵編年為簡要獨惜  
其僅及 熹廟而止而興

亡之際反後先不及南不  
自揣每欲續成全書而苦  
搜輯不廣日抱闕略以俟  
今幸即錄未盡亡野求漸  
出而懷宗十七年之鴻  
猷大裂臚若日星因亂而  
卒業又得鄒流綺明季遺  
聞載弘光隆武事甚詳復  
擇其確有可據言尤雅循  
者詮次之以為子嬰帝曷

之續而有明一代興亡不  
盡昭昭於茲乎雖朕興亡  
人事也而所以興亡則天  
也何也古今無不亡之國  
何亡國之時猶是此天下  
也不分崩則離析猶是此  
君臣也不好色則貪財猶  
是此政事也不禍國則殃  
民卽間有英明在上焦夢  
宵旰亦孤立而無援卽時

捷忠貞於下痛哭流涕亦  
疎斥而不用而一輩庸碌  
之臣乞靈與竈偏承恩寵  
而據要津民窮矣復剝削  
之財盡矣復耗散之寇衆  
矣復毆益之兵驕矣復繼  
肆之不令國破君亡不已  
也回思此庸碌之臣非不  
讀書非不多才非不高談  
經濟而慷慨以治平自期

卽任此庸碌之臣者亦非  
不深信其讀書多才能談  
經濟能以治平自期而漫  
然以天下付之也及一敗  
塗地而事後觀之始知其  
所讀之書所用之才所談  
經濟及慷慨自期者皆苟  
且貪榮而屑火積薪自焚  
於亡也嗟乎此豈自趨於  
亡耶亦天心實有所興而

致然耳書成低回歎息不  
禁痛言之以志感

順治庠子仲秋楚人季雍

王汝南謹書於常丘

僧舍



卷一

太祖高皇帝 明光元年至九年

卷二

太祖高皇帝 漢武十年至三十一年

應宗讓皇帝 順文四年

卷三

成祖文皇帝 永樂二十二年

仁宗昭皇帝 洪熙一年

卷四

宣宗成皇帝 宣德十年

卷五

英宗睿皇帝 正統十四年

代宗恭皇帝 嘉靖七年

英宗睿皇帝 天順八年

卷六

憲宗純皇帝 成化二十五年

孝宗顯皇帝 弘治十八年

武宗毅皇帝 正德十六年



卷六

世宗肅皇帝 嘉靖四十五年

穆宗恭皇帝 隆慶六年

卷七

神宗顯皇帝 萬曆四十八年

光宗貞皇帝 崇禎一年

卷八

熹宗哲皇帝 天啓七年

卷九

順治十一年

懷宗愍皇帝 崇禎元年

卷十

懷宗愍皇帝 崇禎十七年至十七年

卷十一

根皇帝

卷十二

隆武

隆武 唐王明

學 錄 性 理 道

太祖高皇帝 本姓 字 國瑞 遼州人 元 世

宗 皇 考 仁 祖 得 皇 帝 諡 號 與 太 后 陳 氏 生 四 子 帝 最 少 幼

陳 太 后 夢 神 德 降 一 兒 吞 之 遂 有 娠 及 誕 有 光 燭 天 異 香 經 宿 不

散 臥 河 水 濱 忽 有 紅 羅 浮 來 遂 取 衣 之 自 是 宮 中 常 有 異 光 家

人 疑 火 往 被 竟 無 所 見 生 數 日 不 食 仁 祖 遇 一 僧 告 之 僧 曰

夜 子 時 食 矣 仁 祖 謝 已 忽 不 見 夜 半 果 食 兒 時 著 黃 綢 仁 祖

幼 度 為 僧 太 后 不 欲 上 年 十 七 時 值 早 夏 父 母 及 三 兄 相 繼

而 歿 上 終 五 歲 終 乃 還 元 帝 身 皇 帝 年 十 歲 時 其 母 陳 氏

之 會 徵 還 後 廢 上 乃 游 江 淮 時 值 三 載 仍 歸 帝 中 時 元 祖 不 納

四 方 兵 銳 有 定 遠 人 郭 子 興 據 海 上 欲 入 海 城 避 兵 乃 託 知 縣

仲 卜 受 得 旨 遣 郭 子 興 等 之 以 蔡 安 馬 氏 妻 郭 郭 高 后 也 上

在 海 城 有 故 天 下 女 生 民 之 志 乃 糾 合 義 旅 自 是 咸 名 曰 著 義

軍 後 徐 達 溫 和 等 率 兵 降 附 郭 子 興 令 上 乃 定 進 抄 附 著 義

有 十 數 童 童 其 早 父 母 上 博 育 之 子 子 及 三 弟 山 陽 國 用 兵

等 間 降 郭 子 興 上 乃 之 間 門 大 計 國 用 對 金 復 離 離 虎 踞

王 郭 子 興 先 被 金 使 定 意 殺 郭 子 興 上 乃 大 加 意 守

女 王 郭 子 興 以 故 人 心 天 下 不 能 平 上 乃 從 居 惟 欲 上

先 降 州 王 郭 子 興 為 海 濱 王 王 二 子 后 上 咸 為 陰 謀 事 酒 中

上 欲 上 已 覺 備 應 郭 子 興 行 二 子 事 其 陰 計 迫 王 中 通

上 遂 離 郭 子 興 上 仰 天 於 有 所 見 少 頃 而 郭 子 興 乃 轉 上 乃 曰

人 我 不 去 矣 二 子 同 故 上 曰 緣 上 天 說 爾 今 以 喜 酒 客 我 二

子 腹 裏 謝 夫 自 是 不 服 前 意 上 將 有 欲 冠 道 人 精 數 學 謂 上 曰

天 下 擾 攘 非 今 世 之 主 未 易 安 也 以 今 現 之 非 明 公 而 誰 明 公 欲

說 非 常 說 曉 風 月 天 地 相 制 五 岳 相 附 日 月 麗 天 附 帝 神 聖 者

無 不 可 言 故 命 應 在 千 日 內 後 果 如 其 言 子 郭 子 興 乃 曰

上 曰 郭 子 興 乃 曰 郭 子 興 乃 曰 郭 子 興 乃 曰 郭 子 興 乃 曰

上 曰 郭 子 興 乃 曰 郭 子 興 乃 曰 郭 子 興 乃 曰 郭 子 興 乃 曰

上 曰 郭 子 興 乃 曰 郭 子 興 乃 曰 郭 子 興 乃 曰 郭 子 興 乃 曰

上 曰 郭 子 興 乃 曰 郭 子 興 乃 曰 郭 子 興 乃 曰 郭 子 興 乃 曰

上 曰 郭 子 興 乃 曰 郭 子 興 乃 曰 郭 子 興 乃 曰 郭 子 興 乃 曰

上 曰 郭 子 興 乃 曰 郭 子 興 乃 曰 郭 子 興 乃 曰 郭 子 興 乃 曰

上 曰 郭 子 興 乃 曰 郭 子 興 乃 曰 郭 子 興 乃 曰 郭 子 興 乃 曰

上 曰 郭 子 興 乃 曰 郭 子 興 乃 曰 郭 子 興 乃 曰 郭 子 興 乃 曰

上 曰 郭 子 興 乃 曰 郭 子 興 乃 曰 郭 子 興 乃 曰 郭 子 興 乃 曰

是及介王等各聚於水寨，連綿為水寨，以打劫盜。駐和州，聚餘糧，乃遣使以書約。上得書，大悅，曰：吾東已為所之者，雖欲渡江，之舟解，今永安等以舟師來附，良民無幾，大害已即視。東寨引永安等，六月，上率諸將渡江，時賊風順，賊舟並來，賊頃刻連牛渚，上忙抵東岸，賊元兵陣打。上率寇去，先登諸軍從之，元兵敗走，遂獲東岸，東岸將。平陽元守臣道，上之捷，東岸也，先令李若長為其將軍士，精兵八城，張之通，皆悍然不敵，動有一卒，連令，即新。城守。太平省，諸國安等，年父老，出迎，目視，上曰：方今四海，東岸。

徐達等迎戰，復命別將，出其後，夾擊之，遂擒。先上釋不殺，人附賊，則附人，前既以豪傑自負，豈不知生擒之故，先回，然則欲吾軍降乎，以易耳，為者，指之，明日，東岸降，先初意其恨未必從，故陽為招降，陰使。東岸降，自海失，於復，若集，與元兵合。

有以其謀告者，上曰：吾久知其不誠，然殺之，恐其心乃。楚先謂四人各有心，從元，從我，任汝所適，不相強也。縱之還楚，先既歸，收其餘眾，遂叛，與元福壽合兵，來征戰，我師失利，楚先遂襲我師，經葛山，即東岸兵有戶盧德，楚先及靈遠，壯士五十人，衣青布，迎，因乘後，繼刺死楚先。

元，至正十六年，上率諸將進犯金陵，時陳楚先子也，先復集兵北方，上水陸並進，攻破，先等遂擒楚先，悉降其眾，復釋。

上入城，召官吏父老，諭之曰：元失其政，所在漢度，吾軍來至此，為民除罪，耳，汝宜各守職，毋懷異心，人君子有來相從，止。上嘉福壽之忠，以禮。之，金，既定，上發兵，取。將不，楚先子，為民患，因。之，上。



吳郡王孫江元中自道去即見其城兵不血刃

將車上為吳國公○遣使時孫江奉使既至上親至

江迎之以入市無大小皆與謀從龍資心慈每以筆書諸問

答甚密左右不知帝為老先生而不名後龍字元之

時孫士誠某仁平江與劉名孫士誠表判白灼場人為監場牙僧

與弟士德士信俱以美華私監錄為奸利士誠輕則好施頗濟家

心國亂據高郵稱王至是攻陷平江常州湖州諸郡也義兵孫述

為帥上遣使以書通好士誠得書不悅拘使不還尋以舟師

攻江元時徐達之遣使輸其書果九六九六即士誠

士誠諸將九六九六為身既被擒士誠氣沮上欲留九六

士誠士誠九六開道者士誠降元以謀我乃殺之○華雲龍

士誠士信與行監師士誠氣沮乃未老許知上復有款其開

雲之累且物雖我使後時彼即當推師士誠降元後上克軍

國輸其元帥宋亮祖初克太平時亮祖未下上悉其兵上何使

與與我與諸將第當至是時亮祖上何使對曰上何使

盡力克則克爾上往而得之○次下何使對曰上何使

盡力克則克爾上往而得之○次下何使對曰上何使

盡力克則克爾上往而得之○次下何使對曰上何使

盡力克則克爾上往而得之○次下何使對曰上何使

盡力克則克爾上往而得之○次下何使對曰上何使

盡力克則克爾上往而得之○次下何使對曰上何使

盡力克則克爾上往而得之○次下何使對曰上何使

始於○元至五十八年以懷慶才為監四使上諭四使

適其先將軍事故各前此時存其舊池府宜若可修廢無益

民則非付任之急使各境七四惟是十揚多上責美之○土

從民兵馬戶府其法民間武勇將加補授編輯為伍農時時

訓練習有事則用之軍事有功者升擢無功者全還為民農

食之弊爾以不練之兵常嚴高農兵之意○聞前學王東升

石問之對曰高家廢廢糧糧廢編王上允今預惟糧糧

儒士進漢魏是令王宗潤開即學提儒士葉侯等為王監

之餘學故久廢至是始開耕種之從○上每開耕種下

一郡不妄殺人喜不何蕭蕭將四師旅之行勢如烈火

則人必避之為將者第以不殺為心非惟國家所利在已亦蒙其

福○元至五十九年方國珍遣使以溫台慶元三郡來降且以其

次子闕為質上向古人處人不殺則為盟誓盟誓變而為父

皆終未解相信故也○不既城信來歸使當推相與何以質為

厚賜開而道之又獻寶上四吾所喜才耳位不受○氏有

傷其七者上殊文以絕進獻○遣使徵書田劉基浦江宋

東章漢裝水漿項周胡大海屬也既至上喜甚曰我為天下居

四先生皆以時事見道○今有司刻釋降館以處之劉基自切

聰明凡天文兵法一過目洞然其要元來舉進士授高安縣以  
劉方勛去書而期有異其意而北諸同海者皆以為慶堂賦詩  
甚稱然飲不顧大言曰此天子氣也應在全陵十年後有王者興  
我當輔之時統城諸全成諸老大張以為狂志去之時亦知悉者  
惟西野趙天澤奇之以為諸善孔明之流至是上果勝之舉遂  
次計提金陵陳時務十八策上嘉納之○陳友諒攻臨江平知  
府許瑄元之守備花雲被殺賊將雲意雲怒罵曰賊奴爾情者  
主必滅汝遂奮躍大呼而挺鎗盡斃守者乃建義五十六人賊怒  
討死之妻部氏生一子方三歲聞雲統鎗抱兒泣謂家人曰賊破

創虎而食吾夫死吾不獨生豈不可哉死後其妻見其子  
吾獨育之即赴水死作兒孫氏死見通漢軍奪其妻孫氏及兒  
棄之江隅所不入蒼蒲中浦有蓮葉孫氏抱兒泣曰凡七日不見  
思汝當老與所作相連上呼孫氏抱兒泣曰一亦汝妻兒於  
此以持作也公為雷老本忽不見一時驚為神異

陳友諒其子作書曰自衛皇中因就漢改元大義一時每且體  
爾輩生江岸中江行陳部士而略無侵而○友諒既得大位故  
其東下○友諒其子作書曰自衛皇中因就漢改元大義一時每且體

元一戰不勝而友未死也劉基稱其目不言上問之基曰  
新立降漢及齊山者乃可破賊耳上曰計將安出基曰當傾所  
有國庫以酬士心且天運後東者勝宜仗兵機勝之取威制  
敵以此王素在時一時上深然之○時友諒遣人約張士誠同  
攻建康上恐二寇合欲遣其來乃召康天才內張與友諒有舊  
使傳書召其進來友諒亦計行友諒果信而遣兵上伏兵大  
敗之友諒敗走還東路經江州及新黃等郡友諒奔武昌○元主  
正二十二年正月朔中書省設御座奉小明王行慶賀禮劉基  
之曰彼豈耳來之何馬不升上召基入問之基遂陳天命所  
在上大感悟乃定征伐之計○方國瑄以金玉馬鞍奉獻  
和之初方國瑄雖以他來降猶不欲奉正朔上知其心特而  
召且置之使覓覓東州使歸款奉正朔不可得後復有術士  
致諭之曰楊素非真誠動生於反震大軍一出不可計其言  
爾宜深思之問於楊國瑄遣人謝過至要項以金玉鞍馬  
上却之曰吾有書四方許當者文其書曰○方國瑄見之州已  
遣部將鄭仁傑詣軍門約降○上召基入問之基遂陳天命所  
在上大感悟乃定征伐之計○方國瑄以金玉馬鞍奉獻

才英士德節天時幹事發身而求者然欲止功當時名後食  
大失大損通感落落一嘆其命則見財請故者亦心以待之矣  
少則直之以矣往車則修之以爲財利厚之以賞安有數其  
居而負其來降之心矣且知近是應龍江之役而後長索  
強勢清澤人用之視古諸將憑恩異一及其有功杜屠辱實  
敗人者自視而後才而待之如此況如足下不勞一年以完  
未遇者耶然得失之機聞不容製當與爲計建臨濟者遂決意  
辭此將凡江降上遂發凡江如龍興

其地是去陳氏一臂與○中率劉宗以助李有龍起兵  
謝隨繼組謀伏兵伺上聞兵發從令厥次族驛○  
乘之易於從上道適常不待教遂為不因張許事○  
伏○帝念其同姓兵澤梁不討即於常通家○華等山特授上校  
不吾殺之我子竟不自貞之俱生上不待已命其酒食餘食之  
但與執將紀詳○安時人有良臣率眾降附上曰從往將兵者  
肉於而間可罷望而不觀望其誠可也今為江淮計有禁欲○  
厚衣慈播湖廣禁士嚴據浙江舉以蘇湖地肥說欲先取之制  
四散士誠自守唐年奉友指席上既且名釋水正堂先夜之陳

記戰敗盛氏○費中物耳會及蘇復本任止連共升此  
宋文王守馬文海憤其國賊日使乃作大義○志其其得必  
無空洞為宋朱江派直抵城下其後甚難用書報○遣道臣  
門外城壕三十餘丈宋文王並發督將得已○元○止○  
完固能抗兵不至內外阻絕宋文王乃遣戶部○  
官○後年還軍上除險厄○著○  
其改元開城守知故友輝將徐平玉持城下○之小門正是應○  
上聞友輝急歸如何子謂○及徐亦聚成○飛關死者亦不少  
今江水○因月○皆不到○皆獲兵主○可必破矣上○



謂之澤○上奏漢書曰漢書卷之六○今有司謂求古今書  
 上附得得臣居同等曰三皇五帝之書不盡傳後世自漢武  
 帝購求遺書而六經始出焉凡孔子之言記之如印用而愛人  
 使民以時其治則之良規孔子之言漢世之師也○上議討張  
 士讓李善長以乃水丁而徐達曰張氏驕橫暴珍天日之時也  
 任任治之如呂尚呂尚之徒皆驕縱不足數王莽篡三秦事連  
 上善曰漢金吾意亦必齊矣乃徐達為大將軍帥師二十萬伐  
 臨行 上諭之曰卿等宜戒饒士卒毋肆虐掠毋妄殺戮毋  
 丘壠毋毀廢舍關士張再善姑蘇城外候其○蓋得善於  
 受命 師將發 上問諸將曰此行用師親先○李道春曰逆象者  
 必覆其巢去鼠者必塞其穴此行當直搗姑蘇姑蘇既破諸郡可  
 不勞而下 上曰不然士誠起響應與張天驤諸原明等皆相為  
 手足士誠勇奮戰天驤軍糧供絕必計效之今不先令其勢而  
 遽攻姑蘇若天驤出湖州原明出杭州何以取勝莫若先攻湖州  
 使其疲於奔命則原明陸路移兵姑蘇原明必歸諸將服已  
 而師至湖州張士信養兵而援大敵之而守將李伯昇及張天驤  
 遂舉城降○李友文既下浙江杭州守將潘原明達員外分赴諸

大人未命伐叛而過我境無任驚駭城生為百戰擇所托而東  
 而安有他意乎文忠見其誠引入卧內察其狀項日原明與  
 封府庫役糧出除文忠入宿其城下今日假有若入民居者斬首  
 一率下賄文忠即舉以討然其內外結然民不知有兵革事○徐  
 達會諸將進逼姑蘇士誠引兵來拒大戰於尹山楊敗之又敗之  
 於姑蘇口遂非固城城山雲梯○宋王小周王韓林兒敗○元主  
 正二十七年 上改為興元年王宗廟社稷○定文武科取士之  
 法○天不雨 上減膳省食既而大雨有臣請復膳 上曰元享  
 為實者不德而致今雖得雨猶恐無補必當減食與民共○  
 相國李善長學諸自勸 上即受帝位 上不許○張士誠渡江  
 既以安南決戰破左片張不敵化轉主歸附故奔寧通泰等處  
 先命王瑪他領所獲軍之敵小却遇春率眾乘之上流舟大敗士  
 誠馬斃傷水戰不敵與入城轉登舟○姑蘇閉塞降將才伯昇遣  
 客入城說士誠曰公知天數乎公以十八騎入高郵元兵百萬圍  
 之此時如虎落掌中危在朝夕一旦元兵渡江分道東進三城有  
 地千里而精兵不滿萬此時不為所害之危若心營忠臣若  
 無海山入○天不雨 上減膳省食既而大雨有臣請復膳 上曰元享

今者何如客曰：吾有一策，恐公不能從。士誠曰：不遠也。耳。則曰：便此有難於爾者，有則子孫免。爾當不然而自若耳。何則？夫今有在人，力無如之，何且今我其急公，特州州失，州州有。則失其若領天之命，自來多福。今一使疾走金陵，論於陸氏之密，則城門中時分，終不為萬戶侯矣。士誠仰首視蒼天，曰：天下且休，待吾熟思之。然卒依疑其能決已而復半，其失出界門索戰，遇表來，係為擊大破之，遂乘勝追之。時士信方張，城上會食，忽見砲聲，其首而先，城中大震，徐達督將士破對門進。

士誠曰：子孫如世，事於上，皆欲其功，德而後降，降乎？為樂。上以示劉英，英曰：是欲為高也。上頷之。會稽徐事，命誅之。○徐達為征北將軍，北取中原，胡廷瑞為南征將軍，取福建，湖廣，揚州，德興，取廣西。○上既遣徐達，先馳檄於廣西，河洛，於前，徐達之人曰：自古帝王，皆中國居內，以制夷狄，未以夷狄居中國。治天下者，自元入主中國，建人志士，尚有恥置之者，況其臣子，履壞綱常，有如大德，覆其立切，恭定以臣君天，唐以弟視兄，主於弟，故兄妻于弟，又妻其弟，倫常濁亂，若此，足人心離散，天下兵起，使我中國之失，所屬望地，雖國人亦。

其勢窮乃去衣衣降漢和漢獻帝於東萊郡東夷平口李善長傳  
尊位未動遵上曰恐德薄不足以當尊善長曰天命已有歸  
矣若不正大位何以慰天下臣民之望仁國却之明日善長疾  
固青上始允之

時建武陳思諸侯皆一國無異自周齊故不能強如牧馬者  
知有司則天下已大定矣新羅諸侯不違乃加帝王之號蓋為  
自足也

漢成帝中上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稱曰大明建元洪武進  
尊四代祖考比昔為帝后○立妃馮氏為皇后上初渡江時  
嘗謂上曰今豪傑並爭雖未知天命所趨以妾觀之惟以不

能人處人心必明辨而天命亦從上既就之皇是世出萬古

上問謂特旨曰昔光武帝高陽真四倉年養妻子立霸澤汜河李  
敬厚意久不嫁服命皇后所布衣書手自悉織績後樂解食服  
此之五男○其用衣甚舊唐長孫皇后嘗對大臣謂朕之體內  
無嘉寶諸家諸姑也道符無異服素為郭氏所妬○其子幼時  
以服用為嫌后起坐御前此慈見其意及至成服后乃為寬  
解卒免妒患尤難杜長孫皇后嘗戒回照神誌勉小過親勸服  
土忌昔日之貴戚即取為時或蒙之良吏防閑之夜相告謹言

漢高祖六年十月廿二日丙申大將軍保赤為臣相繼臨幸黃龍







屬洋何如。奏曰：此禍說觀其人可知。上曰：胡惟庸何如。基曰：此小指將債條而破裂矣。上曰：吾之相無詐。先生基曰：臣非不自知。但臣愚太深，又不素願劇為之，且孤太愚，天下可惡無才，願悉心求之。如目前諸人，臣未見其可也。

一錢理白者曰：不稱漢魏相，則非其人。其情○文○忠○以○所○存○到○伯○等○家○原○師○上○曰○被○孤○為○其○主○耳○前○收○至○此○有○可○於○遂○擇○之○仍○歸○秘○殿○

三年九月，今乎文忠為征清別將軍出北平，攻元上都。○上行後苑，見果勛襲捕之，勞而會焉。且商況人母子之恩，予令厚，臣有親老。

者行○降○○元○素○請○居○和○州○素○潞○州○人○初○元○出○與○同○邑○黃○啤○約○兒○在○難○呼○果○投○奔○元○素○走○款○思○奇○亦○欲○投○奔○奇○僧○挽○出○之○謂○曰○國○史○非○公○莫○知○公○元○是○止○關○史○也○徐○達○乃○以○素○歸○上○雅○聞○奇○名○仍○命○為○學○士○至○是○上○抑○東○閣○靜○生○素○至○後○般○素○素○微○蕭○內○詔○問○焉○誰○對○曰○老○臣○元○素○上○曰○是○高○耶○朕○持○謂○文○天○祥○耳○素○性○權○傾○奇○流○汗○決○升○上○曰○素○元○朝○老○臣○何○不○赴○和○州○素○余○聞○廟○未○達○有○是○誦○

素○和○徐○平○慶○權○而○元○  
臣曰：元素何者不元朝老臣乎

開科元士完科舉格切場各敘義一通○書義一通二場論一

道知海表內科一道三場策一通中式後十日以時財者算歷五  
 事試之○李文忠等師出野，竊連捷，遂進次關平。知元主班在  
 應昌府，遂襲應昌。先之獲元君之嫡孫，買之里八刺，及后妃諸王。  
 元太子愛猷鐵理達刺，僅脫身遁走，不及稍處，遂空。○戶部奏  
 蘇州連進二十萬餘緡，詣守臣某。上曰：通籍二年，不償民困，可  
 知○諸○還○其○官○必○責○其○代○重○周○矣○并○其○所○通○免○之○夏○不○雨○上○  
 帝○根○升○發○步○鈴○山○川○炮○設○臺○蒼○露○坐○盤○盤○日○夜○耕○地○皇○太○  
 子○孫○金○進○農○家○之○食○元○三○日○而○大○雨○回○郡○當○是○○李文忠復至  
 時○百○官○奏○事○聞○元○主○班○遂○制○平○稱○智○上○因○謂○劉○炳○曰○滿○本○元○臣○  
 門○死○無○二○主○素○一○故○  
 今日之捷，尚不當賀。楊衡謝○中書省請以文忠捷告諸示天下  
 上見其詞侈，大司青省臣曰：卿等為宰相，當法古者改君於天下，何  
 乃習小吏浮薄之言，不知大體。元君喪，我君主中國，且將百年，朕  
 與卿等又母后賴其生養，元之無亡，自是氣運於朕，何預而以此  
 聚之。司方有職之士，見之，難不食其心。未必以為是也。改之○  
 李文忠遂送元主孫買的里八刺等至京師，有臣楊憲等請獻俘  
 於廟。上曰：古雖有獻俘之禮，武王伐殷，曹用之乎。憲曰：武王嘗  
 未可知。唐太宗嘗行之。上曰：太宗是待三世元若過爾之子孫，  
 恐不行此禮。元雖喪，然亦中國之主，獻俘之禮，不惡加之。只令服



義樂事一切胡俗淫蕩之樂盡去之○上于晉朝劉基以天  
 事基恭上言以為前書之役始有陽春今國成已主宜少漸以  
 寬○上以其書付史館或言我運三十年未除基曰若使武當關  
 掃除俗弊一二年後寬政何復已○明昇至京上救其弟封為  
 勝義侯賜第居京師  
 五年子道大將軍徐達等征沙漠上謂諸將曰今天下一家尚  
 有三事未了一應代傳國要在胡未獲二三條未擒三王太子  
 不聞音問今故遣汝等分道征之未獲徐達等共入沙漠以糧運  
 不獲師疲而還○句容縣民獻嘉禾粒者上曰時和氣豐乃  
 嘉禾也  
 王者之禍不以物也○詔免應天等處秋糧自即位  
 與前奉命救遼東未附之地宜是還上曰海內悉歸版圖可  
 喜亦可憐顧曰威德加於四海復何憂上曰君天下在德不在  
 地今之天下即元之天下可不懼乎明日聖恩深遠臣愚不及此  
 ○內使奏增餉常而上下奉牛以供耕作養馬以供騎乘奉  
 欲以何用而費兩以餉之手今以虎逐先驅他舍嚴慈能之  
 六半○上慰元氏以寬慰失天下立於甚嚴臣民有此母一  
 日周太子正字陸芳良曰法數行為數犯奈何對曰周德速用  
 法則晉法以濟民困民無所事唐德以濟民困民無所事上

而卿者師也江南大儒推卿一人對曰臣不敢言宋濂劉基  
 上曰漢文人基受臨不如卿也○今吏部欲求才於天下○奉  
 議意傳劉基孫時胡惟庸行丞相事與基有隙以漢洋有王氣經  
 基欲圖為墓地請加重碑上不聽惟奪其祿而已基入朝謝遣  
 居京師不設驛○上謂以經籍以經之不胡傳注之害傳注之  
 害在乎辭繁而旨深乃輯翰林賡賡孔克表等以恒言注釋經  
 賜名曰存經類要○潞州賈人參上曰朕聞人來得之甚艱豈  
 不勞民今役不必遣往平余舉進者未朕命止之遂於苑中種之  
 每當耘耨割穀之時親往觀之足以自適反計所入亦是供用朕  
 用也  
 飲酒不多大原連葡萄酒亦令勿造○家以養民為務豈以口腹  
 累人哉○時崇尚耆老後舉日盛上惡其或世襲武乃令群  
 止存寺觀一所解其後歲之女子非四十以上者不得為尼  
 七年甲種都成書牛錄纂補蘇之月章精牛為勝以助精神上  
 曰致蘇三月而供三積所費太侈何益事仲之道德曰周禮所定  
 也上曰周禮不行於世多矣惟自奉者乃欲索古何義○達  
 恭禮侯買物里八刺北還臨行上諭曰資本元子孫國治就  
 俘愛即欲獲師以兩年何今既長成故特遣歸見爾父母親戚以  
 全骨肉之愛

魏曰此等事我多為善我天此用度不重者  
 詔諸家氏無及戰軍士家屬給以衣食會  
 八年仲 上以北方喪亂之餘人鮮知學命選國子生林伯常  
 三百六十六人分教北方又命郡縣開里皆設塾立師以是窮鄉  
 僻壤莫不有學○誠意伯劉基字初 上欲相胡惟庸蓋謂不可  
 既而 上竟相之基大感曰其如蒼生何因受憤鬱疾倉猝惟庸  
 惡其乃遣醫藥然基藥二載有物積腹中如石連吞疾為 上  
 遣送還家僅一月而半基未年而數日得其子仲景曰胡惟庸必  
 敗日後 上必思我特有關當亟為計○詔伯惟庸 幸  
 同乙編年  
 主而基則被殺○有大夫志每還意難計蓋立說外人其能  
 其機 上甚禮重基稱為老先生而不名又曰吾子房也○甘肅  
 降於國丘晉松之上有若胡珠林書之甘松信臣成歡計誦特  
 上曰天道無微不測若特祥不戒祥未必吉朕德不遠惟國斷  
 有是災以戒已所戒戒○上遂令宋徽宗中書大政總辦○臣  
 無他長惟文學是求今待罪林恩莫大矣臣誠不顧居極要  
 上愈辱之  
 七年歲山而平遠現主簿成樂為嶺州上其方以賑收辦商稅  
 上曰地之有產有實之祿取有勤者曰收辦其額外則則也生

得之誠在無難○蓋以板辦為嶺州之考非吏部其考文記  
 之○宋濂素疾公嘗侍宴 上強之至三醵而如歸行不成步  
 上歡笑親賦楚辭一章以賜仍令侍臣成賦辭學士歌曰俾後世  
 知朕厚臣同樂若此○五里茶度下詔茶官山而平遠則道茶居  
 四方已平民無思而不務以寬大新之親殺人如城隍城使民  
 不得安息○公曰公無思而不務以寬大新之親殺人如城隍城使民  
 大公至正可也○公曰公無思而不務以寬大新之親殺人如城隍城使民  
 以經 上意欲求治微乎○豈易得乎此二者一者知其不可然  
 非禍亂之機也○不謂分封太侈者天子畿內池止千里而宋晉周  
 侯餘千里之國○封少年未達事之王無事則易驕侯有事則為  
 禍亂以人所未知而臣所謂為慮難大者也○書云 上怒其疎闊  
 齊內連繫刑曹問狀病免獄中○時詔許言事朝廷有上疏為除  
 言者 上怒其迂愚欲誅之以問羣臣有阿意者指其迂愚曰此  
 不取以紙詰罪當誅上旨之而趙宋蘇家通曰彼趙趙上怒其  
 心為 上耳焉得從罪乎已而 上覽疏中有足來者乃召阿意  
 者誦曰吾姑時若等不廉諫乃微吾誅之何異以青溪火向赤家  
 無之言不與諫罪言者耶  
 卷一終

督學員錄理

督學員錄理

督學員錄理

督學員錄理

督學員錄理

督學員錄理

督學員錄理

督學員錄理

督學員錄理

督學員錄理

督學員錄理

督學員錄理

督學員錄理

督學員錄理

督學員錄理

督學員錄理

督學員錄理

督學員錄理

督學員錄理

督學員錄理

督學員錄理

督學員錄理

督學員錄理

督學員錄理

十年丁 上謂中書省臣曰官員聽選在京者宜發跡注開此  
 駐家鄉省用既之遠近為難使皆者其可守官親近所以特  
 之者非其道也○宋滿解題賜精學文詩 上諭四院家慎於資  
 嘉卿忠誠故以備卿今年幾何進曰六十有八 上曰歲必增  
 侯三十二年後作有歲末也進頓首謝○上與厚臣論日月五星  
 之行論休傳德等皆以蔡氏在旋之說為對 上曰天左旋日月  
 五星右旋蓋二十八宿繞地附天體而不動日月五星繞于天者  
 也○張雲與善惟步者於天氣清爽之夜指一宿為主太陰居是宿  
 之而相去大許畫一夜則太陰漸過而東矣移必觀之則是右旋  
 陰陽時數等事非真知天官之說不為然  
 都督金事漢真征高麗被執高麗王雲美曉勇欲降之不從王  
 欲兵之真大罵曰夷虜爾等我教主必滅爾爾言大夫有赤心  
 肯從汝耶即抽刀刺心示之而死王大喜遣使入朝謝罪 上嘉  
 真忠即其子璵方在襁褓即封侯○有內使從客言政事 上怒  
 責之即日遣還卿因論厚臣曰聞寺朝夕左右其小善小信皆足  
 以用結君心乃一為所惑將必假威福為權勢而陷親者多矣朕

故立法寺人不過得奉嚴禱不許干預政事所以謹得參心乃制  
 內侍不許請奪職字○詔免應天等處今年秋糧

十二年秋高麗夷車男將來降 上勅遼東守將曰高麗僻居海  
 隅其俗尚詐人情真不安上宜遣使召合素梓而歸其帥者郭其  
 降者不可留

十三年秋丞相胡惟庸年謀逆詔言所居井溝潭泉逆 上欲觀  
 乘輿將出內史賈升如其謀走衛驛道勒馬御言狀氣方勃言欲  
 不能逆意 上怒其不敬左右槌撻亂下身無覺右臂得折尚指  
 朕自第弗為縮縮 上方極於城眺客見惟庸車內兵甲仗屏惟

間數面 上亟反遣兵圍其第罪人一日就縛誅之 上召雲奇  
 死矣漢悼之追封為少監歸葬鍾山 胡惟庸解連李善長厚臣  
 請罪之 上曰朕吾初起時朕朕心腹吾不忍罪之其勿問宋濂

孫未候坐雲道被殺其家被盡至京 上怒欲誅之 皇后諫  
 曰民間請一先生尚有始終不忘得師之禮宋濂親教太子諸王

宜若若是怨漁秋世在家下不情 上意解遂得赦茂州  
 安置行至夔州以疾年○辛中書省張丞相等言止殺五府六部

等衙門以天下○燕王之國北平○雷震殺身殿大赦天下○

見天下四祖

見天下四祖

見天下四祖

見天下四祖

見天下四祖

見天下四祖

見天下四祖

見天下四祖

見天下四祖

見天下四祖

見天下四祖

見天下四祖

見天下四祖

見天下四祖

見天下四祖

見天下四祖

見天下四祖

十四年近臣有言國家當理財者上曰天地生財以養民為  
君者當以養民為務節用節費節慾猶恐損人況可重為徵歟乎  
近復有言曰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儲財而能為國家者上曰  
人君儲財與庶人不同庶人為一家計則積財於一家人為天  
下主當徵財於天下豈可奪其利乎昔漢武帝用桑羊孔芝之  
術剽取利海內若宋神宗用王安石理財小人競進天下騷  
然不可為戒孔子曰百姓不患君孰與足必言何謂也曰召見應  
天等處今年秋糧須五經四書於北方粵穀○時天下大定惟  
雲南特險遠殺伐往使上令傅友德為征南將軍王沐兵為  
副將軍率師三十萬討之師進戰連次曲情故元梁王達達里  
麻將兵以拒我師沐兵云彼謂我師疲於深入未有虞心及其無  
虞心乃可破也於是倍道進師將至白石江忽大霧四塞樹霧及  
江而止頃之霧霽則兩軍相望達達里麻大驚以為神兵飛至倉皇  
失措我師作欲解等達達里麻揮兵陣南所友德用沐兵謀分遣一  
軍前說誘使出其陣後吹銅角樹旗幟為疑兵山谷間達達里麻  
疑急戰陣後軍以擊之友德等趣師濟江以猛而善酒者先之既  
濟進戰復銳騎搗其中堅敵眾大敗生擒達達里麻達達里麻  
南梁王聞兵敗棄城走滇海為卑被水死王師入城秋毫無犯自

出師至是僅百日雲南悉平上喜友德班師沐兵營後  
十五年戊辰廣州府巡檢王德李言階州界於兩河有水銀坑治及  
青餘戴泥須得兵取其地以歸朝廷上謂戶部曰珍奇之產中  
國豈無朕意聞之必欲一聞小人視利營民傷財為害甚大  
況控制遠境責於安靜苟用兵爭利擾攘不休雖悔無及以人但  
知趨利不知隱害豈可聽也國學既成上將輝舉令時儒議  
禮讓者曰孔子雖聖人也禮宜一漢再拜上曰聖如孔子豈  
可以禮位論哉當周太祖如孔子廟將拜左右四陪臣不宜拜因  
太祖曰百世帝王之師故不拜遂為典議其不感於左右  
因也竊矣  
之官今朕教禮有司之職禮宜一漢再拜上曰聖如孔子豈  
其儀從之○上問朕與卿等共事以來何事最感卿等之德  
命上問朕與卿等共事以來何事最感卿等之德上曰  
惟從之  
皇馬失前足而驚朕既驚朕驚之亦當天地惜物也  
上以我武治天下后嘗濟之以寬仁上或震怒同官必詢  
今日處何事怒何人同注策而止注策已而後行上好猜德不可  
暴怒朕欲死者寬赦之故予孫宋福國祥亦長兄上每

從之。吳興人范曄，字雲卿，吳興武康人也。少能文，後為宣城太守。曄嘗與謝靈運、王融、謝朓、沈約等共為《西征集》，曄為《燕歌行》。曄嘗與謝靈運、王融、謝朓、沈約等共為《西征集》，曄為《燕歌行》。

上勸曄，曄身不獲立。後有知者，乃下詔。王、后未有如我，乃下詔。王、后未有如我，乃下詔。

詔高僧分傳法，令傳道。道州即地廣，李姑蘇人，幼出家，好讀書。王、后未有如我，乃下詔。王、后未有如我，乃下詔。

文皇帝時，歲下若龍。周臣臣嘗上許之，後有知者，乃下詔。王、后未有如我，乃下詔。

宋書：文皇帝時，歲下若龍。周臣臣嘗上許之，後有知者，乃下詔。王、后未有如我，乃下詔。

期大風，而文皇帝時，歲下若龍。周臣臣嘗上許之，後有知者，乃下詔。王、后未有如我，乃下詔。

修頭，忽行舟，其後果。後有知者，乃下詔。王、后未有如我，乃下詔。

四人並命，為孝子。後有知者，乃下詔。王、后未有如我，乃下詔。

上召入見，喜其孝。後有知者，乃下詔。王、后未有如我，乃下詔。

仇家得罪，遂孝。後有知者，乃下詔。王、后未有如我，乃下詔。

十六年，上勸曄，曄身不獲立。後有知者，乃下詔。王、后未有如我，乃下詔。

傷人命。十七年，王、后未有如我，乃下詔。王、后未有如我，乃下詔。

與潘奉父安道，奉父安道，奉父安道。王、后未有如我，乃下詔。王、后未有如我，乃下詔。

母害吾父，恐捨去。王、后未有如我，乃下詔。王、后未有如我，乃下詔。

夫則無憾。王、后未有如我，乃下詔。王、后未有如我，乃下詔。

笑而亦安。王、后未有如我，乃下詔。王、后未有如我，乃下詔。

年一六。王、后未有如我，乃下詔。王、后未有如我，乃下詔。

十八年，王、后未有如我，乃下詔。王、后未有如我，乃下詔。

達忠勇無比。王、后未有如我，乃下詔。王、后未有如我，乃下詔。

殊賞無可。王、后未有如我，乃下詔。王、后未有如我，乃下詔。

神道碑。王、后未有如我，乃下詔。王、后未有如我，乃下詔。

一練。王、后未有如我，乃下詔。王、后未有如我，乃下詔。

然則有之。王、后未有如我，乃下詔。王、后未有如我，乃下詔。

皆在。王、后未有如我，乃下詔。王、后未有如我，乃下詔。

國賢。王、后未有如我，乃下詔。王、后未有如我，乃下詔。



今得臣等明帝亦漢之縣期主上曰人不以爲見焉時而  
 無聽焉期若眉之細故或有素於聰明也  
 十九年貢上謂臣曰治民補治水治水者順其性治民者順其  
 情人情好生惡死○有刑罰○以禁之○人情歡喜富貴重  
 農事○賦稅以厚之○人情好逸惡勞○當與作○勤儉以安之○  
 上覽宋史見太宗政封樞府爲內藏庫願謂侍臣曰人者以明海  
 爲家何有公私之別太宗宋史贊亦復如也他如漢宣帝之而  
 唐德宗之理察宋皇厚之漢者矣  
 二十年○起○  
 爲應或免於○  
 之善使爲善而無○  
 當於其人者而得○  
 有今復治之則不○  
 二十一年○  
 通諸道○  
 廉得其事○  
 預知此主○  
 去玉車精時退之○

太子必皇死地并公主等處雖○  
 上命有司給第宅○  
 上怒曰王無權如○  
 縣吏有怨言○  
 不可無制○  
 內地於是道○  
 就征功○  
 建○  
 十八年○  
 凡萬餘○  
 用刑太繁○  
 配大婦之○  
 可以禁○  
 杜俗感○  
 嘉其操○  
 者○

父論曰才之生甚難而天聽者晚成其以而子歸並道其學又難  
歸曰其歸盡心於古人後十年來朝大用爾來晚也  
陳慶四得封事恩補父于其取主非惟能容之且  
愛而王成之恩補父于其取主非惟能容之且  
時諸王在宮中朕節有擬太子者給事中車數句上曰宮中朝  
廷視故紀綱微先今陛下於諸王不愛親等感而使服歸與太子  
持嫡庶相亂尊卑無序何以令天下耶上笑曰卿言是吾慮未  
及也耳  
二十二年上以天下無事勸諸將先欲保之詔公侯各還其  
卿賜費有差○子孫守成之道曰人常慮危○不始危○車行於峻  
坂而仆於平地○先於難而危於易也○休天下亦如御車○雖治平  
行可不慎  
二十三年○賜韓公華善長死○先是善長坐他累削祿○既又有  
以胡惟庸黨言者○上亦未之究也○至是大觀京民之慈送者○華  
長詣免其黨數人○上大怒遂賜死○詔求仙人張三丰不得得  
其徒丘玄清拜太常卿三丰又名道通張人有問仙術者竟不容  
問題書則津津不絕口一嘆數斗群數月亦自若隆冬卧雪中  
如常○今劉基孫劉屬嚴封城查伯初基葬止其身不世裂既而  
基忤胡惟庸為所害基子璉為江西參政又為惟庸黨沈立本所

賜卒於官及惟庸敗上悔之故至是命子孫世襲○上覽玉  
子至丹芬冠擊之說大不驚○欲去其配享詔有陳者以不敢論  
且命金吾射之刑部尚書錢唐與樞入陳袒胸受箭曰臣得為王  
斬死死有餘榮上見其誠懇命太醫院瘞其背藥而王于配享  
得不廢  
二十四年○韓先生自中服之制上親視必求典雅凡三易其制  
始定欄衫○南豐縣典史馬堅言凡事上奇之經權金都御史  
○龍江衛吏以過刑書冤極母喪乞守制吏部屬數不許吏等  
聞鼓上切責微曰吏雖有殺天倫不子廢母死不居喪人子之  
心終身有歉○其不善若○有善而阻之何○為勸  
微大慚吏請終喪  
二十五年○上太子璉○璉曰經文○上嘗與侍臣論治道曰  
為治之道有後志治亂民不可忽則益亂撫治民不可撓撓則  
不治○敕官有能錄則京者上問民間疾苦吳從權張恒皆以  
守職在學作民事無知對上曰二人概言不知肯也宋儒胡瑗  
為教其教諸生○時常時得人今汝言在學不出不出則  
可數何事民情不知世務不通兩列生徒雖有聰明賢才亦為汝  
等所壞使天下敕官皆效汝等所為朝廷馬能得人願卿部臣曰

若二人者虛歷歷標無補於時宜寬之極也○主填長孫允安為  
皇太孫○時朝廷訪求通曉曆數推往知來者山東監生周汝心  
上疏諫曰國祚脩短在德厚薄非曆數可定陛下但當脩德則皇  
祚可傳萬世何必問諸小技之人耶又言陛下連年遠征臣民皆  
知為和不得其傳國寶耳臣聞傳國寶出自戰國易曰聖人之大  
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知仁乃人君之寶玉璽非寶也且戰國  
之君趙先將寶而國不守漢代之君皆得寶皆不旋踵而亡天下  
字國長久者莫如三代之時未有玉璽是知有天下者必仁  
義而不在于國則天下不為之守矣○臣聞古語曰天下者  
大器也易無用者不為之器○上頗納其言自是北征之議稍  
息○微方孝孺進上曰吳人也吾不能用焉為子孫輸太平位  
降為漢中教授○孝孺熱病危甚諸醫進藥無效俄有赤腳僧詣  
闕下云天恩普濟及周願速進藥視其藥一曰溫涼藥二斤一  
曰溫涼石一塊服之即愈  
二十六年○秋○涼○公監王吏部尚書屠微王後復不學恃功  
甚有許其陰謀者上詰責之王不為意時已封永昌公上命  
加太傅王不喜曰吾功不得為太師乎又奏事上不允王遂曰  
此我矣遂為逆謀持將獻者之上集原目送詔王強辭特展

舉梁不肯服吏部尚書屠微○王至壯實無徒殊達人王大呼曰殺  
即當雲遂并殺微○浦江鄭氏十世教子孫勿異業食指至千餘  
人○賦各有司凡出納雖絲毫咸有文可覆○無敢私○諸婦惟事  
女子不與家政子孫孝謹執親喪○哀毀三年不御酒肉家言兩馬  
一出則一為之不食其所欲如此家以田多將為報長教以事入  
觀上諭之○後被人妄訴其家與權臣通時時獲通財實與之謀  
記者不問實與不實必死其宗長鄭德與從弟漢兩人爭先就吏  
上降之曰汝知鄭門無是之人徑之耳○權從福獲布政司奏政  
上問德福所訴其宗長之對曰守家法不能婦人言而已  
上遂書之○王吏部尚書屠微○王至壯實無徒殊達人王大呼曰殺  
二十八年○河南野蠻成○率其妻賀上曰野蠻成編足以來  
被天下之人取當受賀一邑之內偶爾何用賀為○皇明祖訓成  
上相為之序曰朕親閱古圖察建諸王封皆在始受命之君至

其刻書之初備者限若蘭人等撰述亦熱心之生長漢宮之  
宋結世嫡及攝漢山林之士自持已長者甚相連其與與屏雖  
雖慮慮防微近二十載乃能統一海宇人之情懷亦頗知之故以  
所見所行開道後人著祖訓一篇主為家法首尾六年凡七  
至今方定宜非難哉恭格需多矣古非今今更常弊文其法凡  
手錄詔承朕命每作詔明朕我己成之法上以于孫著衆分  
慮有重復乃於家宮諸王世系各擬二十字為一世以其子為  
名之首其下一字則能持定族以爲二名如燕王位下二十字則  
可爲持定族也

太孫生而慈惠好讀書與禮文章至性孝友方懿文之類  
 華也痛疾得舒時太孫年十四舍法無厚意夜不暫離蘭室報  
 即懷懷若不發生太祖聞之嘆曰有孫如此朕復何憂更二年  
 懿文薨矣弱哀事如禮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太祖撫之曰  
 懿文薨也痛誠此者獨不念我手拾一俎孽躬必服三年矣  
 毀不滅性禮也爾誠此者獨不念我手拾一俎孽躬必服三年矣  
 太祖不可無三年內語未嘗高談笑未嘗富富不飲酒食則不  
 學樂不御內人勸之則曰朕可制除情謂自欲調後中外為樂時  
 付戮決書諸經見中有餘則而嚴者特稍收太祖許之於是  
 通考禮經等書釐定七十三年太祖覽之大喜曰  
 吾當允世嗣宜法當平世刑宜輕所謂刑罰世輕世重也  
 能成事業慈惠慈惠慈惠慈惠慈惠慈惠慈惠慈惠慈惠慈惠  
 紀法而射選其者不得不慈太孫曰上失道而從下犯法如海  
 其諸事皆勿事其貴一遵也太祖不覺氣平矣有常州陳理以  
 子叔父事今太孫處分太孫從容作書竟脫之蓋理父原抱病經  
 年誤服一藥而覺無意情其子因力託成之無以自解太孫憐  
 其情而赦之太孫之信拘備里時侯及原驛拘之乃知父向  
 意大庭廣眾詆毀為罪罪中諸附子主人不知故服之知暴平  
 不太祖發問有是哉刑不可不慎也太孫不獨仁而且明厥無

要矣一日適者獲強盜七人送太孫審太孫一見即與首盜非真  
 賊之來係主人之子偶出在上而何家皆盜也遂夜正謀劫高爵  
 遂強之同行時盜青明而先使役太祖復盡其情釋之問太  
 孫曰汝何以知其非盜乎曰周禮曉獄也聽之先尚書亦稱惟貌  
 有稽故見其人雙眸炯炯抱城坪定非盜也帝問曰汝獲  
 者不可不讀書太孫頂額頤偏太祖撫之曰半邊月兒知其不  
 克終一夕懿文典之侍側太祖命孫新月懿文詩曰昨夜蘇陵  
 失鈞鈞何人移上碧雲額雖然未得團圓相也有清光偏九州太  
 孫詩曰誰得玉指甲描破碧天飛影落江湖裏雙龍不散吞太  
 孫覽之喜甚遂命書之  
 祖覽之喜甚遂命書之  
 諸王皆慈惠王入臨將至淮安齊王言於帝帝令八貴勸勸使還  
 國○詔行三年喪禮帝有司儀曰陛下行三年之喪但都往宗廟  
 不可久虛朝賀餘數不可暫廢顧少卿至情備備來請上曰朕  
 非敢故也公亮聞不言也帝詔宗廟服侍執持而行事朝賀餘數  
 不盡食稱之節節年終以孝手摩摩暴曰陛下既不履政事而  
 自致哀情故不惟今定議以慰之○上皇祖考大行皇帝





[illegible]

字無田光持者其餘無幾為吳○文皇曰不如徐計取之依內官  
來運可生名收下此令內官召青筠付之將必入八則縛耳至中  
文皇稱疾愈劇東殿伏兵左右青筠不深慮果入約壯士縛住  
是兩廡伏兵盡出排易欲下殿○文皇樹狀起回我何病為爾輩  
奸臣所逼耳故等不屈當斬之聞者驚相告胡朝散去○靖難兵  
中止稱元年不解度又以此張永朱能為都指揮食事○燕王  
聖師曰子○太子為皇帝之子今乃對逆謀害祖訓云朝無正臣  
而有奸惡○  
英武平○  
○江北前有司請督  
得茂有司其款數稍通租庸處之以惜軍政是嚴愷不為災更  
有秋○以長興與昭陽文為征虜大將軍帥兵三十六萬分道北  
征○上表之曰昔晉群華整入京而今其下同一門之內自極矣  
威不仁之極○爾將士與○燕王對壘務體此意無使朕負殺叔  
父名○  
○文皇鎮張口職  
而故學又付洪林廣地歸德安宋襄之仁美也  
載經濟出觀焉翰林編修犯革罪遣諸將北征齊朔色人徐州



之族諸將相... 大起排之... 得免後... 京莫知... 忠臣... 存... 然... 營... 無... 澄... 由... 才... 淑... 張... 今... 之... 母... 下... 澄... 由... 才... 淑... 張... 今... 之... 母... 下...

公子... 紹... 齊... 書... 拔... 闕... 是... 次... 完... 登... 慶... 旗... 諸... 明... 故... 紹... 齊... 書... 拔... 闕... 是... 次... 完... 登... 慶... 旗... 諸... 明... 故...



子且反王叔之間高祖曰世子固善太孫歸來亮孝至朕視通  
 曰嗟呼無殺吾子○燕兵日南○更定六科給事中品級及更定  
 官官階防之利  
 四年十月魏國公徐輝祖率京軍往援山東○清輝兵改收東阿  
 及東平指揮露澤被執更母鄭華死之○清輝兵攻汶上郡指揮  
 薛鵬被執攻濟和縣顧伯璋及主簿潘子清與史黃繼死之○更  
 定尚書以下數階○徐輝祖會何福及領難兵大戰於鄒眉山敗  
 之燕軍懼遂不敢顯宣誘進也○河東魏家朱能鄒季刀官渡  
 河非計且曰○  
 今曰必渡河者○將勇赴赴王太慈曰任汝所之○於是諸將不  
 敢復言還會京師傳言清輝兵北歸○上以京城不可無兵乃召  
 釋祖還京何福亦軍無援遂大敗○王太慈曰任汝所之○於是諸將不  
 敢復言還會京師傳言清輝兵北歸○上以京城不可無兵乃召  
 都尉梅敏及馬后鎮守淮○燕王朱棣遣使召之○燕王  
 遣書言朝是修好○其燕之數劉使者耳其口授答曰○前口與  
 殿下言君父之恩義不可違燕王不濟道乃汲泗水成威服成服  
 取鎖還破府縣直趨揚州至儀真○奉命日殺開命大勳○燕  
 王通公主鑾指血為書以招殺殺至○文皇曰騎馬勞苦若殺回勞  
 如無功○文皇激之○後為此家構死生場下○公主疑出○上責華

求大突曰○  
 詔曰燕兵勢將犯關○中外臣民望視予之困苦而不平故予凡文  
 武吏士宜即日勤王共除大難○宗社并安○於予不敢忘報○招下京  
 城內外臣民無不勤哭者○遣禮部侍郎黃觀等分道徵兵入援  
 觀等奉詔奮不顧身然已無及矣○復召齊泰諸子登  
 殿觀戰○  
 勝北兵已入○  
 日援兵奔至相○  
 后命命慶○  
 左都督陳○  
 擊果勝○  
 王降言狀○  
 京城以待四方之援○  
 迎師入城門○  
 降御史魏○  
 文皇父辭之官其二子○  
 招天下勤王○  
 困苦而不平故予○  
 宗社并安○  
 於予不敢忘報○  
 分道徵兵入援○  
 復召齊泰諸子登○  
 殿觀戰○  
 勝北兵已入○  
 日援兵奔至相○  
 后命命慶○  
 左都督陳○  
 擊果勝○  
 王降言狀○  
 京城以待四方之援○  
 迎師入城門○  
 降御史魏○



者二人相顧相泣已相相相哭矣已相相入山巖中坐待焉又  
 相持哭且別去言永訣遂復相見後不知所終○東湖樊夫居臨  
 海東海上日晝常入市○環二價新結至臨海上人訖入縣庭  
 聽訟或歸撫撫新一天子登極撫撫然同舊帝安在○自焚矣  
 燕○突○擲○投○河○死○北平屬州縣官宋家等棄去二百九十有  
 一人○翰林蘇撰王良太常少卿廖昇大理寺丞鄧陞監察御史  
 魏冕衛府紀善同是猶死之○楊列奸臣方孝孺齊泰黃子澄等  
 百餘人出獄救之自決將殺得官甚衆來援仇刺者紛紛難禁  
 之弗止○  
 出戶環燈中恍如哭之曰小子無知乃至十不用王景微禮義之  
 時嘗人遭喪略盡惟將罪遺文者晉耳○翰林院博士方孝孺最  
 狀哭關下○已已燕王即皇帝位是日復周王編齊王將壽土○  
 壬申英建文皇帝○革除建文年號○論洪武三十五年○遷興  
 宗孝康皇帝主伐陵革去廟號仍稱昭文皇帝太子  
 建封都督徐增壽為楊武侯監忠感○下龍關公徐輝祖於敬時  
 武臣無不降附惟輝祖不屈上親至問始終無拒戴意法司逮  
 亂伏誅輝祖感惟者其父蘭蘭蘭子孫死上大然然以

元數國旁欲錄帳中止歸柏久之竟被冤與止物歸於主○  
 乘而已○薛襄黃子隆被執至京族誅之○族誅右副都陳子寧  
 ○下方孝孺被執而死族誅先是始廣孝為文皇南下必勿殺孝  
 孺孝孺必不降活之以勤天下好學者文皇領之既奉命藥求  
 召不赴通之○  
 王不在何曰成王○子國在○文皇曰國類長君曰何不生成王之  
 弟片者舉服已○  
 皇降福芳向○  
 性華不可○  
 年○  
 大皇○  
 三八○  
 兵部尚書魏經部尚書陳利部尚書張昭○上臨朝詰問建  
 文中號能官制顧仲臣太息曰只是居臣數官一事前代治亂行  
 之已久何關利害亦欲改易且廢土米知何惡紛紛為吏部尚書  
 聚就惟自益○左金部御史景清北駕味腹之清性慈惻憐尚  
 大節年今日方休諸人盡死而獨獨是侍朝人疑之一日金朝  
 清辭衣入先是星者言也而也○  
 帝度甚急大皇朝疑清久見

楊維禎表遂收之。待所創謀之。而物盡而死。此不此天也。  
 不○已○於○其○嘆○血○神○也。又皇大怒。命鐵帝尉其內。內盡焉。已。  
 被○精○英○遂○見○特○入○殿○庭○為○處○。○始○開○內○閣○以○待○詔○許○靖○為○侍○講○中  
 書○舍○人○黃○淮○為○編○修○直○文○淵○閣○請○以○奎○任○隨○心○立○序○弄○興○機○密○弄  
 復○以○胡○濬○為○侍○講○楊○善○為○侍○講○楊○士○奇○為○編○修○金○幼○孜○胡○璉○為○檢  
 計○七○人○並○直○文○淵○閣○。○大○計○胡○璉○切○臣○立○編○未○能○尋○為○公○辰○伯○二  
 十○九○人○金○孫○有○是○。○上○覽○奏○車○多○千○祀○者○乃○命○辭○靖○等○結○閣○閣○集  
 軍○馬○機○密○數○目○勅○黃○淮○等○悉○焚○之○既○而○從○容○問○靖○等○曰○爾○等○皆○有  
 之○身○將○者○未○知○其○罪○何○如○靖○等○曰○臣○等○皆○無○罪○也○上○曰○爾○等○以○為○皆○有  
 之○身○將○者○未○知○其○罪○何○如○靖○等○曰○臣○等○皆○無○罪○也○上○曰○爾○等○以○為○皆○有

初法亂經說  
 史記文者但恐誤謬其文據

明紀綱年卷三

督學員程程 敬定

成祖文皇帝 諱棣 太祖第四子在位二十三年 陵於南京

永樂元年 太祖禮部尚書李至孫奏月當食不食請賀 上曰王

能備行政任斯去邪然後日月當食不食遂以陰雨不見星

不食幣勿賀 州官牛疫死有司責民償里有鬻男者 上聞

大怒曰畜牛本以爲民今反害民命悉免償 鬻男者 上官

治有司之罪 鎮中書南沐辰奏土宜刀選客侵地籍其

州請發兵討之 上謂兵部曰兵易動難安一武輕舉傷人

知五人有不善此理也 手並不欲知其不 後知其

物沐真道人僧之力運茶果博博還所請知州及處遠之地連

入資謝罪

二年 加立世子高燾爲皇太子 高燾爲漢王 高燾爲趙王 楊

廣慶繼 武臣戚繼立高燾 胡其有恩復功 惟文臣金忠 以奏不

復召問 戚繼立高燾 以長後曰好聖孫 上又家問黃淮 齊

子通承統萬世正統 上意遂決 曰推在善世道計爲太子之

若復姓姚聘名慶年 上前爲此少許而不名 亦終不富貴要

此多在傳中 書第二宮八亦不近 上乃召選之 命姚廣

明紀綱年卷三

眼鼻湖廣方相馬信其好書或之四改既為和商當廣

善知其好也及預請神嘆息而和內意當如是耶廣年

有還其往見神極之曰貴人所用生牛不為不動廣年乃

而往神極不寄出家人勸之仲不許已出主堂中廣年即連

外神曰我家用馬多非謂此也初尚不了底裏問好人言

外神力不後見○龍州儒士朱友李清聞狀亦寄書致通

問之○上覽之然曰此儒之說也遣行人即還龍州其

使之奏改著書○周王親臨廣年制殿之舉且親覽之而四方

甘露降嘉禾王瑞野獸成羣外國獻麒麟內維約鹿白象

向慶豐年之為甚哉○通達事政司奏有看繼海海外

通達使與琉球通好已前兒船物價命上曰通達使琉球

好見由邦美事船深至此正宜嘉耶正可利其利而時之

人願能使人見此則使統帥天下其金市政○年陳者所

之食者給來便有使又其人既降其使琉球進之

通同○上曰便然所以當與之而不與之○上曰

而事有權宜行能而後給無及矣以發所以達大體之

通同○上曰便然所以當與之而不與之○上曰

而事有權宜行能而後給無及矣以發所以達大體之

通同○上曰便然所以當與之而不與之○上曰

○黃河隔凡百餘日○山西武官今休歸出五色石可為橋○  
○數年兵革災荒百姓困苦此歲不可食家不可米○  
○重累百姓不聽○有國公年景陰晴不法謀司違章勒募  
○上初有景陰臣惟汲其雨在令杜門看愁因奸人進妖言  
○十八子常有天下○惟執景陰下以景陰見上呼而陛下非臣  
○門來地何以有今日上折之曰李是朕來若他人來汝亦閉門  
○景陰跪奏遂死○  
○三年○見順天永平保定四縣三年○會學士解榜等選新進士  
○才識英敏者就文淵閣進學於是選新授會學等凡二十八人  
○二十八會時蒙古士月地自陳年少願進學上喜曰此有  
○之士也○增授為二十九人入試其錄  
○四年○河南新寇竄豫上謂袁都司此雖小賊不准得人元未  
○可登也遂令所城戍陳豫率兵捕之○上視太學禮部尚書鄭  
○玄家制○孔子像祀祀并升上曰見先師禮不可闕○  
○付四并禮○七月大費兵征討安南賊○是七月南國王陳日  
○為其臣率兵奔○李昇上表寬慰○許清陳氏說開來權番  
○事上從之○臨年秋安南王孫陳天○走安南即慰賞上遣大  
○貴之李昇年解表請還國上未如許還所而都督費中○



上矜念之妻不能報上恩願無歸當小室后前上哭之  
 勅常命婦入見后諭之曰妻之事夫豈止衣飯饑寒必有德行之  
 勸當惜朋友之言有從有違夫婦之言婉順易入御翰林之臣教  
 導諸命婦不可有以異贊於內予百姓女則國家安國家安則君  
 臣司事富貴澤被于孫矣平時年四十六太子及漢王趙王皆后  
 所○張輔沐罷等擬送終李聲容等獻得空京上御奉天門受  
 之文武羣臣詣露布至誠主墓園暫釋紀元等語上使問李聲  
 父子曰此為人臣之道乎李聲父子不能對詔以李聲及子著及  
 其偶得相胡桂奇悉付獄殺其子孫慶尚等令有司給衣食○都  
 給事中胡漢春等擬請奏令張三千每年十午始還○廣東布政使  
 奇入覲載嶺南廉墓得以德廷臣通者復其軍自以還上親之  
 無楊士奇名乃勸召之問故士奇曰徐孝自都給事中受命赴廣  
 時衆皆作詩文贈之故有此饒臣時有病無所作不然亦不克今  
 最名譽其受否未可知且物甚微當亦無他上意解令賜之○  
 徐輝祖卒上曰輝祖與蘇秦蘇非同宜倫死令中山王年定天  
 下大有功曲款輝祖令輝祖病死中山王不可無後輝祖長子輝  
 迎保免賜名勅令張龍圖奏遣已會葬上怒請居中宮  
 六年子八福建奏伯生花為瑞既而蘇福二府復言情紀為瑞上

曰巡錄松水為完不以此乃需樂以檢而備小人之務使  
 悅者可惡詔切責之○又弘平上問尚書夏原吉曰陸興實孰  
 便原吉對曰貴貴在一時有隙陸興實於後日晷寤多隙不若重賞  
 上從之於是惟陸元功張瑄等七人為公侯伯徐皆雖奏有差  
 七年己遣中官鄭和領兵航海通而南夷○上巡幸北京命皇  
 太子監國○都御史虞德潤視兩淮潁州軍民缺食請發庫賑貸  
 皇太子遣人馳諭之曰軍民困乏待哺敕卿等尚從容啓濟  
 誰憐何如人也即發庫賑之勿緩  
 八年上親往北邊令皇太子留守北京車駕出塞至清水澗  
 其地有鹽海水皆鹹苦不可飲人馬皆渴明日營而北忽有清泉  
 水湧出人馬賴以給足賜名神應泉○四月車駕次金台城製  
 勅於主馬峰之石銘曰維日月明維天地壽金石勒銘與之悠久  
 次長清塞東南望北平遙車駕至徐衛河元太祖始興之  
 地也本雅失里年乘拒戰上遂前軍迎擊一鼓敗之本雅失里  
 遁去○班師次榆胡山勅銘曰瀚海為輝天山為鈐一掃胡塵永  
 清沙漠又次清院泉勅銘曰於餘大師用威醜土山高水清永彰  
 威武既而軍士乏食上令以御膳所儲餼散給之且下令凡

軍中報抄多者，詳借軍中軍備，調兵三軍，乃獲全濟。○七月，奉  
 駕至北京。○十月，上還南京。○開海會通河。○內臣鄭和等，使  
 西洋諸國，還經錫蘭山國，其王亞烈答兒，會恭拱和，和舟至  
 錫蘭，和等出其不意，破攻之，生擒答兒，以還。上曰：「遣人禽  
 獸耳，何必深較？命禮部擇其校屬之賢者，圖解已。」○九月，王并教  
 若宗兒，跪周○徵父，弘治政解結下獄，先是，結入奏事，意上北  
 往見皇太子而赴，上還京，趙王言結欺，上遂出，結借居，無  
 人往禮，上怒，時蘭封王，係亦以罪，請交結，結借居，趙王，結婦  
 山水，且上言，指用，數萬，入，鑿，津，江，以便往來，上大怒，曰：「為臣文  
 事，則引，武事，則，此，併，供，下，獄。」○戶部言，報北京，臨  
 城縣，民三百餘戶，給銀三千七百石，有奇。上曰：「國家儲蓄，上  
 以供國下，以濟民，故豐年則散，凶年則散，但有主有民，何要不足？」  
 ○通政司言，雲南，民持，建文時士人，已，墓古，所，建，楚，上  
 言，獨與，衆，聚，觀，書中，多有，干紀，請治之。上曰：「此，必，與，雲，民，有  
 怨，而，欲，報，之。」○建文，文中，上書，皆，朕，未，即，位，以前，事，朕，即，位，即，今  
 殿，有，必，有，行，今，復，行，之，沒，葬，不，信，矣，況，天下，之，主，當，當，全  
 覆，惡，如，磨，之，王，姚，太宗，崇，信，然，而，信，任，之，早，由，與，成，治，功，帝，王，之  
 及，如，海，船，有，則，品，所，不，容，敢，成，其，大，宜，可，一，一，近，皆，往，事，而，告

勿，德○兵，科，都，給，事，中，促，使，言，有，十，戶，不，符，朝，令，輕，費，兵，備，臣，疏  
 請，治，事，權，之，罪。上曰：「國家，養，兵，正，以，除，盜，衛，民，境，內，盜，賊，十，戶  
 當年，最，捕，之，正，是，能，盡，其，職，若，必，待，奏，報，而，後，使，兵，小，則，止，過，大  
 則，勢，張，民，之，害，多，矣。」○虜，前，阿，魯，台，遣，使，來，納，款，且，請，昇，女，並，此  
 爾，諸，部，屬，其，約，來。上曰：「阿，魯，台，多，請，許，之，黃，淮，獨，四，此，虜，狼，子  
 野心，使，各，為，心，則，易，制，若，併，為，一，則，難，圖，矣。」○北，舉，實，其，奸，謀，也。  
 上曰：「黃，淮，如，是，則，國，無，遠，不，見，諸，人，如，震，平，地，所，見，狂，目，前，平，乃  
 不，許。」○嚴，浙，江，按，察，使，周，斯，初，來，即，厲，為，御史，彈，劾，故，言，貴，戚  
 畏，之，不，師，人，論，之，○嚴，浙，江，按，察，使，周，斯，初，來，即，厲，為，御史，彈，劾，故，言，貴，戚  
 江，有，寬，氏，海，關，之，事，○嚴，浙，江，按，察，使，周，斯，初，來，即，厲，為，御史，彈，劾，故，言，貴，戚  
 故，之，自，後，吳，吳，司，督，轉，解，水，糧，指，揮，紀，綱，有，寬，使，十，戶，往，浙，辦，事  
 作，威，受，賄，新，推，治，之，十，戶，既，走，斯，子，朝，綱，來，新，專，權。上，命，官，校  
 運，斷，至，院，前，新，推，治，四，臣，奉，詔，捕，奸，焉，奈何，罪，臣。死，且，不，赦  
 上，怒，令，職，之，貶，刑，大，呼，曰：「生，為，臣，死，當，為，忠，鬼。」上，嘉，其，忠，不，赦  
 亮，願，同，道，臣，曰：「新，何，處，人，對，曰：「廣東，某，曰：「廣東，有此，好人，枉，殺，之  
 矣，憐，惜，者，以。」  
 十一年，○北，齊，齊，都，集，新，林，唐，吉，士，致，習，禮，與，練，子，字，有，姻  
 建，初，運，治，奸，黨，習，禮，揭，獲，獲，恒，為，卿，人，所，持，習，禮，不，自，安，以，此

學士楊榮等奏開以開上然然曰使使子家今日在在因因  
 之況習禮乎即日下令禁止○上巡幸北京皇太子孫從皇太子  
 監國○五月五日○上幸東苑觀擊射時時文武羣臣四夷朝  
 使及在京者老聚觀自皇太子孫而下諸王悉臣以次擊射皇  
 太子孫擊射連發中上大喜射畢上曰今日華夷畢集朕有  
 一言爾當思計之○爾等五品風雲會皇太子孫即叩頭對曰一  
 言○河○月○朔○上喜大宴羣臣○山東獻膳慶○呂震  
 請賀不許震固請上曰大臣當為國為民汝能放乎沈所為則  
 善矣震遂不賀○  
 十二月十二日○  
 行○六月駕至順聖殿創之地馬哈木等帥眾迎我軍獲神机銃  
 砲擊服之迨至土剌河復大敗之擒斬無算馬哈木等棄衆北遁  
 還班師○上北征因以皇太子遣使迎車駕護且書奏失辭怒  
 曰此結漢之舊也漢王高惠復舊之遣使還向舊寨義學士黃淮  
 諭德楊士奇范馬揚得為善及正字金問等既而義中道有還淮  
 先至下獄以月○考及金問結至上曰楊士奇姑宥之朕未嘗  
 撤金問何以得侍東宮今汝前期之辱居士奇至前能問東宮事  
 士奇叩頭言陛下考朕誠直凡所稽違皆臣等之罪乃下士奇歸

不衛撥未幾持者復繼時金問詞連澤等遂相繼下獄  
 十三年○  
 雞摩之使通正朔而已若得其地不可以為款款不能備又留東  
 宣過羅漢王牧起觀觀運得罪泊宮廟初漢府果反文法亦叛表  
 如緡言○罷海運令造船以從河運○開清江浦河道○有人納  
 銀於爪以能利部主事劉宰者宰要安氏殺之詔獲宰平日應信  
 於要要能佐夫以義賜白金二百兩餘擊八表奏  
 十四年○  
 左右不復之國後賜勅○  
 南還常侍之言殆非實意青州之命更不可解○禮部郎中周伯  
 請封禪尚書呂震贊之上謂震曰今天下雖無事然水旱疾疫  
 亦間有之豈敢自謂太平之世且經經未嘗言封禪總微每以竟  
 舞之事望太宗廟欲廢朕於太宗之下亦無所微之責焉矣且帝  
 王之有聞於後者在德不在封禪遂不許學士胡廣作却封禪頌  
 以獻  
 十月上還南京○上將還北京宮殿今年臣會議於是文武羣

上既曰惟北京 聖上親興之地 北地居屬 西峙太行 東遶山  
 海 南俯中原 沃壤千里 山川形勝 足以控四塞 制天下 誠萬世  
 帝王之都也 伏乞 聖興王營建 以為子孫萬世 帝王之業 上  
 從之 ○周王補楚王指相繼東朝 例次日謁李陵 上令東宮皇  
 太孫及小皇孫陽瑞也出東華門 上遣詔翰林臣 時楊榮金初  
 致楊士奇等至 上問曰 二王東宮太孫及小皇孫 謁後幾數之  
 惟如何 朕常難略略 三人試言之 楊金未有對 士奇對曰 周楚二  
 王屬列藩前 而備東宮 殿下到 猶復居中 皇太孫亦居 中列于東  
 宮 殿下之從 皆皇孫與皇太孫 同班而分列兩側 上曰 爾所言  
 有據乎 對曰 竊以 聖上之尊 猶如 父母 上曰 吾未嘗熟家禮 但  
 據已見 吾其從 遠水片楮 猶可寄位 次正與士奇等言 合  
 十五年 丁酉 王高煦謀不軌 楊士奇曰 彼知陛下北都 意欲在南  
 耳 上怒居之山東 樂安州 ○上從北京 是太子監國 ○修孔  
 子廟 上親製碑文刻石  
 十七年 戊戌 經筵官梁潛司訓周冕時 皇太子監國 上不時有  
 疾 兩京詔隔數千里 小人陰附漢府者 謾傳百端 侍從監國之臣  
 朝夕揣摩 人不自保 會有陳千戶者 擅取民財事覺 皇太子令  
 誦突並立功 數日復金其軍功省之 有幾乎 上曰 初 上可謂

人 皇太子由省之矣 遂還陳千戶殺之以潛免預聞而不諫  
 止 辭還下獄 皆死 ○太學士胡廣平初 父蘭渡江時 解詔胡廣  
 與周是爵 約同死 于難 既而解使人曉胡動靜 見胡方問家人 飼  
 猪否 解聞而笑曰 一猪尚不肯捨 況肯捨性命 蓋初皆無意於死  
 也 惟是爵竟行其志 後解歸胡廣侍無文淵閣 父皇曰 胡廣少  
 同業 任同官 籍業已有子 且妻之以女 廣曰 臣妻有娠 未卜男  
 女 上曰 定生女 幾數月 廣妻果生女 遂訂盟 既而解還 乃舉  
 家成 遂廣欲使女改嫁 女竊入室 以刀截耳 家人覺而救之 拔血  
 兩頰 且言曰 廣命之嫁 臣子至之 以而承之一興之 願終身不  
 改 幾數年 解家嘗饒女 女歸 解代  
 陳氏 而廣有女 胡氏 其妻 亦不  
 元妻之 若妻 何 胡氏 亦不  
 建禮部左侍郎胡濙 巡江浙 諸郡 上諭曰 人言東宮多失  
 至南京 可多留 濙曰 試觀何如 奏奏來 漢至南京 日隨朝 見東宮  
 所行之事 違即記之 如一日 趨朝 勸臣具者 語皆 侍衛 施之 仍嘗  
 腔口 奏有音不同 既退 即宣侍衛 者 實鈔若干 于是 羣臣皆言 不  
 顯貴 大臣而 雅禁 衛 所以寬其罪 如愧其心 見殿下之仁 明也 從  
 稍以 楊士奇 曰 公今使臣 宜行 變權 辭謝之 至安 廣 故以 野見  
 誠敬 孝謹 七事 奏以 聞 上覽之 大悅 自是不復疑

十七年○學士楊蔭杭言○事○青○指○所○部○法○司○獲○禁○土○貨○  
 嘉○家○諭○禁○司○法○官○實○初○時○禁○但○御○為○腹○心○之○臣○差○違○此○言○恐○有○  
 臣○猜○疑○不○若○使○御史○言○之○予○是○得○御史○鄭○其○人○奏○者○發○條○請○  
 金○之○如○此○千○載○令○人○感○泣○  
 有○金○升○方○書○者○上○曰○奏○呈○漢○武○一○生○為○方○士○方○士○乃○欲○欺○  
 朕○命○數○  
 十八年○子○山○東○海○豐○縣○婦○唐○昇○兒○自○輸○佛○母○像○有○紙○為○人○馬○相○  
 戰○開○往○來○諸○縣○煽○誘○愚○民○打○人○搶○房○果○等○率○眾○從○之○據○益○都○都○  
 府○楊○蔭○杭○為○出○海○關○女○和○安○遠○廣○開○分○兵○勦○之○時○都○指○揮○衛○  
 青○備○倭○海上○開○發○夾○擊○平○之○北京○宮○殿○成○改○京○師○為○南○京○稱○行○  
 在○否○為○北○京○○皇○太○子○赴○北○京○通○都○察○院○差○民○僕○乾○拾○菜○實○為○食○  
 皇○太○子○見○之○惻○然○乃○下○馬○入○民○舍○視○男○女○皆○衣○百○結○不○掩○體○  
 金○傾○仆○不○治○歎○曰○民○隱○不○上○聞○若○此○乎○時○山○東○布○政○使○魏○中○來○  
 貴○之○曰○為○民○旋○而○視○民○窺○如○此○亦○勸○令○召○子○就○中○言○凡○被○災○之○處○  
 皆○已○奏○已○優○今○年○秋○糧○皇○太○子○曰○民○飢○且○死○而○及○微○視○耶○次○性○  
 督○部○縣○速○取○飭○飭○民○口○數○近○地○約○三○日○遠○地○約○五○日○盡○發○官○粟○賑○  
 之○事○不○可○緩○既○中○諸○人○給○賑○并○因○且○與○六○斗○汝○母○懼○墮○墮○乎○見○

上○當○制○奏○此○皇○太○子○至○京○卿○奉○之○上○曰○昔○范○仲○淹○之○子○猶○能○  
 舉○奏○舟○濟○其○父○之○故○舊○况○百○姓○番○番○乎○  
 十九年○上○控○部○尚○書○呂○震○言○于○皇○太○子○曰○殿○下○前○在○南○京○毀○道○  
 中○使○使○者○隨○以○殿○下○過○失○上○聞○上○指○其○妄○言○今○宜○改○此○人○  
 皇○太○子○曰○過○失○各○宜○第○今○至○尊○既○不○信○之○我○又○與○人○計○較○  
 耶○卒○置○之○○三○殿○災○詔○求○呈○言○殿○主○事○爾○儀○時○言○者○多○示○還○都○  
 北○京○非○便○而○獨○肅○儀○言○之○尤○受○止○宸○怒○加○以○極○刑○時○六○科○十○三○  
 道○上○言○亦○言○制○是○不○當○輕○去○金○陵○故○有○此○災○上○曰○方○還○都○時○朕○  
 與○大○臣○密○議○數○日○而○後○行○非○輕○舉○也○言○者○同○劾○郭○院○大○臣○上○命○  
 官○官○與○大○臣○密○議○對○張○張○張○于○上○今○中○使○出○問○大○臣○與○言○  
 官○對○辦○如○何○東○官○紛○然○呼○罵○言○官○各○尚○書○原○官○獨○從○容○奏○曰○  
 御史○陳○當○言○然○給○事○中○制○廷○平○月○之○官○已○應○得○陳○言○并○言○當○臣○  
 等○備○員○大○臣○不○能○協○贊○其○儀○臣○等○合○當○有○罪○中○使○入○復○命○上○命○  
 出○再○問○之○原○吉○對○如○初○上○悅○遂○而○有○之○而○言○官○無○一○人○得○罪○者○  
 或○尤○原○吉○背○初○議○原○吉○曰○不○然○天○威○嚴○重○吾○等○第○應○第○以○言○難○共○災○  
 上○悔○之○若○言○官○得○罪○所○指○不○小○衆○始○歡○然○○西○樞○大○寶○法○王○本○  
 朝○或○諸○駕○親○勢○之○原○吉○曰○要○人○最○愛○遠○來○宜○示○以○義○使○使○為○來○  
 一○下○下○是○有○是○死○而○不○顧○其○上○曰○爾○欲○改○韓○愈○耶○乃○不○出○格○

今日，張王八見上命爲督辦之康吉司王人張德厚請使  
上說秋都大將而已○阿臺各款數犯還上讓親征夏原吉  
其中亦有皆奉令個體未定未下興師上想居原吉與中  
擊殺有據引發時權部尚書呂震數來問言賓與中原古者除  
拒回上信之今戰有片將政原吉等召楊榮問原吉等平昔所  
高聲力言其惡他此三人者惟以數征北虜之德便爲憂論才力  
我不及槍那末是見也上怒稍釋且不問  
二十年十一月間寇與和校中將王瑛上遂決意親征駕及臨  
馬山廣潤之際適得率軍萬二千而掠奪者故元姓來迎遊之

上望見賊遁道壯樹木無可守臣曰元氏創此新遣子孫  
爲不朽之圖豈計有今日否云帝應從保厥位服德履常凡有以  
出此一舉乎可以爲數聲兵因下令禁軍士斬伐樹木○九月車  
駕還京師

二十一年正月上以疾多不視朝中外事悉廢皇太子處分檢校  
之授不便而指揮主所寄達前科吏連結貴近謀逆毒藥於工  
候要駕以兵物內庫仍探遺詔從集中顯出廣皇太子  
王布星已實總樞王瑜知之遂詣關告上大驚急馳救既濟清  
河必順門起程幸遇王瑜等入奏王瑜等泣訴大臣皆哭一上覽野

按御史及浙江福建三司提舉如舊而不執調軍勅之未遂○幸  
 駕次清水源何奉台還避上召楊榮金幼孜曰朕夜夢夢人  
 告朕曰上帝好生如是者升吳何祥也○宣天憲屬意于榮幼  
 孜言宜承天意勅使諭朕赦其不臣之罪班師還京上曰此朕  
 意也○六月車駕次蒼蘭泊木兒河○編望惟花屋壁外虜隻影不  
 見先鋒陳德金忠引兵抵白部山下成無所遇以糧餉不繼乃命  
 班師  
 七月十六日○德安沙漢地何某處上不豫次日次榆木川上大漸  
 遺命傳位皇太子十八日車仰上崩享年六十五楊榮金幼  
 孜發以六師在外秘不發喪命先謀朝夕進膳如常然蓋嚴軍中  
 禁令人皆莫測○大行仙逝京師皇太子即遣皇太孫迎梓  
 宮皇太孫滿行啓曰出外有封章白事非即議無以防傷皇太  
 子願楊士奇等曰鼎言良矣但行急新製則不及士奇曰大行  
 皇帝初授東宮閣書可權付太孫趙即納上皇太子從之太孫  
 既行皇太子謂士奇曰汝此說雖出從權亦事之幾會皆大  
 行臨御儲位外未定浮議喧騰吾今就以付之汝議何由興○皇  
 太孫至雕鵲堡遇梓宮哭進軍中略發喪○梓宮至京師○出前

戶部尚書夏原吉刑部尚書吳中於徵原吉等繁內官監四年至  
 是皇太子親臨鑒所與共笑獲其原官今出視事原吉首言宋  
 南夷力困於漕運請奪南京以省供億○繼請極溫氏罷西洋販賣  
 船止雲南交趾采辦金銀數事○出首右春坊大學士黃澤及先  
 馬楊溥正字金周等作獄三人繫錦衣衛獄者十年楊溥在獄索  
 人供食久數絕糧不能繼又上命巨測日與死為辭愈勵志讀  
 書不輟同難者止之曰事已如此請書何用對曰朝聞道夕死可  
 也○五經諸子讀之數回紀而得釋○晚年遭遇為閹老賴是大制作  
 多出其手○徵原吉之○○皇太子高熲即皇帝位○楊  
 士奇入奏事上望見士奇未笑謂奏事原吉曰新華落李士朱  
 泰事必有理試共聽之士奇奏言急詔蕭下而惜薪傳言賦北京  
 山東集八十萬所以供香炭其數太多民何以堪上喜曰吾固  
 知學士朱言必有理即命減四十萬○詔上西番風寶船○徵解  
 縉妻于選卿官其子縉中書舍人縉初被誅遇文皇帝寄手書大  
 臣十八人塞義等名校縉曰汝說其人品端具定計曰義天資厚重  
 中無定見夏原吉有德有量不遠小人劉儒雖有才幹不如願義  
 前賜可謂君子願廷杖才李亞別証而情勢難才不端費福果心  
 易並確有執守陳瑛刻拉用出好惡頗端宋程魁虛而神人怨不





上曰：慶義談朕少頃，即批出罷此。今內院而日不也。  
 兵部已督青朝院官，領馬者過半矣。士奇復奏：「上曰：吾已得  
 耳，當即批出。」上曰：「卿思善門，居士奇曰：內批真忘之。初間  
 汝言即遣人觀李慶義，華堂口，當就舍前林玉像，為象所傷。  
 故不欲回汝言，而以此令有召矣。出此一物，乃侯而按察使使  
 智言按察司，所以肅察官員百廢，而咸做約束下民等，是網羅地  
 矣。上曰：爾就捕此外，初止散馬士奇叩頭曰：「人有言：陛下知  
 臣不孤矣。」上曰：「雖今令有不便，惟恐與朕言，李慶義不識大  
 體，不足為也。但當先朝舊臣，未可遽退耳。」上諭品震曰：「生子  
 制偶從征，交趾隔賊不屈，死體官不言，朕思婦人盡節於夫，尚  
 有義典。況大臣捐軀為國，可無褒卹。其時傷太子少傅，即應復  
 舊職。宋曰：忠臣之心，功於國，不能成，則惟守義。若身為  
 大臣，惟阿順取容，為你祿，則惟之。外國亦何賴。遣漢王高煦子  
 璘，守皇陵。初，文皇北征，善戰，高煦子璘，在北常凡朝是事。  
 潛遣人馳報一書，夜六上，行高煦日亦遣數十人入雲梯候伺。命  
 有變，上知之，頗甚厚遇。先是，璘時恨父殺其母，屢發怨言。惡  
 文皇曰：「爾父子何恩，且是為高煦上，璘所前後能辦中事，也  
 曰：是謀且夕殺朕矣。」文皇曰：「不聽。」璘亦曰：「汝度父死，弟聞

璘構至此，亦不忠。遂遷陽守皇陵。○四月，詔免山東及淮  
 安徐州夏秋徭之半。時有主自南京者，上問其過地方何似，對  
 曰：「淮徐山東，民多乏食，而有司擬夏稅方急，遠召楊士奇等，令州  
 講免之。士奇曰：斯事亦不令戶部工部與聞。上曰：核民之當  
 如秋焚極，不可遽疑。有司處國用不足，必將不決之。意卿等姑  
 勿言。命書認舉，遣使齎行。士國士奇曰：汝今所得戶部工部  
 患免之矣。汝言地方千餘里，其間未必盡無故，亦宜有分別。  
 庶不濫恩。上曰：然。乃命楊士奇等，以天下主軍與民十寸計校。詔  
 命皇太子南還監國。時南無地震，地有天命。○上明於星象  
 常夜見星變，召楊士奇等，問曰：「天命在矣，乃其息而起。次日早朝，  
 眾為義及士奇，諭曰：監國二十年，為魏惠所憐，心之艱危，各三人  
 共之。賴皇考仁明，得遂保全。言已，泣盡。義士奇亦泣。上曰：  
 即吾去世，後誰復知。三人同心一誠，遂出二初二印賜二人。義  
 得忠貞印，士奇得貞一印。皆并受而退。○有謠言太平之政者，  
 上召義復、孫吉、楊榮、楊士奇，以其事示之。義等對曰：「臣等親  
 陛下即位以來，詔書勅旨，無非仁政。百姓無科歛之擾，徭役之繁，  
 可謂濟世。士奇對曰：臣親陛下之恩澤，已畢被天下，但流弊尚未  
 盡除。尚未復速，道爾有銀食之人，吏預得一三年休息，庶幾人

人得死。上嘆曰。亦意非為此。朕與諸卿相與出。自誠心。去平  
 各與絕。諸卿相。若切望。直補。推士。奇。封。上。章。進。來。美。三。人。皆  
 無一言。宜。朝。政。果。皆。無。關。生。民。果。皆。安。乎。三。人。有。難。色。○上。諭。聖  
 表。曰。明。文。朝。是。耳。目。之。官。推。其。成。德。體。於。可。任。新。進。小。生。遠。授  
 斯。職。未。達。政。治。之。體。而。有。可。為。之。權。過。事。成。生。以。嘉。想。為。成。福。以  
 好。惡。為。其。非。若。者。貪。饕。無。節。人。為。子。止。立。不。阿。位。校。其。度。厚  
 小人。阿。順。從。欲。則。相。與。為。膠。漆。其。於。政。事。得。失。軍。民。利。病。略。不。用  
 心。在。其。為。耳。目。之。官。推。其。成。德。體。於。可。任。新。進。小。生。遠。授  
 學。時。施。以。言。事。政。為。監。察。卿。文。學。下。之。數。時。施。以。行。政。連。即。給。陳  
 二本。上。之。上。覽。之。想。命。武。士。換。以。金。不。十。六。七。腸。腸。已。斷。其。三  
 變。出。不。言。及。用。投。旋。而。其。斷。骨。忍。身。接。人。情。者。良。而。感。野。病  
 月。而。金。○上。不。豫。召。楊。士。奇。勸。勉。召。皇。太。子。於。南。京。次。日  
 上。疾。大。漸。逆。詔。天。下。傳。位。皇。太。子。遂。前。每。四。十。八。○皇。太。子。還  
 自。南。京。宮。中。始。發。典。○皇。太。子。歸。必。即。皇。帝。位。○上。大。行。皇。帝。尊  
 謚。曰。敷。天。體。道。推。故。至。德。知。文。獻。武。聖。聖。考。聖。哲。聖。帝。廟。號。仁。宗  
 宣。宗。章。皇帝。○宣。宗。章。皇帝。在。位。十。年。  
 宣。德。元。年。○宣。德。元。年。十。五。王。高。煦。遣。人。獻。元。青。燈。○禮。部。進。冊。冊。曰。儀。注。  
 上。親。之。謂。竹。莊。曰。先。王。制。籍。以。事。軍。威。以。事。天。下。務。集。實。有。實。心

平。為。人。者。誠。念。創。業。艱。難。愛。惜。者。生。別。表。覆。之。虞。不。特。親。耕。祭  
 社。祭。禘。海。賦。責。重。嚴。則。人。咸。樂。弗。不。傳。嗣。率。不。然。三。推。五。推  
 何。益。於。事。○王。高。煦。反。上。親。征。討。平。之。高。煦。在。禁。安。未。嘗。一  
 日。忘。反。仁。宗。廟。謀。是。法。格。集。亡。命。獲。遣。人。密。約。英。國。公。使。輔。等  
 俾。為。內。應。輔。即。縛。其。人。白。於。上。上。復。召。輔。臣。入。集。之。楊。榮。首。勸  
 上。親。征。上。有。難。色。原。吉。曰。兵。事。資。德。揚。榮。言。是。上。意。遂。決  
 明日。諭。百。官。親。征。年。未。就。京。師。馬。上。願。同。從。征。曰。從。後。高。煦。計。安  
 出。或。對。曰。無。憂。也。小。使。必。竟。無。濟。南。為。巢。窟。或。對。曰。從。後。不。肯。離  
 南。京。今。必。引。兵。南。去。上。曰。然。海。南。離。近。未。易。攻。聞。大。軍。若。不  
 繼。或。後。軍。家。在。後。安。不。肯。棄。此。此。南。京。高。煦。外。多。勢。詐。內。實。怯。懦  
 本。欲。反。征。朕。少。年。新。主。衆。心。未。附。今。開。朕。行。已。膽。落。敵。出。我。手。三  
 即。擒。矣。或。復。陳。安。撫。正。人。知。賊。中。虛。實。果。如。○宋。真。上。仍。寄  
 高。煦。曰。朕。故。失。國。本。之。言。高。煦。南。受。降。始。於。位。被。今。六。師。整。境  
 王。即。擒。敵。編。謀。者。朕。與。王。降。過。恩。禮。如。初。不。能。一。戰。成。功。或。以。三  
 為。奇。計。誘。之。來。敵。悔。無。及。矣。年。已。壯。驍。悍。安。賊。止。彼。神。機。銳。奮。振  
 策。如。雷。城。中。腹。裏。皆。將。請。即。以。滅。上。不。許。圖。中。人。多。欲。執。敵。高  
 煦。高。煦。每。夜。從。後。開。道。出。見。上。辱。臣。請。正。典。刑。上。不。允  
 今。高。煦。為。首。召。諸。子。同。赴。京。師。故。城。中。舉。原。入。京。京。鎮。整。太。內

通鑑綱目一日上欲往觀左右力止不聽及至要規久之廢去  
 不意仲 是句上仆地左右即扶起上大怒命壯士奔銅  
 轡置人紅重三百斤壓人有方頂負紅轡轡炭紅上如山然  
 當時大鐵銅轡壓人死 時高烈既極車駕將還京尚書陳山積  
 來勝移師制轡繫執頑王 上召楊榮及蘇軾夏原吉諭之三人  
 皆請從山言上頷之命榮傳旨令攝士奇升初士奇不可曰事  
 頭有實天地鬼神且可欺乎且初吉以何為蘇軾屬辭曰汝可祖  
 國之大事乎今蘇軾衛責所德漢府人狀念與魏連謀即事之因  
 何患無解士奇曰蘇軾衛責可恨朕心 太宗皇帝惟三子  
 今上親親二人一人有罪者不可寬其無罪者當厚待之  
 卿蘇軾在在天之靈時惟楊濟意與士奇合上意不憚然亦  
 不獲言移兵還京自是道中有廣闊不復召士奇及得 上王  
 京始思士奇言然言者猶懷 諸宦削王復衛且諸召趙王拘之  
 京上皆不勝乃召士奇諭以 言者論趙王且多如何對曰今日  
 宗室惟趙王親親當恩保全之毋處厚言 上曰吾亦思之 皇  
 帝乃封趙王親友愛且吾分惟一統奈何不寬然當恩以保之  
 士生矣即獻衛上意謝 言者始思 召士奇曰使朕不失

觀魏德卿之加也  
 二年紅紫刺德人違前安南宋王三世孫屬表已多為陳氏後  
 上覽之察示其國公張輔輔貴曰此不可從得士營若數千盛投  
 得之必表出黎利之端當益發兵誅此賊耳輔進乃召黎義更原  
 吉問之二人對曰舉以與之無名後示弱於天下二人遂復召士  
 奇楊榮諭以三人對曰今日吾與汝兩人決之榮對曰永樂中貴  
 貴萬人令得此至今榮者宋意固者宋蘇貴兵之說必不可從若  
 因其請而與之可轉禍為福上顧問士奇云何對曰榮言當從  
 宋立陳氏使者 太宗還京之初心求之不待乃卿誅其十數  
 年來代兵國於交趾之後 吳此皆 祖宗之赤子行 祖宗之初  
 心以任 祖宗之赤子此正 陛下之威德何謂無名且漢書  
 唐前史為榮何謂示弱臣侍 仁宗以聖心教誨遠懷此事願  
 陛下今日明決上曰汝兩人言王令朕意 皇考言吾亦聞之  
 秦兵明日朝露出需未示輸軍臣曰論者不達止戈之意必謂從  
 宋不武但得兵要朕何恤人言遂遣工部左右侍郎李琦張欽  
 齋詣封陳高為安南國王羅征南兵十一月 皇子生秋大  
 下讓貴北而生 皇后胡氏上表慶賀 神慶仙師遂居別宮

母立其爲妃焉。皇后、鍾太后、譚氏之賢，仍令居清寧宮。選  
格如常儀。每選會，必命后、太后之右，以薛琤爲監。蔡御史還  
山西河津人，初，賴格平十二作詩賦，監司奇之，胡長壽同程張來  
書，笑曰：「此道要正脈也。」遂獎其所作詩賦，舉試武第一，登進士，至  
走授御史，內閣楊士奇等，令人邀琤，飲一談而還曰：「某忝科勳之  
任，無相識之理。」一日，三楊於班行中辱琤之，曰：「薛公見止，不可得  
以侍而居乎？」琤笑而已。  
三年，戰番皇太子拜錫馬。皇太子，○山西民饑，流徙至南陽，諸  
郡不下十餘萬。有司平糶，遂入捕逐，民无日者多。上積憂，  
期紀○民饑，遂移其得仁人。君子所望於今，乃驅逐使之  
失，亦不仁甚矣。其即遣官加意撫綏，發倉廩給之，隨所至居住，有  
捕治若罪之。○楊士奇追劾開門謝客，而楊榮頗通請謁。上召  
榮責之曰：「卿何不絕外謀？榮頃有旨，且月侍服度。○那天賴相楊他  
人欲見而無隙，若不啓門以納天下之士，民民休戚孰得而知？  
上悅。」○上以秋高馬肥，恐胡援邊，遂初諸臣，登驛士馬，率駕黃紫  
所渡河，駐蹕嘉峰口，守將奏報，元良於率騎將後還，已入塞下，  
諸將有請益徵兵者。上曰：「募賊無能爲，但謂吾過甚，備故欲來，  
若知朕在此，當驚駭走矣。」今惟捕之勿縱也。從此出塞，口，路隘

且陰平騎丁行若候將得進還恐緩者機賊以缺騎三千先進此  
其不意擒之必矣已分車駕為喜峰口夜軍士皆仰校飲甲騎  
馳四十里林興至寬河距敵營二十里敵望見以為成是之兵即  
懸衆來戰上令分機騎為兩翼夾擊之上說射其前鋒三人  
墮之兩翼飛失如雪虜不能進繼而神機統領疊拔敵入馬死者大  
半餘悉潰走上以數百騎直前敵望見黃龍旗始知上親征  
悲下馬羅拜請降帝生縛之上喜大驚又親製詩歌慰勞之甲  
子臨班師發回車駕至京師謁告太廟朝皇太后置酒上壽○加  
惠勇王金忠太保以討元良各營有新誠功多乙○權願佐為右  
副御史楊士奇薦之乙  
四年乙卯佐自為都御史奏度歲勸宿弊清革下至辛未懷屬儒儒  
然更有違撓者籍隸佐之過謂受吏謀賂放縱悉具姓名詣道發  
便以聞上怒以示楊士奇曰爾不某佐庸乎對曰兩諭之事誠  
有建託益令朝臣月俸止給米一石薪炭馬醫成資皆無不得不得  
還半進使倫所用品亦禁得越听實為而使時京師大小莊僚皆  
然臣亦然自永樂以來如此仁宗皇帝國知之而用增朝臣之  
俸上嘆曰朝臣之艱如此因怒訴者曰朝廷用一好人驟為小  
人排欲下法司治之士奇曰此事不足上千監聽但付某自



光緒二十二年己未十月二十日戊子國鑒壬辰年駕至京師。○十二月  
 二十夜金華星見。十九日大如昇九。已黃白。光耀有華。摩臣折賀。  
 六年。上問所臣曰。古之非。四。當為善政。後世何以終不能行。  
 侍臣對曰。自秦開什。陷富強者。得以氣。并。遂成。因循。上曰。為國  
 養民。在有實惠。誠能者。後。遂。徵。然。重本抑末。便是養民。亦何必  
 拘於古法。○上奉楊士奇。宅。時。工。頗好。微行。一夕。漏下。二年。刻  
 以四。騎。出。院。士。時。宅。前。探。者。言。范。太。士。奇。倉。皇。出。逃。上。已。入  
 門。立。月。中。士。奇。捕。伏。言。陛下。集。何。以。宗。廟。社。稷。之。身。而。自。輕。辱。境  
 辱。諸。中。雖。議。臣。等。有。難。忘。者。要。延。金。平。何。以。備。之。上。嘆。曰。  
 思。見。卿。一。言。故。未。再。再。屏。左。右。路。既。竟。士。奇。叩。頭。曰。半。為。今。夕。辦  
 臨。外。開。明。日。必。有。知。者。為。萬。自。此。後。出。事。後。不。測。當。虛。也。駕。還。宮。  
 明日。遣。太。監。范。弘。家。問。士。奇。曰。今天。下。平。寧。上。時。時。微。行。何。足  
 慮。竟。不。微。行。乎。對。曰。陛下。草。居。九重。恩。澤。並。能。施。洽。萬。二。有  
 寬。大。慈。平。者。竊。獨。獨。費。不。可。不。慮。後。旬。餘。歸。衣。衛。二。監。當  
 藏。入。官。捕。之。急。遂。私。結。約。俱。車。駕。之。至。王。東。幸。快。了。天。使。道。衛。林  
 林。中。作。脫。時。有。捕。盜。校。亦。變。服。如。入。庫。盜。中。真。道。不。疑。以。其  
 錄。告。遂。為。所。獲。上。既。誅。二。監。嘆。曰。士。奇。言。不。虛。即。日。遣。范。太。監  
 賜。士。奇。白。金。又。給。明。日。士。奇。入。謝。上。諭。監。獄。且。曰。愛。莫。如。此。

自今不復微行。○戶部主簿平陽氏。以果園地施藥。司。清。其  
 上。曰。此。地。失。食。之。實。乃。以。施。僧。且。米。兒。托。基。無。謂。今。益。以。還  
 七年。上。下。招。求。外。復。出。御。製。題。新。蘭。探。及。四。宮。撰。修。侍。楊。諸  
 大臣。將。蘭。探。回。蘭。生。幽。谷。考。碑。其。旁。野。人。在。野。考。其。道。則。光。廣  
 蘭。之。後。與。衆。特。為。任。性。手。解。人。可。女。其。予。糖。  
 八年。上。元。夕。張。燈。內。苑。上。侍。皇。太。后。後。龍。皇。后。皇。太  
 子。咸。侍。將。諸。王。次。日。朝。文。武。諸。臣。及。而。美。難。貴。之。侯。京。師。軍。民  
 咸。時。效。能。○景。星。見。  
 九年。知。父。廷。教。利。死。二。子。蘭。陽。好。臣。家。同。於。家。構。黨。仇。殺。良。民。獲  
 獲。土。官。阮。世。寧。阮。公。度。各。舉。家。屬。及。鄉。下。避。難。來。歸。  
 阮。刺。順。寧。王。阮。欽。使。臣。昂。先。年。朝。貢。粉。論。阮。欽。曰。王。克。紹。商。先。王  
 之。志。遣。人。來。朝。進。馬。具。見。振。勸。開。殺。開。殺。台。尤。見。王。之。克。復。世。化  
 所。云。已。得。王。重。欲。款。已。卷。王。意。然。觀。前。代。傳。心。之。外。歷。年。之。多。皆  
 不。整。此。王。既。得。之。可。自。留。用。○有。僧。自。陳。欲。化。緣。衛。寺。旋。延。聖  
 壽。帝。上。斥。之。既。罷。朝。願。謂。侍。臣。曰。人。情。榮。不。欲。壽。若。之。人。若。若  
 商。中。亦。及。高。宗。祖。中。周。文。王。帝。祭。國。編。遠。其。時。莫。有。曾。進。宜。有。禁

他之說。秦皇漢武。失神仙藥。武帝。宋徽宗。崇信。道教。可見。其世  
人終不悟。甚可惜也。  
十年。正月。初三日。上崩。壽三十七。時。皇太子。方九歲。內護  
頗有欲立長君之說。楊士奇。楊榮。與英國公。張輔。入視。臨奉天。諸  
見。皇太子。即叩頭。呼萬歲。涕淚。乃息。○初十日。皇太子。祁鎮。即  
皇。帝。往。時。初。中。武。備。皇太后。垂簾聽政。不許。上乃。詔。凡。朝廷  
大政。自。上。太后。然後。行。○上。大行。皇帝。尊。諡。曰。憲。天。崇。道。英  
明。神。聖。欽。文。昭。武。寬。仁。地。壽。尊。皇。帝。廟。諱。宣。宗。○太監。王。振。山。而  
大同。人。初。傳。上。崩。東。宮。王。祁。鎮。遣。命。司。禮。監。信。心。

明紀編年卷之四

學 體 謹



英宗睿皇帝 諱祁 宣宗 子 正統十四年 復位 天順八年 卒 年 七十四 歲

正統元年 丙午 帝 親 幸 居庸 謁 廟 畢 召 大臣 不能 盡 職 父 姑 嗾 有 旨 回 奏

衆 欲 罷 歸 而 里 以 謝 天 健 吏 部 尚 書 郭 璉 獨 以 爲 不 可 去 非 是 會

位 但 主 上 幼 冲 海 軍 亦 先 帝 崩 任 交 付 託 若 當 盡 去 誰 與 共

只 宜 嚴 肅 餘 者 改 過 以 回 天 意 衆 從 其 言 繼 者 建 之 幸 駕 閱

武 於 得 臺 今 諸 將 帥 以 三 矢 爲 誓 先 命 者 爲 餘 惟 駙 馬 都 尉 井

源 擊 多 獲 馬 三 隻 三 中 上 大 喜 歡 上 帝 賜 之 觀 者 初 謂 曰 往

年 王 太 監 聞 武 紀 德 隆 隆 三 歲 今 萬 歲 圖 武 皇 但 一 杯 酒 已 耶

竟 無 殊 權

二年 丁未 王 振 擅 權 大 作 威 福 一 日 太后 御 使 殿 召 張 輔 及 楊

士 亨 楊 榮 楊 滄 胡 濙 入 朝 太后 顧 謂 上 曰 此 五 人 先 朝 所

簡 除 足 事 凡 有 行 必 與 之 計 非 五 人 所 贊 成 者 不 可 行 也 上

受 命 頃 刻 命 宣 王 振 登 太后 頗 色 頗 異 欲 誅 之 上 託 爲 之 請

始 大 臣 皆 說 乃 得 解 兵 部 尚 書 王 驥 逃 還 甘 肅 遣 兵 敗 此 虜

於 莊 浪 俘 獲 甚 衆 詔 知 有 備 引 去 六 月 京 師 旱 時 御 卷 小 兒 爲

土 龍 將 雨 耕 而 歌 曰 南 帝 南 帝 城 隍 土 土 南 帝 南 帝 運 載 上 地 成

春 呼 寒 不 知 所 起 未 幾 有 星 隕 即 推 之 事 始 有 獲 辟 之 事 說 者 謂

而 帝 者 興 革 城 隍 者 郡 王 再 來 運 土 地 復 辟 也 後 悉 如 語

三年 戊辰 楊 榮 與 鹽 課 虧 少 上 命 巡 撫 傅 即 周 忱 往 視 忱 奏 令

蘇 州 等 府 將 鹽 課 剩 餘 米 每 月 量 撥 一 二 萬 石 運 揚 州 各 鹽 場 收 貯

照 數 出 給 通 關 准 作 下 年 預 納 賦 糧 其 米 在 場 聽 令 軍 戶 將 私 鹽

折 附 近 場 分 上 納 即 照 時 價 給 還 糧 米 食 用 折 付 米 青 鹽 稅 官 得

資 鹽 積 聚 或 得 金 糧 安 生 上 下 振 之

四年 乙未 楊 士 亨 已 致 仕 不 允 通 湖 廣 御 史 陳 祚 下 招 提 詐 注 湖

廣 益 轉 風 紀 上 言 士 亨 欺 詐 不 允 通 湖 廣 御 史 陳 祚 下 招 提 詐 注 湖

廣 益 轉 風 紀 上 言 士 亨 欺 詐 不 允 通 湖 廣 御 史 陳 祚 下 招 提 詐 注 湖

廣 益 轉 風 紀 上 言 士 亨 欺 詐 不 允 通 湖 廣 御 史 陳 祚 下 招 提 詐 注 湖

廣 益 轉 風 紀 上 言 士 亨 欺 詐 不 允 通 湖 廣 御 史 陳 祚 下 招 提 詐 注 湖

廣 益 轉 風 紀 上 言 士 亨 欺 詐 不 允 通 湖 廣 御 史 陳 祚 下 招 提 詐 注 湖

廣 益 轉 風 紀 上 言 士 亨 欺 詐 不 允 通 湖 廣 御 史 陳 祚 下 招 提 詐 注 湖

廣 益 轉 風 紀 上 言 士 亨 欺 詐 不 允 通 湖 廣 御 史 陳 祚 下 招 提 詐 注 湖

廣 益 轉 風 紀 上 言 士 亨 欺 詐 不 允 通 湖 廣 御 史 陳 祚 下 招 提 詐 注 湖

廣 益 轉 風 紀 上 言 士 亨 欺 詐 不 允 通 湖 廣 御 史 陳 祚 下 招 提 詐 注 湖

廣 益 轉 風 紀 上 言 士 亨 欺 詐 不 允 通 湖 廣 御 史 陳 祚 下 招 提 詐 注 湖



挑東揚西。讀教吾輩。笑吾輩。如土坡。宜自巳乎。一月內。出片紙。指幾個名字。某入閣。某入閣。則吾輩束手而巳。今教士竟是要某入當一。心協力也。士奇服其言。

七年十一月尚書吳革等上言曰國子生積實令職性貪鄙其妻嚴正一日迎撫其妻呼于室之間曰此婦詞是主上自言耶是翰林代州薛曰亦翰林代州也實曰翰林先生果不虛一毫語文止說他平生為人何嘗有清歷二字中間之語恣強笑答而已○冬十月太皇太后張氏崩諡曰誠孝昭皇后初太后大漸居內閣諸臣至榻前問起居尚有何大事未辦者楊士奇對曰有二事其一建文皇帝已崩曾紀牌四年當命文官衛其一朝實錄仍用建文年號其二方孝孺已泮文皇帝詔教其片言隻字者論死已絕其妻太后頗之未敢行而崩

八年三月當禁火殿閣而昭憲注丁得失待講劉球上言王  
振尊權子殺一府五吏錢宏指揮馬願攜一小校前持球破知有  
變大呼曰太祖太宗之靈在天汝何得擅殺我小校持刀斬球頭  
流血被體而死尚屹立一下大理少卿薛瑄欲初王振問於楊士  
奇香卿人誰可大用者士奇薦瑄乃拜大理少卿瑄至京或勸瑄  
王振謝瑄曰安有受新朝恩還私門耶竟不往謝會指揮某臣  
某有邑振往玉山欲舉之妻憤不可忍詎意妻喜殺其夫都察院  
問已誣服瑄釋其罪赦還之都御史王文恭劾瑄故出入人罪登  
從瑄慨然曰薛瑄之兄打聽得明猶請不廢將決大臣有  
中故之公特見除罪故經回里而國子監祭酒陳敬宗九載考  
績至京王振素慕敬宗名托延撫問他往道其欲見之意敬宗辭  
他日乃遣彩段半兩求書程子四箴帝從往謝敬宗為文章者之  
而反其體弊並不云見十八罪不得還○元刻順寧王脫帽兒子  
也先剗



師大開副總兵郭登謂 宜從然則關入保無虞不敵  
 八月既望我師敗績於土木 上北狩先數日師過錫山賊逆  
 至達朱魯兵五萬據之勇進軍總兒察散於山下兩翼夾攻  
 之始盡兵部尚書鄒野菴 車駕疾驅入關而展兵為殿振怒曰  
 爾輩當安知兵事乎 駕至土木日尚未哺去保城二十里  
 欲入保懷來探報軍千餘騎在後未至留待之遲延土木虜見我  
 營不戰偽退間遣使持書來通和召會嚴神助與和獲二通使與  
 敵使備往報者傳令移營南行配竹米三四里賊復四面追之兵  
 士爭先奔走行到九龍敵將追而大呼解中校者不獲果  
 陳祖相踏蹕死敵野塞川 上與親兵乘馬突圍不得出敵權以  
 去百官死者英國公張輔尚書鄒野五監學士曹鼐張益而下數  
 百人其年老者是顯貴身跡山陞谷建日僕散奉符建國賜城給  
 重賞為胡人所擄○我師既敗績 上乃下馬盤膝而南坐有一  
 賊將為不執其兄來曰此非凡人乃以見也先之弟塞利王 上  
 問曰子其也兄子其伯顏帖木兒乎塞利王曰大同王手問其語  
 大驚見也先曰部下獲一人甚異得非 大昭突子乎也先乃召  
 曾使中國二人問是否一人見大驚曰是也也先回營嘗說天求  
 大元一號今乃獲我子問其何以為計其中一胡大言曰天元之

使今天以賜我不如殺之伯顏帖木兒大驚呼也先為耶那顏  
 率言大人也若用此人在爾間耶那顏只欲害為世孫名大明天  
 子爾等想坐不知上天何故推下之為散死亡之中爾等不沾寸  
 兵不聚吾知天意之有左也且我年貴受其賜元龍所求猶在安  
 得害之嘗報中國遣使來迎還之一旦復坐寶位之上豈不有為  
 世孫名時聚膚皆曰者胡語奇者無辭也於是也先以 上還伯  
 顏帖木兒營令襲之伯顏帖木兒兄弟也○十七日 上北狩後  
 師大震 皇太后遣散舊費金珠玉矣龍段氏等物散以八馬續  
 已先營諸還軍焉○十八日 皇太后命 耶王權歸為提督門  
 而面見百官奉事奉令施行○二十日 皇太后詔聖長子見  
 深為 皇太子時年二歲仍令 耶王為輔代總國政○二十二  
 司族誅王張百官殿後斬臣馬順於朝是日奉朝六部及科道官  
 交章劾王張擅權謀圖之罪 耶王諭以朝建自有處置百官言  
 張羅惡滔天順尼宗社今日若不追正典刑滅其族何以安慰人  
 心因劾哭散撤中外 王起入內使得得開門眾隨擁入太監金英  
 傳令旨且退來倉欲持英英懼復傳令旨言薛汲王張等欲弒  
 身入錦衣衛指揮馬順從旁叱各官起去給事中王祐憤起持馬  
 順首曰爾等皆助張為惡禍延生靈今日生此尚不知替其奸害

七泉爭戰之說諸書頗刻而變血源於腹中復索練所親信  
 魏王毛二人亦戰殺之部御史陳鑑奉命討賊於平其北抗  
 佐錦衣衛指揮王山至反接統於庭衆共害焉之是時衆競請  
 班行雜號無復朝儀文武諸大臣皆避王立殿後辱起欲逐  
 官與并時即于據並前扶掖勸止之且請降令旨馬順等應見  
 勿論禁官各通事皆拜謝而出明日移王座入奉儀門左受  
 朝繡此即真之儀蓋急報家在京城內外凡數處堂憲開擬於  
 宸居宛然錦麗上方不遺王盤徑尺者十而珊瑚樹高六七尺金  
 銀十餘座鑿山於東其族屬無少長皆斬之皇太后命以子撫為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四  
 兵部尚書○二十三日屠權上至大同城下索金幣約略至即  
 降駕都督郭登開門不納上傳言曰朕與登有姻婣何外朕若  
 此登遣人錦表曰且奉命守城不設擅開隨侍校尉來彬以頭  
 觸門大呼於是廣寧伯劉安等括公私金銀共萬餘兩出迎為  
 院獻獻映不應竟權駕去初獻來索賂郭登曰敵信成耳果若  
 以計奪駕入城為上策乃謀以壯士七十餘人餉之會令親其  
 弓矢倉前圍駕還會有阻者既海敗賊驚援而去○上既臨  
 北營也先屠欲謀害是夜忽大雨雷震死也先所乘青驢馬上  
 今衣彬出帳房外窺視但見香光畢定御帳屠謀乃沮又雪夜令

人行刺其入見一大將馳逐獲賊外獲而而去敵人跡是益加銳  
 禮馬○衣彬者錦衣校尉頗知書識于為敵所探得時上左右  
 又有哈銘者先隨使臣吳良臨留在彼至共亦隨得馬駕番北  
 庭能持調護以立旋勢三人之力居多○二十九日皇太后傳  
 旨皇太子知沖未能與許達理駕失郎五年庚寅要正大位以  
 安國家於是文武百官又章勅進○廣州益貴廣養園廣州廣養  
 者南海人說甚惡○月而有智數坐張亞在郎微著年所出竹  
 床皮忽青色漸生竹葉同葉著江而一商人謂司此辟瑞也因教  
 以不執使人識利者○編十族○殺○殺○殺○其害無算以待逆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四  
 通入海關嚴禁○月間至萬餘人至是攻圍郡城官軍禦之無  
 為所敵總兵王清引兵馳援奮勇伏兵務清盡殲其軍清為賊而  
 死蕭春既屠屠遂贈孫翰泉陽王紀元據五羊驛為行宮授偽官  
 者有餘人○九月朔也先遣使來言欲送上還京師使回以金  
 百兩銀二百兩銀段若干賜也先○都王都王即皇帝位尊上  
 為太上皇帝大赦天下改明年為景泰元年於是天下始知有  
 ○也先復遣使至書辭將揚兵部尚書于謙見帝泣言曰北賊  
 不道志滿氣浮諸有長驅深入之勢不可不預為計通者各營稍  
 就雲遠隨從宜急遣官分枝召募京師九門宜用都督鮑福通州

霜上倉糧宜令在伍人員請開知准作口糧之數實為兩便  
 帝者嘉納施行之○權師所在長史儀銘等六人為凡卿部有  
 是帝在卿部吏部奉勅擇儒官為百餘人時托故避之銘等不  
 符已而就至是皆陞顯官○十月朔也先以這上皇還京為后  
 與其可汗脫脫不花入朝德烈開京師我展先是內侍喜雲胡種  
 也土木之敗降也先盡以中國虛實為之運為御導奉 上皇自  
 德烈開入敗我師殺將輝赫清等朝聖淘淘太監金英召廷臣問  
 對侍講徐經以張家言京師不可守必預南遷英叱之于德抗  
 言京師天下根本宗廟社稷所在若一動則大勢盡去不南  
 則北○事○可○鑒○矣○是○過○言○也○則○唐○臣○同一○處○死○耳○有○以○違○解○為  
 言者上命必誅之泉心稍定同守之儀始決○時承平日久城  
 外倉場州東至料堆積以數百萬計于德烈開賊陷問急分遣五城  
 兵馬司總火焚燒之而奏關我諸事何不得語德烈事有輕權  
 今題在月而若少讓待命下達以備敵也持久坐困待我非計也  
 ○初九日敵兵離至京城西北關外焚我長段設段渠陵命后字  
 守軍打城北于德烈其軍○居宣府遼東兵入援○敵既抵城下  
 連日攻戰四散抄掠等與之戰殺傷相當厚和我有備少沮喜  
 寧城也先遣使來議和索大陸出迎駕象知其詳以通政司恭儀

王復為權部侍郎中書舍人趙榮為鴻臚寺卿出迎復等至駐營  
 雲外美之見 上皇及也先也先謂兩等皆小官可令胡漢王  
 子撫居守楊基等來復解脫 上皇諭二人司彼無善意爾等宜  
 去二人方回而敵復從騎四而探探城或急或緩而宣府遼東  
 兵至我軍大振府守與其從子彪等提刀持盾斧突入敵陣所向  
 披靡營中機機都督徐廣以飛箭大箭殺傷甚眾也先連夜遁復  
 以 上皇北去脫脫不花聞之遂不敢入關亦北遁○脫脫不花  
 遣使來敵為議和 朝廷却之胡漢王言脫脫不花與也先處  
 臣意不睦宜受其款以聞之從其言使人入見賜衣服綢幣金帛  
 賜也先歸營○事○後○時○宣○府○遼○東○兵○士○一  
 規常年有加○還都督楊洪等率兵二萬擊餘賊之未去者遂獲  
 敵計聞安奪回人口萬餘其實胡人不遇而餘騎駭入官以自衛  
 望之若鳥獸○論功封楊洪為平侯石亨武清侯加于謙少保經  
 督軍務餘臣皆有差○時大臣有奏謂遼將守京師者兵科給事  
 中葉傑上言今日之事過關為急往者獨石馬營不棄則北師何  
 以臨土木葉則白羊不破則敵將何以海都城即此而觀遼關不  
 固則京城雖守不過僅保九門無事而已其如度夜何宜速遣固  
 守宣府居庸為梗從之先是土木既敗遼城多陷既而朝議復居  
 宣府總兵官平兵入衛京師人益望望皇我欲遂棄其城嚴給然

可說道朝廷裏頭才公不可說則生家門第之下今日敬有出  
者乎新之果修定域中老惟惟呼曰吾為生家因致榮梓懷有  
士誓死以守報如有不效北門鎖鑰賴以全守信之乃  
○上皇北生小黃河津成嗣故澤壽真聖印已先來上壽  
來彩雲空深上皇在北庭未嘗少降辭已先以帝衣其  
以○上皇上皇曰馬牛為象之君而為胡州畢却之則其  
乃慰之曰爾休朕則納之但不當為野合待復運中國以  
也先乃上又遇胡女數人漢裝復却之曰爾僕他日為爾妹  
必所以為補而先我脫服重接縫衣手友見上皇所  
身上有小兒隨隨皆貴妃之遺其上皇說不見也  
○上皇曰天家事多矣上皇今得此而臨江是一日  
起謂劉公時時以一手降我助不助保汝歸乃下其手  
先我其子隨其外守曰汝今日  
的朝君你既都摘得也上皇或衣房仰視天氣指示一  
曰天若有在我終當還也上皇  
伯顏送還老母或女入門從為娘然  
一乞於外常勸上皇完結時至有  
張在康定皇帝下故在康定子以

八、聯奉茶上座而發。聯曰：宜可知。此言今日。唇口有餘。  
人一惟。朝廷用。孰。有不。行者。如是。言之。主。升。與。安。道。命。此。而。理。  
給。事。中。事。實。為。此。部。在。神。即。臨。神。為。大。理。方。少。卿。元。正。則。使。  
行。給。事。院。下。則。惟。言。然。不。及。迎。復。宣。發。新。開。老。白。之。通。與。安。  
與。安。口。清。本。黃。公。幹。事。也。何。與。為。安。等。遂。隨。北。使。此。竹。○七。月。初。  
事。實。可。疑。行。十一。日。至。此。先。傳。元。光。同。曰。大明。皇。帝。是。我。人。皇。  
人。教。我。事。他。我。再。三。不。肯。特。着。知。院。伯。朝。錄。未。見。早。晚。奉。敬。不。置。  
足。懷。每。提。我。我。實。對。今日。應。實。四。時。足。見。太。師。仁。厚。之。心。也。  
○八。月。初。二。日。上。皇。遣。封。錄。四。反。及。提。米。魚。尚。膳。妙。院。酒。等。宴。  
○九。月。初。二。日。上。皇。遣。封。錄。四。反。及。提。米。魚。尚。膳。妙。院。酒。等。宴。  
○十。月。初。二。日。上。皇。遣。封。錄。四。反。及。提。米。魚。尚。膳。妙。院。酒。等。宴。  
○十一。月。初。二。日。上。皇。遣。封。錄。四。反。及。提。米。魚。尚。膳。妙。院。酒。等。宴。  
○十二。月。初。二。日。上。皇。遣。封。錄。四。反。及。提。米。魚。尚。膳。妙。院。酒。等。宴。

八、聯奉茶上座而發。聯曰：宜可知。此言今日。唇口有餘。  
人一惟。朝廷用。孰。有不。行者。如是。言之。主。升。與。安。道。命。此。而。理。  
給。事。中。事。實。為。此。部。在。神。即。臨。神。為。大。理。方。少。卿。元。正。則。使。  
行。給。事。院。下。則。惟。言。然。不。及。迎。復。宣。發。新。開。老。白。之。通。與。安。  
與。安。口。清。本。黃。公。幹。事。也。何。與。為。安。等。遂。隨。北。使。此。竹。○七。月。初。  
事。實。可。疑。行。十一。日。至。此。先。傳。元。光。同。曰。大明。皇。帝。是。我。人。皇。  
人。教。我。事。他。我。再。三。不。肯。特。着。知。院。伯。朝。錄。未。見。早。晚。奉。敬。不。置。  
足。懷。每。提。我。我。實。對。今日。應。實。四。時。足。見。太。師。仁。厚。之。心。也。  
○八。月。初。二。日。上。皇。遣。封。錄。四。反。及。提。米。魚。尚。膳。妙。院。酒。等。宴。  
○九。月。初。二。日。上。皇。遣。封。錄。四。反。及。提。米。魚。尚。膳。妙。院。酒。等。宴。  
○十。月。初。二。日。上。皇。遣。封。錄。四。反。及。提。米。魚。尚。膳。妙。院。酒。等。宴。  
○十一。月。初。二。日。上。皇。遣。封。錄。四。反。及。提。米。魚。尚。膳。妙。院。酒。等。宴。  
○十二。月。初。二。日。上。皇。遣。封。錄。四。反。及。提。米。魚。尚。膳。妙。院。酒。等。宴。





史記○蘇來衛指揮盧忠者罪狀之時 上皇居南宮 忠上奏  
言 帝起赴中宮院浪等猶欲窮治不已 忠一日及人請卜  
實筮之 寔以大義叱之曰 是大凶也 死不足贖 忠懼乃祥往為風  
狀 學士商輅與司禮王誠等言 盧忠是閹風子 豈可聽信他嫌大  
體傷骨肉之情 後退問 帝未謂供養具武 得其通報 以妄言伏罪  
三年 上皇在南宮 右舍都學士恭賢宮府軍籍時北數以  
劉拉男婦易米糶 糶銀大口米一石 小口米五斗 醢不從 袁曰 是  
重物而輕人也 每口與米一石 經兵官以為礙例 東曰 何惡使  
或奉行過美 則禮禮之 忠壯之 悉如數出之後 聞 帝以東

御史劉廣樹上之以復權都尚書胡濙奏論不聽對曰  
同不能充上之下禮部會多官職章輪疏陳條德外災十四事其  
一謂 太上皇君臨天下十四年是天下之父也 陛下當受母  
封是 上皇之禮也伏望時節奉養臣朝見往 南宮以敦同氣  
之情而又設注后社中宮以正天下之母儀復祈王社儲宮以定  
天下之大本如此則和氣可致大憲可同災沴可消災殆殆入 帝  
覽畢大恚時已除宮門閉乃傳有自門隙中出今錦衣衛司刻建  
捕入搜括紙又三日并鍾同建詔曰加修坊坊血被燒通令鑑引  
大臣并南宮道謀不忠者斬 帝怒曰此等奸臣何足道乎  
會天大風而黃旗四塞乃寇勒錦衣衛續其傲令同集終身○路  
事中途正露請召見言今日臣代祈堂 上皇復位者有望廢太  
宗沂王嗣位者 陛下不可不慮宜出祈王并祈封沂州增萬壽  
城數尺改宗城建高樹宮門之獨亦宜謹錄 帝怒然馬雲南經  
恩復春祈法者未行乃編成錄衛街又有御史某亦言南城多樹  
步世則運益伐之時咸夏 上皇嘗依樹涼息及樹伐將其故懷  
甚○召薛道為大理寺卿先是薛為王振所誣落職家居已己之  
發以驚起升南軍大理寺卿 王監令奏奉使還南京公卿俱設於  
江上喧擾不能禁時之坐堂言性眾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每執

子而為暴才猛居失大臣體難居內閣已賜罷職不報  
八年 帝不豫○百官請立東宮不許

英宗祿皇帝

天順元年正月壬午 上皇復位詔曰朕昔嗣承大統十有五  
年不虞北虜之警乘輿被遷文武羣臣既立皇太子而奉之皇  
太子之人遂據宮中之位而皇天悔過北虜格心奉朕而還朕  
無復辟之嫌久為幽閑之計旋易皇儲而立子惟天不佑未久  
而亡則失德之良多朕之病之難痊朝政不臨人心共憤乃今月  
十七日朕為文武羣臣之所請命于 皇母皇太后復得皇  
帝位躬親機務仍同前制改崇祿八年為天順元年大赦天下  
初景帝不豫數日不御儲君未定內外憂懼在廷各懷擇君之志  
內閣王文與太監王謙欲取襄王子立為東宮其事漸洩既而  
景帝病亟太監與安福羣臣請復立舊東宮金謂 上皇于園  
宜獲之惟王文意不決陳備車亦知之李替肉會議問學士蕭鐸  
無曰既退矣不可再也文對衆曰今只請立東宮安知朝廷之意  
在誰景帝覺其有異謀與十一日發文與羣臣會於早建元良  
以安人心左都御史蕭維新舉子曰我更一字乃成建字為擇字  
衆從之奏上有音不允且云待十七日視朝識者謂擇之一字非

復主之意於是宗師範傳王又于通遠人蘇全牌勒符以裏王世  
子去矣既而禮部後會有官議草恭候 崇帝十七日出視朝合  
辭懇請復留太子嫌已定而居守如 帝病必不起乃與字兵部  
督張既既既都御史楊嘉訓都御史徐有貞急進 上皇復位  
陰結中言官科蔣冕白於 皇太后及通張惟南當許為十六  
日罷駕既既等會於有貞宅時邊報北警欲寇京師有貞以為宜  
未此以備非常為召納兵入內誰不可者既既等皆以有貞為  
步托象亞下曰時在今夕不可失矣提出有貞贊者既天與家人  
訣曰事成社稷之福不成滅族之禍雖人不避死矣遂往會于款  
門約結

諸門諭開門內兵近千人時復四鼓天色晦冥既既等惶惑頗謂  
有貞四事當濟否有貞大言曰時至矣勿遲遂導列宮後殿垣墻  
門而入等入見 上皇出問曰前等何為等等前伏伏令殺諸  
陛下登位遂共拔登與有貞等前前怨天色昭明皇月交輝 上  
皇顧問卿等為誰各對崇官恭恭恭恭恭恭恭恭恭恭恭恭恭恭  
約以是日莊入候 景帝出視朝新遂前讓順之南喊呼恭恭恭  
原臣大色頻頻頻頻頻頻頻頻頻頻頻頻頻頻頻頻頻頻頻頻頻  
誦王交及都督范廣太監王誠舒良王勸張永等下詔曰○令徐  
有貞以本官兼翰林學士直又調閣○建內閣學士陳循蕭繼周

紀高者會士沈江潮傳印項文曜王律古婦下...  
出章給推致權為禮部右侍郎○論逆獲功進封居守為忠烈公  
張紀為太平侯張親為文安侯楊為恩海伯拉子孫世襲○紀親  
英國公張輔弟也○紀母更名賜○論隨駕功權奉詔表彬茲為錦  
衣衛指揮食事○新子德王父范廣及太監王汝等打布陳伯江  
湖俞士悅項文曜見范廣口外駐劄衛永進克軍蕭銘商絡王保  
魯原籍為民先是子德等下獄係有負籍張依託揚言曰若不殺  
德等今日何足破遂與○以千戶盧任彥為錦衣衛指揮使一  
且可引二人入府止問曰二人何人也對曰臣心腹人也如  
前紀張等事  
近謀 陛下復位當與之謀其功當多乃持權二人為指揮使自  
是求諸無慮日冒報功權賊者四十餘人○二月朔 皇太后登  
諭殿 皇帝仍為郡王體面為皇后汪氏仍為郡王妃敬天監奏  
除崇奉年輪 上曰朕心有所不忍仍舊書之是月十九日郡王  
覺其於如親王臨曰度○贈故御史鍾同大理寺丞○召定義驛  
丞廖莊還陸南京禮部侍郎○命崇奉汪妃出居醫王府先是郡  
王薨 上欲令汪妃殉葬等語奏曰汪妃雖生為后而即通幽廢今  
與而女度日若今隨去情所不堪 上惻然曰卿言是朕以弟婦  
年少不宜存內初不甘其母子之命乃止○復立元子為 皇太

子○襄王瞻場朱朝先是土木之變王兩上疏慰安 皇太后已  
命 皇太子居藩天位遂設府庫崇設之士務爾逆復仍已外  
諭部王盡心輔政章上時崇奉已八月矣是得親詣宮中  
上覽之遂賞手勅取王入朝禮待甚隆 上問王所遇官吏皆否  
時按察使王概以紙紐下獄王還席對曰臣遇汗汗父老還道為  
上官王應使寬乞奏 上還我王應使如是者不絕頓首謝  
上立命雪其此歸題 上還之門王伏地不起 上曰叔父欲何  
言王頓首曰為臣望活如 皇太后省刑錄欲為萬姓自寬  
上拱手謝曰朕受教○道復王孫官立祠祀之時有言振臨敵  
中反為敵用者 上怒曰朕為敵殺朕親弟之言若此還如此故  
有是命○時石亨等言祥等恃功恣橫十三道御史張聰等合奏  
祥等不法亨疑有貞與祥主使遂與吉祥泣和 上前訴其逆黨  
奪門功有貞等欲加排陷 上怒令殺十三道御史悉下錦衣衛  
獄究主使之有安隔有貞等從會日晡雷震大作雨雹如注大  
風拔木吉祥之門老樹皆折祥等冤水深幾尺眾師震恐相日叩  
出有貞等降請有差言路從此不通矣○復下有貞等黃雲南金  
密為民有貞既降居牙叢慮其復起令人偽作張泰勸朝廷同  
封有貞使呼親為士權為此 上信之遂備有貞收士權等下錦

編纂人

金鹿為

我族數

年會后

張乃敏

歸有貞

出使感

士權之

美以

問

呼經

齊多難

之初迎

或外請

証

上始疑

之事定。

久



為上言胡后賢而無罪上因復其位梓錢皇后素性孝慈  
 他無過忌上此特每夜衣冠拜天德則外也自指一歲哭泣太  
 多復指一月領宮中之所有值迎駕之費上在而誠無不快后  
 每向為慰解復得之後度景皇后猶書禮焉○下錦衣衛指揮  
 會事表彬被尋釋之因南京錦衣衛將都指揮門達有寵自計得  
 進言別是非於御前者惟步與彬二人而步謀去之乃使通  
 卒操彬陰私數十事上上欲法行不以彬誦誦之曰從汝拿  
 問戶要一銅活衣彬還我彬以下獄拷掠置彬死罪有彩漆軍  
 匠楊順情然不平上既論錢高者為富北寇備彬以一技耐保  
 固紀綱  
 聖慈備嘗艱苦今平燕付飲已御前嘗錄明兄燕姚并徐陳  
 達不法二十餘事舉公聞鼓以達上今達建明達達達今供平  
 勝生使喧擾楊兒我僕乃伴傷司此曹弄間老故我但我言於此  
 無人登見不若爾多官庭勸我對幾言之彼無得解達信之達以  
 開命申官余法司官視於午門大司司見則我何敢言諸他  
 人見神監察此曹門指揮數我振指也達失色計沮遂得釋  
 胡而京  
 八年甲正月上不豫既而大漸乃處後當今太監牛王乾等  
 口占使壽之其一東宮即位百日歲母其二定后妃名分其三

初以嫡御殉墓其四官廢除詔書畢令牛王四將去閣下看令  
 為朕圖邑王三閣李賢陳文彭時時焚燬其四言開大體非二  
 其明不能及此而止物一事尤高出古今真感德事也○十七日  
 上崩皇太子見漢印皇帝位身聖母皇后錢氏為宣懿  
 皇太后生母貴妃周氏為皇太后先吳上即位即命議上  
 兩宮殿釋夏時偶言錢皇后久病今只母生母周銀銀為太  
 后李賢曰天子新即位四海顧望宜遵遺詔母儀順天理朕人  
 心彭時言曰此言是也若只尊所生想煩聖德少頃當仁壽言旨  
 曰子為皇帝母當為太后遂稱無子而稱太后者聖德自有制  
 彭時引今日事與德年不同新皇居上表議佳故正統初  
 不加尊號今日名分同在宜得不尊若機大孝之心則而宮同  
 尊為正最當然之夏時入請令良久出曰傳上位再三勸諭已  
 聖俞允矣將冊詔尊尊彭時復議而同尊同好就須要照上聖  
 例加二字不能無分則乃於錢太后加尊號之稱而尊號止稱  
 皇太后為聖日滿語天下○上大行皇帝尊諡曰法天立道仁  
 明誠敬昭文憲武至德廣孝壽康皇帝廟號英宗○都指揮門達有  
 罪下獄竊取南丹衛後兒竊所召老彬復還竊賊彬行賄錢達達  
 出城如經不念為無時為難○以順義縣原抄沒太監李祥地





明紀紀年卷之五

新華書店發行

萬宗純皇帝 在位二十三年

咸化元年。詔釋成通。陳江潤。俞士悅等。通。卿王。文子。宗。與子。燕子。免。燕。得。米。張。等。拉。救。還。仍。給。還。家。產。免。自。龍。門。所。即。上。說。論。父。孫。之。寬。上。制。之。還。道。難。故。幾。度。作。人。杜。某。其。獲。免。世。繫。子。

二年二月、重修開聖孔廟成。上製文紀之。○大學士李衡下

父憂誦孝情起復○廷試賜解倫年及第倫言安永聖人對策

臣等聞天子之國接貢士大夫之時必親官有委

時少執政。無能去下。物不從。直使操持。時是。第一。○

還京覆上既乞終喪不允遂入闕視事編纂歷朝上聖諸帝

製制歷陳古今起復之弊及實錄千古諸善切實條陳

事。及律。乞。不。報。此。書。引。文。秀。博。信。存。介。故。事。諸。賢。書。

四、（一）市恩降志，朝庭古不可救。臨陳此而士始蓋法之。

重陽賦有六千斤磨礱於南淮撫字伯來永計平之○大衆

廣平縣志序文選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勢難繼戰之釋心外感廟與兵完武別處內聖曰故者其  
 福至而可嘆則臣徑說水曰曰本氏有葬其間地有多餘餘處

有旱潦地有高下安有空隙可以耕種者則盡闢之以耕種有旱潦地有高下安有空隙可以耕種者則盡闢之以耕種

上下部關係從科產文章敘之得釋先是弘治論都內史張汝

餘地事下後。尋甯道屬。至是復下。似在華康一時。

四年成陝西圖原土達瑪回聚眾反據各城官軍討之夫村○六

凡遇此等水旱盜匪，府有大印批發，可與本縣具實，給予大印。

一○定○之○理○無○可○異○者○特○言○會○集○修○度○神○主○對○於○

聖朝之志性變質之明此正體也太監夏時曰不可

凡有疾只宜別藥妙時四 太虛無偶天下建三十平

上四眼豈不知假與

亦有研窮定之曰孝于義不狃今學 聖賢有言亦不可徒

上然朕良以四海爲家則兄弟若同此矣○家母心不寧得為

皇上大考  
一各處安插  
生而盡其  
以件件陳  
則而全其  
展

卷之八

與魏來相 周太王也 上雖未克而王已若知 即日就時專  
 其親衛官將與府前此事關係甚常不可不先為世謀內此  
 本元仍欲別擇地於是時等及後使節百官伏文華門痛哭不  
 服聞於內 上感動 母后亦極即得旨如前儀施行百官  
 惟呼之鼓動地○劉王頃老字討滿而擒之降靈惠平初賊聞  
 是遣將出助遂定於各城深溝高壘不能與戰伏見伯毛思待  
 登山仰攻賊屯軍遠近頃老傳新一千戶以狗屎乃定遠近聞  
 意賊雖懼其勢而奔散信及撫寧鎮來水以渴而斃者父老  
 兵兵赴援頃老乃不待援即至所以解賊水計賊夜後者投  
 之賊人為賊所害日同時 制處而為降賊月餘賊  
 兵兵即上親親軍不遠數里之無補兵部惟賊來  
 來水率軍四萬以進水復敗大英事期期夜宵方於  
 如賊可平也其後皇親止之親信四事應要行不可援時  
 若賊四山攻則或可戰惟手入山自保我軍固守甚固不一而足  
 賊必或清軍何用再行阻信於其古不許出見之頃老  
 賊必於一二八然後夜兵奔耳是賊兵見其時同能戰時  
 頃老尚新無慮也果制未信時頃老與賊相持三月餘賊  
 之人馬驚死山崩者衆賊將有進退難者夜過諸軍門時

西出山賊明日為年秋在東山○西出山賊為官所擒  
 靈國定後表王人極勝勢時華之計使明有鎮靜時  
 五年北以少居為安為學士入內閣其四川人外若寬而內  
 對時嘉言紀有寵煥然為同業身結妻夫為內帳朝士機明賢不  
 肯無有內援者則揚之用之  
 六年京議大水○七月 皇子生 皇妃紀氏出先是 上本  
 福懿字 皇妃在得妻之列 上幸之既有嫌焉肯紀知而者  
 百方皆變而竟不阻至是 聖嗣誕焉慶后與氏保抱難滋不  
 始知之  
 七年時與學制子作亂命右都御史項為計平之○  
 始為 皇太子為食紀而生也尋為盛怒殺之得太子  
 十一月帝見盛怒會諸臣隱隱情者不通諸時居  
 內臣乃的許居見或以不意多言紀見時言云受可復 上  
 已知時之言事畢即史建言賊官皇親與休文戰的可代官  
 先路皇親傳言仍為以安慰之上○卿卿傳言與鼓動  
 進知時時與府前情同叔甲陷 上令時領兵而進  
 并不召見請太監乃謂人曰實言不召見是無一奇謀也  
 時為賊四方同傳為一實示其意聞也

八年延祐有寇臨渾軍馬都御史馬文升戰之  
九年保時朝廷好寶玩有準令上意新官宣德間嘗遣王  
保山使西洋得寶珍珍異寶無算上欲之命兵部遣三保至  
洋時水程時劉大夏為都督中先入龍港之賊區他處都史簡之  
得而喜頃思寶都史令復入簡如是者三日水程終莫能得  
夏亦終不言會外遣使來其意遂復思都史姑回華中言  
他島得失去大夏在南嶺嘆曰三保太狂下西洋所費幾數  
萬軍民死者萬計此一時榮幸萬萬誰在亦當錄之以戒其後  
足達其有無幾也雖然降社對大夏再降而謝之論其後也

通言... 上命陳統督軍務... 爲督討之時... 兵且進討... 廣其度舍而還... 十六年... 神文張... 既而... 方劉大夏... 入山海... 山海... 既而... 威親... 上親... 泰... 禮... 捷... 結... 十七年...

方... 可以... 官... 喜... 十八年... 臣... 結... 喜... 人... 聖... 何... 欲... 兵... 史... 實... 十... 二十... 莊...

結吳中外安之○建永昌寺下刑部員外林俊及經歷張敏做僧  
 總統者始以滿食款詠楚府事敗走固京師黃錄洪芳等引入禁  
 中其術得傳聲而善世賜美珠十餘金皆不可勝紀乃言於上  
 後內庫銀數十萬而西華門外折毀民居初建佛寺大臣諫官皆  
 不言於是林俊上言言總統洪芳之惡上大怒下復徵張敏公  
 敏并還赴獄各杖數十廷諸遠州時言路久塞錄是二人直報震  
 天丁○總統已歸泰母許之總統自知以邪術進不容於公故  
 陽陳故志陳善之五希免後禍  
 二十一年己正月朔星弱有敕詔求直言工部主事張吉中書舍  
 人丁幾進士杖元俱上疏斥李孜省僧錄曉寄罪惡氣入俱番  
 中尋皆以他事竊之李孜省江西人嘗為吏其賊事獲巡按御史  
 楊守隨問充軍改省巡至京師雲錄入禁中以符水濟李授太  
 常寺丞守隨尋還朝即劾改省罪惡不宜典郊廟百神之祀命改  
 上林苑監未久權禮部侍郎李通政司事受密命訪察百官賢否  
 書小帖以所屬圖書封進其寵眷至此○漢林俊張敏原職初林  
 俊之幼總統下獄也事且不測獨懷恩叩頭涕泣自古未聞有殺  
 諫官者臣不敢奉詔上大怒曰汝與林俊合謀仙舉邪用術  
 詭辭之思竟冠帶哭不起○臣不能復事陛下上華左右扶

出恩至東華門即使人詣鎮撫司曰若等編舉芳合謀傾復死  
 若等不得獨生復獻乃辭時望變出傳奉官御馬太監王敏請於  
 上凡馬房傳奉不復動恩怒曰星之示變專為我華內臣壞朝  
 廷之法外官何能為今肅欽正法汝等又奉賊之他日天雷將擊  
 汝首矣欽將符籙等死重徑以寶石進鎮撫司命懷恩傳旨恩曰鎮  
 撫掌天下之獄奈何以謹得之不肯傳上曰汝能我恩曰非敢  
 違命恩還法也不得已乃今果高傳之恩曰懷外是有誅者云言  
 尚可行也時尚審余子俊在兵部恩佩曰第執奏吾從中贊之子  
 俊謝不敢恩哭曰吾聞如外廷之無人也時而者王恕屢上疏切  
 直恩嘆曰天下志氣漸衰○○泰山屢震時擬震斬繫上頗  
 有易儲意而未宣露會欽天監奏言泰山震動應在東宮上大  
 驚意遂已  
 二十二年丙子蘇南京兵部尚書王恕先是因呈贊傳奉官革職  
 既而贊錄復進用起上言朕令必信不宜殺改詰多獄切忤上  
 意大怒致仕  
 二十三年初為黃七年江實博親親朝七日○上崩皇太子  
 祐楹即皇帝位○上大行皇帝尊號曰繼天統道洪明仁壽  
 太廟武宗德皇帝尊號曰聖祖高皇帝○李孜省有罪伏誅贈繼

後原籍為氏方士太常卿繼立定即常思等即前成達○有聖祖  
 流光古場地招承直官奉旨於解署上說言星變見於朝廷  
 陽不能制陰之象也宜速君子通小人正天下當自內閣始少師  
 萬安持權位置殊無款更少師劉吉附下同上沒無可至太子少  
 保戶直提督懷軒至無慮臥皆小人也尚書致仕王恕素忠貞  
 可任大事尚書致仕王祐秉剛勁可獲大奸都御史彭韶事議  
 純正可決大疑會君子也願陛下法太祖以待言禁法太  
 宗以任內閣則君子可進小人可退而天下之治成矣陛下不報  
 智四川人仕○  
 讀書丙午領鄉試第一○  
 生偶竊三已舉○  
 李文祥與高女孫結親同年○  
 為題書賜文祥即書作詩云○  
 恩安對之命吏部除為題止○  
 直方出居鳳陽主其召還○  
 上請去高安也○  
 皇太后別建奉慈殿奉安神主○  
 聖之將下程○  
 讀書丙午領鄉試第一○  
 生偶竊三已舉○  
 李文祥與高女孫結親同年○  
 為題書賜文祥即書作詩云○  
 恩安對之命吏部除為題止○  
 直方出居鳳陽主其召還○  
 上請去高安也○  
 皇太后別建奉慈殿奉安神主○  
 聖之將下程○

明萬安劉吉皆與高家通○  
 宋真德之曰此事若實○  
 我安等喜曰此言是也○  
 紀兄弟進僧繼能○  
 聞其意及○  
 臣進上遣懷恩○  
 帝已如科道文庫○  
 表安親王已奏○  
 休趙弟初安○  
 弘治元年○  
 作神話左都御史○  
 以此清龍○  
 初不宜無罪○  
 既屬滿籍○  
 初嗣必不與○  
 置大風紀○  
 明萬安劉吉皆與高家通○  
 宋真德之曰此事若實○  
 我安等喜曰此言是也○  
 紀兄弟進僧繼能○  
 聞其意及○  
 臣進上遣懷恩○  
 帝已如科道文庫○  
 表安親王已奏○  
 休趙弟初安○  
 弘治元年○  
 作神話左都御史○  
 以此清龍○  
 初不宜無罪○  
 既屬滿籍○  
 初嗣必不與○  
 置大風紀○

通鑑 卷一百一十五 唐紀八十五 德宗紀 上 貞元二年

不若先已收也。人上令吏部起用之。○加將前少保。○  
 德元探大表柱國太傅。○  
 二年。○  
 是。○  
 吉。○  
 勅。○  
 木。○  
 元。○  
 靈。○  
 詩。○  
 萬。○  
 辭。○  
 應。○  
 湯。○  
 之。○  
 中。○  
 性。○  
 不。○

通鑑 卷一百一十五 唐紀八十五 德宗紀 上 貞元二年

通鑑 卷一百一十五 唐紀八十五 德宗紀 上 貞元二年

朕。○  
 願。○  
 皆。○  
 官。○  
 不。○  
 後。○  
 情。○  
 必。○  
 近。○  
 年。○  
 奏。○  
 上。○  
 五。○  
 六。○  
 德。○  
 之。○  
 其。○  
 不。○

獨生色而已耶事下校無難不行  
 七年下山東按察使楊茂仁微時茂仁上疏曰官多刻民  
 治河訖到入夏又差李應陳銳事權分而財力匱已得與說  
 回粵要大吏與粵切齒也恒泰茂仁為妖言進擊下獄付道交章  
 為故乃摘七沙府用如  
 八年知去學士丘濬平溫文莊察平生好議論上下千古尤熟圖  
 家與故商確往事時出意見人莫能如論奏極其精其案有弄逆  
 切與唐和不如無見也仲淹生事兵廢未必能恢復皆怪託丁願  
 純元正統斥許漸不肅壯元又嘗論我朝相繼三楊俾其故雪其  
 南交叛逃斬賊首佐助使旁午頻泛西洋曾無一語歸降當  
 遠征麓川安連樹結極於止木之與誰憂之○安南使占城其  
 國王奏請命官往問其罪一工秋從之大學士徐濟奏曰春妹王  
 者不治夷狄安南雖奉正朔猶蠻貊然恃險固積威已多今若  
 遣官往至其國每為盜寇徒詳寸舌小姑悔過歸非大武統遣使  
 命若置而不問損威已多若問罪與師臨處猶大宜弗聽乃止○  
 命內閣撰三請舉事徐濟等上言三請乃耶妄之說發於徐杞諸  
 謂帝欲臣等預習儒書若耶說但內廷所不習且初發文閣閣令  
 學士居之者定其然徐濟等議徐杞之非欲其門從順也○

上嘉納之○張敬華使廣西巡撫時有妖僧蘇山○  
 逆朝後且用兵為文升曰張都御史銘了此不數日報華使計也  
 中父老果縛妖僧至○靖廣衛天鼓鳴河南江而大震言戶部主  
 事胡璠上疏言地震之類災之小者也而北平號天子相食東南  
 震廣南流離大變也陛下深居九重左右紫微未之知耳今  
 事廣揚賜引用劉良輔等左道惑亂聖心辭職廣費財用差違  
 在外如虎橫行亟當無款其耗天下不可言矣士大夫各更色求  
 於權要責戚文淵貽托不為私言官有罪舉劾歸前領後苟且  
 塞責賊威揚振莫為也并乎視八○雷尼之既而廣等果以賊  
 九年時李廣皆入○號陳廣聖被寬大學士徐濟等上疏曰我  
 祖宗自洪武至天順年間皆召儒士監議政事今朝泰外不  
 一親○天○人○居○之○必○有○所○繫○繫○於○此○必○繫○於○彼○正○士○既  
 深則邪說來問而入近有以○辭○職○號○號○者○此○乃○異○端○世○之○物○聖  
 主之所公禁也○宋○徽○宗○崇○道○漢○平○使○宋○興○權○遣○使○復○傾○覆○生○若○屠  
 憲宗崇安致疾○其○禍○尤○甚○則○變○成○失○度○太○陽○無○光○天○地○震○州○妖  
 木異四方春無路○無○盡○日○收○望○展○早○朝○之○節○使○事○之○親○遂○邪○俗  
 之人亦祖問之○故○太○宗○之○後○遂○然○矣○



十年丁卯戶部侍郎劉大夏奏請北邊糧餉。前北邊倉場告乏。大夏將行。尚書周經驛而北。遇糧車平萬京中。貴人子弟監營。公素不與。華合。此乃怨不。到。不。亂。大夏曰。處天下事。理不以。將定。天下事。在遠。不在近。侯至。彼國之。此。召。邊上父老。日夕。講。死。遂得其要。領。一日。獨。楊。通。講。上。召。邊上父老。日夕。講。若。千。封。折。內。外。官。民。客。商。之。家。但。預。告。報。者。米。自。十。石。以。上。草。自。百。束。以。上。俱。准。其。報。中。貴。子。弟。不。禁。也。不。兩。月。公。有。餘。積。民。有。餘。射。大。夏。身。以。病。死。其。子。弟。不。禁。也。不。兩。月。公。有。餘。積。民。有。餘。草。千。萬。束。方。准。以。其。子。弟。不。禁。也。不。兩。月。公。有。餘。積。民。有。餘。軍。遂。續。運。是。有。大。夏。此。有。糧。車。家。自。往。告。報。中。貴。人。家。即。欲。收。糧。無。虛。得。買。也。三。十。年。米。無。以。食。法。○。軍。師。風。露。各。省。天。地。震。水。火。言。別。主。事。鄭。以。直。言。下。獄。

十一年。張。宗。祥。而。直。門。有。無。入。城。馬。又。升。謂。野。獸。入。城。非。宜。已。嚴。武。備。以。防。不。虞。無。都。即。中。河。直。奏。備。請。同。列。曰。然。之。馬。也。既。實。備。盜。亦。宜。慎。大。同。列。奏。其。未。幾。禮。部。嚴。而。禁。中。亦。大。驚。清。宮。燬。或。問。王。朱。散。於。古。街。何。意。王。朱。曰。予。不。能。古。者。曾。紀。宋。紹。興。嘉。興。前。數。日。有。熊。毛。城。下。州。下。其。地。則。曰。熊。於。字。張。大。郡。中。直。撫。大。燭。果。然。燒。官。民。舍。七。八。金。錢。事。如。左。不。意。其。亦。驗。乎。○。年。廣。

十四年。丁卯。戶部侍郎劉大夏奏請北邊糧餉。前北邊倉場告乏。大夏將行。尚書周經驛而北。遇糧車平萬京中。貴人子弟監營。公素不與。華合。此乃怨不。到。不。亂。大夏曰。處天下事。理不以。將定。天下事。在遠。不在近。侯至。彼國之。此。召。邊上父老。日夕。講。死。遂得其要。領。一日。獨。楊。通。講。上。召。邊上父老。日夕。講。若。千。封。折。內。外。官。民。客。商。之。家。但。預。告。報。者。米。自。十。石。以。上。草。自。百。束。以。上。俱。准。其。報。中。貴。子。弟。不。禁。也。不。兩。月。公。有。餘。積。民。有。餘。射。大。夏。身。以。病。死。其。子。弟。不。禁。也。不。兩。月。公。有。餘。積。民。有。餘。草。千。萬。束。方。准。以。其。子。弟。不。禁。也。不。兩。月。公。有。餘。積。民。有。餘。軍。遂。續。運。是。有。大。夏。此。有。糧。車。家。自。往。告。報。中。貴。人。家。即。欲。收。糧。無。虛。得。買。也。三。十。年。米。無。以。食。法。○。軍。師。風。露。各。省。天。地。震。水。火。言。別。主。事。鄭。以。直。言。下。獄。

十一年。張。宗。祥。而。直。門。有。無。入。城。馬。又。升。謂。野。獸。入。城。非。宜。已。嚴。武。備。以。防。不。虞。無。都。即。中。河。直。奏。備。請。同。列。曰。然。之。馬。也。既。實。備。盜。亦。宜。慎。大。同。列。奏。其。未。幾。禮。部。嚴。而。禁。中。亦。大。驚。清。宮。燬。或。問。王。朱。散。於。古。街。何。意。王。朱。曰。予。不。能。古。者。曾。紀。宋。紹。興。嘉。興。前。數。日。有。熊。毛。城。下。州。下。其。地。則。曰。熊。於。字。張。大。郡。中。直。撫。大。燭。果。然。燒。官。民。舍。七。八。金。錢。事。如。左。不。意。其。亦。驗。乎。○。年。廣。

郭尚書問陸機曰：「魏武帝不許葬，曰：『大夏入對。』」  
 得及人矣。又曰：「魏法不遇朔，則延耳自朝。帝朝，  
 屬意從之，問其所以，無足異者。」上領之，朝日言下一如往觀。  
 上每見劉大夏，必延奉于大夏，至晚御榻前，上將首左右顧，  
 侍臣即退避數步，跪奏事畢，後來侍駕，一日大夏對外，事畢，  
 起不報。上曰：「月夜望來，朕還劉尚書論事，姑使老不能與，  
 事與與某扶掖，乃願門外某，且狀且頌大夏曰：『吾輩行事不好，  
 處多，老先生外，上君亦應揚善。』大夏曰：『聖上天性聰明，某  
 於政事亦未嘗有過，惟恐他人某今日米道。』上曰：「某亦在  
 以流說解是所，上曰：「太監陳珠珠遠不知何，如此，  
 曰：『當朝大臣，今某一舉致受贊。』」  
 十六年二月，上召太監，問：「凡廟事，誰曰孝肅帝皇后，尊婦  
 服事，益仍稱太皇太后，上廟則登初成化，孝莊太后崩，  
 時帝最合益，不復明也。有問太后，他日稍衰，稱廟之說，至是，太  
 后崩，隨上車，到進，某乃止，言成化初，帝有難，  
 臣子始為某，到進，某乃止，言成化初，帝有難，  
 亦有二后，如某，也，那老老，為非禮事。  
 某曰：「恩德，德，德。」

史載此數致仕不允。補累以病求退。不得。一日私懇於劉大夏曰：「  
 補老病于初萬一。寧死他鄉。地下不瞑目也。公同年好友也。受知  
 於上。獨不為我一言乎？」一日。上召大夏。語事畢。問劉戴補近來  
 何如。大夏言。補有病乞休。於實情。上曰：「彼故鄉來養子。大夏  
 曰：彼思數致仕不獲。動天。今自為被申達下情。」上曰：「卿去說與戴  
 補。朕以天下事。非朕付託。爾家人父子也。太平未兆。何忍捨版而  
 先歸乎？」大夏以補上言。補泣下曰：「吾不得還家矣。」  
 十八年。補乞骸骨。上曰：「卿等將去。買茶果。」  
 上納。卿乃不出。已而虜馬陷邊。將所報還引去。○右都御史戴補。

行無修未嘗曰曰此法合之漸五日方耕朕載之漸耕道六曰  
有成焉之漸耕年候也○丁卯生事多事陽就而耕之  
此是事陽應仁上聽指肯責成切五皇后母金夫人與壽寧侯陳  
鸞於初高之月在上前詰訴不平上不待已下夢陽指飲付  
道官交車八散會夫人獨前泣訴求加重刑上不聽既而鎮撫  
司具被禁以請上批批旨令復陳惟罰俸三月而已他日上  
游南宮二張表疏稱酒皇后望太子金夫人皆違運出游  
上獨召大校陳表上表陳奏問知事違是太張兄犯觸地蓋同華  
陽之言山著新○上曰近來凡事如

二年七月庚申壬子守仁被賊殺於下獄。賊之禍貴州。雖明  
 在。遣有人隨僕侍。致之。死。王。德。德。不。免。通。乘。殺。伴。江。冠。  
 得。未。上。謝。二。司。府。之。命。遣。人。索。屍。屍。在。江。上。軍。人。遂。或。服。守。  
 潛。附。舟。舟。海。面。聞。入。武。夷。山。遠。道。或。謂。之。曰。爾。有。親。在。未。免。為。  
 累。乃。赴。他。鄉。歸。○。羅。經。制。三。是。都。御史。楊。一。清。一。清。以。事。夏。花。  
 池。要。害。實。有。難。處。之。以。入。上。說。極。陳。守。之。策。止。京。河。督。即。古。對。  
 方。地。應。崇。仁。應。崇。三。受。降。賊。自。是。無。寇。包。將。諸。邊。整。以。回。事。務。奏。  
 上。報。可。一。清。遂。與。某。處。端。勉。期。完。功。會。到。賊。賊。一。清。遂。乙。休。工。處。  
 仍。應。僅。崇。四。十。餘。里。

五年。南。廣。民。兵。並。賊。等。三。家。臨。午。賊。賊。以。搜。捕。賊。首。捕。之。  
 其。家。自。是。人。不。帖。服。○。還。傷。一。清。五。京。督。時。某。處。大。費。也。王。登。  
 四。一。清。有。為。才。重。更。為。國。効。遠。乃。可。以。為。軍。手。車。東。陽。亦。力。故。之。  
 乃。有。奸。賊。等。○。還。到。大。夏。下。獄。王。登。督。力。為。之。辨。滿。九。歲。州。新。  
 役。到。時。賊。等。遂。賊。平。孟。孟。宜。

四年。已。癸。丑。事。夏。役。賊。制。為。首。有。意。以。南。米。運。渡。河。奔。會。身。死。  
 滿。傷。一。清。諸。事。大。故。有。免。冠。

五年。不。復。府。事。至。安。化。王。登。結。集。衆。及。後。然。已。守。自。尊。職。四。族。制。  
 滿。傷。乃。自。討。賊。乃。州。十。大。家。化。乃。守。夏。將。軍。已。應。殺。也。其。滿。父。子。

五年。秋。秋。賊。雲。志。子。○。劉。輝。謀。不。就。伏。誅。其。妻。皆。為。毒。酒。以。飲。  
 變。軍。夏。心。不。自。安。陰。謀。不。就。張。永。事。殺。其。孫。執。瑞。就。內。破。上。命。  
 法。司。司。理。於。午。門。外。具。將。反。狀。罪。之。極。典。抄。沒。財。產。無。算。○。張。大。  
 守。士。劉。宇。曾。先。無。方。天下。快。之。○。張。永。欲。殺。劉。宇。劉。宇。之。傷。以。重。  
 不。張。永。四。字。為。題。東。陽。及。陽。建。和。各。作。詩。以。歌。東。陽。為。監。字。詩。折。  
 盡。盡。為。勿。作。工。以。

六年。○。流。賊。劉。大。劉。上。將。序。等。作。亂。劫。掠。畿。內。州。縣。既。而。據。東。  
 北。向。京。師。東。陽。○。流。賊。趙。鳳。子。等。分。掠。河。南。山。東。鳳。子。不。降。霸。州。  
 人。安。陽。諸。生。有。勇。力。好。任。俠。先。是。劉。大。等。以。掠。文。安。縣。將。家。縣。理。  
 賊。賊。物。其。妻。被。污。之。遂。起。意。殺。賊。傷。二。賊。為。劉。大。劉。七。既。被。殺。  
 為。賊。○。南。京。的。書。張。等。會。匪。言。備。位。外。虛。請。理。王。太子。不。報。  
 應。經。兵。官。處。安。伯。張。得。從。督。軍。務。都。御史。馬。中。楊。下。獄。獄。二。人。食。  
 今。紅。劉。六。等。所。領。京。營。人。馬。皆。未。進。簡。閱。中。楊。若。生。欲。劫。禁。送。也。  
 清。海。盜。事。○。張。輝。張。輝。能。將。之。子。亦。不。知。其。院。由。兵。中。楊。通。賊。  
 諸。將。伯。是。劉。六。等。姓。趙。明。在。官。司。不。許。捕。捉。以。其。供。食。若。他。捕。得。  
 以。不。也。劉。六。等。聞。之。所。立。不。及。除。其。且。信。且。從。中。與。上。處。州。表。見。  
 國。賊。六。等。來。楊。中。楊。劉。張。撫。之。劉。六。等。被。劉。七。四。今。是。年。五。  
 月。事。為。解。安。置。歸。自。地。其。言。爭。將。使。人。至。東。師。既。將。中。書。勅。諭。

又山東南至金嶺軍賊王宗續等奉表欲不得進大肆其惡  
 至賊為中結成賊人賊王賊或今勿禁制而都堂家房屋  
 財物由是皆陷河中賊思賊事已私家此寇賊此寇歸夫言校備  
 中結及作下段賊使中結竟死賊中有降軍曹聞信○今秋為  
 佛毛錢太監各大用兵郭仲即陸充大發兵討賊○羅山果樂  
 院知縣許念為山東按察合事簡兵於武定州遙濟南人蔡進士  
 今崇陵時流賊等城這縣藥城後陸使民各起墳屋高過其居仍  
 則若有如去僅可容人眾今二址者執刀俗於室內其餘人各入  
 陳低被伏巷中洞開城門未幾賊果至藤庫伏發賊火無所施其  
 賊不知其故之自是賊不敢近縣城城地極文屬其才遂疑  
 是賊民而閉上為藩以千計把利津連年舉敗之於德平自是  
 賊遠而不敢犯○流賊吹舞陽賊封庫釋囚故襄城襄城人隨賊  
 馬不改攻被曹堂縣金事孫登齊指極賊煙復香庫射在朝陽  
 亂海內謀殺謀自身斥尤尤○皇上表章好之旨以謝天下新  
 臣曹州謝章好賊有掠縣令妻子者燒殺之○流賊趙鳳子攻縣  
 城捕州同知邵未元之又有河南上蔡縣知縣黃忠賊賊城被賊  
 不勝而元真定縣縣知縣侯青與賊戰死朝廷制之皆贈官賜  
 祭○流賊趙鳳子入湯陽府大學士焦芳以年老先世墳墓

建賊敗奔來寇賊處樹屋銀其惡平劍士斬之四使各手  
 賊山謝天下建政約州不見賊當殺官政賊城趙鳳子以馬文  
 奪家莊園中引賊去之  
 年秋黃河清五月○流賊趙鳳子攻縣鳳子趙輝河南為建  
 夏官軍所敗特冠至六官軍復進擊之其人多散出劉三  
 郭老等俱死鳳子知事不濟過一僧奪其度牒刺殺其僧  
 以故而江賊等知得渡過軍人趙虎等執之○劉六年春五  
 泰山通風大作舟費更盡死○通風記言京軍不習水戰  
 在河運舟運軍各三千八百衛京師上即政行之李東陽等  
 其十不費款翌日乃由內降得官行之大同濟寧江潯子  
 入京船運有覆於上○大學士李東陽已遣使許之○賊  
 五以的射至延安府地方今其賊黨散惡俗謂趙和華山  
 王天下其入雷馬文武將佐某士官為其地城則置木一  
 其自照執見各縣賊打是人皆尊信不說元來縣者置五  
 其姓名的本出射平大事悉民共謀或遠近爭附而  
 賊賊王道走  
 年江西巡撫河賊各賊無遠法編之為賊所害

不爲動身月賦奏進將奉以自衛賦不敢如家人因得  
左右之有堪勇有勇而前之使執其首因收以爲助焉  
九年甲子始施行○字玉宸清討復復爾也四行之大朝開  
府以事年去復備及也四副理用事東寧理復得之理此奏  
一視兩復事陳完與余添文厚或添四全卿爲大司馬復得可  
得矣通定完與孫完者類以杜訓爲言時外人咸皆有言  
於上宸深聞贊之增月賦以通打發發說有奇說概稱爲贊  
及是卒成金銀器寶藏於藏寶庫分贈諸權要大學士皆當知  
大抵按內閣四今年玉以金寶銀器打說復復爾有難其時爲  
汪兩復事陳完與余添文厚或添四全卿爲大司馬復得可  
得矣通定完與孫完者類以杜訓爲言時外人咸皆有言  
於上宸深聞贊之增月賦以通打發發說有奇說概稱爲贊  
及是卒成金銀器寶藏於藏寶庫分贈諸權要大學士皆當知  
大抵按內閣四今年玉以金寶銀器打說復復爾有難其時爲

國三司多故其終未獲罪則微不自天子四方之事是  
東漢末年周事中心允法通捕之務據據王御史除  
事成其究乃得試已論捕後東漢起程四川金部御史  
十一年內古起拔開住府官馬馬力都督并道桂康省不  
事以育學女弟歡於上并時射解胡樂道達上恭奉之  
一門無大小皆賜賜表大瑞皆呼為勇又賜第太平門東  
會從數時過飲既歸有所待肯上大起第諸將士弟始  
○時江彬與許都劉曜既解所賜桂來氏中兵入衛仁人與外  
○其諸通其官有寵行上彬尤近和周事通并派機機此

東漢末年外是上靈龍內臣督使外制權承命  
○本祖皇帝會令四此上不要對客客也念此上  
得之多富士見富而人誘為不親不利於今上  
○願念起起牙此不富時地宜益經○毋收聚奸人  
○○○人勸為不親富及邊方是此社變是時  
○○○王候之○上見計賊曰若是其可慮其事與事  
○八月上出居廣開王樓朱宣府等處游獵楊是如年  
○○不聽以彬宣府人上上既本宣府時或出見高門  
○○入或宣其婦女會是富或居此處見其之軍  
○有死者是或又有是之其明則此山東國  
○上命諸通并尋之或再引去○王中仁督兵使同  
○○南京史行給事中孫楊說言自古國家信用奸邪不  
○○者都督朱彬以是錄之資據情之志有降通月以  
○○通者或游衍或或色貨利凡可以獲或堅心者  
○○年通陛下今南陽子年功德寺人年另年通金  
○○主尊並聞四方為賊人陷今又通陛下出居  
○○又通大國以引思外冠入應州年與之文



大兵未集紅粉之車亦未與何不顧上未之恤載是彬至一  
 刻為其柱一日之事或說者皆曰客一江彬圖之安尼未可知也  
 說上不着○聞新大日主居居開諸駕有禁不得出閣而還○此  
 院春於宣府備舊戲劇又飭大車數十輛令偕典婦女數百共裝  
 婦女各裝面粧車既行交驛傳聞或相觸而惶上視之大笑曰  
 為樂○冬末○帝駕幸封江彬為平秀伯許恭為安應伯皆應州  
 人  
 十三年○正月上獵山關游幸○五月末旬上還京○六月  
 上復渡北流乃自撰威武大將軍太師俱圖合奏壽延後今日  
 上車物極其和華上說古無戲有戲下用戲○天○戲○戲位○  
 修自及今未之有也○一○宋○漢○之○中○有○戲○引○祖○訓○新○以○  
 不知陛下及臣等何如○此○新○戲○等○一○分○東○機○曉○言○日○索○問○  
 是恤但恐新造之上滿載是從此始耳陛下不審時止必誤  
 內閣奉勅聖道中宣促之於是張建和獨疾不出上御至臨門  
 甚盛隨而從車物雖多而初不放車上曰何足令朕獨見有  
 可得爾何初不可得上大怒手劍立曰不草物當何獨見  
 上解衣著此衣沈沈曰且是中有環劍然兒輩以以為然死  
 改衣命衣上指其衣誠機劍而起不顧從車物

既而官軍將以爲擒獲李三不知止單獲衛軍所擒李三  
 應報軍謀大驚即召查所俘衛軍李三究衆人到春正寺報稱  
 正四事急其朝早三司官謝寧可說擒之因而衆事乃救事則  
 與十二凌十一等歸衆能待旦又王客入謝外軍張大官  
 汝可知大義爲協通時下知衆深曰 太后有密旨令殺此  
 開門門家者有求深曰不必多言我往南宮保保駕王越  
 無二日臣妾有二君者 太后法制在法則敢意衆深大驚一  
 本方欲將細細開門遂復解辦朝其不可保曰并這何官保  
 有衆心耳臣投汝父子保進焉武夫將越及速走出民門外  
 之將數月中急欲報復汝賊中男女無不痛恨能令天下  
 有言言拉他國你假令李士突刺殺王馬軍師正右丞相趙  
 問舍曰兵十三事事朝順境攻南原九江皆陷○七月宋深  
 兵攻東府不克○汝舒初被軍外都尉史王守仁起兵討宋  
 遂入南昌宋深將衆圍還城王舒陽州守仁督兵與宋深  
 戰宋深敗歸江西千和宋深將及妻以害汝謀之不聽既汝  
 平此上與臣守官汝事即爲元年○皆付用將官而以天下  
 平月時官而臣事國恨何及○八月下詔南征時王仁  
 是年諸未盡述將兵勇所爲者言述呀已敘汝家極之樂







其二百二十八人俱千級萬者或達四品以上者係五品以下者  
捐○大司軍擬擬擬金銀銅鐵文錢 上命侍郎胡瑄討之  
瑄討擒郭玢等十一名斬者裴示隨獲突五堡軍士巡撫蔡天祐  
每獲捕獲有進郭已子等而名以事平聞○汪偉鄭岳徐文華與  
總管會議火糧辦給未次武定侯郭勳遣四祖訓如是古禮如是  
人臣事必將昭其美惡等言當行是著善德獻大令公輔爵侯勳  
悅暨等六十而人上言三代之法死子繼兄終弟及今孝宗  
有武宗為子不宜更立孝宗上為後人蘇二太子孝宗伯也宜稱  
皇伯 孝宗聖伯母 皇伯母先合天地備之情 故

八年己丑守仁卒於安南遠守仁方南離任不暇奏請吏部以撫  
有可原已從寬宥上謂禮難重地非事君之道况學術事功多  
有可議今會官集勲大學士桂萼同守仁事不師方言不稱師  
主與以爲名則非朱熹格致之論則衆論之不與則著說平論定  
之素著名生徒互相倡和其門人爲之辯論至謂致之不死致之  
江不死以清天聰興於無忌憚矣若勲捕逆論功足錄宜寬奪  
伯喬以彰大信中崇祿說以正人心從之○陝西參事蘇之晉言  
臣自七月申錄舒有逾汝寧月聲亮應登朝聞經食未埒殆盡及  
畢乞歸主事本朝

以上以宗師即主使之尤著傳動之極焉戊戌歲宗明朝外仙  
 御史為恩風○張子敬之奸○汪銘方敏夫之奸不測○陰下  
 張子敬而不幸此二人天下事未可知也○往時事雖極末之  
 也○銘腹心之計也○敏夫門庭之計也○銘三所以應更斯之  
 帝怒選擊即執持銘恨恩恩即欲殺之○子敬曰不可○此子主是非  
 真即殺之○各傳任其然而遂成子之○銘絕之○久當自敗耳遂  
 清長黎傳獄及朝書汪銘以太東來向坐恩故何聞銘錄令者半  
 機之而向乃儘主曰汝能殺我子死且為屬免殺汝銘曰吾且殺  
 汝侯為屬未晚也且自為敵對子敬中史書德遠何節也恩曰  
 謝也無主  
 受某金指都憲某王瑞起廢罪可獲楚教耶銘起欲以手批之為  
 同僚所格遂書曰情真應決王外相而不丁武朝一百六十二年  
 不疑官官各條要得作偏希微聞此語是歲遂先行刑其母哭  
 氏勢於間殺般寬子行可第以身代而不報甲午冬給丁於長  
 樹刺如書親自傳閣下通政陳經見而憐之為引哀○帝勅客四  
 忠孝乃出一家耶其賞之遂濟誠死雷州  
 十二年癸亥天巡撫陳誠獻曰虎時向虛鶴免○聖主聖世○此天  
 下如水獄汪銘作詩其一上鍾時之德震今之

十三年甲申四州巡按應錄殺其主李幹○事聞下○檄撫漢○西  
 江督兵卒○兵○邦相遂○下○蘇○為○宋○殺○慈○耳○其○界○間○官○之○如○故  
 謀上官○附○附○莫○曰○段人不罪殺主無利○吾輩手足臂膀○皆懸於僕  
 要矣  
 十四年乙未連東兵變○地按御史曹銳○按部金復○聞變○遂按遠陽○分  
 部將士○滑枝方略○赴○朝○擒○捕○趙○則○兒○等○四○人○繫○兒○等○十三人○三○此  
 等七人○以事聞○得○皆○俱○生○斬○○給事中薛宗鑑○孫○廣○奏○文○章○論  
 軒郭誤國○竊上車自理○上慰番之○召○費○宗○時○論曰○銘凡○游之  
 長校論如此何類主朝道又不肯自陳如國體何二臣遂以  
 上  
 意擬錄錄引奏○  
 十五年丙申○  
 十六年丁酉○  
 伯劉基○伯高○廟位次六王○王○是○武定侯○郭○勛○欲○進○其○祖○英○檢○太  
 廟乃做三國志俗說為關朝英烈祀吉生捨士○財○免○友○徐○密○英  
 之○傳○說○官○禁○勳人○聽聞已乃說已祀祖英廟應時下是後○帝○得  
 不可○勳吉往年進基附享○以文自給奉朝余然順從臣祖英武臣  
 乃終難阻忌○上是勳吉進英祀○九月○上諭禮部曰○祖基  
 進置字太宗中定錄郭宣同葬禮部皇帝帝廟大極○吳友服身



張聖宗  
新嘉祥  
上薦山陵大峪山  
廟宗神主太廟○十二月辛酉皇太后崩  
窮性相視天賴接珍瑞物皆自棄不懷恨  
十八年己巳上以皇考顯妣穆祖溫宗南人歸諸閭閻尚書許增等  
各罷職止不聽○以方士陶與具為神霄保國宮敬高士其具即  
仲文師弟故一真人即元節時元節病不能脫乃屬與其上令  
吏禮二部給誥印仍付携其家於官○致手致年端太師祭墓落  
子有加上親挂誥法以是身奉 上溢文忠養特眷云○真人  
即元節卒贈少師溫文康公諡初死時兩關擬二猛衛執供用叔  
得四字溫○奉事聖主恭謹梓坊承天宮於廢廟獻皇帝之  
陵上諭禮部曰而此間賜後殿及祀大峪已畢然各地空要盡  
如純山宅美同奉孝篤南稻○帝諭顯且腹欲令東宮攝國特  
擇一二年即可親取太僕卿楊景雲監授至必不過作方士調  
攝耳黃白之物金丹之藥皆可斷元氣地端世數難不通教為保  
後元陽胎息不求自至亦速成就免獄中  
十七年壬子詔改江兩院神胡氏胡氏隆問忌李華值父簡達方端  
易氏湛離日與惡少通相成貞向向學又不願言姦惡特時切錄  
始及惡少百許妻居茶每八年始終一節牧畜些少與其姦者終

『西遊記』

兵自爲最結其年舊朋分清楚絕無干名楚選之念初在家時有  
 意速繁官校以爲按牌乃以好過從違奪方頗有夢版一孟飛  
 一盤見按臣即與同舍無官校入繫之書印與附行諸官曰曰  
 當亦一內列子爵曰去矣曰預官較士云云楊君慨然爲爾  
 曹銳陳過時十八事已而後士皆降八關諸之令本兵舊行

集火 五冠

平敵大將軍統諸鎮兵賜號秦王華以守壘爲兵部侍郎提督關  
 隘而以協定兵至宣府山而還楊春以兵至凡七鎮互萬人拜號王  
 入道通州上聞詔各鎮兵入援以別從大同兵至楊春  
 火犯死居下鄉之被乃俾各鎮兵或師而前以從同兵至黃榆峯以  
 舊德茶等鎮合衆數入金宣府薊州填古北口都御史王汝澄以

[illegible]

與奏出 上命侍郎慈慶等掌戎政時代之變開命意  
極死徐階同客院通傳謀國 上大驚令使病會三法司擬罪  
泰譽謀反伴當進賢寺判官斬首梟示九邊妻子斬丁皆斬沒  
其貳○御史三宗茂劾為負國大罪請斬○帝恩賜懋德馬市  
從密怒乃自典史還和縣俄得尚戶部主事三日遭刑部員外等  
改武選司  
三十二年 兵部員外楊德成疏廣著湖政訟閣十罪略曰太極  
不錢丞相為懷然以丞相自居是崇祖制也權者人主取世之具  
而為以擬舍獨美感痛是許大權也見皇上行政之善即傳官批  
人降功已足掩焉其也高之擬舍皆于世當代要吳能奸子也  
全孫嚴勸忠安胃舉提要府是竊軍功也逆黨以貪虛掩羊高堂  
三千金成炮兵部屬為大將是貪倖進也胡請便入駕我改獎勿  
載又 皇上進德休養備計家既委係是誤軍機也徐學詩以勤  
高堂官兵考察而及其元 恩豐是懷煦防也吏民隱除以入賄為  
低品故將官多賤削而士 平失所有司多貪酷而百姓流離是失  
人心也諸使欺君貪污庫下是壞風俗也然此十罪者有五奸以  
上之厚斷 皇上左右凡 聖意所在皆得預知而違逆是受  
上之左右皆黨之聞錄 罪一以趙文華為通政阮生必先上則

針是 皇○之○  
結姻是 皇○之○  
非由其門者不得與微 皇○之○  
廣都臣徐學詩不忠不孝乃罪亦有封定者結納之 嚴今者片逆  
之是 皇上之臣工皆素賊之心腹奸五觀 陛下察其奸治其  
罪或召見二王使之而陳重則置重與輕則君牧任以公國禮  
上怒其引用二王今張德司印執機或四非二王誰不懼焉者且  
二王家而軍不廢焉高取耶錦衣衛上其詩命杖一百起內官起  
乃下刑部擬罪尚書何夢史高梅梅錦城詐傳親王今于律條即  
中史朝覆特不可為閣之議諸外傳即王學正贊其其裁尋  
遠一級○海賊汪直等傳廣廈益大舉入寇連破百餘艘散海而  
南自台寧嘉湖至嚴松進淮北濱海數千里同時告警死而太倉  
上海松江嘉興等處○上聞嚴高氏多無食何也高曰  
四遠饑民米京米食一時米價騰貴請以倉卒救萬民平價糴  
糴 上外之後思民有身無一錢者仍生覺道修令以分分出糴  
田分給貧苦者○命騎馬郭深和入直而力果和以不為吏理糴  
免稅以金幣賜玄備諸臣權及景和自後免功已將使臣免  
心除處劫馬革軍戶之祿 事格曰和提出不得當從法止建

止準  
 三十四年二月部侍郎趙文華奉命發書海神并廢現江向晚情  
 文華為若私人既出湯龍自漢百司索權財略龍逆此倭寇焚掠  
 之激使進勦至清徑遇倭救而人戰敗文華因急督戰美格敗為  
 功結督軍經詣宣待保衛兵至合力夾攻無倭萬全文華強經  
 不聽文華連部經同論經玩寇殃民之罪既而倭寇四千餘自松  
 林犯嘉興德經分遣恭將盧健等水陸攻之大敗之賊奔王江  
 漚永順兵出郭期設其前經兵保衛兵隨其後共斬一千八百  
 餘人溺死者不可勝計於時餘賊奔歸松自向倭來因兵未肅如此  
 之往者能失華強經玩寇殃民之說則已上其書我未幾遣官搜  
 還張經以失機論死經上疏自辯不報○都御史曹邦輔聞賊於  
 許登聞賊奔死於解時令事事非故督兵守衛亡邦輔繼之助勦  
 一戰斬首十九級賊奔其害近盡張之文華助其功至則邦輔  
 已棄提兵御營已如欲傳有殘孽自將四千人物邦輔會勦賊盡  
 說衛文華所見死若千餘人師大潰文華並怒經乃說邦輔捕  
 賊進難起易倭倭成功已如重克經下邦收執經督違問○都察  
 院楊江氏等投降直且與空署督嚴人相信因以銀十萬而德嚴

萬父子無得校以指揮戰術萬父子受賄欲擬投降有死會三  
 司特議甚公萬不將已竟黑首江兵亦示其禁禁滿王侯賢既釋  
 歸順黃道得充軍○徽京城大倭因招決朱經等天龍以次獲俘  
 不有心嚴萬同以楊德威與萬德威諸劍口吟云見以如霜滿  
 城香裝爭奇勇外郎置領同殺義士可憐長板見 恐三聖  
 明德厚如天地是射稱平過漢唐性癖生來歸抱死此身原自不  
 隨腸又臨刑詩曰浩氣還入虛丹心臨千古平生未報恩當作忠  
 魂補天下相與傳誦或要張氏說已斬首以代大命為萬而神  
 不得達逆遇害  
 三十五年倭寇萬餘據浙江象林非學宗禮帥兵九百人禦之  
 三戰三捷斬首三百餘賊奔徐海等難繼稱為神兵○復遣使  
 華妃師江南先是文華既降上其書言不稱每以問焉文華懼  
 時浙中倭報甚繁如按諸遠才出大臣一自督師而為為父華保  
 全計言於上遂遣文華文華至而東南之民會困矣○胡宗憲  
 以計誘徐海居沈庄欲議和而文華力主勦以書遺宗憲責其逆  
 兵自老還集諸將兵圍之數日焚其廬死者甚眾後從諸屍中  
 獲徐海屍浙邸還京○嚴隸得知文華少保胡宗憲右都御史加  
 太子太保各榮一于錦六千○嚴廣萬兄朝仍降與父立

三十六年二月，尚書起文華殿，時三殿事爲工，辦文事有虞。就乙歸，上方以時書景覽章，言疾尤憐，文華興工在即，不巳具廷廟，上慰之。

三十七年，侯景臣吳時來勸，萬今子世蕃，預武，勸改還，臣執  
鉤以定親，因安陸而與之，歎曰：如然，純什五千金，及臣斷不食。  
是以為聘，即王汝華以三千而得，得道成，條息惠以三千，而即  
帝，即然，然則而三，陰其子吳嘉會，侯景而三，陰三選，是事不  
單，民因家，主事兼辦，其父贈，解而簡，適之，成，使戶部，解  
幾十分之六，而理財之，故，以厚，而細，其官，以純金而得，其

湖廣督上凱達家如累年官役百萬家私絕無儲蓄顯其  
 貪穢官吏與二郎遊官特得任為銀貴故俗呼文選村為銀  
 官家又煙嶺方朴得為武官家宜置役以快人心 每犯貪  
 兵與賊即仇不可降古足使編次嶺南

三十八年紀述督宣大兵部尚書楊情延蘇綱邊防牧事密題  
題曰宣大重鎮情事不可辭脫間情在宣大則宣大安在奉天  
九邊要乃石田部○大同總兵劉汝成片於聖祖稱有八十三  
生衛七十六人焚其營住此七日總督督寫錄以聞帝大悅

宣十九年，中嚴嵩令解御史鄭世璠廷議天下鹽政，賄動海內。大司寇袁繼漢督兵自懷河口出塞，擒賊於瓜河，斬首二千。銀幣高懸一百七十餘隻，是時有嚴嵩呼口外寇犯，窮蹙漢東。

政其舉以率制之。唐虞集國頭口多事。未幾其積愆。唐虞  
集其黨無一放問之者。至是謀陷為之。日後各鎮往來。同制  
者始有戒心。以道其舉。○和京軍駐紮。諸侍衛。節愆。官事。則  
擒。始為有者。都之。○上諭。應。萬。景。王。府。已。成。年。令。除。担。資  
大。制。令。之。國。萬。等。四。示。所。用。和。是。吏。部。請。加。舊。制。創。可。許。上。至  
快。滿。國。未。定。二。五。往。而。景。王。母。妃。在。上。在。古。所。舉。之。處。日

有西儒有漢之士漢明為吳起則我乎中肯綮領家歸士民  
題慶○四十二年

四十年所公達御史王大任嘉祿征天下詩仙術異人及符篆  
方○爲身官實乃上○萬壽宮成○南御史作詔勅即想  
玉璽索書官金銀萬兩一食秋賦財驛二宴會川費千金五三  
戰手更與山添花州並商處主漸變遷五卿既降令仍職如舊  
○神田庄事最古太廟百官表賀

四十一年御史鄭應龍劾嚴嵩子世蕃勾串科擢賄賞而  
其孫錫永嚴錫中書嚴嵩家奴嚴年中書羅能文等賄殺不法經



神與地子 帝紀事按地子下臨新縣已獲取并濟之味息日臨  
 說者謂中○朔歲不虧年修紀事部 上令嚴撫育等依律治  
 之○十月 十不報 上賜書而內然捕網雖獲朝政肅然常  
 夜分至五鼓隨見車乘晃然四華行下而我決情并後家給拜兩  
 天觀龍也自方士進大星等事未幾中使賜為主位極榮觀上  
 試服之速大疾疾甚中外喜報不和而為○命出沈獲於微○上  
 策基運紀清宮朔月○蘇王義生即皇帝位○稱海瑞於微  
 隆慶元年丁未上發行宣德聖訓曰欽天履道其說至神宜文廣  
 武洪長大有補益者○先朝是古就事諸臣生者錄用  
 元者補○正統初年○金身軍論死○刑部行即鄭慈卿成進  
 ○進贈王守仁○鄭慈卿父洪○年大工冒溫諸臣時徐吳等  
 人鴻雁先報百款○其意之為是下吏郭載華一時元員  
 少決○給事中王德上四事一議朝典謂 先帝尊嚴皇族萬  
 世不利之典○人願稱尊○事在今月元會慶者茲秋帝難貴為  
 天子父宜本尊而天下無為武宗親尊貴北而事武宗乃逆  
 川於諸帝而無武宗之尊○鄭慈卿不妄先帝進獻皇

帝本為山世宣之祀也 聖祖繼統以符令昭以爲獻  
 補太廟千載後不先通若紀事世廟則萬世不絕不祭○  
 上幾作時政如輝輝處古諸臣明正方士之不徐爾供外  
 福中行之高操舉之伊是系揚先通且故系指良聖無恩得者何  
 容得為事恩德附有限○御史薛辰論徐階等准密圖行違序  
 附以文臣初廢馬高拱門生既其情投宜置之法○永海瑞復言  
 徐階等 先帝無味改於神仙土木之說誠亦有之然愛勤國事  
 群休有室亦足多者履乃首心履大博學善識諸事一舉兩得  
 ○元卿科道徐益初秩若有稱爲大克忠者無則則病未去一上  
 山梓焚祭禮徐階言天壽山鎮即貴光鎮外即貴地○何  
 林是 上乃止  
 二年戊午月居望上謂及理以歸人心○春風昭長民之秋不  
 可不即曰物望學理是又繼聖緒未復四勤視朝以門和民  
 理萬幾四達命允言涉 聖躬者需中不下事十內者稍遲不  
 允若且因乃獲大兵軍機情稍上受而施且這朝臣顯不許  
 逆見四廣曉明結一新品年而滿外陸鳳儀獨遺 聖旨兩則  
 帝居二日以終忠貞四察規規順降近自聖聖言官收費切







出○張居正等進帝繼嗣疏○太監馮保李用權等

卷之六

明紀年卷七

晉書

神宗皇帝

曆元年

上居乾清宮

見一無節男子

趨走

左右

東殿

上言

事聞

弘治

弘治

弘治

弘治

弘治

弘治

弘治

弘治

弘治

弘治

弘治

弘治

弘治

弘治

明紀年卷七

晉書

神宗皇帝

曆元年

上居乾清宮

見一無節男子

趨走

左右

東殿

上言

事聞

弘治

弘治

弘治

弘治

弘治

弘治

弘治

弘治

弘治

弘治

弘治

弘治

弘治

弘治

明紀年卷七

晉書

神宗皇帝

曆元年

上居乾清宮

見一無節男子

趨走

左右

東殿

上言

事聞

弘治

弘治

弘治

弘治

弘治

弘治

弘治

弘治

弘治

弘治

弘治

弘治

弘治

弘治

明紀年卷七

晉書

神宗皇帝

曆元年

上居乾清宮

見一無節男子

趨走

左右

東殿

上言

事聞

弘治

弘治

弘治

弘治

弘治

弘治

弘治

弘治

弘治

弘治

弘治

弘治

弘治

弘治

明紀年卷七

晉書

神宗皇帝

曆元年

上居乾清宮

見一無節男子

趨走

左右

東殿

上言

事聞

弘治

弘治

弘治

弘治

弘治

弘治

弘治

弘治

弘治

弘治

弘治

弘治

弘治

弘治

明紀年卷七

晉書

神宗皇帝

曆元年

上居乾清宮

見一無節男子

趨走

左右

東殿

上言

事聞

弘治

弘治

弘治

弘治

弘治

弘治

弘治

弘治

弘治

弘治

弘治

弘治

弘治

弘治





之體則已廢矣  
 八月 皇太子生○山而連年大旱百姓死亡平  
 萬人死三五十歲者家無百○萬家父母誠死餓殍  
 街角露遺一男子以錢○萬錢死又有少婦見丈夫餓  
 官星挂入萬人坑遂大呼一救亦救○時當六月滿坑矣  
 三合其部力救起婦○夫餓死○時當六月滿坑矣  
 而死○玉果既葬其子阿台飯後還加奴仲加奴勾有八記李  
 要秋兵鋒之失敗之新獲甚眾

正史後朝士更易疑史政者說義亦可斷惟性光祖正史後朝士更易疑史政者說義亦可斷惟性光祖  
 引直初光祖而小卿時事見屈正諸大僚無不屏息立治光祖  
 卿常生海且以不獨獲到臺甚力則改折市與番工力清屈正大  
 克光祖正色曰相公奈何此誠無人義及屈正敢無附和特為  
 人厭其惡○李茂洪已休中時行等說詞成梁身經百病倭生奇  
 劫可慮上是其義同惡屠之○平糶兵荒上欲坐其守臣同  
 所軍中時行四月所給餉餉還裁其有露但此舉病將難到復  
 時而吏其弊則限百要上奏之  
 十三年九月間謫平上奏等由行新謫○祖見天下災備  
 稅糧之平○上益切事處下數辦有司無違違到年向者許化  
 明主翁有司不責焉云所以以是成有平也使人歸通無  
 七十餘歲是以○上謂之○上雅慕虛座海端足是是以  
 為其進然南宮古制御史主口觀者作座無知為臺堂地  
 上既而准其○於終南御史無所補長而以御史職到  
 是百官南臺亦罷此也○張正百官自御史始人為其御史  
 張南御史張其人則有可辭其御史事有張張御史史

國子開 高皇帝有妹御康寧手命以就緒史事不能環  
 之每下一令不放滿洞中情願而婦人傳攝也自大皇帝來即  
 不遺餘教訓時城守備皆由英豪出而編如不承公公  
 廣林門修處已使平竹官金部王用入此考作故蓋有  
 士所不論者必注下終其甚難十餘金士大夫職舍為諸具  
 氏民之士集者數日日出江上的水冠所請素和進者盈兩  
 的波動天風會雲衆之際微百黑不絕蘇人朱家作詩年之  
 流碑立奉以千志若節近同蘇竹瀝龍隱端天宮萬里福轉華  
 月三五前後指外無餘物今落堂前有采美說與俗人不信也





二十一年乙卯春陸父事諸廷錄當上怒其微賄論曰如大文武不來潰後使策爾年冊生知吾來欲臥立待十五歲冊生於是諸臣靜聽至是上上櫺木降旨王錫爵乃寤跪懇請舉旨以答前詔上曰朕雖有前旨但作讀祖訓有文嫡不立庶之條今皇后年尚少恐復有出冊東宮事討王乎欲討王是背祖訓欲主東宮是一東宮矣以此不果無已將三子討王少行殺年恨皇祖無出冊升冊生可也既而詔出羣臣譁然曰元子討王此無此事王王廷封名今如何可辦於是郭印去元叔傾允成張納陸降陸王知堅託祿來進奏書遂殺龍象而中宮遂致龍威倘前星

肯德堂院是如也俱不遠幾步供一二年中官無出再行冊立預  
教選徽音行也而錫魯復指竹而教既凡七八上上始允之  
錫魯口能到居左膝跪而宣  
言左肘右肘俱左膝跪而宣  
蓋星漸近茲歲漁上麻居思過紹淳臣瞻片  
二十二年甲午皇太子出閣講學時年十三歲岐嶷不凡論嘗成  
編作字有法故事每指問臣一人立有講據書前有綱雙鵝一  
頭畢從網鵝下轉東西而立一閣臣探出網鵝上皇太子鵝內  
得白移網鵝近前代筆不明言意在默寫鵝背篆隸一日講乃言  
紀施講學而鵝是為難以易焉遂刻初堂當宜既數行畢周問曰  
何以謂之龍德皇太子初然答由編刻是非凡化謂臣之句而  
陳指之更覺明妙竊嘗集諸詩問聖皇上帝降表格下代若有他  
性大義答曰只天命之謂性是已嘗言蓋其當請問揮可勞而勞  
之答而然謂不輕用民力也講官嘆服○河南大議有人相食餘  
事楊東明進饒民圖說御史陳登雲封進饒民四舍雇糶上覽  
之惻然時鄭貴妃在侍亦惻然問出所私蓄五千金賑之上諭  
皇太后以於五千資濟之河南賴之○朝鮮邊遠播種地六千  
里就原有桑麻其王李熙以滿年而後前問曰平秀者起人奴某  
士以某種甚好種州朝鮮無他種遂攻前之李熙弄異州運使



二十六年戊辰有劉捷等令遣步兵過倭營各有折難令敵平秀  
害死各倭前陸續迎路因遇敵之槍獲平秀攻平正茂等所有是  
示九邊南海運平

之群屬焉者○適義爲惡者○乎越○時確使四出南軍守備太  
 監丁廬州府開六安州確有無狀合肥人孫思教知府其地國上  
 言六合有種萬皇帝三人盜掠有傷陵賊故六安謝官特重天  
 山之性不敢妄議聞取奉古兄信皇陵朱孫供不許開於是廬  
 鳳一帶得免騷劫  
 二十九年壬午武昌樊圍稅使陳奉奉巡撫楚王府遂執委官六  
 人投之江有者降知府知縣爲民○蘇州徵民偽服殺稅使委  
 官七八人○冊主皇長子常洛爲皇太子  
 三十年壬子上偶失墜遂召輔臣沈一貫入諭以輔佐東宮事

年不思禮部侍郎郭正域上疏極言其狀回絕不報  
 有技臣名者於各書者大約言郭貴妃欲危太子事頃因結  
 危謀事聞上大怒中外危疑本上志意定矣殺捕時居  
 太子大校論曰汝等不干涉事但去我若為字我之意汝  
 是知通汝的奉友我亦知道此必逐逐逐逐奸黨離間我父子  
 學動搖天下也因出御筆寫訓諭一番賜之曰細看訓則知我  
 主心也傳時上欲下皇太子亦令淚叩頭謝去  
 子之問為三代今主我  
 時捕妖者甚嚴下令大索給事錢夢皋阿一貫意直指郭正域且  
 及輔臣沈寔張爾岐等舟楫具供難乳以背下獄牙訊無所得  
 天圖聖弟長安中無款偶論吳江人沈金鑾心疑似捕治并捕高  
 僧建觀美等林連樞甚嚴獲將賊生先賴侍郎李是裁尚書趙世  
 卿勸閣臣一貫反御史沈松力持之始免獄雖生沈於市生先  
 係順天無生性陰賊以詐金生茂人同故得不獲然世實非正  
 先第其人可死故人不辨之後中者余入趙士頑疾為自言為此  
 肉碎落如珠  
 三十二年丙申兩廣總督戴鼎極言中官株連之害○大而都城關  
 戶部尚書趙世卿陳四殲絕結縲枉陷黨奸弄七傷官虐民成何

世界主上嘗曰朕心仁愛自有停時日以繼日更待何日也○  
 鄭給事田大益疏曰皇上通奉龍威不成六代應統法陳而  
 聖上堅察兩耳不宵一聽倘一旦亂作臣危且不可必何金玉  
 純好之有哉  
 三十三年己亥考察京官主察當屬吏部侍郎楊時喬一貫懸其  
 方嚴請以無賴尚書蕭大亨主筆時給薪薪給薪使事處外  
 特旨尋用於成中劉元珍御史朱希陽等後先論一貫權奸誤  
 國有旨允給薪薪外時有兵中布衣在一貫坐象鼻戲之曰肯  
 之山人馬山中謂人今之山人馬山外野人有衣對曰昔之給薪  
 月九年  
 給薪門事今之給薪約相門事一生必然○歸姓婦陳氏在  
 寬山歸某世之妻也年十九未降二年而某世死婦哭拔劍欲自  
 裁母抱持奪劍婦謂母曰兒必死某已替夫矣有數宜死者四無  
 子宜死年少宜死舅姑老無日無倚宜死舅姑自有主奉養無須  
 宜死曰撫育棺槨婦人死即殯不可露尸竟自經死○京師地  
 二十四年丙午內書楊榮在雲南從苦軍民軍官賀世勛贈先大姊  
 榮榮姚某教之工聞大怒捕往朱府奏云陛下無以一人  
 故動一言既而奇榮不足捕止捕有事故世勛於恨○除夕

中興 嘉慶 嘉慶

王謂左右曰此時建康受外寇官署皆閉安得開惟仲卿持符  
 事遂獲副都屠沂三人濟蘇可舍○服傷人到天敘與其堂三人  
 權一小佛像懸於幕化安方有法術能登地地陷指天天開且  
 知人生三世有納錢者來生為指揮等官一婦人天於陌上步而  
 視之曰來生當為后起遂携去行海南京衛軍某者頗壯虛抱為  
 師請試其術屢迫之天欲許密乃送向南宮有身變相殺且盡何  
 暇試法蓋惜此將來開選去軍待其情即言之極江等衙門時長  
 至南京百官雲集○金陵上香將出城兵部原傳城外有反賊萬  
 餘人來上陵殺戮司官據城督辦獲賊兵捕得四十九人付  
 天敘為首劉天敘也○蘇州一婦人斬一人餘俱遣戍校事  
 成者必立如者多紀都御史丁賓令皆無知惡人格違與生飲  
 食之餘人乃待全布

三十五年二月朔日有食之○京城守門內官嚴毅奏與知縣  
 ○尚書趙世卿奏言用人各有機要家室無所不能而推得司官  
 及衙門日於各郡殊非六卿平偏之意○輔臣朱爾瞻請止發稅  
 四兒童走卒無非怨望臣等之言○滿洲頭尾無非感德臣等之狀  
 乃將辭律官來即說候稅各處者朱爾瞻而知其說候稅全臣等  
 如何抵對如何據實抵對罪已非下獄乃言如實不過增稅

皇上於章疏可以鑒作而為事之善極不○蘇○蘇時特戶外重  
 蘇梓桑之冤家日月暗背列不欠錢之債主按例相視許語相如  
 補相之地其苦源矣

三十六年戊午南京大水木春俱無○趙東前屯兵變○嚴毅使高  
 雅不果待即楊時奮力言建省巨測遠在重岡有肯微荒淮四京  
 ○萬寶來軍大入寇○兵兵杜松乘兵從軍遠長山出歸其業獲  
 頗衆

三十七年正月達庫在邊詩晉○和代則說詩熱○街市宣探安  
 定德慶二門西拉扶老攜幼而入城迎難○因而九○劉臣

蘇州高素○蘇平無窮人主常親士大夫經而視官重及至有  
 士大夫亦親身家重而視官輕益於士大夫以官為報則其禍不  
 惡言矣已將吏部拉舉諸說○德東地震○山西大旱

三十八年庚寅向高統請東宮講學○德東地震○山西大旱

三十九年○京城大水○蘇雨連朝○安門一帶皆山長河水深五  
 六尺○馬不能行○皇貴妃王氏薨○王太子結不外傳越四日聞  
 臣知之○馬諸等宜既而散引無期○禮臣奏請擇也○朱蒙允○閣臣  
 斷言李貴妃墳地原有九穴○杜廷英○戶部尚書趙世卿已歸天  
 際不得冷竟歸

四十年子更部書孫玉揚掛冠出都○內使犀殿尉馬升與護  
於大明門外與孫及敎習官賀之○孫跪奏謝○皆不報與孫還  
帝長安左門而逃○上大楊下詔切責差歸衣官毋得奪與孫父  
官○劉牧習官傳○皇貴妃發引○御史過庭訓言自東林之名  
立而耳目見聞各有滿堂我其君子人誰甘的小人○史科陳  
延學泰陳與黨之論謂論人者不必為一綱打盡之謀論於人者  
不必為三窟藏身之計○勸觀者亦不必為黨同伐異之舉  
四十年五月庚辰合葬上請福王之問○史三子○武人王日  
就許泰好人孔學與郭貴妃宮中暴內相對監諸人王三招皇

家祖咆太子○太后○皇上像釘其同○語步涉郭貴妃  
稿王葉向高奏曰日訪得王日就孔學等皆京城光棍此事大類  
往年妖書信故書區名無可究治故難處置今若與彼者會  
見在後則一審其情主見自伏其辜○皇上但靜以處之不必  
性一○或獲則中外紛紛其禍將不可言彼奸人不遇此一機  
本有圖家可謂多矣○上見日乾死大結○偷盜其知可慮○至  
翻所索○見何為○然○將揭揭精藏之身以他事下日乾  
於獄東宮達此關牆而為田○皇上既不同則下亦無庸更見  
皇太子漢之也而向高獲露請遂令福王之國○上納之

故不少得大日風範  
孫滿朝焉王邦才下孔時於招殺三人皆稅監所誣奏也先是葉  
向高疏請釋故故有是命  
四十二年○皇太后崩○福王之國河南  
四十二年五月○養有男子闖入東宮以提督什守門內傳一人  
衆肉就之○皇太子親奉送部勸諭是犯名張孟卿史則述元  
言其將涉風魔魏似熟精刑部郎中胡士相等定為風癲提牢官  
王之案重加詳問言有烏云遺誘至龐劉二太監處語多涉鄭國  
奏科臣何士晉請罰其事○上大怒因賜奉常寺言○至

上曰昨有風癲張孟入東宮傷人此是終事與朕何與外庭  
有許多閒說你每律無父子乃欲離間我父子耶遂見刑部問的  
指情止將本內有名人犯張孟廬保劉成即時凌遲處死其餘不  
許復及一人以傷天和辱親東宮手示羣臣曰此兒極勢我極愛  
惜他時御史劉也復伏於殿中患受欺切揚言曰陛下極慈愛  
太子極仁孝因班辭稍後殺高○上聞之不甚怒誤以為別有  
爭執大怒命中簡擊下連下光復獄○上怒稍緩又以手約  
太子體曰彼徒六犬張春至今成夫矣我有別意何不於此時





大清 康熙 乾隆 嘉慶 道光 咸豐 同治 光緒 宣統

四十萬兩○大清深入撫順更以偏師翻缺備撫安堡已而後據  
數萬騎後靜安堡入乘虛直破開原○上提撥軍進附合都御史  
蕭兵部侍郎代楊錫福疏請派兵策復開原上賜劉令  
劉期從事延聘李時勉司著張發督巡京營兵三千壯其行竟  
不及從○大清兵馬後殺三金堡入攻鐵嶺滿洲城臨恭自開原  
既克滿鐵進寇二空大清開闢而在內應而我偵備甚疎聞敵膽  
落故堅城應時主戰○經略無從入遠陽新辟遊擊劉通節  
等謀壇觀祭無請開缺死事軍民且論以北關必復否復相度各  
險要就研宜請募兵得缺募守邊備能添募地備水高防於足運  
陽稱有生氣○道治楊錫李如樞相勸○差給事地崇文查開運  
運兵馬時金自二開俱為大清陷沒崇文同訪其部落聞金台失  
有勇得力半羈於敵察而得力卒二女長遠不他嫁別部滿毛大  
孫京河兒寡次中報現據實免恐當令清撫賞乃考論腦毛大  
及寧整當同仇之志特給二女四千金示優恤以順其意并請為  
金台立廟丁○大清兵馬原經略開運餘運  
四十八年○輝御史劉光復為○大清兵馬原經略開運餘運  
陽復以萬騎經略關為騎與東州堡入深至渾河縣兵質世醫戰  
國社設防滿洲之○本年十一月一上旨○有恩恩傳宣太

子令旨悅與督理通濟年歲既盈數年馬堂朝齊等知道光年間  
礦稅為因三股兵而宮米建等欲空虛權宜採用近因遼東故  
人有警戶部已加派各省地面錢糧今將礦稅盡行停止張學  
著撤回○又傳令旨夜銀一百萬兩解赴九邊撫賞○又傳令  
旨遣父皇遺言封是貴妃薨氏為皇后禮部以為無例奏乞  
光宗自皇帝子孫在位一月長  
恭和元年八月朔皇太子常洛即皇帝位○後王馬駙馬都尉  
先是貴統叔劉光復軍城為民至是輔臣方從哲請復其官從之  
○起復鄭元振大理寺卿劉光復元祿寺丞○科臣惠世揚奏四  
君子小人之進退關係國家之治亂然小人不進則君子不進○  
科臣周朝瑞奏言慎初三要內請停止金花銀兩上曰金花銀  
兩係舊制進內周朝瑞奏要言著降一級調外用○御史張澂  
奏請相宜內外兼用○吏部請冊主東宮上曰遵道紹於  
釋教後舉行○以表應慈巡撫遼東○初十月上不豫○召  
朝儀上臨朝見大臣有班後復從從龍金大府者駕面後聞散  
班官外會樞門高致鳴道上不指其人但諭問班制儀容要  
便後當重為○御史史永澄疏陳交濟之盛請人臣所當有者

有二一嚴奉之體大綱而體要自古重之也奉養乎惟寧靜  
 順寧順勿陰如指陳一事達其事不止如非動一人恭淑射侯  
 為機之下一覽無餘則聽者無聽矣一言官之設欲同事而約言  
 非欲言而事遂為之為之為之為之為之為之為之為之為之  
 當言則言可執大抵言期於利宗社不必矜名節言期於明國是  
 不必附名流使朝廷得受言之利而人臣無進言之忌則得矣所  
 望於當言者亦有二人君尊知天則知日喜則和氣片雨怒則震  
 震迅雷形之章憲欲言者十不得七使之而奏而言者十不得三  
 是陛下之威宜霽也昔魏解建鼓因非求言惟楊善隱惡斯戒  
 同是為主也

大略於數十語而得一語即為可采之對雖於千百言而得一言  
 是亦可備之應石聽其所可聽其不可聽是無救之益宜知  
 也上嘉納之十六日上不視朝羣臣亦不視朝是無救之益宜知  
 諭朕今日願目朕卿四肢軟弱不能動履且而各衙門辦事特召  
 秘書府再召卿等來見○欽此問臣何宗彥劉一燾韓維後命召  
 舊輔葉向高○上 大行皇帝尊號曰憲天合道哲肅毅簡光文  
 聖武安仁止孝顯皇帝廟號神宗○部臣憂臣各上書元祿請綢  
 聖服冊主東宮刑部主事孫朝肅徐世儀書略云閣下知  
 聖躬所以違和之故乎以頓勞而致積可言也若以不防慎而致

不可言也閣下不知而慙慙思患失防慎於初可言也故初而  
 袖手旁觀不請宮闈之隱隱以負先帝之托更不可言也  
 廟有靈天下忠臣義士有腸願閣下熟思之也今為閣下計惟有  
 英諸皇上旦夕冊主東宮而○御史鄭宗周楊爵欲安  
 朕則以亟請召見擇賢為第一款欲安皇太子則速行冊主  
 務宜慶宮為第一義防微杜漸使宵小知非廷心有人有所忌而  
 不敢違此亦安危呼吸之機也○元輔方從哲楊殿為安○皆人  
 治病以不服藥保泰為上策蘇敬家心清元氣自固視經解之功  
 無止百倍倘用藥不當致有別傷其害反不可言矣○上諭禮部  
 元妃郭氏才人王氏俱加封皇后○上又諭選侍李氏侍候勤勞  
 無異太子如親生厥功甚高着封為皇貴妃○科臣楊健泰論  
 文昇用藥之誤曰醫家有錢者健之不足者補之以 皇上日  
 賜藥食氣血精神預費於法正宜清補文昇何反投以相伐之  
 劑遂令 聖體一旦至此然則外傳流言曰與庸之無節侍御之  
 憂必必文昇體口以益其誤國之奸文昇既蓋臣躬之疾又損聖  
 明之品文昇之內其足食乎又論鄭貴妃封后事曰大體上尊綏  
 必有其名榮之以嫡母則於 大行皇后有時尊之以生母則於  
 本生皇后有時貴妃試思 聖母配天育君育民平若勤勞垂四十





既交代司自蒙恩回籍聽節可乎夫但臺有諸臣各直以收邊  
邊遠他人豈不濟不將應代事付一清之於皇上與新撫自  
交代明白主宗而否然此諸事何一件非賊大疑妄乎司謂無  
所得來何一事非賊屢竄惡崇止此昭昭所幹一切地方緊要  
之事有過數年經營不定者一年而當之為記者亦誰矣年  
來廟堂議論全不言軍事情實而第憑聯報故賊屢急為說前  
奉去者數以冰雪稍緩則聞然古師老封疆馬上推戰及敗又據  
賊等口不敢道一義于此見賊技略既定而怯賊者又復開然  
意責戰矣畢竟矮人觀場有何真見至於用杜松用李如松李如  
我我延撫路巡撫起發雲用則科漢每何非臺有所迷何常有  
一動地方事當駐地方官為之候候處山地著重歸自能區處保  
要何用物估估指徒亂人意而一不從範範然若此後議論不  
省則略略必無所措乎是矣此臣為略略與封疆并國家慮者也  
○務西河清三月○時李選忠等因盜竄下法司律連累已議者  
恐及李選傳御史費德馨乃上書輔臣曰選傳與非游德而亦稱  
人士子之輩獨不者○電令○陶○之○除○起○備○直○欽○飲○情○事○州○知  
感傷而上體未遑不難辦一錠銀手願閣下而面詢護今選傳  
侍杜天昇相女不虞意外計先傳命哭哭陳屍跪而御史左

勸遠是也。有錢之貧，急不可不待者也。田是也。有意之慈善，不可不待者也。練兵是也。有金重至大，而當其疲骨解頰之禮，是也。有金重至大，而當其疲骨解頰之禮，是也。○初移宮登極之際，楊左力居多，一時言之李進忠等，從言既衆，遂允言。李遂侍失呼，謂言事者處之過當，楊遂因上疏，直陳移宮始末，因憤先事過凡之咎，再四丁寧輔。皇上要緊當時，遂傳忽從門校中手挽皇上而入，復推皇上而出，隨有要對皇后之言，諸臣相顧踴躍，又疑皇上密此舉，上召為是。臣等急於請也。乃守宮門內使，乃有持提不放入者，臣等犯密與與，乃侍奉龍軒至文華殿行駕，呼禮及儀。皇上宣諭何宮有謂即當北之遊侍者，臣等遂侍如可託。皇上必深知之，雖強之難而不涉，如不可託。皇上必深知之，雖強之難而不涉，如不可託。聖駕來巡，歸宮慶宮兵衛極上必深知之，雖強之難而不涉，如不可託。聖駕來巡，歸宮慶宮兵衛極也。定初七至初五日，猶抗不奉命，臣是以有正名位之說，并恭及李進忠等，至本月移宮，臣隨即請大匡言移宮自移宮降德自降德，必兩者相濟，而使此舉在天之靈，始安大抵主上冲容，方說居未淨，法授為重州，軍免為難，又宸居已定，既安防範之至，即當體皇上如天之度，整前庭後，昨日宜然。凡爾神靈，鑒此紅哉！自之所以獲移宮者，始難如此。近奉聖諭，於巡侍，居舍



不知無識錄之也既而於無識則於四題則於自無識等  
 題使人有同志而於滿清也亦事致數人而識而不欲入且  
 大為得計而謂此一遺漢人意見使奔一職而或為守中  
 無定與則人亦知無識之也今日新主受事自計此時惟有  
 其聘者才學之已故之親戚數人中之市使彼親則至於識  
 者不若於人所持之說年數無大利使數為心中中國有實之  
 而編錄未嘗有文則於今日定書也乃當國者發然不見  
 主特人言兵十八萬則亦四十八萬人言餉九百萬則亦四九  
 萬錢人高下一無經長大臣無識者此亦可辨彼天下事其  
 前之區區大數而謂二三年可結馬臣不信如師議於  
 記而其入記者仍在也即更三五年未必果驗如其可畏者  
 也今觀兵十四萬神使亦如十四萬而無人之動地時不  
 為相往者通知大略以定議持之不姑明而證任以臣中則  
 是是知更如堅不動如大城堅不動者則大日恐國之速議  
 去此則通者通戰敵未伊思通調不處為未起之機也其  
 今以臣以古議兵而十三萬之味以以一萬餘之字丁受無煩  
 議如以古議兵而十三萬之味以以一萬餘之字丁受無煩  
 言可隨應也此又今日之說者也上策之下和議○三法司會





乃名者皆所也。上調之，賜肉方劑一品，仍賜香金大銀兩。  
 經數時降心，御史李日宣奏請宗生及孔子後裔於大省如鄉  
 二人。上是之。命左監王安為淨軍地遠督害之也。○鎮江會  
 趙宅是陳下將軍已文麓，奉遣撫王化貞年赴河東等處，將海運  
 運間查獲偽冒廣慶島等數庫，因開鎮江教兵止千餘壯者又各  
 由松州、遼寧應來避難生員王一寧等率兵三百餘人，為偽漢  
 下，又先期通賊，中軍休民樂為內應，於是內外夾攻，敵首即擒。  
 洞舟擒其將游擊顧自年，其餘斬獲必盡，文麓隨進城，余糧可  
 與唐興德撫再王化貞同。上命遣義兵總兵黃繼祖、副將  
 龍等○陝西產麒麟，身有斑點，國家每歲一捕，以備珍玩。  
 月忽不獲，一聞之，給奉聖夫人客氏墳地二十畝，御史正心  
 向法關司主恩不先於近近見明旨，一則謂奉聖夫人嘗  
 之地，一則謂掘過忠侍衛之功，大特官未償而先祀客氏之香  
 陵工告成而入道志乞勳勞，非札為不利于附為失宜。  
 結他職，更有以累則不便之意。上初責之，○免劉爾契陽門  
 ○鎮江行商朱男九龍等潛謀討之，至是教育大發兵三四  
 來，人文苑史家不敢走，天八制習遊之，填復陷于敵。○廉廷獻

人心不知無一兵之經略出史是推動人心也隨營後兵五千  
盡出關外外無一兵一將不知誰在何頃兵馬出關大  
知居住廣德縣住何地也 勅兵部速張無從搭安兄之  
住使手出門為殺不失脫而出計無札右也 ○套敵入犯延安關  
咸三月焚殺甚衆脫去口拿了杜德兵使家如不拿杜德兵過平  
三月大兵徑上西水事聞即有張字住文樂新辦事縣忠光四大  
外有張字○平○必○請○集○身○必○因○境○官○而○據○而○品○則○大○持○之  
香○陳○德○之○如○國○家○門○文○樂○始○從○杜○德○○四○月○前○戰○香○崇○朝○德○  
杜德重兵而復陷過長一方震雷 ○石杜宜無月序印女官

○年○王○化○有○奏○辨○與○理○臣○不○合○之○奏○四○臣○奏○ 皇上鈞鑒  
○其○六○為○道○派○如○一○舉○滿○平○臣○不○敢○貪○天○功○即○有○不○滿○亦○必○從  
相○宜○敵○不○得○休○情○官○時○日○經○臣○以○上○路○派○之○派○敵○必○失○如○臣○言○不  
可行○臣○深○憂○事○任○臣○在○聖○時○一○意○計○敵○於○是○今○恐○兵○引○移○多○兵  
○其○大○而○廣○軍○空○虛○矣○○兵○部○奉○旨○會○同○四○大小○九○卿○特○遣○各○有  
○不○止○如○聞○之○亦○四○商○官○經○理○既○不○相○合○勢○必○重○任○其○一○夫○以○年○中  
○其○當○金○糧○進○步○然○滿○臣○一○旅○志○文○龍○必○不○用○分○慶○寧○上○兵○必  
○人○必○解○道○而○六○分○兵○因○臣○臣○自○請○臣○宜○行○事○而○特○轉○上○方○創

○之事一以委之 若歸臣或使委者豈可選選當新制用可也  
○四川雲城改化成都指揮周祥春戰敗投降而御史趙世期奏  
請速復川而逃則大兵一見附之民必自趨逃亂民欲而亂兵  
之勢甚於得附之民而已不若又入其黨者康野虎之勢既大  
而美於中未入其黨者受流傳之苦亦殘害而忍於禍可勝言哉  
○本兵張鶴鳴自請視師提之○敗於德河出漢總兵劉漢賊兵  
○張武寇害甚烈尤負招募為衆至德河同知馬有手擒之必負  
○將○劉○德○德○敵○不○敢○渡○德○河○劉○德○今○即○將○德○河○之○未○入○四○號○野○虎  
之可○大創各道以馮非計乃止 詔而敵渡河過西平堡一重

○其○有○先○鋒○孫○德○功○乃○化○負○所○任○心○腹○沈○將○也○惟○孫○德○功○未  
○其○功○力○手○四○兵○敗○兵○事○而○都○人○奉○命○降○馬○賊○故○孫○德○功○未  
○馬○中○前○兄○李○永○芳○復○環○攻○而○平○半○夜○布○十○面○雲○梯○攻○之○竟○不○下  
○李○永○芳○知○有○馬○軍○一○貫○欲○招○降○之○一○貫○在○城○大○罵○曰○不○知  
○一○貫○是○好○漢○○降○手○本○堅○招○降○張○永○芳○四○面○環○攻○三○連○三○城  
○中○大○將○一○貫○遂○自○刺○死○而○平○簡○得○功○走○入○廣○寧○張○呼○軍○民○宜  
○劉○德○功○降○因○李○其○雲○封○爵○牌○四○符○一○城○聞○然○中○李○門○王○化○負  
○廷○恩○○子○王○上○引○軍○漢○門○入○平○四○滿○城○人○走○空○化○負○賊○衆○不

所爲而不主爲己爲心腹將爲去者蓋營行幸以素餐義也  
 新劉練馬行及門各封止將歸之制練生持刀與國  
 由他自脫由丹陽通縣城附賊廣寧院談化員听報有騎過不  
 復懷通軍和心離民而奔者十不得一遺棄幼小拾獲賊先  
 制軍他員從數騎走開陽逃無從獨自右也引兵生化員仰  
 而哭死而呼父云爲萬幸平遠院官何知化員騎奔的延福  
 同了軍前引兵到河堤公下交結惡戰不欲廣寧兵外報  
 是今日以時兵潰之勢誰與爲守惟有幾百萬生堂入關仰  
 賊足兵力營寨而行化員與軍前通張應各殺後時敵騎已東  
 通敵將練馬以放過督王氣說一騎賊入關時賊  
 在廣寧西外水起關無主矣官軍騎走各逃俱前通賊矣  
 將他營松山沐浴未定而再升賊死其供高厚亦從死焉  
 料應去賊奉手而謝而鳴高如賊此境賊惟動登是捕漸遠  
 下秋皆有翼○走村俱喪蹤已前則說是守今雖曰大賊民  
 守今也兵一召民百守今動則歸不足守守今營則俱有必不  
 守今營則奸細必不守守今仁則射兵必爲用故宜守守今  
 尤是即是大約以利實克之乎日所不聚同結其心賊黨  
 爲守却知香店一切禁無而易得是越省實收是備幸以去已

昨昨王元自選開關進師四縣聽動○是日解後却為從從  
 那吳張苦辭上想其規避幸無為民○以王在晉為其部而書  
 僅得連刺津葉軍務○收復豐華島中尚有人民數萬祖天  
 泰親據而有之○與敵通都司張國卿與天壽有親樞臣命往  
 之曉以利害激以忠義天壽一見開解不覺痛哭遂討東援順○  
 張足躬跪請就逮○川師復新都尉奔竄敗走成都開關既而復  
 還義府賊首趙錦果○起陸李若桂楊運都給事中○三法司王  
 紀鄧元標周應休會審經撫進呈狀詞○王化貞全不知兵用虐  
 而反為庸用用間而反為間用其類流如孫傳功軍日侍左右而  
 不恤○說作○子役備已知乃散口口載：要載暖河及至胡第一  
 風雲皆兵鼓擊鐵騎尚陽在百里之外○而廣寧如敵○發已  
 至此宜伏上利若無是獨才識氣魄勝一得往年錢運的遠存  
 去遠而遠已關係似非小可及哥加徑略即敵有佳扼山海之  
 哉者已知其無意屠戮兵機間以後即敵有才觀如言兵兵不宜  
 欲藏而人不足盡信未若降情之臣此廣寧人心之不問楊瑞  
 於在若兵料事之智蓋不通過化員哉約到慎之惟慮楊瑞  
 不可破今日一語明日一場軍鋒各陣相尋不已遂致紛紛地而  
 來猶得不知所出急急飛檄戰戰若得四勝可以成否王之即就

取○以○除○言○如○是○以○而○為○其○也○使○應○軍○告○急○之○日○廷○將○伏○義  
 擊○牌○我○援○一○劍○以○勒○獨○制○或○狀○餘○僅○以○圖○報○復○反○此○也○元○王○不  
 粉○計○不○出○此○一○聞○大○兵○既○敗○先○奔○榆○關○即○有○泰○世○之○氣○亦○不○足○語  
 喪○師○失○地○之○罪○矣○若○引○從○前○往○略○觀○之○此○之○楊○銘○史○多○一○進○北○之  
 素○應○泰○反○欠○一○死○若○厚○集○化○員○而○逃○弱○少○及○於○寬○界○同○罰○其○非○刑  
 也○俱○坐○斬○上○從○之○○大○雨○雪○著○屋○瓦○皆○俱○碎○不○棟○多○傷○○四○月  
 德○察○州○人○孫○有○道○縣○令○遠○走○已○帶○一○家○相○隨○安○統○茹○養○三○著○邑○家  
 三○有○尸○屍○當○嚴○霜○之○寒○張○德○甫○出○蘇○關○惡○龍○運○邑○統○二○日○而○賊○兵  
 其○士○皆○力○盡○○城○東○東○東○東○氏○長○德○順○氏○不○子○張○氏○及  
 一○人○皆○懷○愧○憤○然○同○所○胸○元○止○長○子○張○氏○以○應○試○先○錄○僅○存○一○鬼  
 ○援○毛○文○龍○德○兵○先○是○兵○部○援○毛○文○龍○密○錄○解○海○島○關○或○可○慮  
 我○獨○其○其○人○使○然○內○翰○紐○有○是○令○○復○張○信○德○德○應○嘉○馮○三○元○原  
 官○以○無○能○退○職○也○○貴○州○上○清○安○非○考○類○收○隨○龍○里○寬○安○團○固○有  
 城○池○無○守○控○池○按○史○米○安○梁○統○請○援○○山○東○狀○賊○徐○鴻○儒○偶○就○攻  
 臨○縣○城○無○官○趙○牙○黃○兵○補○之○○川○師○克○復○隆○關○○川○師○克○復○隆○關○城  
 ○先是禮部尚書孫法行親奉方使魯李丁以進藥之罪既而都

御史鄭元標亦論之。既而科臣張鶴素汪廣參彭汝南。乃有處。乃  
惟婦官交車論之下。却議至是。而需索因進。江應秋等。公奏。可當  
日進。無給。未輔臣與九卿科道。而共見聞輔臣視。皇考之。海  
然。共切。獲。二。字。何。可。恐。言。但。可。要。意。這。處。分。即。應。而。無。乃  
先。事。罰。條。結。果。養。病。去。制。失。之。太。輕。也。輔。臣。已。自。認。其。罪。自。請。罰  
奉。為。法。任。咎。大。臣。引。罪。之。道。宜。為。李。可。均。非。醫。官。也。以。紅。丸。輕。送  
而。龍。馭。上。界。罪。條。休。乎。應。拿。解。法。司。究。問。以。正。刑。章。在。文。身  
應。提。督。當。可。酌。輕。送。之。時。何。不。深。察。罪。人。在。可。均。上。與。李。應。從。重  
死。擬。如此。則。肅。法。紀。而。公。憤。泄。輔。臣。之。心。亦。可。自。明。矣。上。曰。李  
可。均。案。不。知。醫。術。醫。條。委。屬。重。處。醫。方。從。醫。果。擬。失。于。太。輕  
然。心。所。自。明。何。可。輕。送。李。可。均。會。選。法。司。究。問。正。罪。在。文。身。仍。從  
違。南。京。此。事。終。終。多。日。今。處。分。已。定。不。得。再。傳。旨。奏。再。生。事。端。既  
而。李。可。均。違。戾。刑。部。尚。書。王。紀。革。職。為。民。吏。是。劉。州。提。獲。奸。細  
杜。茂。劉。一。獄。等。供。違。唐。之。失。有。獻。送。者。詞。連。進。士。休。卜。年。與。李。未  
步。性。來。結。誦。下。刑。部。問。王。紀。疑。其。非。實。理。稍。遲。上。怒。以。為。縱  
容。劉。私。故。英。職。輔。臣。等。為。高。中。故。不。隱。○山。京。賊。攻。曲。阜。却。之。辱  
又。攻。密。縣。知。縣。某。民。兵。極。力。捍。禦。賊。既。苦。求。賊。不。能。前。旋。以。糧。立  
飯。營。而。去。○孫。慎。行。以。病。請。歸。從。之。○陸。學。若。望。倫。達。太。僕。少。卿

○太。僕。少。卿。滿。朝。應。奏。論。國。是。願。倒。白。一。已。擬。平。同。嘉。慶。一。條  
以。轉。送。去。孫。慎。行。以。材。典。典。王。紀。以。交。軍。軍。營。不。願。倒。白。條  
得。於。三。十。朝。之。間。曰。祖。宗。朝。有。是。願。倒。乎。一。邊。案。年。就。更。索。百  
萬。之。紫。道。臣。尤。應。其。少。低。年。乞。歸。休。之。約。度。支。尤。成。其。寄。祖。宗  
朝。有。是。願。倒。乎。一。棄。城。耳。多。年。謀。叛。之。犯。或以。庇。厚。而。後。求。旬。月  
粉。疑。之。輩。反。始。深。而。替。替。祖。宗。朝。有。是。願。倒。乎。一。條。計。平。正。罪  
有。常。律。平。反。無。送。條。至於。違。唐。為。奸。細。獻。送。使。其。求。獻。送。之。高。陵  
何。是。惜。乃。違。唐。之。禍。起。于。袁。應。泰。之。納。降。安。廣。容。之。送。於。王。化  
貞。齊。金。以。借。西。窟。偶。有。載。忽。不。見。西。唐。宋。應。不。意。于。脚。危。忙。把。頭  
文。與。未。聞。有。何。人。獻。送。之。說。也。據。其。奸。細。不。過。為。巡。撫。脫。卸。之  
地。耳。王。紀。想。亦。訪。知。的。莫。不。欲。殺。人。補。人。耳。祖。宗。朝。有。是。願。倒  
乎。凡。此。種。願。倒。成。于。陸。下。者。十。之。一。二。成。於。當。事。大。臣。者。十  
之。八。九。這。不。知。陸。下。何。資。於。臣。子。乃。臣。子。之。惡。負。陸。下一。五  
此。後。入。憲。照。為。氏。○平。遠。副。提。兵。毛。文。龍。奏。上。等。正。義。守。院。曰。臣  
撫。臣。王。化。負。委。任。遠。以。孤。軍。復。鎮。城。雖。是。陸。置。護。絕。而。備。仗  
皇上。威。靈。計。復。克。復。新。縣。南。衛。重。創。敵。無。面。色。佛。洋。登。之。樓。即。一  
是。唐。寧。之。進。兵。有。期。臣。張。體。寬。報。傳。率。南。衛。用。報。撫。臣。之。知。恩。即  
以。報。皇上。寵。異。之。典。矣。乃。今。津。卷。之。應。提。請。同。黨。雲。山。海。之。防







常因其鎮封使會明告結開發其輪服再三而後許之然其進兵  
勸教功績昭著而後封之亦不以急除差議不決後抱忠舒者  
國卒封之○大僕卿費應舉請存遺學○監師自陸廣鳴炮收後  
賊復據紀省城王三基忽遣游擊黎邦魁等潛下龍里一鼓而破  
蓮花堡斬首甚衆忽又遣將王建中王元佐等進青巖壩焚賊  
寨斬首無算竊道渡河溺而死者不計其數同來將張崇萬他擒之  
王三基因上疏請兵餉以清賊後備大都不得如此只恨兵力不  
加不獨苦糧餉不足沿河四五十萬金一時計到不旬日間可招  
精兵十萬破賊不難也但頃日人情急者自急緩者自緩真可痛  
哭況乎上命該部從權撫恤○蘇平沙賊作亂雲南巡撫聞  
洪學討平之○毛文龍奏滿島城之捷○南御史趙應期奏曰  
臣先婦孝子位尊養者甚衆夫此等爵祿非軍功不授當有澄汰  
之今日與之何以爲禁他日授之必以爲辱皇上如寵受難  
劉惟有優以全帛賜以良田美宅實不犯公既官不懷朝常豈不  
辜享公樂乎不勝○諒馬倭擾蘇州馬倭地在江東敗郭兵將供  
在個中故馬倭文龍偵知領兵分路夾攻斬獲甚衆○平馬  
大捷時賊情益動毛文龍乘機進取收效不獨大有斬獲○而  
雲南亦密議臣臣陳鼎相言蘇蘇事覺捕擊○湖廣平妖取任

三寶又次分發各將領一六八十八員分領各營一○陳  
倭漢人進一六八十八員分領各營一六八十八員分領各營  
食駐大刺殺均有奇功○平馬倭毛文龍偵得蘇州賊寨  
後河即進兵乘機焚伏斬獲甚衆○斬首甚衆○斬首甚衆  
大漸悔復與水西安賊合謀一窺遼東一窺永寧而難事愈急○  
毛文龍請足餉以完遼東之舉曰從來軍興以餉爲第一著第一  
日未減兵酒用一日既用一日兵便頓減一日餉且運視師聞臣  
盡以山海爲正焉前以餉料爲正焉而揚其業夫事見錫果兵  
調五萬需以五萬要計一歲之餉必一百五十萬而方能足用今  
三年以來止給銀一萬兩運米二十萬居其費者官兵提獎  
萬巨乎得平年運一萬兩運米二十萬居其費者官兵提獎  
然不棄衆撫撫平使其運提歲月若定急言故令人說至滿平使  
願得此是不知兵家情形心生疑畏無法而知故知已可戰百勝  
臣則知之矣故奏復提而敗賊臣今日之請不解否微無他高欲  
傷平仰報皇上之恩若戰事大出又或推三阻四臣無計只得  
隻身而去斷不還袖手觀望坐視山海惶惶神京震動今天下受  
臣無良謀也○奸細韓崇功等伏誅崇功原係副總兵同伊男韓  
三王登榮托作客民爲求索賄賂關山海有備要從嘉靖口進約



官吏要職之任失失之竟欲以歸來之詔○下地志野事  
 一人歸來百戶賜錢步訪初以獲獲連引劉基除奸等故也○  
 天延撫司無元家奉太監李英一本替未應能辦子劉府官之  
 所寄訪之川工皆建成軍段滿英改擅增地始雖提督連○元史  
 通政使司府卿徐輝等奏授○北兵攻掠順堡都司緊要大  
 尉之○作伴也奉命乃問中書汪文古即奉旨會同之汪守水  
 和克勤門使役皆元家奉務務執職或潛逃京師道又事  
 五女內外交通事○配人需以馬失出而且故由改名等  
 五女此等事在案所不能延結而且引為獲○大中中  
 元史大中之職以馬比視國人之或汪文古即奉命  
 正其未竟之事遂入有○下文古於改職就之部御史  
 中提辨四汪文古之部當司冠也其通授中書者今開山山  
 不問也汪文古已亦不將延結何事引為獲心在許羅風人  
 進退則得與聞何事提結如其納捕捕引用正羅當明由  
 為其未也針羅失失外行在官起家陳陳利傳結故為元家  
 外親以失比視國人之其針羅羅名義重鬼神難當於人  
 為刀馬相持之候待之也○上有奇德之○  
 大史

更上同大中折後是也○  
 奉旨到任面恩忽有奇德大中得應五事事情尚未明結何  
 得面恩得能復奏而朝議報事從未有奇○奇自中由為疑更不  
 得不以湯若愛國之公憤特為防設社漸之應要大中○小臣也  
 奇未有不到任者乃明奇忽一忽三令朝廷且疑且疑其如  
 言之體何數日昨故為大中尋究○疑是問邪之疑故視同官  
 際猶執令已為竊之決故執最上之華更忽不然處而內批  
 深深假而果物可封天下事而可言哉○○  
 其批結為事備同知徐士驥受賂賤開工州守天虎佐其不為  
 日中道來家生晚給屏散批批字批○  
 以用捕人命一起也○知能忠督察除其另一人二  
 以真其謀度功也○知能忠督察除其另一人二  
 忠賢一布并已領耳中中身安入內地○以宗以宗  
 自必發獲捕○奇意多出所案據○批宗之設體一則一  
 嘉議顧中大臣也○奇野交通論於不方不方之在第二  
 進蒙之問實有應保能奉批封賦之違者應保付無元羅也  
 批之去頃於案後氣度○度會之八由意網羅能龍眼而此



兩等先從中選或武或文各無不克練教場有起為忠賢所待者  
○工部郎中萬傑院 殿工務論總志堅有 有狀一  
錄為民間臣民的高故先入而學已為內侍輩立誓其口  
詔定言為民○以御史林汝賓先是汝賓以疏有大者皆大博覽  
因使人命給財關於遠汝賓欲於之皆謂受汝賓數日後滿  
卿作包中書遂汝賓汝賓惟未受是汝而先煩令於中請之  
事既去自請遷化則雖知都御史張璋及各道諸官畏年級被  
本允竟赴前亦杖之竟於是汝賓逃去內命廷素初為監之可  
無人敢入臥寓辱及婦女被罵坐索何而來之置不理○新且

聖朝即正五期八人部降三級訓誥○御史楊維禎劾刑部  
 神主之案以聚賭一事作功過○聖訓員 先帝不無  
 功即且有罪有言平賊○於時春款劉起等深入水西兵潰○  
 楊維禎等因執物問江文官改得走趙南家楊連左老手趙大中  
 楊則貴化十號世楊部維健之案等通緝供悉 旨下獄還  
 已而賊寇於改○計自黃維乘 宛太提學紅九信官三案前部  
 楊連左老手與王安等假借通商詔諭官履虧損聖德已嚴論  
 楊維禎以無信史御史徐景遷亦說謝三案是非糾與律準  
 聖○此科五楊玉請舉也四曰也之為利已奉 旨著是舉行

聖朝發定是書有 旨 先帝非聖父于相繼聖子何得居  
 如楊連左老手安等定案通王安楊為官之事致令嚴紀  
 如官使非實給奏通楊則左於前厥心標榜請封於後應  
 楊林 皇考不得為仙孝即寸斯楊連左老手何敢於事  
 年雖近賊身故而前大軍同惡之人即送法司從重罰罪自是  
 是者殺功不已爾有殺生者非還印削非逆賊則李若今一  
 時與供盡○時魏忠賢權傾中書舍人具懷贊月解不平聞楊  
 二十四罪聖朝旨快逐如聞詳前該當如任守忠即時安聖  
 楊玉部兵馬期什塔撤四後野服其不所遺者論之有事極也

名石得神並其度上疏願忠賢獨有則免風道。謝有以。此  
 多請者。古與名賢。後修事。惟一人。都計金事。○無。軒。武。長。其  
 洪德。李。永。之。下。下。使。家。事。復。以。游。後。功。知。忠。將。恩。復。自。功。恩。廣  
 宜。費。給。無。盡。日。○經。略。馬。第。以。將。解。先。從。之。○以。未。樂。與。食。樂  
 師。史。延。德。遠。東。○我。內。皆。銀。十。六。萬。而。於。山。海。各。鎮。尤。資。以。謝。恩  
 將。士。○今。內。監。劉。忠。中。陶。文。紀。月。等。駐。北。山。海。與。若。軍。務。開。解。事  
 之。不。特。於。是。所。道。今。以。官。其。使。增。給。優。獎。其。事。俱。不。勝。○以。三  
 之。自。經。略。遠。東。○則。部。傳。即。此。演。奏。治。而。南。美。之。法。推。其。委。之。不  
 在。勝。之。自。是。于。古。交。焉。遠。東。為。於。京。左。應。按。制。亦。美。其。當。無。後。

名。石。得。神。並。其。度。上。疏。願。忠。賢。獨。有。則。免。風。道。謝。有。以。此  
 多。請。者。古。與。名。賢。後。修。事。惟。一。人。都。計。金。事。○無。軒。武。長。其  
 洪。德。李。永。之。下。下。使。家。事。復。以。游。後。功。知。忠。將。恩。復。自。功。恩。廣  
 宜。費。給。無。盡。日。○經。略。馬。第。以。將。解。先。從。之。○以。未。樂。與。食。樂  
 師。史。延。德。遠。東。○我。內。皆。銀。十。六。萬。而。於。山。海。各。鎮。尤。資。以。謝。恩  
 將。士。○今。內。監。劉。忠。中。陶。文。紀。月。等。駐。北。山。海。與。若。軍。務。開。解。事  
 之。不。特。於。是。所。道。今。以。官。其。使。增。給。優。獎。其。事。俱。不。勝。○以。三  
 之。自。經。略。遠。東。○則。部。傳。即。此。演。奏。治。而。南。美。之。法。推。其。委。之。不  
 在。勝。之。自。是。于。古。交。焉。遠。東。為。於。京。左。應。按。制。亦。美。其。當。無。後。

卷八 閩民 有言 當會 忠正 一 勢 能 保 守 守 五 人 類  
 王 忠 順 大 內 有 大 藥 而 大 起 祀 教 治 治 居 民 元 君 忠 正 時 風  
 靈 早 地 震 大 災 天 變 屢 作 詔 官 諭 省 元 文 龍 聚 會 安 望 之  
 按 陣 擒 兵 故 三 十 六 名 敵 漢 人 失 陷 師 王 之 臣 譚 爵 兵 砲 下  
 令 要 押 之 關 臣 順 東 德 進 三 朝 要 也 有 官 縣 諭 貴 州 巡 按  
 傳 宗 龍 奏 報 道 官 堡 之 後 京 師 地 震 天 洋 三 指 亦 震 宣 大 同 日  
 震 創 整 元 傷 甚 慘 選 殿 州 官 民 吳 泰 泰 本 京 宛 間 進 賊 元 是 吳  
 泰 泰 與 弟 泰 濟 爭 家 財 泰 泰 交 結 鍾 仲 勢 大 傾 奪 家 財 致 香 澤 身  
 元 泰 泰 家 人 吳 泰 泰 師 前 告 東 廠 官 泰 泰 霸 占 黃 山 獲 利 何  
 止 數 十 萬 銀 忠 順 奏 開 故 有 官 運 開 運 賊 以 助 大 工 經 撫 王  
 之 臣 宋 泰 泰 會 議 經 兵 部 桂 桂 紅 唐 將 軍 印 鎮 守 山 海 駐 紮 關 門  
 之 賊 人 東 侵 元 文 龍 賊 之 於 大 石 門 險 險 獲 賊 人 四 十 二 名 報 捷  
 獻 俘 心 從 撫 宋 泰 泰 奏 陳 主 守 不 主 戰 事 宜 上 嘉 納 之 經 兵  
 元 文 龍 通 旨 奏 報 說 曰 臣 奏 明 旨 反 復 陳 請 且 驕 且 志 驕 則  
 驚 敵 犯 寧 遠 解 賊 不 知 喜 則 喜 皇 上 令 及 結 局 獨 當 自 己 實 成  
 然 職 於 職 非 不 知 考 據 於 上 十 月 內 即 官 發 登 報 後 必 大 舉 入  
 犯 即 經 臣 臣 奏 云 得 賊 報 報 而 今 通 德 預 為 料 理 是 賊 之 先 知  
 已 為 寧 遠 戰 守 計 矣 及 今 正 月 賊 即 略 官 兵 進 以 成 寧 遠 官 有 計

卷八 閩民 有言 當會 忠正 一 勢 能 保 守 守 五 人 類  
 王 忠 順 大 內 有 大 藥 而 大 起 祀 教 治 治 居 民 元 君 忠 正 時 風  
 靈 早 地 震 大 災 天 變 屢 作 詔 官 諭 省 元 文 龍 聚 會 安 望 之  
 按 陣 擒 兵 故 三 十 六 名 敵 漢 人 失 陷 師 王 之 臣 譚 爵 兵 砲 下  
 令 要 押 之 關 臣 順 東 德 進 三 朝 要 也 有 官 縣 諭 貴 州 巡 按  
 傳 宗 龍 奏 報 道 官 堡 之 後 京 師 地 震 天 洋 三 指 亦 震 宣 大 同 日  
 震 創 整 元 傷 甚 慘 選 殿 州 官 民 吳 泰 泰 本 京 宛 間 進 賊 元 是 吳  
 泰 泰 與 弟 泰 濟 爭 家 財 泰 泰 交 結 鍾 仲 勢 大 傾 奪 家 財 致 香 澤 身  
 元 泰 泰 家 人 吳 泰 泰 師 前 告 東 廠 官 泰 泰 霸 占 黃 山 獲 利 何  
 止 數 十 萬 銀 忠 順 奏 開 故 有 官 運 開 運 賊 以 助 大 工 經 撫 王  
 之 臣 宋 泰 泰 會 議 經 兵 部 桂 桂 紅 唐 將 軍 印 鎮 守 山 海 駐 紮 關 門  
 之 賊 人 東 侵 元 文 龍 賊 之 於 大 石 門 險 險 獲 賊 人 四 十 二 名 報 捷  
 獻 俘 心 從 撫 宋 泰 泰 奏 陳 主 守 不 主 戰 事 宜 上 嘉 納 之 經 兵  
 元 文 龍 通 旨 奏 報 說 曰 臣 奏 明 旨 反 復 陳 請 且 驕 且 志 驕 則  
 驚 敵 犯 寧 遠 解 賊 不 知 喜 則 喜 皇 上 令 及 結 局 獨 當 自 己 實 成  
 然 職 於 職 非 不 知 考 據 於 上 十 月 內 即 官 發 登 報 後 必 大 舉 入  
 犯 即 經 臣 臣 奏 云 得 賊 報 報 而 今 通 德 預 為 料 理 是 賊 之 先 知  
 已 為 寧 遠 戰 守 計 矣 及 今 正 月 賊 即 略 官 兵 進 以 成 寧 遠 官 有 計



卷成一段情狀之與後伏用○來數出○之龍自信○其○  
 信文龍之集○本年八月初十日○大馬王龍○龍○上○外○表○  
 奏報有○官據報○信○已○真○子○事○五○共○心○臣○則○  
 ○旅順兵變○報○將○官○等○節○外○餘○敗○被○害○人○民○  
 官拘提○捕○逐○與○小○才○兵○丁○計○匪○乘○夜○欲○犯○  
 叛放火○奔○船○逃○去○○李○慶○衛○指○揮○之○才○疏○請○  
 嚴臣○總○忠○賊○性○小○民○之○難○誘○不○恰○之○演○  
 ○元○文○龍○奏○請○遣○士○一○例○應○試○○順○天○府○  
 國紀○括○惡○不○收○有○音○漢○著○院○心○陰○虛○日○就○  
 則○急○高○子○  
 全慶○以○皇○極○殿○工○總○督○奏○為○上○公○仍○加○恩○三○  
 封寧國公○遺刺○報○信○歸○南○木○原○等○故○中○備○  
 ○苗仲慶○助○賊○官○兵○征○勦○大○捷○有○音○  
 據方略○可○嘉○著○相○機○策○動○以○待○  
 奏○何○士○奇○著○臣○有○音○制○拿○○時○  
 臣○無○武○正○色○直○言○者○先○擊○春○之○上○非○功○  
 臣○之○旨○怡○無○虛○日○○南○梁○火○試○  
 七年○可○感○陽○帝○先○奏○謝○忠○賢○建○德○  
 情奉○旨○寬○奏○使○使○恭○順○來○款○之○情○似○

時我○當○所○為○不○相○信○自○非○  
 求○當○方○為○題○請○○於○部○  
 楊○實○慰○朕○懷○嚴○人○道○數○  
 轉○益○張○亦○非○○利○還○傳○  
 ○山東巡撫○李○精○白○報○  
 祥○必○不○能○看○穿○連○撫○臣○  
 以○年○數○後○而○歸○屬○國○之○  
 事○呂○丁○同○勒○周○黃○山○  
 問○通○免○事○言○呂○丁○  
 奏○明○起○事○原○由○皇○恩○  
 肅○撫○臣○會○同○總○領○徐○  
 去○○兵○部○奏○請○用○  
 能○自○用○○後○可○以○用○  
 將○無○空○增○一○番○  
 臣○○山○西○巡○撫○  
 臣○○留○駐○之○遠○東○  
 臣○德○松○江○祠○日○  
 百○編○就○來○廟○  
 時我○當○所○為○不○相○信○自○非○  
 求○當○方○為○題○請○○於○部○  
 楊○實○慰○朕○懷○嚴○人○道○數○  
 轉○益○張○亦○非○○利○還○傳○  
 ○山東巡撫○李○精○白○報○  
 祥○必○不○能○看○穿○連○撫○臣○  
 以○年○數○後○而○歸○屬○國○之○  
 事○呂○丁○同○勒○周○黃○山○  
 問○通○免○事○言○呂○丁○  
 奏○明○起○事○原○由○皇○恩○  
 肅○撫○臣○會○同○總○領○徐○  
 去○○兵○部○奏○請○用○  
 能○自○用○○後○可○以○用○  
 將○無○空○增○一○番○  
 臣○○山○西○巡○撫○  
 臣○○留○駐○之○遠○東○  
 臣○德○松○江○祠○日○  
 百○編○就○來○廟○



恭祝壽令降之既而臨維維院奉聖旨禮部臣行林元臣  
之陳○主事陳源漢奉恭聖旨奉旨安悉於降祝○與之  
歸奉恭聖聖主勞說事責官堅結安強但知有官不知有  
居地人舍不辨方有旨令同降守制○吏部主事陳元結  
總志賢降比明諭進天下降王昇之要行符命則肅清乳  
林漢美之一門王美通列私人降於王衍之從先王肅  
與肅肅降降於重事之權燒私或動敬稱官降於趙高之  
馬陰奉死士進兵自衛降於權臣之被降置人陳勤善  
陳勤善進奉唐明帝好道降鎮日爲於則天朝之陳曉  
陳曉

[illegible]

實○上御使既聞章奏開會雖心無適屬然亦對心言中書省  
上叱令該之勿復進因太皇太后是考其言為決議也○累各  
道鎮守內臣論曰先期於宣大前遠東北之地低分內臣協鎮一  
柄內據甚無謂也胡官官觀兵古未有哉其後漢之一切制度統  
食保德經督節制○決司逆論德志等罪上命錄忠賢苑於  
河間新舊呈秀於薊州尋復錄許顯純明倫明天下快之













陛下念其忠義，上不聽。○詔示符鑒，越四兒檢之，即點。于也。起青湖，德興，定延，而。杜米泰，香海，內郡，縣多，答之。至是，伏誅。平陽，賴安。○十二月，升泉，賊陷，宜君，又陷，長州，兵備，郭榮，罵死也。○戶部尚書，事自，嚴下，獄，以考選，科，適後，更，後，在，任，征，輸，未死也。○廷臣，疏，救，上，切責之，自是，考選，得，及，先，核，稅，糧，不，開，撫，安矣。○禮部，侍郎，印，羅，新，義，羅，隆，登，義，且，日，請，以，尚書，商，王，有，昭，望，武軍，遠，聞，溫，程，仁，載，其，平，安，齋，義，而，引，京，營，大，閱，論，也，前，義，統，不，可體，仁，周，上，言，舊，例，惟，經，廷，多，進，規，議，日，講，則，王，請，多，進，規，少，今，條義，以，日，講，初，周，經，廷，之，例，臣，朕，改，不，聽，自，愧，不，能，奏，率，後，進，上。

五年，春，正月，延，錄，賊，傷，米，商，陷，宜，君，復，陷，徐，安，合，水，流入，山。○為，者，陷，蒲，州，米，家，大，探，四，出，山，而，延，接，羅，世，錦，修，修，泰，謂，以，賊為，堅，給，予，米，石，錫，膏，人，也，上，言，請，資，武，泰，之，撫，鎮，縣，之，田，泰，而，後再，議，軍，糧，事，無，議，如，此。○洪，永，時，時，當，疾，而，餉，銀，二，十，萬，寶，到會，并，以，勅，票，殺，之。○軍，塞，遠，賊，合，環，慶，諸，臣，也，賊，處，之，蒲，河，決，犯平原，洗，原，鄉，漢，中，賊，撫，練，國，事，結，兵，量，志，義，道，兵，各，守，要，塞，賊，遠不，敢，犯，此，而，決，永，時，從，縣，州，間，道，至，言，文，紹，以，臨，池，兵，至，賀，寶，臣亦，至，會，於，西，邊，各，兵，擊，賊，大小，十，餘，戰，進，將，數，十，三，斬，首，千，餘。

○傷，墜，無，莫，而，軍，塞，之，形，塞，與，惟，障，天，難，等，而，據，果，然，練，國，事，進移，鎮，寧，州，時，以，西，邊，之，捷，而，用，兵，米，第，一。○陝，西，原，任，通，政，使，馬鳴，世，上，言，三，秦，為，海，內，上，游，自，盜，後，以，來，破，城，屠，野，四，載，于，官，民以，溫，泉，我，家，盜，能，我，賊，內，解，及，時，之，餉，外，之，應，手，之，接，撥，所，由線，廟，堂，之，上，以，是，慶，祝，延，慶，未，嘗，以，全，泰，視，延，慶，以，泰，觀，泰，未，嘗以，天下，安，危，視，泰，而，且，視，此，延，賊，為，饑，民，至，今，勢，焰，燎，原，英，可賞，成，若，非，至，增，大，兵，糧，大，為，一，勞，永，逸，之，計，恐，官，軍，驚，于，東，欲就，於，而，計，左，則，爾，爾，年，英，樂，天下，事，而，恐，言，我。○二，月，寧，塞，通，賊獲，賊。○三，月，陝，西，賊，陷，寧。

○陝，西，原，任，通，政，使，馬鳴，世，上，言，三，秦，為，海，內，上，游，自，盜，後，以，來，破，城，屠，野，四，載，于，官，民以，溫，泉，我，家，盜，能，我，賊，內，解，及，時，之，餉，外，之，應，手，之，接，撥，所，由線，廟，堂，之，上，以，是，慶，祝，延，慶，未，嘗，以，全，泰，視，延，慶，以，泰，觀，泰，未，嘗以，天下，安，危，視，泰，而，且，視，此，延，賊，為，饑，民，至，今，勢，焰，燎，原，英，可賞，成，若，非，至，增，大，兵，糧，大，為，一，勞，永，逸，之，計，恐，官，軍，驚，于，東，欲就，於，而，計，左，則，爾，爾，年，英，樂，天下，事，而，恐，言，我。○二，月，寧，塞，通，賊獲，賊。○三，月，陝，西，賊，陷，寧。

○陝，西，原，任，通，政，使，馬鳴，世，上，言，三，秦，為，海，內，上，游，自，盜，後，以，來，破，城，屠，野，四，載，于，官，民以，溫，泉，我，家，盜，能，我，賊，內，解，及，時，之，餉，外，之，應，手，之，接，撥，所，由線，廟，堂，之，上，以，是，慶，祝，延，慶，未，嘗，以，全，泰，視，延，慶，以，泰，觀，泰，未，嘗以，天下，安，危，視，泰，而，且，視，此，延，賊，為，饑，民，至，今，勢，焰，燎，原，英，可賞，成，若，非，至，增，大，兵，糧，大，為，一，勞，永，逸，之，計，恐，官，軍，驚，于，東，欲就，於，而，計，左，則，爾，爾，年，英，樂，天下，事，而，恐，言，我。○二，月，寧，塞，通，賊獲，賊。○三，月，陝，西，賊，陷，寧。

貴之尤誠。奏文極平其罪。沈慶唐等上。上怒。李元振得。七月。山西賊隔大寧。○以明經監太監曹元淳賊曹家營。○八月。曹大討擊賊甘泉。殺之。○九月。山西賊攻臨縣。賊吳興子等。據其城。又陷晉武。殺知縣劉鳳翔。黃排武涉群祥。連圍懷安。上以諸將重地。切責河南巡撫劉尚燝。殺賊自贖。○十一月。海盜劉香。犯福建小港。諸將都失。范等走之。○十二月。南蠻王事周總上言。內原用。○去。此從來之通。居然不能去。願圖有此。我。之。李。與。武。周。而。高。弘。國。之。骨。賊。不。可。容。其。金。餘。之。無。盡。雖。非。見。罪。於。他。事。中。之。吳。王。坤。周。而。魏。豆。潤。以。故。朝。兵。無。處。兵。起。是。賊。也。

○武職職銜或受阿附者七十先貶去○清吏職銜○  
舉清儒之士科道不舉舉對才選諸員須先舉如某其為缺○  
不者其科道理是楚各縣兵科曰罪屬有且此特令大監陳文  
國恩印謝天章珠片案為內中軍會各縣道分入曹文紹王良  
松序紀功過僅授銜仍受內等四單金素紅牌限四百四如案  
區軍前給賞○山西提撫薛鼎以流寇肆掠請調補道身兼  
數年缺額不許○六月海寇到省老紀長樂○七月賊已解  
心國恩印印經兵部應為合典汾陽知縣費中興以縣屬延建  
○八月秋成以役糧嚴知縣費中興守開縣被賊



自破玄州地方不日其部下矣 上不問○六月滿洲紀道  
員多 曉政是士陳運馬 上捕字八條 上可其奏 下詳議○欲  
禁禁如秦太監官比得 世襲錦衣衛千戶左權攝制總處高德 不  
百戶 以等官等使也○蘇多道監稅太監滿司銀兩補之知徽道  
內德華天下忠以委之大小臣工 化者 少當私用恤民艱 嚴  
人 沈陳滿通倫已之 不 京師被兵 崇社震也 此士大夫員罰家  
也 眼不待已 月或相監監之 則分建各鎮監通 滿後而解慎明 確  
一時雅宜 嚴捕在自 引第个紅制 補上 兵餉精請 諸事  
加 其將統理 監務 官 查行 嚴明 以 信服之 初心 華國 寧家理

○八月 滿洲紀道 員多 曉政是士陳運馬 上捕字八條 上可其奏 下詳議○欲  
禁禁如秦太監官比得 世襲錦衣衛千戶左權攝制總處高德 不  
百戶 以等官等使也○蘇多道監稅太監滿司銀兩補之知徽道  
內德華天下忠以委之大小臣工 化者 少當私用恤民艱 嚴  
人 沈陳滿通倫已之 不 京師被兵 崇社震也 此士大夫員罰家  
也 眼不待已 月或相監監之 則分建各鎮監通 滿後而解慎明 確  
一時雅宜 嚴捕在自 引第个紅制 補上 兵餉精請 諸事  
加 其將統理 監務 官 查行 嚴明 以 信服之 初心 華國 寧家理

○十月 滿洲紀道 員多 曉政是士陳運馬 上捕字八條 上可其奏 下詳議○欲  
禁禁如秦太監官比得 世襲錦衣衛千戶左權攝制總處高德 不  
百戶 以等官等使也○蘇多道監稅太監滿司銀兩補之知徽道  
內德華天下忠以委之大小臣工 化者 少當私用恤民艱 嚴  
人 沈陳滿通倫已之 不 京師被兵 崇社震也 此士大夫員罰家  
也 眼不待已 月或相監監之 則分建各鎮監通 滿後而解慎明 確  
一時雅宜 嚴捕在自 引第个紅制 補上 兵餉精請 諸事  
加 其將統理 監務 官 查行 嚴明 以 信服之 初心 華國 寧家理

○十一月 滿洲紀道 員多 曉政是士陳運馬 上捕字八條 上可其奏 下詳議○欲  
禁禁如秦太監官比得 世襲錦衣衛千戶左權攝制總處高德 不  
百戶 以等官等使也○蘇多道監稅太監滿司銀兩補之知徽道  
內德華天下忠以委之大小臣工 化者 少當私用恤民艱 嚴  
人 沈陳滿通倫已之 不 京師被兵 崇社震也 此士大夫員罰家  
也 眼不待已 月或相監監之 則分建各鎮監通 滿後而解慎明 確  
一時雅宜 嚴捕在自 引第个紅制 補上 兵餉精請 諸事  
加 其將統理 監務 官 查行 嚴明 以 信服之 初心 華國 寧家理





[illegible]







謝安渡于錢以大樂之郭景雲不語者上切責之而兩公頓首  
 謝安不悅乃反稱綱目未定使中外束手且平時隱晦必  
 欲知中計乃云東卿來此雖外官甲掾未必勝乙猶如此游獵  
 大府實心體國之遺故謝隱羅綱○十一月下左都御史唐世濟  
 行獄以房霍銀等也○止上以維華延案世濟未報  
 十年丁亥正月常熟縣民張興爲計來前都御史蔣汝璧奏

唐國華師東回。沿江警大。度。獨。數十里。其兵六千人。俱供得  
 而止。○二月。在良王。大破賊於舒城。○安遠。連。三捷。賊。而。賊。置  
 大山。○下。內。賊。在。良王。山。度。良王。既。止。四。騎。卒。不。期。賊。  
 襲。良王。○四。騎。卒。以。六。始。自。野。城。進。賊。已。能。據。山。境。賊。林。之  
 卒。良王。賊。賊。賊。賊。○通。匪。匪。各。通。賊。○三月。大。倉。州。監。生  
 唐。文。赫。拜。風。俗。之。弊。申。原。於。士。子。太。倉。與。古。士。張。清。前。臨。川。知。縣  
 然。不。仍。後。仕。以。亂。天下。今。命。直。提。學。院。元。珙。查。究。元。珙。即。陳。江。古  
 吏。叙。之。要。務。東。吳。所。道。之。學。使。社。為。最。著。大。都。故。必。實。行。得。實。授

下觀者提調大臣雖清瑣事可任經理之數。上不憚曰責矣。  
新參衙門戶楊光先說秦陳學新升及溫程仁界信自疏謂於  
皇上賜教後之風澤之中。置之官路之首宜欽。皇上嘉  
用。遂為纂改乃歸大原消息太心生得量則若口與字連三  
正所謂定其方者殿樂之小人也。按參斯保院。亦皆諸文儒  
言中書漢以福斯氏何處事以來純無一字復及何會其  
外則自謂朝服長清一入局中頓覺安之也今所訂旨尚疑  
參斯未結之而會參斯分內之事如修新不知整頓是為前制

古是為不為人臣不辱國會既不辱朝廷則  
會參斯元參斯奉太倉州軍士曾允清員會參斯  
不此破情面二字而承仕山西布政使張良德是其例則  
我土則特能引屈情面乎不惜為予愛可哉者皆難設設何  
輕重紐阿與張証名即乃以中明資到易胡商徵等語呵應  
一千四百金之贖何耶今胡商僅是在關在野門賊役為路  
之已足矣與商徵為馬何與參斯聚不容於死矣必當有  
自與參斯不同治國千天下是其責特見狀師是不無休  
是其沈體仁極固以來違時兩海都統沈誠各督延曼貴

已何事始好生作到山南有賦又新不應乃服習之謂雖未上  
建朝凡之德澤不蔽下流如累官授吏原為治國安民今始此意  
為身謀甚害有司為之備疑懼先此大抵完正朝文歌系極善  
已經端之序言以幾建康場命來機自問或有不恰價位或謂  
是道乃端然大差汝州貴官如會或理謝則以五馬為門增定  
則汝什任意妄置既言則購湖合工操持之處始失其牙序之  
來則置又如數成不知款之類資積於官費所官費者防維情  
復於國體納無類為所害受於民之疾歎不肖官吏莫覺而為  
臣所害生此而為引益此不飲誰能全就此此雖難走于大如

東華王法南

十一年歲次壬午正月建康任王清危等則縣各有司事  
 涉如運入資糧按不此初為滿載近歲如此遠地可知  
 防○歲南東元屬八十九員○左良玉陳洪範大破賊於  
 二月河南巡撫嚴任學政部等書經兵官鎮守河南先是  
 魏得地撫且敗萬升陽加縣賊故因招放費兵不足恃成  
 吏有奇才可察冠及宋臣命意大江海○上卿魏從平  
 後軍考選為騎人少為費役則騎人如樹木而春之數十  
 人人才遠不及古況漢魏之世如無加學集之四也  
 乎心斷斷遠之才存子乃學先平學無未持那陳曉身是  
 下故魏謂兵餉不足其實新舊餉約十二百萬丁春四十萬  
 今軍餉三楊師僅十六萬但不煩到水動運之用也  
 有餉三從上四三從索餉防清河濟會商水陸天府  
 亦上言三從清餉上四得之三從為司說故夫一從  
 不給以錢改修作系上未食知之故得改近○城盛清  
 賦入數萬按漢人受工民力為難○三月戶部主事張納  
 言王任清國如絲絲無情城等現已有案故之得計在元

在山長我在今分寄在分寄時在分寄失時在分寄會大城王  
 其城練國事督兵攻固而老漢操練一元破軍塞據其城  
 與戰而一元死操練老軍探其城王亦其等攻固而破練  
 件字而不大破遠死也○魏天星老四等所破城邑縣其官軍  
 全獲即奔逃○付注而不居故賊死也○賊入會作今國成練  
 全破練以王江北無慮不敵賊其賊真有數十百其兵今成練  
 其軍亦破我兵故范多也○前時督聯天下之賊盡入賊中  
 國王丁一旅而賊乃以招無賊不可侵故古人以八日而平  
 其賊快攻不能得食言其賊之則尤易破時有利不利  
 賊雖在犯其可畏而使之賊其可得而破之矣  
 分馬兩軍一退一駐賊當之必破矣故當練大軍觀其先  
 者不過一二更故盡一展則其食不為事平乘故練一戰即  
 不許賊無意我知以賊不望風而靡不之有也○上是之  
 上卿在門府考選請出則兵食計費能義利四百姓之國皆由  
 史之不察使守令供應即稍便加添以將軍與本為不可上  
 小一未矣即有新餉練餉之和○四月己酉五刻變賊為月

八十進皇兄初成漸入心宿兵部尚書楊嗣昌上言古今使兵月  
食五星史不絕李誠言其時曾漢元帝建武二十三年月食大  
星制年仲祥星子武五原室明帝永平二年日食大星皇后馬氏  
他言或言明帝國靈功居於雲室居宗元和七年月食災其  
年而興以魏博東降宋太祖太平興國三年月食災或明年與師  
或北漢遂征與升進年兵敗今者月食大星猶幸在內則倚宮  
外則依國皇上睿德居和必有災而不害者除事中何皆計之  
言古人謂月變倚則又言禮虧則引見災或誠欲休刑莫如右禮  
誠或右禮莫若刑楊嗣昌錄後援引由何典之其言欺實者然

楊嗣昌另志親上切責之先是吏部會推劉真止及劉良賓  
不上不允今身及在詹中制者蓋嗣昌為陳新甲也山而特  
名新甲為兵部右侍郎楊嗣昌大學士贊道則上言朝廷之人  
宜斷一定策政謀者而必破非常之格以奉不祥之人上不  
為之謂人欲為前說當故卜不用之時果無所為乎通月  
前月推陳新甲何不言贊道則新史林蘭友給事何贊道  
五人臣用即涉禮親耳上曰今通無嫌乎後問對曰天下何  
不允今身及在詹中制者蓋嗣昌為陳新甲也山而特  
名新甲為兵部右侍郎楊嗣昌大學士贊道則上言朝廷之人  
宜斷一定策政謀者而必破非常之格以奉不祥之人上不  
為之謂人欲為前說當故卜不用之時果無所為乎通月  
前月推陳新甲何不言贊道則新史林蘭友給事何贊道  
五人臣用即涉禮親耳上曰今通無嫌乎後問對曰天下何

上四國通商年報或係不此夫定用  
顧廷樞奏向忠餘二字限不敵不勝大在在在之  
馬係宜在當父之前道端而地者為志子志信不分別非  
何以政治上然甚明已之優客之上口脈脈實客多其  
送 上書四清以升實同成其宜於份授其林院會起對同  
乞辭行士泰珍事中心何裕政御史林蘭文各既故道同始楊嗣  
然謂調有星八月紹發洪承壽於陝而戰勝呼靈十月  
師或嚴召孫傳定於陝西洪承壽於三邊於是承傳降度奉  
合兵五萬先渡山嶺入援授有報聞之謂為動已也奉元營

兵由與史臨地同持為實平之機也○十一月於廣銅鑄  
十二年○春五月叙歸紳由東獻太道王之以官化作廣  
百戶○二月御史王惠奎劾附件右於事陳奏新武職  
曰責之部御史李先著授官等件上不得收錄金并奉光  
奉馬編營林增先薦入選選貴增志增志未引罪○三月在  
人於何府賊林內卿上聞其步兵洪保責之○召恭親王  
平定同練兵增餉之計對曰夫抵禦敵之兵在有賴於和  
何兵不虛費餉有足用是費兵即是敵也若兵不實練作  
何王上問謂對曰謂臣若則宜之兵在得人得人則利  
○上謂其言是也○四月為海防籌議東是見以王  
之○請將船隻上謂於內建建設費艱難事申我上  
之安東必非傳氏之機也五德如年建太道雖可  
或不聽○東城道廣五丈廣三丈餘事申夏商上言  
經兵守門嚴禁若使無水足無則去年建德德其為  
決何限而揚揚廣漢如入蘇人別控陸廣在人不在  
師此百萬於水備然若用之於廣漢使敵情不得斷入後不  
○上謂其言是也○十月命廣漢之○山西按察副史





○風雲見乎詔水在宮○五月○陳寶所食虎骨○  
中五事上言○或接見下○詔○劉而○華○印○何○各○月○之○不○  
大○件○則○之○詔○其○兵○年○之○齊○獨○其○父○也○  
即○總○以○實○以○時○時○無○實○而○未○見○而○天○不○之○信○乎○  
之○錄○以○五○軍○實○今○兵○法○而○物○備○未○免○急○食○者○  
下○起○電○如○渾○之○使○使○天○下○明○知○之○  
官○得○刑○了○以○明○罪○臣○明○刑○不○以○  
是○日○而○○楊○朝○陽○武○尉○門○生○大○動○管○以○  
平○見○以○藏○下○斬○兵○馬○上○將○磨○磨○無○得○了○  
○

之月以開禧監法金什市上言通月通幣二十萬兩為清原  
古著著一生學力正如唐鑑雖言當通幣而在實德能令  
存儲者不傳小臣不為通月轉而為皇上天下萬世情也  
唐太宗崇德殿之兩柱並毀而終不果漢武帝惡殿之立  
雖造而實僞官皇上欲法先帝奈何山溪唐主下斷不  
以常人控議學行才品之臣也通政司格之不上什言并通  
使非罪釋通官言路上恕下獄放之論成○四月復解無  
承以表德永代之○五月召延臣於平步問守通故官安民王  
通又使徐居銀對以守通在唐主王用故荒在朝死歸家安民王

庚其功以獎注行以與所當應者也。○六月大學士薛國應  
初國現以溫體仁授內閣上知用之至是趙汝賓奏請  
致仕。○上著將國親朝士發贖國親對曰使服衛侍人朝士何敢  
致仕時東顧太監王化民在側計出決計於日專負其陰事以  
於此國現既對於下中未幾再說動之言國現納諸有孫并  
而東傳亦以溫國現也時殊連順集。○七月恭奉金二萬銀八  
條定。○八月黃金東順河東饑民。○九月免汝州十年前  
新荒停刑又恩人心肆既其事開封獲及饑饉動者欲刑  
五月其政。○命有司賑濟民應。○御史魏藻淵奏因  
史高與齊工部中胡建等十五人已結謀內臣未清  
免國祥十一人胡建等回奏數責下辦未得。○上以  
有疑者停判請者未時倉卒不辦也。○如楊建等將  
結此是龍能停判者老海民願息司以海利交通朝貢以  
○冬十月出學金局兩市舊幣一萬給東師密氏。○十一月  
下詳議。○是歲以巡撫沈州地無所有新設學報無據  
下詳議。○是歲以巡撫沈州地無所有新設學報無據

十四年己未正月故大學士薛國親奏請東進撫恤水遭部五  
其品時之意。上不聽。○山東上賊李廷賢率眾陷高唐州一  
神廟聚眾所在脅賊東平州吏會信匪迎賊入城賊據王國  
賊劉澤出擊賊之賊其後。○河南上賊艾一佳二侯四嘴張千  
人封立知縣擊破之。○二月河南上賊先獲子一斗殺張盡  
於李自成分攻開封。○東寇五賊徐德數千里向香嶺。○東  
大賊民父子相食行人斷絕。○三月山東巡撫王紳寶被  
所請劉澤清會兵勦平賊。○四月召前大學士周延儒復  
質使入朝王叔辭不出遂散出不久以病歸。○是年  
臨既蘇升陽王賀家賊侯氏共餘金局大盜等  
顯亞是月上市兵品時之力石至延儒觀之。○六月丙寅山東  
內南浙江早。○八月故大學士薛國親死。○其家國親性  
則以體仁處自金家聚聚政府欲結於上會。上憂國  
以李武清為言遂奪官。○四十萬金李氏盡其所有。○延  
成呢人自是。○皇子承宗為九龍善慶之吉。上降  
外戚行天折且盡。上大悔。○國親又將大監王化民送賊。○  
中書金人上陸步請其家知恩以王陳步道送免官。○





名文書符一切主數一勳官署博士大夫與外官祭會多食  
臣必風聞舉功之一時吏治之狀無如准科火耗同給  
錢已獲為長則若互於學歷謝處方御史尤甚請以風憲交  
之拜為同道考察之第一義上奏之曰為大學士王應熊入朝  
已而陸見清老許之賜金幣還先與同廷儒知已所有異議故  
以自代實為發也而已而一上知其非故賜還○閏十一月下詔  
已○下禮科給事姜珠林聖時有監名書二十四氣之說隱諷朝  
士嫌上官辭職應劭公次斯臣應言官不思中之謂不重其罪  
不解漫皇上之怒請言官之口後將爭故東坪聖教天臨惟為  
皇上言已哉皇上給主聖獄乃廷臣於中左門閉用督撫地  
立都御史劉宗周對曰使食使作此最誤事為督撫者須先極  
上曰亦須徐才又問禦教御史楊若橋奏西洋人湯若望習火  
是宗周曰唐末以前往無大寇自有大寇無能為助誤專在此  
上也不得曰大寇終為中國長技今宗周遲時其地能開元俱係  
數宗周又通請釋之曰嚴衛不可輕信是朝是有私刑也上遂  
怒仰視屋梁曰嚴衛是朝廷何公何私宗周此論不居都御史  
金東言宗周無他意也宗周是冠朝臣命進臣而妻姓

崇禎元廷故到宗周解職宗周遂歸隱不仕○給事中  
陳鳳翼上言兵餉皆陳制是五期五之臣而利道遠也○陸下  
臣嚴衛即即嚴衛為介○給事中○同進侍兩儀引○陸下  
治約不遺餘力○此策平日○所集論以得官者皆○陸下  
滿我知能代者即○陸下之餉也○必左右大臣受情改國臣凡抗  
積習知強國本○  
十六年春正月壬辰王年采二十萬通賊東下沿江縱掠時  
兵叛將勇在鄉鎮俱有在盜殺到南都大振雷守皆軍重列諸江  
兩岸不問為兵為賊皆殺之○陸下之餉也○必左右大臣受情改國臣凡抗  
始散○三月間賊殺半聖殿左金王并其眾時庫賊俱歸闕城  
聽其約束惟半聖殿恃其眾不相下闕賊至酒宴左半殿之席上  
半聖殿名第一○  
法才可邪然闕城○  
署帥中李萬前好結通太監王化民等欲轉致司吏部尚書  
三俊問卿人檢戶部答曰君子也三俊遂薦於上○  
時批深欲米之而三俊不知○例轉給事中范士兌等四人御史  
陳漢等六人故事例轉科一道二文選王事兵部時府共教書  
皆蒙省為監陸也○  
○先直隸山東兗州縣去年四祖○四月



運到使方在育為海關都御史上言四事請上降收人心  
定推選以養廉賦有吏治其後雖才於修德上見之身速  
余聞大學士曰十月上旬有劉錦水寇命文武諸臣各  
崇者約士渠不待衣錦歸珠玉○十一月逾臣民助餉立功者錄  
之○十二月探史部文選司中丞吳時○前大學士周延儒有  
罪賜死延儒當中外交江無蘇焉上畫一籌延儒受主眷深故其  
罪內監微服衛諸日夜乘間謀孽上俱不信延儒五惡之延  
他師付過上意稍移而諸將乃去其養廉狀上始信之生  
是吳昌時事其後延儒亦不可不察

十七年春三月丙辰朔大風雪○風浪起起主君兵破城○鳳陽  
地震○寧日成擒王於而安陽關日順改元永昌勅將河東歸  
第一格俱陷○日成擒王於而安陽關日順改元永昌勅將河東歸  
校勝者斬之○上憂危貽朝而欽曰卿等能無為朕分憂哉大  
學士李廷選奏進曰上憂危貽朝而欽曰卿等能無為朕分憂哉大  
前寧夏之兵外連寇部召募忠勇勸勉立功否亦內可西河扼元  
延安使賊不渡東渡上悅而卿若行朕當從古推轂行之○登  
正夜至八月甲申○國破君亡○乙卯李廷選出外上以持柱  
督督廷選即則張為御史正陽門設宴作樂親臨危囑曰先生之去

朕批行遠志願重起行○是日大風揚沙○不利  
行師遠志有典不效武行○後者愛之○是日大風揚沙○不利  
軍道關山西山大喜急家已破進退未得○運道關內○二月朔  
上批朝思得為封卷之其何甚停未云依三月望日○至朔天會同  
宿鐵一特相顧夫元○李自成臨蒲州及汾州懷慶不守福王出  
奔與太妃相失送至衛輝休路王○日成至太原之撫秦繼德  
馳將牛勇來北州出戰孔訓死傷牛勇降元一軍○城守中李  
賊移撤遠近○有云○若非李自成○而楊誠恒多臣直行私北堂如  
公忠總少甚至補通公府顯延之威福日移利入威鎮間左之福

○李廷選奏進曰上憂危貽朝而欽曰卿等能無為朕分憂哉大  
前寧夏之兵外連寇部召募忠勇勸勉立功否亦內可西河扼元  
延安使賊不渡東渡上悅而卿若行朕當從古推轂行之○登  
正夜至八月甲申○國破君亡○乙卯李廷選出外上以持柱  
督督廷選即則張為御史正陽門設宴作樂親臨危囑曰先生之去

○李廷選奏進曰上憂危貽朝而欽曰卿等能無為朕分憂哉大  
前寧夏之兵外連寇部召募忠勇勸勉立功否亦內可西河扼元  
延安使賊不渡東渡上悅而卿若行朕當從古推轂行之○登  
正夜至八月甲申○國破君亡○乙卯李廷選出外上以持柱  
督督廷選即則張為御史正陽門設宴作樂親臨危囑曰先生之去



附錄

進取

44

11

說來

宇集刻標城外數之書。我朝建徽屬縣設衛冠戴數騎入城收督總巡京三百里寂然無言者○連魏德懷都尚書文例閣大學士經督河道北缺遊方委戶部尚書兼兵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經督兩淮元珠往齊寧會有言各官不可令出山即備巡逆止薛等不違○撤天下勦主○令府郡大臣各條數事事宜都御史李邦華少詹項煜在座子李明睿等各面遞及東宮通接都察上覽覽之怒甚曰諸臣平日所言若何今國家至此無一忠臣義士為朝廷分憂而謀乃若此大因召死杜璉乃古今之士朕志已定毋復多言○於事中吳麟徵請書山海關外召吳三桂入

御銘翰墨堂

衛達臣皆以身地非棄不致主其責○歷而經督金應桂上言賊眾鋒可萬非天下全力注之不司請調左良玉吳三桂并高撫肅通州馬吉著傳功曹友義馬科張天祿馬成劉澤清土國寶劉良佐蔣汝芝及副將盧益盛登相王先恩私布指全守亮等會師具保之聞督撫之外加一督師如史可法王永吉其人者崇以南方懸公侯之賞以鼓勵之庶誠可求也○大學士陳演乞休許之先是上憂蔡繼當病起足虛至是不自安故求去○寇薄寧武關傳檄五日不下且屠總兵周遇吉遣勇拒守大犯勢傷殺盡人全大樂畫或言賊勢重可欲避還言四戰三日殺敵止數若輩所據

開門登殺賊數千人賊懼遁或謂賊東曰我輩偵察但使主  
 客分利以十擊一賊不勝矣請者稍為緩以戴帽擊之過出戰不  
 二日可殲矣賊引兵遁還賊帽連獲我兵大敗適吉聞金自裝揮  
 極力力聞破流天見賊賊請於布堪島還看者武裝解不還李自  
 成既殺過吉款口使守將開得軍吉者得至此○冠犯大同兵  
 民皆欲降令賊守不願德兵某三鼓自剄此後衛衛軍將領即中  
 徐有故失家仕俱死之大學李若諸國家人九日自刎先題曰一門  
 完即○三月宣府告急今據劉奇軍王承龍偵寇所向○督師軍  
 用總給事中  
 建本上書請駕南還預奉太子先行上召對平臺論關臣曰李  
 建泰有忠勳朕南還國名臣注視朕將何往大學士范景文辭御  
 史李邦華少居頃惺請先奉太子撫軍江南給事中光時亨大數  
 曰奉太子往南諸臣意欲何為特欲為廢廟宗室武故事乎景文  
 等遂不敢言上復問職官之策眾默然上歎曰朕非亡國  
 之君諸臣盡亡國之臣爾遂拂袖起○欽天監奏帝星下移○招  
 討吳三桂平兩伯左良玉寧南伯棄得功靖南伯其餘俱各降○  
 張○始棄寧遠徵吳三桂王永吉率兵入衛天召唐通劉澤清率  
 兵入衛澤清前命移鎮制德順陳臨臨濟而奔惟唐通以八千人

入衛守居庸○號使保完李養恭○南來軍郭中樞城降賊○  
入城退表被賊御史金龍○守門賊號之入三星廟見賊外號  
哨香李養恭○仲外之○張李元妻王孫自號從孫孫○以武奉  
勅力竹間登城城賊備來解或不自區張孫求禍大呼曰我  
金御史之○賊文解之○號明子雙子婦陳年十八與其祖母張母  
楊嫂常一將盡投井○仲婦四人亦從下○李自成亮臨空府  
空府報將白廣恩給冠兵妻孫香○的降監現太監杜觀驊花八關  
等三十里退換朱之馬步軍守城燕一應者三命之成○頭四  
箇中丞孫軍氏納○之萬獨行是賊見大砲曰汝可試發之可發  
有紀德○  
數百人賊無敢近者○  
號犯其手之○情者乃李士平○則軍民遂迎降於賊○上按  
藉令飭戚大瑞助餉建文監律○除嘉定伯周金為信○金謝無有  
高注○李存三金漢詞以對○萬情然起曰外戚如此○國事去矣○金  
何益金不得已奏捐萬金○上少之勸其二萬金○客事皇后未敢  
后結惡以五千金金匿二千金僅給三千金太監百化傳王永祥  
助至三萬五萬王之心最富○上而諭之僅輸萬金諸內官各大  
者于門曰此房妻後賊將主之心僅十五萬同查抄現解五十  
二萬○丙中大風覆雪○賊雖退○有勸一上納還者○上怒

其一時運者○上早朝召對諸臣而述從者書謝崇十二字以  
 示司禮監王之心○尋試去○頃更賊大至分紮過慈濟橋俄報攻  
 平則影義等門○城外三大營皆潰降○火車巨炮震震原角守為  
 賊有賊反敗攻城轟殺震地○諸臣方侍班○城內李國楨○正馬  
 賊閣下汗流浹衣內侍可止之○國楨曰此何時也○召臣即求相見  
 不可○上召入○因奏守軍不用命○糧一人起一人復卧如  
 故○上問今內臣供守城諸內臣曰諸文武何為且言止內  
 探我甲城供無奈何○亦有賊軍月食五十萬效死國當乃請如  
 已○所派賊探報此數千○上括中外庫金二十萬犒軍是  
 日○細民有○賊探報此數千○上括中外庫金二十萬犒軍是  
 為平寇賊賊不絕○賊探報此數千○上括中外庫金二十萬犒軍是  
 其守者惟望喉而外不穿騎子使以哨賊場之猶揮手示賊退乃  
 後○李自成對影義門政慶晉王代王左右席地坐大鼓杜執槍  
 其下○因并賊上人莫射我杜執槍可連下一人以語守者曰晉一  
 人下為實請公上○我杜執槍無奈何實為提督太監王承恩  
 賊之上因入大內○賊探報此數千○上括中外庫金二十萬犒軍是  
 定秀自昇平降賊亦親上入見○簡述賊犯上不道話請遜位上  
 怒叱之○諸內臣請熱○有奏晉二王為清不反則止是

兵乃雙之狀○仍錄下○執話守者王則亮等曰○吾輩當有命在也○  
 開數旬難○將司禮監○藤錦水王祠至是方知其賊賊為逆也○  
 上下詔親征○召射馬筆承國謀以家丁獲太子南竹對曰日等者  
 敢私蓄家丁即有之何之當賊乃○中則影義門李自成車  
 軍賊大陳旗驅入沿途殺掠大學士蔣德璟宿會館被創上  
 召閣臣入曰卿等知外賊建年曰不知上曰事亟矣今出何策  
 俱曰陛下之福自當亡慮如其不利臣等義戰誓不負國命  
 是夕上不寐殿內城牆一躍奔告上曰大營兵安在李國楨  
 安在答曰大營兵散矣上更上宜應是其人即呼之不應上  
 即同王承恩率南宮登萬安山望烽火燭天傳細衛時日氣清宮  
 珠簾猶內閣命成國公米氏提督內外諸軍事共輔東宮內臣  
 將至閣同命進酒建沃數龍歡曰若我民爾以太子承王定三分  
 送外戚周田二氏焉更后曰大事去矣各泣下宮人環泣上  
 揮去各為計皇后指前曰妾侍陛下十有八年幸不聽一  
 語至有今日惜太子二王恻意遣之由后自經召余王三年  
 十五聖曰爾何生我家在袖梅而右手揮刀斷左臂米珠死子懷  
 而止命求肯此自經繫絕道盡上撲刺刃其肩又刃所脚地城  
 數人召王承恩對飲少頃遂就由中門手執三帳餘櫟西望數

十八時而持斧東幸... 成國公米純臣字... 去定門門堅不可... 者逆仍回向宮... 大監王孫恩... 自登極十七年... 臣之謀... 此分製... 開... 文武羣臣... 意... 鞏固... 數也... 斷門... 太子... 初... 拂達... 去監... 十八時而持斧東幸... 成國公米純臣字... 去定門門堅不可... 者逆仍回向宮... 大監王孫恩... 自登極十七年... 臣之謀... 此分製... 開... 文武羣臣... 意... 鞏固... 數也... 斷門... 太子... 初... 拂達... 去監...

宣統元年... 進之乃... 運... 字... 其下... 先... 平... 宣統元年... 進之乃... 運... 字... 其下... 先... 平... 宣統元年... 進之乃... 運... 字... 其下... 先... 平...



持侯十八人欲殺侯...  
 元居厚辱德李將軍...  
 去時泥臣死若妻兒...  
 最○太常少卿吳...  
 國官格之降朕怒...  
 持○祀孝廉王可...  
 河○河城時不元...  
 中○年案下三有...  
 中○身置以手...  
 持侯十八人欲殺侯...  
 元居厚辱德李將軍...  
 去時泥臣死若妻兒...  
 最○太常少卿吳...  
 國官格之降朕怒...  
 持○祀孝廉王可...  
 河○河城時不元...  
 中○年案下三有...  
 中○身置以手...

大正  
 九月  
 廿四日  
 此後  
 即成入都于載洋樓○御史趙瑛疏陳中樞積弊云  
 之賊匪迭獲深源日久蓄威勢殺丁白備酬○人懷奇志也  
 佳龍洞城陷投井死○吏部員外許立誠偕傳子南還有助其  
 尾障僧竹者直隸之既由山門一望曰昔此四面千戈驚鴻飛從  
 北關帝廟前搖搖然○劉祥慈者緬甸觀老子切宜同有兄在香  
 無愛之是夜月書報其父作詩六章有升心未若生前恨青宮空  
 喬元俊般之勾起舞劍已漢舞矣自臨危一手持蛇尾一手上握  
 神氣如生○兵部郎中戚繼光感思即散書同牛馬寺曰主臺  
 臣所我守不能盡殺敵而萬難有死以報國焉君幸忠  
 崇宣有同心○及○  
 之不為數師寓德母張氏著勸夫戎知之士入室自強元  
 鄉民亦死之于穴藏獲○其後自殺○兵部員外金鉉被火城  
 意絕尋奪衣前○見世○恩墓在必死得一僻地可以葬者  
 送長母下溺受困見衣箱不棄願恩平事息縣下者是者免  
 痛哭辭命他姓○事丁未時○河陽開城○望雲再拜投入  
 御河救人溺斃○事○  
 鄭皇后身被刃并見妻妾赤隨兒其弟諸生餘哭曰母死者  
 必從死就命未歸生奉教死○並棺殮其母屍至三月歲役報○

何必後○自強元○轉於斷千戶父米城隍一家十七人  
有賊見其家○子○府知事求其進自盡○引司馬使成  
中書舍人宋天顯皆自盡○中書舍人蔡之齊死父青經繼妻  
趙成夜御河兒○陽和斬經應尼雖然不屈心○百戶王玉周親  
將其家百戶勒殺○理不應出門欲得百戶抗種亦文獄雖不聽  
百戶自徑○儒士張世淳○子懸堂怒官父子俱自徑○輪天府  
李應官五人因經南倫堂○在訓主員許球胡宗師之貨悲將  
欲從道釋者李濟生○等七日死○布衣沈文瑞聞要  
害其身○曰位非無○  
勸父歸元○也○勸勸○  
子朝極利樹振興壽獻金僅足銀三萬兩金三千兩珠三片  
其餘多寡不同俱不見有缺之不滿意仍復交刑受刑不過幾箇  
總督勘定方所當不食死○兵衛自短死○丘喻未就帳前即奪絕分  
詞有六百嚴懲元罪土遇此特力短德鳴珂肯意慈惠錄無用雅  
有先時正定款既被執後浪傳報賊事與緝捕名于塔之原古  
士魏榮德臨死亦有些命詞示志孝千古事予我民家賦一元輕  
鴻毛起衆須從容有二三輩做福官早非待中有否且存之并延客  
以公約同去矣旋頭來蕭條不能坐堂坐於殿步也娘不展



賈山為李談編經不似即雷橫或恐誤或遺漏大事機故兩  
 情時日不意或國無人定風而驚吾父習理神清勢薄小弱應  
 難行五一二日內便已失頂使兒孫甲赴關事已後期可罷可  
 張則明或主是為且其傳母不得就製請意吾父素貞忠義大  
 勢即去領當書從一解誓不使生不則則罪關下以所同難使兒  
 孫去於後伏甲復仇不濟則以兒孫之宜非忠孝能異乎何乃  
 然生到以非美所無事寬樂施之才後施平服為賊之身父既  
 不能而為兒亦安能為父乎兒與父訣請自今日父不早斷  
 以歸置父歸即動以揚三桂不顧也自成怒責其驕家曰三十  
 餘人三桂為父誓師令其兵皆離其刻期則戰軍殺大旗大賊賊  
 將一片石二十六日賊張朝運李休陳演及戚國定圍堵勦滅二  
 十八日忠烈西行擒童無異我白太子三桂之機由二十九日  
 雙雲殿後陳亦盡去五月初一日  
 大清定鼎後先帝為懷宗端皇帝周皇后為懿皇后關遼南

卷十終

此葉北大配補

明倫彙編

軍器臣王德用補定

無定序

嘉靖十七年三月二十三日，勅吏部科道等官，開東神廟，  
 均社，大小營，野集，中軍，都督，統同，公侯，伯，基，弟，選，德，義，計，職，  
 時，忠，王，桂，王，通，達，難，望，路，王，福，王，周，世，孫，各，選，職，主，  
 廉，安，鳳，陽，巡，督，馬，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  
 大，臣，請，以，倫，年，主，福，王，孫，以，福，王，神，宗，之，孫，光，宗，之，孫，大，  
 行，一，帝，之，兄，也，可，降，大，監，侍，不，可，四，月，二，十，七，日，吏，部，議，集，朝，內，

嘉靖十七年三月二十三日，勅吏部科道等官，開東神廟，  
 均社，大小營，野集，中軍，都督，統同，公侯，伯，基，弟，選，德，義，計，職，  
 時，忠，王，桂，王，通，達，難，望，路，王，福，王，周，世，孫，各，選，職，主，  
 廉，安，鳳，陽，巡，督，馬，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  
 大，臣，請，以，倫，年，主，福，王，孫，以，福，王，神，宗，之，孫，光，宗，之，孫，大，  
 行，一，帝，之，兄，也，可，降，大，監，侍，不，可，四，月，二，十，七，日，吏，部，議，集，朝，內，

明倫彙編

軍器臣王德用補定

無定序

嘉靖十七年三月二十三日，勅吏部科道等官，開東神廟，  
 均社，大小營，野集，中軍，都督，統同，公侯，伯，基，弟，選，德，義，計，職，  
 時，忠，王，桂，王，通，達，難，望，路，王，福，王，周，世，孫，各，選，職，主，  
 廉，安，鳳，陽，巡，督，馬，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  
 大，臣，請，以，倫，年，主，福，王，孫，以，福，王，神，宗，之，孫，光，宗，之，孫，大，  
 行，一，帝，之，兄，也，可，降，大，監，侍，不，可，四，月，二，十，七，日，吏，部，議，集，朝，內，

嘉靖十七年三月二十三日，勅吏部科道等官，開東神廟，  
 均社，大小營，野集，中軍，都督，統同，公侯，伯，基，弟，選，德，義，計，職，  
 時，忠，王，桂，王，通，達，難，望，路，王，福，王，周，世，孫，各，選，職，主，  
 廉，安，鳳，陽，巡，督，馬，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  
 大，臣，請，以，倫，年，主，福，王，孫，以，福，王，神，宗，之，孫，光，宗，之，孫，大，  
 行，一，帝，之，兄，也，可，降，大，監，侍，不，可，四，月，二，十，七，日，吏，部，議，集，朝，內，

為其姓有修成者不可不誅即史王孫著訂孔昭曰 光帝為文  
 江陽武陽仁 亦未見作何事業王史都獄司用人 陰推官陰官  
 外別無學識 望上為以國官家臣自有本末 何處取事 衆務  
 泥明孔昭補說針灸 快言且說求去卑信言孔昭推戴有功 文  
 臣房事辱我 我臣封爵未定 所以有殺上之中 高弘圖 晏日廣 亦  
 言文武各有職掌 用人乃慎言事 孔昭一手指定 臣寺有奸員 亦  
 天子之責 貴外叔孫 今生親家臣 與若於處 愧死無地 前臨置斤  
 事 言兩所之各慰 晉○六月 命體都歸國 以金代之○史  
 何止馬士英奏報 請兵南下先是吳三桂逃廣西通 大清定

恭遇傷官呂 賜工官 平士民射殺之 又歸為官明末 宋自成  
 生 趙承記之何又指承記之武松縣 宋宿連百姓 擒為將軍  
 權殺之 陳寧都司李光和我為官劉濟 戶部對 張開行 傅龍等九  
 人 解京獻俘 開封府推官陳著夫 妻李過知劉勝起等 各殺為  
 南 則不一而足 上嘉之 各有獎諭○大學士馬士英為欽定選  
 系 既大誠知兵 有肯賜冠帶 陸見 衆朝大疑 高必國請下九卿會  
 議 士英曰 會議則大疑 必不濟 用私圖 臣非阻大疑 蓋朝 宋堂  
 必爭強 乃於大疑 更先明士英曰 臣非受其賄 何所不光明 因復  
 為人 誠奏請 曰 臨起 登之 泥非 閣職可比 且私圖 曰 廣 人 於 天  
 更而 登之 則 先帝 亦 葬 成 也 於 所 為 而 細 之 則 曰 先  
 更 帝 不 可 謂 也 故 同 某 甚 憂 四 廣 亦 奏 曰 今 月 錄 案 故 謂 遠 近  
 先 帝 十 七 年 之 定 力 傾 什 進 使 陛 下 數 月 前 之 明 詔 竟 同 虛 語  
 祥 官 未 能 增 龍 取 之 凄 涼 刺 至 衣 冠 朝 四 方 之 親 臨 擒 獲 衆 新  
 有 此 舉 ○ 卸 雖 經 亦 衣 曰 貴 成 先 帝 之 手 今 寶 錄 將 解 若 將 此  
 案 抹 殺 不 書 錄 上 英 靈 恐 有 餘 憾 傳 陛 下 所 以 待 先 帝 者 帝  
 之 與 今 日 起 用 大 疑 對 照 則 顯 明 今 未 免 少 疑 牙 非 補 臣 所  
 以 重 陛 下 也 ○ 品 大 疑 亦 奏 曰 先 帝 血 食 未 死 矣 若 書 諸 日  
 星 士 英 得 然 不 恤 請 用 大 疑 不 恤 視 史 部 如 舊 例 抑 且 說 陛 下

爲舟是○於事雖萬身奔奔○歸在處用大誠○或曰時之無  
與者○誠而大誠實未可知○然○燕子寒蟬鳴地土上之聲○皆由中  
之資居也○又史君忠性亦奏曰○陛下拜師號仁痛○先令  
與諸臣○頗諒其有缺闕之憂○不猶血凝胸膈○顧忍一杯半許言費  
鼎一抔米乾○太子諸王六尺安在○問仇未復○而怨見大誠還何  
能事○豈不上傷在天之靈○下短忠義之氣○○德遠度帝延齡太樂  
少卿萬元吉御史陳良弼王鳳臺左光先○各都御史尹孔休等言  
竟廷外俱不聽○既而大誠善射○兵雖盛○控扼進取○據處四塞○又隱  
其仁○今三堂十四陳俱稱旨○竟開馬江防兵部餉事○起調兵

[illegible]

一、○ 蘇東書二王一發書山陰發末古事系於紫微堂青龍  
所相期事從華語可勿謂也。有以勞人費財遺者如他經其之  
可觀也。有以虛使要術進者如他。○利部侍郎曾世奇上言  
宜慎如吳三桂奪勢血與事部同功升爵者無嫌已為失口  
蘇爾其是是千誠河上據兵勇不之敵賊恩數已至數萬不  
一石為麻人。○胡廣地按御史黃澍。明末天守衛太監何志  
朝來居對院入見謝而許馬士。茶樓好談因談語下士英豪  
志仁義有德財東華太監蕭楚周叱退之士失路。上動怒因  
上十餘言。古有古未有奸臣在朝而奸臣成中外者。又謂  
進之人與處之之人皆有賊心。已為諸日月以除賊。上  
已。應論其赴楚。○馬士英。請求進言說。諸臣張平  
古子之說。據什來彭年說之。從從姓名按據不一。諸人  
國陽為五人。○官。曾為還宣。解相。且借金日討進之。賊劫為  
日。翻案之時。且役東。善。劉。陽。同。羅。侯。侯。東。京。以。名。為。延。延  
不。張。徐。之。和。和。籍。亦。有。巧。能。之。王。章。宜。國。官。一。姓。之。為。延。延。

○○ 蘇東書二王一發書山陰發末古事系於紫微堂青龍  
所相期事從華語可勿謂也。有以勞人費財遺者如他經其之  
可觀也。有以虛使要術進者如他。○利部侍郎曾世奇上言  
宜慎如吳三桂奪勢血與事部同功升爵者無嫌已為失口  
蘇爾其是是千誠河上據兵勇不之敵賊恩數已至數萬不  
一石為麻人。○胡廣地按御史黃澍。明末天守衛太監何志  
朝來居對院入見謝而許馬士。茶樓好談因談語下士英豪  
志仁義有德財東華太監蕭楚周叱退之士失路。上動怒因  
上十餘言。古有古未有奸臣在朝而奸臣成中外者。又謂  
進之人與處之之人皆有賊心。已為諸日月以除賊。上  
已。應論其赴楚。○馬士英。請求進言說。諸臣張平  
古子之說。據什來彭年說之。從從姓名按據不一。諸人  
國陽為五人。○官。曾為還宣。解相。且借金日討進之。賊劫為  
日。翻案之時。且役東。善。劉。陽。同。羅。侯。侯。東。京。以。名。為。延。延  
不。張。徐。之。和。和。籍。亦。有。巧。能。之。王。章。宜。國。官。一。姓。之。為。延。延。



庚申年

庚申年

庚申年

庚申年

傳張善有功。但當賞。○金華。○不。○應。○機。○以。○治。○官。○風。○不。○得。○二。○德。○  
 犯大易貞乘之戒。又言對人宜公。如許臣之持用也。計臣清說。誠  
 錄。百僚所敬。但古制。對人於朝。與眾共之。憂勤封。實。誠。可。登。萬  
 一異日。有奸邪乘間。左右先容。發司不及。誤。軍。補。不及。知。而。竟。以  
 內。降。出。之。臣。等。不。爭。則。傳。門。日。開。臣。等。之。則。已。有。前。例。主。國。之  
 始。巨。額。臣。等。下。悔。特。之。也。○疏。入。但。不。獲。○陸。神。彪。佳。為。金。都。御。史  
 延。撫。蘇。松。○戶。科。錢。增。稅。請。衛。米。利。○蘇。松。延。撫。周。元。泰。上。言。劉  
 家。河。急。宜。開。濬。○工。部。主。事。安。國。年。長。疏。請。添。兵。巡。撫。俱。有。旨。議。撫  
 奏。議。○八。月。今。請。求。衛。都。督。湯。可。宗。遣。後。歸。事。東。彭。年。上。言。嚴。衛

憲。復。叛。處。分。未。定。○先。是。許。新。變。起。東。陽。而。浙。海。○前。任。此。按。在  
 先。先。授。計。結。與。推。官。陳。子。龍。擄。掠。斬。之。○先。牛。弟。故。與。阮。大  
 猷。有。世。仇。又。首。勸。大。猷。士。英。故。借。誘。降。激。變。并。謀。先。之。罪。而。隨  
 之。朝。右。無。敢。直。言。者。○蘇。松。延。撫。祁。彪。佳。獨。言。許。都。之。變。突。資。東。陽  
 義。勇。滿。江。皆。無。堅。城。先。事。致。出。境。聞。變。遠。一。切。調。兵。稽。餉。皆  
 其。指。搢。不。一。月。而。元。光。按。查。兩。浙。護。安。乃。令。募。旨。推。求。夫。美。兵。楊  
 年。至。於。破。城。樓。邑。其。罪。豈。不。當。死。當。日。兵。威。所。與。賊。已。窮。威。而。徒  
 乞。命。與。陣。擒。無。異。非。擄。降。也。殺。謀。鋤。不。力。養。膏。遺。患。後。來。圖。難。方  
 張。又。不。知。作。何。舉。動。矣。望。丁。反。以。激。變。罪。之。於。是。大。猷。等。切。齒。楚  
 目。○先。編。事。○  
 住。司。而。御。史。張。振。振。論。功。祁。彪。佳。會。奸。且。定。策。有。異。議。彪。佳。同。羅  
 去。○起。越。其。條。地。撫。河。南。其。條。御。科。蘇。開。以。士。英。林。夫。故。起。之。○  
 封。福。廷。廷。兵。官。鄭。芝。龍。南。安。伯。○以。欽。雲。楊。維。祖。為。通。政。使。從。朱  
 國。賜。薦。○禮。科。沈。繼。龍。請。主。中。官。○大。理。寺。卿。鄭。觀。疏。薦。蘇。松  
 兵。備。程。均。會。均。與。御。官。彭。彭。都。喜。杜。氏。通。情。事。敗。互。許。開。杜。士。英  
 即。批。重。查。杜。氏。贈。均。詩。有。云。為。將。青。家。孝。心。醉。訪。仙。即。批。彭。均。通。行  
 共。傳。之。○召。降。賊。歸。衣。都。督。劉。備。王。不。何。補。原。官。以。重。衛。士。英。之  
 ○加。淮。撫。田。仰。兵。部。尚。書。世。襲。錦。衣。時。劉。澤。清。大。興。土。米。造。宅。○  
 安。撫。其。壯。廉。回。若。之。室。俱。備。瞻。觀。皇。居。林。卒。維。上。無。意。此。往。仰。與





朱相結貴善哉推而言之此為列國君也世子應立有祿未討不  
 勝其君之說耳若夫天下共生身均茲履青宮皇子登寶非常而  
 拘牽不即位之說至殊大之義中原鼎沸倉卒出師將何以  
 維繫人心降居忠義無陽綱同運事奉秋其間持書美移英粹元  
 武中興立廣山陽昭烈後存保際亡國晉元嗣基微猶蒙宋高  
 宗統是皆於開仇未報之日正位精綱日本首斥為自立平以  
 正統興之本朝稱世十六正統相承貴國威聲赫赫在望  
 殿下宜開子谷羅心未制之舉而驅除龍運可謂義舉也  
 仰在聖朝若欲使聖朝奇詞奏報則何難哉

光緒初以利終也昭賊人窮矣貴國豈無乎子女厚見東方  
 侯編鳳陽祖慶慶火地一日三臺有教如孔○爵興軍富  
 益設大工築浩○上溪居思中漁切女飲大酒雜伶宜演戲為  
 樂○國用匱乏因餉練湖故洋船水儀製監廣州升課甚至沽酒  
 之案每酌定稅額大制之所在搜括殆盡○十一月十二日  
 清兵入宿遷史可法提兵故之隨故督去○十三日高傑抵徐州  
 清兵悉照舊通書劉澤清近日河南撫銀接護等語一日文獻  
 生開封北岸俱是清兵○劉澤清劉天整失恃長江南北盡為

戰事待事到此令人應接不暇惟有辭心竭力且前無二以探  
 思而已澤清以聞士英報稱○清兵雖擊極然戰事尚張豈敢投  
 問問渡且張弱何當之有赤鋒百萬池水八千一戰而江在以此  
 國國家全威兵力萬倍於前廓清虛定肅飲宿龍顧諸臣剴勵之  
 也○加高傑太子大傅先是徐州通賊經總孔斬木編筏勾引  
 清兵渡河偽投條降傑知其詐因燒薪之收其眾故有是命○滑  
 命廖廣時致書高傑勸其早斷遠行有大者王小者侯不失如帶  
 如編世世茅土之給縣亦不聽惟泣河梁竭竭力倫懇○高傑致  
 書○請師肅王云近聞北關危我君父一特書無忘義之士莫不  
 有起義之心

面望欲送款食其肉而獲其皮聞東大兵獲我神州燕賊○先帝  
 故我黎民雪我深怨原有莫大之恩豈敢苟萌異念自千黃漢之  
 寇傑假以罪易奉旨堵河不揣綿力急欲會合劫掠分道入秦瓊  
 閩賊之背笑其先帝刑餘之祖忠已盡便當披髮入山不與世  
 事至咫尺光耀無由面質若保本念千言萬語總欲令師動關結  
 終成貴國恤憐之名若蒙明此苦心必共以逆國為事此奉朝之  
 厚幸也本朝列聖相承原無失德故用貪官巧吏致禍至此○正  
 朔承統天意有在三百年來舉士民海犯決傾忠君敬國未盡  
 不滅亦何貴國之義念○肅報書曰肅王致書高傑策勸星

官進來知有投誠之意正當建功之日也果能棄暗投明擇主而  
 事則未過河會向將軍功名不在尋常中矣若頗合兵城關其事  
 不與予言或至官北上予合引奉或上予不自主此後○  
 清兵至夏鎮劉從諤家南下又從驛陽渡河攻海州圍邵州史可  
 洪劉澤清高傑各告急○十二月都督陳洪範南還先是陳洪範  
 與左慈弟等至德州請撫方大猷止許百人赴京十月初一日  
 至張家灣燃第放光燭慶撫政王不許乃還祭先帝於十二  
 日入京館陶臚寺內劉範林來音江南不願更主天子慈弟不  
 固請祭告諸陵改葬先帝皆不許乃陳太師於寺堂哭祭之二  
 十七日放歸十一月初四日至德州接建兵遣親慈弟北去改葬  
 太醫院改洪範至是歸得清兵萬分緊急旦夕南下馬士英等  
 之有西鎮在何處馬○時賊窺突無州襄城等處各發糧兵不  
 遑因分軍陵以來至歸德屬臨泉王之綱寧陵以而至蘭陽屬經  
 兵許定兩河等以而至沁水屬延兵劉洪起河洛屬都督事際通  
 ○巡按陳滿夫報獲太原偽知縣安中外等劉洪起河洛屬都督事際通  
 賊六百餘餘擒歸陵偽知縣王度許州偽巡捕王清唐王之綱新  
 賊都司虞世傑劉洪起河洛屬都督事際通上蔡偽知縣屬世  
 巡新三百七十級又於襄城斬賊二千二百七十六級擒賊二百

三十一名許定國題陳州偽官應○各加級以洪起新獲楊  
 仍加二級○陳洪範請加恩使北勞臣兵料兼於助止之言洪範  
 出使無功正使身陷異域下獲軍報帶壽天下聞之○洪洪範  
 也○加左良王太子太傅子世襲侯爵俾使開國大邑子亭原都  
 督金宇樹平賊將軍印○授樊宗宋成漢池州府推官因賊漢既  
 督金宇樹平賊將軍印○授樊宗宋成漢池州府推官因賊漢既  
 至○刑部尚書許學龍上疏建議諸臣六等罪除在北京何瑞徽等  
 二十二人後三年後定奪一等應係宋金等十一人二等應係  
 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四人三等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七人四等  
 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人五等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  
 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六等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  
 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七等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  
 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八等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  
 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九等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  
 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十等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  
 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十一等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  
 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十二等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  
 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十三等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  
 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十四等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  
 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十五等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  
 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十六等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  
 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十七等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  
 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十八等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  
 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十九等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  
 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二十等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  
 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二十一等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  
 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二十二等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  
 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二十三等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  
 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二十四等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  
 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二十五等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  
 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二十六等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  
 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二十七等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  
 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二十八等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  
 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二十九等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  
 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三十等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  
 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三十一等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  
 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三十二等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  
 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三十三等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  
 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三十四等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  
 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三十五等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  
 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三十六等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  
 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三十七等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  
 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三十八等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  
 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三十九等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  
 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四十等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  
 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四十一等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  
 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四十二等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  
 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四十三等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  
 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四十四等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  
 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四十五等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  
 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四十六等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  
 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四十七等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  
 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四十八等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  
 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四十九等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  
 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五十等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  
 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五十一等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  
 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五十二等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  
 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五十三等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  
 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五十四等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  
 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五十五等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  
 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五十六等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  
 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五十七等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  
 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五十八等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  
 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五十九等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  
 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六十等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  
 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六十一等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  
 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六十二等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  
 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六十三等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  
 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六十四等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  
 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六十五等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  
 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六十六等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  
 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六十七等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  
 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六十八等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  
 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六十九等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  
 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七十等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  
 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七十一等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  
 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七十二等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  
 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七十三等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  
 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七十四等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  
 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七十五等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  
 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七十六等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  
 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七十七等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  
 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七十八等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  
 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七十九等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  
 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八十等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  
 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八十一等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  
 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八十二等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  
 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八十三等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  
 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八十四等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  
 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八十五等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  
 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八十六等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  
 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八十七等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  
 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八十八等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  
 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八十九等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  
 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九十等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  
 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九十一等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  
 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九十二等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  
 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九十三等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  
 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九十四等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  
 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九十五等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  
 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九十六等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  
 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九十七等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  
 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九十八等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  
 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九十九等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  
 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一百等應係嚴克毅秋光時亨等十八人

此矣。先帝時諸鎮何年摩。皇上之封諸鎮何年。臣遂諸鎮。之不能故。雖何年罪過。釋此不問。而自尋千戈。於心忍乎。和不。惟有戰戰。非諸將之事。而誰事也。倘外視廟堂。廟堂視。皇上尤望深恩。爾情無容泄。於古人言。不奉人情。何曰。恢復。今之人情大可見矣。○兵部侍郎阮大誠。不始汪某堡。上嘉之。○禁四六體文。○除夕。上在興寧宮。已。思不。薛贊周言。斯言宜報。○上曰。○梨園。○殊少佳者。贊周注曰。臣既陛下。令。斯矣。思。皇考。○念。○先帝。○步作此想。○弘光元年。元。有。之。初八日。壬辰。王春。泥墨。入。戴。官。○明。○事。○給事中吳遂。上言。雖斯五事。一曰。信。詔。告。一日。核。人才。一曰。儲。運。才。一曰。中。國。法。一曰。明。主。責。任。入。不。省。○都督李際遇。降。清。○錢良許。定。國。性。殺。與。平。伯。高。無。以。其。家。降。清。先是。權。作。賊。時。○常。勅。許。定。國。村。殺。其。一家。惟。定。國。逃。免。主。是。同。為。將。將。定。國。部。之。秘。如。不。言。陽。與。餘。將。許。謙。雅。州。招。撫。能。保。赴。飲。不。疑。定。國。狀。甲。控。獲。喪。平。數。條。制。顯。以。祭。先。靈。親。免。惡。害。過。半。餘。眾。續。遂。定。國。遂。以。家。降。清。○高。無。黨。邢。氏。率。子。元。魯。詣。師。○史。可。法。請。以。陳。都。將。李。壽。為。提。督。有。旨。與。平。伯。有。子。誤。至。以。兵。馬。訊。地。遠。校。地。人。知。○新。虎。文。其。部。陷。者。無。督。撫。等。可。寄。將。士。仍。饒。邢。氏。親。轄。既。而。



惟官此處之堅守十四日○二月工部李滿請賜 光帝寶  
 鑑并易廟號及定東宮定王之議○戶部尚書取有卷請以河視  
 賜鈞不允○東魏成報即鎮重園○刑部梁雲據奏金蜀已無完  
 土○給納富人授翰林侍讀等官○太監李國輔請往浙江雲霄  
 山開採 上令馳驛去科臣吳道琬爭之不聽○禮部官詔寧請  
 猛皇太子獻慈承玉曰憐定王曰氣改猛先帝殺宗烈皇帝○命  
 禮部廣選淑女○陸豐武相舍都御史地撫廣西○劉良佐等合  
 詞屠起米大典為兵部侍郎○武政兵部尚書張國維等告歸○  
 御史張孫振劾奏禮部尚書顧錫嘏險邪有玷秩宗 命致仕  
 去以其請削溫體仁溫而溫文震玉也○時自二月以來日月色  
 甚赤欽天監告候以聞○三月甲申朔有彗掃皇太子至白金華  
 殿居城門入遂止時善寺尋移第歸永新齊同知馮可宗家傳文  
 武官職與莫能辨先吏舊云三桂據太子離永平陰遂之茂閣  
 達浮海而南八月抵津上聞定王之說懼界敵奇前至揚州鴻臚  
 寺少卿高夢箕家人高武被帝執之護江面楊子蘇復轉于杭太  
 子不堪羈旅漸露骨節遂為路人所拾高夢箕雖稱及已乃赴京  
 密奏於是遣內監李應周持御札召之至是至都人聞太子至瑞  
 澤馳謁文武官投獻名者蜂擁不絕家徒太監盧元德王禮德太

子呼名呵之舉不覺叩頭無禮不覺伏地哀求謝罪出處有奇  
 論文武官不許私謁中夜移太子入內○已丑會審太子於大明  
 門外太子東向俯坐一官其禁城圍於前問之答曰此北京宮殿  
 也太子指承華宮曰此我所居指坤寧宮曰此我娘娘所居一官  
 前問曰公主今何在太子曰不知想已死矣一官問公主同官女  
 早叩問國舅門太子曰同官女叩國舅門者我也劉正宗曰我與  
 國舅汝識否太子一視不應正宗又問講讀先後太子曰忘之矣  
 正宗更多辭問之太子笑而不應曰汝以為偽即偽可耳諸臣  
 無可如何遂以新舊諸臣之說先後陳報極極固言辭為王高桂孫  
 王之朋寵顧於其故其科載漢教其言奉稱王之明偽假太子贊  
 以先帝留撫之中左門不答問以嘉定初姓名而不答其偽無疑  
 然雖午何以辨此必有大奸人執為奇貨宜教法司根究到部還  
 捕高成發帝嚴訊上毒傷至死永不承假冒復席曰我家主是忠  
 臣直言奏聞一字非探我等何得畏死背義為漢其後上書自明  
 東宮事院中口不即列官說明却走紹興可疑一也東宮厚儀裝  
 重此人機辨百出二可疑也公主現奉同全家而去已死三可疑  
 也左懋第必北其中亦有假太子者懋第家書昭然矣現命吳琛

於曉通覽是太子不死於賊而死於清江也乎云云臣請審古義  
就應徵可喻舍葬之如其服有當付法司臣民共見如棄之如棄  
東宮則賊入深宮害則院不可分封外以學婦人之心○  
革印費會審太子於午門由原講官方拱乾於殿前跪之太子乃  
偏坐東榻拱乾上王穆指示太子曰此何人太子曰方先生拱乾  
其以不敵皆言真為展孫朕曰改是王之問太子曰我南來從不  
嘗言太子汝不認爲了何不坐名改姓汝事不審王與方之朝乎  
何一旦棄而止此祭宮有報者若之故決仍還還似○  
正武成後會審太子於朝左都李沾呼王之明不應嗚則何不

迎候重慶士族錫服他每對人言為則傳言不吝於死者多  
 國家遺失大漢通寬仁惠愛以救人心士族乃雖殺人將士平  
 不救之人一打盡不吝於死者六也又嘉死士氣壯皇威  
 名集軍以報陛下無辭以廣立由我縣不吝死者七也  
 婦離生之存士族乃與大誠一手持定休戰的確誠心之方  
 天下公決不與高古細常悉以先帝已立十七年之期  
 滿漢賦賦所歸皆付諸無因天容地容神人共憤凡有血氣  
 誠才不與大誠等以謝先帝此非臣之私言諸將士之言也

下士將士英等皆謂市傳四方用於公憤且雖未與計  
 不棄大誠疾呼激切以聞又傳撒云嘉州大義之無物  
 日無難之止重行厚報天地有主公臣民不可同也計臣馬士  
 其者張某等皆謂市傳四方用於公憤且雖未與計  
 下士將士英等皆謂市傳四方用於公憤且雖未與計

迎候重慶士族錫服他每對人言為則傳言不吝於死者多  
 國家遺失大漢通寬仁惠愛以救人心士族乃雖殺人將士平  
 不救之人一打盡不吝於死者六也又嘉死士氣壯皇威  
 名集軍以報陛下無辭以廣立由我縣不吝死者七也  
 婦離生之存士族乃與大誠一手持定休戰的確誠心之方  
 天下公決不與高古細常悉以先帝已立十七年之期  
 滿漢賦賦所歸皆付諸無因天容地容神人共憤凡有血氣  
 誠才不與大誠等以謝先帝此非臣之私言諸將士之言也

下士將士英等皆謂市傳四方用於公憤且雖未與計  
 不棄大誠疾呼激切以聞又傳撒云嘉州大義之無物  
 日無難之止重行厚報天地有主公臣民不可同也計臣馬士  
 其者張某等皆謂市傳四方用於公憤且雖未與計  
 下士將士英等皆謂市傳四方用於公憤且雖未與計

一曰漢興天與高祖劉邦而得命在秦陶人則漢之興  
 長也金龜然近于神術王隆苗氏之好臣如斯乃食是用  
 兵馬將帥與將軍相賊之軍德與開府之海謂朝中奸  
 宦去劉隆不討自平偽主者竟應未除則河止權平無用三  
 軍之力同仇中明仁義之故開府嚴禁之隱禍不敢去  
 傷天心不致是忌一日以忌王宣義與所指正引為人臣  
 子不忍居父之心天志中興必有開世美實失翼皇明之運故  
 先帝拂心心願斬賊臣之貴以復元運故就其之實以報  
 一曰漢興天與高祖劉邦而得命在秦陶人則漢之興  
 長也金龜然近于神術王隆苗氏之好臣如斯乃食是用  
 兵馬將帥與將軍相賊之軍德與開府之海謂朝中奸  
 宦去劉隆不討自平偽主者竟應未除則河止權平無用三  
 軍之力同仇中明仁義之故開府嚴禁之隱禍不敢去  
 傷天心不致是忌一日以忌王宣義與所指正引為人臣  
 子不忍居父之心天志中興必有開世美實失翼皇明之運故  
 先帝拂心心願斬賊臣之貴以復元運故就其之實以報

也不宜嚴禁株連不足謂 先帝不除王良徐等以此處  
 兵馬士義急止之而徐元一既有人在此 允許請師甲申的難  
 且有有問大除謀國無德致前領資師即堪增師已過  
 允有斬不 諸侯是世如思自宜何安通書易決 史可法自  
 允有斬不 諸侯是世如思自宜何安通書易決 史可法自  
 允有斬不 諸侯是世如思自宜何安通書易決 史可法自  
 允有斬不 諸侯是世如思自宜何安通書易決 史可法自  
 允有斬不 諸侯是世如思自宜何安通書易決 史可法自  
 允有斬不 諸侯是世如思自宜何安通書易決 史可法自  
 允有斬不 諸侯是世如思自宜何安通書易決 史可法自  
 允有斬不 諸侯是世如思自宜何安通書易決 史可法自  
 允有斬不 諸侯是世如思自宜何安通書易決 史可法自  
 允有斬不 諸侯是世如思自宜何安通書易決 史可法自





[illegible]





山開廟中○中書舍人韓通拜授秦淮河水死○中書舍人陳  
 及千奉人陳伯倫自死○戶部主事吳嘉胤亦自死○欽天監  
 學憲陳子時自死○副都御史羅三招傳言并二妻俱死○或云  
 此道大後馬氏家聲死○不知名殺秦淮河死者馮小瑞與有  
 用楊下元兒也○已題詩橋上有云三百年摩挲世朝如何文哉  
 王皆通綱常焉在平四院乞乃履存命一條蘇州則原任少詹事  
 官止後漢死○諸生預而受傷朕天文廟後洋池死○官職  
 中死○一師民責入城關女使至嘉慶紅福入文城城南  
 河死○王欲有富饒島南矣○應發自歸死○書報諸生法  
 誰發自歸死○諸水府各年不食也○武進諸生董元榜處天  
 見○是時各處金銀見則貴池諸生安應其○武進諸生麻三對  
 廣州師會金銀狀下陳有功余元富貴於國而蘇州府城  
 事處之陳及妻武都俱死○嘉定○武進侯明府城  
 子諸生張吉陳古澤被殺○進士吳清於元寶國路及華  
 張揚會界月圓俱死○會典滿生徐守皆死○見山育春春

不願死○故將王公等七十戰死○諸生肉寒被  
 自刺死○原任張山驍兵王前才為亂兵殺死一家老幼  
 重○檢江原任中書李侍郎傳華如陳章自城被殺○天祥止  
 事見元○蘇漢水死○然吳志榮黃廣駐兵五屬洪被斬南  
 家殺死○華亭教諭胡永被執不願死○常州諸生吳福生徐  
 安遠入太湖從黃兵敗福之被水死安遠被殺○諸生張龍文  
 半即兵海賊殺死○江陰傅成不下至三月乃赴逃屠其城典史  
 陳明是門門殺大關處元不願死殺訓導馮某自臨明倫堂上中  
 書以斬全家焚死○揚州城破原任兵部尚書張倫死并標下將  
 原任兵部尚書張倫死○兵下嘉慶吳縣中使張倫死  
 原任什人陸維祺死○我鄉如蘇州成定不願被殺○某處知  
 張子漢亦死○其前達便道左懸影在北閣江南兩七日不食  
 被五石見張長身中舉○原任上長馬南面而坐攝政王敦以楊  
 楊王引上還不救國書覆殺總兵官雷廷龍五大傑以楊  
 張清一死今蘇州堅不守于門六月十九日殺○題記今詩有  
 映映家封賜賜四片雲南下意如何子丹江總清忠忠為案  
 死不應蘇蘇兵部主事陳有源定華王一試張長王成

身正心純則風雨自起德教興則天下歸之

隆武 粵王國附

單斧臣王汝南補



弘光元年五月 清安渡江南都失守 鎮江總兵官鄭鴻達新  
 彰和勢不可為 因撤師回閩 會唐王從河南來 王從率直 喜詩書  
 著文辭 張源千言 初封南陽 以父狀 失定社祖瑞王 兩叔皆警備  
 未得請居及祖瑞王薨 守道陳奇瑜和府王三桂 長為請嗣 後僅  
 以統兵勦王極 繼而楊嗣高 擒拿殺出 避亂浙 浙湧遂因奉之供  
 南王福州 其福是定 無敢肯 登地 按御史吳春枝 禮部尚書黃道

周南安伯 鄭鴻達 奉共會議王王監國 時權入者 鄭鴻達 功成請  
 正位 諸大臣多言 監國名正 出關入寸 遂將未遷 鄭鴻達 鄭國中  
 以馬不可不李長 情亦有急出 關後正位 示監國 無當天下心之  
 惟鄭鴻達 請正位曰 不正位 無以警眾 心以杜後 起遂完 據在閩  
 六月十五日 奉王即皇帝位 於福州 是日 拜天 大風震 拔木揚  
 沙 及駕回 定而 鄭鴻達 鄭鴻達 鄭鴻達 鄭鴻達 鄭鴻達 鄭鴻達  
 異之 改福州為天興府 以布政司為大內 大赦改元 隆武 今  
 領駐紮 兩浙而粵 粵鄭芝龍 鄭鴻達 鄭鴻達 鄭鴻達 鄭鴻達 鄭鴻達  
 六部九卿 以張肯堂為吏部尚書 李長情為戶部尚書 曾學鑾為

明紀編年卷十二

隆武 粵王國附

不詳

禮部尚書吳春枝為吏部尚書 周應期為刑部尚書 鄭鴻達為工部  
 尚書 馬思聰為通政使 鄭廣為錦衣衛都督 以天建建興四府  
 為上游 汀漳漳泉為下 縣各設撫按 縣陸府 府陸道道將內鄉一  
 今以上 武興夏錫 起將總環 署防 資道司 陳觀生 何翰 陳洪  
 德林 欽 楊 朱 楊 許 署 鳴 俊 皆 為 大 學 士 又 起 曾 樞 何 吾 驥 郭 維 經  
 紫廷 皆 入 閣 辦事 其 遠 不 能 至 者 如 王 應 熊 楊 廷 麟 等 僅 列 其  
 名 閣 臣 至 三 十 餘 員 供 不 全 票 音 凡 有 批 答 皆 上 親 為 之 〇 應  
 璩 陸 見 皆 以 清 北 錄 軍 上 請 上 然 之 而 不 能 行 〇 改 庶 吉 士 為  
 庶 草 士 今 蘇 觀 主 之 以 招 選 賢 才 〇 時 文 武 將 帥 然 兵 餉 戰 守 俱  
 下 自 統 撫 後 海 船 不 得 離 氏 今 無 不 能 往 來 每一 船 例 入 三 十 金  
 歲 入 十 萬 計 以 此 富 敵 國 府 第 妻 平 銀 去 蘇 州 城 而 三 十 里 後 葉  
 城 於 安 平 海 稍 至 順 州 內 其 守 城 兵 自 給 餉 不 取 打 官 薪 糧 鮮 明  
 戈 甲 堅 利 凡 賊 通 入 海 者 據 付 定 獲 取 之 如 寄 放 八 閩 以 鄭 氏 為  
 長 城 至 是 閩 府 駐 福州 坐 見 凡 鄉 入 不 得 出 不 送 〇 集 廷 臣 議 議  
 守 兵 定 二 十 萬 自 仙 霞 關 外 宣 守 者 一 百 七 十 處 每 處 多 寡 不 等  
 約 計 十 萬 餘 十 萬 今 冬 精 練 明 春 出 關 一 枝 出 浙 東 一 枝 出 江 西  
 合 計 八 閩 兩 浙 兩 粵 之 餉 而 虞 不 虞 〇 時 粵 西 有 靖 江 王 者 八 月







年八

生

生

建以所募人十二款。開隨居官。至是。當民至。遂大興工作。擴  
 構宮殿。危邑之。高。皆用黃金。開鑿。造府。造龍。后。下。體。故。皆。龍  
 廟。后。性。嚴。欲。期。而。審。能。隆。武。每。名。奏。對。難。持。屏。後。總。之。共。決  
 建。止。隆。步。而。嚴。之。○隆。武。而。未。有。調。謝。是。龍。乃。今。子。鄒。森。入。侍  
 隆。武。賜。因。姓。改。居。成。功。隆。武。每。有。所。功。成。功。報。先。得。以。告。是。龍  
 由。是。建。臣。無。敢。異。用。者。○何。楷。入。朝。與。芝。龍。中。朝。班。不。合。已。歸。中  
 遠。盛。載。其。平。詔。建。賊。不。得。○其。科。給。事。劉。中。德。亦。以。忤。鄒。氏。去。○  
 有。家。告。鄒。芝。龍。機。構。者。隆。武。報。者。芝。龍。芝。龍。怒。得。欲。謝。事。隆。武。心  
 知。芝。龍。不。可。恃。無。以。制。之。因。復。固。而。曰。此。非。朕。意。乃。某。人。言。也。芝  
 龍。時。中。傷。之。於。是。左右。無。一。同。心。矣。○丙。戌。即。武。知。府。共。收。糧。糧  
 官。未。獲。移。至。奉。他。駐。坐。偏。池。建。陽。知。縣。施。捷。為。奸。胥。竊。發。芝。食。糧  
 供。新。竹。市。○龍。亦。知。縣。謝。泰。宗。以。會。恭。罰。八。千。金。○沈。履。道。能。可  
 稽。抵。海。至。關。不。用。而。南。來。無。賴。之。徒。字。上。跪。候。兵。片。言。合。奇。奔。寶  
 鏡。賜。官。與。之。都。會。錢。及。千。人。○是。日。屢。請。命。芝。龍。出。關。芝。龍。亦  
 知。不。出。關。無。以。整。束。心。同。分。兵。為。二。款。官。為。人。實。不。滿。千。以。辭。湯  
 建。為。大。元。帥。出。浙。東。鄒。步。為。副。元。帥。出。江西。隆。武。使。陳。淮。陰。故。事。集  
 壇。部。拜。而。送。之。○二。將。既。出。關。既。稱。侯。餉。不。行。遲。遲。月。餘。隆。武。下  
 詔。切。責。曰。餉。最。餉。不。前。自。有。關。法。在。二。將。不。得。已。給。關。行。○三。百

聖

聖

聖

聖。仍。現。言。餉。絕。番。住。如。故。○大學士黃道周。傳。呼。不。前。同。清。以。師  
 聖。兵。江。西。曰。江西。多。產。子。弟。顧。格。之。初。死。軍。前。隆。武。命。芝。龍。助  
 芝。龍。不。與。一。錢。隆。武。糧。給。空。到。百。萬。而。已。道。周。以。制。將。召。門  
 下。傳。百。人。居。吉安。與。楊。廷。麟。為。元。吉。為。才。應。出。兵。徽州。為。清。兵  
 所。擒。抵。送。江。寧。道。周。絕。粒。不。食。積。十。四。日。不。死。清。內。院。洪。承。疇  
 憐。而。欲。生。之。道。周。不。屑。竟。斬。於。市。○閩。江。將。德。勝。見。鄒。師。遠。港。因  
 自。請。行。關。察。情。彩。相。繼。擊。戰。隆。武。許。之。比。至。則。疲。兵。弱。卒。約。甲  
 械。一。無。可。為。德。勝。因。數。日。告。病。去。○戶。部。尚。書。李。長。儒。以。餉。不  
 繼。憂。憤。而。死。○吏。部。郎。中。鍾。玉。成。與。南。書。張。肯。堂。同。籍。江。南。詔。言  
 臣。等。主。長。海。滿。請。以。水。師。十。人。從。海道。直。抵。石。山。聚。取。金陵。以。迎  
 隆。下。隆。大。喜。其。議。芝。龍。遂。就。芝。龍。笑。話。今。有。上。詔。言。水。師。諸。臣  
 宜。留。其。家。眷。以。防。逃。傳。者。事。遂。不。果。○隆。武。決。意。親。征。二。月。駐。營  
 宋。楚。撫。何。騰。蛟。江。右。楊。廷。麟。皆。既。迎。隆。武。隆。武。欲。盡。收。往。江。右。猶。豫  
 未。定。而。芝。龍。固。請。回。省。省。中。人。被。為。呼。推。請。還。不。還。則。絕。天。下。望  
 聞。芝。龍。刻。律。任。兵。部。尚。書。具。奏。故。新。中。書。大。學。士。辭。不。受。○六。月  
 隆。武。江。右。岸。騎。入。關。命。以。布。政。使。調。練。團。以。編。修。劉。以。修。為。主  
 事。中。書。人。為。增。督。百。餘。名。稱。難。近。太平。象。也。○皇子。誕生。原。臣  
 奏。賀。有。日。月。明。止。父。為。武。隆。隆。武。望。具。大。故。草。恩。鄭。氏。斯。奏。故

得三代格。○陳王使都督陳璘奉使至開挂絕不放入。○  
 有以者招之乃入。陸見李函攝皇叔父不得陛下。陸武大  
 之。欲定龍統。不。讓武進人。而春。將。光。封。芝。龍。高  
 南安伯。以。榮。為。提。督。其。南。德。謂。芝。龍。曰。安。南。則。為。南。廣。南。安。僅  
 一。耳。耳。請。晉。恭。而。易。芝。龍。大喜。厚。禮。而。別。及。半。途。而。南。安。變。芝  
 龍。德。之。故。至。是。力。救。監。察。御史。蔡。邦。范。蔡。泰。陳。德。為。導。心。疑。且。與  
 鄰。至。及。不。忍。除。恐。有。內。患。陸。武。信。之。或。以。告。芝。龍。芝。龍。謂。利。人。必  
 經。其。門。昭。期。款。之。更。使。兵。夜。半。內。傳。片。紙。刺。律。通。新。之。芝。龍。聞。知  
 伏。尸。而。哭。極。其。哀。以。千。金。罪。蓋。為。文。以。祭。有。我。雖。不。殺。伯。仁。伯。仁  
 則。死。如。生。○  
 由。我。而。死。○  
 關。鈞。取。之。為。臣。服。之。海。無。傳。然。無。軍。非。過。征。不。可。拜。奉。即。行。陸。武  
 手。勒。晉。之。口。先。冰。稍。遲。張。與。先。生。同。行。使。奉。初。立。河。而。芝。龍。飛。航  
 已。過。延。平。矣。○  
 芝。龍。既。去。守。關。將。延。福。殷。言。缺。餉。盡。撤。兵。還。安。平  
 浙。東。將。士。再。情。兵。降。紅。梅。無。自。丙。戌。春。陸。戰。不。勝。各。營。皆。西  
 望。心。碎。王。之。仁。上。疏。奏。王。曰。事。起。日。人。有。五。龍。之。志。乃。一  
 道。欲。以。錢。塘。為。鴻。溝。天。下。事。何。足。言。臣。為。今日。計。惟。有。首。先  
 願。以。所。隸。沈。船。一。乘。今日。欲。死。猶。戰。死。他。日。引。見。恐。不。能  
 三月。○  
 清。兵。雖。船。閣。壘。入。江。張。國。維。命。之。仁。統。水。師。江。上

第一之圖  
 在軍仁王  
 我。是。日。東南風大起。仁楊悅雲。擊之。國維督諸軍渡江。清  
 之。少。即。會。陸。武。使。陸。清。源。督。王。江。楊。師。特。馬。士。英。徐。細。方  
 國。安。國。安。新。之。且。由。徽。教。陸。武。罪。國。維。聞。之。歎。曰。楊。在。此。矣  
 四月。○  
 王。既。新。開。使。恐。開。費。兵。人。見。抗。州。國。守。堅。不。可。破。遂。定  
 議。抽。兵。為。兩。路。西。征。以。余。燧。為。兵。部。尚。書。督。師。江。上。而。事。不。可。為  
 兵。○  
 清。月。初。王。偵。知。逸。走。兵。北。岸。用。大。炮。擊。南。營。遂。碎。方。兵。尉。陸  
 國。安。懼。歎。曰。此。天。奪。吾。食。也。私。忿。陸。武。曾。以。手。勒。相。攝。入。閣。於。大  
 恩。文。○  
 清。兵。每。重。莫。可。與。於。五。月。二。七。夜。拔。營。走。至。紹。興。率。馬  
 軍。阮。安。以。威。知。王。和。南。○  
 翌。日。江。上。諸。師。聞。國。安。走。鄭。德。德。移  
 則。至。船。上。○  
 入。海。陸。供。糧。散。惟。王。之。仁。一。軍。在。國。維。與。之。仁。儀。梅。兵。五。千  
 分。守。各。營。之。仁。陸。曰。壞。天。下。事。者。方。利。國。也。○  
 清。兵。數。千。焉。也。北  
 所。倭。然。而。渡。孤。軍。何。以。迎。敵。之。仁。有。細。可。入。海。分。兵。無。數。連。自。為  
 計。國。維。不。得。已。乃。振。旅。追。王。之。仁。○  
 清。兵。於。渡。江。禮。部。尚  
 書。余。煌。大。珠。珠。書。盡。磨。九。門。故。兵。民。出。走。遂。正。衣。冠。就。死。○  
 國。維。上。奏。南。行。謀。以。養。王。授。降。為。入。閣。計。乃。遣。人。守。嘉。王。守。者。忽。病  
 王。得。脫。登。海。船。開。國。維。行。至。黃。白。巖。國。傳。命。國。維。還。防。四。邑。遂  
 東。陽。國。治。安。再。探。清。既。不。開。遂。入。舟。山。○  
 清。兵。欲。襲。義。象。勸  
 國。維。入。山。國。維。曰。謀。天。不。若。文。山。登。山。也。一。死。而。已。○  
 二。十。六。日

武同勝死○兵部主事高傑餓死于諸生高傑赴水死○諸生張便是從濠不離髮死○原任山西倉事鄭之尹沉水死○諸生張生方峒山陰諸生米珠俱赴水死○廬山諸生楊雲門自縊死○諸生倪祥年正諸生坐磁缸內今人將還朝報滿經元○清兵至金華大學士米大與同守以月餘不下用紅水砲破之大典令門擊火焚死○經兵張鳴鑾守衛門標下副將秦應計奔馬清內應城被勦翼友樂生○楚王○督學御史王秉虎皆被殺○馬士其阮大猷獨擁殘兵數千擠入閭降武以其罪大不許士其計還至台州寺為僧焉清搜獲阮大猷逆降貝勒俱令隨同赴燕平

金百姓爭欲代○勝○止○死○為○紅○曰○此○勝○也○鳥○子○可○因○噴○血○大○醫○  
 月○物○下○令○新○之○為○紅○大○成○食○張○掌○刀○自○刺○胸○不○死○遂○先○殺○百○姓○為○  
 之○主○祠○黃○大○鵬○亦○同○日○殉○難○○陸○失○開○清○兵○信○急○遂○決○計○幸○賴○  
 八○月○二○十○一○日○格○竹○橋○載○書○十○車○以○從○二○十○四○日○抵○順○昌○傳○清○  
 兵○已○及○劍○潭○且○糧○足○遂○倉○皇○騎○而○奔○從○行○者○惟○何○香○鵬○郭○維○經○朱○  
 絕○祚○黃○烏○復○數○人○已○而○何○與○郭○亦○散○去○○清○兵○至○順○昌○復○龍○扛○棍○  
 之○清○馬○士○英○阮○大○誠○方○蘭○女○子○及○方○遠○年○達○名○請○寫○出○關○為○內○  
 應○在○已○降○後○大○誠○方○是○山○關○信○知○不○見○自○投○崖○死○的○今○義○尸○士○  
 兵○等○四○人○斬○新○堤○千○城○下○○義○勇○餘○口○悉○給○賜○兵○丁○○清○兵○過○延○  
 平○而○東○將○武○將○入○籍○回○停○一○日○獲○龍○鳳○衣○清○兵○追○至○延○及○於○  
 難○井○擒○曾○氏○及○信○馬○官○朱○德○昨○貨○鳴○僕○械○立○福○州○勇○勒○斬○陸○武○及○  
 曾○后○於○市○朱○德○昨○勒○令○致○仕○旋○為○郭○兵○所○殺○鳴○復○斬○校○五○品○官○以○  
 老○疾○解○免○○禮○部○尚○書○曾○學○倫○通○政○使○馬○思○經○俱○自○經○○清○刻○遣○  
 李○成○棟○韓○司○山○○先○○陳○打○鄧○澤○州○等○處○○九○月○清○兵○入○泉○州○  
 德○化○知○縣○應○元○章○○大○學○士○將○德○輝○飽○食○死○○既○而○汀○漳○皆○  
 降○惟○龍○巖○亦○安○平○軍○各○振○旅○嚴○密○齊○備○砲○殺○不○絕○猶○換○天○地○矣○  
 潮○和○泉○州○鄉○紳○郭○必○昌○與○龍○巖○某○序○同○建○必○昌○招○之○之○龍○回○我○舟○  
 不○款○池○於○清○恐○以○其○為○難○耳○會○清○固○山○兵○逼○安○平○之○龍○巖○

紀○  
 而○事○未○時○或○於○北○蒙○餘○事○之○若○得○軍○不○賴○主○者○何○用○將○至○此○且○兩○  
 粵○未○平○命○請○開○粵○總○督○即○以○相○符○吾○欲○見○將軍○者○欲○商○地○方○人○才○  
 咸○也○定○龍○潭○寇○大○悅○遂○進○求○降○其○子○弟○皆○勸○之○龍○入○海○曰○魚○不○可○  
 脫○計○謝○是○龍○不○能○至○福○州○朝○冠○貝○勒○手○若○欲○折○箭○為○於○今○猶○痛○  
 飲○三○日○夜○半○忽○被○警○鼓○遂○挾○而○北○矣○明○統○下○陸○難○有○遺○孽○不○足○  
 紀○



大明光宗貞皇帝實錄八卷

〔明〕張惟賢 葉向高等纂修

明鈔本

遼寧省圖書館藏

進  
寶錄表



後軍都督府中尉事少師兼太子太師英國公  
巨張惟賢等誠性誠恐格首頓首

上言伏以

駿烈昭垂開萬年之景祚

与編紀述傳一代之英華總

神化漢乎坡堤宜馨光被于天壤永言

懿範未繫翰揚恭惟

光宗聖人聖子英睿慈惠憲文宗廟仁懿子順

德哉中和

是無述作

元良震器占星輝海潤之祥

養正蒙功德日就月將之學乃

承華久于潛邸嗣

踐阼途于中角遵

永命之尊揚時方在疚

漢德音于恭嘿言出乃雍懽祇使而事惟無征

發誓金而封禪有濟補官職于曠列備股肱耳目

之司常將吏于嚴疆重腹心爪牙之寄遠近之  
于旌四出東南之好勤宣寬宮中府中益蓄不  
隔一日二日景膳靡停難

臨御謹決三旬而

德教已加四海蓋惟  
升遐遵養于民生回計涸艱艱疾苦之情以

故

嗣服未時凡行政用人盡鼓舞施張之道粵籍

亦代通邇

前代歷

二和

十宗以永業

重熙累洽之盛車漸摩于歲月乃米流乎

寰區惟

重仁敷政以逾年暨

精願亦獻于六模未有

乾綱甫握成不介之王孚

泰運方新奏如馳之玄化歷年少施澤多如我

皇帝陛下

皇帝陛下



大考專

親重華協

高錫茲祉福宜

皇考之不忘率衆歟功社

正基之並受謂可得必于可法當

永世其有得惟得壽乃在得名庶終天之無憾

皇綸中諭史局弘開乃

命臣惟賢為監修官臣高臣孫臣勞臣繼臣崇臣圖臣預臣文臣

臣為總裁官臣是前臣傳臣世著為副總裁官臣是臣是臣是

臣是臣是臣是臣是臣是臣是臣是臣是臣是臣是臣是臣是

臣是臣是臣是臣是臣是臣是臣是臣是臣是臣是臣是臣是

御覽

宸衷格儲

詔令發教施于

四府楚職掌于諸曹自

華諸如流之辰迄

禹湖龍歌之日于凡起居言動政令批裁以至事涉

官閣計閣

社稷書寧詳而母略言必信而有徵務使

聖教世轉之功素千載而不泯真全

帝職

工部之略並

列聖以無窮恭成

光宗貞宣寶鑑八卷

寶訓四卷今日經凡例十四冊謹繕寫進

呈臣惟賢等才乏三長愚懇一得杜思揭推形容未

擬其

神明聖初編摩義例祗遵天

唐斯章緒獲麟之紀用昭

昭然之理伏願

行聖教治

守成教治

為光緒長思

玉凡之遺言

乃武乃文永保

金甌之大業臣惟賢等無任瞻

天仰

聖教切屏當之至謹奉

奏頂

進以

附

天啟三年七月十六日從軍都督府掌府事少  
師兼太子太師英國公張惟賢等謹上表

纂修凡例

一

即位禮儀及常祭之類備書

一追述

神宗顯皇帝尊諡

附廟

稱宗并上

孝端皇后

孝靜皇太后懿號書議上

孝元皇后

孝和皇后尊號懿稱雖不及奉行而所奉

勅諭皆書

一

論封

貴妃

選侍及傳封綏封皆書

一

論

冊立

宣太子擇日具儀施書

一記

天地

宗廟

社稷

山川等神及遣官祭

嶽鎮海瀆

帝王陵寢

先師孔子皆書

一九

詔書總錄全之其

勅諭廷臣邊臣及恤刑寬貸之類關係重大者亦錄

全文

一

宣召文武大臣科道官

詢問及用筆發書

遺詔之辭備書

一

簡月閣臣

召還舊輔

特簡

東宮講官同入閣皆書

一勅承襲及誥復舊書

一授三公三少兩府京師等衙門堂上官及翰林科道侍從官在外各省都布按三司行都司

堂上官行太僕苑馬寺卿監運司使皆書其新

寺久缺不補考選改授科道等官久寢於下者

特書

一遵

遺詔起用抗疏

國本及回事建言註額黜謫諸臣書

一

特諭

加恩

東宮講官及如錄書

一因違事新設統兵督餉等官及更定住防地

方書

一文官

詔

勅常例外有

特賜者書

特賜者書

一凡田土稅糧回事加派酌支本折分給兵工  
部一應軍需備書其數其有減免及追解存積  
等項并書

一發

四如犒賞九邊軍士及支運餉分別多寡之數  
備書

一撤回糧稅中使及蠲免

皇店堆鹽地等租書

一內庫歲辦物料進貢等項有奉

旨停減者書

一海運新開事宜及截留漕糧召商募船等事

書其漕運有改折者備書

一先種開墾有事例新定者書

一鹽場有新定中鈔則例書及錢法有新令者

書

一遇荒旱設法賑濟書

一

朝儀有奉

旨由簡者書

一議

改元及修改曆日并錄書

一提督學政條例有更改者書

一開創事例有新增者及停止者皆書

一

頒賜

寶璽銀幣常賜外有特加并推及條例所未載者

一

喪葬之禮及

上

尊詔

冊文儀文并書

山陵遷附禮儀有同時更定者書

一凡公侯駙馬伯有在

京文武三品以上不拘免任致仕殘廢書卒

及察見其行實惡務令公論其有增謚及

賜祭葬前未賜後補給者書若文武官有治行

顯著及殁于

王事奉

時旨優卹者不論職之大小皆書

一欽天監奏天象氣候七政凌犯中外奏祥異

皆書有進規頌及詩賦六書

一四夷來

朝貢及宴會皆書其有請給

特賜者書

初書

一殿分北房

封貢事宜書

一京營戎政及各邊戰守事宜皆書各處鎮守防邊閱視文武大臣有增設裁革者皆書

一邊鎮主客兵馬之數及募召援遯士卒兵所帶資糧器仗車馬等數是書其廢治逃亡兵將亦書

將亦書

一邊鎮文武官有罪繫獄者書常例外別有斷罪條例亦書

罪條例亦書

一釋禁錮罪宗及建言繫獄者書審察回犯亦書刑官有平反寃獄詳本末書之

書刑官有平反寃獄詳本末書之

一風憲官及文武官係彈劾大臣之罪皆書并書所得

書所得

皆竟其職非大臣而所紀重者亦書

一祭四節營建

宮殿書修理

郊壇亦書

一

欽定

陵名書

一更定

三王分封地方及營建府第皆書

一修繕各處城池兵堡及新建軍者皆書

一內府工作織造採辦皆書

一商賈僉取放免及

頒給料價並書

纂修官

監修

後軍都督府掌府事少師兼太子太師英國公張惟賢

總裁

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樞殿大學士臣李鴻章

臣李鴻章

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何璟

崇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臣史紹儀

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兵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臣李鴻章

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臣朱國瑞

臣朱國瑞

臣朱廷楨

副總裁

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臣林堯俞

通議大夫太子賓客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鄭以偉

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王國如

通議大夫太子賓客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錢象坤

纂修

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周均謨

臣朱宗道

臣汪 輝

通議大夫南京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張 石新

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南京翰林院學士臣董其昌

奉訓大夫左春坊左諭德仍管國子監司業事臣蔡毅中

奉訓大夫司經局洗馬兼翰林院脩撰事臣成基命

永祿郎右春坊左贊善兼翰林院編脩臣李應元

永祿郎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編脩臣姜道元

永祿郎右春坊右贊善兼翰林院檢討臣羅喻義

臣羅喻義

臣王祚遠

臣曾楚卿

臣莊際昌

臣張 種

臣侯 恪

臣傅 魁

臣丁乾學

纂修

奉直郎禮部儀制清吏司員外郎兼司經局正字臣張邦維

收字閱對

中順大夫太僕寺少卿管典簿事兼司經局正字臣鄭崇光

儒林郎大理寺左寺副  
文林郎大理寺左寺評事

臣王子龍  
臣鄭世選  
臣楊餘洪

徵仕郎中書舍人  
徵仕郎中書舍人兼司經局正字

臣汪潤  
臣邵謝德  
臣周國興  
臣傅應星  
臣于紹韓  
臣原抱奇  
臣趙守信

徵仕郎詹事府主簿  
修職郎通政使司知事

臣駱養志  
臣石悠久  
臣田世祥  
臣袁永思  
臣唐尚忠  
臣周永萬  
臣黃維元  
臣唐漢傑  
臣郭祥泰  
臣沈庭松  
臣劉天錫  
臣朱國韶  
臣吳才明  
臣李桐  
臣吳之瑞  
臣黃衍相

冠帶監生  
登仕郎鴻臚寺司書署  
登仕郎鴻臚寺序

臣吳才明  
臣李桐  
臣吳之瑞  
臣黃衍相

大明光宗貞皇帝實錄序

朕聞唐虞之蹟紀於典謨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所以昭垂百代啟佑後人豈非尚矣哉

二祖

列宗創守同遵著令史官著筆 丹陛一言一動大

書特書登乎同華

巨典臣下章奏莫不繕而載之以備

一朝之史今所藏

實錄

聖德

神功大較可睹已維我

皇考光宗貞皇帝聰明

天縱岐嶷夙成出閣桑迨乎師儒講讀不廢夫聖著

青宮養德為日彌深閣閣之疾苦既所周知遠塞

之艱危靡不洞悉也

神皇獻代

聖祖初登凡前此未沛之化膏久鬱之士氣一皆遵

奉

遺詔遵發推行

德音始播海內欣然相慶為不世出之

聖主也惟是

天性萬孝哀恤摧傷萬幾聚於載次三禮瘁於親躬

金縢無主型之祈

靈華寧瞑眩之効緯及日月而

龍歌遽上鼎矣

朕痛音容之莫追念感美之當述爰

命儒臣分曹纂輯勒為

實錄卷凡有十起 萬曆十年命哲之初訖 恭昌

元年昂成之後其間事關

國本情繫 宮闈長幻之論彙明預建之期屢易

乃

皇考慶危親而愈遠遭震撼而不驚外庭有擁護翊

翼之形洞表無芥蒂持迎之跡

神化默運窺伺潛消及茲三旬之

御宇永奠萬禩之

丕基雖日不暇給規模宏遠矣至于范几遺言宣美

二三巨僚顯予為先帝之主

朕惟先帝之道不外孝弟如我

宣考之事

神祖授



天倫之際孝弟之德已通

神明其他撒礮稅發內帑起廢臣釋重繫即如

天仁生何以加然而且調燮備于股肱聰明廣于耳

目苟荒之言畢較章疏之答如流較之時咨顧問

稽衆舍己允若合符然則為克為舜道豈在牙也

求亦安亦趙事不煩夫連暴

朕所為振聞終始爾切美備之思猶有芳徽並增

堂構之感者矣於戲

品輿

聖諭並景著蔡文謨武烈敢後觀揚凡我孫子其尚

暨茲成憲永率備於無疆奉若河圖期細繹於勿

替庶

列聖之緒益光而國家靈長之運千萬年未艾于

皇考之

遺命亦克副我謹序

天啟三年六月十五日

大明光宗崇天契道英曆恭純愍文景武淵仁懿孝  
貞皇帝實錄目錄

卷之一

泰昌元年八月

初一日丙午

初三日戊申

初二日丁未

初四日己酉

卷之二

泰昌元年八月

初五日庚戌

初七日壬子

初六日辛未

初八日癸丑

卷之三

泰昌元年八月

初九日甲寅

十一日丙辰

初十日乙卯

十二日丁巳

卷之四

泰昌元年八月

十三日戊午

十五日庚申

十四日己未

十六日辛酉

卷之五

泰昌元年八月

卷之六

泰昌元年八月

二十一日丙寅

二十三日戊辰

二十二日丁卯

卷之七

泰昌元年八月

廿四日己巳

廿六日辛未

廿五日庚午

卷之八

泰昌元年八月

廿七日壬申

廿九日甲戌

廿八日癸酉

十七日壬戌  
十八日癸亥  
十九日甲子  
二十日乙丑

大明光宗貞皇帝實錄目錄

大明光宗崇天契道英睿恭純憲文景武淵仁懿孝  
貞皇帝實錄卷之一

勅修

光宗崇天契道英睿恭純憲文景武淵仁懿孝貞  
皇帝諱

神宗乾天合道哲肅敦簡光文章武安仁止孝顯  
皇帝第一子也母曰

孝靖皇太后王氏先是萬曆十年壬午

太后以四月冊立封恭妃八月十一日

上誕生萬曆二十九年十月立為

皇太子性孝敬寬仁非礼勿動每問安起居應對合

節能得

神宗意

神宗穆然深念

國本極器重愛護而

上益小心謹畏父子間慈孝深洽雖宮闈近幸莫能

窺也常

上生時

神宗御皇極殿群臣輔賀連官祭告

廟

社

報

告

詔告天下已加上

兩宮聖母徽號

覃恩中外者再

聖母出宮儲二十萬金犒京邊軍有不足

詔以太僕寺馬價補給

頒賜輔臣及諸官等銀幣已進敘各有差蓋是時

神宗春秋鼎盛宮闈肅穆而

元嗣誕生

兩宮懽懽故

推崇顯懿敷恩錫類薄海欣慶

君有子焉尋論內閣擬名內閣擬四字九耳進俱未

冊立

旨特

初定今名識之禮部十四年丙戌正月

皇第三子生乃

貴妃鄭氏出也

貴妃晉進封

皇貴妃時主也未定而

貴妃最愛幸廷臣不無私憂會輔臣申時行等

請

冊立

神宗諭以

元子嬰弱少待再請再論如

前旨禮臣沈體有拆衷

典禮疏請加封

恭妃得

旨子顯母貴得

元子冊立加封科臣姜應麟疏請首

冊

恭妃次及

貴妃明詔

冊立

元嗣為

東宮以定天下之本

有旨謂其疑

居貴直降柱道雜職已吏部員外郎沈璟刑部主事

孫如法連疏言之俱被諸科臣楊廷相等論救奉

旨立儲以長幼為序

祖宗家法

朕仰遵成憲俯察輿情豈肯以私意拂公論姜應

麟等揣摩

上竟置

朕于有過之地故特降處示懲非為委請

冊立之故國本有歸

朕已明白曉示待期舉行毋得妄起譟擾又得諭

內閣云然蓋

神宗英明沉毅修紀敘倫以為天性至親

儲宮大典相統一草事宜獨斷至于

宮闈倫叙

祖宗舊章

宸應先定矣。十五年丁亥正月申時行普請並舉

建儲封王吉典

皇長子正位東宮

皇第三子宜分封大國

聖諭候

旨行御史許守恩稟申前封妃之說不報。十八年

庚寅正月朔日

袖字石見輔臣于

毓德宮論奏良久乃共以冊立預教請旨遲有

旨令皇長子與先生每一見時

上至

皇三子亦至

上侍立稱右

袖字手携之輔臣仰視

睿容稱賀

袖字悅諭以此

祖宗德澤

聖母恩庇所教輔臣再進諱祝

袖字手引

上向立正立輔臣因再請平定大計

袖字領之出再疏申請慰答不必煩擾以聞

天性禮部尋上疏請有如何紛：奉擾意欲離間

之旨。十月兩京九卿科道合詞懇請兩輔臣請之

並力禮部尚書于慎行以催激奪俸三月

諭內閣以

皇子長幼之序豈有搖動

朕意必待

朕自處不善于醇漱耳凡諄：教百言輔臣錫爵

又上疏申言凡稱問者貴而使聽之親而使疏之

也今

上親事

元子明示臣等以長幼之序臣等固勸

冊立以成

皇上之教所貴又同諸豫教以成

上之所欲親何名為間也且

建儲一事前有

皇長子始生之

明詔後有屢奉之

明旨公有而部臣侮之合奏私有

皇親鄰國恭之專請近有京城之流言遂有海

內之願望重以

九廟之神靈

兩宮之屬望

皇上豈可差舉一念臣等亦豈敢苟順一言細尤割

切

神宗諭

朕以誠實待天下豈有溺愛偏執之理俟過十齡

冊立預教當並舉十月內閣共疏請

冊立

有詔切責三輔臣各引疾輔臣王家屏獨當直謂

勸將衆美若大信之委全數解推亂莫若

聖志之委定疏凡再上

神宗遣內官傳諭以明年春夏科道等衙門不來請

援便於冬

冊立而又傳各衙門進辦錢糧俟後年春舉行是

時

聖意已定蓋前

詔所云自慶者也而科臣胡汝寧以請奏罰俸

明年春郊牧工部主事張有德以

大禮儀物未備疏請

有詔謂其邀功催激奪俸改

冊立期于次年會內閣臣合疏爭之張

有旨詰責時首輔時行以病在告密揭言故科臣羅

大紅中書黃正賓逆疏劾首輔暗削藉正賓仍

下詔撤杖有時行去國亦尋去家屏乞與國同去

不允又明年壬辰科臣李獻可等以請預教降

罰列名者奪俸輔臣王家屏封還

御批疏較不報會申救者皆獲譴家屏凡五疏爭之

蓋念

明主可以理奪引義哭去爭宜少濟

神宗雖聽家屏去而

聖心益動時以申救削籍者科臣鍾羽正舒弘緒陳

尚蒙張棟丁慈遜葉初春吳之佳楊其休李周策

御史知德誅錢一本而科臣孟養浩杖一百為民

賈名德降遠方雜職又明年癸巳有

以三

皇子進封之

旨時首輔王錫爵以

召至家指

建儲事言前

皇上業有令春奉行之  
旨及茲召期廷臣未有先發一言者故臣具疏手

封以進乞乘此時從中降

諭決于春月奉行便盛美盡歸于獨斷

神宗復稱引

祖訓立嫡條謂

中宮年尚少

朕欲三

皇子並封王而慮

儲位以待嫡即令輔臣擬

諭錫爵擬二

諭以進隨疏言待嫡之說臣未之前聞臣敢奉

詔普選宗母后有育庶子故事無已請令

元子母

中宮而正

儲位

神宗不許曰奈何以偽亂真遂下前擬而並封之

起光祿寺、巫朱維京科臣王如聖成達侯免成

光祿寺卿涂杰等巫王學曾前籍科部諸臣皆言

典歷年

成命不合語侵錫爵首輔請九卿會議及面陳可否

不久而科臣史孟麟上所撰條議錫爵以三誤自

初

神宗報曰卿自引咎置

朕何地謀乃寢是時爭者則即申于孔兼主事張

細陞顧允成陳泰來曹震薛敷教樂元聲若而人

云十一月

慈聖皇太后萬壽節

神宗御門受賀特

召輔臣王錫爵見于暖閣輔臣因獻請

冊立而言預教最亟

神宗領之其間月朔

諭札部詳擬預教出閣像來奏并

論

冊立一事久已斷自

朕心他日

中宮方在壯年不妨待嫡少獲嗣子奉養先行出

閣請書禮其

重三子少待次年另行長幼之序而此為定已復

論停尋又

論采行冠禮以常服出閣

命選同侍班講讀各官

命錫爵志奉位提調如儀自三日後每月以逢三日

輪侍 二十二年甲午二月

上出閣講讀告于

奉先殿 朝詣

丙寅

上之御講是也儀度熟閑孝止遊重儒臣進說經旨

潛心聽受間有問荅魯通大旨一日諸官焦然仰

叩以組

皇上帝降衷下民若有恒性大蒙

上庠聲曰只是天命之謂性而已諸官董其昌請問

揖可勞而勞之

上答曰此所謂不輕用民力也諸官驚喜嘆服時

神宗深拱靜攝

上習讀經典皆有恒度

神宗嘉悅聞典諸

王子儲召防護有加焉而先是科臣張貞觀以請

傳出講像伏降祭道昭以論救嚴

二十五年正月丁酉

宗室

小陰王俊柵以

建儲始禮請前發並疏俱進

二月科臣劉道亨請

元子行冠禮俱不報而戒

却暫免

皇長子講學

二十六年戊戌二月閣臣沉一貫等再上冠婚上

請奉

諭旨

元子生齡雖長血氣單薄恐傷耗真元必須陰陽

充實不致後悔

二月府部科道諸臣各上疏詣

文華門恭進必得

命乃退

神宗遣內官諭

皇長子元氣單薄少候時月之忌閣臣一貫等再

疏言之

十一月

諭內閣



皇長子選後妃婚嫁培養豐厚誠慶重之意今春夏展召問察習字之功見榮唐先憲書能對句進

並

朕甚嘉悅冠禮

冊立選始後

兩宮落成舉行尋

論禮部

朕惟

冊立分封

東宮及諸

親王此乃

祖宗訓章大典嫡庶長幼一定自有次第因

皇子稟有清弱呢

皇后年在妙冲政不得已選後少俊耳非有別意危

亂國家非者

大行皇妣之服已滿雖無三殿其二官不日落成

皇長子齡已過期斷已充足爾該部便具選婚著

優來詣其

冊立加別禮少俊二官落成日行

二十八年庚子三月

詔議移

皇長子居于慈慶宮再

諭內閣以

冊立有期而惡刑命主事謝良謨之凱璽且曰使

天下臣民曉然出自

朕心斷不惑于奸小之口也會是時大雨降

論九通而

皇長子諸學暫免一日

十月 朕朕鄭回恭疏欲先請免婚次幸

冊立科臣王士昌糾之 禮部署部事侍郎朱國

祚以回恭疏倒其詞與

明古相背恐醜 國家無窮之禍無何科臣王德完

請萬幸

中宮之疏上

神宗震怒杖之百且傳

諭廷臣毋濫救以致遲延

冊期

二十九年辛丑二月

上移居慈慶宮是年輔臣沈一貫屢指催請

諭以俟而擇日舉行 九月十八日滿下二鼓

諭內閣傳示禮部上

冊立別塔係注

十月十三日 冊

上為

聖太子并封

諸王上

聖母殿郭大教天下先是擇日已定而內監曰義等

以合月

冊立冠服等錢糧未定仍

諭著段朝輔臣託一貫說言若輕加擬改必陷

明主于有過之地為死不敢

神宗覽疏良久

諭辨其一不備者局監渠治之 且曰如改日無

李紛者當復起也已又

論權宜用

冊立室文行禮待進定上

聖母徽號曰御前補賜蓋至是

大典完諸誅諱之言行

神宗 賜書存問舊輶時行錫爵家屏于家其後順

念家屏去國事

印典特從優厚

十二月

欽賜各

王府札物賞賜百官

三十年壬寅正月以輔臣請增選

東宮侍班諸請等官如舊例

二月

冊封郭氏為

聖太子妃錦衣衛指揮郭組城女禮成

神宗克隆殿受賀命

上受賀于文華門百官行四拜禮

神宗偶疾召輔臣一貫入

諭以輔佐

東宮為好皇帝有事選諫正議淳勤政并及嚴礪

親起廢諸事一貫呼

萬歲出翌日

聖躬萬安諸事復瘳

四月以輔臣請

諭東宮照常講學

三十一年癸丑十一月有技臣名書于各著語多

涉國本且及閣臣一貫磨以閣諸嚴行逮捕奉

旨謂其離間親情蓄謀巨逆必有主使之同謀黨

類下厥衛城捕嚴緝以絕禍源閣臣請

神宗面諭以安

宋宮

神宗即

命擬諭以退又

命擬一

諭以戒解本宮局而等官居數日

神宗躬謁

聖母宣

上見于殿祥宣親

上然情孝友

神宗所知故授書之際至于涕泣萬至如此是

楚宗奏

楚王以他姓子冒

藩封禮臣郭正域武昌人也

素聞其說請行勅、上事皆有跡于是物論紛然

以

楚王為假王下廷議獨戶部尚書趙世所從督倉

儲尚書謝杰謂工非假餘皆如

楚宗言正域請耳為

神宗意殊難之一貫亦從中阻格與正域相口語正

域疏侵一貫且言其受

楚王金賴臣冠顧石正域欲此之嫌生矣其後

楚王復許奏正域勸歸聽勸楚事竟寢

楚王遣人奏謝同遺書謝諸貴人

楚宗率衆迎諸途偕兵副使周應治野人也恐事

露遣兵捕

楚宗於宗擊之歛

請宗群訴于心撫趙可懷：：熟貴之中有一人

容情突起以手械擊可懷立斃得者遂以

楚宗為謀叛捕治坐死斬絞者六七人葉高陽者

數十人據者多以為過正域行至楊村屬故書亭

起諸賊數者遂言此正域所為一貫意動故指言

此書必出于臣下相傾之說計得借 國本為名

而自請絕私為公以身計賊必得真正主僕之人

珍滅之以滅

廟社之情其言甚危

神宗覽之倉惶下令大索經騎兵番四出逮捕而給

亭中錢夢皋遂露章攻正域且及輕御史康玉揚

等佐之遂發卒圍正城并盡捕其僕隸任書乳媼等下

詔嚴行考訊無所得辦株連汲及奪官削籍發配杖下者甚衆通卒又圍輔臣鯉第日夜伺伺長安中人皆動足屏息無敢偶語又行文天下搜捕餘無煩擾矣最後乃得鐵生光業已款服也非一貫意故獄久不成礼部侍郎李廷机及趙世濟皆告輔臣屠謂以此可以具獄毋犯衆語善切至慶亦力前一帶如是机言得

旨廷机生光仍款服而刑部尚書蕭大亨不欲坐生光再三誘令振拒回謀主使之人生光抗言我自為之誰為主使廷机與御史沈裕湯兆京牛應元輩皆言生光宜坐大亨曰朕他日獲有真犯誰當其辜廷机曰請任之沈裕等亦曰願同坐大端陳矩方生誠深然之拱手曰

朝廷有人議遂定乃具奏神宗亦心懷惻然生光于市寢其獄事乃得解夢夢等復挂案與復奉

旨留用物論愈喧復此紛拏縉紳之傷辱從此起焉三十三年己巳十一月

皇太子第一子生即令上選侍王氏出

神宗以

元孫生頒

詔天下

諭宗藩

三十四年丙午二月尊上

慈聖徽號是月進封

聖母恭妃為

宜貴妃先是群臣屢請進封皆不允至是以

官聞喜慶

大興告成時

諭安行人情散悅

三月封

元孫母王氏為才人時礼部擬上封號不稱

神宗意傳

諭再議隨出

皇明與礼一書內載

皇太子正妻皆封妃次皆稱才人故礼部奉

旨定今封

十二月二十八日

皇太子第二子生興

元孫同母

命名曰樛四歲薨 天啟二年進封為

簡懷王

三十七年七月

皇太子第三子生

命名曰樛母選侍王氏八歲薨

三十八年十月十六日

皇太子第四子生

命名曰樛母選侍李氏五歲薨

十二月二十四日

皇太子第五子生

命名曰樛 天啟二年封

信王母選侍劉氏進封

貞靜賢妃

四十年壬子

聖母皇貴妃有疾四月薨 自二十六年後輔臣集

向高厚龍請

福藩之國疏指至數十上

神宗意動至四十一年癸丑六月武弁王曰乾上書

告奸人孔學等受人指使將不利子

東宮又為整頓術利本為

聖母

皇上像釘其日語多涉誣誣官及

福藩通政司大駭持疏乾輔臣向高計輔臣謂九

卿典設多避不至乃語通政司具奏疏與曰乾疏

並上而密指言此奸後所為常靜慮之勿為所動

動則勢援

神宗覽曰乾疏震怒欲寢之不可欲下其章則震驚

此外又

聖母病日久恐聞木人之說彌生疑慮彷徨莫知所

處至掖寺御案左右皆辟易莫敢近忽自言如此

大事聞臣何以無言近侍以聞指進

上覽畢默然

天顏頓霽將揭疏積藏之已向高復密奏曰乾疏當

勿發恐疑似影響驚動

宮闈事愈難處惟速定

福王之國之期以幹天下疑慮

神宗深紉之尋以御史奏曰乾他事

詔下于理當是時人情震恐謂其禍倍于往年之妖書類

聖慮深遠賴臣鎮定慮危疑若無事而中外文安

十月 禮臣孫慎行以

福藩就國之期請得

旨少後減傳

諭內閣以

聖母稱齡在通當會

福王慶賀使禮成之次年擇吉之國向高具稱言

聖母稱齡系當稱賀目前去節正屆合于今冬預行

稱賀仍而擇定之國之言廣

慶典有光

神宗意大許是夜復傳

旨言預慶非是立待回奏向高封還

御批以去就爭且言

皇上以慶賀

聖母之虛名而行服愛子之私計天下誰不知之

上鑒其忠誠回

命欽天監擇吉期是時禮部侍郎孫慎行擬合近臣

叩關力爭得請乃已而兵部尚書王象乾贊其議

尤力之國期定

福王又必需莊田四萬頃乃行下撫按官接拏無

以應向高往復爭辨乃減其半中遭

聖母崩逝

王又欲留無行向高力爭之言期是得無改蓋

神宗慈翼聖訓能割愛以定大計而又轉圜從諫改

閣臣得失其忠云

四十二年五月乙卯有男子張應持赤挺突入

東宮殿簷下并傷門者瑞華共執之

東宮奏閣下法司提問御史劉廷元疏言其迹涉

風魔貌是黠猾刑官胡士相考及一二言官緣此

遂有風魔之說提牢王事王之案詳加研問乃言

有馬三逆誘至厓劉二中官慶典以東本擬令至

東宮逢人即打語多涉糊塗宮之案以閣科臣何

士晉力言當窮其事太常少卿史孟麟亦有疏

神宗不得已召

上慰諭回幸

上及

皇長孫諸王孫詣慈寧宮

聖母几逆行告慰礼石見群臣于宮門外

神宗白衣冠立左薦前

上青袍侍于石

神宗詔群臣

皇太子國家根本

朕豈有不愛諸

皇孫振：衆多

朕喜其何外廷疑

朕有仁也時御史劉光復從班後抗聲稱

皇上東宮慈孝語不甚明

神宗責其詭辭震怒

几足令健騎提出宮杖紮下

上亟止之得

皆下法司

神宗復母：理前論

命決張差庵保劉成等

上從旁請無株連以傷天和

神宗復命

上代

論群臣

上不

帝諭謂若母聽流言為不忠之臣使本官為不孝之

子

神宗悅

命副臣連擬

諭以進尋誅張差于市罷庵劉二端內廷比獄上

幸從寬典方事初起中外聞者無不驚駭心知其

故而難于言至風癘之說偏則謠者謂其是有所

為而王之案立弊遂狀刑部尚書張問連深以為

然形迹愈露願必故窮究其由來則所傷實多

神宗默念大臣中無足與計不得已而自行石

論其不下二端于理亦有深意又賴

上孝思族萬曲為周禮法正而

官制安其所全者大矣然便是時

福藩尚幼中則事更難處而組時主風癘者遂

齟齬王之案羅其官史至禪諸何士晉補外人甚

不平焉

四十四年丙辰八月

上御文華殿東房講讀一日先是

東宮輟講大小臣工懇請有年矣是歲五月輔臣

更為請期補官二疏以奏奉

皆著于秋典舉行至是乃下侍班諸司等官又命所詣經書照舊板繕講讀然未幾復報至次年春

再一舉行初

上當命始之日天佐

皇表

詔諸恩資堂儼無荷震器之重厥後

天意未有所形而時情不無觴向正嫡之嫌既生姆

袂之疑滋起以伏義抗節之士吐防微杜漸之忠

君曰有待臣曰何待而賴論給之矣逮夫

儲宮既定禮制大明而謬構內滋褻孽外作以

耿拒之尊要涉瀆淵之陰危所藉

九廟覆呵

神祖沉哉

寇端既出噴議遂消

國祚定于泰山天也然父子天性終始無間倫物

之盡際于

兩朝仁孝之經音于萬禩稽之前代罕有其比矣

神宗晚年攬推靜攝

上久在東宮周知民間疾苦及奉

違詔德音迅辟既登作銳意圖政惟曰不足中外忻

忻更始而又為愛臣工不時召見如家人父子疾  
自夙嬰庶譴臣等至今稱為一月  
天子萬年  
聖人云

大明光宗崇天契道英睿恭純憲文景武明仁懿  
貞皇高宗歸養之一



大明光宗崇天聖道英曆恭純憲文章武明仁  
皇帝實錄之二卷

初修

萬曆四十八年庚申七月丙子朔二十二日丁酉  
以

大行皇帝實天告于

奉先殿

命禮部會翰林院議大喪禮儀 禮部進

大行皇帝喪禮儀注 二十二日發喪不鳴鐘鼓

二十三日大殮 二十四日成服 一在京文武

官自二十二日聞喪由布員領烏紗帽黑角帶皂

靴詣

恩善門外哭臨還于本衙門歇宿不飲酒會同  
二十四日 二十五日 二十六日 各具新表  
服詣

恩善門外朝夕哭臨七日各十五舉聲而止凡入  
朝在衙門視事月由布裹紗帽舌帶素服臨經麻  
鞋還居高服孝服通二十七日而除 一在京諸  
寺觀各聲鐘三萬杵

一聽選官辦事官監生人材吏員僧道坊廨人等  
俱素服自次日晨赴順天府朝哭臨至二十四  
日各官具新表服監生人等素服朝夕哭臨三日  
各十五舉聲而止仍素服通二十七日而除

一在外

諸王世子局王及王妃局王以下聞訃皆哭盡衰  
行五拜三叩頭禮畢各易素服第四日服縗服二  
十七日而除

遺詔到日在外文武官員人等素服烏紗帽黑角帶  
行四拜禮跪聽宣讀訃舉哀再行四拜禮畢各新  
衰服于本衙門歇宿不飲酒會同每日于本衙門  
望闕哭臨三日各十五舉聲而止自是素服通二  
十七日而除

一在外官員命婦聞喪素服素裳三日通二十七

日而除

一軍民男女人等素服一十三日而除

諭內閣等衙門文小臣工各盡心供職毋怠

諭報計于

宗室

初護衛官兵戒嚴中外

諭奉給金一百萬兩犒九遠奉

遺旨也

先帝病留時大臣問安且面請用人辭節諸事

聖體因倦未答而

上時侍疾既退從容申啟翌日傳

遺旨祭之且

論

父皇時念遼東九遠文武將士勞苦憫恤至意三軍

聞之愴聲雷動 罰天下礦稅

今旨先年開礦抽稅為三殿二宮未建帑藏空虛權

宜採用追回遼東城前廢邊戶命已加派地畝錢

糧合將礦稅盡行停止其通灣等處稅監張蓋馬

堂胡清滿相立乘雲等著撤回其現徵在官稅

銀解進自 萬曆乙未大工興建裁并市籍軍以

開礦奏而諸璫從中主之礦事遂興指稅亦起連

璫四出而首事并稱提為仇奇其奸利之徒賣緣

差違謂之奉帶官所至擾動騷擾累苦平民間有

內輸而得不償失至于設店徵稅累及難服稅以

萬計官僅得其什一當

神宗晚年亦謀停設減半以助經費矣而餘虐未息

至是遵

遺命悉蠲烏陵又有各內使將見徵并拖欠等稅銀

俟親押解進之

旨兵部尚書黃嘉善復請所解者應以本年七月前

已徵者為定毋更以拖欠擾民

上從之于是開市山澤一切無稅之徵為之盡汰

今旨諭 內閣

父皇遺言爾母

皇貴妃鄭氏侍

朕有年勤勞茂著追封

皇后御可傳示礼部查例奉行 禮部右侍郎孫如

今日事勢最重者兵備籌之不必慮；而後逃謂之不必至；而後逃今天下之兵未可恃也且其重莫如餉天下無一歲不旱澤亦無一地不旱澤淮南之三十萬不苦于糧而苦于餉山東之六十萬苦于餉而并苦于糧數千萬之生靈試于風清祖碩之中國固有實人誰無恐今天下之食未足恃也

皇上所以有其民者有其心也乃兵之逃者噪者飢民礮賊之不靖者無日不見皆笑枕曰有所激之也后中無事聚徒作奸以不測之禍心乘易說之愚衆白蓮無為之教蟻聚蜂屯綠林亡命之雄端端虎視未敢深言不勝深慮今天下之民心未可恃也逃兵掠食其心既已在負命不在國家樂禍幸安其心不惟不在國家將亦不在其身舍占風望影其情何不可為天下事可思言哉而以財用論積而不散既同於蠹用之不結復蠶近沙餉之遺者成百成千不必三軍之腹擅之市者一倍幾倍半多九尾之囊至于今瓶罄罍耻共嗟巧婦之炊耗溺耗焚提無終歲之局曰功輸曰開細夫已存身其人曰將庫曰糶倉何以能乎其後惟一

累朝典故並無此例其以配而后者乃敵體之經其以妃而后者則從子之義

歷朝以來豈其無托禍之憂而終引去席之嫌以禮之所不載也

先帝念

皇貴妃之勞苦當不在無名之位雖

殿下休

先帝之心亦不在非母之尊崇且

王是

皇貴妃諡育

殿下豈

先帝意所不留而思尚有得而量

皇貴妃而習于禮法其非據必非其心之所安夫

善雖善述止須斟酌于義若義不可行則遵

命非孝遵禮為孝臣若不顧義禮而曲徇意

旨則又數因不忠臣不敢以不思事主尤仰美

殿下以大孝自居也疏入未報 先命婦哭賻并

祭 金各

王府各衙門陸續進香者照舊例十一日額進赴

恩善門行札乞卹請也 直隸巡撫易應昌跪言

鼓鑄為自然之惠莫應爐鼎惟一哭化為長便之  
謀托同榮舍諸臣計出無存則加冰而已矣謂衆  
輕似易而屢易則難謂事已而停而傳于何日奉  
者非人行之無此殷鑒不遠良可深思臣故曰今  
天下無一可恃者此也然則如之何莫如廣任仁  
賢則政事自理然功非運掌宜先民力之寬天不  
面金孰應東方之慈而發帑之說極便極快臣請  
以連左一年之鈞求

皇上之自稱而以此外之額制此後之支撐一信仁  
賢之安理民之見德必倍

皇上之收功更倍臣奉

命備運所見天下情勢實是如此仰懇

皇上留神省覽誠上左

先帝預留時故獲不報 白氣見夜四更候得白燕

如足錄長三丈餘穿過女牛虛虎歷野至翼星久

乃散 戊戌領

大行皇帝

遺詔于午門

詔而旨

皇長孫宜及皆

冊立進學

瑞王

惠王

桂王各擇善地令早就

藩封內閣輔臣臣為簡任知實大僚盡行推補而

次考選年散館科道官俱全授職運言廢業及礦

稅註誤諸臣酌量起用一切權稅并新增織造燒

造等項悉皆停止各衙門見監人犯俱遵法司查

審釋放東師缺餉宜多發帑以助軍需

上於旬日間皆改募舉行焉 改戎政兵部尚書黃

克繆為刑部尚書仍太子太保 戶部倉場尚書

張問遠為都察院左都御史各疏辭不允 陸三

遠提督張有鳴為兵部左侍郎 陸湖廣巡撫詹

御史徐兆魁為右副都御史協理院事 陸太僕

寺少卿魏茂相巡撫浙江 太常寺少卿胡來朝

巡撫大同 徐可求巡撫四川 提督詹院會都御

史茂相可求提督軍務來朝督理軍務初閣臣于

神宗寢疾時而請簡大僚下撫臣奏故得

旨為速 陸湖廣道御史房壯彪江西道御史唐世

濟俱大理寺丞時該寺堂上官缺乞撤薄至是

謝決為請 起陸原任吏科給事中李瑾為太常寺少卿 戶科給事中黃運泰為光祿寺少卿 二科給事中包一公為尚書司丞 運泰一公皆 萬曆二十四年以兵部推陸宋世恩事謂言官不能論列革職先是吏部尚書周嘉謨有

聖主原無成心乞

恩錄用山林諸臣跪奉

旨下部酌量推用違

違詔下以次相摺者蕭棠往廷自北始 陸雲南

道御史俞謙為湖廣左叅政 福建道御史楊州

鶴為山西右叅政 陸禮部精膳司郎中楊作楫

為江西右叅政 陸吏部文選司郎中陸邦榮為

太常寺少卿 改禮部主事夏景遇于南京祠祭

司郎中 起陸原任吏部文選司郎中王三善為

太常寺少卿 陸河南道御史王象恒 山西道

御史馮嘉會俱太僕寺少卿

命惠安伯張慶鑒為左軍都督府掌府事 大李

士方從哲恭候慰安于

乾清宮門外

召進從哲謝辭謝辭章疏因請簡用閣臣奉

諭具閣疏行之 下御史巡按省五缺差 劉廷元

順天 張至發應天 張銓連東 黃芳士河南

舒榮都湖廣 鄭宗周福建 劉有恭廣西

蕭紹昌甘肅 王槐秀山東 而此視兩則則申

廷讓 巡視鹽務則郭如楚長蘆張濟河東張師

孟而滋

命戶科給事中李若珪 河南道御史顧從並巡視

京營 起原任御史陳崇英巡視南畿

命御史萬崇德督理遼東糧餉 陸原任山西副使

郭尚友為本省按察使分巡并陘道 補原任廣

東按察使副使吳圭為河南副使分巡河北道

遼東總兵官李怀信以病免 以西安前衛署所

領撫鎮江孝量陸指揮金華守修寧府龍門城地

方 以武舉加級濟南衛中河鎮托孫嗣徽量陸

署指揮金華守修寧府保安縣城地方俱照例以

都指揮休統行事從都督臣崔景淳請也

贈兵部右侍郎楊應騁為兵部尚書仍給與牙滿

恩與舊副男楊京旭為國子監生 已矣

命旨再發帑金銀一百萬兩與戶部充邊餉

命刑部不得分月并前賜賞二項共給解價三千兩

母驗獲罪遂母留滯太倉差官即發自遣違軍要餉之民間敵能再加物力已竭尋聞事例施設投括在廷說無所出曰以

內帑為請當

先帝不豫時已發廣西進到助餉銀八萬五千四

百餘兩

命監軍道會事牛維祺赴遵接濟而

全旨再

賜百萬並

上養德

旨官處用處政其于違軍之疾苦踴置之援寄香史之那彩油難固克洞悉故奇臣稱

上憂民之心同符堯舜同兵之略有光湯武云延

結必撫量國光上本鎮防秋兵馬數圍鏖兵馬除

援違八衛守備等項外堪戰有馬官軍家丁一萬

三千八百一十七員名四除款砲運報京塘報外

有馬建戰官軍家丁一萬二千九百五十九員名

沿邊西自定邊營起東至黃甫川堡止遠長一千

九十一里零一百六十六步申羅臣撫辦華光

是原任遼東饒兵候勳李如柏原任遼東河東

總兵李如楨具疏辦罪皆禮自投進不由通政司通政司使姚思仁奏其論越

祖宗舊例乞申

和會極門

上是其議

詔犯者聽許司恭治改禮部儀制司郎中須之

房為光祿寺：悉仍支從五品俸留部常事前是

之考以

二王婚禮告竣題陞本秩僅

典禮繁奉

旨留任是時具禮像懷封典及請定

建儲日期之房勞為多起陞原任山西副使臣

紀如為光祿寺少卿原任山東右叅議王紹徽

為通政司右叅議吏部請補用考選散館科道

官奉

旨各官遵

詔補用于是補廣吉士纂謀尚吏科稽紐恩刑科

考選惠世揚工科俱給事中其考選候補命三皆有

久至八年者不自日次第俱下旨給始既通矣

按原提禮部主事王維豐為戶科給事中以原

擬南京戶部主事王安鼎為湖廣道御史 系擬  
工部主事喬時敏為南陝西道御史 南京吏科  
給事中晏元輝以巡視兩差未下請奉

令旨姜習孔等著到任管事于是吏部題姜習孔

歐陽調律陶崇道俱授南京給事中習孔吏科調

律崇道俱戶科 陞兵部武選司郎中潘淵為湖

廣右叅政 下河南道軍駕司郎中魏成忠為廣

東右叅政瓊州兵備 系任湖廣叅政翟汝說為

江西右叅謀分巡湖西道 陞戶科給事中宦應

震為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館 南京工部尚書

丁賓乞致仕

上慰留不允 經略遼東熊廷弼以病求去且言臣

一死無益于遼而辱極重之軍務

朝廷亦何利于臣之一死因力求罷自閩科出閣

而議論生遼事益難為矣

先帝因遼科臣有十年九牧之

肯及預留時又對輔臣言遼事破壞由于文武不奉

其後失遼陽遼寧人皆何服

神見 庚子 文武百官軍民耆老人等奉朕勅進

其詞曰

天祐聖師

受命叶河清之應運鍾

神聖紹休衍川至之符率土改觀

普天齊慶欽惟

大行皇帝智仁獨繼文武兼資法

祖繼

宗廟二百餘載罔治安有象類謹承烈撫四十八

年鳳曆悠久無疆華夷莫不尊親童叟共瞻

仁壽方符聖保恭擁

神器以彌昌運歡世優勤板蕩湖而莫遠瞻茲付

託瑞屬

元良敬惟

皇太子殿下恭敬溫文聰明濟聖金追玉琢既諳

潛德于當年虎步龍行可卜太平于今日頃奉

先皇末

命俾承

列聖至基翳日重華天祿永結伊始克文再煥人心

傾注維新並無休得人

宗社生靈有賴而音

君有子誰歌訟獄咸歸雖在孺慕之時當以紹述為

孝伏願

隆天人之交典念曆數之在躬

聖中國以華四方早慰臣民之望坐

明堂而朝群辟遠追功德之休業大

御天漢更新之

大統奉三立極觀利見于文明臣等無任祈

禱

命之至

皇太子令

諭答曰覽所進箋具先鄉等憂國至意願予哀

痛方切維統之事豈忍遽聞所請不允

是日禮部啟天下文武進賀

聖節官貢應許隨班行禮

上從之戶部尚書李汝普疏言遼左用兵仰屋日

久計窮于籌餉力竭于加派會經臣請之撫賞戶

兵而部業添三十萬兩解用而值

四折再發又出脚價轉輸臣謀在遼東者應分犒

分餉充餉若干犒賞若干行經略分別確數具奏

外其一百萬兩并脚價係分發九邊者查九邊共

一十三鎮道有遠近軍有多寡事有緩急賞有差

等須另為酌量既領計矣既矣計餉計算詳妥召

可差官領發會同撫按領給有籍近等獎臣查

明具奏已題旨外即李乘王軍楊國柱解銀遼東

之題司務郭長齊即中嚴九岳田一弁員外即田

係鳳王事向徵贖解銀九邊奉

旨依擬仍著地方督撫各將兵將防護毋誤

辛丑文武百官軍民人等再上勅進箋

其詞曰

長君國之樞大統定而天下始安

元后民所依正善鑠而輿情乞恒當入表動震之

日臣

九重正位之時謹勒下忱再干

聖聽永

大行皇帝敷治昭明成功義旗

二祖

八宗之景運瑞祉無虞漸九州四海以深仁燕貽有

永爰念

永祧之重特頒

願合三詞敬惟

皇太子殿下



天縱聰明性生仁孝離熙啟  
前星之瑞

帝皇有真

乾坤當乾日之期臣民交戴方

聖心冲和寬命未允于

宸衷致衆志電性願望蓋深于寰宇臣等竊惟恭嘆

雖云思道而緒起所以觀光矧一日萬幾

天位豈容或曠而百官咸式

神靈不可久虛由晉周固本之遠資明而以至運啟

磐石必係

元良惟惟輝之昭吉宜鴻儀之聲華伏願

殿下早履鴻圖幸宣新政天下歡聲雷動

朝廷德論天敷乾坤轉而四時成

道王有托

聖人作而萬物觀保世滋昌無任懇切俟

命之至

皇太子令諭答曰歸等為

宗社至計言並謹切披覽之余愈增氣痛豈忍遽

即

大位所請不允 禮部題奏 二十三日先釋寺處

條文武百官共祭一壇時備辦逆悞合應酌治  
奉

旨堂上官免究著官尋傳一月其官辦內官陳進著

司禮監查究 先是刑部以熟審局期催請者屢

笑頃乃得

今旨先行比再奉

旨催問開將者衆致舞于道一廣而巡撫陳邦略奏

四川岑洪仁本叛黨罪孽肆行屬邑紳士林縣士

官受德勸叛弟董槐陸致子黃祚洩謀縣基破賊

之二兇同惡惟刃德勸奪印信誘妻子女王帝

以去事聞托道府問狀而茂仁黨庇二兇逆控德

勳為病死為詐獄為當經法應斥罪致即四境士

司而思共申義舉弟西事德拒未可以師然隱患

不以時聞且成尾大之勢謹據實題奏伏乞

上下部覆謹

初臣等隨臣計設詔度矣食以圖善後事下兵部

詔下房山縣民陳槐于法司槐與王界心事詎

皇親事畢經巡視衙門查究不報至是槐子陳象坤

與其堂伯執王界巡視衙門以

聞乃奉

古亮聞補給原任吏部尚書趙煥郵與煥歷官有

清望耳素鈞衡恒結交李

與情未恆末年以九知代閣請節煥為首名見忤

屬滿考當加官久歲不報鬱而卒

即與亦傳至是為臣以為言

上乃允 壬寅文武百官軍民人等三上箋勸進

其詞曰

天人協應注濟南之代終

曆數有昭昭啟誦之嗣服故

大德必得其位惟至孝克續厥猷若遊位之未達

將

與情其何懼敢煩瀆

請美

賜乞命敬惟

皇太子殿下荷

天眷命席世累仁

聖學想乎維熙

睿慮成于追琢鳳姿溫潤家祐瑞于

青宮

龍德正中宜永祚于

紫極初補官之德託恒續緒之是期乃恭德初新已

見兆心之共戴而

慈光下濟猶然三讓而不居竊惟繼志非

聖人不能即當

憲天以出治諱隱世帝王代有責在從禮而抑情

雖哀慕未通諸懷而眾大必乾諸慮是宜告之

所

廟先昭

天子之成功于是示諸華夷王著

新君之一統臣等同受瞻

天恩請竭地恐惟倘微忱之未通時

叩關而不及伏願

殿下慰群情而稱明以居恩逮訓而宅至、差

上監

之方以無憂盡內外無不思服遠萬大禹之有子几

血氣差不

尊親臣等無任懇惓激切伏

命之至

皇太子令請答曰

皇考大行皇帝上賓 予哀痛悲號五內摧裂而文

武群臣軍民耆老人等以

祖宗基業之重

皇考

命之嚴上策初進至五至三已悉忠懇

大位至尊誠難久居况

適命在躬不敢固避物從所請

皇太子令諭礼部曰

皇考大行皇帝上賓子哀痛悲號五內摧裂而軍民

耆老人等以

宗社基業之重

皇考

遺命之嚴上殿初進至五至三義正辭懇不得已

從所請茲當祇告

天地

宗廟

社稷即

皇帝位兩部擇日具儀來闕 差大理寺等衙門評

事等官祀重祥等往布宣地方關護

詔書 禮部題

登極大典近因朝會典禮節未經開習擬文武

百官青素服于

文華殿漢祀三日

上報可之

詔軍運東鎮江遊擊戴光裕任以按臣陳王度初

其利則違兵也

劉遵提督文球奏任請上兵逃

天注屢經委官拒安不聽道臣賈之鳳以兵將未

集未便拒堵第督令海防營官兵拒之河岸北有

二百餘人浮水且渡兵丁射回隨差官渡河托諭

乃聽招安擒其千總頭司賈文魁下之獄其目兵

一百四十名獲注率生乃渡之通河委官押領給

之飲食以聽處分其千提賈文魁解監里審究見

在土兵及拒回者俱令到期起行以杜觀望蓋逃

兵中有友目為之鼓倡而千總等官又不縱安應

各兵皆無知聽人指使而賈文魁其袖袖也大有

聚兵欺取民不同聚兵於據據之時與聚兵無事

之時又不同各兵視違如所犯忌飭將情實可憐

臣以今後上選各兵取道衙門者應給

皇賞銀五錢便散呼而過壁鼓之下此

思之常用者也近又見各兵走險如驚或故事

反查屢次應拒而來者仍掉臂而去今後應等首

惡果首釐其煩通安家等銀數進備應逃者  
有戒心乎此感之當行者也得

旨下部 工部監督節慎庫主事華顏認度定錢價  
以通

國用節慎庫錢既多用法不虞又因工作不尋  
方為節慎庫銀錢半給之說而值

大行皇帝當天中升遂以 萬曆錢為遺物夫唐宋

古錢尚且通用何況明代之寶璽下今屢禁賤買

賤賣者仍行各省市縣即便持有新錢亦應兼用

萬曆庶庶斯數萬錢本不致虧折于是 萬曆舊

錢與新錢並行 府王卜石宅以貢市至迎而素

囊未采提督崔崇報曰致貢以來十二部更俱

既府王之命自卜石宅嚴封咸令不行于素囊而

素囊情態抗衡卜節卜未采也素故先得而賞卜

既采也素却故事遲延提以爭家未定其恨日深

卜之防素甚嚴而素之寵卜亦故疏疎素差近

于相避而連卜節報貢美人索稱傳調忌素尚未

回詠乃節探忌素之言却調卜節未嘗傳調查舊

規每次貢市在我先有催貢之賞卜節得賞已至

素尚得賞未至

中國之賞不可再加而殺吏之情縱屬巨測或卜  
前欠待不來而忿之回策如四十六年或素前略  
示驕僂而徐來訖市如四十七年皆不可知以至  
沿邊窮吏失望無聊雖關穴正在彼中而足林恐  
及我地目今分布兵馬慎密偵防保內地无虞貢  
之遲遲可不論也已素囊卒不至

癸卯 欽天監擇日

皇太子八月初一日午時而

皇即位 禮部進

即位儀注 一先期司設監等衙門於

文華後殿設

御座

文華殿設

座座 一先期欽天監設定時鼓 一先期尚書司

說

座座於

文華殿 鴻臚寺設

詔樂於

殿內東設

未華於

丹陛上教坊司設中和韶樂設而不作錦衣衛設

雲蓋雲盤於

殿內東別設雲盤于

承天門上設

雲輿于午門外鴻臚寺設宣讀票于

承天門上西南向一達官以是日早祇告

天地

宗廟

社稷一差口早

上具孝服親詣

大行皇帝几筵祇告受

命畢乃具

袞冕服行告

天地祇隨赴

奉先殿詣告

祖宗畢仍是袞冕服詣

大行皇帝几筵前

孝端皇后几筵前行五拜三叩頭禮詣

巡署端靜神聽堂貴妃神主前行四拜禮畢詣

文華殿即

帝位一是日早鳴鐘設錦衣衛設酒簿

大駕

上服袞冕

御之華後殿文武官員各具朝服入

丹陛內伺候鴻臚寺引執事官至

文華後殿將行禮之時照舊制傳

旨百官跪定奏進賀只行五拜三叩頭禮傳畢方

引執事官就次行禮贊各供事奏請

陞殿

上由中門出陞宝座錦衣衛鳴鞭鴻臚寺贊五拜三

叩頭禮訖百官出至

承天門外候翰林院官捧

詔授禮部官置

詔於樂上雲盤上從

殿右門出至午門外禮部官捧

詔置

雲輿內迎至

承天門上閣詣行禮如常儀甲辰

諭給署遼東兵部右侍郎而熱達爾兵督撫巡撫官

曰近因舊省猖獗在順治武城堡送我軍民

特命領運籌調度臣國麟守揀選兵械相機征剿剋期期勞戒見今天氣炎熱遠方尤甚暴露睡場勞苦忠勤燕涕

恩施同影撫慰

賜同銀一百兩給銀四表裏 提督文球銀一百兩給銀四表裏 巡撫周永春銀六十兩給銀二表裏 巡撫陳王定銀四十兩給銀一表裏並提督散之忠早奏請平之饋其在地方提兵等官著該部開列來者

特諭

飭禁兵犯衙各門勇士帶兵二千八百七十九員名獲衛軍城四門四衛兵一千八百四十八名獲衛

皇城六門 戶部尚書李汝華啟查九門共計一十三鎮宜兵八十六萬七千九百五十四員名所宜分別給賞之查得通州團練河南兵共二千一百名天津除出關聽運東給賞外見在提兵王學書家十三百名江北水兵金冠下一千一十三名江南水兵三表下一千二十三名 永平山海等處石募防衛新兵七十名所當一併分給以上二項或有調出獲應給安家者有逃遁病瘧應為

扣除者即以扣存余剩銀兩充足安家之用至于遼陽戶兵二部所發銀三十萬兩又近日先發帶金一百萬兩及今次分發三十萬兩共該銀一百六十萬兩設分充餉四分充賞以還

詔旨吏部既餉及乾恤至是容臣靜文結略令遵奉施行奉

旨臣擬 遼東鎮舊額官軍八萬二千三百七十七員名 新調撥官軍約計一十八萬共二十六萬二千三百七十七員名除發銀三十萬次發銀一百萬外今發銀三十萬兩分為月餉犒賞之用是結鎮官軍五萬五千三百一十員名銀七萬五千五百一十九兩 寧夏鎮官軍三萬一千六百二十四員名銀四萬六千二百二十四兩 甘肅鎮官軍五萬九千八十一員名銀七萬二千八百八十一兩 固原鎮官軍九萬四百一十二員名銀十萬一千六百一十二兩 薊鎮官軍四萬一千七百員名銀四萬一千二百一十七兩 雲南鎮官軍三萬一千二百三十二員名銀三萬二千六百三十一兩

永平鎮官軍二萬五千六百九十員名銀二萬七

十六百四十兩  
昌平鎮官軍二萬四千四十九員名銀一萬五千  
二百四十九兩  
易州鎮官軍二萬八千六百一十四員名銀二萬  
九千六百一十四兩  
宣府鎮官軍八萬八千九百九十八員名銀九萬八百  
九十八兩  
大同鎮官軍八萬四千五百三十七員名銀九萬  
四千五百三十七兩  
山西鎮官軍五萬四千五百一十四員名銀六萬  
三千一百一十四兩  
除各鎮外又天津等處援遼并團練官軍共一萬  
七千六百四十四員名各該銀一萬七千六百四十四兩  
通共一十三鎮并團練官軍共八十八萬五千二  
十八員名該銀一百萬兩  
乙巳  
募南京浙江兵至京師迎逆警兵部募兵之使  
四出 初差部官雖違科官道官然皆管差便者  
觀而已而所過縣縣獲銀以  
京師進會安故計盡竭動縉紳人處有兵人所有

將當以不容輕為建由部憚言路唯：題覆進食  
之輩附會差遺金錢康需索詐百端至于有司違  
違意指計無所出從重軍中計戶出丁皆催募他  
方不由土著中途逃散仍責本籍勾償乃至市井  
無賴視為騙局壯丁貪黠羈勒代更寔竟遂塞無  
兵而內地從茲紛擾先是協理戎政尚書董克纓  
題選管官募南直隸沙兵并神南京營安調浙江  
營兵共三千赴京訓練又差官募募南兵四千以  
二千補還南京浙江而以二千赴京操舍之可得  
五千人戶部以糧之酌用三千至是南京營兵已  
先遣管官張茂勳領至而管官張起桂募募島安  
除補還而管已還京操三千之數其安家行糧諸  
費擬在協臣題留三萬兩數內支給南京署安哥  
事右副都御史陳遵亨疏

聞

不選謝馬部尉王禹復職其誣謬監生人等行誣  
衙門查復之高生年以疏救劉先復原籍為民至  
是以大學士方從哲請乃復

瑞王  
桂王

惠王請給

楊府莊府道曰地條稅下戶部  
命戶科給事中楊建署禮科印信

大明光宗朝臣司馬錄卷之二



大明光宗崇天契運英睿恭純憲皇帝實錄卷之三

泰昌元年蓋萬曆四十八年也禮未踰年不改

元而今稱泰昌元年者何蓋八月之

詔既以明年為泰昌元年而九月之

詔又以明年為泰昌元年于是廷臣說年號者

不一

今上下其議部臣侍御孫汝游請集衆論定上既

曰竊聞曆數代更有一君有一號大統世及父傳

子傳孫此萬世之經也

先帝升遐之日猶在萬曆庚申之年而明歲改年

之期即為天啟辛酉之始萬曆之後天啟

繼之則泰昌之號虛而無寄然

神宗之統傳之

先皇而

皇上之統傳受之

獨廟今日之紀年既缺異時之信史難徵雖萬曆

而開天啟者屬之誰呼科臣李若珪暴逆頃言

今年七月以前宜仍萬曆之號八月初一日

先帝登極以後應稱泰昌之年臣等耳恭之聞部

諸臣之議符合居多人心之同即

典禮之正如唐順宗永貞之號附於德宗貞元之

後御史左光斗引証足為今日定制伏乞

勅下臣部通行天下一切章奏文移自今年八月朔

至十二月終俱用泰昌元年既不虧

神宗之全曆亦無妨

皇上之改元無統系分明人心允恒

今上是其議報曰

先帝年號衆論會同

大典允恒深足慰

朕孝思其依議行于是定以萬曆四十八年七

月以後改號泰昌元年八月丙午朔

上即

皇帝位是日早遣泰寧侯陳良弼恭順侯吳汝璣

等告

天地

宗廟

社稷

上親告

大行皇帝凡筵饌服行禮執事服袞冕服詣

文華殿行告

天地禮詣

奉先殿告

列祖以下再詣

大行皇帝

孝端皇后

溫肅瑞靜皇貴妃各几筵行禮畢午時出

御文華殿陞宝座

命文武百官是賀定宣表上行五拜三叩頭禮訖

大赦天下

詔曰維我

皇明運祚隆昌基圖鞏固

性：大曆

聖：相傳永

皇考大行皇帝奉天臨民四十八載

乾綱在握解澤旁流潤禧瑞居而慮周四海化被久

道而諒切日中方垂恭己之文思涉

上賓之馭

願命

神靈俾予助朝仰遵彌留過凡之言俯從臣庶屢

之請

宗社大計弗獲固辭茲於八月初一日丙午祔告

天地

宗廟

社稷

皇帝位永惟

皇考啟佑之深慈嗣服觀揚之匪易有懷軫恤老涉

淵冰尚賴文武親賢一心一德惟是邦家憂患是

訓是行屬茲

履祚之初宜漢

維新之號其以明年為泰昌元年

大赦天下與民更始所有合行事宜開列于後

一自萬曆四十八年八月初一日昧爽以前官吏

軍民人等有犯除十惡致死與詐傳

詔旨交結近侍通吏失机獲盜人命及侵盜邊海倉

庫漕運錢糧并貪酷枉法違黨左道煽惑人民為

從曾幹鑽刺指稱誣騙潛住

京師窺探為奸者俱不赦外其餘已發覺未發覺

已結証未結証罪無大小咸赦除之敢有以赦前

相告者以真罪之

一建言廢棄年礮稅該諸臣已奉

遠詔酌量起用其有奉聞國本抗言得罪降斥請成

永錮後身者吏部作違查開職名分別奏請召用

卸銀

一海內民窮財盡而舊額徵輸尚苦繁重頃因東

方未靖勢不獲已加派地畝以給軍需言念民艱

深懷軫恤今後各省宜加派九重地方准免淨徵

二分加派一年免帶徵一年免加派二年免帶徵

二年向後酌量漸減急斯次議減事寧之日是

與蠲除

一凡被災地方一應夏稅秋糧馬草農桑人丁絲

絹布疋棉花城戶口鹽鈔

宣撫子粒七田米馬新增草場子粒銀曆日防

夫水夫民忙丁兵稅戶戶課稅課戶及門租商

稅並課粵株鈔骨米區等項自三十五年前起至

四十一年止查係小民拖欠者免與蠲免其已徵

在官及追完結解員役侵耗者照舊起解作與加

派之數並井有誤無井者著托括官覈給乞年征

催征播加派錢糧會奉

詔書得免者各撫按官查明但不係題准改作京邊

正項著遵

前詔蠲除

一近來有司怠於京邊考成遂致

王糧或有將

王糧核京邊以奏考滿致各處

王府應得糧額缺少各該巡撫都御史宜督率所

屬上緊查催完納如有緩比借撥者奏來重治其

郡王將軍廣子女有應請名請封選婚者本府即

與保勘奏請承奉長吏等官不許需索刁濫以致

稽遲

一天下

宗藩生齒日繁歲祿難繼自本以從各省撫按酌

量原額限定若干除

親王外查其世代之親疎位數之多寡通融支給

不得濫加其

名封結收仍責成該省布政司巡撫衙門題奏不

得專覈

五宗從孫獎賞其開四民之業照例補給條誥通

行

一宗室犯罪發高牆者除叛逆及凶頑強盜人命

不宥外其越關赴京建言誹謗及自故而遺下子孫妻妾無依者撫按衙門查明原犯情節開具奏請

一兩京五府掌印管事公侯伯都督提兵副提兵等官錦衣衛掌衛事并曾南北鎮提司事指揮以上官六部等衙門四品以上官并學士及各提督提督巡撫等官先年俱著自陳主第取自

上裁但近年人材壅滯班行寥落且五年軍政考察在通城著用心保職其五品以下文職及在外兩司方面先年俱會同考覈仁令

大計非速俱著獎勵任職毋得因循怠惰瞻廢職業各部院堂上及在外托摺官慶加督事隨事責成其有倫安廢事者部院糾道不詳論奏初以憑寬

治一朝廷用人惟求其才今後吏部用人毋拘資格凡有才能卓異即便破格擢用以示激勸其養病致仕各官年力未衰素行表著曾經糾道及撫按官荐舉者該部亦量才登奏起用但不許市

恩進至還者治罪

一察吏安民全藉奉刺斥涉乃有初刻有司既私

人命弊置不問止恐原擬陞降調革指若考字篆微涉疑似無據方轉名空并外莫北為甚今後托按官奉初及吏部陞轉優劣務求參詳確除露章賢能優叙貪黷提問外其全注提舉無方嚴現例分為三等斟酌處分不致懸殊仍須著實遵行不得視為文具

一各處織造織緞絨絨絨絨等項 萬曆四十三年以前除造完起解外其未完者俱減去一半余作三年造完起解以寬民力其應天等府萬曆四年九年未完袍段查係連年一舉停造慶西歲織著布一百疋為數不多未免擾民相應免

造一各省五等處額解四司料銀段價確科生髮銀黃白麻碑正雜麻布常夫常課車價班匠學夫木漆熟炭銀山場地租河道運道地畝子粒錢治民夫虎皮治虎元舊板皮翎毛等項本折自 萬曆三十五年起至四十一年止已徵在官者截數起解不許隱匿拖欠石民者奉行謁免一十虛錢糧各省直從解本色與赴京辦約者充積庫內歷年已欠輸者解者俱不堪同置遣巡視

官查其足用裁年除本邑不足者仍解外其餘查  
自四十八年以前凡未解者俱暫停本邑以寬民  
力其銀解送詳部交濟遠之用

一各省直解官押進內庫銀糧入京多投歇家挽  
頭牽陷局騙相聚日久先後勒補侵費以致敗露  
原解員役竊回節年追比或有負元累及家屬無  
裨補運

詔下之日若五年以上未定者如准押解存籍歇  
家攬頭行抵臣勸佑家產抵定拖欠累係家產盡  
絕准其廢免止各依應得罪名定遣

一近來民間因窮在外司道府州縣官等須加意  
拊恤其有多加火耗滋生罰贖勒借軍民私派里  
甲甚而暗通暮夜賣法需獄者各該撫按官嚴行  
訪拏革職務在訪確賄賂不時勒奉陵東勒問衙  
門二通抵法治罪不得徇私姑息如抵按官縱容  
聽兩京科道官指名奏治

一抵按各差訪拏人犯屢經禁止開復者於中多  
仇惡需訪乘機誣指不無寬濫今後務遵

明禁入境受事即刊布

奉旨不行訪察諭所屬以杜指嚇果有豪猾病民有

司不能治者被害諸人赴訴上官兩造具條方與  
聽理其各該衙門罰罰亦不得取盈歲竊盜聽告  
許株連無辜違者以不取論

一凡致仕開任為民充軍官員不得考察及犯死  
罪者不拘自陳祝論吏部逐一查開奏請充軍者  
放回原籍為民：者與死罪開任：者與致  
仕中間有才望過人年力尚壯曾經著譽者許一  
體酌量推陞

一由外文職官考滿原有稱職平常不取之分此  
係舊例近來一舉考稱殊非明誠之義今後各官  
細由兩京堂上官在外撫按官務要考其治行優  
劣據實開報吏部察院仍要嚴加考覈分別稱  
職平常不稱職照例能行不許一舉令糊餉情委  
請

一各處儒學生員食廩年深需費浩深宜加疏通  
今計於歲額外順天應天二府每季添貢二名在  
外府州縣及通司衛學各添貢一名推考官仍查  
貢次在十人中科考三次以上往來未經考錄  
事傳降者考取進以需選舉經明行修之意止  
行今年一次便於明年四月內足該具有年力不

能待重額告別帶者給典

一武官

詔勅係

朝廷報功

大典向係所司刁勒以致各官不敢結實兵部便行文天下軍衛衙門逐一清查果有年久未結者許本衙所保勘明的准與結實以後能者免須親齎

詔勅與獎選查對相同方准遞換

一內外大小武職官除真犯死罪及事干軍机重情不宥外凡一應干累該犯該充軍立功等項所司查明來歷奏請定奪其失机不傳失陷城池及殺人至二百之上四有年力精壯尚堪效用者許其具奏所司查選題發還衛充軍立功以贖前罪

一內外間刑衙門無論文武取官有犯會托按官問明具題覆

請未下者仍照章提拏落若正犯已故軍及子孫者酌量開釋其各省直托按官例報審錄移註等項人犯題

請未下者亦係照原擬發落

一兩京監禁各衙所犯欠糧報等犯官地隔千里不便追徵合押發本處報道監禁定產定官其有監放病故等情仍令子孫贖贖限五年內或中傳或該處每年務完二分如若過限不完者仍照例參降

一二部舖局夫匠等役有做過工程細過物料已經完收到部役有欠者原與預支花費殊科查果逃亡虛絕者准與豁免

一東江諸軍士或調或募死者暴露沙場生者戮力塞外優卹

之典屢屢違誤今宜行邊腹各撫按查自兵興已未戰歿軍士所有田土不論民地屯地但係的產或無人無力耕種致有荒蕪者其前可通錢糧盡行豁免仍查給各兵的親人丁勒其牛種待成後後方可起科但不許各兵在人將旁人之地開種軍地以冒蠲免

一武東征道將諸臣勒奴陷殺者妻孥尚新恩魂不泯貞後之卹例得從優其各官所有田地人等生前獲免者死後不得起前開徵仍照各官品

級應免錫錄之數查小官於八年月日戰歿即以  
為始再覓六年：二之後方可議派以示

朝廷優卹勞臣至意

一由外各衙門見監死罪重因有請可移延及人  
命在尋限外者覆審是實保免死希速衛充運其  
人命無屍可檢強盜駐伏不明及年久無贓人犯  
無証其題未下察問衙門未成獄者即此照熟審  
事例清查釋放

一在京在外監追還官入官給主贓物除原保官  
錢糧監守役盜者俱照舊監追外其入官贓一百  
兩以上給主贓五十兩以上若監追二年之上正  
身已故家屬代追各勘無家產堪以發賣者聞是  
所犯情罪奏

請定奪若入官給主之贓不及前數追盜半年之  
外正犯身故勘無家產應與官比若係埋盜經兩  
正身見在仍依律追給以卹死者

一節年行勘之武職官還差不報以致奸猾得脫  
被誣者久滯

詔書到日各該托撫官通查原承行官立限密勘  
奏報如何免違奏處治

一各邊鎮軍器所需及撫賞段疋諸物委官多受  
剋額價收買滋惡物料以致器械火藥製造不精  
其弊更日本路道將往：即亦到項報報照買實  
用同道官簿不經心或勘情差妄令後務巡應幹  
正逢府任照價買辦而政司及本道守巡官嚴加  
查驗事竣開註有無情弊甄別賢否呈送督撫  
核衙門以憑移初鑒戒

一近來法久廢祀武備不設以致盜賊生發賊  
小民有司又多懈怠失事隱匿經客往：曉成大  
憲今後各該托撫官務要嚴督司道府衛州縣守  
印巡捕等官遇有盜賊即行緝捕務在得獲每季  
終將各該管地方有無失事及獲過盜賊名數申  
報查考敢有隱匿不從實開報者提究如律若托  
撫官姑息容隱聽科道奏覈

一京師首善之地五方湊集有等無籍惡少結扇  
成把攘奪毆辱大為民害亦有倡優群幸滋事  
當服飭衆馬偕分送上風靡俗流敗坏斯極今後  
五城御史察訪嚴密情重者盡希送東為民或令  
編伍守備以警奸頑  
一和衛紐世如無為白蓮紅封大案等教廣而傳

頭結連亡命甚至遺符印換兵仗一呼百應豈可  
執何知有奸民專以賽會進香為事與蓋雖在區  
鳳鼓旗蔽日喧天違法殊甚宜嚴緝教師會者依  
律究辦余黨解散邇來涼祠日盛緇衣黃冠所在  
如蟻今後敢有私創禪林道院即行拆毀仍懲首  
事之人僧道無度牒者悉發原籍還俗  
一苑馬寺所隸牧軍額設四上多豪惡侵占群外  
馬匹妄報余丁以致馬死人逃貽害原籍兵部行  
文該寺監苑官不許聽信奸猾報丁滋累群外死  
馬虧欠除正軍外不許監官徇文擅拘原籍還者  
聽以茶御史奏治其一處未完賠補自萬曆四  
十七年以前盡數完還

一中都留守司河南山東都司所領班軍月糧應  
解州縣每年拖欠致各省司官里借太僕寺班銀  
馬價及兵部扣留班軍老幼銀兩俱未補還及先  
班年分應折班價并新舊班軍糧銀未解數多今  
除四十四年秋班以前拖欠者應免追徵以楚晉  
內有已徵在官者照數補解其四十五年以後拖  
欠者仍照各年分追徵  
一各處衛所歲造軍器并有司設造等前該條自

萬曆四十八年以前拖欠未完應免追補其收過  
有司物料雜作以後年分該解之數數有因而侵  
數者治以重罪

一各處額編民壯快手本為緝捕盜賊而設近來  
數多差占或赴各兵備道團操遇有軍政需督有  
司束手無措今後不得占役悉令放回各該州縣  
責成掌印官捕官設法操練各兵備巡歷之日比  
試查驗其保甲一事尤為有盜良法兵部便行文  
各處著實奉行

一軍戶有重役不問三處五處遇有事故如果戶  
內人丁消耗只解一處勾補其餘悉行開豁其有  
人倒戶絕并同名同姓被人妄報連年勾擾者有  
司從違降勅得實即為轉豁該府兵部開豁毋得  
轉展勾拘貽累無辜亦不許指此為由概將有丁  
之家徇私賣放空歇軍伍違者罪之

一四十七八兩年在京開過審配餉三年以下  
等徒罪監禁日久可抵配贖便過寺後即准釋放  
開緣  
一犯罪存治養親備載名例律凡軍民罪因有祖  
父母、二、年八十以上老疾應請家以改或丁者



犯該死罪除極惡重情當赦所不原及奉

欽依外若該該殺殺誣告人累死隨行親屬等項

開具所犯情由奏

請定奪其徒流人犯照萬曆四十二年例發本

城掘站做二煎鹽雖有以便存苗恭親務堪結明

白不許紉頭捷同任情朦朧混行違者以故出論

之

一先改

恩詔各省自二十九年起至三十四年上各項銀

糧在係小民拖欠應免惟是順永二府所屬

州縣衛所因四十三年間旱災異常該推按具疏

故將四十一年以前應為豁免該戶部覆准將三

十八年以前的係小民拖欠者豁免三十九年以

後仍令下年帶徵今各省直屬免應自三十五年

前起順永二府所屬自三十九年起各缺七年至

京內外居民房屋比歲面湧冲壞未盡修復者

准免歸房三個月府店房屋倒壞者查明免租五

錢蘇州昌平武靖王田三河東安寧等州縣牧

地草場新增解監銀一萬六千有奇先年已經按

比兩臣具疏

請免該部題覆有地屬免銀銀係重科銀監宜得

朦朧微解仍照萬曆十年清文庫額徵銀辦奇

其加增解監之銀盡行豁免以寬民力

一北直隸涿州良鄉固安永清永清東安香河漸

縣通州三河等處京衛屯軍自萬曆二十八年

以後新增屯丁報比例礦稅微解通清稅監已二

十年軍苦已極四十二年難

恩例

敬疏三分之一而害未全除微細更苦今邊陲未

定調募日煩衛京之兵尤當休養豈堪重累微四

過路落屯二稅已經耗巨具奏傳免此項屯稅自

今四十八年為始著同二稅一體豁免

一朝是政事得失天下軍民利病許諸人直言無

隱於嚴鑒

成憲以回懸紹述

然承夫志率同民以出治與聲同協于章雅凡在

照臨階級閱博布告中外咸使聞知遵行人司

苦衙門行人等宜祖重禮等肅

詔往省直等處副讀直隸提學御史周師旦疏書

國家待士有休斯例不宜濫觴從柔體肅往倭軍

吳耗費不貲間行舊銀曹不閤萬及庫序近見戶部邊餉事例該開餉生員一款其事甚厚其名甚醜不識所謂開餉在歲科兩考難以四乎折額以外乎如在額內則臣之兩考將竣何從插入如在額外則孤湊望若登天而得人符之咄乎

國家即患病何至失倫若此於收赤仄之銀錄流進白丁之德焉敢

朝廷以病政變亡類為濁流傷士心推士氣將尺寸未獲而尋首金喪且教化之地先由頭進人材不成人材國休不成國休其所失裂甚大若鈎貢一款札部與通政司詳言之亦無從臣暫說矣章下戶部已而品覆量羅

而賴巡托副都御史周應秋進解存積以濟邊儲

共計三萬零八十兩有奇且疏言邊餉一歲所需

八百余萬理財之策宜著實請求如

國初召南中紳之例漢家募民宗粟塞下之金

城且耕且戰之策皆可倣而行至于選將鍊兵使

轉餉不付于流水尤為喫緊報聞

山西御史馮嘉會疏言自古撫軍字民莫急吏廉

時蒙近據泰新之范貪婪贖身數人萬生畏屠戮平吏曾獲擊陳維翰家人款載大錠銀一百五十兩俱係剽餉之賂迎腹之吏甘隨之范畏難盜私取愛稱穀薪價散糧糈耗十八兩二甚至有以私聚為利數以千計為奇貨開縣進呼雞犬不寧九遠將領論胥雜輸行竄則向公行賈敢取利月鈎時范隱里和銀甚多貪帥掠地皮將軍作飢虎致軍士衣不蓋腋敢不歡心頭奔外吏曰為樂士也當此徵兵加派所在解縣敢得軍民效命須懲將吏之貪頑欲懲將吏貪頑須度加耗侵餉之罰

類

勒下所司以按武臣利軍責在督撫文吏腹民責在

司道托撫與臣等所摘發俱從行追併押發濟遠

不但懲貪兼可助餉今

四都山積宜需然耗發數百可以濟危遠表臨則

影正天下文武臣二未有不洒然易慮者

上是其奏 帝批石塘路處按御史王蒙恒奏八月

初一日石塘路連賊萬余從各中沖入先攻白馬

關又攻高家堡馮家堡 丁未榮

先師孔子

命禮部侍郎劉一燝行禮 直隸巡撫衙門盧樞

稱順天府文安縣教習常窪下苦水散化霸州花

兒統等處折征之例除

慈寧宮保進官錢糧例不蠲免外其餘如瑞安府地

教勇等三管官地大寧橋牧馬場地陳家務十場

官地營盤舖整額外荒地等處乞

勅戶部查照霸州軍例折半徵收以惠各墊之困

報 禮部奏

新王臨朝萬幾攸係乞少節哀情 將旨

衙門聽政會閣臣具揭欽天監官擇到本月十二日

上報可 命吳澤來行 初萬曆之季副員多缺

上踐詐念違方多事惟惟臣素苦操宜亟會閣臣方

從斯既

皇上雖新底改辦理之職斷非一人能辦

先帝欽點史維倫沈淮二臣志區久用一時才望論

臣與去歲已指未點者仍乞

勅部會宜推舉一併列名上

請庶群吏並進而政本不致得

肯先點二員乞用還著吏部再相見任在籍素有才

望者七八員來簡用

直隸巡撫田生金言二部批應嚴事三府廣德

一州改造段及三萬二千九百四而歲造不與馬

草無額編惟需二部四司科價支用查三府一州

該價值銷墊等銀三十二萬五百九十兩有奇而

當年存庫見銀料價止得其半二運無著雖完三

運督將安出夫一運之供已費三年之料價則三

運之辦必須九年之蓄積今既不能以一年費三

年之價則何以三年費三運之費當令民力凋疲

入孔既艱出孔恒昂即云常費必不可已然而運

既完將數年足用其改造三運乞

將賜停止得

旨改造三運既四准暫停停止二運未完其蘇杭等府

有傳的著該部查該具奏 福建道御史萬達德

奏遼寧軍餉的徵矣徵餉十八萬杼腹之粟既聚于

遼東則二十萬本色之糧運解于海上今登萊津

門應運之米關將獲運糧准者三十萬石糧漕王

紀副使安駱茂經管雖有次第然路經成小嘴始

宜曉險阻洵清今東載者板釘稀薄之如撐撐者

新募游惰之衆易動難制管理需人徐淮之間非無事之地若復以兵賁處理地方彈壓何賴乞添設海運兵備官一員如報備道事例往劉源安往來津門間專理運務其應同謀胥諸費見有新設鹽法道高額不煩徵派亦可轉移官事無損責成在便查下所司 戊申

### 諭內閣傳起運

奎在門庭擇日吳二以

之華殿窄小百官到賀列班不便也時遼餉愈急大二起運有司莫措乃以工部

請祭內帑二百萬刻日起工 下考選散官各官俱令憲授吏部遵奉

### 遺詔

之請也時授取者庶吉士史永安博士陳樹業

別述祖中書周朝瑞朱重榮並永業張其庭房可壯劉大俊羅文英蔡國周高弘圖學之棟行人僕

儀賜汪慶百陳新志余合中張倫張素養趙于遠立飛麟周用賓顧汝元劉東修潘文元譚鈞推官

林一桂李九官李廷和縣史孔吉楊所修鮑德陽劉弘化桂述張修德曹維春馬鳴楚郭增光董翼

王一中喬承詔諸士仕 毋恤袁化中汪江論傳宗

崇龍回吟陸世科江東謀張懷言馮三元王夢蛟張軒李良棟諾恩翔共五十五員朝瑞虞賜吏科孔吉鄭業戶科慶百孔科所修堂臺兵科應陽承業所志弘化利科其近二科述浙江道細香鳴楚一柱湖廣道永安江西道增光述祖修德翼慶東道可收一中承詔士任廣西道仲化中大受河南道江諸字在珍合中山東道世科之吳東隱周用九官山西道慎言述論弘圖使而道三元四川道素養于述夢蛟兆麟同賓雲而道致元秉修文龍之棟貴州道經南京江西道儲南京福建道良棟周翔南京湖廣道監察御史而兩省散館若申廷理舒榮新張新鄭崇用蕭紹昌易應昌郭如楚黃校考張師立劉以拉補授差克得

旨 直隸巡撫御史田生金請改折廣德州清糧謂廣德州從外江貿米趙宣城水陽鎮交兌駁費萬狀蓋其地四面阻山不通舟楫故徵銀于本治市米于外江先年曾行改折已題奉

欽依謂三年不拖欠永著為令不謂永折未行復有徵銀兌運之事行之數年更多折實乞

勅戶部設將運米改折起解以杜諸弊官民而便部

覆得

旨仍改折三年 陞河南提督工部右侍郎兼右

僉都御史王佐為工部尚書 南京大理寺卿

王永光為工部左侍郎 江西巡撫右僉都御

史包見提為吏部左侍郎 雷陽巡撫右僉都

御史陳為強為刑部右侍郎 起陞原任兵部

侍郎汪應蛟為南京戶部尚書 原任湖廣巡

撫右副都御史董漢儒為工部右侍郎 陞通

政林李曾為太常寺卿 尚書司卿熊尚文為

太常寺少卿 浙江道御史劉鼎為順天府二

丞 吏科給事中姚宗文為太常寺少卿

福建道御史陳子庭為太僕寺少卿 太常寺

少卿曾國子監司業李騰芳為禮部尚書

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掌南京翰林院印信

上命大理寺二丞房壯鹿署掌大理寺印信 兵科

給事中姚應嘉疏法

祖四事 其一曰修身蓋人主一心政之者衆惟是

起若貪逸之閑寵龍見雷聲之惕刻可以崇高

表而不勞華百責而不究此為修身之實

二曰勤政

郊廟必親

朝議無曠使一心周迴天下 流通于一心但

願在

文章殿群臣之時多則天下治此為勤政之實

三曰親賢輔弼大臣托在心膺是宜傳選高賢豈

拘翰林一局必藉肝胆骨力者三四人與俱壯夾

輔之助此為親賢之實

四曰鈎諫古者諫無定員今者皆有專責復一年

一取之舊斯收四目四聽之功而廢棄諫臣宜

盡起以風有佞此為鈎諫之實未報

戶部尚書李汝華覆山東撫題東省海運六十

萬石除運過外尚少三十萬石設苗解部京遠銀

而不和京遠係各鉅各產冬衙門喫緊之需毫不

可缺惟平糴可以通融今查東省報過倉穀七十

余萬

請以其半糴銀十萬余而四十七八年加派所

徵又似不便議將已解見撥者作四十七八年京

邊之數而通融四十六年以寬民力其四十八年

加派該五十和萬余而設以二十萬而充今歲海

運以三十四萬余兩日下收糴以為明年海運之

值鹿為兩便

上從之 己酉登

大祀

大禋

命恭順侯吳汝胤恭代

命二品侍郎王永光給事中薛鳳翔巡視工程

欽天監請改書曆日年號

上報可

命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講學士文繼俗 南京

禮部右侍郎沈瓚俱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

差官行取東京同從始入閣辦事二臣

先帝所點用而未發者

起陸原任吏部右侍郎朱國祚為南京禮部尚書

禮部右侍郎孫如游等疏言自古組休之君道

遺訓也聖承

天堯無恙于及時

冊立者臣等在昔蓋堂位

請教四且往曰

皇上毓德

青宮

元子朝夕與俱預復之愛運以父兼母訓迪之嚴  
又以父兼師今日有萬幾勢或不能自非早憂為  
冊立付之保障三手日為茲持廢琢  
皇上之心亦不妄然則行

冊立

遺詔

先帝非臣為

皇長子應亦兼為

陛下慮也乞

勅擇吉具儀

回奉章甚

上報可

遺詔於翰林院後奉行擇日具儀來奏時科臣楊廷選經

請旨臣考

同立故事

宣宗以宣德三年立

英宗為

生太子皆二歲

憲宗以成化十一年立

孝宗為

皇太子甫六歲

帝以弘治五年立

武宗為

皇太子時未週歲即

先立之正

儲位也六僅六歲耳今

皇長子年十六矣以

皇上御極未及旬金枝

諸帝之

冊立為尚憂以

皇子歷年如斯而諸帝未就而冠婚已迫較

諸帝立

青宮之日為已遲且

皇長子昌齡日茂未離阿保惟是統緒一尊遠嫌

衰而即茲慶則氣骨已至一善也

名位一正未始志而修養職則德性可成二善也

官條漸備近主正方之日多三善也

既懷維時開弘詠電統之祥四善也

孫謀已裕燕喜無窮

先帝皇后膝前十六年之寶訓亦可以即安五善也

若夫

龍野甫正鶴禁旋闈于

皇上遠猷鴻業尤善之善者一人

元良萬邦以正

社稷之福也報聞

謹

聖壽克行慶賀禮

肯意悲痛以

大行在殯也工科給事中惠世揚論御史劉廷元

往日用事群小附和職掌之外別有官評高下考

選主張年例開款造事日事驅除一旦有順天

命旨工部得訖其聲應氣求又有徐兆魁為之副院

執異糾治糾抵楚不取狀當

賜罷亦以罰

新政奉

旨徐兆魁以新簡留用廷元下部院設區兆魁時已

陞副都御史也已部覆廷元俟論定處分

雲南道御史張鼎論前文選司部中陸鼎臣補

吏科給事中侯震賜祭無見故陸銜道應員外郎

戴漢越賄俸次系亂舊章為跋扈之漸既為陸疏

辦新館再議出以額狀且言刑部額外需徐大化以考察嚴密之官如崇受賄破例起用疏下吏部覆稱知學疏

請歸省宜曉太化照舊任職可 旨鈎戶部右侍郎李長庚疏稱去歲海運初開穀不能濟今春力開北岸較南岸一運可抵三運而又有各處風漲之險然海運止七八月可行今計正五十月百兩年所截漕米五十萬石將次卸完而亦無所備擬待不行轉盼九月便當停運文山海關積糧四十萬石堆泥可慮臣查南海口可徑達蘆套乃留漕船十餘沙船五十為南海口之用此通開則閘報便可直達視由閘陸運至達者省其三倍說由天津運達每石可省三分通計運糧四十萬止省十數萬可完也至天津石買料立則商人四十七年所買者價未找定何以竟四十八年之石買此當亟需便宜急務而庫藏無措恐失運期乞將四庫銀兩暫借一百萬兩為運糧石買之需並有銀斯石買無誤 旨 則海漕因便轉運而達左可無倉卒告乏之患臣熟計甚便也已又

謂截漕運以濟達餉言云嚴蒙

思截漕三十萬石于天津今歲截漕二十萬石目前將次運完矣八月末旬便當停運明春二月始可開運而今歲所運之糧恐止足供歲裡之用萬一明春缺乏倉卒告急彼時存貯無報新漕六月方到將何以應之查鈎本折已經議定多之于本折之于折本色非海運不能多非預降不能濟乞下計數乞截漕十五萬于天津而即扣新鈎于太倉銀庫廣明奏二不悞有運部覆

上從之

大明光宗貞皇帝實錄卷之三



大明元宗崇天興英。恭錄。文景武湖。一號。帝實錄卷之四。

庚戌

頒賜各

王所銀幣據 萬曆元年例向無在孫一項今各

上典

福王

潯王懿親常 賜外 特加銀三百兩餘給各  
十表寬 鈔十疋 錦四疋 鈔二萬貫 矣即  
尚書黃嘉善開具遼東銀兵等官處實差等其續  
後出關將官未在本內者

新經略于前後發給金一百萬兩內照例

頒給于是當發提兵官錢守李光榮杜夏榮國杜  
賀世賢 授運楊臣某 陳寅 陳榮各銀五十  
兩一表裡 兵備道王化貞 薛國用 李乃蘭  
廉應乾 監軍道高山 邢慎言 牛繼雅 管  
餉齊君崇 單崇各銀三十兩 副提兵官見任  
宣永武戴輝等共九員各銀三十兩 泰時閣正  
名 遊擊官麻永宗 顧金 都司俞書倪永魚



方承勳等見任提達共七十五員各銀二十兩  
條領守得官左輔坐營官周世祿 小把總等官  
增起潛見任提達共五十二員各銀十兩 援查  
出司石社司女官李氏 保靖巡撫司彭蒙乾等  
二員各銀三十兩一表裡 援查出司西陽領兵  
加街守條與天龍 石社領兵指揮使馬利麟  
永順司領兵官汪一龍三員各銀三十兩 吏部

奏  
詔書內一款建言棄廢年礦稅誣謗諸臣酌量起  
用其事關  
國本得罪者分別奏  
請

召用世銀臣等遵  
明旨除等關

國本查副職名另奏外而建言誣謗諸臣均知最  
確者先行起補其餘次第來訪不出一兩日皆報  
當無不奏也而亦不和違奉  
旨保部內事其酌量推舉以便錄用按諸臣有獲  
罪

先朝或平時事批難受護或強時相連施連連或難

從端遠訖長繫至于

國本一事於諸七多大者捐性命小者則官爵遠或二三十載近且一二十年姓名既不時聞存沒亦難具悉故節兩次第採訪起用一時彈冠之盛窮若遺老為之氣高起陸原任南京刑部郎中節元標為大理寺卿元標自萬曆初補論和張居正奪情杖几死再起居元代林間者三十年至是首

召用之起陸原任浙江道御史康宗廷為光祿寺少卿河南道御史馮從吾為尚書司外各添

註宗廷從吾俱以安部推陸不行論列得免氏

陸督餉戶部右侍郎李長庚為本寺左侍郎兼管照舊陸寧夏巡撫都察院會都御史臧爾勸為

戶部右侍郎陸順天府丞王賓為南京通政使太僕寺少卿徐必達為應天府尹

陸原任湖廣右叅政宋一桂為太僕寺少卿添註起補原任太僕寺少卿周曰庠為原少卿添註

起陸原任河南道御史劉光復為光祿寺丞添註常飛差闖入

東朝

完帝同

上召見群臣曉

諭光復高聲稱頌

聖旨詞未畢

先帝提其懷驚

懼暴遠下歎

廷臣嘆聲聲敢救凡四年始釋至是特起陸之

陸陝西右布政使早自嚴為太僕寺卿管京營少

卿事陸福建左右政使畢懋良為太常寺卿管

少卿事陸河南右布政使王忠遠為廣東左右

政使陸臨江府左寺丞展自重為本寺右少卿

起翰林院編修林舒復除舊職兵部給事中

蔣鳳翔上時政二事

一曰四

旨常懷失閣臣之說原以重擬為職閣臣以掌擬司

王言之出入而天下而以掌擬定閣臣之得失今

煙

天語半田中使傳空而

聖意違禁固以消中留之端而

王言經行恐反滋外駭之新寺人不許于預政事

此

祖訓極嚴而可令口傳內

旨啟人以不可知之疑字稱自今一切

旨意務希閣臣秉擬隨覽隨

頒庶無假借之患

一曰留中當防大臣子自面奏外惟恐章疏為血

脈之一通則

官府情合血脈不通則參驚勢成奈何同一故事

或此或彼適同一指轉或前近後遠乎類

聖政時新非堅久而不變而

萬九日羊恐急情之易生願自今一切條畫務動

乙夜之觀覽隨覽隨寄庶永無隔礙之患然而閣

臣贊襄杜小尤重資格非可拘于以外若穴之可

預干旁求不報

命原任戶部山東司主事虞善維復職先是善維以

違餉告急借發金花五萬兩以濟急被吏吏部集

以為

請

上從之吏科給事中周朝瑞獻懷初三要略曰

陛下新政用人賢者擬能可謂有初矣願天下敢弄

若更生者此初而

陛下夕陽朝乾歷萬年當如一日者亦在此初今賢

才漸見老盛然收一才必待得一周宜今有言責

者得盡其言有官守者勿奪其守若乃繫患良之

手足而使政悅為容華及得乘愛情而營度穴則

慎初以信任要矣

君之施津和水土物一息不貫立或枯竭翔遷左

索賊正急今日所寄能何將無又虞其官宜留金

花不置之金省四庫在置之補更有不足任口帶

金務令吏卒噤

思孝職責則懷初以行仁要矣海內苦指証如

右湯火龍便一撤何要務之請亦痛思

先帝仁明慈緣導自留小以至官職治惡猶人因

今撤回到閣即有隨進金錢臣

初奏初選明阿喀非

明主所當識慮及積習習巧之難防則序遠要係亡

慎初者要之要矣臣嘗快心於既定之

聖猷而更願

聖主之修舉者以此

上諭內閣金花銀兩存儲舊額進內以修

典禮等項賞賜俸報之日用朝瑞帶著委言本  
當拿問始降一級調外任用閣臣隨具疏言  
皇上龍改方新人心望治甚切銓部起廢之疏隨上  
隨下乃朝瑞一言即行譴謫殊非政弊之平且至  
事處善鉅蒙  
恩復職借金花者業及寬政設金花者無蒙恩  
亦非一視之仁相應免其降調令守原官奉  
旨恩其阻絕

國用已有

旨不及中款 戶科給事中王維曾疏陳時事言臣  
惟自古人主是用言官無如

先帝 萬曆初年諫患閣羅權相起廢官皆用言官  
言無留行過十年間言官用朋黨相傾不一

國王之國

先帝聞言者不同是非

先帝之失而言路之罪也當為成之時而終然深維  
國家不可無察諫之臣而以臣等何

陛下憊之望

陛下之親賢納諫而

詔臣等以搜取建言之官言可採則採之不可採

則聞之人可用則留道

陛下用之故臣以為善用言官無如

先帝者也臣今者所為揚肝胆以効忠舍寬懷無可  
圖之矣臣與諸臣約章疏無得作隱語以煩

君之射覆大臣被諫杜門靜聽小臣不得展辦章奏

煩瑣易起欺僣非所以重言路之休也歐陽修有  
言諫官雖耳與宰相考夫從容論忠使

君之自聽者宰相也忱慨陳列致

君之必听者言官也 漢武帝英風之主近黜教面

折其非人臣而至于面折其

君非得已也臣不類

陛下令臣等至此臣所願者

陛下將

先帝親覽納諫四字大書於座右而今後

路御不親朝宰相不離側諫官不得跪用人行政

亦如此數日舉動令臣等皆有法度之言無弼道之

言是

上類也報聞 戶部奏自奴賊發難兵馬錢糧俱出

創設加派原非得已但外解者任是遲緩而分用

者又任意回便開銷者開銷新饒者斷絕賊部不

得已具題會議另加派銀一百萬兩為兵部安家  
馬價二十萬兩為工部器械則分月以各有數目  
矣今查四十六年四月起至今年七月止共能過  
邊采銀八百三萬八千有奇近據新餉司報援邊  
兵以十八萬馬十萬足以折色論計該二百九十  
余萬邊藩開缺額兵除舊額外該新餉三十萬一  
年約該三百二十一萬有奇 各衙門公費一萬  
有奇 各道馳運一百萬有奇 各道召買糧料  
六十萬余通計每年用銀四百八十餘萬兩以本  
色論兵一十八萬 馬十萬匹 共該糧二百五  
萬二千石 而邊左一鎮一年除本色外用銀元  
五百萬 閭內召買及各鎮調兵行報鹽菜不與  
焉 即加派全完不過四百萬新餉少解一分則  
誤餉一分是誤誤部且誤邊也職部會同督餉及  
經托嚴查奏處

上從之 是夜漏下一鼓東方有流星大如盞音白  
色起歷蛇東入奎宿二小星隨之 河南諸縣毛  
兵三千五百奇家丁三百一十有奇援邊赴京  
任副統兵劉光祚統之先是河南二陽汝州三處  
已募過兵五千矣至是部覆歲七千而不能盈其

數也已部議加光祿莊衛左軍都督府金事援邊  
陽 辛亥  
諭內閣

大行皇帝梓宮並  
孝端皇后梓宮梓引傳示該部具像來奏 禮部左  
侍郎孫如游上喪服視朝像言孝以善繼為隆禮  
以順時為大

皇上性生純孝故當

大行皇帝喪禮哀痛迫切而

代天理物正以紆國柱之懷適令嗣登

寶位之初萬幾攸係伏望念

祖宗

社稷之重少節哀情請

御文華門視事文武百官行奉酬禮有

旨 朕哀痛方深豈忍遽離喪次其以本月十二日

視朝爾部具像來看 禮部奏喪服列代皆有制

度而漸白

孝宗皇帝蓋

孝宗萬千親而表禮詳且隆改

成世穆三廟以下崇之

孝宗昔居  
寔皇帝居

御門視事在長制二十七日內服便服二十七日  
外易素翼善冠麻經至褂

崩權之

御朝服如常儀今准舊制則宜于八月十二日錄  
服

御天華門視事百官素服烏紗帽角帶華

朝恭候

特旨着引除

上從之

論禮部曰

朕

生母亦元年久違尊親葬事宜查例具奏

禮部

奏

萬壽聖節恭

王府進到表箋

慶賀禮儀不便陳設應額收送司禮監收貯從之

兩湖提督許弘綱奏烏爾外洋有倭船四隻寄

泊官兵斬獲首級五顆生擒四十名奪獲器甲餘

賊落海無散題敘有功員役下部 甘肅巡撫祁

光宗疏報該鎮邊發援達兵馬一萬三千餘司馬

價銀一萬一千八百九十兩有奇 其祁家出兵

原係西番納馬種田言語不通未經戰陣職聞調

遣報相率入山方言板虜難予驅迫 魯氏之兵

昔年因協守魯光國不執題敘已久即有土民皆

回野村夫素不經戰盡力挑運止得五百不能取

盈千數戶兵二部題覆報聞 福建巡撫王士昌

奏海寇袁進聽撫令之立功海上自贖并叙文武

將吏帶官海道岳和光等奏將紀元憲等撫勇効

勞下兵部知之 御史王樸奏疏恭福建巡撫王

士昌貪肆不檢言入境之初多用夫馬已無恤民

之念強賦責八老之妾用人稱軍門外府和戶黃

聚家之數望海共說暮夜入金志哀官或心死防

槍並宜罷介奉

旨留用 御史張師孟奏延銘巡撫董國光封疆失

事 湖廣巡撫徐兆魁保奸界亂而 兵部尚書

黃嘉善調募失策乞正拒臣之罪罷二撫之職廣

西外震悚而奴虜飲跡不報 吏科署科事吳謙

直陳周人之概心光新政其言聞者佐

明主變理

天二今政本單弱或備顧問或裕經濟一內一外故事確有定例在

皇上常新自

宸謀在輔臣當急主公議者也起廢者為

國家收拾賢良令品如麟鳳早當

賜環或列公卿或沾一

命母使黃髮恨壽乎

明時緇衣側置于萬世可也

先帝通年啟事緣留中不報諸臣並有寢其微而釋

其機論不本乎虛公志每存乎搏擊一細之執已

成風影之疑愈結夫東西南北何地不生才寧可

然於聖朝良材長短何人不當用寧可聖孰或心

平不平之情制難制之念在諸臣共勗之耳然公

平之說雖美公平之念難持持更作語是日月圓

声起最附是曰蔽公要在哉

聖聖持今日之美一切重奏朝上夕下免付輔臣提

宰一一剖決求其至當即刻回話則大臣不能事

其機機小臣不得說其胸臆可否立定美惡攸分

但當職業儘可表見何必自立異同攢益補也

報聞 起陸原任都給事中鍾期正為太常寺少卿添註副正當 萬曆五年回

冊立事禮科羅大紘以論元輔申時行降外上疏

爭之遂革大紘職而劉羽正倖次年壬辰又以同

官李獻可公疏論儲教陸原任給事中鍾期正為

邊 起陸原任南京吏部功司郎中鹿仲為光

祿寺少卿仲以刑部主事論輔臣王錫爵子衡不

宜中副為民 起原任禮部祠祭司主事為民萬

建崑為南京禮部稽膳司主事建崑以 萬曆二

十六年有憂危宏謀一書傳于朝語涉

國本

皇親鄭永思疏辦御史趙之翰遂言與給事中戴

士衡所為蓋疑士衡曾為大學士張位邑今此書

受位指使而建崑與位同里有連因旁及之遂降

詔職逮方尋疏辨為民 起陸原任吏科給事中

王氏任為尚書司 原任雲南道御史歐大

倫為光祿寺 丞任以討陸事有

旨責詆科推諉避難同業解美俱革職大倫以兵部

拾遺及推陸宗世恩謂言官不能論列而革職也

起陸原任刑部山西司主事秦聚奎為光祿寺

寺丞奎當 萬曆辛亥言湯賓尹等不當考察以

代錫勳致仕 起陞貴州新寧劉文炳為尚書司

司丞文炳當 萬曆丙辰以沁園和場樂論類臣

吳道南詞 起陞原任陝西咸寧縣知縣為民謫

朝薦為南京刑部山西司郎中 陞山西按察使

翟鳳翽起歷為南京戶部浙江司主事 兩浙運

判葉大受為南京兵部武選司主事朝薦以任

梁永訢奏建 詔數年後放還鳳翽以言事得罪大受為工部議

修訓良橋二祕諷 陞山西左叅政余自強為山

西按察使

欽定新陵名曰 上折檻四名以進

上折檻也

聖母孝端皇后梓宮傳母已久 臣當劾引傳

大行皇帝梓宮如何劾引令該部具儀來看

士方從哲回奏言

先帝梓宮在贖

皇后無先帝之理而

玄宮隨道開棺將定又難久待處

命該監排吉同時葬引仍先期奉還

聖母溫肅端靜純懿皇貴妃一同而葬新陵然須待

加上

華誕之後方可舉行

召服闋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顧秉謙

以原官起補典侍郎韓燿同會纂修

王輝事務 新推甘肅巡撫杜承武以病免之 御

史第如楚張言

聖明踐作九徵而淵然有初雖終古今同戒故使

圖史時新

經筵時御章既下則下儆勤之漸起者必慎瞻慈

必備答升必達則無耗損之漸

傳宣不罪威福不情頻笑不假則無蘊蔽之漸譬

出匣之鏡屢拭更鮮百淳之芒愈挫不挽則志慮

清明身體強固

萬年磐石在今日始乃

補天浴日經筵糾謬則相臣諫臣二者最重此番

推舉閣臣一切資格門戶皆當剷除惟求弼主濟

時無負



居國諫官雖卑與宰相等此時振驚老成人思自見  
惟是形之筆札須盟之函獨果否無以人已起見  
無以意氣聲名起見無以黨局恩怨報酬起見願  
言路諸臣同野澤群以成

聖天子蕩平之治不報而史張濟疏言自古設立

朝者以正直忠厚為本蓋當同非

國家之福要以同心休國則意見自忘爭執自化  
據臣題留以來所見臺省諸臣無事不爭無將不  
爭始之以爭繼之以逆林連相結所傷言路諸臣  
歲無不顯顯臣有慨于中謬意利藪之後不期暫還  
和平事有不可堅而持之則爭何如暫置之以  
後事離之自定人有賢不肖強而辨之則爭何如  
姑需之以俟公論之有歸

天下國家之事天下國家之人言之苟國是有  
濟何必是不人缺千慮之一失何必非不在我  
聖主勵精圖治諸臣涇渭蕩胸臆嘉興更始見無分  
于彼此人無判于東西老成者早氣自震勿作清  
流之禍新進者早氣震人勿操同室之戈蓋是非  
不明則爭略明則止此日直窮到底然後來收拾  
靡難如前此攻三圍攻李三才初何嘗不是但求

勝之過至于不能容人主張之過復至于不能自  
容則亦何益之有人才消長之際

國家安危攸關代惟

聖明採擇

上是其議

命以後言官都要同心體

國母彼此紛爭致傷和衷之誼 遼東巡按御史  
陳王庭疏言東夷入犯查勘失事官員本年六月  
十二月以賊共二萬余分為二股一股自東州地方直抵  
遼境提兵官顧世賢禦之一股自東州地方直抵  
奉集堡提兵官崇國柱禦之斬獲首級四顆賊近  
去其所屬王大人屯百官人屯共十一屯盡破擄  
去男婦人口查核失事遊擊祖天壽周守廉革職  
戴罪立功遊擊馮大梁酌議降處是役也按臣言  
賊謀不石捨掉而在攻起志不在村屯而在擄奪  
幸經畧屯兵預設二師力禦賊少却然此堡一空  
中朝無不要議而經略熊廷弼遂萌謝事之志  
又廷弼疏言各官功過不掩有  
肯下兵部 遼東巡撫周永春疏言美苗寇患克  
時前賞共銀一萬八千而又加進馬賞三萬兩其

一萬八千倍支開科寄庫銀其三萬兩京在遼東  
馬價太僕寺四加派而遼東荒旱仍借動開和銀

照會太僕寺支銷並白是西房講堂乃定

命二部侍郎王永光署掌本部印信 登五

孝廉敬皇后忌辰

命彭城伯張嘉猷祭

恭陵 御史黃貞士疏新政十事

一曰隆孝思富聞

先皇居

太后之喪易月之餘宮中不解哀服雖時臣有服制

之疏謹再封進以

請乞下禮部修其所宜者著為定禮權于易月之

中不失三年之愛

一曰攝

聖躬

皇上睿質清肅慈在保無保攝之道無如日

御講讀接膳晏之時少擇賢士之日多日養心則家

理明而志益清以練事則嗜慾奪而身益固今名

耆考皆本於此

一備輦導師以輔理之員耳推矣臣以此舉豈不

論資格不拘內外兼才則以修方員之畫偏才則  
以訓甘苦之和任簡而信任之在一德有濟

一曰勤政事

皇上旬日以來批答雖遲延見尚希臣

請朝講之暇將

御便殿走問輦弼科道差違諸臣以屬職掌以決機

宜庶無業勝之患

一曰通言路

先皇之朝言路是通實塞乃

新主君臨人思自勅即言不當亦無惜批發使人得

言所敢言之路以副而通又使人擇言後言之路

以清而通也

一曰起廢棄山林諸臣業分別起用矣諸臣才品

不同皆足備錄用然或有累經論到清議難容者

此輩宜容滋微

新寵宜考去

國之難泰乎心之諄母以影響聖學老成仁母恭

調傳反宜善類可也

一曰振吏治通年人競而辭致風自下疏答由下

作若高下一程其才能選職一叙其賢優劣退者

獎何人樂於奔競疎簡者豈人何樂于多費是惟  
嚴飭提衡上下互相振刷庶底回有私耳

一曰謹關寺簿

制以便掃除而今極重難追矣此輩間有妄者而  
居側每易為私臣謂頻笑必不可假借政事必不  
可干預錢糧必不可乾冒至于中

旨口傳漢陽陽灶之奸進稍孝順應理規利之實

新王常陽宵小觀望常剪萌芽毋使滋蔓

一曰嚴武備都會重地特一京營兵十二萬老弱

者汰則兵精汰存者練則技熟

新天子雖無震震文武將吏就全戾賞罰必全行禁

止此不可不急飭者也

一曰固邊防蓋九遠事視一經界而不足任

也宜並易其人經略而足任也不可復掣其肘

通經略以病者若果難支宜可反以角里封疆故

經略之才尤不可不急務者也凡此十事庶幾為

新政之初也

皇上簡 賜採細不報 御史舒崇都疏奏

乾剛振鐸習事言天下不過人與法二者而已法不

止于用人而用人之中亦自有法人固可以維法

而執法之堅即以待人如昨者違事初與慈楊錫

于田間而以孝如栢任之非為戰也本無戰情補

縫眾議就中之微意既不可以告人各路之宜簿

似有心于貴國非獨此也斯之范一察廉縣全耳

賞緣入連關其以庠修歸年故致養性以情輸奴

閭原為臨運謀至今創國緒在西臺時不知其功

能若何廷之贊畫慶鈞十有餘萬一朝脫逃無

定說不乘此時一加大創一洗年未稍玩之人心

何美軍除兇手職以為刑賞黜陟可與天下共

而必不可使借

朝足威福之權快其喜怒愛憎之私臣子中翹立

可把註說可乘而必不可使貪橫險說之徒得逆

其有家妻子之計既入不報 兵部

請分督陝西四鎮防秋應陝西三鎮總督李起元

無言陝西四鎮遠長兵寡後唐環伺套虜言能若

調兵往而報仇東降東犯且挑連年不為例之賞

沙計懷投吏罰服之恨量竭拔賞寧塞松首銀多

等糾合宣大諸虜謀奪大小松山海虜火落亦打

木皮和義要藏若僧兵為羽翼寧鎮報虜已往西

去要犯搶虛塘莊浪新羅一事所有四鎮分布防

殊事至各該兵馬查照往規市列但限七月初一日齊赴信地云

初各該督撫衙門嚴督大小文武將吏如期齊赴原定分布信地加設防護差哨從嚴行偵探房果入犯本鎮則極力擒拿相機剿守如犯新封則合兵進擊互為應援務令首尾相應使房腹背受敵但不得分分貪功啟釁秋防告竣查果信地無失應援有功破格優薦

請陞賞

詔如其議

命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講學士公禹掌左春坊印信

命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講學士公禹掌右春坊印信

命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講學士公禹掌右春坊印信

修政恭命為左春坊左中允兼翰林院編修

先元為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編修

朝鮮國王李璵咨差陪臣參判李春原齎到

大行皇帝萬壽聖節方物馬匹

遺詔尚未頒及而該國遣使已到應迎收上從之 又題朝鮮國王李璵咨差陪臣參判金大得齎到

重太子千秋令節英文方物馬匹今

重上寶位初登座無

萬壽聖節禮儀恭進但一時難令更補及查進馬匹

以典禮未畢應先行陳設暫准更收

上報可 又題

皇上初登寶位華夷共戴朝鮮國素修恭順之職合

宜播聞應照例差官齎捧

詔敕敘段等件前去開諸奉

旨允行 禮部題准戶部咨料理海陸二運主事

請解給關防

上從之

皇城巡視兵科給事中魏應泰等言禁門嚴肅乃

出入嚴肅不與通衢非

宸居之飾而四市一節前此諸臣抗章

請董竟付空言禮儀房長隨童國用數將宮內不

堪女子趙永祿女等八口領出北安門著伊親顧

去若未奉

明旨數簡私發私領守衛不敢擅阻萬一奸偽滋生

何以肅清

暨下乞

皇上謹發德音明白

諭戒庶民更有

請者怨女出官古今威德之事自

難廟至

先帝兩朝迄今凡五十年矣其間侍從官人空閒

無職何曾以千百數夫人去老俗思其好未衰遠

堪生聚

皇上奉聖旨便合

大經大典而此一事不必固有創無例

惟然揀選獨斷施行今此老德及無職事者各依

其親則海宇歡呼

仁慈無枉臣因事敘忠忱懇

聖明省覽不報 前陽此托陳高議奏職聚眾流

劫掠軍虞之策奉

旨下部 田實

萬壽聖節

命陽武侯薛漁武定侯薛應麒 懷寧侯孫承胤

撫寧侯朱國弼 豐城侯李永祚 蓋澗伯曹以忠 廣寧伯劉嗣賢祭

長陵等陵

命者指揮李永思祭

恭仁廟定景皇帝

陵寢 吏部尚書周嘉謨疏言建言諸臣中有事關

國本者或可

宸閣或忤時宰或司義而違諍或因人而株連此皆

成

先帝之全德厘

宗社之遠慮也雖

皇衷有主未忍言喪日之功而紀

願不遑何可沒天之功

先帝神明不測洞悉淵深艱陽集其身以杜群輩之

口寔陰採其言以羣

萬年之慶今

皇上萬念舊人并其身而顯庸之即沒而不忘優斯

亦諸臣

千載一時也今查訪列名如王德完 蓋養浩

鍾羽正 李瑄 姜應麟 丁樞選 鄭德泳

何士晉 孫如法 鍾子仁 羅大紘 黃正賓  
 沈燦 李獻可 舒弘緒 董初春 吳之佳  
 楊其休 錢一本 曹名儒 王如堅 朱繼京  
 王學曾 薛敷教 樊玉衡 謝廷讓 楊天民  
 黎道昭 陳尚蒙 陸杰凡三十二人其一時聞  
 載未備者再行續  
 請先是科臣周鼎瑞疏云蓋人面起之能恐偏遠  
 即日而起之能恐滿漕使疲廢也歲均宜沽之  
 寵異以俟其自陳又或旦暮古今并當諒其難即  
 以載諸前復豈可全引領 賄環隱貞歸上齋志  
 長沙也我主是有  
 昔許部議用 山東巡撫王在晉奏乞加兵以固海  
 防存海運奴自稱兵以來志在取金蓋而飽餉運  
 從見金蓋運去之策補以救倉同糧于敵以拒四  
 援之兵并擾山東以耗根本之計而賊在馬龍江  
 所遣之船足以供戰船揚帆廣至登州登軍兵之  
 數不能為戰為守又益州第次罕獲奸細皆云要  
 搶益州戍截運糧船隻夫數十萬人之命繫于金  
 金蓋倉之積而金蓋倉之積懸于一線之海  
 道賊斷絕金蓋側目登萊登為東有重地相兵控

遼精銳盡發兵船運餉則防海何賴金州至登州  
 風帆半日秋冬風色漂彼順此運之時倘賊兵至  
 而後借援于遼御風飛渡可幾及乎江裏憤海骨  
 為勒命我中華亡命實繁有徒願  
 陛下毋以金蓋為患以登萊為新可緩也初登萊發  
 運甚艱金蓋收糧甚緩今不謀金蓋之轉餉而單  
 登萊之奔難是徒望口吻之飲食而不思胸胃之  
 痞塞也萬一金蓋被兵則此二百六十余船且為  
 廢籍矣  
 國家欲保全遼文當慶督率從陸運而以海運濟  
 之乃為萬全之策臣是以固海派之當加兵併及  
 海運之副謀乞將臣募兵廢餉前疏下部酌議之  
 仍嚴  
 初遼東經略阮臣分拊重兵謹防水陸必由之路預  
 固金蓋稍野之區而餉道無虞而運兵可資防禦  
 矣 御史馮三元陳面成德政五事 一曰永孝  
 思 一曰善養順 一曰勤講學 一曰容直言  
 一曰早諭教 戶部尚書姜汝華題指餉甚難征  
 餉多阻臣部兩次加派每年共止每畝七厘先用  
 少增兵而從遼阮之說後回多增兵而從副科之

議然僅毀違餉之半耳于此求減必違不用餉而後可又查工兵二部加派二厘是合春九卿科道之議在兵部為安家馬價之用在工部為器械之用於此求減必不用安家馬價器械而後可乃今各省抵臣有擬年徵解者有不擬年徵解者又有求減於二厘者固今外解既稀違餉難免无可奈何及覆思維論臣既說四十七年難于並徵或將去年已徵已解者准作四十七年之數今年免徵者作四十八年之數既減去四十六年者以寬民則不得拖欠四十八年者以謀國伏乞

勅下各臣移咨四川陝西山東各省直督撫將四十七年之數准作四十八年七厘及兵工二厘以見徵者解之如有足抵違悞藉口拖欠者會同欠餉道臣指名奏處

上允行 起陸原任工科都給事中為民王德完原任戶科左給事中為民孟養浩保太常寺少卿德完于萬曆庚子疏請為學

中官時外傳  
中官有不肖之是入皆慮之故德完云然下

詔徵杖為民養浩于 萬曆辛卯疏請廷

徵杖為民至是也

國本率同日起用 起陸原任布政司照磨楊東明為太常寺少卿東明于 萬曆乙未論叛政古部御史沈思孝被論 起原任降潮慶新水縣丞胡克儉 廣西布政司經歷何喬遠保光祿寺少卿 原任南京浙江道御史為民初任為光祿寺丞克儉于 萬曆庚寅年擬違論李成梁冒功專論部御史李世達奏參御史劉思瑜為近机取媚遂降級調外喬遠為礼部儀制司郎中以部疏不列銜署名降調佐論趙志舜後以兵部拾遺事責科道不能論列而論 起陸原任廣西道御史史弼為太僕寺少卿 起原任南京浙江道御史劉蘭為貴州道御史 起陸兩浙運判史孟麟為南京礼部祠祭司主事孟麟為吏科道不屈後以太常寺少卿起用起論張差等降五級 起陸原降山西和順縣典史都名宦為南京刑部山西司主事名宦 萬曆丙申以足遺科臣封條給事中葉繼美疏其非宜

神宗起軍職譯理兵二部註司官為首者名實時為  
兵部職坊司主事請與史改而慶緒帝右都御  
史許弘綱為兵部尚書楊理京營我政 以漕運  
戶部右侍郎王紀為戶部尚書程會場 巡撫  
陝西兵部右侍郎李起元陝西兵部右侍郎李起元  
遼寧務兼理糧餉 巡撫山東都察院副都御史  
王在晉陝西工部左侍郎提督河道運務俱兼都察  
院右僉都御史 陝西太常寺少卿熊尚元為都察  
院右僉都御史以振湖廣兼提督軍務 陝西東  
都察院使整飭永平兵備兼應泰為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以振遼東督理軍務先是遼撫周永春以聞  
畏形駐前屯而薦應泰自代經臣亦疏推之兵科  
給事中魏應嘉言封疆大事簡書可畏永春為大  
吏而輕離信地萬一奴虜窺伺永春之責何窮表  
應泰昔為中河為淮徐任然任任勞結臣所稱弟  
以大任授大賢而不奉  
明旨何以威更欽乞  
皇上速下會推之  
俞從諸臣奉  
明旨而行庶

主威不替而群臣帖服不報至是以應泰代永春  
以左庶子公為國子監祭酒 起陞孫仕雲南  
道御史為民李本國為太僕寺少卿 起陞湖廣  
副使魏位為尚書司卿 南寧兵部職方司郎中  
劉元珍為光祿寺少卿 廣東程師繼 丞林材  
為尚書司 丞本國子 萬曆乙未以兵部推陞  
宋世恩事不行論列論 位御史督學江南執法  
轉外國  
請告勤致仕 元珍子 萬曆乙巳論聯臣沈一  
貫論 材子 萬曆甲午以申散翼傳蜀傳尋以  
論劉元震鴻臚補成憲降調 起陞呂國南 京  
通政司右參議 陝西而改司稽數郭尚寶為  
南京兵部武選司主事  
命釋罪宗免款于高牆常  
先帝以張差事  
君對群臣時御史劉光復以声高繫獄中尉毛銓  
上疏申救  
先帝惡其越閭奏援下高牆禁錮至是五年矣乃援  
督漕運王紀以為言  
上特赦出之 工科給事中李若珪陳視訖五事



一曰保

聖躬言天下勞形操精之事多在快心適意之時一

切聲色靡麗少近于前則欲寡而心清神凝而氣暢矣

一曰定

聖志言

人主終身趨駕惟在于心

皇上旬月之間念一事去竟辭不逮惟願永聖此

志大為勵精切令奸臣于偏聽勿令謬行于近習

一曰勤視朝

皇上當衰暮之際而不棄望一日復三朝之規而間

日

臨御似不容已一心屬明作之志一心振久弛之

人心

一曰剛

經道古人師傳難悉時以格非而輔德敦諸官不

可不措乃謂學宜修吳文亞先律令典故件

皇上昭然於

祖宗法度而後及經書可也

一曰慎枚卜用人為

新政之首枚卜又為用人之首必大加諮詢舉

朝田可而後列名以

請毋徇人情毋徇資格不報原任兵部職方司

主事為民孫學愛復京職學愛以兵科郎提兵官

馬林

神宗紀貴族部何不早相提兵司官階級尋以救

為民起陸原任陝西右布政李組補為南京太

常寺卿改尚書司丞汪元極為南京國子監

司業乙卯

上不豫

召御醫陳璽視脈文學士方從哲上疏問安言

皇上至性哀毀之直

典裡致聚

聖體過勞以致虛弱少加調攝自秋萬安但以十二

日為

皇上御門視事之初十三日為

常朝第一日

萬國觀瞻胥係于此伏願加意珍攝以永

天壽以慰群情奉

宗養子 萬曆丙申為

冊封遼延事同王任等為民 起陞原任工部都

水司主事黃龍光為尚書司少卿龍光以六科原

失火認罪降外任 錦衣衛掌衛事駱思恭題

祖宗朝設禁衛以供

法駕蓋十萬人漸減至今止存一萬看守服役等用

正身不足派及余丁今

典禮舉行

駕差繫重之下命也然 嘉靖年間事例酌議還補

奉

肯設部作速設補 兵部尚書黃嘉善覆遼東西平

而次失事除坐營黑際威遂戰斬衛同知馬紀芳

應受全城應陞鹿紀歸外照得伯要兒修怨糾犯

李國標聞通事之報報行領大副陞防矣乃次日

肅入柳河臺而無排於地方之轉轉及至而守

備不設如昨也虛張膚勢以掩罪據擬要經以從

功大訓應革職回梓應待罪立功自贖

詔免所叙

命戶部尚書李汝革署掌戶部倉場印信

命太常寺少卿姚宗文署掌太常寺印信 陞陝西

按察使董光宏為江西右布政 四川按察使周

著為本省右布政 福建按察使洪世俊為陝西

右布政 陞陞原任山東福山縣知縣為民常因

賢為工部都水司主事因監以礦鹽陳增論劾等

間為民 陞河南右布政盧繼屏為本省按察使

江西右布政林松棟為本省左布政 陝西右

布政高第為山西左布政 四川副使孫學易為

陝西左布政

命李騰芳暫署國子監印信

大明光宗貞皇帝實錄卷之四

大明光宗崇天契道英春恭純憲皇帝武宗

丙申

萬壽聖節克期賀

命陽武侯薛濂同武定侯郭應麒懷寧侯孫承胤撫

寧侯朱國珂里城侯李永祚豐潤伯曹以忠廣寧

伯劉爾齊祭

長陵等

陵 遣都指揮李承恩祭

景皇帝陵 內官登

瑞甯堂黃妃等陵 御史鄭崇周疏陳時政 一

曰主仁美

祖宗金花銀兩原為濟邊

陛下仁覆無疆積膏尚渙之使出輸者寧忍其復入

宜者刺心敲額之罪以壯士飽馬騰之象

一曰明哨罰人情城惠已久將驕幸情試問三路

敗劫誰人借箸誰人傳檄追則有死而無功追則

有生而無罪封疆孰守乞下部將金花銀兩備太

倉以備邊需應勘諸臣正

典刑以震

天威既入不報 給事中韓維思奏選賢拔卜二

事言勞于求賢乃

人主之盛事而慎于選擇尤足攬之深心憑虛不如

校選百聞不如一見一人有一人之本末一事而

有一事之功謀今起廢以次舉行矣為公家而建

大節典為私見而分異同者品望難昧舍推心吹

得

皆矣守紀綱而率簡性與二反覆而趨附和者才具

自明大賢大用小賢小用果不肖則並棄之如此

則賢者不滯下僚不肖不至難進矣不報 邊地

罕經略然廷野言西寧錦蒙一帶自春徂夏踰時

不兩千里亦地河東開缺諸處早為戎馬之場秋

邊陽海道初春稍沾雨澤不意六七兩月罕致為

雪驚駭盡揭分守遼瀋大軍已踰十萬計歲計二

百萬石方足軍馬糗料之費當此珠柱之秋邊地

石價已屬無望或多截漕糧或量情運額每月餉

銀浮放七分本色三分折色寧使食浮于銀無令

銀浮于食至于各營戰馬見在約七萬匹計一年

該豆七十五萬六千石今山東之六十萬石僅豆

十八萬石天津截漕皆米無豆聞而石買若以果

七邑三計算豆亦無多已咨餉臣轉行各地方多買豆料務足前數乞

勅戶部從長酌議章下部覆 起陸原任吏科給事中為民程紹為太常寺少卿給于 萬曆己亥以礦監參夏縣知縣韓薰訛放革職 薊鎮大同宣府會撫時宜馬如鑄張可大王承恩革任回衛從巡撫御史蕭毅中之

請也 調南京鴻臚寺卿余啟元為鴻臚寺卿先是鴻臚寺卿有以例貢仕者至是吏部尚書周嘉謨言 萬曆初年仍用甲科其別途出身者俸深但陸服傳官至少卿而止後失其制改用別途止以禮度之數燭耳今宜遵清望甲科以充之于是改同啟元 陸陞西僉事宋樂為本省右叅議陸二部化田司主事廖有象為通政司左叅議陸刑部山西司主事吳陞邦為通政司右叅議丁巳

上御文華門視事畢有頃傳

諭內閣

朕御門見班行後有隨從執灑金大扇睨門外者回至有隱居聽有散班官前訶高聲遂由庭者

朕御極之初

朝儀豈容褻慢可傳示各官務加敬慎

閣臣奏向來朝會久疎滋玩至此今各官知聖恩寬大當無敢違禁干罪者矣禮部疏覆得旨朝儀依議慶行申飭違者叅治

刑論禮部上

大行皇帝尊號

朕惟古昔

帝王有無疆之大烈者必有不已之令聞勲華以降代著鴻名高漢以還益隆

尊號非獨闕主對越顯揚之至意抑亦臣民報功

崇德之常經也恭惟我

皇帝

考格神明

仁兼位育始以勵精圖治終以久遠化成執勅之

因糾解恢之殷綱用使吏稱民安府修事治體

澤無微而不被威稷靡勳而弗推膺曆數者四十

八年永祚胤子百千萬紀所謂生民有

天載難名者矣

龍取上賓振號莫及嗚呼痛哉惻予寡昧嗣纂

正恭屬詩落之在茲豈觀揚之敢後然而冲人永  
慕難著

日月之高惟爾臣庶追思共諫

乾坤之大故傳盛美宜協群心爾部其集文武群

臣定議

尊諡擇日恭上

冊室以昭我

聖考之休於同極於茲故論 禮部進

大行皇帝尊諡議文儀注前期一日鴻臚寺官于

文華門設

謚議文案司禮監官同內閣禮部并班首官鴻臚寺

官于

文華門下丹墀內演禮是日

上具練服即文華門排

謚議官立于階之東文武百官各具素冠服詣

丹墀前行四拜禮哭訖部官出前跪奏進

尊諡議文案奏畢復位序班二員引班首官稍進前排

謚議官以文授班首官：：：受

謚議文由中道進將至

御前序班贊進

尊諡議文  
上起立

謚議文案之北班首官進

謚議文置于案贊跪百官皆跪

上覽畢

召翰林院官趨至前跪

上以

謚文授翰林院官

令撰謚冊之翰林院官遂託捧從中退出

上復坐贊俯伏哭班首官與百官俯伏哭班首官復

贊行四拜禮畢序班微舉

上還 先是

冊立之設閣部及言官以為

請已有定期道

遺詔于釋服後舉行矣至是復

諭內閣

宜長子年尚幼體氣清弱明年先開謚

冊立吉典卿可傳示該部待

禪服後擇吉舉行 閣臣方從哲隨跪言

帝王為

宗社大計莫不以

建儲為首務

皇上即位之初首

命釋服後舉行

冊立

明詔一宣中外手額恭奉

聖諭不勝驚惶考

祖宗朝

冊立之期

英宗以六歲

孝宗以二歲

武宗則終用歲耳未有年已十六而

名位未止

諭教未行如今日者向

先帝召諭群臣于

慈寧宮

元孫時止在侍已備無有成久度何至今而猶云

氣體清弱况

禮服之制在

朝廷為二十七日詔所擇九月初九是吉釋服

已半月有餘正與前

旨今

諭相合當先行無碍伏望仍照前

旨即

賜批發到期舉行

國本幸甚所奉

聖諭謹展閣中不敢宗示

上蒼諭云

皇考此祥宮在殯不忍遽行

冊立是以稍緩遲者遵前

旨行後命臣科臣復力

請乃定

上今遵

文華門恭慰禮 御史史永安奏言路弘開教陳

交濟之道其略曰

皇上至仁浩蕩大政流通將清寧立見于旬日間茅

人臣懷不詳之朝舊敢言之氣曰諷曰直何所不

可願未相親宜安希極渥設為未必有之事過為

不必無之防歎以成

聖明之善反以踐堂陛之交是進言者過也夫人臣

當自靖者有二

一曰嚴章奏之體辭尚辭要自右重之惟寧簡勿煩寧顯勿隱指陳一事達其事而止舉動一人肖其人而止無溢射覆無傷雅馴明白正大得萬幾之概一覽無餘則聽者樂聽斯章奏之體也

一曰矢敵替之體言官回事納言非故言而密事今批答及時對揚不易惟是泛濫寸心滋得正氣言期于利

社稷不必矜名節言期于明國是不必附清流使

朝廷得受言之利而人臣無追言之名斯敵替之忱也至若數年繫結一旦遭逢敵可替否正在今日體下心而茹納之所望于常守者亦有二

皇上御臨時親召對日舉尊嚴之下稍有違耳誰不

神懾且

溫音而詢

和顏而受乃聽言之道宜然是御下之威宜肅也人有瑕瑜言豈無醇駁惟在聽其可聽以沛江河之決置其不可聽以示山澤之虛乃表惡之集宜然足兼收之益宜弘也能如是則明良喜起唐虞即在今日矣奉

旨所奏是言納諫有裨文濟之道下所司知之

部覆御史田生金傳改這既足疏言

皇上弘慈謂而直各府各地皆然三運二運事同一

體固有查議之

旨然其苛夷改臣

國家所用二運未定仍應備解其面直等處三運

一概暫停應以充

上交供而慰民困會承運局由監王虎言

內府供應之煩需用之急遂有

改運三運都陸續解進料價銀兩亦著戶之二部

設處羨餘照數解解內閣疏謂不可使

朝瑞有二三之全致

詔書不傳于

天下只宜下詔部使其覆奏恭聽

聖明裁酌即不能驟傳亡宜量為加免不報延緩

巡撫董國光疏言延邊添通奎虜其地不毛別無

富產軍士惟月餉是賴近來私增撫費多扣以供

房靖遠道所屬十四營保軍費大吏提費八千八

百餘金官給者僅二千二百此外有詳乞明駁者

又有暗增暗前道臣張齊命故將暗增者設減明

增者准給除提給保甲等三縣工兵馬價銀一千九百兩有奇外少銀二千四百兩有奇乞于太僕寺馬價發給一半餘聽本鎮設處而部設寺帑贖竭今該通軍自嚴查扣賞各節歲額官給銀兩外又詳乞增給私賄銀四千二百八十兩有奇止數革賠私賄銀二千二百九十六兩而諸值仍前索要各堡照舊給與加增而溢耗此諸年不能堅守原約之罪如路將用弘祚王經委官馮大選等副軍煽誘相應設懲第抵賞一額領過數年新難停差一旦無論匿報暗增而此八千八百八十金而亦理勢所必至不可裁也臣反覆躊躇陰前保安三縣土兵馬價外再撥拏獲三分之一地方物力已窮其一分須發同全補足庶有諸弁之指索可以勉數萬之軍命亦可以結七部之吏情奉旨下部 禮部題海陸二運逐餉從閣召買盤剝應閏防詐偽奉旨與做防兼海運閏防 兵部尚書黃嘉善再疏乞休優詔不允 以鴻臚寺少卿展自重署本寺印信戊午

皇極門典二遺侍郎王永光行禮 通政司

欽定御門引奏照例每日二起

上從 司禮監

請催督

內廷供應錢糧併

上供然則有

旨下工部 革刺鎮大水峪遊學李元勳回衛山西

巡撫陳所學勅其食也 御史王安舜言年來銓

路積薪之氣鬱極

主上一日下考選兩咨且鉅條實布之廢雲弁矣第

生材不偶尺短寸長如必從形體分爾裁未能啟

信先已開題是在主裁者仰體旁求之誠心使物

得展其湔渤之用人得盡其樞機之長可也年來

中使傳宣民生踴躍

皇上一日撤稅監五人且礦店謀罷租庸議踰矣然

窮谷之間有脚難到沿習之久無藉可稽有稽之

處惟指在中使無稽之處代徵端有司有貨之地

編額行於商厘無備之地包將入于正額是在主

計者仰體一視之深仁毋使奉行不信分析不明



覆案之餘駕言抵補可也。以今三殿房建特發帑金落成有日矣。第二程浩大詎容虛糜作真。敬冒朋奸是在委任。諸臣查核不可不嚴也。以今邊境空虛。備餉告匱。九邊鴉片沿鎮齎給矣。第

思有折薪而感無可記。詎容氣憤心弱。養癰玩寇。是在惟懼諸臣賞罰不可不斷也。至如

臨朝大典。該進各部大臣而問以人才之臧否。治化之淳漓。邊境之情形。歲時之豐歉。刑獄之煩疎。面責口奏。隨以其登對立。賜施行又進言路而誘以明白正大之論。抵肝瀝膽之談。齟齬而受包。能為容則耳目無微不徹矣。更加

經筵開講。夫豈故事無難。

大寶廷訪為先。誠意正心之學。同

聖明所樂聞而

天下國家之務。尤救時之急。著誠有疑

必辯則法戒備得聞。陳矣不報。己未

大山

御上疏問安

欽定冊立

東宮日期。擇九月初九日。欽天監題

大行皇帝神主牌位初三日伐木。十二日治木。報曰可。工部右侍郎王永光題。

皇極殿擇日開工。需用緊急。已奉

旨發帑二百萬兩。本部移文永運局。開領該庫回稱尚無的。

旨傳示本庫乞降

明旨。容臣閣領奉

旨。今發一百萬兩。著永運庫領出。收貯轉放。該部仍

有一百萬兩。俟陸續發帑。二部侍郎王永光題

川湖貴三省白開採以來。費價數百萬。耽延至一

十五年。而僅：湖廣解完二運。遲以開工。臣

覆閱在二木料有朽蠹不堪者。擬計尚少八千餘

根乞

勅下臣部咨行三省。將未完大木著各該撫按發督

盡數起解。其有各商領銀花費。無未可解者。盡比

追銀。另行召買。四川二運已報在途。計今已至荆

襄地方。應咨行該省及湖廣巡撫。嚴密沿途夫役

障扼。有司及督木各官。如仍前怠玩。致悞工作。著

臣部會同科道官指名奏究。奉

旨依議行。御史張至發

請議定城以實格以華忠勇前獲兵特加犒勞以示激勵而固結卒任職屬道將尤是經目第一義

奏

吉下部 調華勝將工果以原官管撫守延綏定遠等處地方副提兵事從巡撫董國光議以定遠火苗任牧修備防秋急也 御史張濬言京師奸偽業集游手成群于是有把棍之誑結群棍為棍毆而被毆者亦結棍而求勝以把棍把而把遂不可勝窮有白討債之誑誘解官客商于避處通立文契公認討取過人一人穿籠便難展脫又有擊訛頭之誑偵知一人作奸則尾隨其後陷人于罪從而讒詐金錢兼以交牌回事勒取丈夫需索舖行皆因董臣差妄不常班行偶疑或一人而無幾差一日而下耗署增城不過三月

新命或改別城收捨未成另有

新政安能事：有法人：連守今應將城改為中差一年一代度更替有常不致折究之日慈亡章下和察院 陸廣而巡撫和察院副都御史陳邦瞻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兼理糧儲帶管鹽法巡撫廣東地方

陸河而巡撫李養正為戶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理漕運提督軍務巡撫鳳揚等處地方兼理海防 陸山西布政趙彥為都察院右副御史巡撫山東督理營屯提督軍務 陸山東左布政胡思仲為定遠巡撫提督營屯副閩兼理軍務 陸太僕寺少卿呂兆熊為陝西巡撫督理軍務 徐養量為甘肅巡撫督理軍務 楊述中為鄧陽巡撫提督軍務 陸陝西右布政使周懋和為寧夏巡撫督理軍務 陸江西左布政洪佐聖為江西巡撫兼理軍務使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庚申 蘭州河清凡三日陝西巡撫李起元奏是日贈梁華昌間八月十五日己時河清上下幾數十里十七日未時止蓋自 正德二年清而肅堂鹿運至是凡一百一十四歲再清

南野共呼以為

啟聖之祥焉 禮部司務孫學詩奏上河清賦詔付史館 給事中楊連奎申明禮制四事一曰正 朝是嚴肅之禮禁衛森嚴著在今早年來防衛廢弛出入無禁而

皇城之內廣肩掉臂

午門朝見執運無章甚至班行中拜起未終喧闐如市出成

法廷當責成該部及巡視皇城錦衣侍衛等官查明

憲典嚴加整飭修改製儀從服物以整龍旌復開朝注以行疎玩一曰通

君臣接見之禮

宗社遺制自

御殿視朝而外有

午門朝見之儀凡机宜要務與閣部大臣委曲面商下至庶僚分省各處故人行勅忠事皆傳妥並若

君臣一有隔絕即開藏器若職掌一經宣問即便恪恭預詣臣奉對之時態

恩宣問吏部則問其叙用務易官擇人事有不稱并坐舉主戶部則問其考成無以虛文智藏作何

料理至於理事孔棘更當詰問兵部責其調度方略戰守机宜庶慎密知微職守無虞

一曰明人臣進退之禮進退貴於自決點降取自

宸斷通未章奏寢閣裁決布聞故有傳定斥函之

典而律：言歸偶寬斧鉞之條而揚：故呈黑白未分是非莫定自今凡經拜初者宜一一虛公覈

奏如屬風聞不妨昭雪若罪狀可徵當依考功之法分別宣度即如貳大僚違腹督撫當以

國家事體為重以臣子体面為輕宜去者去宜廢者廢毋從格牽曲

賜題留

一曰由章疏入告之禮奏對弗可文：則覽弗省也弗可冗：則覽弗竟也通來一語封章持去筆

舌渺無顧忌射覆藏閣橫風狂影語涉含糊人可更獲今百官封章盡入

御覽當申飭臣僚凡一應入告之文務巨情得曉暢言簡意盡定為畫一之法庶舉措有章勅德不

與欣惟

皇上採擇既入不報御史劉有澤疏言京師舊善之地邇來習氣滋沆沆根結把持人一口百和假

會茶之名積聚銀錢或數千或數百若把憑率犯即用此打點官司以必勝制人如林之勢方發履

霜之漸常戒日今白進無為等數故術惑人糾合

無賴所在而是萬一囑聚有符能保此輩不脅資  
輩處恐之則難圖銀錢日積勾連不已必經追沒  
而後可和其路迫于東俠糾獲結犯追沒過銀四  
千三十六兩四分于南城緝獲結犯追沒過銀四  
銀二千七百一十三兩三錢一分皆經查算進冊  
封貯各庫訖

勅下戶部遵照支取前銀或以備撥兵馬賞之用或  
以給練兵修造之需更乞 嚴督五城兵馬指揮我  
司擇潔項以禁治犯棍為第一奉

旨行下司 御史王象恒

請裁革安之德勝二門稅課司大使永司 唐凱  
縣裁訓導一員汰冗員以裕國課也下部覆從之

大明光宗崇天聖道英睿恭純憲文景武肅仁懿皇帝實錄卷之六

庚申

命給事中惠世揚御史薛貞巡視

陵二 錦衣衛題本衛監促犯人奉

遺詔送法司查審釋放報聞 戶部題新餉一事

物力竭天下而岷危繫遼左非以專官批理之不

可若新舊二餉並收一庫在今日亦竟未便並

庫正稅餉四百金萬今又並以新餉銀五百餘萬

一司官目檢而 奏之臣指摺不遑且提入于一

庫司庫者或不免通融支放稍移于新舊之間

嗽者遂借為口實設另設一庫另委一官各營

局內司新餉者則新庫即計數而解遼左同舊餉

者則舊庫即計數而解九邊法無便于此者查太

倉銀庫有陪庫一差並亦互舉預習之意後以無

所事及額冗員今議即用陪庫為新庫而改為

一年差官有案同查無虞虞其任在部河南司

主事處若無貞心定力鮮有擔當者以新庫雅能

解之臣即當遵

旨別催本官前來管理遼左餉務

上從之

起補洪文衛為大理寺右少卿 陞行人司

司副劉時俊為尚書司、丞 陞河南按察使洪

翼聖為山西右布政 起原任尚書司知許繼新

為南京兵部職方司員外郎維新有清名先年以

臬師被劾徑去詔降 起原任廣西按察司照磨

白瑜為光祿寺少卿瑜先年以給事中論河工濫

費成提河降三級 起原任吏部文選司郎中白

所知為太常寺少卿所知為吏部守制科臣戴士

衡論其匿長營陞設削籍 調陝西參政楊述程

補山西井陘道參政 起原任兵部主事王惟儉

為光祿寺少卿 辛酉 禮部恭迎

大行皇帝尊諡議曰

峻德昭中既乾坤之廣大

鴻禧顯錫揭日月之光華惟易名永萬世之辭宜

聖制隆

一人之孝稱天而符率二新敷恭惟

大行皇帝東

祥聖之寶履昌隆之祚

龍軌行復當精收明作之功保泰持盈端拱欽

太和之福

奉天祗若而載成屬之範圍法道自然而張施于焉合契即基命者未易以窺而成功文章可得而向者乃幾神內運皆隨無方發言盈廷減否無逃于鑑別明見萬里乎和畢照其情形哲莫逾焉寃不通徇推無旁落獨裁之斷杜寃職以靖氛義千紀之誅百重持而無錯竇肅莫深焉歲初開深不以攫鱗而動声色踐修純潔不以清燕而暇歲國大以成裕敷之至也皇裕自如無宮室遊畋之好網維在握無科條文網之苛散以居先簡之精也

憲章則標

高重之宸藻表

文祖之駿圖誦法則繡載札于經緯嚴貞現之政要以至銘齋頤而省己弘制額以作人經天緯地之文不在乎茲要據則聖保塞之數封曷屏藩之侵佚勳吏則剪偽張于川播殄穢突于判方同能威四裔而威武維揚復一隅而厥問不聞保大定功之武不謂是乎緩刑宥過圖靡無寃繼之嗟登顯闕祖祧歲抑況亡之危

湛恩可沛決于宸區即虞舜好生之仁莫以加矣

崇號窮居極

兩宮之備奉機懸器服展三載之通喪至性所鍾終焉獨慕即周文敬止之孝無與匹焉維茲

功德之崇隆稅傷輝光之著見蓋惟昭明厥行緊中關而外揚以故章變有成用毋人而立改治於

優渥

聖域而克闡

王猷者也臣等歷覽

前徽素稽

今典帝克運乃神之德爰號

神宗成王贊惟顯之天尤稱顯行簡編具載軌迹可

脩有如哉

大行皇帝

運際啟承

道蓋作述身自冲齡嗣服迄夫大化觀成龍

德澤於

累朝而以久道滋培

元氣之為愈決法精明於

世廟而以深仁固護

鴻圖用以預昌詎惟

揚製觀光藝

四紀世襲之治抑且裕昆影範莫

萬年磐石之安夫非邁

百王而獨稱

昭代之最盛哉臣等謹協食同之議或符節惠之

稿

大行皇帝尊謚宜天錫之曰

範天合道哲爾敷蘭光文章武安仁止孝顯皇帝

廟號

神宗祇協昌章永光

宗社臣等拜手稽首謹議 先是內閣擬謚

顯宗恭皇帝 廷論未恒兵科給事中魏應嘉具

疏言夫謚追崇之

大典也古東晉恭帝隋末恭帝二號當時光景已

不堪言道惟

先帝

聖謚不可殫述而四十年

需寔在天今言所無

袖矣烈矣無以復加矣以

至聖至神之

先帝特衆美而致之光昭

萬世猶恐不至乃草：舉事取詔謚書今

先帝盛美不彰何哉乃再集議于東閣改今謚

大孝士方從哲言

聖體本愈代望清心寡慾以葆元氣又念

皇上安居靜攝

皇長子出入動定之前早夜調護之方豈能盡煩

聖慮諸臣意欲請

命皇長子移住

慈慶宮選擇老成謹厚內侍付以阿保之任仍令將

每日飲食寢興奏

聞則付託有人既以保安

廢休而音問時達又不至過軫

宸衷與

國本而慰

輿情此諸臣憊：深念久惟

聖明俯意時各官候於宮門外候傳

旨：朕以頭目眩暈四肢軟弱不能動履待宣御醫

召卿等來見 給事中王繼曾疏言遼陽飢荒可

夏內地首破常設其言冒破者二

一曰石募之兵匪過浙中見募兵千人每人安家  
三兩行糧二兩安家官制入錢計千兵冒破八百  
而矣強者候募弱者候門預買以更換名迴歸復  
煩勾攝今石募在邊者可十八萬衆錄之可得精  
兵八萬則今後石募可已也

一曰海運之舟今逢海運艘底平板薄非乘風破  
浪之具合募惜造海舟之人享其五全初為失底  
如閩廣商船式樣乃可無恙若如注造淮揚者既  
耗八萬金于無用及至海若不効而遂怯于海運  
之不可行則海運之舟當酌也邊地充單聞山東  
小米大收每石值錢三錢今諸郡太倉銀十萬給  
吳山東沿海州郡買小米共湊八萬石視豆價高  
下買豆全足喂馬之數余以為海運稅和之費其  
次莫如招商並發余招商上細必有奸商運豆之  
與不如令商自為生計定其價下今能運米萬石  
入邊者官設重賞其次莫如屯田今宿重兵所在  
聽邊軍自屯永不征其入有水道可通者外洋漢  
以防虜內引水以灌田庶為兩便奉

旨下部 禮部奏九月初一日進

祀冊奉

旨著侍郎孫如游擇進 鴻臚寺奏三六九日

視朝

上報曰可 革通州練兵都督食事革應武回衛以

巡按御史王象恒初其庸劣也 起陞原任江西

餘干縣知縣姜應麟為太僕寺少卿添註應麟以

先封

貴妃鄭氏爭降相戰極遠 原任貴州貴陽府通

判夏鄭為南京工部運衛司主事添註勳以刑部

欽依審犯王進病故不早奏降 陞四川右布政

使朱燮元為本省左布政使 調湖廣按察使杜

詩為山西按察使

命起原任湖廣右布政使蔡復一為山西右布政使

易州兵備 壬戌 御史鄭宗周言臣奏法從之

未代蒙

上宣召閣府部院諸臣入宮外庭喧傳

聖躬違和不勝驚懼伏祈

皇上抑情養性起居有節必靜必清口惟以愉斯可

祈天永命以綏

如天之福臣又聞匪與治通



聖人慎疾故實者渴之虞者補之臣雖未諳方脈然此理曉然易明

陛下近日所用何臣何藥何藥中外宜：顧珍重臣獲廢擇所臣製方合劑亦加謹慎勿以

聖躬難試藥餌仍

勅諭閣部大臣二員科道官各一員每日恭詣

便殿候安崇藥臣之事

君亦如子之事父特

聖心日清

聖躬日固

宗社長之運晉在此矣不報時

上勤勞政事批卷不暇而復痛之余未遑保賴之節

廷臣有言為湯藥所誤者宗周見其微故預言之

又上書于內閣其時刑部主事孫朝肅徐家世心

提揭內閣大指言須詞獲

聖躬及早

冊立

東宮事 先是七月二十二日有進封

宜貴妃郭氏為

皇后之

旨 部臣孫如游疏諫不報至是以礼部上

冊立事奉

旨

冊立

東宮擇言

朕行銷通元輔及卿面請即為先行前因母

宜貴妃郭氏進封

皇后

服遵

皇考遺言又以

朕為孝之心諄諄如何抗違執奏著作速具儀奏

行慎勿復滋瀆提閣臣從哲疏言

皇后二字誤

皇帝並稱自非正位

中官毋像天下者是死於弊

先朝有弊

貴妃進封如

慈聖宣太后故事

聖躬故母以子貴若但同侍奉勤勞而輕設

尊稱則事屬勸聞例無可據臣命奉

昔後躊躇未敢遽登深恨此

旨一出外廷必與群執爭駁拒之由益增

聖慮不得已將命凱暫留以美轉圜之聽伏望聖為

傳覆所奉

明旨尊藏閣中不必傳外庭

朝廷無踰制之嫌臣下無覬覦之跡未敢

論禮部加

恩于在京文武群臣軍民人等通行各衙門查舊

例應賞賚從間具人數并行內府衙門查現在銀

兩緡鈔錠布疋數目開奏補六月大迎先是蒙

事之

命久不下候選者以為苦至是始補選戶部尚書

李汝華疏言

國家惟正之供自合輸將度支出入之經何取朽

蠹十庫錢銀除乙戊應補庫屬工部外如甲丙

丁字及承運廣惠等庫臣部所入也歲貢之歲

積之其以本色至者既從自本地而以折色至

者又辦之京南外者入矣而內者出之數外不得

而知入者中程矣而收歲之數外不得而見其積

為度緣為市漏為危者何可勝言故度議者謂當

勅則視官親林其散寬勞民于外解酌改折以濟達

此數時之亟著也

詔旨之頒實有此款之即

初安巡視官赴內庫同該管庫查核項原額若干

自四十八年以前項已解若干未解若干項

係應用銀若干其全項見在若干項可作

幾年之用項可仍解本色項可折銀解部濟

邊一一具奏使省直明白照數解部折銀清而

經費省奉

旨工部需用浩煩又各衙門

典札急需爾部酌量緩急遵

詔折徵四十八年以後各省直仍派解本色應用

不必差官查者

命給戶部專理遼東新餉關防先是該部以遼東新

餉項鉅議增山東司官一員專任辦理以江西司官

外楊嗣昌陸續補至是請給關防以杜詐偽

上從之兵部初會弁中和河千戶李喬芳廣州

右衛指揮食事江瑗建州衛指揮方恭應作律

提問

上從之

詔成國公朱純臣 而寧復宋光夏仍軍任 錦衣衛千戶陸遠四衛間位先年考察以自陳畏罪純臣以拾遺被劾

命久未下至是乞援

新恩供職卽科參罷之 寧夏巡撫臧庸初奏遣鎮源飢山東巡撫王在晉疏陳海運地方游報災傷領下部 順義王卜石免下播僧氣乞益朝見計喇麻諸給

初命

上命與三 起陸原任陝西副使喬應甲為南京太

常寺少卿添註 起陸原任吏部文選司郎中楊

材為南京太常寺少卿添註 陸戶部主事添註

劉道隆為本部廣西司員外 陸原任而淮運劉

王霖為戶部山東司主事 陸湖廣右叅議劉之

沂為河南副使 癸亥 奏督餉戶部左侍郎李

長庚銀六十兩紆絲二表裏全遵

新命但職是長庚以轉左侍郎具疏辭

上嘉其勤勞改有是

命 吏部尚書周嘉謐言都左給事中舊例合用陸

推今人數不敷難拘常格都給事中擬用移補其

左給事中照係揆補本科職掌科者即信即令左給事中署管

上從之 范濟世陸吏科 李奇珍陸戶科保節給

事中 楊道寅吏科 薛鳳翔戶科 李若珪禮

科 楊運兵科 程應嘉刑科 蔡思克二科俱

左給事中 章藩吏科 張國禪戶科 周希令

禮科 曾江召兵科 蔡謙甫刑科 惠世揚二

科俱右給事中 以

督撫詔

命翰林院編修劉鴻訓禮科給事中楊道寅往朝鮮

開讀

賜朝鮮國王紆絲十表裏錦四疋 王妃紆絲六

表裏錦二疋 御史馮三元言遼寧結局無期其

畧曰注有積弊不可不除人可應卒不可不償請

言甚者民之剝也營官為甚則事創為之滋觴也

軍之剝也債帥為甚則職方為之開竅起家子資

推頭是求將以備取寧無剝利若至遼東一事天

下視以安危今羽檄徵兵飛帛致粟水陸兼輪調

裝並同寇為憂也乃一歲之中財費幾何士為物

故我何進守者錄一故我之瀋陽而此堡之侵剋

不與焉又使期年而守缺滿再期年而守閑原托  
順清河尚煩布置寬善曠陽更暇安排如此用兵  
不下數年膏火自煎秋決易盡此立應之術兵責  
善用謀耳豈必待十八萬數足而後有為哉鉅臣  
別有長慮非職所知據其苦病之辭似亦強弩之  
末代乞

初該部急簡才望可任遼寧者數人分列六部內為  
督責之助外為不測之需一旦有急取資左右不  
致張皇失措不無則強場重濟祇此一人非萬全  
慮也不報工部署部事左侍郎王永光題

### 殿門工程奉

昔發帑營建但催料堆積辦疏涉查照嘉靖間  
先門後殿舊例可援至其監督官員舊皆陞轉不  
常彼此推諉相應擇官久任庶責成任事無所規  
避

上時從王佐董漢儒作違前來任事

命諭德周炳謨觀度中允成基命管理

陸希 陸希任御史降新吳縣史史降喬遷為光祿

寺丞喬遷以巡城御史抄沒安用事降推職枉

陸希任山西道御史為民哀可立為尚書司

司丞可立以兵部推陸希世思謂言官不能詰列  
降詔職陸希任濟南府同知王邦才為南京戶  
部浙江司員外郎才以稅使許奏違繫久之乃

命

錦衣衛指揮王應元楊汝敏俱堂上舍書管事李

印管事許浩無理刑管事甲子

諭札部專奉

皇妣孝端皇后尊諡

刑部禮部曰

朕惟古昔正位

中宮述宣陰教生而僊體沒則同尊粵有

典常未之或改我

皇妣孝端皇后

母儀天下四十余年恪恭

閨壺贊成化理子惠

萬年壽祥千億

朕自甲寅歲仰荷

恩勤重

睿訓以保明體

宸慈而訓誨德莫大焉不事先

龍馭以上升皆尊養之弗逮興言風水還疲於哀故

展孝思宜遵

故世頃奉

皇考即已定有謹辨而儀籍

徽美恭荐

鴻稱尚有

光朝之

成憲在今時屆新葵稱

廟之期而禮部會官議擬并具合行禮儀未聞欽哉

又

諭禮部 奪奉

生母溫肅端靜純懿皇貴妃專諡

制諭禮部曰

朕惟古昔踐

天位者必追

崇其所生誠懇同心之孝莫解于中而以不置之

恩同錫爾顯也

朕荷

皇天眷命奉

皇考之

遺詔嗣承恭緒撫此萬方邇厥虔遠則我

生母溫肅端靜純懿皇貴妃

恩安大焉

朕昔在

春宮既慕親於溫清今居尊位恆徒有痛于梧楸敬

恤因卹之深悼惟有聲稱少殷禮昔我

皇祖方穆宗皇帝上

生母榮淑康妃尊諡曰

孝恪淵懿慈懿恭順贊天開聖皇太后附葬

永陵建

奉慈殿于大內歲時享祀茲當如故事仰稽

懿德恭荐

徽稱舉建神之隆儀歸闕宮而孝享闡禮部具會官

詳議采聞欽哉

命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何宗彥 禮部左

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劉一燝 禮部右侍郎

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韓煥為禮部尚書兼東閣文

學士俱入閣同元輔方從哲辦事宗彥便差官行

取夾宗先是閣員缺吏部奉再推七八員之

旨至是尚書周嘉謨會官推舉首言舊輔業尚高

天萬忠直

帝寶臣弼應候

時旨召同其 廷推者共八人自座旁一燬壞外則

原任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孫慎行詹

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歐以私吏命尚

書周嘉謨都察院左都御史張問遠大理寺卿鄒

元標一燬燬再疏辭

上優詔答不允 大學士方從哲疏

遺詔憐之以

分封為言今

瑞王出府六年

惠王

桂王亦已三年合令禮部開坐先提地方

上請

欽定興建府弟就國得

旨 朕弟

三王封建事不容緩禮部將所提地方開列來奏

俟點定作速分封部提

上

欽熙漢中平陽東昌三府而

瑞王乞改荊州

桂王乞改衡州

上從之 貴州巡撫沈珣以行石阡路瀕地方遇苗

賊于楚天及于興掠更役衣裝去號言路漸為默

楚之交吏盜猖獗守備諸臣宜提兵防護乃清鎮

守備牛可耕名為護行而不携一卒遇賊鼠伏外

中左鎮坐營中軍署思石守備事周永爵既不出

近亦不奔兵防維二將俱置筆任以微失職之罪

奉

旨下部 以視廬局御史張潁言貪富之為京師安

久矣而戶部為甚蓋同一買辦而工部則趨之戶

部則畏之以工部備戶領銀在充辦料在後戶部

貴商先辦料物入官商本視為可緩可急鑲之左

右鑲之若紳領銀一萬商人得六層間得四而其

賣家若掃矣今

聖改一新聞細既等鋪

先帝未及者且將二十萬

聖明盡數給發長安備用如雷臣何難

從意敢援工部預支之例為戶商請

命或十給其八或三給其二時而給之亦陸續而比之豈有不樂赴者且前奸商拖欠非盡商人罪也支給不清猶其不無同職需索不堪有口豈有分訴聞今有稍更始而常例之禁請自巡視衙門始得索取於項之全而為鋪墊不結之費一絲一忽豈非商賈竭力同心往此稍獎庶几根本重地人心安枕

上下羣戶部令酌器具奏 戎字庫內監以軍器匯之請得

昔所奏軍器等件係獲術

神京及各邊取討急需今遵奉孔棘庫貯空虛何以應急著該庫速為領式移文該省上緊製造並紋鋒利者解進不得輕改折 左軍都督府帶傳都督倉庫鄭養性跪言收

重貴妃封后

戎命乞之乃乞 巡撫浙江御史彭鈺化言既正急欲改選一事奉有

明旨但浙省財賦空虛自征調項與業已庫藏提盡乙加以改選近數多價倍用至百金萬部任二分令本省任一分數至十萬金庫無分毫額設

加派不可那借不能復查三十二年奉派改設英一十八萬五千余元從時亦因料價難虞奉旨先辦一半每年一運十運辦完往例照舊伏乞聖恩破格減免如必欲照數織造惟將本省及江西各項銀多回数數年仍再分運寬限庶材軋不宣上供不致缺乏有

昔龍袍段正係

上用協禮堂用急需見今缺之著工部移文各抵按

作速織解其改造并各各項料銀遵照

前旨行之 直隸巡撫御史王義恒跪請恤民力以

培根本

畿輔四方之樞臣頃所經歷之地派車派牛運糧運草搬兵之過難大應寧逃兵之回截劫為害什倍他省而近者獨順永得城先派二重五毫與後加二重之一其保河而府設微如故夫山海要地今題過修理銀八萬三千余兩督撫諸臣旁搜杜索止得萬余而何以給前項之費且募兵安家皆屬無虞頃者良鄉諸處以冲苦昔天津等處以定傷皆皆乞免加派臣月擊衝疲事聞軍國乞皇上特予順永保河四府再發銀二十萬而以一半

修山海通州城臺而募兵安家等項皆為分給以一半減冲疲災傷之加征而抽扣工食等項皆為幸免廣人心聯絡而根本永固不報 乙丑起用原任大學士葉向高子家以南京礼部尚書未國祚為大學士入閣辦事

上在

東宮御講筵之日久侍班等官蓋三十余員會推閣臣多有未與者

上軫念舊勞傳

諭再推時見任惟南京礼部尚書朱國祚而原任輔臣向高會推首李愈望攸屬

上傳諭內閣向高臣時傳器經濟宏才今

國家多事正賴肅輔協贊與國祚同是官居同因

并

論九屬

東宮講讀等官初有勤勞應加

恩典查例奏請 兵部奏遼東御史經畧各題系

花崗山城等處戡虜人畜多寡不同設處遊擊等

官劉世功等輕重亦異難以懸斷相應奏請將失

事地方行御史會同經畧再勘

上從之 戶部督餉主事楊嗣昌疏論餉法言臣前

奉

欽依差臣南直等處催餉三事

一新餉款日

二舊欠京邊

三內庫本折詳其完欠名數第其緩急輕重鼎聽撫按自行所屬催徵臣幸藉手較命不敢別生一事旁擾一民便知

朝廷之上有此不得已之催科地方之官有此不

敢後之功今願臣除視淮北之民飢搶紛然至于

江南泊之嗷：臣謂今日不獨有事遼東師行糧

金當思結局而且預瞻閭左民窮財尽當謹開泉

物極必及閭閻有數本尚安之思而不能以匹夫

之微至振風氣逆窮則變臣即有提綱挈領之務

而不能以一切之法徧令時宜是在者宜撫按諸

臣隨地講求當身幹辦以足食者是矣裕民者裕

國或庶乎其有濟也不然似舊一日未減新餉一

日雖停今百姓尚知討賊尚可催科將來只恐百

姓已自作賊誰為我用今日理財二字臣亦不能

獨任海內不宜諱言



君臣之當在轉而後民生可厚

國恥可除矣下部 兵部奏罪師麻承恩劉永家  
新有光所罰贖家丁馬匹應限兩月內召細報完  
過限不完仍照原犯治罪庶不致信脫

上從之

上遣刑部大理寺官評事趙尚賢等十二名員往直  
隸等處恤刑 兵部奏陝西三邊督臣李起元會  
奏甄別四十七年分各該將領功罪照國相加著  
部會事仍當宣大軍門標下中軍事 文應奎  
量加著都督會事仍協守宣府地方 俞國忠三  
景和劉鍾國俱革任回籍

上從之

命陞禮部左侍郎孫如海為礼部尚書兼翰林院學

士如海治

大行皇后喪繼治

大行皇帝喪及

上登極禮

典禮稱有勤勞故有是

命 華陝西兆岷副提兵高應幹 領番泰將色天

吉 波羅堡守備解明選任回衛 補領振劉保

為守修臨兆岷兵宜崔廷秀都督同知以防敵叙

功罪也 遼東巡撫周永春疏請駐劄本鎮輸助  
官民運地瘠薄民者十之六七官兵止將近城堡  
田地開種離城稍遠者一望蒿荒其在海蓋四  
衛耕種稍寬然近苦海運養牛之家供役輸耕  
無暇援兵駐札北方散在村北余置不出民間  
窖藏無余積運人雖捐助多寡不同提之責其患  
公之心宜急為表揚以示風勸其輸糧二百石以  
上至千石輸銀一百兩至五百兩及牛馬車輛及  
草束之價稍是者應開將官量衡進級見任職官  
應為紀錄著輸糧五千石銀至一千五百兩如虞  
正平一人者尤當破格優叙官為吏坊以示旌獎  
下部震

上從之

陞刑部侍郎何熊祥為南京都察院右都

御史 陞南京操江右副都御史陳道亨為刑部

右侍郎 改南京戶部尚書銜一鳳為南兵部尚

書參贊機務 陞湖廣左布政使陳德九為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巡撫廣西 陞光祿寺卿張我續為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提督軍務 降補

原任浙江右叅政却希美為江西右叅政 調陝

母部覆准移聘

而副使張光緒于山東 陞江西右布政使林故  
棟為本司左布政使 陞陝西右布政使高第為  
山西左布政使 陞尚書司、丞姚士慎為光祿

寺少卿

命赴陞原任吏部文選司郎中張鳳翔為南京太常

寺少卿

陞原任湖廣襄陽府知府楊若愚為南

京光祿寺少卿

陞河南右叅政盧維屏為本省

按察使

陞四川副使孫學易為陝西左叅政

命光祿寺

丞須之彦掌本寺印信 直隸巡撫御

史王象恒疏奏旌表節孝婦女深澤縣劉氏王氏

曹氏

安州楊氏邵氏 玉田縣李氏王氏王氏

潘苑縣仲氏

盧龍縣彭氏崔氏 雄縣何氏

客雲縣劉氏

順義縣趙氏張氏 遵化縣香

氏

山西蒲州史氏 任丘縣吳氏 博野縣吳

氏

三河縣楊氏 天津府戴氏 河間府閻氏

通州城氏

涿州閻氏 獻縣林氏 吳橋縣

邵氏梁氏王氏

藺州林氏張氏 東安縣李氏

初州吳氏

肅寧縣陳氏 香河縣戴氏 又

有孝子一名

安州生員邵桂奉

旨下

部禮部右侍郎韓雍疏奏乞移贈本生祖父

大明光宗憲天弘道英睿恭純憲文景武淵仁懿帝  
貞皇帝實錄卷之六

大明光宗崇天聖道英華統運  
貞皇帝實錄卷之七

丙寅

召太醫院官診視進方

賜院官銀六十兩

諭免永順宣大山西等處運稅先是舊

論撤回稅增復

論七月以前拖欠者一概豁免至是回太監張輝之

奏

上復諭曰永平府府保宣大山西順天所屬州縣未

完四十八年春夏額稅已徵在官者速解其前年

拖欠俱豁免之以昭

朝廷寬恤小民至意

上諭免通津房租太監張輝奏先年抄豪遺治唐房

等事

上曰通津房租有名無實徒使居民受害可該部速

移文托撫查明豁免聞視吏糾新陞太常寺少

卿姚崇文奏自遼陽三路農師臣奉有聞視之

命出關查閱過兵馬錢糧數目已結奏記尋以

國制見朝其真保定等三府未聞今陞太常寺印

臣等謹奏

將敬共

典禮則使事未定將出効驅驅則

祀典又曠又臣河奉聞

勅係吏科舊所為官新查核未便恭候

明旨或令臣祇奉

成命則乞要官署印仍改

勅銜以行或將真保定三處曉後遺閣臣則臣特聞

通遠鎮造冊奏繳奉

旨真保三處著後遺補閣下該部知之 少詹事曾

理練軍兼河南道御史徐光啓奏臣蒙

先皇委任練兵自領

勅受事迄今半載因材授器凡軍火技擊以次派習

矣第三省民兵大半老弱法應揀汰而兵之應募

地方官司計以二年更替又計以每年贖家銀兩

今銀兩未給人無固志應有處分此外則連置統

取之宜尤宜更定兵家部四之制設官之道務須

相稱去歲奉

旨訓練之初兵部設防禦者城定額六萬故統以提

兵三員以臣提衛其間後減為二萬今又多出援

邊所存者僅七千余人雖白者止不過三四千耳

以京邊營法計之止宜添募守官一二員足矣何必更用大帥多一軍應用員役多一種庫給耗費乎今提兵事應武既經臺臣論刺去任此官便可無設即臣衙門似宜議裁遣下通州昌平駐劄三營兵將臣所教鍊曉諭軍火器藝行陣法制者量值大半同一二將官統領或內屬軍營令一副將帶官而制以提協巡視或外屬近鎮令總兵帶官而制以督撫司道似為便蓋奉

旨下兵部議奏巡撫直隸御史王象恒疏言永平倉派餉監錢糧如孝兒給及糧銀差夫胥役等項最為民病各項本係解部不知何人糊塗支監歲通計金錢可一二萬金大戶賠貼凡已及半一倉派解則別家單得若特等見勢然於夫等銀解之註部而轉發註監則解戶可免橫索而解社即免給本地附近各運又省往來解細之煩甚查有河間府糧皮萬曆四十五年改解戶上納之例仍乞解部轉發註監下部議

上從之 該御史巡撫福建等處鄭宗周等七人各照例准違控 貴州巡撫沈琦言邇來以黔中多故道臣多缺即補者不來者求去者不返若

威清兵巡道副使李思恭去春以入

賀維任今已年半當照例徑行罷斥其缺有銅仁知府陳克言堪補前與撫臣會題而部已別推乞

即

勅部以克言補思恭之缺庶為兩便奉

旨下部 鎮守雲南提兵沐昌祚疏奏議軍務及預

慶夷賊下部 河南巡撫李養正條議

宗藩至切事章下部 欽天監擇

大行皇帝昇 聖母梓宮於九月二十八日昇引

上報可 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孫如游疏辭

新命

上優詔不允 以庶吉士李孫宸為翰林院編修掌

印

命太常寺少卿商周祚掌本寺印信

蜀王奉銓奏進扇柄

詔回賜如例 丁卯 大學士方從哲以二十一

日在假未獲入宮候

安疏曰臣詢臣官知

聖體御膳減少無有疲喘必須一應調養除每日發

粟外本章外俱宜暫輟至于進藥一節尤宜十分慎重昔人謂治病者以服藥有初為上策以不服藥保養為中策蓋恐寒心清元氣自固用之不當其害更不可言惟

聖明留意

論禮部議加

恭辭端懿溫惠元妃郭氏及

昭肅恭和章懿才人王氏尊號先是

上諭內閣曰

朕妃郭氏才人王氏俱侍奉年久

朕念其勤敏各封為

皇后其全禮部具儀以聞部臣既請

皇上嗣登大室

元妃宜進仙尊之名而

元子正位

青宮才人應酌加封之典得

旨議謹山東巡撫陳于庭言方今獲運之舉最苦

累無差海運山東以二省而無散者之困登萊又

以兩郡而兼各郡之艱造船隻買米且集夫役即

累年耗慮甚支今且苦水苦蝗苦電所在定變頻

仍而文登寧海之間海濱水溢房舍累田漚為砂磧夫東土有年則海運可行即遼可恃以為命東土不支則海運何出自非發賑藏編何以拯此一方也下部知之戎辰

上召見勳爵內閣部院大臣及吏科河南道于

乾清宮內閣

御榻前諸臣親聆

天語問安論藥以聞臣從暫請

皇長子出見諸臣回奏

東宮

天姿英偉

社稷之福

上大悅

命榮宗都太倉之神遺戶部尚書李汝華行禮

榮恭靜公姚廣孝遺本寺堂上官趙一鑑行禮

祭

宋丞相文天祥遺順天府尹王濟昂行禮

祭

太傅于謙遺本寺堂上官趙一鑑行禮以新設

金復道海運督餉食事胡嘉棟改駐鎮江金州三

部德泳為尚書司少卿添註德泳以論

國本救李獻可革職尋為民起原任太常寺少

卿耿履拓為南京太常寺少卿添註陸廣西左

參議何士晉為尚書司少卿陸光祿寺丞即

轉忠為尚書司少卿添註陸太僕寺少卿張洋

為光祿寺卿己己

論刑部違審給放獄囚

恩詔四有放赦矜疑罪在一款久未審結至是

特諭違行之工部傳即王永光請歸浙福直三省

錢運義余其已扣命准作未完既傳給織

上曰織造既近停賞更止從應上緊織造漸進甚矣

余銀而六照舊恭進以濟急需不必再增已復

請將三運段足一擊暫停二運未完備織解運若

差余原非成例今宜尽結以復舊章得

旨仍着撫按宣將二運上緊織造三運陸續解進料

價戶工二部從長議處差余銀而照數一併解進

太常寺少卿姚宗文疏

請修

郊祀禮儀言

皇上秉乾初御冬至在即履

面諸海運必經故添設道員駐轄外衛金復因

護營業而調遣陽水兵二千七百有奇及浙直共

萬人駐近島防守經臣熊廷弼議金復遣之添設

原為防奴賊犯南衛奪我海運今查賊散犯南衛

止有兩路陸從鹽陽鹽場犯岫岩水從鎮江陽綾

江泛大洋其進入要路而鎮江外聯朝鮮內防

寬輦中守鳳凰甜水口截奴水路陸路之入他日

又可難寬輦出勒為迫取之一奇臣將金復道朝

嘉棟政躬于此

詔下部覆

上從之并改給

勅書開防台州海門安謀浙江年來調征旁午餉

指不繼台兵五年之中詳者至再至是以水陸營

把提哨官單道亨楊恩勛等索取酒規喧騰誇詆

而侮倭把提陳泰階聽訟派刑各兵違嘩而起泰

階潛避他所遂入署毀其公座良久乃散御史是

光龍請革泰階任回衛而提問貪殘請并及同署

營兵各正其罪下部覆

上從之工部右侍郎王永光請給管理大工

勅書遣御史薛貞心視工程起雲南兼任御史

如記

帝正位厥初惟是二十五年

先帝深宮靜攝

南郊軍御遺官代行習為故事禮樂頗壞壇壝傾圮

皆非制作之始

大典攸闡臣先期整理 一整

園立

上帝所臨也 一繕

齋宮

皇上所居也 一飾器皿 祭品所需也 一修樂

具奏享所陳也

一新袍服樂舞諸人新服以疏

奔者也

一齊犧牲養房

聖駕親臨先期以省視者也務期

壇宇一新品物齊具庶精誠上孚而

靈既無阻矣至

北郊

日月

社稷諸壇及九陵之上皆置新次擬時修舉章下二行 唐紀廿

肅官軍拒却之虜酋銀達多背合兵數萬從哨馬

曾捷達甘鎮副提兵薛永壽涼鎮營中軍千提馬

永祿等協同堵截薛新戰首七十餘級乃退 庚

午

命官祭

夕月壇 是日 遣恭順侯吳江胤代獻時

命分獻侍郎劉一燾已入闕辦事乃更

命通政司姚思仁分獻而陪祭各署之僅六人於是

侍班監禮御史張濬等言

聖君嗣服之初宜申飭怠玩

上曰

郊

廟大典以後陪祀官咸宜恪恭陪祀無故不到者其

指名參奏 禮部擬九月初四日上

大行皇帝尊諡升室

上親可 禮部進

孝端皇后尊諡 議文曰久道化成

光輔憲天之治垂億順應咸推配地之尊主

隆教以淑家邦嗣

徽音以垂宇宙恭惟

孝端皇后出閣面辭誠一竭忠湯油鍾祥紹虞度而  
整降洽陽缺秀娘周室以作嫡惟德之行其儀不  
咸重修恭誦陳國儀觀者之資要更早朝脫珥佐  
慶約之治禮先春而淑爾儉比著章祀玄鳥以進  
環慈同樛木道遠若靜揖禁不聞聲乃密頌婉規  
事多得諧登

前星之啟初九

龍潛匣覆雲以

岳恩函三燕翼臣民龍祉萃更蒙麻方

萬歲以祝椒風胡一朝而歌誕露在

先帝情銓伉儷軫琴瑟之中睦睦吾

皇愛切瞻依春杯杯而永慕當此男成之慶主隆

漢號之鋪開

大隆而珠臨玉匣皆藏崇

福廟而藻曼禱衣並附禮羔文至崇典義并臣等倫

竭管窺博得

輿論

孝端皇后尊臨宣天錫之曰

孝端貞恪莊惠仁明煥天聖聖顯皇后親長教為今

龍雲漢為章夢象月之余輝星在動色播若声於

形管揭

恩臨於丹旌奉

肯綮批又提上

聖母溫肅端靜純懿皇太后尊謹謹文曰

祚命自天

九廟祀靈千玄籙今章

啟聖

二儀維美于黃中子貴之義宜彰人生之本斯一

道浩前哲孔正初恭恭惟

聖母溫肅端靜純懿皇貴妃

東隱永乾

應符恢世世

二妃而首育獨當秀美之鍾邁

九御以崇躋遂壽

神明之統書環協吉嘉福迎祥

祇殷思勤育

聖躬而恭豫法度利肅謀

聖德以宏深堂夫

龍印方潛羅祐惟謹若盈以約念切祐懷無咎之

恩履順於明珥增執玉不勝之懷同克因



元良於

宗子終嗣華鉅鉅於

長君

福國無量

宜家有白非獨端首內照裕配日之真明和且玄

朗亭通著隨時之大義

遠擇撫簡

嘉名寔錫於

先皇

胤祚方隆

顯號崇建於

正位列茲崇祿曷既永思宜

祖宗自仁自義之親同歷

聖明如生如存之感臣等祇承遺孝還闡

聖慈婦順以孝為先必勉易老之首

母儀以靜為威用昭

孝行之衷既獲會同乞岳

徽懿

聖母皇貴妃尊諡宣天錫之曰

孝靜溫純敬讓貞慈恭天徽聖皇太后安靈

清廟神定

玄旨並為慶于邦家

永為光于國史

上依擬 兵科給事中楊連疏陳

聖躬違和之因保損

萬安之法先是十二日諸臣見

天顏頓減不似

登極之初至十六日諸臣到官聞

安旋奏首領目眩暈身熱軟弱不能動履之

諭各相驚駭不知其故及十七日諸臣散閣

聖母同大遼問內宮以違豫之故因知外廷所得進

御不節流言總謬乃是崔文昇用藥差誤所致至

是

上召見大臣親奉

天語向夜未睡米粥日不多食困頓至此于是給事

中楊連言文昇不知臣不宜也

宗社託重之肩安為嘗試如其知臣則有金者泄之

不足者補之其事明白易見以

皇上之日月萬幾焚：哀痛精神耗費于法止宜清

補文昇何授相反相成之劑然則外傳流言必文

品藉心以蓋其誤藥之好可既差

聖廟之度又捐

聖明之名且

皇上初聞元鼎一劑池補則置若此有心之誤耶無

心之誤耶有心則釐粉不足贖或其无此一誤寧

堪耳設臣念

皇上雖少會少此豈是大小諸臣安托之時閣部大

臣各宜尋諸臣中有知臣者曰于

官門前齊心便問同

欽石新醫細之諸事華解多方斟酌封付忠順內

官如法煎水以進至如文鼎者宜尋司礼監度閱

處分傳示中外使知

聖廟不安全是藥餌之誤以解逆終紛之亡并祈

皇上召

皇長子同象

王子永

顏惠善于前以發

天性之真和或又擇一二通書史大義內臣時在

左右誦說古

聖帝明王通使可喜之事以清

宸聰以醒脾神如此則獲勿藥之慶矣 又臣接

督撫事鄭養性一本為懇乞

天恩收回

封后

成命此一事也

祖宗典制難干

聖明當已有裁決第無上

尊稱皆播中外必有其名今所稱封者尊之以

嫡母字則于

大行皇后有尊尊之為

生母字則於本生

皇太后有礙或以往日之

恩當則即今日之情難已耶當年主喪未定定不

聞訓護之深心而此時

長君踐祚既無取于泣：永奉之慮之矣提也

皇后非可以輕乞

恩之名

天子無可以輕自辱之理

官婦無可以委自尊之事

貴妃誠恩

聖母仁慈配天音

聖母慈寧節音四十卷敕我

皇上孝慈無極止能

崇上此

皇后二字之追尊如

貴妃當年今日舊著

新恩已足隆尊無涯奈何又多生此必不可萌之

妄念故養性前日之讀收

成命正所以善安其始在

皇貴妃今後養元別宮有心回念凡

朝見七須啟

請降

帝無相擇越更所以善保全

先帝之明德于有終典

殊恩于無已也有

肯所奉

朕

母皇貴妃節進封

皇后

朕遵

皇考遺囑昨覽都督會事鄭養性所奏收回  
封后

成命以全體制特允所奏已擬

旨不行外庭不得再行違擾其

御藥房提督崔文鼎已有

旨

皇長子攝用端人

朕已知之 刑科給事中魏應嘉疏言刑賞治天

下之大法而元重于用兵乃罪者李如柏李如楨

喪師失地詭譎倖脫此而不誅是謂無法乞立行

違擊與楊鶴

勅下法司鞫問明正典刑不然大吏驕蹇文武全難

兵機鉤陷內患將至不報 浙江道御史左光斗

請嚴逮東仇等言今日遼東之患不在無銀而在

無月銀之虞何也遼自用兵以來米粟湧貴加以

荒旱之余石米四而石粟二兩其一石尚不及山

東之四斗通計一百萬之費分十五萬之軍每名

約得六兩于銀不為不多而此六兩糴米止一石

五斗耳縱是富人未免抱金餓死為今之計急截

漕糧二十萬石乘風汛之便運至彼處令河而與

河東一條分派本色各三年仍量加其折色俟來春耕作有獲再行蠲免此今日故荒之第一急著也爾歲征調各兵皆以春夏起程夏秋過都西惟無堅甲乃更無寸絛久戌安妥涼秋九月轉躬造冬戡死之余又將凍死臣願

陛下惻然軫念發帑二十萬

勅下戶部令庫務司宣作造置買花布星夜解赴邊

東每名給布二尺花二斤一如歲底之給散涼軍

者若余起程赴正剋剋剋之役亦量加賑恤庶

扶緩之患適雪授衣之期此又救寒第一急著也

不報閱視邊務陸太常寺少卿姚宗文言頃兵

部覆如賊扑攻山城事以監軍陳王庭與紐塞無

違期所報殺虜多寡互異

請行百勘非注也據賊報以二千騎墮剋山城

堡相望二十里許殺戮無遺諸弁罪不容誅矣

監軍提罪重者重罪輕者罰治尚未盡厥辜何至

以多少異同復行百勘說者謂六月十二日之失

事特七一空焚殺甚慘主兵者不勝後慮備駭山

城之輩以成此番報切之弊則慨然任事者宜宜

出此臣往日出聞閱其兵馬不訓練將領不部署

人心不附戰至二作之無時而已刑威之有時而

守府群策之不足以固大功恃獨賢之不足以成

大事故閱視之役不行莽舉試不敢上數

居父也如經臣能憐然性懦無改回則者榆可收美

必紛：于此如不爭勝敗而爭損失之多寡陰間

將領隱匿之門而重遷陽以日刻月削之禍也下

詔奇再讓宗文奉

命閱視多草率了事無延預言其惟賦詩飲酒遂彼

此不協謀者兩病之

論禮部選侍李氏侍

朕謹慎勤勞

重長子

生母葉氏後奉

先帝之

旨安托板育養愛視如親子厥功撫為著封易

堂黃妃爾亦連具像聞 廢原任兵部侍郎劉載孫

劉錫漢入監讀書 禮部

請相度

恭靜端懿溫惠元妃郭故園并設

恭和章懿才人王氏附葬事宜有

旨王才人祔葬從容詳議具奏 已而工部侍郎王

永光疏言

昭肅恭和章懿才人王氏安厝事宜奉

先帝祔葬

郭妃園陵之

旨令臣等會同內外諸臣相度

元妃

故園規模頗隘又欽天監稱陰陽忌諱宜醜孔臣

請

旨改卜

旨懷非敢輕議

上曰王才人已

旨從容再議 惜薪司題崇炭缺之奏

旨下工部著作速補派

諭禮部選傳傳氏荷

朕勤敏初勞有年曾

皇弟六女 七女著封

妃其擬號以聞

崇王初餉一千兩奉

旨覽 王奏揭黃助餉具見

體國之誠忠義可尚銀著該部查收 廢故者御  
史宋仕冢家開春入監讀書、以四川巡撫都察  
院副都御史候選輝考滿陞于元霖入監讀書  
奉朱

上疾詳伯

召大學士方從哲劉一燝韓爌及英國公張惟賢  
尚書周嘉謨李汝華孫如游黃嘉善黃克繡左都

御史張問選給事中范濟世楊選御史顧德于

乾清宮

上御東暖閣倚欄憑几令

上侍立諸臣問

安畢

上命諸臣前降老連

諭云

朕見所等甚喜又云

朕在

東宮感寒症調理未痊值

皇考

皇妣相繼大喪

典禮殷繁悲傷勞苦

朕不近藥已兩旬余卿等大臣勿聽小臣言

今上承

旨臣等前

論

上又

諭以冊立封

皇貴妃禮臣言

二后封諡

東宮冊立諸大

典札當次第行諸臣叩頭退先是給事中楊運璠

陳任栢參論內監崔文昇醫藥之誤故

召見部院吏科河南道外特及速回論及此云

刑部審赦於廷獄因梁國臣等七十五人得

肯於輕省充軍應照舊例及應赦者俟他日又

奏放赦輕罪并監禁日久等犯凡五百四十一人

直隸巡撫蕭毅中劾羅大同等新任副提兵備分

守中軍參將李楊鎮以右衛夏秋分防事重卜康

諸部且擁懷臨造鎮病不堪任也部覆從之御

史王安濟疏陳養貞六要 一曰養心

皇上萬御當前何敢不遵茅恐敬動情勝元精或違

怕願兩養此心結理敬萌從何范肆而當念消磨  
則情實不開心神自清矣 一曰養氣

皇上清明在躬何神不靈但片念紛擾而元氣索

惟願靜觀胎息之微即生身立命之本而弗雕新

以傷其根則氣一可動祥和可立矣

一曰守中

皇上敬中履正何念或情但恐太過不及之間旁近

者多伏願默守此中不令外馳則喜怒哀樂無即為

中和位育之應矣 一曰慎獨

皇上親神游處何時不順但恐私居燕閒之時而媒

衾生伏願猶知之地研審其幾則戒甚慎獨即心

廣休用之理矣 一曰主敬

皇上執玉在躬何慮不敬然稍或廢弛人且窺其微

伏願以敬作所則危預無由而起此某己之心法

也 一曰主靜

皇上睿居靜攝何慮過動點稍示意向人且乘其戒

伏願毋挫其精則煩躁無由而生此太虛之心解

也伏願

御袖常覽不暇 戶部故截漕運幣鈞御史萬崇德

疏運東一歲大約用本錢米銀二百金萬令截漕

石買沮安天津山東真保永冀等處已分估其十之七八據新餉司呈稱派買于遼者僅六十二萬石而不謂軍駐為軍餉銷耗至據餉臣咨覆應照時原派之數酌裁裁漕及關內石買二項以為補三其系派遼米二十五萬石今除天津裁漕一十五萬石為明春運計外耳裁漕二十萬其原派遼米二十五萬石外臣增買至二十五萬合以米言之裁漕二十萬而原派數所少者僅五萬石關內增買三十萬而原派數所少者亦僅五萬石今合以所少米之五萬聽餉臣臨時以上細事例石買內臣為酌處乞

勅內外任事諸臣庶幾共濟無為事執相諍以救遼  
左目前之厄奉

旨裁漕及石買米豆俱依議內外諸臣都要同心共濟毋得事執相諍致誤軍機

大明光宗崇天興道無春恭紀憲又崇武

員皇帝實錄卷之八

壬申 禮部議上

大行皇帝尊諡 冊寶 禮儀  
一萬曆四十八年九月初十日辰時  
恭上

尊諡

一前期三日太常寺官奏致齋仍奏

請遣官祭告

天地

崇廟

社稷三日行祭告禮用祝文香帛酒脯醴並常儀

一前期一日司禮監設

冊樂

冊樂

大行皇帝几筵前左右仍置

冊樂

寶輿香亭于

文華門捧

冊

寶各置輿中

一是一日

上總服祭告

大行皇帝几筵前陳設祭品如常儀祭畢

上御文華殿百官暫免朝參司禮監官奉

冊

寶輿外導駕官導

上隨輿後降階

亦輿外導駕官退百官素冠服腰絰先于金水橋

南背北面立俟

冊

寶輿特至百官跪

冊

寶輿過畢輿暗隨至

恩善門外北向立內導司官導

上至

乾清門外降輅

冊

寶由中門進至

几筵殿前冊陞上導司官導



冊跪進于

上右

上受

冊敬奉以

冊授捧

冊官置于

冊案奏進

案捧

案官以

案跪進于

上左

上受

案敬奉以

案授捧

案官置于

案案奏進

案捧

冊官詣案取

冊跪于

上右案訖仍置于案奏進

上由左門入至丹墀內贊官唱執事官各司其事等

司官導

上至丹墀上拜位捧

冊

案官于

冊

案與內捧

冊

案由

殿中門入至

几是殿前左右北向立內贊奏四拜禮

瑞王

惠王

桂王

皇五弟陪拜司禮監官傳示在外鴻臚寺官贊百

官皆四拜導司官導

上由殿左門入至

几從前臺跪內贊奏進

冊捧

冊官奉

坐堂

坐堂詣樂聚

坐號于

上左堂訖仍置于案案側伏其身傳贊百官同奏復位導引官導

上由左門出至拜位奏曰拜傳贊百官同導引官導

上至

几從前奏初獻禮奏跪傳贊百官皆跪奏獻帛奏獻酒贊請祝畢奏亞獻禮奏獻酒奏終獻禮奏獻酒奏俯伏退身傳贊百官俯伏退身奏復位導

引官導

上由殿左門出至拜位奏曰拜傳贊百官同奏畢導

引官導

上由殿左門入至

几從前司禮監官捧

冊

坐奉安訖

上行叩頭禮訖贊奏禮畢傳贊禮畢百官退十一日

頒

尊謹詔先期鴻臚寺設

詔樂于

文華殿門內東錦衣衛設傘蓋于

文華殿前至日早百官各具素服烏紗帽黑角帶于

承天門外伺候

上御文華後殿具黑翼善冠白素袍黑厚帶執事官

先行五拜三叩頭禮鴻臚寺官奏請

上陞殿導駕官導

上御文華殿鳴鞭訖序班官奉

詔樂于殿中翰林院官捧

詔立于左鳴贊唱頌

詔翰林院官以

詔授禮部官受

詔置于案序班官由

殿左門出錦衣衛用傘蓋迎至

承天門上百官入班鳴贊唱四拜稱有

制唱跪闕謹記再行四拜禮鴻臚寺官傳奏禮畢

百官退

詔書近至礼部授使者頒行天下

命文李士劉一燦韓燧同知

經筵日講

制誥

玉照 陞少詹事李騰芳為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

侍讀學士掌院事 左庶子鄭以儔陞少詹事兼

翰林院侍讀學士協理府事教習庶吉士

命詹事府少詹事孟時芳同系任禮部侍郎預未誥

恭修

玉照 以右庶子錢象坤為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

院侍讀學士 兵部覆西陽王司馬躍龍向以援

遼調兵四千令三親統赴援加指揮僉事新銜而

中途託疾其子統乘出關逃亡戮及四百故心撫

鏡景輝題奏示罰宜追奪新銜勒限補足原調兵

數以仙法紀

上從之 御史左光斗

請紀錄七曰勅課等官今甲乙四御史轄北直隸

及河南山東地方微子報齊遠而山東一省可開

多額報曰土故有命以補額報之議時以開墾數

多當行激初故光斗會同撫按舉擬察便景勝等

州縣官項良材等總兵指揮官姜弼等也行勅課

有勞應咨送吏部二部紀錄其微報事宜悉照原

題提行下部 都給事中范濟世御史顧體疏

請移省官以廣廷細敕用朝瑞也不報 革陝

西：安府永置倉副使二員從巡撫李起元奏裁

冗員也 陞湖廣右布政使莊應華為右布政

以原任陝西按察使張以謨降補湖廣布政司右

叅政 陞四川按察使周若為本省右布政使

陞陝西右叅政洪世俊為福建按察使 陞太常

寺少卿王德定為都察院左僉都御史

命給事中薛鳳翔掌左科累遷員外禮科兗世揚掌

二科印信 巡撫山東都御史王在晉疏陳賄賂

及久涇水利在晉以時災多請蠲免不廢及水利

久塞應通行清理故兩疏議之 巡撫陝西御史

李起元題流賊渠首設法擒擒衆恨已雷事下矣

部 巡按直隸監察七曰御史蕭毅中疏

請開荒地以佐屯政下部 癸而登

歷代帝王

命保定漢梁世勳陽武侯薛漁東寧伯焦夢熊兵部

尚書黃嘉善工部侍郎王永光各行禮

諭九月初九日

丙午

宋官以  
登極誦誓

恩加大學士方從哲少保改戶部尚書進兼武英殿賜銀一百兩坐講一鼓初

上以在

東官侍班諸請初有勤勞下

加恩示獎之

旨至是閣臣從哲等查各官職名歷履開列進覽

上曰各官見任在籍者優擢起用其故者優卹解任

以示

朕念諸惟舊臣之意益

東官侍從諸請考宜弘治十年叙勞事創載在

會典年勞已及三年者廕一子中書舍人習字出

身未及三年者廕一子入監讀書而

累朝御批之初侍班及官見任者陞擢其

不用優卹皆出

特恩原無定例

上于舊臣爲念不忘故隨其供事久近初勞淺深皆

得分別叙錄中有未嘗初勞一日者一舉及高由

題查題侍班官范誥李建机曾朝節葉內高范等

敬用應賓唐文獻劉一燿韓燦諸官唐文獻魚

斌郭德濟郭正域全天氣蕭雲琴方從哲袁宗道

吳道南劉曰寧馮有經董其昌黃輝楊道賓黃汝

良莊天合王國趙師聖張邦紀公孫鑾三並薛三

省楊守勤侍書官范可受茅閏詩羅萬英鄭崇光

奉

旨下

定陵開隧道

命侍郎王永光行禮 礼命覆

崇恩之典一應外官內轉尚未到任京官外轉尚未

離任典行人司務國子監八品等官供照新任職

銜給典

詔命至有轉自南曹而通以九年考滿入都者並

賜

俞允

上從之 直隸提學御史盧謙言今日士習樸野曰

教官之訓不嚴有司之体不振敷官腹剛修脯賴

飽給者提學當亟行斥逐至有司職任提調不

宜以保留保陞刻錄立碑借資襄縣近違餉事例

廩生納級後秀和附俱應停止 戶部奏援違事

例內細經細實細附欽行者暫議核時之權敬止  
者時嚴持世之經泰兩象論以政體論達事無患  
自應別計三款兩宜急羅致明經細章官之說提  
屬賄進亡宜併傳

上從之 礼部題

聖諭遵侍李氏進封

皇帝妃黨行欽天監選日昨又面承

天語自當仰體遵行但前

諭上

孝端顯皇后

孝靜皇太后尊謹加封

恭靜郭元妃

昭肅王才人為

皇后皆未經告竣以先後次第酌之宜俟回

大禮行後方可議及而給事中李若璉以緩封

請不報時欽天監已擇于九月初六日矣吏科

給事中范濟世上德會疏言近年法度廢墜其病

根在藉口儒才使吞舟漏網如鄭之范以貪令及

于寬政迫守關原復賣放軍士致陷重城貪人見

利不惜人命不惜國家舊讀律至官吏受財枉法

賄至八十貫遭戍故為平人戮死者斯今之求多  
者大約知科歲貢耳一犯甲科二字監司已預為  
之地而賄私狼狽僅止于降調彼何憚而不恣  
肆臣

請自今以後有御史奏人賄至五百兩者或打死

人至五兩者本下科臣抄察吏部行巡按御史提

問巡撫直隸御史倪應希疏言

國家通儲取資監矣而長蘆運居其一通漕又戶

監貿易之一都會也

皇上詔嚴通漕等稅蘆商若出湯火乃有左軍右督

府成回公朱紙臣既喉指揮便錢賑民者張掛告

示復立店稅每引進店出店巧立扣銀名色各差

官索取比前更苦夫通漕上下各有障地隸于廣

和店為監稅隸于勦賊為店租者雖異而病商則

一今罷而稅監增而稅官每引一錢八分有奇萬

引一千八百有奇括取無算腹削何堪錯提稅

除臣一面轉摺外乞將通漕障地給商增監永不

起租仍

勅下該部著為令未報 右諭德張壽凱

請調民力以裨邊計言自遼左用兵竭天下而供

一方兵無了局民無息期以臣使事日擊畿南八府徵調絲絲飲食若流百屋驚駭夫疲窶則有搜兵之苦兵特火運派戶僉丁募卒在逃里排連坐則有募兵之苦荷戈思飢亡命山谷徬徨無歸幸乎嘯聚則有逃兵之苦徵牛徵車解夫解臣條同論戎備切劇膚則有奔命之苦而又出山海關外其蕭條風景便同見芳塞華連夫膏腴燕畿北山南海一望丘墟民安有田工官牌夜呼使事如織防護逆逆而聚供傳安有暇日鞭駟腐牛循環往來間閭易就頽利靡傳民安有剩力強軍設防弱軍趕運大戶使解小戶貼錢民安有藏蓄城堡難大無產亭障村烟斷絕從河西故其天下不暇而安能濟河宋臣以為畿南河西之民下可不賑恤也賑恤之法莫大於墾荒田而廣耕種

皇上誠捐數十萬金以賑畿南八郡河西一帶而勸之耕使小民牛種有本值募有人東作有時各群力南畝不半年而禾黍成熟人飽腹此亦遼東持久而用兵之長計也臣考古今屯田事亦備矣夫募兵屯田塞下鼎錯第一策也耕食之人募而戰則徵募而耕則就矣列隊而畧以選溝使耕者有

所恃而守者亦借以宿餉如充國所以制金城也建制田官而品責其事如魏用李祚為都尉故事則官有專司而事易成又一法也擇將而屯如宋詡所言選諸將中智勇略數人分屯所領衛兵耕作而無訓練是一法也揀兵而屯如華盛所言論戎卒不能任戰事者俾事耕稼又一法也蠲除子粒而屯如胡也寧所奏九拋荒空地不拘軍民土客盡力開墾永不起科是一法也免罪而屯如韓仲華出監罪吏九百人給米種牛耕而歲收粟以省度支錢又一法也賜官級而屯如秦人以力耕受爵漢人以力田賜官級而屯如秦幾百畝者即授之以官而賞賜之又一法也臣觀遼左之費用如大海中外之運輸如逝波亦安有丁期而得不為

中國根本計哉若夫經臣熊廷弼分兵屯練邊將用人和順行陣愛惜軍士耗吮搗虛出奇制敵此聖

皇上並下

聖書曰責成之如漢宣帝問趙充國曰即如將軍計虜當何時伐誅兵當何時得決此漢屬遠臣

之功令疏上下所司詳議具奏 此視倉場御史  
張新詔疏奏戶部監督倉政主事冷喬芳言喬芳  
受事以來出入不時狐鼠借端定款家車廚夫  
役無一不作團套匠入倉查聽見各解戶皆奔訴  
環泣為之痛心乞

勅部查訪將冷喬芳量行處分廣倉廩一掃解後更  
生章下戶部 戶部尚書李汝華疏

請專設援遼李例覆河南巡撫李養正之議也

上從之 巡撫雲南沈徽外題漢省介在西南而麗

江又遠在滇之西北境接播連頻年為患該省土

官未增父子喬勇斬獲黃毛逆子五十一顆收降哥

子一千有奇并枝卜花村署台審安捕降民認納

每年斃牛銀八十一兩零黑豆大麥二千二百顆

具題入額

請于知府上量加三品服色以旌其勞命恩

上從之 吏部聽巡監生王應選疏

請修

大統曆先是欽天監所報日月交蝕時刻分數多

舛

先帝嘗

皇貴妃從指等對以

冊儲原卜期宜移近春竣

吉典以慰

聖懷

上曰願

今上諭曰卿等輔佐為堯舜又語及

壽宮輔臣以

聖考

山陵工有次第封

上指白云是

朕有宮諸臣言

聖考無諱何遽此

上仍諭緊要者再因問有鴻胥寺官進樂何在輔臣

奏鴻胥寺丞李可均白云仙丹臣等未敢輕信

上即命中使傳宣諸臣退出可均至同進朕視其言

病源及治法甚合

上喜甚

命進藥諸臣復出令李可均與御臣各官商確未決

輔臣一據言其節兩人同用此丸一搥一蓋非萬

金華禮臣如游言此大有關係未可輕易而氣短

諭程命酌議修政至是應遵上旨層理當明二十  
事修曆之法當飭四事章下禮部知之

颶風

懷海運先是七月初海運船開洋至馬頭嘴夜聞  
海鳴龍開黑雲斜連運船射激傷登屬運船八十

五隻兼屬船一十文隻運沒糧四萬四千九百石

有奇于是以按御史陳王度請

勅該部將山東明歲應運穀數從長酌度勸農并查

清運沒糧米和及穀卸溺死人數

宿東扇北第二星約相離二十分余土星在下

起陸原任河南提學劉俊昌和權為通政司右丞

議添註原任戶科給事中為民丁卷選為太僕

寺少卿添註撫選以國本事放李獻可降級尋為

民陞南京光祿寺少卿添註趙拱樞為南京太

僕寺少卿添註以福建中路遊擊將軍張邦經

為四川松潘東路遊擊將軍

甲戌

上再召見輔臣方從哲等一十三員于

東清宮諸臣聞

母畢

上仍諭

冊立

至

上廷和藥諸臣復入可均詞藥進

上飲湯藥喘逆藥進乃受

上甚甚稱忠臣者耳諸臣出宮門外使少頃中使傳

言

聖體同藥後痰瀾舒暢思通飲膳諸臣歡躍而退可

均及御醫各官留時日已午比中未可均出輔臣

避詢之可均言

上恐藥力竭欲再進一丸諸臣言不宜服

上令中使傳趣並意因再進訖輔臣叩謝華後何狀

云

聖躬傳母如前先是可均奏聞門官有仙丹數具本

近輔臣出所具問安揭中有進藥宜慎及不効傷

害等語遂

諭之去是日早輔臣恭視寫篆

大行皇帝冊室兩內監在云有鳴臚寺官李在

恩善門具本進藥輔臣應以難作儀儀

石見並可均時從諸御臣往來

恩善門中使徧聞以達于

上其傳奏姓名並可得而問是日仍以問安



賜諸銀幣燒割可灼與焉次日王數由  
宣召急諸臣趨進而

龍取以劍刺

上賓天矣蓋九月一日也 趙三日六寅頒

遺詔曰

朕以耿躬

嗣登大寶夙夜祇懼罔敢寧居凡用人行政道

奉

上考遺命力疾舉行李勞受瘁奄至彌旬定數莫能

考終何憾但念

朕紹承

鴻緒兢兢方新志業未就所期繼述瑞屬後

賢

皇長子茂曾英資克荷

社器軍嗣

皇帝位其守

祖宗英靈親賢勤學止教安民朝報一遵

典制範婚擇吉早行出入起居倅臣親懷左右侍

衛務近瑞良内外文武百官執事之臣同心協贊

永保

恭圖

朕從

皇考在

天之靈降降鑒觀于志平矣喪禮從舊制以日易月

二十七日終服毋禁民間音樂嫁娶

宗室

親郡王藩屏重倚不可無輔封城守將軍鎮守都布

按三司官員地方攸繫不許擅離職守聞喪之日

止於本處哭臨三日進香遣官代行衙所府州縣

土官俱免進香

詔

諭中外咸使聞知

上在位一月壽三十九 十月上

尊號曰

崇天聖道英睿恭純憲文景武淵仁懿孝貞皇帝

廟號曰

光宗 天啟元年九月初四日薨

慶復

史官曰自古帝王仁心仁聞洽乎天下未有不須

久道而後成者況世後仁聖人言之矣乃

光宗皇帝在位僅三旬

亦題之曰運小窮答美不奔走悲號何

聖化之神感乎若是速也蓋

帝審廟成蚤親師傳恭德

青宮已洞悉四海之艱難故

神皇要駕時

遺詔未頒

德音遙播

大室初嗣仁政沛施捐軀盡而九塞飽騰撤旅而

萬里被動政地廣曉之而諫誼充耳目之司黃

鑒並升于公庭白駒不歸于空谷至于虛懷延晤

一月而三

石臣二銳意圖成決旬而而歟稅額

德意獨行獨斷變理莫紀其功

威權自攬自緯勢御不泰其柄錄乎盛矣暖

千古而僅見者也乃其尤難者以何思何慮之天

慮若危若難之地

冲齡出講已歷艱辛而容色溫然而動止泰然

因庭有英枯之形若弗知也者外庭有羽翼之激

若不聞者也耶

冊三尋常事耳時而舉蕃時而反汗大臣去小臣

趨何如動于耳目者而

帝也有美、無慊、潛之又潛巧伺者不能窺其算

者不能中

福藩就國而哭抱持張差發難

鼎侍

神皇左右

親傳

帝旨曉諭百官群黨還恩所全室父

登極後而遺

遺命遺封

皇貴妃廷臣力爭竟不忍奪以威吮哀

請而後止毫不芥蒂于前事也此即虞舜大孝何

以加茲以崩之考據充之仁然則

帝之所以感動人心又自有在而非僅、更張注指

之述者矣夫官天下者考存全名家天下者考在

長世

神宗即不豫何難四十日留也使

帝之出震未及而軀盡矣旋天下之事將不可知矣

則我

國家億萬年無疆之祚皆

帝四十日之所延耳

帝之功德又豈但在

普天之冠蓋已哉

天壽

宗社不虛也

大明光宗貞寧中寶錄卷之八



萬曆武功錄十四卷(一)

〔明〕瞿九思撰

明萬曆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武功錄自序

曩九思殊驚悟典謨虞廷作堯若舜微但故純王蓋帝者乃其曰誰敢不讓敢不敬應亦若自侈其威德者然矧七旬三危若乃聖乃神乃武乃文語又必以奄有四海四夷來王終之者何蓋離大人以繼明照四方至貴倨矣乃上九亦必曰王于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然後能重明麗正得化成天下則前聖長慮却顧多暇心可相見已或謂方今重熙累洽而天幸

上又以聖神文武臨況之疑武功

錄可無作恐祇足導人主好大喜功顧九思所以得就成此亦大艱難矣歲甲申余不幸得罪過之不意囚繫武昌獄以三年久之於法當徙居庸塞里中父老若親友門人憐余非罪念余自茲出國西門外與桑梓且生死辭矣塞上不毛地慮余或苦困貧窮餓死塞外不復得還上先人丘壠乃相率剝金錢得百餘惠贈余爲塞上殁身計畫已乃它旁郡邑聞亦多來相餞

送遂天幸得二百金乃買一

妾姚并携兒子甲行赴

闕受遣因搃擊登聞鼓上書

北闕下頌

天子哀憐臣得遂巡未輟發

京師戒嚴余風聲鶴淚慮恐爲

遲牽捕得乃出

武功集

三

帝城西百里許實德城高叟家止

舍余故有微名東西南北燕

薊青衿士傳聞余在實德率

遠近裹糧行百餘里畢來受

學余或與談學或與談制義

或與談文章詞賦或與談二

比或與談經國大業二三子

率鼓掌蹈足謂得未曾有各

人人得所意欲去余乃作一

聯句曰埋沒豐城望霄漢斗

牛龍劍軋坤難合經過薊野

相驪黃牝牡馬羣朝暮將空

高叟乃大書題刻之今高叟

實德城懷公廟冠蓋過其地

武功集

一

者多同訊余所在或言在高

叟家多逐旆下車見訪若是

者蓋輪蹄相接雖無虛日於

是長安薦紳多盛言九思非

罪久之相國高恭毅以解丁

丑庚辰余更再伏

關有

詔下所司行楚中推勘楚當事念  
余當出開設驛報卽不得久  
畱止中國乃故緩不報以故  
余得畱寶德以五載余揣知  
難且解乃變易姓氏曰吾陳  
姓往往騎一驢或附載大車  
中微服入

武功錄

太序太

三

京師余故無妻孥念里中若旁  
郡邑所惠遺我橐中裝無慮  
二百金將安所用卽出塞居  
庸去

陵寢不百里而近九思馮持

列聖寵靈或不至竟窮餓死黃雲  
白草間乃日走禮部前正陽

門外雙塔寺演象所左右從  
康王陳李諸書肆窮搜索每  
三日必一至至卽移日甚或  
至夜分乃去諸書買殊厭苦  
之久之聞六科有存科蓋日  
紀載

綸音簿籍余乃從所知交在省中

武功錄

六序文

五

者購得密登錄之乃執是走  
抄報所稽其日全報章設率  
與存科合無關遺乃綸快取  
大卮酒飲數升設第關一疏  
必多方謀之四方至七八年  
必盡得乃已

京師故重書卽小交際亦必以



一書包晏伯金其內題其刺  
曰小書一余念其中或庸有  
奇秘書乃屬諸把買從薦紳  
家僅收收買設其家故名案  
多書史即盡令諸把賣持來  
余邸中驗問有邊事輒多金  
市易之所知交有仕宦在四  
方者余必早龜詞乞其以老  
虜倭蠻各藉事狀幸告詔表  
久之幸稍稍多所得第所得  
老若倭朝報事狀以戊子冬  
十有一月十四日若辛卯正  
月十四日夜盡燬于火自悞  
余見時第多讀三蘇語苦才

筆陋惡甚諸所就業無文章  
乃市買班馬書以數十親點  
竄至十餘每種必別變置法  
生剗剗之諸奇字刺語若批  
亢擣虛亂趨倒走法舉無不  
字模句擬方繆敢操筆札蓋  
三閱歲乃幸就次既就矣余  
取自披讀大愧死此何者語  
乃敢曰刖傳當亟盡投畀烈  
燬中已復自念方今水旱屬  
頻仍閭閻空竭有司一不戒  
諸群不逞若楚劉汝國吳羅  
朝廣越丁仕卿闔柯守岳粵  
京林道乾西楊秀大梁車宗

孔蜀九繹秦楊戩晉王漢臣  
魯侯沐封滇緬甸夜卽安國  
亨等率往往陸梁鼓噪如蝟  
毛而起島夷播州之役天戈  
凡再指而後僅能定之不無  
事矣正虞書鋪張舞兩階窺  
三危時也九思識慮誠淺小

太子文

九

第所見僅及此以故作茲錄  
爲

上五十壽及觀大雅江漢詩頌四  
方旣平時靡有爭而未亦歸  
本天子萬壽天子萬年其所  
頌矢文德洽四國正虞書誕  
敷文德舞于羽兩階章也九

思此錄未必非虞書若意旨  
倘幸徵

皇上靈寵四方郡國得多付剗刷  
或鄉置一部家藏一帙令華  
夏蠻貊霜晴日域傳相告語  
則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  
生萬邦黎獻度且盡寒心鋪

太子文

太子文

十一

骨間復有敢越厥志此卽與  
詰戎兵陟禹跡胡異竊妄意  
所裨補或亦不甚小夫安可  
以導人主好大喜功小之哉  
時

萬曆歲在壬子夏五月二十有五  
日翰林院添註待詔臣瞿九

恩謹序

武少卿 天序文

士

萬曆武功錄目錄

北直隸

卷之一

西山礦盜齊本數列傳

珠窩礦盜李庸列傳

易州礦民史籍列傳

易州礦民張世才列傳

羅道教侯表列傳

妖僧王鐸列傳

王善列傳

武功錄

本目錄

叛民王志孝列傳

京營叛兵列傳

西城營馬列傳

易州營馬列傳

邯鄲營馬列傳

關河賊陶文列傳

革賊張從敬列傳

饑民王友臣列傳

山東

王登列傳

山西

叛民王漢臣列傳

礦盜王張住列傳

張守清列傳

趙經代列傳

宣大

史二車達鷄列傳

河南

武功錄

本目錄

礦盜王西巷盜盜余四列傳

白蓮教喬濟時列傳

曾嶺列傳

張小村列傳

饑民車宗孔列傳

王自簡列傳

陝西

礦盜楊戩列傳

回夷列傳

茶盜楊四列傳

清城曾應禮列傳

驪賊馬有忠列傳

寧夏

李拜旺永恩列傳

南直隸

卷之二

江賊何狂列傳

李七列傳

海賊嚴大邦列傳

湖賊殷應采列傳

武功

不自錄

河賊劉朝列傳

合肥強賊列傳

山陽強賊列傳

蘇州強賊列傳

松江強賊列傳

流賊楊儒列傳

崇明強徒列傳

江陰強徒列傳

揚州強賊列傳

通州強賊列傳

饒民姜宗列傳

史存列傳

叛僧省悟列傳

叛民師嘉謨倪五

趙宗式朱漢卿列傳

叛兵陸文緒傅胎子列傳

馬蹟洋諸倭列傳

獨洪口諸倭列傳

朝鮮梁承貴列傳

浙江

武功

不自錄

叛兵馬文英何中列傳

叛民丁仕卿列傳

叛生張翁呂協祖列傳

逆賊楊文學列傳

崇德強賊列傳

嘉善強賊列傳

江西

花園洞陶洪李曰列傳

建昌諸盜列傳

饒民胡佩三列傳

潮廣

欽人胡國瑞列傳

俞庭劉堂良列傳

草坪苗石墓祿列傳

牛角尖大盜列傳

山賊劉汝國列傳

周志祺列傳

叛兵王禮董承恩張鎮兒張勝象列傳

福建

柯守岳列傳

武力集

八目錄

五

鎮海龍王宮諸倭列傳

廣東

卷之三

巢賊賴元爵藍一清列傳

嶺東殘寇列傳

巢賊鮑時秀列傳

六灣諸山賊列傳

山賊江月照陳金鸞羅紹清黃高飛許俊美

列傳

海賊林道乾諸良寶林鳳李茂洪老列傳

朱賊陳鏡列傳

蛋賊蘇觀閣周才雄梁本榮列傳

撫民林奇材魏朝儀莫應敷黃瑞劉興策列

傳

羅旁徭浪列傳

黎岐列傳

流賊王三唐景松列傳

羅定東山叛兵列傳

惠潮廣丹俄諸倭列傳

廣西

武力集

八目錄

六

卷之四

府江右江諸僮列傳

懷遠諸僮列傳

永寧洛容諸僮列傳

岑溪潘積善諸僮列傳

北三譚公柄河塘韋宋武諸僮列傳

十寨諸僮列傳

馬平韋王朋諸僮列傳

高江諸僮列傳

懷集嚴秀珠諸僮列傳

士吏黃拱聖列傳

山賊楊秀列傳

流賊黎福莊列傳

黃邦綠列傳

叛兵呂子和梁一貴列傳

安南莫茂洽列傳

四川

卷之五

交臂阿苟列傳

都寨阿墨列傳

武功錄

六目錄

九絲阿大列傳

仇屢諸羌列傳

丟骨人荒沒舌諸羌列傳

白草風村野豬窩諸羌列傳

羅打鼓諸羌列傳

楊柳羌列傳

樹底乞撒諸羌列傳

元霸洛囉商已石箭諸羌列傳

建昌桐增黑骨諸夷列傳

賊乃列傳

土吏馬應聘馬應龍列傳

土婦奢世統奢世續列傳

叛兵范大龍列傳

叛民瞿旦列傳

播西

楊應龍上卷

楊應龍中卷

楊應龍下卷

貴州

卷之六

武功錄

六目錄

安國亨列傳

安智列傳

奢効忠列傳

妖賊王之佐列傳

苗坪天漂毛具陸長牛阿田諸苗列傳

也香狗場者亞諸苗列傳

答于鷄買甲多龍木恰吳老夭諸苗列傳

吳國佐石慕太等列傳

彭必信列傳

雲南

鐵銷骨羅思薩夷列傳

別者電記來所婚矣免頭而列傳

緬甸上卷

緬甸中卷

緬甸下卷

羅雄者羅榮列傳

羅雄必六列傳

金騰執安家兵列傳

中三邊

卷之七

武勇錄 八月錄

修答列傳上

修答列傳中

卷之八

修答列傳下

黃白吉列傳

不他失禮赤星列傳

培力克列傳

卷之九

波兒哈都白吉列傳

三根子列傳

把漢那吉列傳

昆都力哈青把都白洪大哈不儀滿五索滿

五大列傳

永邵大成白吉列傳

合羅氣把都兒白吉列傳

哈喇傳者力鬼把都兒白吉列傳

喀羅士蠻把都兒黃台吉素力奇克英列傳

火洛赤列傳

擺腰把都兒兀都打兒漢列傳

東三邊

武勇錄 八月錄 十

卷之十

土蠻列傳上

土蠻列傳下

土蠻列傳中

土蠻列傳下

淡鬼灰正一克灰正臘毛大小反青列傳

卷之十一

王台列傳

虎兒罕猛骨半羅康古六反商溫姐列傳

遲加奴仰加奴列傳



上寨那林字羅列傳

王兀堂趙鎖羅骨列傳

奴兒哈赤列傳

王果列傳

阿台阿海阿華來力紅列傳

卷之十二

速把亥列傳

上言鬼上言把都兒列傳

炒花花大列傳

老撒卜兒艾列傳

武刀金  
卷之十三

卷之十三

黑石炭列傳

大委正列傳

緩鬼堪鬼列傳

委正列傳

伯言列傳

董狐裡兀魯思罕長昂列傳

猛可莫小阿卜戶列傳

大婆只炒蟹列傳

趕鬼倒布列傳

西二邊

卷之十四

吉能把都兒黃台吉隱布台吉銀錠台吉威

正恰把不能土昧阿不害卜失鬼阿不害他

薩鬼虎來罕同阿只免滿金台吉列傳

卑不利阿不害把都兒拒不能阿拜戶拒不

能禿退台吉阿計大白吉哈漢把都兒台吉

圪塔台吉把來台吉正利台吉衆衆拒不能

沙計阿不害沙計台吉討太把都兒駝藏拾

吉列傳

武刀金

卷之十四

三

切盡黃台吉切盡黃台吉本的大那木友台吉

滿克素阿不害碑馬鬼阿不害阿看鬼阿不

害折答答阿不害漢吉阿不害打正台吉五

氣把都兒白馬台吉成把都兒苦素阿不害

慶計阿不害打刺克漢阿不害列傳

朋愛台吉切盡罕同列傳

莊禿額正格台吉聯素兒拒不能列傳

妙忽兒卜打什台吉列傳

或收黃台吉拾刺乞塔道化列傳

萬曆武功錄目錄終

萬曆武功錄卷之一

翰林院添註待詔程九思

兩京

北直隸

西山硃窩房山易州諸礦盜列傳

齊本數西山礦盜也先是守備艾溝者吏唐繼武許言兩臺欲以銀河諸流民產沒官以一軍軍黃土溝一軍軍愁腸寺禁商賈往來懼礦徒而礦徒杜天質等舍卒聞之皆惶懼計通飲金錢數百串送索繼武求解免於是備兵使劉世昌請於部使者下惟軍因

武功錄

西山硃窩房山易州諸礦盜列傳

乙

元

劫奈其事是歲萬曆癸酉也居七八年辛巳西山齊本數偪起阻山公行官兵湯應科等殊疾力戰不克而死本數竟遠逃走旁近郡於是乎把總陳經翰及何明李沛皆罪至不可赦矣而保定臺御史辛自修御史李棟請數其罪事下大司馬梁夢龍覆奏上

口築臺益列亭障而守矣

李庸硃窩村礦盜也所居在渾河高山之間常私置爐冶化礦砂以爲金而山人王用恐事覺必染已

逃走宛平徵吉東廠中貴人馮保而會于佛楊正家

適旁郡即與千總劉喬及巡徵史宛進忠提選李爵

萬成等往捕既行至渾河庸先已鳴金鼓聚衆執弓

矢戎兵皆緣河而待矣庸等唯怨我兵度河弗可免

竝灣弓鄉我兵矢下如雨而保亦怨我兵中流矢越

馬自還即以書請於上詔兩臺備兵使逮捕而是

時臺御史吳允御史敖繼方檄備兵使領衆捕未獲

以故久不報有頃詔書至而庸等二十五人悉已

就縛矣適以李庸等五人適邊李自得及李萬海等

二十人皆輕重罰治屬臺御史以疏請是歲萬曆辛

武功錄

西山硃窩房山易州諸礦盜列傳

乙

元

已也而硃窩村去京師可二百里宛平去昌鎮可四

十里大司馬梁夢龍抱根本之處專欲嚴保甲法於

是以宛平簿李宗廉驍村中也

水峒兒及朱家山水峪山長嶺湯哥庄皆房山所部

也常產礦砂可化以爲金嘉靖初邑人王宣請開李

輪課凡三百六十金後以礦閉報罷癸未甲申之間

礦砂復生居民群入山中盜竊日至千餘斤大率

砂一斤金不啻一錢也於是房山人史籍等以爲利

廣而爭奪者又盛唯恐禍發不淺迺上書請比故事

先是嘉靖中蓋州歸州皆產礦而會遼東衛軍餘美

賢以其事奏項谷死馬卿即以賢爲礪長屬縣道監  
之而以所得金聽民取什六而它一切封給府庶悉  
以佐邊而是時楚雄亦開礪上有詔歲貢三萬兩  
因著爲令今行之三千餘載亦既有效矣而今者方  
建慈寧宮萬壽宮山川效靈產金藉唯是取以死請  
竊比於姜賢之後因效尺寸之利於國家可乎

上有詔詔兩臺間狀於是涿州守王道定及宛平令  
朱濂涑水令孫表躬馳洞所見山勢險隘盜賊易藏  
議以爲不便遂寢明年涿州人史鑑復奏礪從大  
海隄大朝等匪裸送奉縣令馬永亨公行開盜而永  
武功舉

八 西晉書卷之四

三

元明注

章亦上書案辯其寃是時兩臺收捕史鑑急歸與郭  
夏竟逐逃不可得也僅得康世貴等四人前是山西  
黃安鎮沈賊石賓亦至水岫盜礪會遲卒追逐目相  
騰踐跌傾山澗者數人鑄皆奏以爲爭礪而死寃哉  
誣之也是後竟以永亨加府同知秩視事如初而死  
平永閑汝乾亦兼視西山礪事歲時與房山官兵皆  
巡徼嗣中而令場州道得察其動靜而進退之也  
周言張世去皆易州人也庚寅歲大饑上產裕金  
數千萬以佐百姓之急而周言適乘是時上書請比  
開採而御史邵以仁深言其不可明年春張世去復

請於上皆下所司問狀而是時易州有孤山之礪  
長嶺之礪烟臺崖之礪黃土溝之礪大曹之礪柳樹  
溝之礪牛心洞之礪桃樹霍之礪阜平有秋波之礪  
房山有水洞之礪言以爲常見光閃鑲而世去亦以  
爲天獻礪銀以資陛下先是肅皇帝從薊州人  
李昇薊縣人刀騰請道中貴人崔閔及千戶全壽往  
薊主事沈應龍及千戶李鑑往薊居一二年勸進金  
二十萬高進金三十萬以故言得請以爲比乎始兩  
臺因劉儒表議以爲礪旁近祖陵於開不便於是  
世去嘗大略言孤山秋波去祖陵五六百里斷絕  
武功舉

八 西晉書卷之四

四

元明注

居唐紫荆倒馬三關易能渡渾河而漫地靈乎而獨  
水岫至祖陵百餘里則其少礪鑿石焚灰者日月  
相屬皆不聞有妨而獨以爲有妨於礪臣未見其可  
也唯陛下財察幸甚曩者廣昌靈丘諸礪即今所  
爲孤山太安烟臺崖呂家莊黃土溝也

議曰

太史公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  
發而案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邵御史簡亦有此  
意乎不然礪亦天地之利也而以之助邊顧不善與  
孔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假令西山珠窩及房易之

間採鹽之使一旦四出則必竭府庫起爭競釀無窮之禍曷勝道哉。

武肅集

入羅道敎侯表列傳

五

羅道敎侯表列傳

侯表原臺人也常與金鄉鉅野南皮人羣輩數千誦羅道五部六經於是分爲三千餘社每社立社長一人社舉一人社出金二分封輸社長諸社一日有緩急不能辦卽以社金乏人人皆以羅道敎利賴已適益尊崇表殆如神明矣而諸社皆大言太古屬上元金輪王掌敎每歲凡三十六月甲子凡一百八十已改屬中元燃燈佛掌敎歲損十二月甲子凡六十已改屬下元釋加佛歲又損十二月甲子亦如之則有三十六王三十六佛是也漢有二十四帝二十四武肅集

入羅道敎侯表列傳

大元

星官是也宋有十二圖覺今當屬表其爲諸姓不經類如此而是時魯府鎮國將軍亦執弟子禮東鄉坐表師事矣居頃之表著書自言十二圖覺出世書秘不載第以授記室王禹書成分爲三卷令崔穩鐸日夜裝因獻見於上而會有大婚禮低何者久之還歸魚臺明年大婚既舉鎮國將軍卽使者李洪王治一介行李致書表表趨穩鐸往長安既至卽奉書直走西安門欲以其書伏闕下於是邏卒執之告於東廠中貴人馮保迺以書奏詔執金吾逮捕就

法司於是徵魚臺收捕侯表等。盡繫獄以示左道。或  
泉者殺毋赦。

譜曰

北方獨多羅道教乎。然其教與白道相爲上下。久之  
遂至爲不軌。亂矣。語曰。獻爲三群。而況群數千衆。殺  
牲鼓舞。日務神鬼。安在其不亂也。方是之時。南方尤  
尚白蓮教哉。孟子曰。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詎誠行  
放淫辭。豈謂此與。

武功錄

八 縣志卷之五

七

叛僧王鐸如燈王善刺傳

王鐸。武清人也。爲見時從比丘知惠所創髮爲僧。父  
之請謝絕惠去。復爲氓。而是時林福以妖言惑四方  
亡命。甚有聲譽。鐸因執弟子禮事福。而會福被逮。更  
死獄中。又去爲武城中衛舍餘鐸爲人性惡。專好  
大言。以成事。背左有疤痕一片似半月。背下有七白  
子似七星。臆上又有三烏子。行間道逢雷變子至。視  
其面貌竊奇異之。因爲歌以別。歌曰。南道裡頭樹中  
剛。掩身王禪方顯名。下有二烏子。三陽頂上生。左背  
縣月明。遍身滿天星。要知家住處。舍園方近尋。里中  
武功錄 八 縣志卷之五 人 文 人 文  
由此號鐸爲王禪矣。自是之後。聚鐸劉佐李會等。皆  
從鐸遊。鐸即立爲三十六傳頭。招致衆姓爲會。或三  
二百人或五百人。是時鐸衆固已五千餘矣。鐸適  
與諸會約。約人出金五錢給鐸。銜所書即雷變子歌  
也。許言此屬孫腹留下。於是引其衆走房山小西天  
石經寺。創起鐵閣。閣上以銅三百斤造彌勒佛一座。  
佛後大書赤髮僧人王鐸已置蓮花辨三千六百瓣。  
每瓣佛一尊。已置龕五百。每龕佛亦如之。已置小石  
牌一座。已又置石牌二座。其一座大書天地三陽會  
首王鐸。它皆衆男女名姓。已造三陽殿一座。中座混

元主佛三尊。傍列三十六天將。是日鐸自稱鬼谷王。禪三陽老祖。即封蔡鎮張坤劉保等。三十六人爲三十六天將。將與磁香爐一副。曰。若等自此神矣。已鐸題者妖書名曰鬼谷王禪度起龍華寶卷二。本書詞多識諱。謫怪不可解。曉弗載。是歲萬曆己卯也。張坤見黨與日增。恐事覺。事必染已。莫若自請於東司房。因得除罪。可乎。有頃。坤果至東司房。具以實告。即使旂校趙賓等。逮捕鐸等。就吏復使使者疏獲妖書。及違法諸什物。亡笑。東司房因劾奏其事。事下鎮撫使鞠問。解服。上有詔。詔大司寇擬罪。而復申之曰。近來遊食邪妄之徒。專一捏造妖言。煽惑愚民。燒香會衆。好生敗俗。釀患今歲。加禁緝。驅逐於是四方郡國皆奉行。詔書惟謹也。

如燈亦妖僧也。嘉靖中常從西安門伴言募修鎮國寺寶塔。因爲妖言。蠱惑人心。欲藉以爲姦事。覺爲執金吾所捕。適以檻車膠致原質。既行至保定。乘使者隙。因遂逃走。久之復與其徒妙通。妙興至東城觀音寺。已移居真武廟。建爐冶自稱身前故魏徵蒼頭也。帶銅千斤。欲鑄玉皇像三尊已。又言修五臺山塔。迺自持木鈴號召國中。多有從燈遊者矣。燈益爲

妖言。言事佛可以懺罪。微福。燈由此獲金錢至盈囊數數然也。於是巡城者更執之以請。上迺謂京城內外遊食僧徒過多。奸幻百端。殊爲蠹民甚亂法。詔大司寇禁諭。於是執金吾榜掠燈一百。妙通妙興皆六十以上。上所自定也。

王善別號後溪。東明人也。先是考城朱道士藏有妖書。及天師斬鬼印。善因從之遊。盡得其術。於是以前鬼術遊行郡邑間。而會儀封人楊廷友。新城人曹倫。聞善精於黃白。並詣善。善與之語。一語連日夜不倦。遂迎善至其家。治黃白。久之。倫復師事。祥符人李相武。亦精於金礬也。其法亦立會。會或自餘人以子午

卯酉日。衣冠洗。擊鼓膜拜而禮四方。是時。雁州人趙守榮能相。適言相倫之面黃乃不可言。而善尤精日者。亦稱乙未年。庚辰月。己未日。乙丑時。倫其與乎。其所期許倫。皆候王天子事。類如此。居頃之會中。遂拜倫爲南宮祖師。而倫亦立吳大剛。楊廷友。侯守玉三人爲大頭領。已立鍾某。谷世平等。一十三人爲小頭領。已南宮暗號朝廷。大頭領暗號三公。小頭領暗號指揮也。於是大頭領每一頭領一百八十人。小頭領每一頭領四五十人。勃勃然欲反。皆有狀。而爲僕封

諸運奉所覺即請於令長收捕楊廷友加以三木倫  
迺怒至髮上指冠計欲擊破城走而是時縣新行別  
兵傳箭法嚴弗克就有頃倫迺治葛巾紗衫綾靴及  
寶劍王帶巾尚黃服尚曰旂志皆五色亟使使者鍾  
景谷世平詣善期至朱家所推牛築壇場欲拜善爲  
兵師善亦使妻舅呂朝聘先往而倫大梁事覺矣先  
是倫以日蓮教惑大梁法官梟斬運奉故知善倫黨  
也遂執善收捕善天師偽印邪書圖書咒符到縣應  
是日即請於傳兵使胡維新屬大名王同知順德陳  
司理問狀皆叩頭服實有之而適大盜侯守良聚黨  
攻功錄

《大梁王師如德王善期傳

十一

議曰

河以南北多信日蓮教奉以此敗也異哉以余所聞  
京師人人無女男皆立會焚香動以數百數而其甚  
有鳴金鼓張旂志青屋左義膜拜而呼佛洋淫益耳

乎。上有詔禁燒香會衆者欽哉孔子曰攻乎異端  
斯害也已鍾等豈未聞與

武功錄

《大梁王師如德王善期傳

十一

叛民王志孝列傳

王志孝長安人也。好黃白之術。萬曆視邑中子。蔣宗智常從孝遊。欲習其術。孝與之煉母。燒砂。築壇。鹿耳。由此傾動長安。孝既見長安從遊者衆。遂勃然欲反。曰。人言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豈欺我乎。於是與宗智。陳鳳。張妙山等約。吾當稱帝。若佐我。我拜若爲侯王也。宗智對曰。願盡力。是日即築壇塲。造符篆。志孝儼然稱帝。而封宗智爲王。妻梅爲后。而陳鳳。劉騰。王玉。張妙山。王祿。趙俊。張鎮。畢受。僞職。計將欲大舉。有萌芽。而爲執金吾傅霖所覺。即使使者逮捕以請。詔鎮撫使即訊志孝等。辭服。於是鎮撫使覆奏。以志孝等下法司。而拜傅霖爵二級。官校一級。先是給諫鄭岳亦上書奏事。大略以王金。劉文彬事爲明鑑也。

讀曰

莊皇帝初。王金以丹石符咒。狂惑群輩。卒廼從未滅亡恙乎。今上初即位。志孝廼亦以黃白事。稱亂哉。語曰。前車之覆。後車之戒。夫以此禍人。猶爲不可。而況於爲不軌乎。悲夫。毋爲禍首。反受其咎。豈不信哉。

京營叛兵列傳

京營諸官軍。其主從竟不可考也。先是少卿曾軫。閱視雲中。既還。上疏條對裁冗員。長安傳以爲請。抑損營中諸廢閑者。吏倖及成卒。停操者。稟食。於是金五石。指揮使高清。所手指揮使楊紹臣。羽林指揮使高一椿。請於大司馬石星已。請於定國公徐文壁。柰何欲紛更。祖制。而以我爲老。老廢閑。而讓罷平。願爲畫便計。不然。吾等且日自言於曾司空所矣。大司馬曰。何有是。誰爲爲此議。而今若等。擾攘亡已也。亟去。毋妄言。妄言。誅矣。頃之。武選郎張國璽。聞官軍皆

京營叛兵列傳

不知敵意也。乃聚黨數百人。走長安門。欲旬旬悲號。於元轡。而會大司空官同享。左司空周世選。右司空盧維祺。詣會極門。上疏諸官軍望見大司空來。皆趨而前。進道。稱願母減俸。不容口。遂擁衆直從司空走承天門。臺諫呵止官軍。官軍擊砂石。傷臺諫面。殺汚井。及司空。以司空親軫兄也。賴大司馬危言。始解散。於是給諫羅棟。御史顧龍徵。皆劾。奏其事。而大司馬。大司空。亦請告以謝人言。上弗從。獨問五府及京營兵科。自是之後。給諫章尚學。則劾張國



聖詔謂南京用亦罰係凡六月給諫鍾羽正哭之佳御史賈希夷則劾定國公以定國公所題誤也先是上有詔詔所司問狀大略言如有意縱容互推諉不行禁戢令指名參奏而左司寇邵陛所訊指揮張佑百戶李山李欽晏文四人而其間獨一李欽可鞫張佑則已老山與文皆貧甚故無糧而王維政劉豸則并其名而亡之矣凡此皆定國公所奏題於是詔罰係凡六月而大司馬竟請論高濂楊紹臣高一椿如法曩者常止三人毋妄言而三人自言吾等且日請於司空所也

武功錄

入京書表奏傳

主

卷三

讀曰

雖不敵齒君之路馬而況於尚書乎以余所聞尚書國之喉舌也禁門咫尺天威而武弁蒼頭奈何以不法施之倘亦有蕃鎮之漸乎鬼錯常有言則之其禍速而小不則其禍遲而大豈獨七國哉蓋亦類今之兵勢然也

西域易州邯鄲通州諸警馬盜列傳

孟子龍五軍八營戍卒也乙亥歲與留守軍黃梅膠驛軍朱朝鳳專騎官馬馬上滑弓而射人人至率其金走走如燕八九載之間道路弗寧續吏第知其為警馬賊也姓名弗可聞甲申夏朝天宮人尹承恩偕驛夫閔科從定興縣錢院運行至辛房店子龍三人皆楊楊騎馬貫弓矢而來壓承恩奮臂據鞍曰走速送承錢馬上承恩即取囊中乘蹕而奉曰錢盡在是唯將軍無怪我龍等竟欲殺之以滅口而會條夫數十人至弗殺復騎馬向德勝門走於是以其錢且莫

武功錄

入京書表奏傳

主

卷三

從傳徒賣藥者遂乎而是時捕獲使曹大義趙東魯有才名頗能逐捕盜賊使還京劉江巡微道上而子龍等三人方右持杯左挾歌兒大自愉快也江等偵其狀請於大義即使使者捕之疏索囊中姦藏僅遺錢一萬三千七百文馬八匹及刀箭天服亡笑是日召致承恩公庭中對簿子龍三人皆叩頭服實有之頃大義復捕獲王章章亦大盜也而御史葉承遇見以為新法兵馬使獲盜三人者具題紀錄題以曹大義請比兵馬王克敏趙東魯例也上可之易州故多騎馬盜也壬申冬信陽司訓徐為敬還自

長失。既行。行未至滿城。而會一強賊騎驢馬。執弓矢。鄉司譚發七矢皆中。奪其囊中裝而去。且曰。司訓竟死於道。縣道爲治楊柑。先是僱兵使高文應。徵保定同知李宗。都護王江。指揮劉光代。行保甲法。而滿城令申九峯。亦帥縣尉黃履經。巨莫迺徵道上至滿平。而騎馬特出。諸邏卒不意耳。於是縣令。移臺御史宋纘。御史盧明章。有頃兩臺上書請量治高文應。欲逮問王江等。上初從廷臣議。凡大寧都護所部有知盜賊公召。總所在捕繫。歲終保定臺御史得察其勤否。而舉刺之。是時大寧以都護一人保定以同知武功集。

武功集

武功集

一人主巡微事。而安旅傳錄。東鹿則以屬之縣道也。縣道有盜賊聚黨至十人以上者。所司皆請論如法。李經榆林衛軍餘也。戊寅秋常與王貢高大深約。警馬盜楊文材。孫得寶等。相扇而起。而是時百戶王虎亦算入其中。並走邯鄲。曰。書大道之中。騎馬傳方。奪道一介行李。往來如入無人之境。是時彰德守蒼頭黃謙。道達經經呵而止之曰。安走謙迺下馬。盡以囊中裝送奉經。經復獲所國獲。即騎馬走。而斯率栗洪竟往縣庭中。具以實告。於是縣令李廷彥。尉王節。及獄吏郭邦憲。永年尉陳廷棟。陳師所。即提返率。

許縣。蔡教等五十餘人。進亡逐北。至暴台寺。挑戰。經遇賈弓執矢。鄉賀達源射中馬。節亦射經。中鬣左。經復走。永年牛家堡乃益張弓射。射果精。我兵張登等中流矢死者三十餘人。節與李獻奮。而前勇氣益百倍。於是疾力。獻劔斬楊文材。節斬高大深。生得李經。而縣令及同知趙于敏。提邏卒。圍者四而。而郭邦憲。陳廷棟。與蔡考。李光先。並衝鋒而入。得王虎。王貢。張再傳。盡斬之。而獨以李經孫世寶。檻車膠致廣平府。繫獄。是日即請大名美副憲。屬趙同知王司理。鞫問。辭服。自是之後。軍昌張豹兒。與閔子新。毛喜。喜等十餘人。大會通州竹佛寺。欲爲李經。滿雪前日之憤。千新。遇王虎餘黨也。於是使豹兒潛伏邯鄲。呂公境。詞事而爲李獻所覺。即逮捕之。就吏。然後請於臺御史張廬。御史王應吉。書奏事下大司馬。方達時議。以縣令李廷彥。尉王節。紀錄初趙于敏。于河州以上賊工不實。貶傳二級。至是請于敏。傳。上皆可之。異者王虎。故以延安衛百戶。常備守疆場。今適淪於大盜。議罷裂也。

武功集

武功集

通州亦多響馬盜也。甲申冬。淮安鈔關法當進鈔七十四萬。鋪墊金二百兩。屬繇使李相。既行至通州海。

子建而會臂馬盜要而盡奪之還李日巡微道上賦  
率不可得而是時中貴人張誠以巡視庫藏一聞斯  
事卽上書以請大略以爲曩時臺諫諸臣所條對捕  
盜法至嚴而後御史陳羣請暫賜緩刑漸稍習於  
寬和也今宜著爲令今所在大盜毋得妄稱逃脫輕  
易註詭苟完考成上可之於是捕盜之網益密矣

軍餘所以備它盜也。而自戶尤爲鎖鑰。今白晝能騎馬過弓而殺人者。皆此屬乎。余嘗由西域還走易州。通州見其下。冠蓋相望而獨慮苦響馬。殆偏強哉。練武助集

開河戰陶文列傳

陶文運河盜也。萬曆初，千戶安國轉輸，資銀一千九百七十餘金往太倉。既行至七級下關，會其諸副，始皆止舍。而大盜陶文超三等，謂知舟官丹多金，義夜半擁眾四五十人，入舟執陶，處而奪之金。於是河上諸臣工皆大懼。奈何以巡徼不法，而使府庫金中道而散於諸偷乎？吾等度自知有死罪，誠惶恐，而又久遮留使者，罪益深。旦日即貨金如數，悉付使者。然後告於備兵使王元敬。於是臺御史傅希夢、御史張憲翔，並以其書報上。是時給諫蔡汝賢，則劾奏薛武功等。

○開河疏陳文等奏

三

武使王元敬、袁州千戶李季、熟御史商爲正則劾奏。通判孫仲科、縣令李騰、丞謝湘等皆下大司馬譴給覆奏。上有詔罰游李勲，俸凡半載。王元敬在俸，而以孫仲科等屬御史逮問。居一二年，解兵使曹官勉始捕獲大盜陶文等以告。於是御史劉良窺具報天子曰：「今臣所捕過曩時間，河盜也。」詔梟斬河上使大盜毋效陶文。

養正

以余所聞曹漢之間列兵憲慷慨大將軍旗鼓豈不壯與區區一函文何足以辱府庫金而勞苦我河上

公平。主計者常請選補運軍。良是余觀關河其疾小。非若海洋江漢而廣也。何更憂盜賊哉。

大加錄

八關河底南文列傳

主

草賊張從教列傳

張從教廣宗人也。常與邑中千董談及鉅鹿人董恩。恩衛水人。蕭茂林等二十餘人。並方巾綠服。如漢官儀。白晝執持各鉞諸關。皆揚揚騎馬。馳驅於鵠侯臺旁。若無疆吏乎。於是董普令孫訓新河令莊傑。及冀州守張存鉅。請於井陘。備兵使。喬木。並提運率邊希真等追逐。至東鹿。東鹿進南。則王家井。進北。則董家莊。進東。則穆家窪。諸侯獨從間道走走。不犯東南界。而希真及韓署等。鳴金鼓。號召鄉兵。殊死力。鏖戰斬首補虜凡四級。奪德馬駝及弓矢。而諸倫亦殺我。武功錄。八草賊張從教列傳。主。選卒耿介。韓署。韓計年相當。然後走新河。曹家庄道。逢東鹿人王喜之。劉克類。劉天佑。齊集。中裝往幽州。執而奪之。已走鉅鹿。于家小留諸庄淫婦女。略信惟德。李惟正。陳其平。董守恭等。金銀什物。亡美類。縣令何文極尉孫孟春。遂捕始解散。官是時鉅鹿則屬大名。備兵使東鹿。則屬易州。備兵使新河。則屬井陘。備兵使乃並請於保定。臺御史陰武卿。御史敖魁。范鳴謙。是日即撤巡。徵真定。同知徐濂。順德。同知李琮。保定。俸侯與並行部二縣。竟未得賊也。於是兩臺及給諫張昇恩。後先劾。奏諸疆吏於郡守。則王守誠。魏

任張振先於縣令則何文極王明莊傑於尉則張孟春武仕侯君輔事皆下大司馬梁孟龍問狀時壬午夏也居頃之大司馬覆奏上有詔任何文極李琮張孟春徐爾徐濂及莊傑俸凡三月而備兵使曹子登上幸寬假不派治先是東慶令王明調任丘張給說疏必欲明捕獲盜賊而後往也居頃之從教等沅山東迴與孫夏志謀以爲縣道必不寬假我輩若不蚤爲地則相隨就縛矣於是以一百二十金悉付夏志買馬期五月終大舉流行諸郡邑皆不愉快于是日從教亦由穆家口直走太安州安家庄仁隆武功縣

六章賊衆衆數列傳

武

村民并奉所候夏志騎馬猶恐時且久此間人必添疑我我不若先未發變也示吾母它意適以王鬼爲媒娶其妻適當是時山東臺御史湯使民及御史黃應坤先已察其流犯諸郡邑人極濟南武德臨清曹濮諸縣道收捕急於是平陰令欲請於濟南兵使劉天衢即使都護任自強千戶馬尚文驢安東庄從教迎帥黃談等並騎馬馳驅而前自強不避矢石疾力戰竟從從教黃談等七人餘黨皆逃逃已萬城執李錦魏尼城執李天民並糧車膠致公庭中對簿皆有左驗於是兩臺請於上幸從大司馬議最斬

張從教等傳首井陘間

議曰

兩鹿及新河豈非畿輔股肱郡哉余聞其下列郵亭練保山兩臺詳哉其言之也今卓寇不下二十人而以二三百若令敵戰迺致耿介等傷金夷而死也悲夫張從教竟爲山東所捕首足異處倘所謂天道好還耶非耶

武功縣

六章賊衆衆數列傳

武

饑民王友臣別傳

王友臣內黃人也縣故旁近湯陰安陽而限以漳河  
平丙戌歲大饑村落間闕鹿空虛百姓不厭糲糠而  
賈人皆轉麥以逐利母皇它岡也於是榜人李友才  
以麥舟七艘鼓行而進豆公村而會王友臣聚安陽  
湯陰諸饑民數千人鳴金鼓張旂志並鼓噪而前曰  
毋往亟取麥來方是時我困恐不能須臾待也而還  
卒申廷諫乃趨而呵止之友臣卽劒斬諫以懼諸賈  
人竟盡奪其麥而去而會淇縣有王安之盜汲縣有  
車小岡之盜皆以奪麥爲務於是旁近郡皆提邏率  
元力剿

六 仇民三友臣別傳

重

新文大

議曰

以余所聞賈公念饑民念至深唯恐升斗之粟稍闕

滯使九重德意不旦莫及也而饑民率賴以生法  
亦其盛矣哉人言救荒無奇策豈其然乎豈其然乎  
余每讀故志至聖人貴未然之防則未嘗不以爲通  
於積貯之說也

武功錄

六 饑民王友臣別傳

王

山東

王登列傳

王登東昌人也與邑中子黃恩李茂補董明池善居恒謀欲反會丙戌星變歲大旱登等相與謀曰以此時起可乎於是黃恩專以左道惑里中而明池乃爲檄檄大書軍情密東即付梓人雕之已復書群英聚會代天行道於上廼以檄請登登以殊紅標之先是茂親日夜治閹器閹器已成是時十二月將盡也登等乃乘太守帥官吏並出郭迎春謀欲略府庫及運舟諸糧糈事覺爲邏卒所捕生得王登等八人奪獲武功縣王登列傳刻檄及兵器條黨皆解散明年春郡守蕭應官以請於是都御史李戴會御史毛在泰聞事下戊部是時少司馬石星本兵柄乃以其事奏詔梟斬王登等東昌市居二三月復按郕城令韓子廉肥城令閻義後先逮捕黃恩王應時王堯臣等數十人罪當斬上可之廼以爲象春田樂義劉得蕭應官下銓部紀錄先是試御史王象蒙上書欲曹州建守備一人武定調守備一人濟南改參將一人大略以曹州去徐沛近去省遠地形最利長驅自昔號稱曹單多妖民而武定東臨渤海僻在一隅多流賊故也曹州故有

兵二千八連守備便武定調德州遊擊在亦便濟南故有練兵參將後罷今于都使司改參將一人給與勅諭統領訓練亦便上從少司馬請以爲議是

議曰

余觀東昌南至曹濮北至臨德皆衝道豈非天下咽喉乎其下地四平曠奈何不請大將以備之也而說者曰兵延使倣然是大將軍旗鼓矣余以爲不然運籌帷幄之中將不如兵延使攻城先登陷陣卻敵前蒙石矢不避湯火之難兵延使不如將二者曷可廢哉易稱履霜堅冰至余每讀王御史疏則未嘗不爽然自失也王登列傳

叛生侯沐封列傳

侯沐封文登諸生也縣故有土城歲久崩於是議建石城會劉太守以庚辰朔正月還郡時冉冉正月癸先是常事者以其事屬同知韓屏屏延召諸父老子弟約約治城大事二百一十餘日人人稟食二分官與民各辦費費亡慮一千一百餘金縣不得諸優免是月也屏行部文登與海州史目孫經尉陳思義以二十九日始事而諸生侯沐封等側富轉石塊殊鞅鞅不樂也會諸生唐希孔軍餘于教礦徒宗紀亦欲阻此法沐封因與謀曰奈何以吾輩下同編氓乎今武功集

六引生集卷之四

三

武功集

議曰

乃知其非屏也已干教疆要挾府出示自日中至哺援鑿倉城中府不得已果以撤趨散工始解散頃之屏延以其事告於副觀察袁弘德城事竟寬假至秋杪於是撫巡使趙及御史陳功譙讓督學使者沐封免諸生爲民唐希孔王好賢劉文粹孫社廼奏聞事下御史大夫陳炯皆寬韓屏等罪獨沐封于教習適邊叢相等皆柳楔以爲叛民戒詔從之於是以軍法榜掠沐封凡一百而後遣也

武功集

六引生集卷之四

武功集

城池所以衛民沐封以運石之私圖遂妄欲阻大計何哉至其傷郡佐毀冠裳此九非疆場之禍傳曰鄙人何知仁義鄉其利者爲有德封等豈亦有之當是時非添憚趙公威望方以王佐材保釐其地若等且將爲戎下禍不但止此矣



德平判民列傳

德平濟南所部也辛卯歲大旱蝗蝻爲災是時崔士  
榮爲令適移于臺御史宋應昌曰縣不幸良苗敗於  
蝗蝻之口願爲縣畫便計先是縣以大旱請臺御史  
見旱蝗相因而起心竊數數然疑之而會丞董用賓  
至臺御史適進用賓庭中問狀用賓具言有之第不  
如是其其也是日士榮亦至延報夏竟如所請臺  
御史即召用賓置對士榮爭辯不容口有頃縣選聚  
衆至五千餘人直走臺御史所揚揚田間道而馳迺  
特敗木及死蝗陳堂上曰我明府所請如何臺御史  
武列錄

皆一切寬假之使其自定然後具以實告先是濟南  
守及糧使者荆州使大方伯傅作雨案驗言德平  
實旱災五分以上百姓見臺御史最明察叩頭伏實  
吾等小人爭時急殊觸犯天威於是臺御史劾奏崔  
士榮久之給諫王德完上書言所劾未當詔部院  
問狀其後御史大夫李世達覆議詔曰近來議論  
煩雜假公濟私甚多卿等宜辨別人心力持國刑其  
有邪佞陰薄之徒沽名飾行之輩違臆妄言違奉給  
旨指實糾奏而給諫吳鴻功亦言邇來下吏可以扶  
上官訛言可以宣內地虛名可以動聽聞上甚善

之頃臺御史宋應昌請予告以謝人言大略謂德平  
之發實荆州俊主之語在奏疏先是御史何出光臺  
士榮卓異作賢在不覲廷議以此紛紛矣

讀曰

王成豈非西京循吏哉迺亦虛增戶口乎德平之役  
起於愛民太甚臺御史亦第論其報勸不實耳而給  
諫則不得不爲紀綱惜且以五千之德平揚揚捷蝗  
而而走食幾甚矣哉欲以嚴履而加首也悲夫孔子  
曰名不正則言不順信哉是言也

武列錄

德平判民列傳

本

山西

饑民王漢臣劄傳

王漢臣隰州人也是時歲大稔年穀不登城中斗米金錢以上百姓至賣子鬻產以接衣食猶不足而石樓人劉廷輔隰州人姚金湯皆以貧雄里中漢臣乃與王應之王廷愛等稱貸於廷輔廷輔弗與漢臣出罵詈語去頃謂應之曰吾等豈饑餓死乎於是聚黨三百人直走石樓縣水頭山黃鶯等旦日遂至曹村執廷輔請免不可迺擊牛酒已輔出寨中焚得還逃臣等竟略糧糗九十餘石而去先是臺御史辛應武劄錄

乾請輸民糧二千五百兩以佐隰州之急會平陽太守缺而以司理王之猷視府事通使同知王思厚行州撫饑民簿責還司急還司常從走卒巡徼道上逮捕王廷會而曹堯等皆奔走走隰州圍花里略姚金湯寨中裝梓鼓晝鳴於是河東兵巡使粟在庭自蒲州一日夜行三百里馳平陽奉臺御史檄曉譬諸倫諸倫由此解散事聞下戎部問狀當是時臺御史侯于趙新到官嘗奉大司馬之請付臺御史案驗詔可之始解州判葛輅行隰州事而平陸簿吳世濟行石樓事部索諸郡生得王漢臣王汝愛王應之王

貴王邦彥五人檻車傳臺御史臺御史猶欲捕曹堯急也前是解州守朱偉未到官臺御史不論論葛輅等罪以議上幸恩貸輅等詔所司加意撫恤毋致流離失所以啓臺端是時癸未夏五月也

讀曰

傳曰一旦有急叩門不以有無爲解者惟朱家劉孟耳王漢臣稱貸於廷輔不可得遂亂乎余常過三晉其下山廣川俠民貪土瘠賦役頗繁假令歲比豐稔民猶難之而况有如水旱國胡以相恤也當是時三晉尤苦磨騎哉

武功錄

八卷全書臣劄傳

礦盜王張住列傳

桃花溝及溫峪山五虎關皆為城垣曲夏縣諸礦也先是戊寅平陸礦徒導河南諸偷既渡河阻山公行上有詔詔比江西湖廣例彼此約會協捕務期盡絕事寧一體叙功論罪居於何河南河池人王張住小舍觀朱世安趙仲保等常與芮城垣曲夏縣人相得甚驩當是時夏縣有溫峪之礦芮城有桃花溝之礦垣曲有五虎關之礦於是溫峪山二岔溝諸姦民謀曰道河南人至吾等因以為利不亦可乎頃之王張住小舍觀聚黨二千人乘十二月盡水堅可度武功錄

大德王張住列傳 三

遂從川里等遁以羊一豕一鳴金鼓祭河度直走溫峪山取沙漸增至六千人會刁家溝山忽摧裂有沙可化為銀而王張住等盜心益熾盡溫峪二岔之間皆為保姦矣於是縣傳礦簿王張請於河東守巡使即引兵馳燬礦口還捕諸偷諸偷奔散垣之諸偷大入芮城桃花溝薄何志儒追逐生得礦首蘭一枝等八人而垣曲令王文燦亦從通幸傳五虎關時礦首已從上下柳窩至堯兒口度河矣守備李材提選辛轉關中流矢獲死於是給諫顧九思上書請御史臺論以禍福令其解散大略欲重臣為故某請治策是

後御史臺許守謙大會御史以登雲印移河南部御史衷貞吉趙從黃河以南為盜僞諸賊上復有詔詔兩省巡撫各嚴督司道協力驅捕察賊毋得疎玩是歲萬曆丙戌也於是千戶顧託提兵三十人為一軍軍於石縫峪戴家莊劉思忠提兵三十人為一軍軍於李家庄底塢莊胡懷遠提兵三十人為一軍軍於盤頭鎮張上提兵三十為一軍軍於好羊度指揮張冠提兵三十人為一軍軍於陝州東莊陳一清提兵三十人為一軍軍於三門村王度提兵二十人為一軍軍於李進自戶李貴提兵三十人為一軍軍於太陽渡趙貴提兵三十人為一軍軍於西故村皆禁它使通賈母往來孟津之間時有操艇而問度者罕而希矣後衷貞吉上書以為所司飾詞推諉先是榜人李公化告尚城礦賊趙利擁眾奪舟而渡事下靈寶縣具知趙利非礦賊也是時利有麥地濱河公化延與南思誠等渡河而盜毆傷守者陳龍張社頑趙加益狀敗得解而還使焦旋上驗於是利與公化對簿尚城會榜史李子春與化有親議乃給言利故礦盜實據東西度也乃以利繫獄後靈寶得其奸以為襲所請擁眾而來者非實頃下平陽同知史自上浴

縣今東道充後先雜問其如靈實所按驗於是當公  
化徒罪而貞吉亦非以李公化誣趙利而遂縣謂河  
南無礦盜大意欲分界嚴防效同舟共濟之誼也

議曰

語曰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攘攘皆爲利往礦徒  
豈以爲利而來耶礦吏第堅閉其礦土人尚不敢爲  
利而況于流寇乎臺御史令黃河以南爲營而守良  
有以也嗚呼捕盜有如暴虎之張敵其人則礦亦天  
地自然之利也然何必堅閉哉

武庫

大德堂

五

礦盜張守清列傳

張守清五台人也邑故有五台山廣可七百里其間  
林木茂處蘗榛土石甚崎嶇守清與其黨郭西山張  
奎忠等聚黨三千人居鐵鋪村專以礦盜爲務頃之  
藩王與清通婚嬖奸行私惠以招以命黨類漸增遂  
以郭西山爲大頭目何矮子爲小頭目守清爲人機  
械變詐不可測諸倫從令則分財利有如一目不奉  
約束清必鑿死杖下納之溝壑中以示威重有司莫  
能食庚寅秋上有詔詔臺御史按驗於是制置使  
蕭大亨及御史賈希夷爲檄曉譬令歸降不則天討  
武庫

大德堂

六

五

必加若等於是張守清應軍門上狀具言盜礦則有  
之實無它願願假清死罪開鐵鋪村人裹棄臣言狀  
亦如之願立爲保長使開礦納稅事下屬平兵備使  
張惟誠屬代州守黃恩道五台令常自新問狀請以  
鐵鋪村土著及晉府佃民流寓大率四百九十二戶  
編爲一甲即立張守清爲保長郭貴爲保正許廷珍  
爲保副丁厥爲老人開礦取砂歲賦一千五百兩封  
輪縣官以佐邊先是上詔督撫詳議具奏不許罷  
文塞責是時臺御史李來非議官使使者監臨而以  
所更砂官七民三便頃代州守及五台令請以十分

爲率官取其五而以半予民於是守清即以所置屋  
三十五所改爲鄉約所而置制使及臺御史皆以爲  
可乃上書請立循琛文傳每二季一筭而以縣使封  
輸布政使處抄轉運民部於是事下該部問狀其後  
御史任應征初奏臺御史及總戎李如松建標亦奏  
清結婚宗室事有狀居頃之給諫王遵訓亦上書言  
撫處失宜而張貞觀以閱視行宮天涿言開礦有五  
不可語在奏疏大都欲給守清等批執令歸耕敢議  
令及不如令者斬礦洞請以石填開建墩臺於上帶  
得過節置防守使一人而以營兵三百人戍守之沒  
實和錄

八卷卷之三

守清宅給軍而今乎刑守備使月一巡視每季秋北  
樓參將察其殿最而賞罰之著爲今書奏下該部於  
是大司農及大司馬石星留案礦事皆與給諫議同  
上從之今各產礦處有司不許私收商稅復有詔  
赦守清罪得歸故籍是歲辛卯夏也前是御史蔣春  
芳奏五臺及蔚州靈丘廣靈廣昌諸鎮皆無絲毫左  
驗惟強括富民招補佃家不至斬極不已自守清辭  
後而民始得有今日豈非大寢係哉

### 宣大鎮

#### 史二官車達鸞列傳

史二官車達鸞皆三衛部夷也阻山後以爲險二官  
常與黃台吉相仇殺亡服嘉靖中幸悔過迺矜甲面  
縛詣臺御史劉聖曰曩首願旁近塞上逐水草唯將  
軍所左右於是臺御史請於肅皇帝幸報可由此  
史夷得牧龍門所隆慶初車夷達鸞亦自虜中亡然  
於邊史請牧滴水崖靖胡堡自是之後一酋常往來  
虜中爲間牒以自效久之老把都黃台吉聲欲犯瀕  
關而制置使王崇古卽使史二官深入朵顏部黑吳  
武力錄

六卷卷之三

管謂之其狀聞告漢亡何黃台吉東徙推擇胡中  
女子爲婦人是時車夷大恰育老嫗父物故而恰有  
子曰敵曼厥有子曰八不刺皆年少不視事而以所  
部哈不黨在密雲邊幸有太哈不當親阿卜者漢兄  
也已又得車夷克兒女及朵顏阿太女史二女黃白  
吉并皆室之曰吾長王胡中若等皆憂貧乏哉居亡  
何黃白吉比被盜思其父哈不當遲遲騎至密雲邊  
迎謁父父與阿卜者漢偕往也而車夷革固燒花奈  
等亦感比被言遂引果去動以百數頃比被後使首  
長青吉布恰堅石等首領既躬帥所部轉入他不黨

等二百餘騎。馳至房溝。西至水克。圍獲車夷哈計。哈班。賸察哈。賴卜肯。及禿斯箇兒。事胡果去矣。於是御史孫宗。劉良。劉堯卿。給諫張書。皆後先上書。陳大計。語在奏疏。而臺御史吳允業已與制置使王崇古有成畫矣。是日即召大酋達鵠。啟臺。八不刺三人。小酋伍樂禿斯額等一十九人。庭中問狀。大率未去者。凡一千八百八十二人。皆一切罷無賞。因以檄譴讓順義王曰。奈何教兒子不謹。而廼誘惑我屬夷去乎。趙歸我。不然者。我敗乃市賞也。黃台吉果惶懼。問諸比較。乃送奉阿卜者。漢到邊已。復爲酋婦所部。武功錄 不忠實錄

窮夷五百人。竊比史車事。請撫賞。當是時。史夷服屬已久。畜產頗多。而獨車夷。皆竄無積聚。常盜竊馬牛羊。已過計畫。無所之。輒欲借綠邊率從征。徵徭於揭巢。趕馬而送。因以爲利。及後貢市成。毋用武。惟仰食縣官。而老把都又從旁行搶略。帳中澹知也。臺御史於是嘆曰。車夷以窮困故來歸我。我不垂自爲若地。若寧不掉臂去耶。於是請築堡三座。以安之。事下大司馬譚綸議。竟寢。適於寧遠堡。及四海泊。並修起牆垣。令二夷歲時逐滴水崖水草。有如一日不可知虜來。并皆匿前垣。老把都烏奈彼何也。是歲。萬曆癸

酉也。後五十六年戊寅。御史黃應坤。請簡二夷中。最驍四百。備營兵。得粟食。縣官人月三斗。而大司馬方達將以爲不可。久之。給諫田大年巡邊。以爲二夷最爲心腹患。莫若曲爲隄防。明年。御史徐鳴鶴上書。意與應坤同。是時梁爰龍本兵柄矣。而亦以爲宜厚其撫賞。於策便皆以夷性。毋厭故也。先是裨將麻貴。約束車夷。車夷適不就日夜。惟決策於比虜。而史二恐事覺。解且染已。廼踵軍門。請曰。車夷遠邊交連比虜。意欲何爲。將軍蚤爲地。由此邊吏疎不虞。史二有它腸也。久之。俺答幸款塞。結離而稱臣。我緣邊率皆虎

睡。倒載于戈。無所用。相率去墾田。而史二以爲我今復欲牧馬長安。鴨鴨滴水赤城之間。毋過蹂踐禾稼。而幾犯漢法乎。於是帥胡能那木神堂等。率廬二百亡虜人二千五百八十三口。索駝馬牛羊六十餘頭。並馳掠田堡。因至馬鞍山。初史大侵盜。老把都馬牛羊。老把都常稱兵欲報之。於是盡以寨中裝藏龍門滴水寨。而老把都僅執其犬子擺三兒。後邊吏謙俺答急得解免。主是盡獲寨中裝以往往依安免也。而備龍門者將馬一龍從正峪。啞啞之安免乃帥子餘驍。亦皆建史夷於塞外。於是自黑峪口至紅沙嘴出

邊揚揚騎馬來道而馳乎。即使使者追之。問曰。若亡何也。曰。我亡。以內地多耕種。五無牧所也。且麻將軍不食我月米。已兩月矣。不去將安待乎。旦日參將麻承詔。告於總戎李迎恩。副總戎張元。於是偕守巡使霽化龍陳于階。以請也。而御史連標。適以其事屬同知毛似荀。適判任國相縣令趙爾守。具得其狀。因上書劾裨將馬一龍。楊諱李天爵。李克李迎恩。黃明臣。已劾大司馬王一鶚。上有詔。言將才難知。大意不欲盡歸本兵故事。二夷月有米。歲大實。凡一小撫。凡三至。且北路則靖胡堡。東路則龍門所。以爲期會。武功錄 卷之八 遼東傳 四

先是僻守靖胡者。將董用威。父及大酋都出。黑石等月米至一百六十有奇。羊酒總銀至三十八兩有奇。而是時胡中或言謀者。梁天祿。何故鎖我吏。一于紅亥。或言麻恭將奔頭軍。何故驅奔我騎馬。口語甚難。藉而又會與黃春。自正月至四月。法當行小賞。後以米粟不具。改六月。而史二遂怪麻將軍不我給也。於是大司馬王一鶚。適復奏。上有詔。貶麻承詔。俸一級。逮問馬一龍。李克。罰揚論。俸凡半年。黃明臣。凡三月。李迎恩。凡二月。已謂邊方事務。統軍制。駐全任督撫。豈得無罰。於是罰蕭大亨。郭四維。俸凡四月。

也。自是之後。塞上益執其史夷子阿哈。大車夷子他喇言。及所部已奇力。節置之圖土。以爲賈。趨歸故巢。而給諫王遵訓。以爲不必招來。張應登。以爲罰服不必問。再來不必留。說皆不必聽。葉初春。以爲安危利害之大。機毋謂去留不足爲輕重。而斷事張壽朋。亦以爲宜乘其自去。而姑置之。嘗是時。上幸遣給諫鍾羽正。行撤至龍門三岔。遇君降人瓦四。阿僧器問狀。而史二則已從瓦房。遂徙黑阿矣。黑阿去靖胡龍門。不百里。而近志未嘗不須史。忘取阿哈大也。始車夷治裝急。遣家脫馬牛羊一千有奇。在滴水崖。靖胡堡其後。遣胡德勝九十餘騎。直走滴水崖。賴楊論追逐。龍空返。父之史二亦使騎入永寧。至周四。獲牛羊遊獵。杭大才。慶新首捕虜二十餘級。虜亦傷我軍五人。然大才中流矢。幾死者數矣。明年辛卯夏六月。星覆從東北走。天譴鳴如雷。其秋史車並詣塞上。請撫賞。以示款。大才適查督抵几。曰。是屬尚有可信者乎。即與守備彭繼祖等。提兵擊破之。生得首子紅亥等五人。把都兒等三人。降哥落酋一人。總戎李東陽。迫告於制軍。使蕭大亨。臺御史郭四維。於是御史吳應澂。訪誅納以聞。詔賜蕭大亨金二十兩。

表裏二之郭四維李東陽金十五兩表裏一之孫化龍與杭大才等金十兩韓子宜金五兩彭繼祖等金八兩張雲鷺等金五兩是時順義王禧力克以西行迎佛因助火落赤故能市賞庚寅辛卯皆未與度非有大功勞不敢以議迺與忠順夫人三娘子議乘東歸遂逮捕史二及大酋我列復與膠致塞上曰願復我市賞於是制置使請於上詔復二年市賞轉遷不他失禮爲都督僉事郝木兒台吉爲龍虎將軍及滿官正比拔金皆二十兩紅段二純大成比拔金十兩紅段一純賜活佛曰朵兒只唱是歲萬曆壬辰

武功錄

《史書通纂》

大文

卷一百一十七

也復賜蕭大亨太子少保秩金四十兩飛魚衣一襲父任邢玠爲都御史與王世揚金皆三十兩表裏二之韓取善金二十兩表裏一之父任馬林爲副總戎加王世寶爲參將師國勳爲都護安天爵爲守備金皆十兩已賜鄭洛石星金四十兩飛魚衣一襲王基陳有年金二十兩表裏一之楊子庭金十五兩父之給諫吳之望上書大略以史二故安兔塔而安兔則捨力克兄也宜在賞之以酬功必令執吉妹而嫁松房過賀爾山套房釋風怨而後開市便先是有詔史首原係降夷來歸不宜深拒但當安神得

所永杜后患明年春大司馬石星竟以制置使議請寬假史二我列阿哈大紅歹等十八人死罪而復以吉妹子胡獨兔我列子單獨害爲賢迺令吉妹呼羅海塔利等分別於長安嶺龍門所滴水崖如故也詔從之自是之後安兔復帥大酋打兒漢等犯我塞石口制置使迺縱塞上精兵提阿哈大及呼羅海塔利百餘騎逐擊以微察哈大意誠否哈大殊疲力破之斬打兒漢公用汗等首一十級得生口二人奪獲馬三匹哈大於是乎誠服屬矣吾始以爲安兔明而習於計而後迺今而知安兔謀幾敗迺塔事也

武功錄

《史書通纂》

七

卷一百一十八

讀曰

以余而觀龍門四海治城堡皆屹然若泰山而四維之也嘉隆以來益務爲武備壯哉今史車二夷得保塞倘亦有受降城之意乎傳曰夫人深信我我肯之不祥塞上於二夷可謂信我今藉其力以免是豈豈直一方利哉四夷觀望亦當有聞風至者



河南

礦盜王而庵鹽盜塗四列傳

王西庵礦盜塗四鹽盜也。先是汝鄆鄉民食河東池鹽已池鹽不產。食官鹽官鹽味苦。食河北海鹽買始騰湧矣。是時鄉人塗四原武人胡順專以私販爲務。群數十百輩。執關器白晝走河北河北人樂爲保。於是河北之塗車舉數人肩摩。晝皆鹽徒。殷殷不絕矣。而王西庵適與蔣四嘆曰。子試度礦孰與鹽四曰。礦利鹽亦利。利等耳。顧礦利大。鹽利微。然此時則無驗於鹽者矣。蓋去鈞鄆密陽之間。略鹽買以爲利可

武功錄

八卷三

一

乎。西庵對曰。吾意欲欲如是。旦日即聚黨百餘人走鄆州鄆州店。張家庄。湖道上諸鹽徒每一鹽徒至。西庵等劫人而奪之。鹽鹽徒見爲西庵等亂。料敵重。嚙通往往從它間道走。西庵於鄆州不得去。密縣密縣不得去。鈞州鈞州不得去。榮陽所通諸村落。西庵必索米麵及牛羊豕。屠飽而後去。行間有如鹽徒不可得。得行人。通略其囊中。裝不則執而辱之。示威已出。所略囊中裝。走河北販鹽既遠。行至砥固堤。會塗四與胡順胡六合。凡三百餘人。摩西庵等笑曰。始吾爲通衆所略。今通衆吾豈顧命哉。亦執而奪之已。解縛

鹽盜走河北礦盜走密石婆山縣尉崔進忠提鄉兵追逐至汜水。我兵張坤羅訓等數人中流矢死。而是時鄆州守吳敬夫密縣令蕭文元尚未及請於傳兵使田汝穎以故御史稽欽臺御史吳道直皆以從得聞也。以何欽竟從往來者得其狀。微使開封同知張榮議司理侯世卿以嚴保甲行縣。果與往來者所言無異。於是御史案田汝穎以下罪以請。時甲戌九月也。而王西庵猶在石婆山。時時欲報塗四胡六顧未有路耳。

讚曰

武功錄

八卷三

二

鈞鄆以河東池鹽未達。食海鹽。還買稱至此。然則海鹽於鈞鄆之風豈非宜罷乎。余過大梁之墟。求問處。處爲郡邑所患苦者。皆曰。礦盜且鹽與礦皆天地自然之利。語曰。天下攘攘皆爲利。往假令疆吏終禁而勿開。禁圖計何哉。

白蓮教香濟時曹各列傳

香濟時，楚隨州人也。聞稱有銀冶，當買田宅於其間，已爲巡徼老人給事縣庭中，因盜竊礦沙以爲務。區何里中子周一和導濟時習符術，符術成，常以符張四壁，自言能禍福人。居頃之，北直人龔志向巴蜀人羅仲川至，往謁濟時，謂濟時狀貌魁偉，類太上真君。於是約立白蓮社，而張林遂好，謂志向曰：「幸有黃石遺書，中言趙王后代當出世，有劉元豐、金盆、李姓爲輔，志向益鄉往之。適且莫遇從濟時遊，而里中惡少年亦由此歸濟時，殺性鼓舞，專之如神云。」頃張麟

武力集

白蓮教香濟時

三

張麟

造符命，稱奉天永命封號，詭誕不載。各以一紙給盧貢元等，期上元一軍起鎮平，一軍起唐縣，一軍起隄山，一軍起平市店，一軍起舞陽，並馳潼關迎趙王。志向等唯唯，由此治甲兵，備器械，日夜誦孫武子兵書不置也。久之，鎮平鳳陽店伍長康備覺，告於巡徼吏何大使，適與通判周厚提兵執張麟及濟時繫獄。餘黨皆逃，逃是歲萬曆戊寅也。而助陽臺御史徐學謨以其狀聞，請以檄二道，以一遷移保定，大索龔志向，張林以一道移巴蜀，大索羅仲川，而盧貢元等六十四人皆妄愚無知，徒爲時濟邪說所波蕩，甚不

足以爲刀鋸也。願哀憐寬假其死罪，臣等敢宣上德意，令解散，而大司馬方逢時履奏之。上謂還來捕獲劇寇，多係妖言，鼓煽亂端，下所在嚴緝，既論於是，梟斬香濟時，使爲比丘者知假於鬼神以疑衆者殺，明年春御史張簡請加守備一人居唐縣，巡徼南陽，詔從之。

曹營嚴封白蓮教也常從道士朱質所習左道頗得其道自度吾能號召豪傑矣迺集數郡人結社旦莫焚香誦經膜拜而師事之久之勃勃然欲反即與眾馳北小寨趙應時遂九合李枝楊進朝張景陽等百餘人期旦日日莫走蒼園夜半焚討趙友室會鄰人庖竈竟鼓噪而趙敵身徐大才即縛竈婦斬之以焚旗鼓已走董家寨焚董邦先已復走麻如寨守王素中裝時天已大明矣大張旂志旂志大書嚴伏三乘教主收長九九圓明轉化南無了道於是候守民等束白帶騎馬直走縣西南關殺鄉兵陳志友二人傷孫廷現六人會城下一人汲水而來望見守良驚大聲呼城頭人城頭監門買大用猶未啓魚鑰也即擊鼓告縣令快都事王廷行縣事急使尉門子先提邏卒到城而守良已斬汲水者頭縣城頭而去我兵追逐北至馬家庄廝戰生得張景陽侯守良等三十餘人李復旗志妖符諸什物以等即果斬景陽軍中遇便與勝致守良繫獄後賊皆奔散於是開封府巡檢同知薛選請於守巡使丘岳王淑陵皆行懇得其狀而臺御史周鑑御史蘇民望奏上事下大司馬方達時移名諸省大索曹營王後漢及吳

大剛健相十六人復刻畫曹面貌因下令曰有能生得者予百金頃保定臺御史張肅以東明縣逮捕王後漢來聞後漢別名王廷善與曹相得甚驢居何縣德守鄉學柱鹿邑令張瑞使使者跡至安平生得曹營及其母胡氏妻焦氏兄曹昆姪男三人女一人是歲曹屠庚辰也而御史大夫陳外輕重當當等罪曹至死其姪男年皆十五以下得赦死與妻母給功臣爲官叔輝當是時馬樹林子數百人亦携妻兒子走宜府以曹卜走馬賣械爲務而守備邢官以爲賊至帥兵逐捕之馬樹林子曹飛石傷官有狀於是給陳王汝譚案制曹使鄭洛書並劫奏其事先是給陳梁式湯聘尹後先上書杜左道防微慮上有詔詔所在左道藏聽之徒嚴行禁革大都諸給諫之意悉有如一曰如呂愷高本王志學輩相因而起也

談曰

佛法及吞刀吐火飛沙走石諸術其名爲幻此皆來自西域而乃以愚我中國民中國民往往受其愚自愚也異哉幻術此猶見戲不足深惜余獨怪白蓮羅教能帥數十百人肯來若神明輩人不當如是耶賈誼曰風俗之變皆以爲過然恬不知怪悲夫假令裔

濟時重義如不自視則其稱人豈可廢遺哉。

武勳錄

八

七

廿八

張小村別傳

張小村別名加忠河南人也初首長楊儒與小村以  
願鹽爲業已聚黨一百四十七人阻宿州界上界上  
亭長帥邊卒逮捕張廷恩等凡一十四人小村等皆  
還逃而是時宿州人劉才居桑溝山專爲諸倫保姦  
於是小村與其父大才及相世龍楊儒王滾王繼等  
並以抵於才遂與王登楊貴王繼舉牛酒爲盟盟爲  
昆弟矣先是廷恩對簿縣庭具言其狀而求城令屈  
策鐵使使者杜孟儒至桑溝謁小村小村果在才所  
適出使者逮之欲走才遂擁衆執使者縛之奉小村

武勳錄

八

八

五

會縣尉彭文采至才即鳴金鼓銳砲如雷欲殺尉尉  
急使使者告策策即躬提兵至山才鳴金鼓如初而  
令男劉應龍宗人劉淵上屋乘亂石石下如雨擊策  
策蒙石矢并及蒼頭軍張崇貴等七人策頭顱流血  
血至染衣幾死奪驛騎馬二頭而百戶李珩兵亦至  
才復走山頂持弓矢鄉珩珩無可奈何僅生得武功  
武安民孫時化三人繫獄策即移大梁兵巡使謝師  
啓於是臺御史褚鉄偕御史許子良題因郵置以聞  
諸台風陽臺御史捕才必欲得小村頃之漕使者凌  
雲翼檄風陽檄蒲朝柱歸德判周邦龍同狀始響馬

盜岳其及申長子之役皆剽才爲保森由此觀之非獨小村莽蓋亦保森使然也

讀曰

余觀宿州與永城中間不至十餘里然一屬濠陵一屬大梁有如一曰盜賊公負豈不互相推讓乎頃大梁及睢陳傳兵使皆統于漕使者率有味哉余又聞河南南陽民多驍勇出入陳弓矢大發俱用毛皮俗號爲毛兵往往發礮盜爲森善乎臺御史衷公欲招致爲兵也

武功集

二八卷公集

九

饑民車宗孔列傳

車宗孔號小岡滑人也丙戌歲大旱而樂陽人趙國英張學書適易變數萬斛漕下臨清欲因以射利行至清慶河會水涸低徊者三月國英度舟不可行乃索僧人欲轉交於其所是時車宗孔與王安張松等相與嘆曰小岡猶人哉奈何困處有腐粟而吾等糲糲不厭乎即聚黨六十餘人潛資於英英不從於是宗孔之衆皆欲畧英交固已口語齟齬矣而學書聞迺貫弓執矢欲射宗孔宗孔與其姪應科走淇鳳凰臺取泰現舊廟胎爲旗招致饑民復龍河上竟欲奪國英等變舟國英急走汲公庭中汲使其丞湯克寬而洪亦使其尉陳子懋提選卒往宗孔殊死戰傷我兵盧思孝右肱而我兵亦生獲王安張松等九人宗孔等皆遁逃於是滑縣請於守巡使李一中因聞臺御史袁貞吉御史徐申題徵淇汲部索宗孔是時宗孔居神丘集去縣可七十里而應科及所善韓鳳儀居城中並逮捕繫宗孔等家室屬洪與汲令同狀請論宗孔如法王安等實非首盜得減死時丙戌八月也臺御史因都置以聞事下大司馬張佳胤奏論之於是上有詔詔臺御史防範勦擒大都謂流賊

糾衆流劫漸不可長也。

漢曰

是歲也。天子辛亥憐諸災民特下詔曰。今有司撫字無方。賑濟無備。流亡載道。而不之恤。盜賊竊發。而不以聞。復申之以嚴保甲。緝捕盜賊。無敢滋蔓。賤臣每讀是詔也。則未嘗不再拜稽首曰。欽哉王言。此與文王視民如傷何異乎。傳亦有之。一夫得情。千室鳴弦。以賤臣所聞直指使。每上災傷盜賊事。陛下獨薄責守令。急有以也。夫漢文帝曰。吏百姓安其田里。而公嘆息愁恨之聲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凡守臣普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王自簡列傳

王自簡。小名趙兒。家世新蔡人也。爲兒時。常以拳搏擊人。膂力絕倫。長學擊劍。劍成。會舅小薛兒。壯。尤善援牆壁。每有窘急。輒上牆走。走如蜚。諸有力者。皆自以爲能不及也。而四方異能之士。多有欲招致薛兒。及其父與俱爲亂者矣。而趙兒所居在瓦店。瓦店故潁州所屬也。去州可一百八十里。去新蔡猶遠。平居常常有不軌之志。而甲午歲大饑。趙召薛兒謀曰。光固息蔡之間。往往欲從吾等起者。然時不可失矣。而是時息蔡及歸德牛頭灣饑民聚衆至數百人。阻山武功縣。

王自簡列傳

十一

公行。趙兒迺合黨以千百數。是日卽拜趙兒爲大王。出入乘使者車。要如也。於是直搗陳家橋。迎仙橋。略孀婦陳及段鳴遠。衆中裝而去。我穎上兵使者常逐捕趙兒。不走。新蔡沈丘則走。項城息縣急則乘山舉火焚人屋。居以拒兵。縣道唯趙兒所出入。趙兒幸亡恙。先是通判趙宗禹欲請兵勦捕。而州守李元齡欲以計貪縛之。而兵備使李驥千亦以清使者李戴臺使者張一元直指使者牛應元檄許歸降。得除罪。它一切諸饑民悉給票爲照。資道路費。令生道梓里。賊黨由此解散。而指揮使姜濟美劉京僅後先得河清。

武勳傳好禮。韓萬良等數十人。以何題見。携其妻將氏及薛兒。微行至州城西。謁事。事覺。為指揮使武烈。王孟時。蘇純。武所逮。繫州獄。漕使者。題以其事奏。於是李驥。千下。銓部。紀錄。優叙李元齡等。而賜武烈等金五兩。姜齊美等金三兩。王自簡。泉斬潁州市。時四月也。始兵備使居壽州。已移潁州。從上命也。

### 讚曰

上意在撫災民。災民有如動搖而起。輒悔禍。輒止。縣道勿深治。夫王自簡之屬。當至死。以血。疊旗鼓卒。傷一渠率。且法如是足矣。傳曰。父母能生臣。不能使臣死。而復生。今災民蒙天子更生。哉。孔子曰。湯湯乎。民無能名焉。殆非虛語也。

武功錄

《王自簡傳》

十三

### 萬曆武功錄

翰林院添註符詔瞿九思著

### 陝西附

### 寧夏

### 礦盜楊戩列傳

楊戩。成縣人也。徽成寧。禮間有金銀冶。山林茂密。戩常與盜。寇人楊二熊。五文。縣人孫長。漢。賈州人劉東泉。曾籍。吳九堂。龐友科。伏。寇人孟林喜。岐山人劉西泉。專以盜治。為務。會縣令馮以開。堅閉弗得通。戩等相與謀曰。治閉。吾無錢用。盍去略可乎。題造旗幟。去兩當。略晁水。已去。徽州略。袁進。已去。文縣。行至新店。略趙孟支。索中裝。殺其舅邦時而去。且日直走大小山。麻。戩子麻。圖河。略我兵陳興祖等三人。是時楊戩之眾。已一百八十餘矣。出入張旗幟。負牌。往往湍汚人婦女。母厭會指揮孟孝臣為守備使。提遷率王狗兒等。巡徽道上。不可得。題請于分巡使戚懷良。而徽州銀兵已變。獲旗鼓。得從賊七人。於是懷良遣貴賄文偏將軍郭邦急。項徽州人廖世銳。復執酋長楊戩等十餘人。復與廖致守巡使徐學詩。及懷良所。治請。識。戩等叩頭服。實有之。具言孫長。漢等六十三人。已。

武功錄

《礦盜楊戩列傳》

一

逃逃走禮野猪山矣亡何馬力坡千戶王佐才言賊自峨州走寧遠擲微鏢寧道上諸行人楊萬世劉世南楊恩明王世興等諸什物及僕與妻張一人是時派峨僱兵使李白強與學詩懷良議即請于臺御史傳希聲御史趙崧因徵銀兵往正其罪銀兵生長山壑中最善登高臨危尤習地形於是推擇老戶為鄉導急使佐才統之追亡逐北至胭脂溝生得張仲勳劉榮王世江張寅四人斬首一級而賊亦殺我兵畢良真三人佐才訊仲勳仲勳言實遺九十二人今走峨州頃縣道皆游徼於是禮令郝榮生得柳進喜黃武功錄

峨州頃縣道皆游徼於是禮令郝榮生得柳進喜黃武功錄

二

寬成令馮以開生得陳邦化及宋邦道妻劉氏餘黨奔散先是隆慶末須捕盜條格其僱會希聲奏楊戩事上問輔臣責司道兵僱使至嚴乃詔都御史侯事宣之日從實查察於是給諫光懋案咸懷良等罪故事郡縣巡徽吏盜至十人貶一級二十人貶二級三十人坐法免兵僱使所部有盜合至五十人者貶一級七十人貶二級百人以上免官亦如之有能捕斬得除罪請論和功懷良等於是平有罪矣是時已卯三月也其後十月希聲以轉遷小司農上舉劾疏上念礦賊事希聲竟未復奏大怒下兵

科問狀而給諫李起上書大略謂希聲自三月以至今時已半載矣設無一言及礦賊乃獨具舉劾為市恩循例之舉請坐聲法以為玩旨曷職者之戒上竟免聲官下御史問狀明年春都御史李堯德輕重當日強等罪以請上有詔罰李自強徐學詩降三月貶郝榮閻輔臣秩一等鄭國仕秩一等楊恩學金斗秩一等於是梟斬孟登等以徇諸礦

謹白

上方信詔令罷一都御史而百執事豈不棄棄乎然於舉劾疏猶有記憶礦賊事可謂至明察而聲乃又不報何也語曰法之不行自上始上不法必信矣人臣奉法循理亦足為治何必不信哉

三



回夷列傳

回夷西延慶平鳳漢間夷也郡縣編入版籍名曰回夷歲時視麥熟皆携妻小賣麥謀命仰食它旁郡歲丙戌歲大荒回夷五百人姓名莫考皆騎馬鹿持弓矢鎗刀諸關尉由涇州直走靈臺縣尉尹三驍解帥還卒逐回夷回夷於是止高山爲壘居一二日後奔麟遊縣略王尚仁等首產諸什物而平涼分巡使李自強及蘭西分巡使苗澤然告于都御史李汝因請兵急使子戶徐金且莫治甲兵巡徽晉備回夷度

武功錄

太回夷列傳

回

回夷

漢兵徵發如雨弗敢遁走永壽縣過分水嶺我兵追亡逐北至王梅溝殺回夷六人奪牛驢五十頭而回夷亦殺我兵攔守剛等七人殺傷大當於是走三水縣土橋鎮已走淳化鄧家山略鄧尚彥等索中裝還使走耀州與荒民合黨賊勢益熾矣遂阻文王園以爲險文王園去州可四十里去同官可三十里會關內分巡使田大年及將高節提兵五百人追逐賊賊殊死戰傷我兵張腰子及同官尉贊寧左臂略順義丞鄭邦魯馬而去我兵生獲回賊張自來兒及賊從權東來東來蒲城人也其言如故獲邑中子權東

竟權北賊歸淳化夷曰長漢馬長兒馬文景而會夷人屈應曉三禾人田和尚等亦至遂聚男婦千人馬廐千驢計欲走涇城卻陽驍城因合漸城果園里白水首指漢諸回夷迺使采詞事事覺弗可走而通判杜存兵至矣乃慶回夷戰大破之奪獲馬驢一百六十九匹回夷竟走馬鞍山於是都御史復發漢關兵備使原一鳳及西安司理張守軋躬詣同官欲殲滅賊是日同官擊牛酒獨諸軍諸軍即追逐賊賊敗走走至秦山梁追拔則去同官已百里而遠矣諸軍勇氣益百倍皆持鳴鎗射回夷回夷中流矢死者一十五人斬首一十六級生得女子一十五口奪獲馬驢驢三十七匹諸夷盡走白水縣於是都御史大會三邊制置使鄧光先及御史董子行請於上而給諫顧九思亦劾奏關中諸臣大略謂賊起必有所由始不行追討則疎縱之罪何以懲於前賊敗必有所從去不知殺賊則蔓延之禍何以杜於後事皆下大司馬張象龍問狀是時歲饑民流流死而以死者縣道左樹上民多爲盜大司馬獨憂在饑民廼欲嚴保甲練兵或回夷第請勦果魁凡稍從未至殺人有死罪得減死給票釋歸書奏上有詔諸督撫相機勦

武功錄

太回夷列傳

回

回夷

處以安地方。毋得姑息養患。明年。都御史王埈討平之。上謂劉廷臣儼而以楊維善下御史逮問。髮斬馬毛等。獨諸夷將四月初四日也。前是壬午歲。回夷李宗興。趙連忠等。阻山公行。上覽督撫高文薦蕭廉奏。卽下詔曰。地方官不能及時勦除。却有借名招安。苟幸無辜。殊爲玩寇廢法。今後再不許畏縮坐視。徒以虛文塞責。致貽民害。於是上銳意欲驅除此曹矣。其後督撫請於上。題得以回夷編立保甲。若爲令。令毋聚黨。毋持兵。毋搶掠。歲時諸回夷所流行。通司常從走卒。游後道上。以儻爲寇。於是將遣使使者察其動情。而勸懲之。取議令及不如今者。斬以故回夷遂得居西延慶。平鳳漢。閭幸受一應而爲氓也。

武功錄

大同夷傳

六

武功錄

書曰

語曰。渭渭不塞。將成江河。綿綿不絕。將尋斧柯。豈回夷謂乎。殆回夷至關時。彼衆不過四五百人。有如羅史驅逐之。則已。何如有今日哉。迺一日得居內郡。而權東未盡多歸之。豈不虎而翼乎。悲夫。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余獨慮礦盜與饑民常藉此輩而起。則余未嘗不懷修終欲驅除之也。

茶盜楊四列傳

楊四。西鳳間茶賈也。常與楊邦接。徐大雨等往來。已蜀間。專販私茶以爲利。後稍稍起。趨于盜。乙酉冬。四等日夜裝往通江諸縣。明年春正月。自巴蜀還。過西鄉會。上元城中。燈火相望。道上諸行人。股股不絕。四等乘是時。期諸偷大會寶豐寺。是時賊衆固已四百餘矣。迺走平落河。白陽園。過辛任禮。馮貴等望見諸偷持弓矢刀鎗。諸賊揚揚而來。皆惶懼匍匐走。走石洞中。避諸偷。諸偷惡禮等避已。迺束草入洞中焚燒禮等。禮等熏灼不可敵。迺走出洞。邦榜執而傷之。且日卽與其衆大人漢陰。并子壩漢陽坪。已入石泉石峪鋪。夏家山。復入漢陰。蔡家河。鄭家莊。已入長安馬家莊。過鎮安。瓦子溝。五郎壩。還入漢陰。石泉華嚴池華之間。從盤屋金鵝黑水而出。所至輒殺略人。甚至淫汚人婦女。以爲娼快。諸縣道略李應時等。凡九人。殺馮貴。及鄉人劉客童。伯林等。凡二十人。而徐孟義。劉朝甫等。凡六十人。淫閭氏王氏等。凡數人。於是商洛無治。使李琦。帥守備使吳從周。通判毛志忠。追逐生得楊四。楊邦。楊楊仲。吳才。李朝貴。張萬山等。罪當斬。是時關南分巡使張思終。父轉遷。而愈事使

武功錄

二八茶盜傳

七

苗淳然行關南事時已三月矣先是志忠以茶賊辜因置郵請於思忠適思忠未視事郵書皆封府庫以故不及聞兩臺亡何直指使祝大舟乘傳行臨肇招中間而五朗壩邊司以其事請于都御史李汶始聞四等事也於是大舟劾奏撫治使等隱匿忌事事下大司馬張佳胤龍重富琦等罪大意指每遇販茶時守備使常從司巡巡徵諸山察批引所不以批引接驗者請論如盜上有詔詔所司稽查防範不許疎縱於是罰李琦俸二月貶毛志忠秩二級罷吳從周儻牛事是後御史大夫辛自修移都御史汶御史大舟董子行及鄖陽都御史方弘謨請以楊四等梟斬漢南市必欲部索徐大申等三十人上可之始漢南山谷險阻林菁深密商旅往往孱聚于其間迺使通判一人居西鄉漁渡壩頃以郡屬甚廣關難制又令漢中守備使歲時周徼山谷中專逐捕盜賊抑何應康也

譜曰

以余所聞關中茶盜往往阻山公行殺略諸村落諸村落畏茶盜殆如虎哉所從來久遠殊不足為怪異是耶非耶楊四以私茶觸冒明禁罪當死奈何復

殺保人而徒欲因以為利乎宜大司馬著為令常以守備使提運卒巡徼諸山也

武內錄

八本通書列傳

九

曹進禮別傳

曹進禮蒲城人也丁亥歲稔。上命縣道庄郡國倉廩以佐百姓之急頃復獨存留是時金銓爲蒲令設厰治糧餼便有相望於道不乏也縣故有站銀多通負而禮與張汝清等常請於縣官願移臺御史王矩御史童子行因欲減今年站銀銓度不可於是寬假其期會曰若等第安之毋擾會歲暮諸門皆請假歸禮等聚黨數十人夜半走東關皆束草爲炬燃城門城門火起燒城樓弗可撲滅於是禮等並鼓噪砲鳴如雷迺以飛書置城上復西北走銓聞即提邏卒馳武功縣

人曹進禮別傳

十 三

城上城上大火光燭天虛無人而樓櫓亦鼓發鷄將鳴矣蒲城城以外地四平獨惠虎山二三戶稀寡皆不敢從門中窺視禮等縱火燒城門鳴砲尙不知爲禮等也銓至即使使者呼虎山問狀虎山曰頭無以對銓頃邏卒李果走城上得飛書書大略願明府生活我幸爲我書便計請免站糧亡它屬銓迺頓足嘆曰若等豈要我耶無益徒自速滅亡且日日出即告于分守使張葵訓於是下府同知高拱宸及銓大索城中一二月始生得禮等三十二人輕重皆罰治臺御史乃以請於上上責者銓令禮曰若等第安之毋擾

彼題竟自擾死矣誰謂而不從乃公嚴令也

讀曰

蒲城之邑如斗大上章虛倉廩至二千三百金爲蒲食百姓地豈不偉耶迺以一站賦之故請免則免何至是直必焚城門以要令長令長豈勝貪百姓已甚乎廉公子曰慈母有敗子廉家無格處信哉是言也

武力錄

人曹進禮別傳

二

囉賊馬有忠列傳

馬有忠囉哩酋長也。丁亥冬。有忠常出略。鳳翔諸郡明年春。上抵于秦州石門山。是時強賊王道純等四人。礪賊嚴世昌等十五人。皆與忠合黨。至百餘人。略隱崖。劉得時等。棧棧入山。山高道甚險阻。不可容一賊。忠等乃得平除矣。於是華昌倖王堯臣。及指揮使侯光啓。提兵至石門。啓中流矢幾死。迺請於洮泥。分巡使郭汝騰。分守使王藻。皆乘傳馳秦州。急使備花石山百戶趙應登。詞請倫。諸倫中多饑民。闕匿於其中。先是。關中久不雨。年穀不登。富平蒲城同官諸饑民。至取青山石以爲食。會小司農孫丕揚。取石請於上。而郡國亦虛倉廩。以佐百姓之急。於是秦州念饑民。悉一鼓盡滅。滅。迺以檄招徠。諸倫王道純。自度罪至死。與其死獄吏。盡死刀鋒。弗降。亡何。銀兵百餘人。以檄至。並入山。遂阻水泉一帶。皆持弓弩射。射囉賊三人。火砲傷一人。分巡使迺召山人姚世表。問狀。世表對曰。囉賊累不至八十人。然所不就食者。徒以得險耳。今水泉幸爲我兵所有。竊度諸酋。勢不能復出。盡力屈。可坐而縛也。是夜。夜半。諸酋偷率出不意。下山攻營中。營中諸士兵。弗敵。迺退舍。

武和錄

八

三

議曰

十五里。臣曰。請於制置使邵光先。徵固原家丁五十人。往擊之。於是都御史王堯。移制置使及御史徐大化奏於上。而會給諫張希皋。亦上書。大略謂屯聚既久。黨與漸多。前已亥。詔曰。被災貧民。朝廷已加意軫恤。若以饑荒爲名。肆行劫奪。豈爲輕縱以長亂萌。希皋請諭如。詔書弗赦。事下大司馬。於是王一鶚覆奏。請諭所司。令舉保甲之法。毋得徒事虛文。流徙之民。毋得視爲秦越。上迺詔督撫勸捕。以靖地方。明年春天。鼓自東南。震如雷。

武和錄

八

三

余聞之。張給諫疏曰。囉哩者。回賊殘黨也。而謂未大創艾之。良然。關中羌易以致虜。礪易以致盜。顧礪可封。而羌不可擊。羌幸亡恙乎。今歲歲爲患者。又礪茶諸盜也。何迺罪羌哉。

寧夏錄

李拜呼承恩

李拜，胡人也。嘉靖中，亡抵於朔方，僱蒼頭軍。久之，爲巡邊營都指揮使，多所捕獲，而會制置使王之誥，大將才，更上書推拜，可使任遊擊。明年壬申，通關市，拜頗獲功勞，賜金錢與將軍將，是時拜已進遊擊秩矣。而上新即位，李虜布台吉切盡黃台吉，十失兔阿不害，看力兔及松山賓兔台吉、西海丙兔台吉。後先至洪山清水中衛，扁都口鐔失墩，請上幸從制置使，冀才石茂華請以爲拜與有微勞，皆武功錄。八年，李拜呼承恩，古，三十五。

賜金錢有差，居一二年已卯，給諫戴光啓巡邊，請加拜秩，視副總戎拜，題登大將軍壇，建旂鼓，甚目雄平。明年庚辰，李虜凡九貢，海虜凡五貢矣，而大司馬方逢時以制置使部先議，請於是拜與都指揮士文秀皆得家。上賞是年順義王俺答，帥其妻若子三娘，把漢那吉，十萬騎來迎，佛因有意茶市，拜益帥部曲西徼邊，疾力復家賞。明年尤先，又以書言拜有將材，可使副參，其後壬午至己丑七八年，李虜切盡黃台吉，十失兔阿不害，及松山那木太阿不害，西海丙兔皆貢市。母乏絕，而制置使高文薦、石茂華亦

本拜及文秀功，請賞賞如初。故事，遊擊入衛，先是大司馬王崇古欲以李拜往，而當事者皆以爲降夷，不可拜聞題。請告以避賢者路，亡何，臺御史羅鳳翔憐其才，請得居城中，疾愈，我猶得將拜也。是時馮時可深壯當事者，得王翔旨，英廟時，常推擇恭順侯吳瑾爲大將軍，儼甘肅而翔獨以爲理，色目人也。漢雖乏人，奈何令降虜得將軍百萬橫行塞漠乎？之臺御史晉應槐果以文薦及臺御史蕭大亨請，言拜疾幸，又愈可亟使也。於是大司馬梁夢龍奏以拜爲參將，一切標兵唯拜所部焉。有頃，靈州土軍揚文遇等，紙參將許汝維，一時本支被僇者凡九人，又文遇之黨二十九人，皆遠捕上道，多拜與文秀力也。時壬午夏也，後六年丁亥，切盡黃台吉不幸，又物故而十失兔莊亮，賴食漢林樂金帛，歸察諸什物，還要挾我市賞，母厭拜，鬱諸酋益疾，當是之時，宜大及河套諸虜，並逐水草至南山、西海海上，始蕭然苦兵矣。於是上幸從廷臣請，詔所在皆推舉大將材，而臺御史党馨題以李拜及士文秀聞。後三年辛卯，上以洮河告急，題遣司寺及六科巡九邊，邊各一人，毋柯以期，皆非故約也。是時尚寶永周弘禴兼御史

枉留夏亦舉拜。及拜子承恩義子呼雲。及土文秀等拜雖請老乎。然猶口慕金日碑之爲人也。居恒多蓄蒼頭軍至二千餘人。聲欲報國。慶曆以來。果以從征積功勞。卽上亦有詔。詔戎部紀錄者數矣。自是之後。承恩到官管事。益慄慄不可遏。緣邊至皆嚴事之。弗敢犯。頃徵至青海。見雲中上谷軍。承恩大言謂是屬足。足備優。我如比元昊故事。欲自立。直易耳耳。拜。迺掩其口曰。毋妄言。妄言族矣。當是時。臺御史寬。御將卒頗嚴。尤抑折恩。禮貌遠不及曩時。諸公常嚴青海。虎糧不得行。錄兩之。最甚至以軍法繩之恩。

武功錄

入時拜學承恩

十六

武功錄

由此怨。入骨髓。而會呼雲與文秀亦怨。警以警常。許推雲爲守備。後弗知約。而文秀亦轉運遊擊。警皆過之。弗便禮故也。居亡何。蒼頭軍請冬衣布花草價。及月糧。方欲出給。而承恩遂召蒼頭軍劉東陽。許朝何應時。陳雷。白鷺等議曰。吾等欲報宿怨。則盍不假此起。有如異時。視我等以軍法。我等請究軍門。裁削我稟食也。於是立劉川白爲大會長。列東陽。張文學。爲二會長。期二月十八日。並馳總戎張維忠所。鼓梁出。罵語若烏能爲我主乎。已擁衆馳。僞兵使石。芳。新門而入。執繼芳。歸鎗至書院。卽試之。是時呼拜。

服紅袍。馬首號召諸軍。非復前日阿拜也。已。卽令諸軍皆披甲曰。所不如令者斬。於是諸軍並披甲。會莫復擁衆入軍門。縱火焚燒公署。警急乃走。匿水洞。恩等大索洞中。竟得警。迺略索中。裝捕家室皆盡去。其衣裸身。屏諸門外。警既至書院。而都護蕭韶成中軍梁富國及維忠伏在警身。請解免。不可。遂修警。自足異處。已。謂佐警者。實中軍陳漢李承恩也。復斬兩人。然後焚兵備。權儲理刑諸公署。收印符。釋獄囚。圍路城中。諸士庶不可勝數。劉東陽度總戎上飛文。有如不蚤自善爲地。大兵且莫必至也。於是復聚黨數千人。旦日日出國。維忠幸爲我奏。上言我等實警。

武功錄

入時拜學承恩

十六

武功錄

激之又欲忠給養。冀毋死。是時通政穆來。輸便道過里中。恩更請於來。輸及河東。僞兵使隨府。許願和安。然以土壘城門。道路不通者久矣。後二十日。卽遣使魏學曾。聞徹行部至花馬池。卽以羽檄徵副總。天李胸。因使使者張雲。曉警恩等。趨歸降。恩等弗從。第傳令戒諸軍。毋殺略擾民。於是斬殺略者六人。以徇。後二十三日。呼雲及文秀。至自中衛。互市。亦欲反。恩見逆舉。梁琦守僞馬承允。並至心竊疑之。迺欲雲文秀殺兩人。以平亡它。腸後有頃。秀殺琦。雲殺承允。承恩。

聽然笑曰：「吾得此兩人大事可就矣！」且日迎兩人入城，擊鮮爲燕饗。勞苦兩人如將軍禮，久之。上幸從大司馬石星議，詔曰：「梁琦、馬承允不甘從逆，致被殺身，朕心惻惻，合宜先遣祭奠，并厚卹其家，以慰忠魂。」已而東陽適欲稱總戎，後二十四日，遂使使者至維忠所索。勅印是時維忠僅著頭軍二百人，度弗與勢孤難與爲敵，竟與之曰：「吾何面目復事陛下？適自縊而死死矣。」始維忠使使者汪度問承恩胡亂，承恩對曰：「所軼軼不得志於行臺者，有二十語多弗載。維忠適以奏聞，上有詔念忠素頗嚴謹，愛惜武力。」

太平年承恩忠

一

軍士貶秩一等是後推擇董一奎爲總戎而以李黃副之。制置適請麻貴代黃以貴多蒼頭軍也。詔從之。東陽既見賊勢益熾，復使使者召韶成及江廷輔、梁富國降。成等不得已降。於是東陽好謂成曰：「母畏吾授女都督，俾世世勿絕後。」二十六日，東陽果稱總戎，吉服八座，張旂志鼓吹，蒼頭童兒響呼夾道而馳。楊揚到宜，已至武安王廟焚香，因刑牛馬，祭告皇天后土曰：「小子欲以寧夏爲家，長安爲國，唯天其祐之。」已而遁出惡語語。上復嘆曰：「有如此不可知。」請以天下授順義王可乎？其爲不軌類如此。於是導引

虜酋直拒潼關。是日，即僞授承恩許軌、王文秀、呼雲爲左右前後副總戎，復歃血以盟。既還，至比閭高樓，設五座，坐上擅用勅印旂牌，軍民以次進謁跪起。若一將軍云：「已授高才張學爲左右軍士，何處時爲百夫長？」曰：「爲千夫長。」原雷爲旗牌操守，皆役屬朝及東陽。已而授都護吳世顯爲參將，世襲令先入靈州，志在奪批咽喉也。於是以前六千三百人入固原，以三千人入廣陽，而會制置使使者張雲至東陽，趨告制置使曰：「將軍如必欲我降，請投我總戎許軌、承恩、副總戎呼雲、王文秀，參將皆專備寧夏，而後可許諾。不然，武力。」

太平年承恩忠

五

者，我輩與諸虜馳逐會城也。後二十七日，承恩果以五百人爲一軍，軍玉泉營。王文秀以五百人爲一軍，軍平虜堡。是時參將牛傑、解中衛者，熊國臣、傅廣武者，袁尚忠、傅大壩者，趙繼皆棄城遠逃，以故賊據城堡凡四十餘所，殺略亡莫能平。肅肅如勦靈州來保堅守不下。藉第令靈州毋守，則西事去者固什六七矣。是時玉泉營遊擊傅桓亦閉關嚴弗可入，千戶陳繼武助逆。趙鄒鎬桓就思恩竟以恒繫獄。久之，熊國臣下御史逮問，後御史孫琰以糧車膠至長安，華市自是之後，東陽志未嘗一日不在靈州也。於是拜王虎



爲參將張大紀爲遊擊何安爲守備並馳靈州所過  
執亭長而奪之楔帳略鳴沙州五百戶堡堡長吏常  
大謨亦被逮於是守備趙武師把總潘興戰四  
戶渡生獲劉伏僧于正蒼仲科常之學等八人斬李  
河首一級奪獲大謨及官舍莊林廟糧十八艘時三  
月初十日也後十一日張大紀偕趙其昭微使使者  
請副總戎李昉曰有知大兵日暮且至我必國而  
待此約已決於是千總楊國臣渡河大紀果開關還  
走我兵攻城先登廣武悉定後十五日參將吳繼祖  
提兵從長樂堡直搗中衛監門捕王虎來獻殺其黨  
武力錄

《平洋年文忠

三

三

一十八人中衛又定是日制置使即使總戎劉承嗣  
捉定邊兵馳橫城而承恩東陽亦帥兵四千人旁河  
而營我河上將李殊疾力戰遊擊梁繼祖生獲邢河  
童蔣紀參將崔張生獲張小山來保生獲等進軍生  
子楊恭萬教已汪火力奪獲馬牛羊二千餘頭先是  
上有詔知能禽獻真正首惡餘黨惟與招撫又言不  
得輕縱元兇亦不得遣及無辜制置使趙復使都護  
江廷輔于總兵計百戶姚欽及諸生萬錦錦親文秀  
元昇也並往諭秀秀不從趙出都成及陳雷王進追  
朱棟陳尚玉王奇等城外大治渠詔成殊欲奔走而

恐家室繫城中恐罹禍逼密以書致廣武營中許  
縛成等傳靈州項陰使詔成往堡治糧糧既行至  
圍堡迫達賊壓戰斬首三級奪獲馬牛橐駝一千頭  
自是之後恩與東陽度非得虜騎數十萬莫可者廼  
先執長史楊耀川繫其家室今索慶府書及急事  
隨府通政穆來輔并博士弟子員揭詳致制置使請  
罷兵徵送奉金帛致着力兔曰若來吾以花馬池至  
中衛恣女送水草以爲樂着力兔果大喜卽帥衆而  
來恩迺治屋甲數百與虜虜一切皆披護甲至冠頂  
則用柳杆疊花也已着力兔使納罕送奉金銀及購  
武力錄

《平洋年文忠

三

三

緞曰緩諸鎗鎗微一失兔已微五氣把都妙庫兒青  
把都捨刺乞漢已微着不刺虎禿退已微顧義王於  
是賓免使便至着力兔而卜失兔棄漢住亦使使至  
切盡批吉往來不之絕切盡批吉乃告賽漢住幸爲  
我止卜失兔勿往也後十八日遊擊嚴惟忠亦提兵  
過河奪所據四十餘城號王虎何安繫獄斬首捕虜  
凡一百五十三級我兵漸入大壩王泉營去鎮武可  
九十里而虜黨竟盛矣後二十日達虜與雲文秀批  
我軍我軍登流矢傷虜數人後二十二日虜首直走  
城下索國食東陽推牛以犒之於是制置使以其書

言有能捕斬大酋首請比獲火落赤首從比獲兀復  
擺腰先是 上有詔准照興化王事例襲封侯伯仍  
與世襲已復有 詔必封爵世襲守承恩亦得捕斬  
劉東陽等除罪是時 詔發糧餉三萬頃因制置使  
請益粟復發五萬已復有 特詔詔太僕寺發銀二  
十萬以備行軍犒賞之用又之大司農請 帑金五  
十四萬而金錢在河南四川治機援者又一十八萬  
是時制置使言達虜不過切盡黃嬭實兇婦及着力  
免宰僧此皆我朔方市夷必不肯捨市賞之利 上  
亦有詔言套虜雖入地方未曾助逆爲亂即宜諭令  
武力象 八 學弄學承恩 王  
出邊先是給諫章學詩王德完王建中吳之望御史  
陳子貞皆後先陳大計而大司馬石星以爲賀蘭山  
後水草極艱而況貧民所居在大青山而遠竊必其  
不敢深入且莊禿賴土蘇若舍延綏而窺寧夏獨無  
擣巢之懼乎星復言順義王忠順夫人既食史首求  
款方切然僅足以贖洮河之役請比傳答事約束東  
西套虜勿得應賊方與定款 上迺詔曰順義王若  
能收禽史虜故事約束套虜出邊不使爲逆豈但爲  
開 貢市宜當厚加恩養後二十五日文秀馳王泉  
許朝馳廣武兵各一千人而着力免宰僧竟馳金賞

堡大率控放之士三千人後二十七日並移河堡  
而以火器軍五百人套額軍一百人爲營漢渠近東  
王公公庄前達虜六百人演武場東陽因由獲城中  
童女發婦及歌妓以相虜虜迺益調甘州莊浪延綏  
諸部四面而至迺言我與呼王子本一家呼王子漢  
稱呼拜也是時文秀亦解髮衣胡服與虜並入玉泉  
營後二十九日呼雲偕吳教觀帥着力免二千餘騎  
殺略平虜堡制置使躬提兵至下馬關迺帥參將蕭  
如燕轉嚴疾力射死呼雲傷吳教觀後比日復挑戰  
擊破之是日着力免亦帥二千騎犯花馬池先是  
武力象 八 學弄學承恩 王  
上有詔詔宣大山西選敢死士七千人以佐朔方之  
急制置使迺復 上書還之甚急後四月初五日思  
及東陽以步軍推火車火砲爲營而待李胸衝鋒奔  
復火車一百輦追亡逐北至湖中賊赴水溺死者一  
千餘人是時套頭軍高恭等二人疾力撲入城斬新  
數人而會遊軍會尚德兵迺迺不進賊竟斬高恭頭  
之上有特詔深嘉其功已從大司馬議 賜魏學  
曾大紅紵絲麒麟衣一襲銀四十兩蕭如燕李胸王  
通牛秉忠及陣亡被傷軍士悉聽總督從重恤賞父  
之御史孫琰奏胸上功莫府皆非實其後御史李化

龍慶最及給諫吳鴻功皆勦取因言制置使過信塘  
報致動馬價銀三萬兩猶實於是詔謂李昉掩敗  
爲功罪不輕赦下御史遂問龍劉承嗣秩以爲事官  
當事仁何制置使魏學曾自劾師久招尤上曰學  
曾忠義任事功已垂成遽與葉夢熊同心協力速勦  
叛逆人言不必爲慮昉竟免逮後初六日許朝王文  
秀繁慶王及穆通政龍命事主東城土樓傳言李  
昉暫罷兵已復囚繁茂城關王廟先是楊羅川徵言  
劉東陽投意慶王奏班師制置使試都傳議察其  
嚴頃副使李承志執使者二人得其章果如羅川言

武刀錄

八世拜聖永恩

言

五

也後初八日承恩坐南園樓上大呼都護李鳳至城  
下於是文秀以誥命承恩以勸命並擲城下曰吾  
等自是不爲漢官矣承恩母施涕泣見子休矣恩曰  
女頭頸骨并砍之已適告邊吏殺院司者實劉川白  
張清沈彪等四人願以出獻請罷兵是時俞選擊兵  
以模養不具執鞅多怨望遂假此休士馬制置使即  
使參將鄧鳳往靈州治雲梯攻城城中方日夜擊刀  
斗該門者弗得容它使往來後十二日恩等欲汗磯  
慶憲王正妃方事覺方以王世子悶匿土窖中被  
驚覺逃恩等竟以淫汗逼李氏等死者九人是時大

司馬石星以爲執宗室及鄉士大夫以爲質此不  
過故緩我師以俟秋高馬肥於虜便肯太公伏昆  
高公幾率使頂羽計阻太公復全而澤終有天下李  
何過中彼討已甚乎已承恩迎着力免娘子入城已  
迎酋長至北樓獻血以盟已奉金帛及朔方輿地獻  
吉慶莊亮賴已以識語証順義王播力克曰天下事  
大定矣君王自爲之先是給諫呂弘熊奏弘鑰舉  
警事其後鑰亦上書深辯其誣竟左遷居仁何給  
諫王德完乃舉侍郎顧思謙都御史孫海泰政張世  
烈于達真兵備部承春劉慈哀弘德按察使李士達  
及李林而御史梅國禎徐杰則舉望遠伯李成梁都  
督李如松及史宸兵備蔡可賢主事趙夢麟因請文  
臣一人監軍以嘉靖中倭倣常轉職方主事唐順之  
爲大僕少卿協贊軍事故也執金吾張九烈則舉鄭  
洛李成梁郎中王謙經歷劉黃裳兵憲梁雲龍及副  
總戎李如相參將王孝敢遊擊李如梅其後上竟  
徵李成梁而以如松爲總戎順御史龔文選請以如  
松往試是獨德完復奏宜酌議擇用後頃國禎  
上書願與成梁馳赴塞夏同心計賊以釋群疑而是  
時恩等急議求招安說者或以爲便而國禎及經歷

武刀錄

八世拜聖永恩

言

五

劉重慶司本州弘治通深以為慮於是圖補竟以書奏大略言賊勢既合必不坐守孤城非近據寧州則遠據潼關上幸有詔詔國頑同李如松監軍并紀錄頃國頑復上書其一請假以威令如古者遺將以所佩刀賜之以誅將士之不用命者其二請得戎服臨陣以身督戰其三請錄凡有謀略勇敢立功自效者其四請李成梁赴軍中資其調度上曰御史職司監察凡事只與督撫將領計議而行已詔轉朱正色為御史右丞撫寧夏是時制置使知靈州重鎮迤徼蘭靖榆林兵動七八百或千餘里而所貳功備

天學拜中承恩

治丹麓又難辦通止壁花馬池軍至即移靈州靈州東有橫城西有鳴沙洲濱河一線可渡故賊不能不留意在河南與寧夏相對也於是以總戎李珣為一軍軍靈州遊擊趙式為一軍軍鳴沙洲而又恐賊東渡迺以一軍軍橫城至舊固原則參政馬鳴鑾下馬關則副使楊時寧居上何大司馬石星則又應賊由下馬關窺固原或由靈州窺慶陽迺請臺御史沈思孝從關中移下馬關以為聲援因欲移各保定山西河南諸臺嚴為備蓋願後御史孫元亦請徵淮浙及河南兵以援西安靈蘭詔皆從之而給諫李

來曾又上書欲守慶陽以為必慶陽紅德不可守而後退而守潼關也而是時按察使李春光右樞密使劉光國皆請告御史劉芳春上書大略言追臣紛紛求去有司寥寥乏人頃進士馮應京試高等迺請降資除授邊方議者以為有請纓之志矣居有頃甘肅臺御史葉夢熊亦以書至詔稱夢熊慷慨以殺賊自任忠義可嘉着以原官提兵前去該鎮督同魏學曾朱正色一心併力刻期滅賊於是延綏遊擊姜繼善如憲等期十七日往擊寧夏而會虜首東自安定堡西自玉泉營擾我師我師以二十日進兵後

貳功備

天學拜中承恩

二十三日始揭外城填塞濠塹計欲以雲梯攻城賊遁出城挑我兵我兵傷者以百數承恩益乘勝帥虜酋二千餘騎東擾橫城焚薊艾略直產亡美已浮黃河略秦霸堡東場謂得是綏榆林兵西延徼告黃台吉獵即縱男拾連大及輝火落赤鐵雷以穿庫屯舊安邊磚井堡殺略人畜亡美於是大司馬恐屬叛賊詳為虜狀虛張聲勢迺移制置使務辨誣詐毋為所欺因以札付二百屬制置使訪誅納有能貪拜及承恩者封伯爵也世襲銀五千兩東場及許朝文秀音授都指揮同知諸酋自相捕斬得除罪論實是時

葉司馬以羽檄徵貴陽苗兵一千餘人而播吏楊應龍亦請提兵往。後報罷。給諫許子偉請募蒼頭軍及治火器。於是乎戰陣之具無不畢具也。後二十四日。我兵誘承恩出戰。殊疾力。斬首二級。後二十六日。復挑戰。諸賊頗腹栗不敢近。我兵攻城。城上矢發如雨。多所損折。後二十七日。總戎麻貴。牛秉忠。劉承嗣。迺選百金之士七千人。結爲四營。從西北攻。又二千四百從東北角夾攻。賊亦以徒步五千人。人各執挨牌。門扇遮欄。在前。輕騎在後。揚揚衝突而來。殊類越虎。我兵自未至。申疾力戰。破之。擊傷亡美。斬首一十六

武功錄

八卷 李承恩

天

六

級。奪獲門扇挨牌四百九十有奇。而東陽及承恩亦函復我。我機獲二百餘車。我兵逗遛中道者。凡一千七百餘人。是時制置使自花馬池還靈州。被圍賴許恭將至。得解。後二十九日。麻貴。牛秉忠及李駒馬孔英。期營兵四面並至。是夜夜半。乘大風縱火砲。鳴如雷。並以雲梯攻城。東陽先已治滾木。礮石鎗砲待我兵。我兵欲避矢石。猶之逃雨也。無之而非是矣。賊益擲柴束火藥。燒斃死兵士以千數。會天明。城不及攻。承恩遁出。賊阻絕我饒道。道上車戶被俘者凡一十六人。略童產亡美。是日。董一奎欲東復橫城。東南復

諸村堡。以通饒道爲急。於是朱正色。斬提兵度河。督戰。而制置使亦發四使。一使使切盡批吉。一使使着力兔。一使使賓兔妻。一使使吉囊。諭勿助虜。頃延綏諸虜千餘人。竟逐水草至三塔兒墩。而承恩又惑於術士言。已僭稱一字混天王。因大書榜文。聲言即日與諸虜擊慶陽。奪會城。上於是怒。制置使戚今不肅。迺賜劄上。口曰。敢不如命者。劄斬以徇。是時尤倦與。諭兩臺同心協謀。欽哉。後五月初二日。臺御史朱正色。謂總戎董一奎。張傑。由橫城度河。護運至寧夏。於是參政楊時寧。副使蔡可賢。通判李崇德。備軍

武功錄

八卷 李承恩

天

七

軍二兩。皆從。上命也。頃臺御史見虜中火砲三眼。鎗皆我中國長技。上書深言。國威弗振。是後葉夢熊亦以三軍。叩機糧。獲交甚不足。請借甘鎮糧料。及糧本七萬九千九百有奇。先是懷慶兵赴寧夏。臺御史沈思孝。請增兵餉。頃大司農楊俊民及大司馬石星議。咨漕使者李戴。主事楊初東。勸濟邊銀五萬兩。詔皆從之。後初六日。有星大如手。從東南隕。四小星相隨。屬皆紅綠色。尾長二三丈。御史劉芳譽。以星變陳兵食大計。後初七日。一奎及麻貴。秉忠。見爲西關可擊。徵使士率採柳梢蒲草及土修墊馬道事。

思恩東陽縣鳴鎗棄忠石股中流矢幾死三軍死者凡二百餘人思復帥虜首從唐果梁上攻營一奎以火砲擊傷二人思亦以火藥焚燒柴草後初十日三軍皆還李祥河西寨魏信堡休士是時承恩東陽計欲執張傑迺詳請歸降有頃許朝使使者迎傑入城傑迺單騎往既至果就繫請室也而會着宰銀定把都諸酋亦欵塞朝恐虜受我賞賜卒有它賜迺先以重賄誘虜虜因告邊吏曰阿王與李拜有夙昔之盟必先撫拜而後阿王可就也於是虜以數萬騎犯我南道而李拜亦以五百騎圍平虜堡從虜命也制虜使乃帥蕭如惠襄而擊之斬首捕虜一十餘級是時御史蔣泰芳上書陳三事事多不載大略欲厚市賞以諭虜勿與賊合投反間激忠義因守一月食盡必斃非然則以龍虎將軍及五萬金許虜令誅賊非然則決黃水以灌之不崇朝可破也後大司馬石星及大司農楊俊民以爲議是而給諫侯慶遠則以爲師七鎮之雄臨一隅之草寇乃令虜立功而取直於我適足取輕給諫劉弘寶又以爲張蒼剪誑氣明勑逆而說者乃以虜王未必知也自是之後給諫劉道隆韓學信以爲兵事貴神密宜慎重奏於是上

有詔凡屬軍務都傳不得馳報時有聞者罕而稀矣後六月麥熊亦至靈州後十九日徵營兵及苗兵而會臺御史常居敬進浙兵一千人檣檣皆一切自辦上有詔嘉居敬助兵討賊足見忠義即令調赴寧夏後頃御史傅好禮謂浙去寧可五千里必在三月之外而後可達而況浙兵素稱驕悍所恃器械非很先則易銳不知邊土之堅甲利兵強弓勁弩也罷之便而大司馬石星請以浙兵赴會城以臺御史沈思孝請兵故也後頃復請赴寧夏詔從之於是分爲五軍董一奎攻其南牛秉忠攻其東李駒攻其西劉承嗣攻其北麻貴攻其中且日竝馳城下賊虜皆出戰將軍令曰賊虜敢迎敵者斬頃之李拜劉東陽偕虜首果拒關迎敵貴慶戰賊乃大敗生獲一百一十八人李獲察院番城我兵復以火箭燒城樓樓頭火起李拜幸以水滅之已揭城脚五洞復擊北關亦以火箭火藥藥城樓砲石從內擊傷營兵亡美後二十三日梅國禎及李如松援宣大山西遼東兵五合六聚而至是時四鎮兵獨制置使主之而如松則專制中三邊兵也後二十四日以布袋三萬盛土堆集上城城上擊石矢及吳驥頭兵士傷者甚多後二十五

日國頭帥都護李如楨夜半遣蒼頭軍以雲梯暗上南城城上柴草裹以耐黃泥砲墜下焚燒雲梯蒼頭軍盡墜多所損傷是日諸賊七人復從空下城乃索箭伎鎗子遊擊連雲斬二人它皆緣繩而上後二十

六日遊擊襲子敬立功劉天傳提苗兵攻南關火砲焚燒懸樓於是董一奎擊城門賊亦以鎗子中參將王鐵塊面是時如松適乘勢欲提兵擁上城城上箭砲並發發多中擊傷兵士復以炸砲焚雲梯雲梯中斷蒼頭軍大墜地傾跌多傷毀面貌及手足者已窺我兵攻罷會食綏下奪梯牌益乘風縱火焚燒仇公

武刃錄

一六 時非時永思

三

四

祠三清觀於是遊擊吳顯追逐斬首七級奪獲弓矢刀鎗是日復攻南關先使士卒搗護門實土焚門間呼拜與承恩東陽亦從門上掘孔以水滅火火熄即以鎗砲轟右擊諸軍諸軍指揮趙承光武生張遐齡百戶姚欽嗣城中久殊欲爲內應與總戎高臣約是夜夜半四面並舉焚火火起城下兵趨上於是臣樵樓承光南欽西南而樵樓火過臺南火弗起城中果鼓噪大呼殺賊欽亟使退齡總城呼城下兵城下兵行未至中道遇兵驟斫牌至迺歸鎗承光而去而欽及百戶方正跳墮下城言城中無不人人皆自以

爲欲滅賊也於是賊盡殺同事戚卿等五十餘人懸首城上許朝因欲監門開小南門逃走見門外兵衛甚設迷返頗有懼心矣後二十九日承嗣攻北關穿鑿地道東陽衝鋒是時臺御史朱正色御史海國禎躬至矢石間如松以鳴鏑攻射射傷甚多東陽亦傷松蒼頭軍一人自是之後賊益懸城而守日趨於狙詐專以矢石火器乘人所不暇避我士卒被矢石死傷者凡七千餘人臺御史葉夢熊題以書奏因言唐用兵至四十六萬今征西之兵僅足三萬既用誅叛又用禦虜應接之不暇於是詔曰督撫官躬

武刃錄

一六 時非時永思

三

四

率將領攻城忠勇可尚還著乘勢奮勦毋得懈緩軍士死亡者逐一查明重行恤賚先是虜從嘉峪關往來下古城谷山後六月初二日副總戎楊濬行捕至夜漢斬首二十七級奪獲索駝一十三頭追亡逐北至天倉斬首四十三級奪獲馬四十驢索駝十三頭於是法當撫賞而楊時率僅霜露之恙主事趙夢麟請往既行至中道墜馬後時率竟往也後初四日酋長着力鬼打正使夷使我兒流來請賞打正即宰僧也而銀錠把都兒曰吉吉囊小酋亦使刺八五克器等至橫城索重賞比著宰制置使皆許之是日許朝



恐着力免既受賞。黨目日落。趙好謂着力免曰。幸爲我主招撫事。有如招撫我。可保亡恙。然後若往受賞也。先是副總及蕭如薰。直趨着力免巢。略人畜甚多。着首趙使夷使三十餘人至城下。因告張傑。我以蕭總戎奪我人畜。榆林又殺明安。故我足。是以與呼拜有寧夏之盟。今必欲招安拜。先與拜鐵券。我今拜出高登等就漢也。傑曰。若與明安自負漢。漢何負明安與若乎。頃許朝果欲以高登。劉時三。張應隆。張廷宰。陳邦禮。保總致軍門。而會臺御史朱正色。往靈州。中止。張傑業已使指揮趙繼祖。蒼頭軍丁俊。請招撫事。數

武功錄

《聖朝聖恩》

三

數然也。是時正色謂此必非實意。而蒙熊亦謂所出非渠事。終不足辦事。迺今治鷹架。雲梯。獨木梯。以示必戰意。然問諸往來者。城中糧食久彈竭。而銳氣亦甚消耗矣。制置使於是使河西蔡可賢。及總戎麻貴。主招撫事。後初九日。可賢既行至李祥堡。許朝果以復與致高登等靈州。因請朱撫臺度河。朝迺於甲面縛獻常達子史得興。王二。張應隆。曰。殺臺司者實四首也。制置使親率曾迺以。奏聞。事下大司馬問狀。覆請。詔謂招安事。不足輕信。還與葉夢熊。朱正色。同心定議。頃之給諫喬徹。劉道隆。吳禮嘉。王廷中。朱

維藩。御史張應揚。章牛誠。主政周之興。皆後先言招安非策。我購呼首頭。不惜拜辭。萬戶侯。索河。說區區史得興等以請。么麼國何當乎。是後。上有特詔。詔魏學曾。嚴督將領。起期攻城。以蓋前愆。先是呼拜不獻渠魁。祇提兵五百人與者。首報平虜之役。制置使固已久悉其姦矣。傑復言賊得某撫臺諭。虜酋微益無降意。制置使於是以致盡發其姦。曰。所不倖以斧鉞臨城。徒以吾城中民耳。今豈顧問哉。拜始惴惴然惶懼。自知妄愚有死罪度。漢兵必不我寬假也。迺復使養子克力益往。謂着力免。如松謂知其狀。即使裨將李寧。追逐。斬克力益等首二十九級。奪獲印符。今

武功錄

《聖朝聖恩》

三

旂。着力免令箭。及橐駝兵器。後七月初二日。許朝躬至南關。與贊書趙夢麟。及總戎董一奎語。而會無事。隨府獲蒼頭張興。從城上跳躍而下。城上發火砲石矢。不可敵。即以賊四人從洞中總下。復執府上城。反撲繫獄。賊迺以銀四錠。紅段四純。勞四人。四人揚揚示城下。其自誇謂也。久之。臺御史朱正色。上書言。隨府穆朱輜。不甘從逆。囚繫比甕城。今四月矣。而同知朱珂。通判王尚賓。迺至焉。賊治獄。誣簿書。宜優叙府等。以魏珂與尚賓。詔曰。被賊拘禁。有何忠義。優



叙。後初三日。土文秀復使吳繼緒誘虜。千總王世祿  
追逐。斬首捕虜一十五級。奪復印符令旗。彙駝後初  
七日。漢兵大圍寧夏城。承恩題獻故司臺家。夜許  
開門。獻南關。並跪求招安。以待虜救。先是東陽。承恩  
與着力兔。送奉黃金二十兩。銀五百兩。及蟒衣錦繡  
諸什物。請上兔曰。事急。幸佐我。狗靈州。兵到。先止  
壁下馬。關以阻絕。漢饑道也。後原東虜在。禿賴明愛  
阿克。亦與上兔。合營部落至三萬。果先使土昧合  
樂赤。鐵雷等。犯定邊。已犯岩子。柳門。羊圈。見諸山。已  
犯張春井。小鹽池。制置使急使參將來保。王國柱往  
武功錄

李拜學承恩

王

既行至。與武則虜已馳沙湃矣。於是遊擊樊子敬。提  
苗兵一千餘人。追亡逐北至沙湃。填虜一入自沙湃。  
一入自沙梁。漸增至五萬人。聲欲奪我清平慶陽。達  
苗兵及子敬。戴君龍。龔惟試等。殺慘殆無類。群有匹  
馬半。笑以遇者矣。制置使乃遣總戎董一元。麻貴往。  
於是貴直搗石溝。斬首捕虜凡五十八級。一元直搗  
土昧巢。斬首捕虜凡一百三十餘級。奪獲畜產皆亡  
矣。諸虜遁。樊曰。我徒以呼酋之故。迺至此。顧不勞耶。  
皆逐逐而去。承恩東陽。即使使者追之。因告酋長曰。  
若受我金幣已重。今圍城而不相救。安在其爲同好。

也。我城中期若至。必舉燹火爲號。若望見燹火起。幸  
擁控茲之士數十萬。貫矢而來也。虜幸不至。事  
聞。上大怒。謂督撫受他欺詐。感于招安。蕭如薰。孤  
城抗賊。出兵搗巢。屢效忠勇。虜賊前去報仇。不速遣  
兵救護。顯是忌功。後御史訪誅誦。賜魏學曾。及延  
祿臺御史賈仁元以下。費賞有差。而莊浪苗兵。亦獲  
重賞。奉明詔也。是時大司馬議欲以經略大臣賞  
二十萬金撫虜。而給諫許弘綱。羅棟。深以爲不可。自  
此譚制置使者。接踵至矣。上初假學曾以便宜。又  
幸。賜之以劄有。文皇帝遇趙毅風而沉麻貴以  
武功錄

李拜學承恩

王

適戎用董一奎以圍伍用。李如松以告老用。劉承嗣  
以戴罪用。公卿間無不人人叩。陛下。善於使過。以  
故給諫李養賢。張輔之。許子偉。御史方元彦。主政張  
棟。謫官再至。上幸從大司馬議。迺予魏學曾。告而  
以葉夢熊。轉運右司馬兼御史右丞。賜劄亦如之。  
於是制置使新授事。學曾猶及與臺御史朱正色。御  
史梅國禎大會庭中。決意欲屠城。殆發難時。大司馬  
石星以爲寧夏旁賀蘭山三回阻黃河大壩之水。視  
西塔高。蒙古有如夜半飛筏而渡。我以樓船將軍據  
大壩。決水以灌城。城不須史破也。後御史陳遇文給

諫陳洪烈李奉質許弘綱諸所條對皆至周悉多  
載是時國頑度寧夏地勢西南爲唐渠東爲紅花渠  
形如釜底惟北面最卑下迺募民夫築堤至一千二  
百餘丈賊已在釜中矣而又下令諸堡有積聚糧  
者增值予之如能自轉軍中悉予所轉費有事則賊  
不得阻絕我餽道及事平而餽車有餘盡以所有餘  
佐貧民之急賊聞斯事自知爲釜中魚皆惶懼歌  
震天地而會石憲副有弟曰繼善自賊中來極知人  
馬多餓死其危急言初夾南關時壁首幾就傷而以  
救兵不至得獲須臾毋死又言姚欽舉火爲內應常  
武功錄

不詳非學承恩

元

遣張返齡走遊擊陳守義營守義不答皆自失其機  
如此是時通事馬世傑德勝阿卜失戶皆受賊金錢  
蟒段陰爲耳目前是阿卜失戶往夾河招虜李如松  
遣裨將行楠斬首二級阿卜失戶赴黃河溺死其  
豐登堡奉獲王應吉搜有着力鬼夷書一紙已又捕  
獲楊奉都天受趙進文國領迺以書奉其言陳守義  
張詩法富斬詩亦卻護也固原軍趙思義爲賊所逮  
詩皆問聞至賊自言而後始覺也事下大司馬覆奏  
上令總兵官二品以上有抗違効功聽制置使馳奏  
而後論治其下壹決於外不從中覆也於是陳守

義張詩吳斬軍中追執金吾逮魏學曾上決意從  
水攻之策矣後十八日國禎銳意決大壩水流至八  
月初一日城外水深八九尺是夜拜及承恩東賜遣  
賊以小艇赴壩掘掘以求洩水如松及承嗣斬首一  
十四級生得一人爲漢言城中乏穀士卒盡食馬  
餘五百騎民亦食樹皮敗靴寧至死弗亂以故賊弗  
得乘隙以爲變後初二日城東西崩一百餘丈都護  
吳世顯參將來保所治堤亦各崩一丈大是時學曾  
猶待罪行間趙劍斬吳世顯以徇三軍來保以靈州  
功得解免於是魏學曾迺以書聞以上有詔五日  
武功錄

不詳非學承恩

元

一馳奏也後初六日承恩東賜遣賊四百人鼓棹至  
望軍臺曹將臺以火炮擊漢軍令不得補是學曾急  
使麻貴王通等提隊長劉計丹蒼頭軍苗世祿趙臺  
先登諸軍接應奪據將臺生獲杜尚志斬首四級餘  
黨奔入城已又遣賊七百人鼓棹至東岳廟總戎牛  
秉忠帥裨將李秉德提兵勇劉九等衝鋒奮獲快牌  
并鎗千子餘後初七日又遣賊五百人奪廟基及修  
東城俞尚德應戰多所斬獲我官兵死傷者凡八十  
九人是日饑民擁賊求招安賊迺給言曰朝廷幸  
哀憐吾等發錢券欲待吾等以不死將軍迺匿而

不以告何也。後十二日梅國禎以檄布告諸賊。大略謂許朝等必欲請招安。則先以饒民若干人具報縣官。爲諸饒民治錢穀。檄到三日。開開迎大兵入。施賑毋畏。有如二。三必疑畏。則以饒民赴河西寨就賑。亦惟女等所便也。低何者二日。竟弗至。於是國禎大怒。至髮上指冠曰。吾特許若以窺若誠否。若豈以爲我幸中若計耶。是時學曾且莫露香。爲百姓請命於皇天上帝。老臣願以餘生贖一城生命。後十六日。學曾復使千把總潘宗劉祿。伴稱鐵券已至。誘賊出迎。計縛賊。熊亦欲遣標兵六百人捕伏間道。如

武功錄

八  
學曾字鳳恩

四二

四二

學曾約。後賊覺。遁上後十七日。學曾遂解綬南還。軍民扶持車轂走百餘里。遮道弗得前。後數日。會有詔逮問大司馬石星。及給諫許弘綱。太常王汝訓。皆請免。速勿深誅。上弗從。後給諫喬胤復以書奏。甚懇切。語在奏疏。事下九卿科道會議。於是請予告回籍。往一切辭賞。盡爲收奪。及覆胤所請省海防。罷御史募兵。上幸從罷御史募兵議。它一切如故。後臺御史朱正色。及御史李時華。給諫王建中。主事龐應復。言學曾事。宜在免赦。皆留中。後總督李如松疏下大司馬。而學曾亦自以書訟者再矣。上終

弗從。謂始開變亂。不應赴勦除也。是議大都念學曾守靈州功。而況襄時吉囊之戰。莊亮賴明安之戰。秋毫皆學曾力也。是時城中或饑餓死。或饑餓欲死。而弗即得死。而以爲不如死。而竟自縊而死者。思與東賜。輒肯欲言疾病死。不欲漢明知饑餓死。死人實如亂麻也。後十八日。賊復使劉元。朱山。周登科。黃虎。往招虜。行至汾城。城未保王通等。行捕斬首二級。搜獲指揮余事。着力免。盡書大略言我會機兒都司。及山岩松山。弗若。狂可得虜騎三萬。我果以是月二十七。日。由平虜堡渡河。奔趣河上。獲糧也是日復決大壩。

武功錄

太平學字永昌

四二

四二

甚泛。道承恩東陽。從城上鳴炮砲暗號。以俟虜衝突。着力免。果從橫城奔馳。離後標邊吏甚驚。無道。於是拔營使馬鳴鑾。及參政張李恩。副使蔡可賢。趙師通。判李崇德。轉殺軍中。後二十一日。着力免。先以八百騎入鎮北堡。已。又據果。馮餘人。李綱堡渡河。諸道並進。捕殺吏卒。毆傷連。諸酋於是。大言曰。阿王欲出。承恩。與制土之約。我果由此。逐牧。寧夏。矣。制置使。趙使李如松。勒兵一萬人。副將李寧一千人。後二十二日。行捕至。張亮堡。道。虜騎五千。大戰二十合。射傷虜馬亡。虜後與麻買軍合戰。虜敗走。亡。遂北。至。賀

蘭山虜酋走出塞。我兵先後斬首捕虜凡一百三十二級。生獲二人。奪獲驛馬牛羊一千五百有奇。於是葉夢熊、朱正色解國領並以捷聞。後大司馬石星覆奏。詔曰：寧夏退虜斬獲數多。各官協力奮勇。宜先加賞。以勵激勵。賜葉夢熊金六十兩。朱正色、李如松、金五十兩。表裏皆四之。梅國植、麻貴、王通、金四十兩。表裏二之。李寧、馬孔英、趙夢麟、李如樟、馬鳴鑾、蔡可賢、張李思、金三十兩。表裏二之。後九月初三日。參將楊文提浙兵一千至巴苗兵及蒼浪兵至。已。西寧王兵及耶陽標兵至。制置使於是出一萬金。武功集

卷一百一十五

三

四

布告營中。有能攻城先登者。予萬金。先是洮河告急。以劉承嗣往洮堤。董一奎往固原。大司馬頗以臨敵。勿將為慮。而當是時。諸將又皆不相能。四鎮自為一軍。苗兵自為一軍。宣大山西遼東自為一軍。而督撫監軍亦各自為部。大司馬於是請統於一。而制置使司調度監軍司糾察大憲。欲無相侵越。至三軍則尤不宜分部而違也。而大司馬亦自言。曩請得亮出師。無功請貶。馬右將軍臣星願貶一階。或削官保。以為調度不效者之戒。詔謂本兵調度勤勞。不必退議。它皆如所奏。後初七日。水浸北關城。後初八日。

國禎使使者曉警拜。及承恩以禍福趨悔過。竟不報。後初九日。南關居民內變。先斬監門高天壽。吳保急使俞仲科、袁佐、跳墮下城。召漢兵。於是臺御史伴調船後擊北關。承恩許朝果趨北關。盛戰。而臺御史御史急帥李如松、蕭如薰以雲梯攀緣而上。擊南關。是時虜王那害及楚達子亦帥偽把總耿世榮、胡進忠、偽隊長張廷綱、馮佐、薛臣、孫滿倉、偽總旗夏興悉佐戰。我軍殊疾力。梟斬亡遺城中。諸父老子弟、竝匍匐焚香。別馬首跪起迎曰：久不見漢官威儀。適為逆首所殺也。頃制置使入南關。勞苦百姓。極知若等久窘。武功集

卷一百一十五

三

四

困無策。於是問其家六口以上者。予一金。七皆五金。百姓皆以為將軍親已。爭獻牛酒犒三軍。曰：豈謂諸軍無有。亦謂津梁之上。無使饑渴也。叩頭如蒙更生。承恩東暘。見為南關已奪。計畫無所復之。乃急使張傑告制置使曰：幸為我謝將軍。恩貸我。我累四夫。豈不知有死罪。惟將軍仁德赦前事。毋遽以我論至死。制置使陽許諾。益下令增堤。因授策浙兵以面龍火箭。焚南城。已。用臨衝擊大城。後十四日。制置使及兩臺令關民李春執免罪牌。行間。令諸偷自相捕斬。得除罪。後十六日。並擊大城。城中父老子弟焚香郊迎。

遮道如南關曰：「奚爲？」我東陽頓足嘆曰：「我等遂至是耶？誠不如自殺。」於是佯爲風疾，殺土文秀。日舒頭頭母令他人砍之已，承恩畢，邪氣走南關，殺許朝。及其子許萬鐘已，畢邪氣走北關，殺東陽，皆懸首城上。是日即以大城奉獻。於是李如松、蕭如薰、李如樟、楊文登、大城諸酋，猶持滿傳矢外鄉，而咥拜。及畢邪氣，吳傲、八石棟等，奮身抵几曰：「走若等，豈猶有雄心耶？」由此大城悉定。如樟即馳北樓，搜獲寧夏關防及征西將軍印各一顆，制置使題下令裨將曰：「旦日不以咥酋頭至者，以賜劍決之。」後十七日，承恩馳馬走

武力錄

卷之八

四

南關。逢楊文、文執之。於是李如松、蕭如薰，即提兵圍咥拜。私第拜急，帥蒼頭軍盡披甲上屋走。如松止曰：「勿走。」女降。吾給女令箭，得不死。蒼頭軍果棄甲請降。拜尚與一二虜酋疾戰，如樟適撲入舉火，火攻斬拜首。生得拜中子承寵，義士咥洪大及秀弟。上文德何應時、陳雷曰：「驚陳繼武是時，穆來輔亦帥蒼頭軍穆也。」殺杜虎刺赤及白鶴。於是制置使即以紅黃爲旂志。上書九月十六日，平定寧夏捷至。上大喜。詔大學士曰：「覽卿等及本部所奏捷音，皆賴上天默祐。祖宗隆庇，文武同心，將士效力，乃成厥

功，朕甚嘉悅。吉旦親御午門，受賀已，復有詔免學曾官爲民。今回籍順之制置使使守備使劉弘業、領與驛主文德等，致長安於是當承恩等，凌遲承寵及咥洪大、上文德，皆梟斬長安市。東陽妻趙及子年哇、沈哇，許朝媳何及子長孫漢哇、孫女仰哇、咥雲子繼勳、繼業、文秀子希衛及承恩家室，皆沒入縣官爲奴。婢自是之後，制置使臺御史御史皆奏捷論功。次其中懷德魏學曾守靈州，使賊不得據關中。後諸堡賊不得據境內，有大功。大司馬石星奏亦知之。書不下。順給諫曹大成、李汝華劾奏穆來輔隨府

武力錄

卷之八

五

上遭執金吾逮問，竟通達後項。大司徒諸宜奏獻仔。詔告天下及慰問慶府襄興王妃。上皆從之。於是御門獻俘特降。明詔布告天下，即發大僕銀二十萬，勞苦軍士。復寧夏今年租稅制置使亦爲露布。自是之後，彰德同知帥機獻頌。上幸以附史館給諫曲遷喬通，以爲不可也。其後大司馬請訪誅納。上者爲令。今查勘各邊功次，不得出一月之外。後月餘，御史劉芳來奏勸。上幸從大司馬所覆議，轉遷葉夢熊御史右丞，廢一子爲正千戶。世襲賜金一百兩，表裏四之。宋正色副御史右丞，廢一子爲

正百戶實授梅國禎轉京堂視四品秩候選邊都御史磨一子爲正百戶實授賜金錢幣帛有差李如松轉右都督磨一子爲指揮同知世襲又以征倭積功勞加太子太保賜金錢幣帛視制置使蕭如薰磨子視如松曾任執金吾賜金八十兩表裏亦如之蕭大子常居敬以下賜金錢幣帛有差沈思孝起用楊時寧馬鳴鑾劉光國遷秩一級候補都御史麻承詔嚴惟忠鄭鳳劉天傑皆贈罪轉都指揮使世襲則周國柱李登王英正千戶世襲則石棟胡成文而已麻貴劉承嗣李如樟等皆賜金錢有差魏學

武力錄

八

笑

三

曾准以原官致仕加大司馬石星太子太保磨一子錦衣衛正千戶賜金八十兩表裏四之徐元木趙恭魯宋應昌賜金三十兩表裏一之賜郎中金皆二十兩磨臣宋三聘趙參金十兩賜楊俊民等金十兩蜀許弘綱金二十兩遇京堂推用以弘綱所刺議皆中當時之病也後許弘綱請解上從之始議軍夏功成有封爵後以廷議功罪成于二人上有詔免行待後有戲亂大功與封典昭合者仍申明格例舉行勿使朝廷失信以孤報効之意是時延安貢生命方策目陳有大功於是給諫趙完壁請幽

應當察而國禎乃上言功賞不當大失人心上有詔下大司馬問國禎何人虧在何人目濡後給諫張輔之奏亦如上意是時武生余丁亦有授千百戶及指揮者甚至軍士亦賜冠帶策以故大轅轅不得志頃大司馬石星復奏董山張澤王世祿等功詔曰虧在不多有何類矣應情梅國禎原不自己爭功卿星當使人已兩安不必過爲推讓於是贈襲子教都督僉事磨一子正千戶世襲令朔方奉祠勿絕已產表死節趙承先母李妻李陳縉妻梅熊彥吉妻林楊湛母朱楊榮妻范自縉母王王明里妻

武力錄

八

三

王及諸生蔣二重儒士郭自謙李友貴而會是時蕭如薰妻楊校生雲賜誥命四方皆傳以爲美談先是上有詔詔各邊總督等官務要愛惜軍士充足糧餉又言總兵等官依樣養薄養廉無具責以養廉禦虜勢所不能於是制置使上善後八議語在奏疏上從之而會切盡此吉即首長着力鬼神僧莊亮賴鐵雷合落赤等從花馬關款塞請開市而着力鬼宰僧又言願立奇功於是葉慶龍復以書請後御史李楠深以爲不可許先是下失兔明愛款神木塞乞市給諫許弘綱以爲宜許明上以離其蔽嚴拒宰着以

折其心。上有詔勒令盡滅。應匪叛人立功自贖。方許開貢。後宰僧果獻逆丁扯布李敖孺已獻通事馬世傑張教孺而臺御史周光鑄又往捕招奈奈亦執麻貴蒼頭軍也。始着力免以八百騎橫行鎮北堡。曰吾以出呼拜踐割土之約。今如何哉。

議曰

以余所聞韋琦范仲淹功至高西寧之事豈不累年乎。今朔方即西寧矣。呼首之變。迺不數月而旋捷。衛獻盛哉。語曰。一人守險。千人莫過。余觀守靈州事。則未嘗不壯其識。及聞決大壩水呼首遂至。幾無類。此又與攻智伯事何異。傳不云乎。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然則金日磾之事。何可執以爲辭也。

武弁錄

六呼呼首次見

更

呼拜呼承恩終



萬曆武功錄卷之二

翰林院添註待詔程九思

南京

南直隸

江賊何旺李七列傳

何旺無湖盜也甲戌夏縣令倪湯以民事道旁近郡先是旺與沙環等公行江上桴鼓晝鳴一日道無無見縣無城郭心竊數驚然動迺相與謀曰盍不入其庫而奪之金子環曰毋妄言妄言覺矣是日微使人走縣庭會縣令出庭中空無人於是乘夜半鐘鳴漏武功錄

八

一

三

盡巡徵吏及司庫矣仁能皆購贖旺乃以二百餘人循牆而進執司庫奪庫金凡伍千八百七十八兩伍錢視縣事者水李亞春見賊勢盛奔出望等得揚揚盈囊而入於江也且日出亞春即請於備兵使丁應壁及太平守錢立責江防使陳所敏迺責把總承應奎指揮戴見百戶徐鑒巡徵之謂何於是罰治司庫賈子齋產猶不能償其什一二而迺使使者疏捕江干既四面而出是時諸偷固知我邏卒追逐急也乃相與議議分金別去而旺等僅遺六人偕勇一千一百七十餘金直走太興馬橋鎮作爲買人收買禾

忝以示毋疑所在見旺銀皆有鑿手疑此必庫金因使邏卒執之鄉鎔縣庭中鞫問果無湖裏所爲略庫盜也居頃之操江使董堯封及臺御史朱儀望御史鮑希顏蔣科皆輕重當備兵使以下罪以請而尚書傳願給諫蔡汝賢王願亦劾奏其事先是春二月儀真卿大夫曾三省被盜焚燒男女十四人以故廷議爲江防計至悉而上亦幸念南畿重地武備不修江洋盜賊公行乃問諸兩臺且詔謂科道公論所出如今人臣爲國家任事有功者便許責搜求無已因循疎怠玩時失事却一言不及公論何在事下武功錄

八

一

三

吏兵二部問狀於是大冢宰張瀚大司馬譚綸復奏與臺諫所請同詔迺寬假朱儀望以望視事日淺也而獨董堯封調外任貶秩一等巡江諸御史侯滿歲考察承應奎等開任李亞春免官皆待罪行間提邏卒大索諸偷於江上也居二月備兵使王叔果捕獲偷長陳千朝並其等詔梟斬以徇江上李七七都盜也專與小港胡雲霞行江干丁丑冬七等道江都而會盜商朱國徽居鈔關頗以財鳴七迺與其黨呂守城謀曰吾等得執此人足吾事矣崇堅城何面比丘日池樂玄前曰阿僧自有喪亡恙也是





海賊嚴大邦劇傳

嚴大邦海上巨盜也與王安宗楊善先是沈璧以保  
姦伏漢法道邊久之遷逃而歸乃與曰人言不能流  
芳百世亦當移臭萬年吾豈能長累大罪而以一成  
卒老死塞上乎即買舟走海上就嚴大邦嚴中行約  
與其居海島間見稱狗偷孰與犂牛命榜人揚帆而  
走三吳可乎於是聚黨數百人直走牛角尖牛角尖  
故嘉定界也大邦等殊不畏疆吏法至咸重巡執戎  
兵公行村落中略朱四王榜羅應鎮唐至頭境沈教  
徐良朱阿二將鼓書鳴是時傳兵使王叔果微遊華  
武功錄 八 嘉慶初年  
重慶活千戶周崇仁日夜巡徽江上霍恐安等不東  
走越則北入海也頃舉卒收捕大邦中行詣太守吳  
善言對簿皆辭染有仇者以飾已非太守故知此曹  
皆世居海上盤牙連歲出沒海洋江浦之間而故託  
名在官軍營所在由此縣處左右皆一切顧為耳目  
縣道真能貪今願 陛下威武執大邦題以其家資  
沒入縣官修起城垣令官兵彈其足掃其廬而營堡  
之固行保甲法則 廟堂聞而後喜可知矣而臺御  
史朱儀聖 上書以請事下大司馬譚綸覆 奏乃  
梟斬嚴大邦等於海島間諸偷於是乎解散不敢復

入太倉界。

讀曰

崇明主海島甚近乎。而懸在保姦不畏沈命法。諸偷  
盜竝亡抵於其所。異哉今勦一嚴大邦。海濱皆圍視  
而懼。無復欲干我橫海將軍者矣。以余所聞。成周時  
海不揚波。庶幾近是。真不然。何海邦諸逆。滅之不  
遺餘力也。

武功錄

八 嘉慶初年

大

湖盜殺應采列傳

殺應采太湖盜也。太湖故震澤之水。歷蘇常湖三天。郡家遷入百里而遠。港汊縱橫。蘆葦翳翳。湖盜往往窺秋冬之閒。相扇而起。戊子歲。僞民流盜賊公負而殺應采等。遂以五月。乘夏水。操輕舟十餘艘。往來交瀆。沙灘港之閒。略糧守。懸募良龍。裝烟。橐中裝而去。自是之後。應采益標悍。亡所顧忌。身常服鮮紅袍。推捧鎮江比丘一人。爲長。諸酋皆稱長官。其姓名唯恐人知。有如蘇常事覺。則圖匿於浙中。湖南索急。則鼠竄於湖北。自以爲漢法。烏奈我何也。乃至周鐵。僞作武弁。

八 湖盜應采

七

爲民買桑。因略桃灣諸富室。而會吳江人張春。舟載綿綢。道逢應采等。竝略其舟。是時海防使沈堯中。祝眉壽。卽與常州守譚桂。及宜興令陳壽璋。卽薄吳坤。逼使李清倫。巡微沙港。自贖烏溪。諸港中盡以枝聯樹塞其中。禁行舟。過舊往來也。應采等果不敢入。築地乃分其三舟。載油十篋。又作爲商直走長興。出賣。詞近事而下。和諸運卒。屢戰香山。殺六人。生得十六人。諸偷悉逐。逃走黃浦湖。而大保崔忠等。追亡逐北。奪復賊舟一艘。及衣服諸什物。廻止鹽馬路。魚橫山。然亦乍往來。上常所也。於是臺御史余

立。適谷浙臺御史滕伯翰。卽檄僱兵使李沐。提劉河兵。出宜興。臨其後。副總戎馬繼武。提吳淞兵。出胥口。邀其前。是日兩營沙虎船。既四面而至。而我伏波將軍。先以四小艇。作爲買人。偵諸偷。諸偷則悉已。久馳馬山矣。適下令把總。華良貴等。偃旗鼓。分道而進。既進至馬山山下。空無人。卽趨召土人胡應陽等。問狀。應陽具言。諸偷多湖州長興人。事乘大風。能破浪而行。行不得風。輒潛蘆葦中。風來又復。華丹去。去殆如鳥。從將軍向來。吾等猶及望見。群數十艇。殷殷在西山灣也。於是將軍躬提樓船十餘艘。追逐至長興。次武切。

八 湖盜應采

七

清港。果若山人言。猶在蘆葦中。有狀。於是祝海防兵。生獲高消。談虎高志。顧康。殷周。顧良士。殷現。盧祥。蔡五。吳把總兵。生獲渠魁。殷應采。沈海防兵。生獲高泮。殷模。殷植。馬總戎兵。生獲和尚如成。及吳勛。蔣秀。周科。徐侃。沈秀。丁洪等。餘黨復是逃。先是。上有詔。詔所在協力。擒捕。以靖地方。而湖州捕諸港。亦急。乃生復陸良策。王正高。良臣。潘阿毛等。以百數。是後臺御史余立。御史荆州士。及浙御史馬朝陽。皆後先使使者。奏事。乃請以廷臣。條對。普後諸計策。於是給諫張希畢。御史彭而珩。方萬策。及三臺復以書。奏對。

書多不載大駱聖吳松遊兵五百人或以參將遊擊  
統之於吳縣則備胥口石湖大關口白洋灣莫舍漢  
於吳江則備葦港雪港港前村鮎魚莊溪壩關口於  
宜興則備沙塘烏溪定序荆溪寶東蠡河陽溪黃下  
埠口馬跡山於無錫則備獨山浦鎮吳塘而它間道  
於丹陽則備七里橋於常州則備普濟橋於武進則  
備戚墅壩於無錫則備花渡橋此又其計之得者也

譜曰

善哉平方直指防內應諸策也嘉靖中倭入浙獨台  
州被倭尤甚厥後乃知其爲台人實導之也今所收  
武功錄  
不置度虛名  
捕殷應采等大半多湖州長興人然則旁近諸郡豈  
不岌岌乎有戒心哉信矣馬直指巡徽及連坐諸條  
對當亟譯也諠不云乎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余每  
一語及震澤事則未嘗不爲二吳爲杞人也

運河賊劉朝列傳

劉朝徐州盜也以鼠竊狗偷爲務國家漕輓四百  
萬皆道徐州歲時冠蓋相望段不絕也以故運河  
諸偷常夜半窺過賓之際潛伏於舟後乘船而上俗  
號爲抽幫幸已秋大官丞張公行走長安而賈人  
朱思綬案中金銀服飾甚備迨附梗以行既行至戚  
家港會某諸船艙皆止舍朝與李文等固偵官舟至  
悉夜半果乘舟中人驅櫓師衆驟前走走舟中執梗  
與綬略其橐中裝而去是時州太守缺會運同孫養  
魁視事而州同魏守道及指揮金永宗于戶楊桂又  
武功錄  
不置度虛名  
十一

日夜提邏巡微河上僦卒聞斯事則皆棄營而起  
以爲此屬何足勞苦我河上過賓至費不遺一錢綬  
彼不言余獨不媿於心乎必執朝等請湯鑊之誅余  
然後有辭於主臣通疏捕河濱果執朝朝等九人就  
吏郎以便輿膠致解兵使張純所曰是固盜竊我河  
上大官者吾等問諸水濱十餘日而後得也頃之僞  
兵使請於臺御史凌雲翼及御史陳用賓於是乎論  
及徐州衛矣指揮使蘇驥金漢及都護常國復皆罪  
至不可赦兩臺所上書唯冀天子寬假河上諸  
臣臣等以重輕取請論如法上卽有詔詔許全承

宗楊桂。率凡三月。蘇羅金漢。凡一月。而獨魏午道。孫  
登魁。及張純常國。預皆不治。以諸偷所未捕者。僅遺  
九人而已。

### 諸目

徐州故懷道。歲時。烟爐相望。不乏矣。而劉朝。迺至巧  
爲計。實執過實。而奪之金。然旋禽吳。爲足置齒牙間  
乎。余獨慮此邦。實國門戶也。諺曰。追天之木。陰雨  
徹彼桑土。網緼牆戶。如余深有味乎其言也。

武功集

八卷

土

### 合肥山陽諸強賊列傳

合肥諸賊。亦不知其姓名也。乙亥春。大司馬傳。願使  
主事張弘毅。指揮湯飲。千戶陸宗。陰轉輸十萬金。往  
東粵。既乘傳至合肥。而會長吏。皆以衆誘行。驛騎不  
辦。低何者。久之。群盜乘夜半。走公館。劫掠。願臺謀。被  
僅去其一。號先是。捕盜令甲。榮縣追。衆謁。遂迎。於是  
大司馬。上書。劾。奏請。咨河清。尚書張弼。欲收捕  
諸偷。於是。上有詔。詔御史逮問。循府懸長吏。南法  
司。逮問張弘毅等。所以。舉責所司。參議。及上官聽其  
奔趨者。抑何嚴密也。

武功集

八卷

土

黃澤。山陽大盜也。故事。遼丹。皆從清江浦。於是。同知  
徐州王汝弼。以庫金。凡一千五百居江浦。而黃澤等。  
伺知。乘中裝夜光。直搗公館。執汝弼。問索金。獨不與。  
被服者數矣。還等。先已知所在。特群周以戲。弼。竟奪  
其七百五十金。而去。時庚辰春也。而山陽令魯錦丞。  
陳國光。即請於僉兵。使游李。勲。適撤淮安太守。宋伯  
華。佩況千。柜。及指揮張壽松。楊。最大。張。且草趨。還  
率巡徽河。上。頃之。還率收捕黃澤等。九人。檻車。膠致  
府庭中。詔獄。尚存遺四百餘金。封府庫。然後移河清。  
尚書江一麟。御史李時成。並請論。解兵使以下。如法。

以奏唯陛下輕重布之事下御史大夫陳餘覆奏於是上有詔詔游李勲俸凡三月況于極宋伯華等皆任俸待罪行間以捕諸倫也黃遷竟梟斬山陽市

讀曰

以天子使奉府庫金而行尚欲要而奪之安問它乎淮北故多盜然至執天子使其事不多概見異哉語曰鄙人何知仁義辨其利者爲有德黃遷章母亦利所昏與泗水城中十萬戶適爲盜賊所勞苦也悲夫

宋伯華

李勲

黃遷

陳餘

蘇松諸強賊列傳

下砂場故上海所部也孤懸海濱無城池而獨以一盜標司居其中丁丑夏大盜三十人夜半入公署執大使羅萬方索金不可得欲兵之賴義僕羅東庖救僅傷左股及頭顧竟劒斬東庖殺其婢張余二人去索副大使王華及其妻王無金又殺之已執其僕王顯始得服飾金所在寬略之而去然顯亦被賊者危矣而是時縣令敖遷去司七十里而遠不及聞且日松江守賈得聞獨薄責三林遷使蔣檢急以三林於所司不甚遠迺未聞以一兵矢相救援安在其爲武功錄

巡微吏也先是備兵使王叔果嚴保甲法令水陸迭操遠近互察而臺御史胡執禮御史王民顯林應訓及兩浙御史旁如式以故皆寬假其罪以諱弗深治事下大司馬方達時議以爲下沙場故多富室何至甘心場官殺慘多命發散倏忽此或望徒寬戶報怨所司催徵皆不可知宜詔兩臺廉訪之是時縣道捕賊多罪被賊者以致隱忍不告設告對簿公庭亦不以得財貨爲念此盜賊所繇以肆志也凡此皆者爲令毋蹈往轍上皆可之迺住王叔果赦選王邦奇候罷魏忠還衛而復中曰賊徒敢於市鎮殺官

劫財臨時竟無一人救護事後又不能捕獲一賊平日法令廢弛可知則諸臣試無辭於明詔可知也楊棟苑蘇賊也丁丑春鄉一賊新除爲吏主職方事偕衆宰在秣陵既行至苑蘇會夏并次南渾子門棟等謂知爲官舟也是夜夜半帥其衆入舟中執一賊以刀傷左足盡奪橐中裝而去且日巡微經歷鄧楊請於備兵使王叔果及太守李克實吳令郝國章大索邑中收捕棟等七人所略金具在於是移臺御史胡執禮御史王民順林應訓既得其姦藏皆以書劾奏指棟宋木王洪子戶陳覓通判何棟而王叔果則

武功集

八卷書影印

五

元

謝白

是時瓜州丹陽皆盜入城劫富室而奪之金余不論論其獨大奪下沙之役渾子之役一歲並發及所司豈不異哉以余而觀職方實掌兵戎甚不宜有此語曰虎人城擇人而食豈楊棟謂與

武功集

八卷書影印

十六

流賊楊儒列傳

楊儒宿州流賊也。宿毫故旁近大梁諸縣道。民易爲姦。而會賊饒大梁偷長張小村。及王玳。張四等。公行楊儒。適與相世虎竄入其中。是時兩郡之衆固已一百五十餘矣。儒適好謂小村曰。我壽賴宿毫之間。頗足以辱公等。車轍公等有如一。日相扇而起。儒請負弩矢爲先鋒。小村對曰。幸甚。吾意亦欲如是矣。於是治旗幟。鼓吹。走西鄉。油榨集。略人畜產。以傳餐。賴巡徽吏目王公祚。捉邏卒。鳴鼓逐捕諸偷。諸偷還走大梁。已復走石弓山。白晝大道之中。殺侯世強。略商人。咸力擊。

元三 流賊楊儒列傳

鹽鞏葛雨妻楊馬安妻姬陳祿妻張楊戈驪馬。馳騁於頴上。旁若無疆。更者乎。而勇士張栢。預任謀等。更請命於疆吏。小人能爲百姓驅除此屬。必不使流亡。得踐蹂適疆場也。於是持弓矢與邏卒劉周。張欣等。直搗賊營。挑戰。頗疾。力卽生獲張佐等七人。賊中流矢死者亦七人。栢世虎見賊衆既敗。北乃頓足嘆曰。嗟乎。已矣。與其嘿嘿而死。孰與以死決雌雄。死死未晚也。適與劉周轉戰。周不幸。身被一創。周亦創卒。殺虎虎復中張欣矢。幾死。任謀奮而前。竟劒斬虎首而去。而會莫。天大風雨。飛礮石。蔽人面。賊且戰且走。我

兵直追亡逐北。至大梁馬村橋。日出而諸偷銳氣皆挫。落父無能爲矣。我兵生得王玳。管九思。趙強。王徐何朋等五人。是後保壽馬達。孫整。亦以諸偷所鹵略。盜布鎗刀。童產諸什物。獻見州太守曰。吾等小人。自知有死罪。惟太守哀憐我。我固不敢食尺寸之利。以奸旗鼓也。於是僱兵使唐鍊。請於河漕尚書。凌雲翼御史陳用賓。卽盛百世虎首。縣于國門外。使偷盜母敢效世虎也。然後以其事奏。上則給諫史繼宸修守之策。亦至矣。

議曰

遺力錄 大梁楊儒列傳

余嘗過大江而上。過大梁。還走三晉。是表千餘里。豈不廣輿而其下。城郭鮮穢。卽有之。亦皆土具。財所爲悍衛之策。淺也。異哉。善乎。治城練兵之說。史給諫可謂能抱長慮者乎。楊儒張小村。特一小草寇耳。頴上及大梁。猶皆受其禍也。悲夫。讓歲誨盜。可不戒哉。



崇明江陰諸盜盜列傳

蔡廷崇明盜也。先是金壇大盜陸守。最悍悍阻海上。公行有司莫能禽。廷及顧周郎場全曾入會相等。一日起姑蘇。執視諸偷。今海上獨守有籌策可問曰。吾得此人橫行三吳中。足吾事矣。於是單馬兔與陸守約。既得陸守。即以樓船十三艘鼓行而至三泖沙海洋。梓鼓晝鳴。而把總管懋光請於泰政使王叔果帥耆民陸英陳飛等沙船十餘艘逐捕。復盜舟二艘。舟中所載鬪器甚備。而會大風。忽從西北起。日浪如山。諸舟皆星散。而獨英舟損桅。幾沉溺。是時盜徒亂如麻。迺乘隙夾攻英舟。先登殺我兵楊六。吳漢倪升。及弓手王蘭。史惠銳手陳寶等二十六人。傷十餘人。而英亦被一創。赴水。賴天幸。附高浮至三泖。洑水淺得不死。時丙子五月也。於是臺御史宋儀望御史郭思極以爲三泖沙去崇明道不遠。則百戶王廷巡微之。謂何。迺輕重奏黃應中。管懋光王廷罪以請事。下大司馬譚綸問狀。頃大司馬覆奏。上有詔。詔御史連問黃應中。王廷。朱承勛貶管懋光祖職一級。獨詔王叔果策勵供職。諸臣聞而知懼。可知矣。先是遷卒收捕蔡廷。季山。單四。楊全。錢八。已捕陸守。趙湧。王

子見程軫潘仰學。陳昌葛條趙能。已捕小棍嚴泰。張小菴陳岱薛瞻子。陸吳蔡文華。而是時。上僅問捕獲蔡廷等十人。令會審處決。於是御史王民順。詔獄當陸守。趙湧。王子見。罪至斬。蔡廷。趙連。陳岱。薛瞻子。蔡文華。陸吳。華輪。蘇詔。薛良。錢珍。皆請比配頭的決。顧蔡廷等十人。業已有詔論決者。以故部使者趙請。而給諫周良賓亦上書劾。奏其事。事皆下御史大夫。案王泰政使獄。錢八顧周郎。實仇家所染。而葛稍張二皆以無辜得釋。而季山單四潘仰學亦獲死獄中。獨陸守。趙湧。王子見。具在。然亦非先所武力錄。入諸處置。逮捕者。至後復葛泰。而報稱先獲未獲。黃后溪。而報稱已獲。此皆管懋光有大罪。罪當誅。果若科臣言。前後矛盾。法體乖謬。於是御史大夫追諭前臺御史宋儀望。及御史王民順以下罪。上謂前後招詞混雜。無此議。操糾謬。顯是初因失事重大。程報要功。意圖掩飾。後乃朦朧還就。致有抵誤。迺罰儀望俸。凡三月。叔果凡半年。令民順還道考察。遠問管懋光而陸守等有詔。詔即復訊。是時宋儀望已轉遷大理卿矣。上書願。賜骸骨。以白費無扶同者。江陰諸盜盜其名姓。亦不可考矣。癸未冬。常操三載。

乘風西北走而見時指揮使孫光祐傳：千戶劉餘慶備黃田港。林承崇備唐涉港。宗既兵出大洋，望見賊舟盡皆遁徙，則大怒，發上指冠，巡捕至段山港，轉聞我兵敗北，殺張茂等七人，傷陳亞四等十餘人，盜乘勝走大洋，環江以南數千里，盜徒下江如燕，傍若江上無人乎。而是時常州同知還有猷，下行江陰事，乃請於備兵使李願及常州守王三錫，日夜提選卒疏捕諸偷，不可得，即各江北旁縣道傍捕，於是臺御史郭思極、御史邢佩孫雖誠，無旬皆後先上書請逮問孫光祐、劉餘慶，置治邊有猷以

風功集

卷之六

三

微巡微吏而李願及王三錫實禍起倉卒，幸冀寬假其罪足因欲者爲令，令江上嚴整詰之法，凡船駛來往，毋陰蓄兵器，毋潛藏私盜，有則亟以告，聽所在得請論如法。上幸可之，罰邊有猷俸凡三月，孫光祐、劉餘慶下御史逮問自是之後，盜徒亦畏三尺法，崇憲不敢奸，廬吏旌鼓也。

議曰

以余所聞吳王黃海爲盜法至善。今國家通資以佐邊計，然哉環大江以南北，皆盜藪，非重丁則盜徒比比而是，假令有如崇明江陰諸盜相因而起，則司

寇之刀鋸豈不日斂乎？語曰：刺繡文不如倚市門。蔡廷等豈志不在斯與？不然，何其亂之日暴也。

武功集

卷之六

五

揚州通州饑荒列傳

揚州饑荒其姓名不可聞已庚辰春雨雪連旬木黍不入百姓至取草根樹皮以爲食食不足輒餓餓死道上輾車相壓而是時錢法亦壅滯商賈不通甬丁皆束手不得煮海以爲塩於是聚黨數百人白晝大都之中劫僧人而奪之米頃之糧欲赴請營田銀二萬兩而會御史姜堃巡視淮鹽卽上書請新官買米做平糶法於民便而給諫郝維喬亦以爲淮揚徐沛之間乃宗廟使廩所在而又東南餉道也大略以爲上幸乎帑金以賑民當必推擇賢守今往不則以郡縣果行村落鄉村落其貧貧最甚然後官自予賑金更胥及伍長皆無所容錄兩之森先是臺御史江一麟請營田銀二萬事皆下農部農部議大略以爲前已減五年至七年舊迹及而今年賦稅又幸寬復其期食而漕餉亦既以其半輸金用復以部使者贖銀五千悉一切佐百姓之急且法如是足矣而今以營田銀爲請則是郡縣以請賑爲年例而地方亦以待賑爲成規而況故事兩淮營田銀六萬七千兩乃傳聞無用者不可直必知臺御史請請以一萬五千金予之今所以饑民胥請而以青冊發

移部傳稍展襄時聚眾鼓噪諸渠魁必令縣追殺無赦奏封上可之

通州饑荒亦不知其主姓也戊子春三月雨旣久甬丁不得煮海而百姓亦皆穿空至食不糜糟糠輒忍餓餓死死不可得輒自殺死自縊死者常十二三餓餓死者十七八國門之外死人如亂麻也於是諸甬丁相與謀曰吾等餓餓搶路亦死等死然寧捨略略豈盡盡死乎是日卽聚黨數百人直走孫公廟略彭取守等已走蔡家店略崔瑞鳴因止合北堤欲入城監門帥城上奉鏡砲如雷復走北門外略張麻而州守張和中請於副觀察使胥過提邏卒逐捕乃遂逃走武甯山略沙民陳惡已復走張枝店略沙民徐有德而會山賊百餘人略邵志而江洋諸偷亦至南江略周昆及景通傑而去而是時甬丁之衆固已至六七百矣復略沙民邵雲江一德邵湮殺趙道二周仕等麥稻殺周聘一人乘漕河南北梓數晝鳴於是狼山副總戎王有翼皆傳倭千戶顧世祿百戶劉鑑密提餘東哨總毛直朱沐捕皆四而走而州守及吏目黃體振亦詣各場場中諸民見州守至復千百成羣並匍匐悲號於州守股掌之上願明府爲我

請賑董便計。州守既見諸民扶老携幼而來皆寒色滿面並跪起送迎哭聲哀道憐然傷懷者良久頃之復有兇酒使氣挾挺持刀旁列道左者。州守故知此必鄉曲豪強特倚饑民羣章為姦耳。迺與運判楊瑞雲曉諭以威德若等為饑民縣官當自憐憫若等豈為若等計有知直必為盜賊行搶略則請以三尺法繩若等若等俯首焉兵在其頸矣諸饑民皆叩頭稍解散先是廷議議欲令所司於賦役必多方調停以蘇民困於里甲必加意將賑以情財用于賑濟必登為區處以安民命而上亦有詔詔所司有能賑濟功績天等事盜安民及曠廢職事者不時甄別具奏於是御史劉懷恕上書劾奏張和中等事下該部始所司以為搶略之後止於無恤賑濟毋乃中亂民之姦而幾令旁觀者效尤乎迺必大家渠魁請論如法使亂民皆凜凜於陛下威武聖神而後乃今而目知星猶狗偷者而徒欲遂自登楚也

謹白

淮揚故比走長安餉道也而通州則東臨大海南距長江糧更可不謂任重乎至龍丁煮海為鹽凡以佐國計而奈何困於饑饉迺與江山諸僉相扇而起也

天子幸哀憐災民請蠲則蠲請賑則賑不然而重之以兵戈可乎孔子曰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此可謂富而不好行其德者言也

武宗集

六

天

饑民姜宗史存刊傳

姜宗，崑山人也。己卯夏五月，蘇常大水，流殺人民以故穀價益騰踊，而姜宗以爲吾不取諸富室，財亦有生，而自斃耳。於是聚姜宗鄉津、邵渙等，公行村落，劫人而奪之金。會伍長王沾、金周等，逮李、盧、永、津三人就吏。而是時，吳江蒲奸民亦擁衆至，鄉士大夫所祥爲貸米，因略而鹿，而縣令王一元提選率巡捕生得渠魁一人，亡何都御史胡執禮即以宗等梟斬崑山市。於是請旂牌，屬同知王事聖，循行閭閻曰：「若等第安之。」上有詔，庶倉粟以佐若等之急。若等如不武功。

《食案》

三

自喜，直必以一日之欲爲不執，則府得以新法斷若等頭矣。先是御史林應訓奏水災，上有詔，詔所司多方賑恤，又謂朝廷惟恤窮民，不宥亂民，唯是道上拾奪，皆請論知大盜卽梟斬以復於是大司農張學顏從臺御史議，議減今年租稅以予貧民，是後給諫顧九思王道成及御史田樂、張簡、王藻皆後先上書，所以爲救荒備盜策甚備。事下所司問狀，而大司馬方建時以爲該宜申明保甲，練訓兵壯，大司寇嚴清以爲該宜簡省詞訟，禁止罰贖，大家宰王國光以爲入計吏誠宜母科小民，毋貪富室，諸廷議良是。

上皆從之。明年庚辰，郡國吏法當朔正月而蘇州守李文實、長洲令劉懷恕、吳縣令郝國章、崑山令程達常熟令劉震臣、吳江令王一言、嘉定令徐上達、松江守閻邦寧、上海令敖選、青浦令屠隆、常州守穆輝、江陰令胡士鰲獨不行，以郡縣歲大稔也。而是時給諫請止織造，允力乎先是。大婚禮將舉，上遣中貴人孫隆往蘇杭，許坤往應天織造。今大婚禮既成，臣懼斥斥廷臣皆以爲宜罷罷之誠便也。

史存，廬江人也。先是江北兩雪，愆期，流亡載道，百姓至賣子鬻產以接衣食，猶不足。上幸出帑金特遣

武功

《食案》

三

重臣，儼然辱臨於廬鳳淮揚之郊，百姓如蒙更生，而獨滁和之間猶未及也。而史存，霍朝武時忠孫燕等朝不保暮安能符乎。題決策察富室積聚米稻者，迺祥爲買米，因略其稻，當是時邑中子孫賢、盧東、孫應彬、霍朝臣皆於教於是存略孫賢朝武略朝臣時忠略盧東燕略應彬頃之廬江今燕自仁使還率疏捕村落生獲史存等八人繫獄而臺御史楊一魁御史劉懷恕聞而大懼可知矣。即使通判聞德德行縣，庶倉廩以予貧民，貧民數千人，望見使君且夕至，皆匍匐迎使君，跪起爭扶持車轅，願使君生活我幸爲我。

置便計。繼德既至。會上元。亦罷酒。弗樂。且月暮。下食者。凡一千八百五十餘人。人與之粟五石六斗。已出。史在等。加棧行村。落。使饑民無交。史在。是歲丁亥春也。上何嘗御史御史大會勅。秦廬江令殷自仁。上有詔貶秩一等。視事如初。自是之後。雷風響應。正月雪深一尺。二月復大雨。而百姓於是乎。得以躬耕靡歛矣。

### 議曰

堯錄論曰。世之有饑饉。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而何獨已抑。丁亥之變。乃怪所爲。大異乎。願上古積貯。弗足異。王拾謙請徐鼎二舍。積棧數萬石。附運艘載入。蘇松平糴。至穀值。輒以額使送奉輪大倉也。此豈非移粟上策哉。余獨悲郡邑不講於積貯之策。卒然有變。至無以相恤也。

### 叛僧省悟列傳

省悟。鎮江僧也。常居甘露寺。欲招致四方異能之士。陰圖不軌。是時楚鐵佛寺僧雪峯。善於白蓮教。方在秣陵。省悟以爲非此人莫可者。通使使者至棲霞寺。約雪峯及滇僧大乘。於是與順天人黃恩。寧國人汪元洪等十人。結盟爲昆弟。黨類漸增。志日熾。思迺造符勅。稱勅封同時一心開國元勳大都督元帥將軍。改年爲大明弘開元年。屬比丘孤峯。訓勵。訓勵既成。卽議以昆弟十人爲南北軍。而以黃恩及黃仁黃義顧賓貞靜。敬曰比。徽號用仁義禮智信。以元洪及武功。錄。

《卷一百一十五》

手

雪峯貞成。蔡少溪。元明。敬曰南。徽號用金木水火土。期以四月朔。南軍起於報恩寺。北軍起於天寧寺。並發難。自京師始。共爲計畫。欲先取鎮江。以據要害。然後封府庫。以備軍餉。將軍法士民皆奉弘開。敬以自別。不則盡以其家室屠僇無遺類。於是頒符徽。而獨慮丹陽人稀。乃急使馬陵人戴元六與教師吳守楨約。約丹陽人爲內應。而是時丹徒水兵錢山業已奉符勅以待矣。殊無意巡徵事。而把總徐道召山問。拱山倉皇錯愕。莫能對。道大驚。卽疏索得偽勅一道。符一紙。以爲遺。我者省悟也。而教師謝朝選亦以所

受符檄徵言於丹陽尉包朝。卽與令長甘士休及丹徒令徐桓丞孫應溪議。並請鎮江守王事聖。高知高偉。因告於備兵使李願。迺使邏卒收捕海汪汪元洪等二十餘人。繫獄法當死。已咨南北諸郡。已索雪峰黃恩等。是歲萬曆壬午也。而南司馬潘季馴臺御史呂鑑孫光祿御史林應訓。曾士楚。給諫萬象春。李國觀。及守備中貴人張廷。皆後先上書。事下大司馬問狀。而大司馬梁夢龍覆奏。大略恐有如巴蜀學伯貫之變。起於一朝。卒至攻燬數城。悔將何及。請梟斬汪元洪等。以徇。它一切脅從。皆恩貸。得毋死。上

武功錄

六 張僧信列傳

三

議曰

以余而觀。國家令甲僧道府不過四十人。州不過三十人。縣不過二十人。然必精通經典。給與度牒。奉有勅旨。始建庵院。其志念扣何深遠也。今天下佛教日隆。僧道倡狂。以致省帑一比丘。乃欲改元建符。軍號南北。母亦好佛者。曷之使亂乎。朝子曰。入者主

之出者奴之。且此屬卽人其人。父其書。廬其居。可也。

武功錄

張僧信列傳

三

叛民帥嘉謨倪伍徐宗式朱漢卿列傳

帥嘉謨歛人也邑故有絲絹銀而會郡縣官行條編法歛至多五千六百有奇於是帥嘉謨同樊人程文昌起闢號流願盡便計頃江子賢等再奏事皆下民部尚書尚書股止茂也適谷臺御史朱集望屬兵憲使馮叔吉檄守蕭敏道雅間適以三千三百行歛以三千三百行休寧祈門黑髮源精溪上幸從之先是嘉謨北首燕路時里中爲治一介行李甚儉嘉謨即以橐中裝貨得冠帶而歸里中既聞嘉謨至皆以彩幣鼓吹郊迎於國門之外而嘉謨亦自以

武功錄

重

爲大有功桑梓志氣揚揚甚自得也五縣之民聞而大怒可知矣做俗負氣自高爭於勝負每小不忍輒成大獄其至棍棍破滅門戶皆所弗顧問五縣乃並鼓噪以爲歛既以賦橫加我而奈何復自誇謂爲平而是時徽州倭徐庭行行婺源事歸府百姓皆鳴鼓張旗志趨呼道左願爲五縣計五縣自誓寧死必不以歛故速加賦既行至休寧休寧擁衆數萬人鼓噪亦如之五縣由此與歛大相角持道路喧嘩流言洶洶於是臺御史胡執禮下司理舒邦儻御史鄭國仕下兵憲使及太守徐成位遵令行縣咸與解散計欲

敗捕嘉謨以謝五縣及五縣渠魁重爲不法者戒臺御史遇以其事奏請上有詔詔爲如果不便自合申訴所司或抱木陳奏何遂聚眾鼓噪逼角求車下兩臺問狀時丁丑秋也其後於諫彭應時石應岳及御史唐喬皆後先上書劾奏大略以爲以謝農爲桑梓地遇耳激而爲變於是鼓司農請告以謝人言上弗從始徐太守行休寧休寧張游體上大書以戶部操戶權以歛人行歛事大抵攻剽殺司農是時太守即一票一概必委人驗而後發也倪伍鎮江人也先是上從廷議聽郡國皆鼓鑄萬

武功錄

入奏書

重

曆錢又著爲令今舊錢兼行第私鑄及與販者所在得請論知法入之江北私販者至而漕舟亦迴所帶太湖私錢甚廣常持錢赴市曹橫欲易餉資餉宰之類市曹皆不從故事新錢八文與銀一分等奸民利低錢二文折官錢一文數多便於權和與販於是倪伍遇與范粹聞希德謀曰私錢不行奈何不悉爲地乎是日即聚黨千餘人直走府庭中而會太守鈇同知毛似蘇視事竊欲以撤論士民令行低錢是將郡倖楊棟行縣事五等見棟至即強奪牌一面欲府大書低錢皆以二文折一行不然者五等羣聚府庭中



擾擾不解也府不得已竟如五等所請第其管以二文折一耳梓等疎不欲以暫行為令乃將牌探株並鼓噪出府門直走白馬略米戶馬受春耿介米及什物亡美已鄧鐸介並馳清使者茹宗幾搥使者至棟所擊鼓口稱發法不通已走府欲改移校廳以便往來因請介繫獄會門開介竟還逃走五等遂上府檄檄鳴鐘鼓府乃率刀細手守府庫即使使者越城徵兵以自衛是夜五等解散已鐘鳴漏盡矣且日日出復聚五千餘人略商賈白晝大都之中劫焉麻子而奪之米當是時米戶閉市道路阻絕城中饑無糧

武力錄

六等集案卷

三

府乃以五百金買米給僧人出市於是監使者清使者奏記部使者田樂即徽府逮繫倪五范梓等令以低錢送官收鑄趨開米市市清始亡恙先是丹徒獄獄囚鄭汝真等越獄臺使者孫光祐及部使者並劾奏毛似蘇不法狀事下天官尚書王國光頃覆奏詔謂毛似蘇簡僻罰楊棟俸凡三月時庚辰春也其後給諫王蔚及御史楊際熙亦上書大略以爲私鑄私販之姦不獨鎮江而江閩尤盛欲重治范梓等上有詔獨責搥使者及清使者急以爲御史以執法懲奸爲職若縱罪徇情緩急何賴皆令還道

候考察始淮揚米價騰踊私鑄不行郡中口語藉藉皆有狀於是令以制錢十文當銀一分私錢則以二十文也

徐宗式建德人也國初重屯田欲大牙相制而建德於撫州則屯四百二十三頃八十一畝饒州則屯二百五十二頃四十一畝先是撫州度卒胡梅林侯三秀王芝盛等法當屯建德軍一人田凡二十七畝地凡三畝能開墾荒蕪者聽宗式由此與徐廷集徐宗漢及諸生徐文津等許相相望蓋自梅林曾大王父時與式等相得其驛常佃軍屯縣官每徵餉悉屬式功錄

六等集案卷

三

式等赴期會久之輸稅不供所以累戍卒者至僞弘治中遭科臣履畝盡以所稜田給軍亡何復爲林等所稜而江西屯田賴命事劾奏畢下兩臺父未報今上壬午秋詔郡國履畝於是江西僉事使郭汝及徽寧備兵使程拱宸馳建德乃使池州同知趙秉政安慶同知夏子諒南康侯尹應撫州僉蔡廷璋屯田仰指揮僑建德令郭壽度田地二萬七千四百五十五畝式等應厯凡四千三百八十餘畝地二百二十餘畝禁通判遂與仰指揮即以是日還省而會成辭卒候濟高九州並爭屯訟屯竟屬候濟也九州

不服於是以九州及侯廷茂鄧錫膠致會城既行至橋口道宗式門宗式與徐廷集恐九州逆黨鄰省發應匪軍即聚眾壓仰指揮陸馬敗打幾死遁奪九州還縣賴臺諫解散是時縣使使者王雲從送至境上左驗頭之仰指揮以其事請於江西臺御史王宗載御史陳世寶屬池州僉兵使收捕宗式及廷集宗凌宗凌宗簡等對簿公庭中縣服即發應天臺御史孫光祐御史蔡夢說題使使者復改符應陸凡五十一現七十九畝由此請論宗式等編修為外遷塞民如法是時僉兵使程拱宸亦待罪行間而應天臺御史力解

入彀金鑑卷之六

三

史及江西御史賈如式復先上書以聞事下大司農覆奏與兩臺同大略欲以建德糧使者屬江西查覈上幸可之詔程拱宸補支襄所罰俸如故也

朱漢卿盜賊人王辰秋朝鮮營難直指使彭好古上書請募兵近圻凡五千淮揚凡三千山東凡三千河南凡三千太寧一萬四千人儻海島於是河清右司馬陳子陸及監使者王明務狼山副總戎張榜招致郡國敢死士而塩城法當足兵三百人縣令童繼祖守儻使王語略於文移以爲欲選兵一千自邑中至

村寨無不人人惶懼唯恐各姓入募府也先是寧夏之變游臺御史常居敬選兵入援聞傳以爲今淮兵俱入寧夏甚洶洶也而不知儻倭之數布告郡縣至大章明較著矣而漢卿等相與謀曰若不蚤自善爲計則吾等數千人恐預不足以當樞實也是日即擁眾三千走縣庭中鼓噪明府幸以須臾之間爲我焚燒花名文冊不然吾等與死乃銘之餘寧死杖下可乎縣庭見漢卿等以死請曰縣爲若等除名義若等第安之毋擾是時縣庭中深以獄訟籌畫爲期會卿等復欲請徵輸事願寬假其期會縣庭復如卿等式力解

入彀金鑑卷之六

三

謂曰

以賦役度田錢法募兵皆西家大計迺起而與縣官抗衡胡爲乎語曰毋爲福始毋爲禍先師嘉慶以福始致禍倪五徐宗式朱漢卿則亦以禍先受咎道家之戒信非虛言也余獨怪汪四屯在建德往往有

以異省視之者此殆非是尺地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而況於軍政乎大牙相制蓋所由來者漸矣

武力錄

八

三

叛兵陸文緒傳胎子列傳

陸文緒龍江衛戍卒也先是刷卷遺有佐史軍議贖錢久之佐史滿歲去而軍議亦既亡遺贖錢皆亡所存也會縣官給軍餉而旂手衛指揮使沙金乃請於尚書潘季馴欲棄軍餉因而處給尚書以爲不可所以禁緝之者甚備而指揮劉喬竟以軍餉贖置橐中三軍聞而鼓噪乃以橐中金屬議字張史士子三軍受士復欲每石扣減五分於是戍卒陸文緒及周甯永住兒等數百人竝匍匐悲號於尚書所已走給諫李國觀已走御史劉光胤吾等小人旦莫披堅執銳巡徼江上所志徒以備資之故奈何予吾等金而欲以抵佐史軍議贖錢乎御史乃逮捕受士而是時指揮使府軍左則王時偉府軍右則吳允祿府軍後則王應祇金吾右則王元坤金吾前則劉光裕金吾後則韋堯羽林左則梅經羽林右則梁文元羽林前則陳平虎賁左則崔立天策則承應奎神策則馮恩孝龍虎左則彭舉驍騎右則張應宿留守左則劉應科鎮南則許明富豹韜則劉朝豹韜左則馬應辰水軍右則毛邦應留守後則田甯牧馬所則王言即以受士所封金盡予絳等而獲斬等趙文舉府軍魯應麟

金吾錢世孝留守朱鶴鳴孝陵韓廣廣字人處水  
軍左李漢藩陽左張四維虎貴右劉錫留守右齊周  
詔留守前郭延祿龍江右祈堯臣龍慶李繼祖廣揚  
盧一官典武劉用江應朱立諸指揮尚猶諫未欲散  
及科部撤再至亦以餉金子三軍皆一切無所遺三  
軍始解散時壬午十一月也而尚書又給諫御史俱  
後先劾奏其事事下大司馬梁夢龍問狀適當王  
時偉等故違部禁而劉喬張受士乘機需索侵克兵  
餉欲請論如法因者爲令令以後嗣奉節於當罪者  
所追鉤金封輪縣官上可之於是寬假王時偉等  
武功錄

大業書卷四

三

罪而以劉喬等下所司逮問也

傳胎子牧馬所戍卒也是時橫斗給月用糧糧紅腐  
不可食傳胎子等卽擁衆攘臂而起曰予寧不厭糟  
糠而奈何示人以不堪乎廼數百人請於御史黃仁  
榮給諫吳之鵬尚書吳文華乃謂治前所使百戶屠  
真授前事安吏利在果腐因緣爲茲於是巡倉御史  
躬詣倉所按驗凡紅腐甚者稍爲歸揚而地勢卑下  
者卽行鋪墊而年久風耗者多爲寬豁使橫斗無所  
容其銖兩之姦廼卽編立什長禁喧嘩敢議法及不  
如法者皆連坐勿赦於是兵餉不治事在農部三軍

不肅責歸司馬者爲令是時已丑春也上從大司  
馬王一鶚議有詔詔所司嚴加約束不許疎縱自  
是之後隊長旣立其法森如也每一予餉皆互相約  
束唯恐有如一人開墮輒不幸卽染於事旋至王石  
俱焚也

讚曰

林陵之兵見告者數矣雖逆節未甚著然豈可使外  
郡邑聞乎語曰冠雖敝不可加於足履雖新不可加  
於首此言紀綱不可亂也今變者數起其原皆出於  
偏裨侵軍餉遂至以屢加首悲夫大司馬欲立隊長  
武功錄

大業書卷四

四

嚴約束復商君連坐之法豈得已哉

馬蹟洋爛洪口諸倭列傳

乙亥春。大汎故事。大汎橫海將軍提兵出海島。倭奴當是時。朱儀望爲臺御史。胡用賓爲御史。廼使倭兵使王叔吳。糧儲使舒化。海防同知使熊汝器。及總戎黃應甲。所以爲春汎計至備。而會倭奴操二四十艇。鼓行行至馬蹟洋。圍漁人一百有五人。我將詹廷傑等。提兵疾力戰。斬首捕虜凡七十六級。縱火焚燒倭丹凡二十六艘。赴水溺死者亡美。奪獲被圍凡一百有五人。倭器凡四百一十有二。能兵亡凡三人。官兵傷凡一百五十一人。自是之後。指揮使張聲慶武功錄

武功錄

武功錄

武功錄

武功錄

簡敢死士。復擊破倭丹凡四艘。奪獲被圍凡二十二。人。倭器凡一百六十有二。能兵傷二十七人。把總李應麒斬首凡三級。先是嘉靖中。汪直爲鄉導。導倭奴入犯。大遭荼毒。已竭天下財力。始大創艾之。今不終朝。破七八十之衆。試新捷也。

爛洪口。先是川沙把總黎弘敷。聞有一倭丹。丹中有倭五十三人。皆執刀陸行。海上居民亦皆奔走。走若狂。於是提兵壓倭奴戰。道逢一白衣人。披髮執木棍。立軍前。令勿往。今倭寇勢頗大。徒往往無益也。三軍由此有懼色。逗遛不前。適割前一人。喬祥耳以徇。趙

令進兵。白衣人見割祥耳。大目嬉笑。弘敷以爲阻撓軍機。遂下令斬之。既行至爛洪口。倭奴已遁逃。口中空無人。時庚辰四月之五日也。居一二日。總戎郭堅請於直指使田樂。樂痛疑之下。總戎問狀。總戎即使謀者楊貴。馳川沙。異所謂倭丹。蓋漁舟也。漁舟從南洋失風。飄流而來。居民誤以爲倭。至皆奔走。當是時。謀者李金莊。應奎。趨弘敷乘馬往。行至東門。達川沙民胡四。倉皇立馬前。止勿往。弘敷即劒斬之。殆所謂白衣人。披髮執木棍者是也。於是直指使劾奏弘敷輕殺民命。寃戾。誣之也。

武功錄

武功錄

武功錄

讀曰

倭奴動稱造舟千百艘。此皆虛語耳。其爲實甚大。不易追述。以聞人導之造重底。遂易行。異哉。馬洋之捷。犁沉倭丹凡一十六艘。爛洪口凡一艘。以余所聞倭丹。大者可容三百人。中者一二百人。小者四五十人。或七八十人。今之赴水而死者。傷可勝數乎。要之江海之戰。非其所長。往往聽虛舟。張羽扇。而以空營吾之先鋒。蓋所從來久遠矣。

朝鮮梁承貴列傳

梁承貴，朝鮮濟州島人也。先是州守遣承貴送戶曹而會大風，迅急，飄舟至川沙外洋。當是時，橫海將軍提兵備春汛，戰陣之具鉦鼓之聲，震震如也。而參將黎弘敷忽見倭奴擊舟而來，以爲何物倭奴，僞祭致至是。師三軍殊疾力，我承貴等二十二人於是脫索舟中。舟中皮甲、皮袋、帽、草帽、髮絲帽、簪頭、鐵鍊、鐵無不畢具。而其人皆與中國絕相類，獨衣帶垂繭紙形。此爲朝鮮人，明其總戎郭堅乃請於臺御史孫光祐，及巡江林御史，屬松江理范守已，常州理譚萃善武功錄。

不屬梁承貴列傳

三

推問即使通事新五郎任譯以字。見承貴所實，滕文果爲州守遣送戶曹。戶曹者，漢言司展也。戶曹必居王畿，而況濟州，居海島，雖舟可數日至北岸，與瓊崖等，其必非奸細，不問可知矣。於是議發置筭至給以餉資，餉率如過賓禮，沈畢，無警，然後遣之。歸以朝鮮奉我。朝正朔，獻見不乏絕故也。是歲萬曆庚辰也。臺御史孫光祐上書以請，率可之。而所謂濟州二十一人與俱者，承貴及玄奉仁、李根、彭蕭溪、貞夫、自元、許承俊、金豆、彥加、叱同、金自珍、尹彥、長命、質奇、於邑、連於叱、同仁、彥漢、連把、好、李必連、山億、邪石、金

是也。

譜曰

以余而觀，冀太史使朝鮮錄至謁先師廟，記則未嘗不廢卷而嘆也。曰：嗟乎，仲尼以萬世爲士，豈欺我哉！自太平館北過鍾樓，至王宮之東門，望見松楓蒼翳，樓臺隱隱，此非文廟耶？諸生執俎豆以時習禮其下。殆與中華亡異，使者梁承貴，誠飄流而來，亡它腸而我以過賓遇之，此殆是孔子曰：素遠人則四方歸之。殆謂此耶。

武功錄

不屬梁承貴列傳

異

浙江

大營叛兵馬文英象山昌國營叛兵何中列傳  
馬文英大營兵也。先是倭寇發難，衛軍不足賴，乃幸  
用募兵，策得五千人爲東西二大營，居會城遊擊二  
人掌之。已議罷西大營遊擊屬都護已，給諫葉時新  
上書請損餉，故事二大營兵，兵月食餉九錢，請裁爲  
六錢，事下大司農，迺移臺御史吳善言，御史師祥是  
日大舍方伯以下議而兵巡使王許之，深言戊卒皆  
解服，因欲兼給以錢兩臺，如其議覆奏。上可之時，  
辛巳秋也。明年春，文英與楊廷用等，聞欲兼錢皆奉  
武功錄

大營馬文英

乙三

起口語藉藉，請於兵巡使及清軍使楊標，吾等旦莫  
提桴鼓，立軍門，不避矢矢之謂何。旣而損我月食餉，  
而奈何復欲以錢兼行乎？願爲我畫便計。標因麾之  
去，道已請於兩臺，能不以一錢及若也。英等皆曰：幸  
甚。是時二月已盡，當春汛，法營兵分爲八總，住嘉寧  
台，溫於是海防使馮時雨，趣諸軍日夜裝，將行，而會  
臺御史徵諸軍歸農，大方伯遊李勳復下令，欲兼錢  
如初。諸軍皆曰：若是，吾屬尚可言乎？乃並走部使者，  
張文熙，鹽使者孫旬所，已走王許之所，欲執許之，賴  
同寅牧諸軍竟鼓噪而去，而都護魯邦遊擊呂應陽

告於臺御史，臺御史問諸軍亦何言，應陽對曰：諸軍  
言，言實餉不足，非徒錢難用也。是日即以檄檄諸軍  
得增餉，諸軍以異常欲執兵巡使懷疑懼心曰：彼豈  
能終欲忘宿怨，忍置我等弗問乎？我等與其喋喋死  
狀下，孰與執一兵巡使死，並死何不可者？即聚衆二  
千餘人，椎牛以盟，往索許之，許之先已聞其事，遂匿  
矣。乃持刀斧，擊破軍門，直走私署，略其案，中裝，因擁  
臺御史徒步至營中，毆辱百端，不可言。是時部使者  
使張文熙，師布政使遊李勳，劉漢儒，按察使郝杰，都  
護吳憲，往警以損福，而鹽使者孫旬，主事王謙，亦皆  
武功錄

大營馬文英

乙三

並趨臺御史所，許增餉如初，不得已，已移許之所，管  
事，屬楊副使標治之，諸軍始解散。於是臺御史上書  
稱不職，狀請予告，而部使者鹽使者及給諫王致  
祥，李國觀，吳之美，御史郭惟賢，後先劾奏其事，事皆  
下大司馬吳允問，狀覆奏。詔免吳善言官，而以張  
佳胤視事。貶王許之秩三級，罰曾邦，呂應陽，俸一載。  
佳胤既乘傳到官，察足文英，廷用，清稽多智，營中之  
事，惟兩人所指麾，迺使遊擊徐景星，召兩人，於是兩  
人面縛詣軍門，臺使者方在便坐，進兩人庭中，問狀，  
兩人膝行而前，稱死罪，不容口。臺使者曰：吾寬假若

若得以功除罪可乎兩人叩頭願如令於是給兩人冠帶金錢令其爲先鋒臺入謁兩人既上謁卽匍匐趨出城告諸軍曰軍門願無殺汝意若等旦且不可不蚤自來也諸軍果從兩人言並入城臺御史忤示以寬大甚至察寒暑疾苦先是把總孫萬莫如梗扞文圖卽下副觀察使徐汝陽罰治諸軍方幸臺御史務在收恤絕無疑懼心上嘗有詔言倡亂者諒亦不過數人乃微以檄授指揮使李承勲逮捕馬文英楊廷用及東右營陳德勝東中營方子龍東前營李文高東後營張賢西右營陳文滿西前營吳章成西武功等

平定縣志

三

三

後營廬州到官臺以民變立功者赦是日臺御史大會布政使舒應龍李汶觀察使徐元太副觀察使徐汝陽顧養謙都護常鏗王接武鞠問解服卽奉旂牌屬都護臬斬轅門諸軍復皆疑畏臺御史乃使遊擊徐景星龐溟告營中曰毋畏法知是而止諸軍皆北鄉叩頭謝陛下不殺以爲威時二月初二也頃臺御史奏請事下大司馬梁夢龍議復詔稱張佳胤定禍勦亂茂著勞績轉御史右丞賜徐汝陽顧養謙秩一級徐景星副總戎秩王頂道徐九章皆鎮撫秩龐溟金八兩李承勲江應龍皆紀錄金九五兩上

通令該科覈澈禍釀患者而屬臺御史爲善後計其後給陳張四思劾奏與大司馬同上免吳善言官爲民游季勲王許之開住貶郝杰楊標秩一等左遷呂應賜罷斥魯邦陳文澄還衛詔書曰近來文武官以苛暴刻削相尚其行類失人心比遇事變又皆束手無策倉皇首鼠敷法辱國殊可痛恨以故簿責始之者深也初部使者孫旬上善後十策於是臺御史復大會布政司劉漢儒觀察使郝杰參政使劉世賞王湘吳自新參議使唐本堯顧養謙副觀察使劉東星馮時兩陳瀾楊標徐汝陽僉事使許一德李宗

武功錄

平定縣志

四

四

魯議大畧以損餉汰兵爲不便計莫若復左遊擊及名色把總因請總戎居會城故事團操軍五百人皆土著而以把總一人掌之惟抗嚴兵巡使所調度已調西營兵備城池令報罷選杭州前右衛兵五百人偕團操兵大半一千人分爲二總屬都護巡徼於城上歲時擊力斗以自衛禦禦如也

何中昌國營兵也故事昌國營在象山海隅其廩食該總請於備兵寧紹者移府庫金錢爲縣令借把總頒之而會傳好禮爲御史張伯諭爲臺御史通與象山令約約月以二十五日爲期會丁亥冬邑令陳天



祥以它故。冬季不及子。營中見爲米價騰踊。皆口語藉藉。奈何不蚤予。而使吾等稱貸於人。徒以充子錢乎。是時僞兵使劉尚志。徵有聞。即以檄譙該令。乃以其金計八十爲一封。大率二百三十有五封。使委吏陳情。送奉至把總劉光元。啓堂開封。封皆少錢七八。何中等益鬱鬱。恥乃鼓噪而起曰。何至是。乃欲縛繫愷。光元示以軍法。甚不可。今情違。何中查而前曰。釋之。幸爲我致聲陳使君。吾等必不欲捐毫釐也。情還。具以實告。令廼增金。使佐史兵諫給諸軍。諸軍始解散。有頃。僞兵使逮捕何中等。解鑄致臺。御史魏武功錄（一）奏事下大冢宰楊勳。以軍法於是兩臺以其事劾。詔可之。時戊子夏六月也。

議曰

傳曰。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堯舜不能以化天下信哉。是言也。今兩浙七載之間。見告者數矣。以余所聞。諸軍縛叛民丁仕卿功未賞。而會城象山亦皆以捐餉發難乎。上廼赫然怒激禍釀患者。誠可謂至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焉。豈爲會城象山而言也。

上虞叛民丁仕卿列傳

丁仕卿。上虞人也。少學書多通字藝。尤工珥筆。閭里有獄訟之事。必就問卿。卿爲人有機謀。膂力絕倫。欲招致四方以命而爲亂。常託名塾師。往杭杭人多以僮子從之。游者久之。浮沉閭閻。因往來公庭間。竊有司之權。已廼交驪江上諸偷盜。欲逞不軌。殊不利於火甲。遂與鄉人韓謹等議。欲變火甲法。謹以爲可。於是群輩請於部使者張文熙所。屬同知杭州吳日強問狀。而鄉大夫沈屢謂火甲不宜罷。仕卿由此執執怨屢。入骨髓。廼相與謀曰。盡棄是隙而起可乎。是

武功錄

（一）

六

是保甲最嚴。微道建更樓校。聯植鐵懸。獻夜半樓頭鼓發。分更髡如也。吳二守常從邏卒巡微道。上三更不至者。罰金一兩。二四更不至者。罰金五錢。城中多怨望。皆欲附卿。卿遂聚黨至千餘人。毀其更樓及校。直走屢所。縱火焚燒其屋居。及而湖遊舫。然後盡略寨中裝。而賈人唐致思。携萬餘金居屢旁。亦鹵略。廼遣而仁和令陳良棟。錢培令孫玟。並馳救。破圍。漏蓋兩人微服衝圍。始得出。時壬午四月二十九日也。會臺御史張佳胤。上有詔許以便宜。不俟會推。陸龍竟乘傳頌浙。旣行至崇德。僉卒聞之大驚。即微

縣道傳次以五月朔到官而部使者方收捕仕卿等  
四人榜笞之二十枷梏以狎韓謹等擊牛酒益聚黨  
二千餘人頗足而嘆曰卿既被逮吾等若不蚤自善  
爲地則當隨坐矣於是並鼓噪而走卿所發碎其枷  
而去卿好謂謹曰禍日益迫不可須臾待也願勿去  
是夜夜漏十三刻復聚黨鳴金鼓張旂志圍繞部使  
者部使者開戶趣三司至韓管者再三於是臺御史  
躬馳部使者所卿等望見臺御史麾蓋將臨退而還  
逸道左稱願罷火甲不容口臺御史許諾令日具  
以實告卿等叩頭佯爲解散實與江子諸大盜有微

武力集

八卷五十五

七

謀特藉口於火甲以自便耳卿適益挾城中戶男子  
一人槍刀一副燈一盞分道而出乘風縱火火益熾  
延燒鄰大夫少卿陳三謨御史柴祥孝廉莫應賈人  
江洪等四十餘家家產金銀諸什物略者以是而是  
時富室欲自完者皆躬自泣請卿登臨然以請而至  
者得免不則受禍益慘焉通政陳御史家常築臺命  
庖人擊鮮待卿卿至果登臺金銀列左右臺下鼓吹  
樂作妻子膝行而前跪起請死罪卿喜下令令諸偷  
母擾有頃召謹等議欲殺略城中幾盡然後却府  
庫釋獄囚出城先是卿有令城外治樓船待諸命

以故水濱舳舻相望其爲不軌類如此於是部使者  
及布政使遊季勳劉漢儒參政使劉世賞觀察使郝  
杰副觀察使徐汝暉劉東星楊標都護魯邦議欲請  
大兵往征之臺御史以爲不可前是東西管馬文英  
等發難臺御史因便遊擊徐景星召東西二營管長  
令捕斬仕卿等除罪由此管兵皆推牛誓欲捕仕卿  
初臺御史有檄諭仕卿勿亂仕卿竟毀棄其檄兩臺  
廂目莫坐堂皇趨杭州守劉伯縉及仁和錢塘令令  
其部署戍卒當是時臨安海寧皆畏吳二守度田嚴  
臨安業已大書數變於門海寧則羣聚安國寺皆欲

武力集

八卷五十五

八

以言九

僇辱之而富陽尤有窺左足而應仕卿者兩臺以故  
示良民毋得脇從仕卿仕卿勢益棄落於是我兵擊  
其惰氣殊疾力捕獲仕卿等生口一百五十八人奪  
獲器皿服飾以等因以獲與膠致諸生口軍門是日  
臺御史大會部使者及三司臬憲韓謹等五十二人  
杭州府會莫而以丁仕卿等一百六人繫獄日復  
欲行刑又念殺僇過慘而止適出仕卿等以軍法加  
等幾百餘卿嘆曰嗟乎吾以蚤發及此及此豈非天  
哉於是卿等皆後先獲死獄中獨沈子學等一十一  
人以悼不及刑得除罪臺御史奏於上幸下大司

馬梁蒼龍既覆奏。上謂張佳胤忠績卓異。朕心嘉悅。賜大紅紵絲飛衣一襲。銀二十兩。表裏二之。張文熙銀二十兩。表裏一之。劉伯緒等紀錄。吳日強。罰俸凡三月。其後臺御史劾日強竟免官爲民。是時郡國皆以嚴酷爲法。詔謂有司不體朝廷保惜小民德意。往往務爲刻虐。傳名欽怨。欲兩臺申明訓飾。意在寬和。可知矣。久之。給諫張鼎思劾奏。總戎吳國而吳之美。謂兩浙接壤金陵。根本重地也。獨屬武備單弱。而御史陳功爲善後計。欲捕盜之中。寓安民之意。催科之內。華撫字之仁。于有年。以爲從亂者二千餘人。今捕獲尚未及什一二。宜著爲令。令被脇之衆咸與維新。洗怨之家。不許妄訐。以安反側之心。事皆下大司馬。而會部使者孫旬亦上書陳善後諸計畫。語在奏疏。於是大司馬議收人才。定疑貳。大司農議平徭役。清追併。復民兵。恤運軍。僉旂甲。皆如部使者所請也。

讀曰

以余所聞。兵民兩變。皆倉卒發難。其倒置不既甚乎哉。是時治道尙嚴。而陳御史以爲有司奉行太過。裁削太甚。豈不然歟。丁仕卿起自亡命。而響應者至二

千餘人。小民可謂茫解。然皆旋自滅亡矣。非陛下聖神威武所變化。烏能然乎。

武司案

吳去仁制

十

叔生張綺呂協祖列傳

張綺上虞人也。已丑夏五月。縣大札而加以枯旱。民情洶洶。諸生三老乃請縣令蔡汝達齋祠山川。能與雲雨者不驗。而卿大夫金柱。張承齋。諸生張綺。薛干中等。坐縣令齋祠不敬。因告於部使者蔡系。周言。縣令常無故擅殺人有頃。汝達亦言承齋等。常以私謁干縣。縣不如所託。趣反唇相稽。奈何。欲以諸生奉縣官之權乎。先是呂村觀音大士最顯。汝達躬迎大士至城隍廟。居四五日。復不雨。性等以爲此明府不徒步而膜拜。大不敬。以故大士不以雨應也。而諸生

武功錄

卷之十一

十一

金彥宜等遂聲欲驅奪其大士而去。已封閉廟門。與縣令爭論。不容口。久之。部使者蔡兩造屬郡太守。問狀。汝達遁。乘小輿往謁太守。而諸生張綺謝嗣祿。金彥宜等。偕蒼頭柱德。一厲堯二等。擁衆數十人。毆傷其右手。裂白袍。顯蒼頭蔡勳。蔡順。收得解免。然勳與順。擢髮被毆者數矣。於是汝達以其事請於部使者。何迺泉毆辱我於市。至此極耶。頃會稽總甲金棟。遶卒陳元等。亦以其事告郡太守。與達所稱同。金柱乃請備兵。使劉尚志。分巡使李國士。曰。上虞之變。實杜爲之。而僉事張承齋。秋高。列名姓居首。及所生

諸生八十餘人。皆不知故。柱敢以身就獄。毋染及無辜也。部使者乃屬紹寧台太守羅問。久不報。竟以其事奏。下御史大夫。明年春。部使者黃鍾覆驗。達所榜笞石轡上。竟至死。死在杖後。復數日。死於病。它所刻藏私。亦以左驗。而獨金柱有請。謂副札尚在。金柱故副觀察使也。於是御史大夫以柱及諸生薛于中。葛煥。法當革衣冠。蔡汝達貶秩二級。詔從之。

呂協祖嘉興人也。壬辰春。嘉興秀水令缺。而郡倅范鳴鳳行縣事。徵輸甚急。諸生呂協祖。金九溫。周學義。張惟恂。卜宗太等。常欲裁闢狹。與民相假貸。因請於

武功錄

卷之十二

十二

倅曰。寬之。毋甚苛猛也。鳴不從。已用佐史田見龍言。譙讓協祖。協祖遂撲脅而起。署辱鳴鳳。須與二學諸生約。約至明倫堂。於是奪卵。傳唱名。並拜謁。先師因去衣巾。從此吾等。其爲亂民乎。卽歃血殿中。乃奉牛耳。而盟曰。范鳴鳳殘民已甚。吾等共鋤而去之。所不如約者。有如此盟。是時賀燦然。徐名世。項從先。不欲與盟。協祖多至陵轢之。由此瞋目張膽。設糧飲費。雖下貧。亦必治金。而學情周廷才。高座周允。日夜禁論。諸生不可已。因上飛文於學使者李同芳。然而邑公門久閉。而郵使文移往來。郡縣皆緘封。不敢發。如

是者一句。自此之後。協祖等益暴橫。公忌。通作捲堂。文刻木龜。以號動邑中。邑中應而和者四百餘人。會嘉興倖方起。視府事。欲繩以文法。公從也。於是兵巡使劉孟雷理諭。始解散。久之。請於部使者李以唐。臺使者常居敬。乃上書欲以果魁呂協祖等。一十餘人。請論如法。謂范鳴鳳簡僻。而給諫劉爲樞。亦上書。大略憂紀綱之不振。語在奏疏。始學使者以微論諸生。諸生乃大言欲三從也。李御史從中論之曰。奈何以士人而制進退之權。以喜怒而司賞罰之柄。以一時之私忿。而壞百世之典章乎。

武初錄

《八卷學書集》

十三 卷 二 九十五

讀曰

以余所聞。苗給諫朝陽所條對禁諸生法。至嚴。何上虞嘉興之變。輒起於肘腋也。傳曰。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張紱呂協祖等。豈皆喜犯不韙哉。要亦我有以激之。善哉乎臺御史常公。所謂起于因循。而壞于豪敵也。

楊文學列傳

楊文學。歙人也。少失父。孤。落魄。而會蜀道李宏至學。因從之遊。習黃白。襄陽王常浮慕其術。招致府中。無所成。公抵於揚州。久之。往來嘉興松江之間。專以驚藥爲務。先是雲南人鄭喜。少從父鄭二十五至秣陵。因垂訓。給事李侍中。公何李侍中不幸捐館。公喜復留落至松江。寄食雲間葉小山。適文學見喜。因與之語。大悅。悔相見晚。喜乃詐稱石城王內侍。王幸遣我與鄭彩往松江。俾周迴所。而學亦詐稱我故寧王苗裔也。生平無它長。獨精於黃白。藥中得不乏絕也。喜

武初錄

《八卷學書集》

一 四

日。小人願從王遊。惟王所左右。由此學稱寧府散誕皇矣。而猶恐爲縣道所窺。識公驗。於是察省祭褚春源。善制鴈。乃送奉戲三。因刊木關防曰。勅封寧府散誕皇。已刻雲龍花欄牌式。皆用紫粉刷印。因爲刷批書曰。寧府散誕皇。今差官舍張廷用。前往蘇杭等處收買段布。進府供用。如進關隘。即便驗放。學即以硃札標判。儼然若一王公云。是時休寧人朱岩龍。以轉輸。皇木乏資。因稱貸於邑中子陳東台。亦至小山所。與喜語之。故喜曰。我主親寧王後。女可治禮。謂王吾爲公從中遊說。則何難於千金哉。於是調學執禮。

甚恭。有頃，喜乃具以實告。學伴許諾金三千。是日即立券。俟還府而後與也。然喜已先得金二十有三兩矣。而吉安人劉永期亦以藥賈至喜所。陳說亦如之。期乃以爲果望王後也。頗雅重學。已喜因言。彙中金將盡。令期治裝同往杭州。至日。我主即以子錢報。太女請勿疑。期曰：此王也。誰謂難於金錢哉？自嫌弗能多子。千金一兩四錢。僅遺枸杞子三十二斤。買可得金六兩六錢。并皆與喜。而王宣亦休寧人。與岩龍同事。因從學行。行至塘樓。伴言病。曰：姑假民室數日。病愈往。而諸生沈定元乃投之室。是時永期已託名

武功錄

《卷之五》

二五

爲舍人矣。行間達李洪。洪乃與岩尤同。開具言。稱貸事。洪因遣蒼頭楊阿六嚴事王母。失王意。時壬午上元也。是夜學偕喜等微行觀燈。而市井人王山魏東謂知寧王後。因使樂人李二擊鮮治醇酒。請學等爲布衣之飲。於是學等往。飲不至數厄。樂人擊鼓歌吹。教戲如生平。而會何鏗。蔣榮亦過。李二而學等皆被酒大醉。坐上座。至貴侶。鏗惡學等不罷酒。爲禮怒罵。喜乃拔劍起舞。因推席視永期。永期執榮毆傷。幾至死。總甲朱文見學爲王子。恐事大。令榮與鏗。一日持羊酒禮請罪。鏗果如文言。赴榮。榮貪甚。無能治

具。鏗更治魚肉糖餅四盛。因文爲紹介。謂王叩頭。增下曰：以卮酒積過失相爭。爭時急。實不知爲王有死罪。學曰：此往事。何足介意。鏗跪起。叩頭謝度。王無怒意。即馳王山所。與文並索榮治禮。費榮見鏗等逼迫甚。束手無所告。夜半更自縊而死。旦日榮父蔣富告於張倅所。即使使者逮捕喜。喜竟詐稱中貴人。知初於是屬鏗。更檢按驗。榮果輕重破傷。皆有狀。文學始惶懼。恐事不可解。乃與喜及永期議。議與王山貨銀五兩。既得金。即買冲天冠及紅袍香帶。以學不時冠帶衣履。而齎散誕皇。因偕喜走杭州。館於錢二所。乃

武功錄

《卷之五》

二六

大書。書札稱名。復詐多變。多變者。石城輔國將軍拱。概第九子也。於是屬喜。永棋。岩龍。上請部使者。張文。熙。熙更謂若王子。何得無故至會城耶。即使使者送。至境上。延先令鄢源。杜經。屢遣學於接待寺。諸其囊中。裝以察真偽。於是盡得囊所爲偽印。批文及冠帶什物。皆僭竊不軌。亟馳報劉太守。太守以爲令甲無散誕皇封號。而况寧王本逆藩。安得子姓再封王爵。此必詐偽無疑。并皆捕繫公庭。鞫問。辭服。太守恐學以畏刑而服。是日即使使者問石城王。王曰：吾第九子多變。初故今已一十餘年。而况故事。宗室

不許私放債利。豈有滅絕枯癯遊魂放錢異郡之理。奈何文學誣死者以不法乎。於是大會觀察使以下雜問。延以文學請比許假官者律斬。而喜及未祺王山等。輕重罰治有差。而臺御史常居敬。御史張文熙。以其事奏。詔法司從重擬。來其後大司寇以爲宗藩各派皆屬欽名。今文學乃敢冒稱情與詐傳。詔旨者等請梟斬以徇。詔從之。獨鄭喜。令照例改換。然後引弘治十五年。詔曰。今後敢有私自靜身者。本身并下手之人。處斬。鄭喜於是乎就刑矣。四方郡國始知曩者道上散誕。皇故文學中貴人。故鄭喜也。

武功錄

八 嘉慶庚子年刊

十七

三

讀曰

孟子曰。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豈不萬世治宗。薄長策哉。夫以此爲訓。而諸侯王猶有馳馬出行郡國者。其弊乃至有如楊文學。抑何愚與。余獨謂劉末祺王山等。不當信若是奉之。如王公然皆愚人。卒自愚也。悲夫。宸濠之變。與漢七國。公異說者。尚何辨於後。而云子姓乎。

崇德強賊梁翰列傳

梁翰崇德盜也。先是崇德永王壽。帥餘使戶轉二千八百七十金。道仁和瓦窰頭。會大盜梁翰。譚金林思成等。一十三人。至盡奪而略之。於是爵頓足嘆曰。嗟乎。此天子帑金。奈何中道而充偷盜囊橐乎。繼上官幸而哀憐。不加斧鉞。爵何面親居。陛下疆場也。乃赴水而死。自此之後。縣道日夜提邏。卒部索邑中。生得梁翰。譚金林思成。吳應龍。王守義。李六。楊鳳。七人。已復得陳元功。鄭華。楊四。三人。是時。洪兩。鄭華爲保。義并皆逮捕到官。加以桁楊。翰等叩頭服實。有之。問其金。尚存二千五百有餘也。已鉗欽雨及華。又得一百金。獨陳七王立。趙龍兒。遠逃不及法。於是臺御史徐斌以書劾。奏指揮張誠。千戶李柵。事下大司馬譚綸。請貶張誠。李柵秩一級。梟斬梁翰。諸賊崇德市。

武功錄

八 崇德庚子年刊

十八

三

讀曰

賢者誠重其死。爵殊愧。奉使無狀。乃死也。嗟乎。山障間盜賊。公負勢自有之。爵獨罹其鋒哉。孟子曰。可以無死。死傷勇。當盜賊擾攘時。尚負罪引愆。何夫。日之難。猶思復鳴乎。

嘉善強賊列傳

嘉善強賊其姓名不可聞已庚寅冬上海以京庫銀一千二百餘兩使倉大使蘇刺轉運既行至嘉善會強賊數十人從道左出不意略八百四十餘金而去是時同知曾維倫視府事適好謂巡徽倅方玘曰主臣吾等與司疆場之謂何適辱帑金一日淪於偷盜之手於是各以俸資及贖銀如數封輸使者是日即提邏卒大索邑中以爲得其主名因席幕請罪於兵巡使方萬策然後以其事報兩臺奈何倫盜竟不可得也久之臺御史常居敬及御史黃鍾鐸介聞之以武功錄

嘉善強賊列傳

十九

議曰

以余所聞兩浙事皆大異使者轉金至嘉善巡邏奪其大半而去母亦以兵民交變之後法令稍緩手不然曾一守故優於吏治者余嘗從吾邑中見其以司

理行縣事每一閱操戰陳之教鉦鼓之教頗精明余以爲異時誠可當一面適何有強賊數十哉

武功錄

嘉善強賊列傳

二十



江西

花園洞陶紅李白列傳

花園，延走撫州道也。行至西口，利用度，舍舳舻，步可度。道上諸行人皆涉白田上雲山，時有到花園者，罕而希矣。於是閩長查洪亮致李明查白強，擢倡起花園。花園居進賢縣東旁近東鄉，南旁近臨川，岐徑若繞帶，群山複障，若城垣而四維之。今其下林木益茂，蔚徑路，僅可通一簣耳。諸酋巢居中，水寇則以都湖爲淵藪，陸寇則以清泥爲羽翼。隆慶初，強擄等常私造鳴鑼流矢諸圖器，欲反，聞樵師傳勝技至高，遁武功縣。

武功縣

下

坐勝東鄉，拜執弟子禮，師事之，既得其道，劍等益無忌，卽公行南昌，進賢東鄉，臨川諸縣，得艾煥樹、白朝拾等爲保，茲延畧王堯貳、王亭肆等家至，殺遷卒鄧京、胡長榮及比丘傳清等數人而去。於是守巡使柴洙哀憐，徐用檢徐時可、馬時泰及偏將倪中化，請於都御史徐祚，而以裨將陳仁海爲將軍，軍清泥，胡祚爲將軍，軍都湖，作爲僞兵，堅壁而守。士卒又皆闕匿示之以寒，無刺意。第徵古保，姦故因懸重賞，使保姦爲內應。是時鄉人何乾貳願爲鄉導，欲滅此四族而後朝食。通引令黎邦瑛、丁景芳提兵二百人，鷄鳴

而驚，出諸偷不意，縱火焚林木，會大風，延燒至巢，火光燭天，諸偷倉卒起不備，多自奔騰，蹂踐死。於是裨將楊秀樂生得外國貳等三十餘人，王汝蘭生得漢堯玖等十餘人，陳耀生得白強擄等二十餘人，胡清生得彭十三、黃奇生得陶長查等十餘人，皆僞與膠致軍門。下南昌司理沈楠、撫州司理余懋學卽訊，而李虎五等男婦八百三十餘人，盡於甲面縛請降。於是編立保甲，梓鼓不鳴，是時隆慶壬申冬盡也。大司馬譚綸按枳來，覆於上，詔梟斬白強擄等以徇其後，御史燕儒臣勸功書，旣奏，賜徐祚金三十兩，表武功縣。

武功縣

下

裏二之哀，隨等二十金，胡風等十金，初清泥花園皆重鎮，嘉靖末，清泥置巡檢，使一人，祚乃請比清泥故事，置巡檢司。詔可之，賜名曰花園巡檢司。司以左斌、祚令梓人置公館，而於西口，縣員丹爲渡，於是花園之塗，車擊數，人肩摩，殷殷不絕也。

議曰

異哉花園諸寇也，而以陶紅李白爲姓乎？嘉隆之間，號爲悍悍，而邦瑛乃以一令公提梓鼓往，不終朝，縛矣。何乾貳鄉人也，亦能以其身試盡爲梓里除殘盜，豈不壯乎哉。

建昌諸盜列傳

建昌諸偷其姓名不可聞已乙亥冬諸偷常從江上散行至建昌見爲藩封重地曰有如一日得金王足吾事矣會歲暮監門皆解嚴諸偷微行走城中直搗王所果得王縛之於是奪其印盡取其財帛復縱火焚殿宇而去是時備兵使黃可大及太守陳吾德邑令鄭時章剛遲卒日夜巡徽江上部索諸偷自初捕通歷四月矣賊不得而分守使王乾章在南康通亦簿責饒州判喜食守樂使孟應越邵繼芳鄱陽尉徐鳳瑞急欲馳報臺御史御史恐繩以文法皆大懼武功錄

以爲得偷盜諸酋猶可置辭以對不則傷守之謂何低徊者久之始報而教授張其山先已移文請矣於是臺御史楊成御史張簡及巡江臺御史王篆給諫裴應章後先皆劾奏可大等及長史湯明善罪事下戎部而大司馬譚綸請復論之上有詔謂楊成張簡俸一年左遷黃可大陳吾德遷雜職貶王乾章鄭時章秩一級下喜食等御史逮問是歲丙子也明年春御史張簡輕重賞喜食等罪以誦上免喜食等官爲民孟應越等貶秩二級先是簡奏長史罪上謂長史何罪原爲道府阻遏不令申報詎復長史

職而可大等竟生法免

謹曰

古者名山大澤不以封建昌豈非名郡與盜入城縛王而奪之印寥寥久不報何哉陛下怒而譴讓之誠無辭以對以余所聞建昌王賢王也好學稱醇謹母亦慢藏誨盜或時有耶

武功錄

建昌諸盜列傳

月

晚

流寇羅朝廣列傳

羅朝廣江以西流寇也。丙子夏五月常帥其黨百餘人至寧州界所過必修殺人以示威重。於是分通使王徽猷自南昌馳寧州。誠亭長堅壁固守。勿令至界上。界上兵衛甚嚴。弗可入。諸偷皆解散。獨廣與徐武楊青山等三十人約曰。吾與若等。坐分爲三。不然就禽矣。武走楚。廣與青山等走桃林。九嶺。竹子嶺。何楚。執武等七人繫斬獄。而青山等復抵於萬載縣。黎源天井窩。頃廣復使彭生七微行謁寧州。爲把總戴素亮所生得。言賊實久遠徙。由此分巡復馳還南

武功錄

江蘇羅朝廣列傳

上

昌矣。居月餘。青山等遁自黃柏山入靖州雙坑。明日。桃源哨邏卒陳俊。廖山等。殺使及屠作。王乾。王子先。張忠。明日。復入噪坑下洞口。殺我兵。舒元。陳有金。陳棟。復縱火焚陳宿六屋。居。明日。復入金雞橋。我義士吳鳳笙殺四人。兵李興旺殺二人。而賊亦殺傷大當。明日。復入黃崗。殺我兵四人。剖取吳鳳翔心。肺。然不遇數十人耳。是時臺御史楊成已轉遷去矣。而潛李嗣行至廣信。新授事。會分守使盧仲佃從卽下令徵鄒陽守傅鄧子龍往擊之。先是徵猷獲直指張簡。稱盜賊率監。公何寧靖。又見告矣。簡勸奏猷。隱蔽大

界謂猷不當居南昌。故事。南昌無兵。傅使前鄧御史御史以寧州介在武寧靖安之中。最嚴。查庫。巡請分巡使兼兵。傅使秩居寧州。以故論猷獨重。而當南昌倖哀祖義寧州守陳以忠。史目柳益靖安。今朱玉尉趙不昧。罪與都御史所劾奏同事下戎部。於是大司馬譚綸請輕重案。徽猷等罪。上有詔。詔王徽猷開住。袁祖。柳益。趙不昧。竟生法免。戴素亮下御史逮問。復申之以令。令兵傅使專居寧州。寧州於是通大將軍旂鼓兵士日振甲介馬而馳也。

讀曰

武功錄

江蘇羅朝廣列傳

大

以余而觀羅朝廣。稱爲山豪。猶不能克何足置齒牙間乎。顧寧州在萬山中。地接華林及楚。服有如一。日盜賊流劫山。棲草藏。必此間矣。勿謂母傷。其禍將長。嗚呼戒之哉。語曰。一人守險。子人莫過。此可爲寧州道也。

平安遠賊葉楷李圓郎列傳

葉楷者安遠人也弘治初曾大父阻黃鄉以爲陰延引至楷凡五世百有餘年矣生三子長盛乾次盛坤次盛和楷有族弟曰槐樛悍尤甚而所居黃鄉雙橋南橋八副腰古頂山勞田保皆在贛惠汀之中峻嶺崇嶺盤牙數百里而廣其下有田一十八萬自上世以來弗輸賦縣官縣官莫能舍亡何楷常凌鏢諸偷諸偷心竊怨之謀欲屠滅楷迺相與謀曰與其爲葉氏所魚肉孰與爲天子治氓得受一廛歲時奉賦役寧不媮快乎是日即率父老子弟數百人踵縣庭

武功錄

卷之四

七

七

叩頭吾等小人願降請以其地爲縣楷聞大怒欲誅諸降民諸降民微以告劉載永有如將軍一日提兵至吾等從中起內應此城葉氏一時也將軍果如降民請往正之即下令曰非葉族者弗斬以故楷長幹皆散走應我兵楷度勢益孤弗敵激烈自縊死我師連繫其家室因與諸降民挈其庭掃其間即於安遠馬蹄岡建縣而都御史江一麟具以其狀請於是上賜縣名曰長寧是歲萬曆丙子也先是諸偷鍾廷隆鍾廷寵陳侃陳連楊才亮等爲楷長幹主田租常專以爲己利一旦屬漢吏弗便常欲反顧未有機耳

會嶺北守巡使張仕佩朱茹使贛州司理賴萬璣及會昌導黃玉湖定南尉張尙禮度楷田璣行至石溪保館駭萬忠所而廷隆等迺聚黨數百人鳴鼓張旗志直走璣所執璣縛致梟傷手殺保民十餘人皂隸二人居四五日解縛璣始還縣初玉湖至勞田保保中人具爲訟訟于湖以爲府先使散官尹明達劉載永等訪楷故田宅奈何謾欲取吾等金錢吾等不與而載永遂指不與者田以爲葉田奈何幸爲我達大府母令得敗吾等也是後璣久居保保中見載永計得售以爲始吾與永等約何如今載楷而永等皆受

武功錄

卷之四

八

八

上賞獨吾衆以載永故奈何欲沒吾田產乎遂與庭寵等起然人人實危恐恐大兵旦夕至皆悔用廷隆等計殊自相怨尤鼠竄于旁近郡者十家而五矣於是兵兵疏捕急生得謝金周余金隱鄒賢四人梟斬長寧市而廷寵等一十二人復屬邏卒大索諸巢中而給諫裴應章迺上書劾奏璣大略謂璣偏聽載永當調而一醜亦不宜以一司理深入虎穴與御史張簡素同簡尤請建守備一人或把總一人庶將官與新令勢或犄角得以展布事皆下戎部而大司馬譚綸以爲御史議是弘治中安遠弗平曾置守備一人

旋報罷。今請比議使把總柱。而以賴營兵足民兵三百人備長寧。上從之。頃一麟請。予告弗從。是時惜子盛乾盛坤盛和及葉德猶存乎。通以禮車傳致民部。於是徙遼東塞。爲安樂自在州民。

李國郎者。虔州僧也。少通符法。而其黨王于龍好黃白。能化銅鐵爲金。兩人相爲引重客。以其能號召邑中。邑中少年多有從之遊者矣。是時龍南歲凶。禾黍不入。民易動搖。通勃勃然心喜曰。此天贊余也。余是與諸通寇約。約爲聲援。遂與邑中子劉太華。李仕清等日夜造符書。書成。通復約諸酋或爲岳爲麓。或爲武功錄。下。卷之四。九。五。

墨爲宗。遂偕百餘人走龍南東桃隘。因欲阻之以爲險。擇日鳴鼓祭旂。曰。神其祐余。余始將興乎。頃復引其衆出關。奔道上諸行人馬。跳躍還走南雄。謀欲略府庫。圍門之外。枰鼓書鳴。旁若無人乎。於是翁源簿張霖。始與簿章坤從。遽卒巡徽道上。不可遏。通告于南韶備兵。使郭子直。卽移南賴。偏裨吳練。楊繼祖。潘仕烈。金章。是日提營兵。並雲翔而至。廖郎等戰。明等亡。它技徒欲持符呪以爲神。符呪不神矣。是日子龍張念。卽就縛。斬之。生獲酋長李國郎等二十人。諸偷劉清湖等六十四人。而張懷王五仔等五十四。

人。自言吾兵卒。非盜。然無左驗。並繫獄。是歲己丑春也。臺御史秦耀。會御史黃正色。請以李國郎等十六人。梟斬龍南市。它皆輕重罰治。上可之。於是。賜秦耀爵一級。白金二十表裏。二之。是時臺御史粵以東。則劉繼文。江以西。則莊國禎。詔賜白金皆十五兩。表裏一之。居一二年。辛卯冬。給諫王德完。上書劾奏王于龍功。先是惠州判蔣杞。下行和平事。生得子龍。并逮繫龍家。室八人有狀。然南賴已上功。莫府以爲。劔斬子龍於陣。蒙上賞矣。一旦聞和平生獲龍急。通移東粵。欲劔龍以城口。會光啓守惠州。得主計者。武功錄。下。卷之四。十。五。

微指曰。始若等以僞子龍爲真。今欲我以真子龍爲僞耶。今誠私滅子龍。欺陛下。不則得罪上官。然寧負上官。終不忍欺陛下。竟縣車而去。於是大司馬王一鶚。案德完奏。以復事。下御史問狀。而東粵制置使終坐李茂事。免官。語在茂傳。

### 議曰

余過虔南。觀大將軍壇場。建旂鼓常。票票以爲細柳。豈近是與數年之間。葉栢試之。王子龍再試之。豈誠子龍一身皆膽哉。不然。何其敢于亂也。陛下卽位以來。郡縣虔南者數矣。定南故連塘。長寧故馬蹄岡。

豈非渠率乎。易稱惡不積不足以滅身。此不獨即等惡。陛下威武神靈所變化。蓋亦神矣哉。

武功錄

不義舉

十二

饑民胡佩三列傳

胡佩三。餘十人也。曾龍進賢人也。戊子歲大饑。百姓食不厭糟糠。而方珠江文化獨以倉廩雄兩縣。於是曾龍帥其衆略文化。佩三亦帥其衆略方珠江。兩家倉廩皆空。是時。上有詔。詔臺御史御史逮捕渠魁。即梟示正法。而令林道樹逮曾龍。告于都御史陳有年。請論如新法。兩縣由此皆股栗。自是之後。崇仁有黃京五之盜。臨川有鄒廷七之盜。樂安有龔一之盜。金谿有彭友十八之盜。略倉廩猶胡佩三。而獨聚黨有衆。寡異耳。京五至三百人。廷七至七十九人。彭友十八至百餘人。何守巡使李大吉。房震逮捕諸酋。公庭中對簿。而陳偉左驗。宗五等黃浩憲左驗。廷七等朱宣堯左驗。友十八等皆有狀。於是瑯瑯諸倫于國門外。曰敢爲亂民者。有如此刑。

讚曰

詔曰。朝廷恤窮民。不宥亂民。今數月之內。三郡之間。亂者數起。僥禁不當如是耶。天子致虛內帑。以愛下。而下不能以法自愛。旋底滅亡。豈不悲哉。嗚呼。春秋稱。豐年補敗。三年耕。餘一年之食。九年耕。餘三年之食。凡爲國者。當如此。

湖廣

款人劉應胡國瑞列傳

劉應胡國瑞皆伍開合餘也。先是苗夷僭倖衛中議各結款以自衛。由此劉應胡國瑞皆爲款頭矣。久之款黨日增。敢於稱亂。其議與家人丁自十歲以上皆報姓名入款。不則與款衆共焚其室廬。略其寨中裝。而是時郡中畏款人甚於苗。剿大夫通判潘應魁。司理王菴諸生戚折等亦以名與款。知非款不可也。頃劉應胡官欲略諸苗寨。巡按爲議鄉約。聚黨五百餘人。因與謀。遂搗苗寨。縱火焚屋。居甚至執人而脩之。已復走潭溪。縛土吏及諸生石守成。欲以金錢論贖。久之守傅林維喬以天子命移駐五開城。應等以爲於款弗便也。卽九合款衆。鳴金鼓噪。欲奔出城。郭佛山以居。會指揮使劉璋有弟三人。環璣。珠。刺應。應死環等。詣府庭就吏。先是當路諸公簿責璋急。應有弟曰商。心疑璋及維喬王之。旦日出擊。故大會諸款人。並擁入喬公館。殺戍卒陸繼堯。李招保。傷二十餘人。奪文移及寨中裝。已毀其公館。改爲飛山廟。於是喬避居民舍。而自戶懸學仁。竟自縊死。諸軍且莫聚城中。鼓噪意欲兩臺許我。據我去。何撫諭。

使王之垣使使者馳檄曉譬以。朝廷德威諸款。迺令監門開關。趨喬出城。而款果解散也。已檄縣道部索諸果魁。又不報。是歲萬曆庚辰也。明年夏。右所軍餘與中所軍餘余豆葉。鬪於是。中所款頭胡國瑞。盧國卿。周官。劉商等擁衆與右所大戰。衛城中殺軍餘彭玉。彭大武二人。而右所款人亦略中所諸生楊春華等家財而去。旦日復戰。右所傷五入中所。傷一人。賴指揮鍾鳴晨解免。於是靖州守李瀾執國瑞。竊跡苗夷故約。殺人者贖贖一人。當罰金三百三十兩。瑞卽贖一人如約。封輸官。官以其金半。給死者家。至治

補粉費。它金子右所諸款擊牛酒得修和好。已贖一人亦如之。而所贖金盡以給中所。楊春華以春華爲國瑞多。幽略也。居以幾何。苗人尙萬殺軍餘楊本成。而國瑞捕尙萬詣演武所。是時國瑞冠金頂冠束帶。使者錫鑄尙萬詣演武所。是時國瑞冠金頂冠束帶。擁大蓋。揚揚夾道而馳。及至。則坐堂上。擊鼓。左右響呼。泉斬尙萬首足異處。由此國瑞益貴。倨橫行郡城中。旁若無人。常椎牛合銅鼓。新化諸款人與鳴晨索月用糧。鳴晨情屯根子之不足。使百戶趙良楚。借州帑金。必欲如其數而去。不然者吾等皆激而爲變。變

則樹旂志並以數十百人馳通境上自於是湖北分  
延使馬鳴鑾辰沅傳兵使張恩忠請于撫諭使陳省  
御史朱璣迺上善後六策諸在驛騎書不載事下吏  
兵二部周狀頃大家宰王國光及大司馬梁夢龍一  
切如兩臺議以奏上從之於是以前食書鄧子龍爲  
參將傳伍開轉還貴州俸龍宗武爲食事傳沅州而  
參將傳伍開當者爲令母更始黎平屬貴陽伍開屬  
楚以故衛所賢否不及郡守獨與它郡異而傳士弟  
子歲歲走貴陽六七百里請學使者試學使者亦弗  
常試也以故諸生多行文罔而附款人者矣先是延  
武功錄

天末

三

慶保安諸生歲試赴宣大及三年射策則受事於順  
天兩臺乃請比令黎平諸生歲屬辰沅學使者而以  
三年赴貴陽亦如之諸生皆以爲便幸甚自是之後  
黎平亦屬辰沅兵使者而伍開亦聽賢否於黎平及  
辰州通餉俸移靖州皆是歲始也

議曰

余案楚興地旁近蜀與貴陽也則未嘗不以爲貴陽  
黎平宜屬楚楚平清偏鎮四衛及蜀播州八司烏蒙  
烏撒鎮雄東川四縣宜屬貴陽往往亦有請之者矣  
及察高皇帝微意倘亦欲大牙相制子而况播州

爲重慶藩儲而烏撒諸土吏又肯非實授者哉初不  
過士舍幸以漢官兼視之乃驟欲挽以考課此豈人  
情乎語曰利不百者不變法功不什者不易業而兩  
臺李公江徐公杰疏皆以爲宜從故約也良然至若  
伍開款頭不至二十人恐僥爲不當如是耶

武功錄

天末

四



公廩劉堂良草坪石寨穆列傳

劉堂良，念屬諸寨所也。其不故辰沅所部，旁近西粵，貴筑、環四、面五百餘里，皆苗寨。苗凡六千有奇，寨凡一百五十有奇。先是，公屬諸寨阻山公行，大將軍提兵擊破之，而是時撫諭使於楚，則李江於貴筑，則劉庠而錢岱、奎泰皆從先爲御史。於是大會庭中，議下招撫之令。以何皮夏諸寨劉堂良等六千人皆矜甲而縛請降，願歸土六百里，待附編氓後輸賦。死生唯將軍所命。先是，參政使項忠教、恭議使龍宗武副觀察使管稷，參事使夏良心，所以撫之者，甚備。一意請

五

五

於兩臺兩音皆以爲可。廵使指揮使一人也，天住所專以撫苗爲務。每寨立寨長一人，或四三寨，或八九寨，立團長一人。歲秋九月，封輸賦稅金入靖州庫，餉入天柱倉。屬備兵使按驗，而以三年毋過舉，則用鼓吹花幣賞勞如令。上幸從大司馬張學顏覆奏，以爲議是。賜李江金三十兩，劉庠金二十兩，表裏皆二之。項忠教等金十五兩，是歲萬曆甲申也。使撫諭使論功同知則李梅、通判則張試知州則王新民、吏目則劉文清、知縣則胡天祿。恭將則鄧子龍、守備則周弘讓、指揮則鄧禹千戶則陳文魁。屬督百戶則郝

文漢。上於是賜張試等金，皆八兩也。

石寨穆草坪苗也。已卯，奉天星寨苗兵總蒲勝等仇冲田，已殺吳順和，逐寨民三十餘家。明年，天星吳什傳天文，亦料特洞龍集寨胡才殺草坪苗龍顯等，而是時石寨穆石才看復殺龍集吳才和，逐寨民六十餘家。奪其田土，而龍集諸苗四與天星寨鬥，又殺吳看良等六人。已亥，攻天星及陳團殺吳橫道吳恩保等十餘人。兩家由此相仇殺，已時而巡徵者百戶周之屏乃告於黎靖恭將黃斌，即移撫諭使邵陞，御史甘士儉下分守使郭秉儒，兵使虞德輝問狀屬達司方未，蛟諸草坪天星往逮不至，復使吏目吳廷秀往。又弗至，於是使百戶黃鍾音及文獻朝馳陽朝雍問鍾音，即請兵與俱。行至草坪，月圓坡苗見漢兵甚設，并皆披甲，兵貫弓矢，鄉鍾音鍾音唯毗盡裂，大罵諸苗欲輸金五百贖吳恩保死，趨獻朝下坡以爲諸苗必不侮漢兵也。我兵遂鳴鈇奔騰，皆大亂，而諸苗楊慶和石看清、楊道總等，倂爲敗北，引兵至瀾泥所，而石曹金曹滿與楊慶和遂擁衆殺鍾音及兵王明等三十六人。於是守建使急使辰州梓祝養蒙靖州守鄭雲鑄承從令孫慶熊五開指揮戚元勳並驢

草坪。因下令有如誠獻渠魁得除罪。而石曹金曹清等抗拒如故。而會分守使使者石惟忠送奉火牌至圍屯止舍。而諸苗石纂寬石金才等亦皆披甲持兵。以爲憂時黃鍾音罰我金五百。方是時我窘急。激而成亂。誠有之。是以楊慶和老益就吏下靖州獄已。復使守備吳時喬曉譬如初。而諸苗皆備端焉。恐大兵有如一曰。蚤臨奈豪裝何。并皆轉運入山箐。負固不出。喬適以檄趨諸寨。諸寨復膠致石看才。楊道總請分守使郭紫所。旦日出慶和對簿庭中。皆叩頭服實有之。居以何。明經吳大榮與地青特洞諸寨。惡草武功錄

八 卷之五 苗苗傳

坪辭且染已皆願捕斬渠魁。於是羽檄徵西粵六甲苗兵三千人。期七月初九並檇陽朝行。未至草坪二里。我兵皆止壁傳餐。頃地青苗兵陳榮楊信古賢眉壽等攻草坪。先登却敵。生得田能老王等八人。斬老安等首六級。餘黨皆委心歸降。諸寨悉定。而兩臺卽移書貴筑撫諭使許子良。御史趙士登。因上書諸製鍾音子男。而以郭紫等紀錄黃斌蜀治。是歲萬曆己丑也。其後甲午撫諭使郭惟賢議。比嘉靖中辰沅諸苗屬未順。保靖二宣慰。因禁官兵毋得私以錢贖所鹵人民。上皆從之。恐諸苗以鹵人爲得策也。

謹曰

辰沅旁近廣興貴。歲歲苗夷爲患也。明興建泰守及平清諸衛所。可謂至備。且以漢而視。滅諸苗猶九牛一毛耳。然而劉堂良順命則生。石纂祿衛命則死。由此觀之。漢主有神。舞干羽于兩階。有苗來格。豈皆欺我哉。

武功錄

八 卷之五 苗苗傳

八

牛角尖大盜列傳

牛角尖大盜其姓名靡得而考也。癸酉夏鉅盜五十餘人捕伏牛角尖。略江上諸行舟。因縱火焚燒江干諸編氓。乘秋水鼓行。至白虎鎮。道逢巡徽吏李德彰。應官挑戰。斬首二十餘級。諸偷皆遠逃南岸。而邏卒樂章叔等追亡逐北。會天反風。逆我兵弗利。諸偷皆窺隙慶我兵。我兵樂章叔等不幸。淮船赴水溺死者可五十餘人。巡徽吏見爲邏卒既敗北。怒至睚眦盡裂。於是躬帥黃頭郎追逐至武家穴。疾力戰。獲生口一人。斬首一十餘級。而下江防備兵使戡汝止。諸上武功錄

牛角尖大盜列傳

九

其事當事者於是撫諭使趙賈直指使舒蕪。皆輕重當汝止以下罪。奏聞。上罰戡汝止。以彭應官等下御史逮問。江防事。詔嚴加申饒。而大司馬譚綸以爲汝止誠有罪。顧斬賜去牛角尖三百里而遠。而軍書一至。汝止卽提兵捕斬得除罪。請予休。寧食縣官如故。上悉從。慶末捕盜條格也。故事。郡縣盜至十八人以上。長吏及巡徽吏皆左還一等。至二十人倍之。三十人免官。而傳兵使自五十七十以至百人。以上者罰治亦如之。而牛角尖盜至五十餘人。當左還。然汝止後先所獲。亦既已五十餘矣。巡貶汝

止俸一等。上又念皖城巡徽吏捕斬諸偷積功勞。

詔紀錄擢用。方是時三江口尚未建守備使乎。先是邏司備兵於此。得亡恙久之。裁允吏議罷。今其下左通國風。右通七磯。三江合流。直入樊口。諸湖而盜賊馳突。迅若風颶。往往我兵追逐弗克。及明年夏。御史李拭上書。請以守備使一人。備三江口。以岐亭故有守備。近建縣亦罷。顧第復除耳。於是清赤壁邏司兵可得一百有一人。掣斷陽成清浪兵可得四百八十餘人。已謂清浪故備桂陽也。罷弗便。請以武左斬黃四衛屬守備。唯所調度。各戍軍二百人。八月食糧四斗五升。魚塩一錢。春夏備江洋。秋冬巡徽麻城黃陂黃安諸山寇。與洞庭守備使皆互爲響應。上從之時甲戌夏也。是歲江以西撫諭使凌雲翼亦上書奏瑞昌大姓柯黃事。柯黃之衆至三千餘人。而其人大半受廛于興國爲編氓。置生產。建室廬。及于文用。則輒言五等旁郡人何至就有司對簿乎。於是請立寄庄戶。輸賦州庫。而興國居瑞昌者亦如之。詔許之。謂立里設戶。於便催徵辦納。良便報是。

牛角尖大盜列傳

十

讀曰

山川沮澤。荆楚之望也。盜賊故興。沸於其間。而豈一

日之積盜。余觀上六。皆建江防使。及洞庭守備使。旂鼓相望。豈不率然而復起自牛角尖者。何哉。語曰。禍福無門。唯人所召。若等祇自迭死吾典耳。自趙公議建三江。旣固壘而守。則赤壁諸邏卒。罷之誠是。二十年江干得已恙。豈非趙公力。吾屬幼子童孫。且何以報公哉。

武功錄

平南大盜劉傳

十一

山賊劉汝國列傳

劉汝國。別號少溪。斬黃大盜也。戊子夏。大盜梅堂。公行斬大同略蔡永季等。而汝國附堂而起。執邏使。加以析楊。官兵追捕輒殺傷。縣於樹頭。以示威重。會堂被逮。上有詔梟斬新陽市。而汝國與余孟新。唐三漢。陶九兒。賈九兒。趙煉等。遠逃走太湖。幾就縛。得脫。返縛汝國。孟新妻。檀車膠致黃州繫獄。而是時。番僧五人。善舞棍。剽客三人。善舞刀。聞國常爲郡縣教師。武技絕倫。皆過宿松長溪山。從國遊。國自以爲能得人也。而郡縣又大旱。赤地千里。皆可資以爲亂。大喜。武功錄

山賊劉汝國列傳

十二

通與諸偷約。自稱順天安民王。因鑄銅符。治旗志。大書剽富濟貧。替天元師。而汝國冠懷頭衣紅袍。孟新冠唐巾。衣白袍。出入擁大蓋。策驪馬。道上鼓吹響呼。而驪甚自雄也。常往來二郎河。如玉樹觀朱元三諸宅。積聚穀米頗多。國等計爲借宿。旦日開門鹿招致飢民。飢民窺左足而應者數十百人。國并皆執以從。已頃之。國等復帥其衆。走廖佳賢宅。因欲犯觀音巖。小丫嶺。而界上兵威甚都。不可去。邏使李甫帥兵二百人。轉戰城隍。適弗克。遂焚燒楓香驛。頃復燒停前驛。釋獄囚。執過使。略婦女。居民被火者。以應數十家。

指揮新熟。自戶鄭國重。追逐得解。是時國等氣稍衰而鼓不起。以軍中有女子故也。於是備兵斬黃者。副使陳朴。移撫諭使。邵陞御史柯挺。政欲得應天標江檄至。而後請弓矢也。居亡何。給諫李廷謨乘傳過停。前歷楓香。汝國方流却湖口。殺民兵一十七人。還略宿松。汪孝廉余太學。吳省祭太湖。周必趙民趙七。與劉寄妻及其媳。而吉慶麟慶戰殺七人。已略黃梅。汪兵馬等。至城門。傲戒道路不通。諜乃先以書奏矣。而撫諭使急使副使李杜。馳大同。會事陳吾德及陳朴。馳停前陞。始具得其狀。以請。與標江都御史王武功奏。

六 卷一百一十五

十三

用汲應天都御史周繼。御史喬璧星。所劾奏同。先是安慶守李守約。太湖令王一鳴。宿松令文立本。以入計行。得不論治。論治同知行府事魏模如。及太湖丞解廷相。巡徽汪渙。宿松丞劉逢春。巡徽秦尚質。守備萬鹿年。獨重也。上有詔。詔各巡撫督率所屬協力勦捕。不許推諉觀望。而解廷相以下。皆任倖待罪行間。於是大司馬咨江以西臺御史莊國禎等。以羽檄徵偏裨諸將軍。詣信地。時已丑二月也。而洞庭守備孟儒。偕閩任守備周弘謨。以風有風望。提兵過黃梅。而備兵使趙縣令王文昌。擊牛酒犒軍。而是時道路。

言汝國欲略縣庫。邑中多有携家室避徙者矣。儒等既行至宿松。長冲應道。遂比丘數人。皆目動言肆。謾疑即誘我也。即帥兵啓行。行未至門。庫內果火起。焚燒行李。及糧糗。謾見居民皆畏賊如虎。弗畏。將皆為賊耳目。遂請徵徵播花精兵。姑索甲弗舉矣。而會斬州伴陳策善射。以為何物汝國。敢慄。禁如是耶。適帥鄉民田金浦等往。謾問即使使者止策母往。策竟往也。於是孟儒自小。馳長冲應。弘謨自二郎河馳吳。本仕家。時國等亦自長溪移柴家山為險。而策已決笑。出不意。乘隙從山後直搗其巢。巢中賊固已偵知其事矣。先據竹麻尖。選我帥居其下。策與弘謨皆買弓矢射策中一人。弘謨中十餘人。國等殊以死圖而龍坪。武家穴。水兵周彭周繼等。不利山戰。皆往後山奔馳。自相蹂躪。傾跌下山坑者。不可勝數。策被二創死。弘謨被二十餘創。男諸生應時被一創。額千戶王有德。百戶敖文煥。武舉周恩治。武生程加詔。復疾力戰。國等始稍解散也。先是指揮陳鉞。千戶司邦典。一軍軍於文湖。指揮朱璽。千戶張一龍。百戶戎賓。一軍軍於宿松。而分巡使陳吾德。乃為徵使比丘二人。招汝國降。汝國亦報以徵幣。降比丘國黨也。德。

八 卷一百一十五

十四

即景新比丘黃梅市自是之後汝國亦發誓令公大略欲踏黃州母繁家室迺書稱爲急取小事大明臣劉汝國中請宿松本位欲投靜而不得靜欲投安而不得安今爲豪家作惡取財實貧母以小失大其爲不恭類如此而是時汝國已遁入陳漢山居居民朱淑宅虛舍粟以招致窮民於是宿松兵彭燭等挑戰傷五人而陳鉞執弓矢邦典鳴銃砲如雷殺賊十四人賊竟縛邦典傷左肱殺陳鉞及家丁陳二兵舅鄭榜殺師何理畢欽等二十餘人殺復過當國等乃求與入宿松邑中適縣令亦自府至令人自北門國等

武功錄

十五

入自南門白晝大都之中並鼓吹樂作又若一令云語在檢諫孟養浩薦黃梅令來三聘桐城令章守誠疏已國等復馳二郎河斬兵田玉經等追逐逮諸偷陳尚貴等二十一人就吏而玉經亦被殺傷死於是劉達春乘賊奔二郎河夜半微使人縱火燒吳本仕及陳漢山糧積因捕奸細高干洋等繫而諸偷則已馳清灣河矣而臺御史周繼御史喬璧星陳邦科皆復上書以聞而是時檢諫張希臬杜廉亦劾奏賊又不滅上有詔詔將令歸一不許互分彼此遂拘謀害而陳朴偕分巡使陳善德屯黃梅分守使馬鳴

鑒屯廣濟徵軍備兵使屯太湖而播兵及池陽營兵休欽初點教師打鹿手桐城氏兵安慶募兵皆四面而至由此分爲六軍而吳兵由南陽募少河江家類木頭樓而入楚兵及播兵由藕池長冲應而入皆不至柴家山十里止壁令武舉柳邦奇居中調度國等度勢寡弗敵夜半皆焚壘而遁孟儒弘謨即追亡逐北生獲謝大黃孫二老許浩王二漢王六兒等二十餘人諸偷復欲奔師工山志在觀蘇杭屠安慶拔黃州奪其家室而去而是時德州大盜凌子益亦欲因汝國並起爲州守任春元所逮於是指揮陳應功百

武功錄

十六

戶黃希賢王慶勳趙宗普馳兵備南陽國等果衝鋒而來懲功挑戰斬陳養初等首一十二級生獲小張二等一十二人殺傷公第奪獲大將軍印一顆濟貧招賢旂七面器械一百五十有奇馬藏十頭諸偷悉走天驚失會莫休兵旦日諸路兵聞賊敗皆五合六聚至而千戶張啓豐百戶蘇時霖生得王勝等八人斬胡六等首四級馬四騎指揮清欽百戶姜宗尚生得王六等十七人斬獲王長二等首三級指揮楊文明生得李朝陽等六人趙應奎郎子機生得胡子四等十一人斬張祖等首一級武舉黃官聲生得萬祺

等十人懷聖令大使湯應龍生得陳廷禹一人潛山  
司訓駱廷偉生得王文等二人斬二漢首一級劉達  
春生獲賈憲七人斬劉九兒首一級鮮廷相師汪燕  
生獲余孟新及吳景等四十八人斬第六首一級復  
分曹追逐至金堂寺生得劉汝國然吳淞兵多有力  
也項樞諭使周繼邵陞及御史喬壁星下太平同知  
楊際明訪諜納皆如狀廼以捷奏事下大司馬王一  
鶚覆議上於是賜周繼邵陞王用汲金二十兩表  
裏皆二之而郡邑長吏及巡撫吏皆開保稟食縣官  
如故劉汝國余夢新等梟斬安慶市其後喬壁星陳  
武力等  
邦科奏直隸諸功罪御史甘士倫奏楚諸功罪上  
於吳則賜表國臣金十五兩陳懋功等金十兩潘欽  
等張應奎等金八兩駱廷偉等魏模如等金五兩王  
一鳴等詞休凡三月於楚則賜陳晉德金十兩孟備  
等金八兩王有德等金五兩已念陳鉞及陳策以王  
事死於兵賊鉞秩一級而策以州倅得轉還乃復欲  
捐生以爲賊此皆非人情廼以子一人人監視太學  
始湯太學張子禮等皆大姓各苦義兵以自衛樞諭  
使常欲招致戲下於是黃梅魯學率家丁數十人  
深入賊巢攻巢先登陷陞都敵皆其所弗避也

讀曰

兵法百里兩爭利者則會三將軍今孟備至自小  
嶺弘讓至自二郎河皆去采家山各七八十里卒會  
陳策偏弘讓良然余居里用習劉汝國孟新故起自  
匠人門子甚微駭廼致與大兵動大衆異哉語曰一  
人守險千人莫過以采家山而視長溪陳漢豈不尤  
險要之往來停前驛可守矣宜其增兵而建堡也

法刀金

八

上八

山賊周志棋列傳

周志棋，邵陽人也。已丑歲大稔，穀貴，民流不厭糟糠，而黃仁倫獨豐於財，困鹿充盈。志棋，廖伏童，乃與廖顯坎嘆曰：「吾等欲稱債於彼，然終不可得。果爾，遂至饑餓死耶？」於是福袒一呼，應者數十人。夜半直走仁倫所，殺陳祖倫及其子，以示威武。已開倉廩，蠲奪其粟，會邏卒擁衆來救，即逮捕志棋、伏童及脇從周志道、李宗、元廖顯坎、廖顯武、張太一、周才栢到縣庭對簿。傷人及盜皆有左驗，縣令請於臺御史邵陞，更當渠魁。周志棋、廖伏童罪至斬，而周志道等以搶奪加

武功錄

山賊周志棋列傳

十七

義曰

余嘗南遊洞庭，泛三湘，見其下沃壤穀賤，則未嘗不仰天而嘆曰：「嗟乎！賢生稱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豈不信然哉？」邵陽易得稻，皆可做社會法，假令行社會法，則何有周志棋乎？詩曰：「載芣其采，勿剪勿伐。」豈伯

所及邵陽是也。公并棠在國門外，枝葉猶茂盛，父老傳以爲吉。并棠也。

武功錄

山賊周志棋列傳

二十



叛兵王禮董承恩張鎮兒張勝泰列傳

王禮董承恩張鎮兒皆鄖陽戍卒也鄖陽故建行都司頃報罷建泰將一人舉與家傳以爲縣學金星居兌旗鼓列前可居泰將而行都司高厥可建學丁亥冬鄖陽兩學諸生胡東昭徐登高宋申東廖光宙等乘泰將未高者未到官請於撫論使李林欲改行都司爲兩學學官而以縣學爲泰將府兩便撫論使弗從而會分守荆南使丁惟寧與鄖陽守沈欽亦以文移請從堪輿議也臺御史始可之頃東昭等詎爲改圖而諸軍皆鼓噪起何至毀我府所拮据而徇彼乎武功集 二六李之章書卷一

按驛騎書科臣舒弘緒進論米萬春及梅林事而道路遂以爲上有詔逮捕四十餘人且言梅林悍必不可遠也及到郡先使一使者得林林即就繫矣詎謂林難遠也於是詔書切責奸徒輒造訛言搖動軍情屬兩臺訪逮事皆下戎部時丁亥十月也自是之後惟寧從襄陽旋至遠池去助可六十里先是詔書未下鄖之戍卒同一千五百餘人皆徙其家室以爲有如一且加兵計且先發而會寧至下令購獻渠魁不然卽加以兵軍中聞而思反可知矣旦日諸軍果群赴惟寧所請傳以觀寧微旨寧怒謹之去已武功集 二六李之章書卷一

於是毀都門已馳詣生首事者屋居悉毀之城中罷市者三日撫諭使適以書奏上有詔謂府官輕信生員妄動生事上司官失於鈐制下戎部及給諫雜問後請材像半載惟寧俸一載鉄等屬御史柯挺達問方是時兩浙及神木諸叛軍皆相扇而起而御史郭萬里彭而珩及給諫楊其休陳登彭國光顧九思朱之鵬皆後先上書大意謂討治太輕先是御史李飛龍劾奏鄖陽泰將開關皆鼓吹與軍門埒而軍門海一章奏上必閱而後發唯恐語及諸軍後撫諭使裴應章奏曰何至是始臣以請踐行至均州道

諸軍度惟寧意終不善也以爲莫若吾等先舉旦日請餉如初寧乃榜掠之諸軍並攬臂而起惟寧卽退堂獨與一門子循牆而走傾跌幾受傷已操一小艇馳數十里始至所館也而當是時變起堂堂皇僧卒易爲亂賴左右守簿書幸志臣何撫諭使急使使者曉譬以禍福解散已復令捕斬渠魁得除罪於是諸軍生縛王禮董承恩張鎮兒來獻材乃具疏以聞聞之惟寧秩三級而大司馬嚴清議覆以奏太略謂鄖陽之役乃至罰撫臣及守備左遷兵備使速太守法至嚴也而諸軍之騷擾何設無一法相加乎而況比

年以來陝西靈州之變捕斬楊文選等三十一人浙江兵民之變捕斬丁仕卿馬文英等一百六十餘人廣東東山之變捕斬諸渠等一百九十餘人廣西平樂之變捕斬張鳳等二百三十餘人梧州之變捕斬梁一貫等五人四川建武之變捕斬李德等十人今毆兵憲者王禮也請致於法上有詔梟斬王禮重承恩張鎮兒以狗軍中先是詔捕梅林詔言欲屠鄖陽於是城中之人皆若狂盡奔走幾無人明年春裴應章復上書以聞上令梟斬梅林它一切勿治林亦疫死獄中梅林故臺御史書佐也雜文弄欲法武功錄

張鎮兒刺傷

三十三

專佐三軍有變而欲因以爲利始諸軍發難時並鼓噪軍門縣諸生於高竿之上令其呼都御史名曰材數而辱之不則千督俱發已欲召臺御史講和材乃不得已強從門間相若諸軍以爲非真材也稍以面視相示始解語在舒弘緒疏然此皆林之主謀也居以何御史楊邦程衆米萬春罪上曰罷不必又有搜求歸罪將領應章亦請以萬春視事如故意在欲安軍心故也初撫諭使張國彦請標下中軍官兵上未從以故鄖陽兵殊寡義三軍並鼓噪材具言吾無一兵一卒之可依也

張勝豪辰州軍舍也庚寅中常月逃卒豪四名字冥食辰沅之間有年頃沅州復當子工食辰州子口糧而會臺御史賁筑林爲相楚郭惟賢御史徐兆魁念辰沅諸軍提梓鼓目莫立軍門甚勞苦工食拾三萬二千七百五十有奇口糧給一萬九千八百有奇米六千六百今石以上然皆起自二十年也前是戊子以來水旱相尋歲比通負而參將奇德守備彭洪漸延文移願從諸軍議給餉得由遠及近故將近年額征錢米裁數支領直抵郡邑囊故所通負也於是勝豪即與米如學及乾州哨兵潘仕遵議而以爲我輩無工食殊無錢用也計莫若聚衆以圖之然非吾三人爲長莫可者而是時備兵使孫守業新到官營事而分守使陳性學乃以口糧金使淑浦丞唐以誦給諸軍勝豪乃告如學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遠欲盡得餉金哉是夜夜半豪等自乾州哨各執圖器擊破隘口約諸軍與俱並馳灣溪強虎哨強虎哨閉關強豪等勿出豪等復擊隘門毀其屋居直走尊坪援城而入而守備使袁時太引兵捕伏岩山執如學勝豪大言曰若不釋如學吾斷若頭矣迺解縛即馳洞口已馳灣溪哨毀指揮使公署已馳五寨哨而勝豪之

衆固已三百餘矣。皆由關道馳黃公冲。因至石羊哨。復毀何指揮公署。馳水田營。而麻陽令羅俊民先已使邏使朱廷臣。奉檄招撫矣。廷臣既由石門至石羊哨。告豪等。豪等不從。竟馳水塘凹已。縣復置白鮮紅旗各二面。大書撫諭。使使者張汝烈。送來紅旂懸桅杆。示豪等。令豪等止舍河上。該縣令至。而後使豪等得入城。也是時城門微戒。獨開東門。豪等乃毀折旂杆。殺監門張大達。遂入城。奉居民王安。劉天元等數十家。泊米及羊豕。困疏食之。俊民恐生它變。遂令城中居民每家暫留四三人。或五六人。寄宿已。擊牛酒。

武功錄

三五

爲豪等。因給米五石。金二十兩。令解散。豪等殊不滿。意以爲豪者缺我輩餉。凡十五日。必如數而後可也。於是俊民請於守巡使。因告三臺。通使指揮使汪如淵。送奉旂牌。掃酒河上。鳴金鼓。設案焚香。召豪等跪起。聽宣。朝廷威德。豪等叩頭。我知有死罪。淵殊不足以辱明府。各赦也。俊民見豪等既知悔罪。以爲所志不過在餉。全然此自當予者。亡它腸。遂請沅州庫凡四千六百二十有七金。屬經歷李聯芳給軍。此通襲者。豪等所不避刀鋸。以請也。今得饜飽其欲而去。豈不愉快耶。面是時。三臺欲得渠魁。甚坐手俊民。

以爲豪等。既幸得除罪。又予金。自以爲得志歸。必不意我邏卒從中起。迺先期使使者黎得勝等。捕伏栗出四。頃豪等果揚揚仗馬。筆來。遂入隘。欲瓜分其金。而得勝等直乃鋤鎗勝。豪等遵二人。復與廖致指揮王尚仁所請於三臺。事下。備兵使以軍法榜掠百餘。割左耳以徇三軍。而米如學先從監中得越牆。烏使去。後邏卒廖啓賢。生獲如學。來獻。及行刑。亦如之。於是三臺見勝。豪如學。故千戶錢可大所部。住遵故指揮蔡正國所部。皆輕重當罪。以請。是時乙未夏也。初辰。沉以脫巾見告者數矣。而兩臺以爲計。莫先於

武功錄

張勝豪傳

三六

足餉。餉出辰常者。什之四。出長寶衛。示荆岳者。什之六。於是月有催。季有比。歲杪有查。恭之法。可謂至備。曩者豪等所謂餉。餉十五月。皆郡邑舊通也。

讚曰

韓子稱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信哉是言也。郎陽之變。辰州之變。皆疆吏所養者。何至以一糗糈之故。遂反唇而相稽哉。悲夫。一脛之大幾如腰。一指之大幾如股。假令賈生而在。何勝哭焉。孔子曰。足食足兵。楚事非不足餉。明矣。豈番鎮之遺禍也。

福建

平莆田游天王柯守岳列傳

柯守岳莆田山寇也。已故有廢業里可一百二十里而遙其上重岡疊阜深峻紆迴號爲盜藪守岳乃結寨於其中開山而耕里中皆以爲治氓而無有窺伺者矣嘗是時日者賴玉湖善言五星及卜筮虛高人爵位以誘人往視守岳陰許之先是雷伍何南山許一溪等與岳有密謀聞玉湖言勃勃然心動自言游天王授余兵書寶劍其神密由此暮子弟多有從岳遊者矣是時里中丘汝夫久有異志亦歸岳期欲舉事適相與謀曰今歲饑民流城中斗米金錄以上欲舉在此時時乎不再來岳曰必山石生花而後可居

乙三三

乙三三

乙三三

岳曰岳祥使人言永春南安石生花岳適與汝夫笑曰時可舉矣即約范龍倉溫古塘等爲一黨椎牛以盟頃以赫蹏爲憑記諸盟者名姓岳獨不書名姓惟掌諸名姓簿籍號召諸酋是日即鳴金鼓張旂大書游天王立雷伍爲隊長許一溪爲中將軍范龍倉爲東方將吳湖山張西溪爲旗首許石溪曾湖江爲甲長劉崇陳六等爲兵勇皆服五色衣召玉湖居其中演禽視吉以於是寒井夷龍與雷伍等行行未至清

長略顧京環家產及羊禾備從者先是漳州人鄭志弘與汝夫約項食盟汝夫通索弘殺之取其血囊鼓遂入永福所遇必殺火焚屋廬屋廬皆爲炭燼矣而分守使馮汝請于臺御史周榮因使指揮使楊昌言招徠岳降岳祥爲歸降旦日復與陳四李德厚等而去延使吳桐至蒲長調軍事事覺百戶王元陽執之而岳已過五都至石壁矣我兵行抵新楊玉泉自一級生得賴玉湖一人而岳亦殺鄉兵一人而丘子清一人斬酋相當項還走斗湖止劉茂所遂略其寨中裝走大洋樟樹壘而去於是把總王子龍提兵至斗湖岳等又復遠遁矣龍追逐抵烏石寨廖岳戰大破之斬王子龍溫古塘羅梅林首三級生得許一溪曾湖山等十餘人奪獲弓矢旂幟諸什物以筭而岳與雷伍等皆已抵深谷中是時把總胡全度岳必從間道走遁以軍軍廣業白沙闊廣扼賊間道以何雷伍范龍倉等果至於是全兵捕伏從間道起擒卒得雷伍等二十餘人復獲捕獲陳祿許石溪何南山二十餘人岳猶得遁聞安鎮項柯守和具以實告邏卒跡且至閩安乃捕岳獲與膠致軍門下守巡使大會庭中輕重當岳等罪以聞事下大司馬問狀是歲已

丑夏也其後大司馬王一鶚請以柯守岳等四人梟斬莆田市坐范龍等一十七人罪至死弗赦始吳桐妻朱氏與陳見泉通見泉因強執桐往桐非其所願也大司馬以桐等十九人與俱有可矜乃請比陳受恩何得減死陳受恩學閹賊也都御史秦耀以賊從故請適邊上可之

讀曰

以余所聞莆田與永興接壤號爲盜藪循以沈命法行之可乎不可乎守岳以一亡命群聚不逞之徒相扇而起莆田幾動搖然陛下有靈旋起旋滅亡岳亦何爲哉悲夫據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也

式力集

王

明法

鎮海龍王宮諸倭列傳

萬曆十一年閏二月春汛有倭據舟十餘艘從西南來居二三日有倭據舟二艘從東北來命榜人鼓汛而內走走鎮海洋甚急橫海將軍以兵壓諸倭諸倭望見海上船艦如雲旌旗耀日皆大懼懼詠反風走外洋復鼓行而去也是年春汛得以恙幸甚於是都御史趙可懷具以實報上先是懷到官嘗事會壬午冬汛甫畢懷爲閩畫大計莫先于海防廼躬自詣諸寨嚴舳艦簡士卒以故諸倭獨畏懷不敢入閩界父老傳以爲戰陣之具狂鼓之故未有甚於此時者武力錄

也

八

四

明

明年三月復春汛有倭至自東岸黃崎牛山外洋及龍王官洋把總黃道常從懷船卒乘風要而擊之生得倭酋姚沙機一人脇從漢人一人斬首十三級奪獲被面漢人一十六人故事倭不至百餘人舟不至一二艘而酋長懷爲舟主者能捕斬一人予十五金倭從一人予十金漢脇從賊一人予五金皆不得叙爵賞是時黃道部兵在海上法不當自報會斬通竟自報也於是御史楊四知具以請上事下大司馬張佳胤臣何官舍魏應坤鄭春曰教責具言生得倭

酋長一人願爵賞。戊卒募將宜生得倭從賊一人願  
論贖皆於今用不便。令甲戌卒必捕斬三人得除罪。  
於是坤等不當叙爵賞。賞金坤等十五兩。宜十兩。  
詔可之。

議曰

余考九邊自遼至關中八千餘里。而海亦自東皇至  
遼八千五百餘里。殆異哉。圖以它患。患苦海三四月  
東南風。汎諸倭往往自粵。趨閩而入於海。所從來久  
遠。頃頗以恙。豈有道則先服倭亦然耶。



以視胎溺嬰兒以飼馬。章兒必使母燃火殺父。必使子旁觀刺囊戶而貫胸。斷手足以爲環。一酋皆以爲笑。樂大自愉快也。制置使覓觀繪圖。悽然傷懷者良久。於是竊跡前事。請數自隆慶初至辛酉末。團寨凡二百餘所。殺虜凡千萬餘人。而其最者。二年入長埔。團殺盧伯茂等二百五十人。虜三百餘人。又入康公。團殺陳吉卿等二百餘人。虜二百餘人。入大魚池。團殺吳元卿等三百餘人。虜二百餘人。其三年春入馬屎岡。團殺翁廷珊等二百餘人。虜一百八十餘人。其四年夏。入塩路際。團殺黃本光等二百餘人。虜二百餘人。其十一月入牛橋岡。殺袁理等二百餘人。虜諸

武功錄 六 雙臺酒樓錄

三

至正

生劉澤輝及男婦三百餘人。其十二月入栢田村。殺陳子富等三百餘人。虜五百餘人。其五年春二月。入鵝埕嶺。殺劉五等二百餘人。虜三百餘人。其八月入大埔屯。殺董思明等三百餘人。虜三百餘人。其四月入小滙園。殺五百餘人。把總徐天麟。斬葉亞三等首九十六級。其六月入孔子門。遂至三坑。撫民葉景清。行捕斬謝十一等首十五級。其十一月入上下淮都。至白沙仔園。殺朱朝邦等一百七十餘人。大入水東。至青塘天罡。又入長樂。至船坑鐵場。入龍川。至羅洋。

李田。入通衢至田心。入寬仁至上村。復入鵝埕。殺略葉元等而去。其十二月入船澳。團殺黃復陽等二百餘人。虜三百餘人。是時嶺東曾廷鳳曾萬璋。已遣子入學。而橫岡陳金鸞。羅紹清。譚權伯。亦皆衿甲面縛。就湯鑊。於是馬祖昌等畏威歸降。主計者可之。獨給中張楚城以爲詐降。非是。大略謂初伍端黃世喬發難時。率聚黨不至數千人。假令當事者。旋即撲滅。何如有後日乎。今曾廷鳳。江漢王栗江。葉景清。馬祖昌等。請師降。皆詐也。於是一意以征討爲務矣。而制置使迺與直指使楊一桂。決策。即召布政使張子弘。布政使魏文煥。按察使江一麟。副使劉穩。李渭。陳復升。

武功錄 六 雙臺酒樓錄

四

至正

王璽。僉事使何千明。李材。趙可懷。諸寮都指揮侯繼高。大會庭中。即以赤白囊請兵。領時金錢在閩者得四萬。在省會者得留鹽鐵。贓罰事例。大率八萬七千六百兩。於是屬同知周宗武。陳學麟。毛爲光。轉敘軍中。熊曉。及通判胡誠。何志實。龔修。推官章如鉅。祠兵。然後徵左右江土兵凡二萬人。而以叅議使顧養謙爲監軍。軍歸善。恭政使陳奎爲監軍。軍長樂。副使吳一介爲監軍。軍永安。是歲隆慶壬申也。期以十二月初二日出師。前是冬月末。副觀察使蘇恩。徵使通判



胡誠守備使徐天麟出擊。生獲酋長鄒嘉儒、賴文清、宋微等二十六人。俘獲三人。奪馬牛羊四頭。被圍一人。其初二日遊擊王瑞引裨將葛子明進攻冷陽洞。先登破之。斬首五十一級。俘獲二百二十五人。奪牛馬六十八頭。沈思學許成攻馬公寨。卻敵先登。斬首二十三級。俘獲六人。黃道追逐至蕉坑。生得彭一生等一十三人。樓子和直搗螺溪。巢時酋長賴元爵已抵象窖大山矣。而泰謙及通判徐師稷指揮王之野諸生張邦聘追亡逐北至磨刀埔。廖左坑戰象窖。斬首四十四級。俘獲四十七人。被圍四人。奪獲馬七武功錄

八 卷一百一十五

五

四十五

騎器械三十有四。其初四日把總許成包潮樓子和張仲椿師指揮汪克振土吏黃恩隆提兵至張田。卻敵斬陳容等首五十七級。俘獲四十二人。奪獲馬牛一百一十五頭。恩隆又與指揮黃卷疏捕南嶺。斬首一十四級。俘獲生口三人。其初八日總兵楊桂復引兵攻馬公寨。擊螺溪直抵西坑。磨刀埔斬首一十四級。俘獲二十五人。奪馬八蹄。吏目黃道獲殺賊四百四十五人。奪被虜七十五人。其初九日皇華使張可大以一軍軍螺溪。後山天麟以一軍軍大梧山。斬首七級。俘獲二十八口。奪獲牛馬五十有二。許成以一

軍軍萬峯。漏襲村。搏戰。斬王阿三等首六十五級。俘獲十六口。奪牛二頭。其十一日總兵張元勳泰政唐九德引遊擊王瑞及徐天麟兵追亡至南嶺。廖戰。斬首四百一十級。俘獲九十七人。奪獲牛馬二十八頭。器械三十有二。泰將沈思學引許成張仲椿兵乘勝逐北。斬首二百七十一級。指揮祖萬松引把總王之臣兵。斬首一百八十九級。俘獲十八口。奪牛馬牛九頭。知縣陳中立引鄉兵捕伏。生得李和等七人。泰政使陳奎引叅將李誠立兵還攻大溪峯。老巢。擊大安山。斬首二百二十級。俘獲二百有五人。奪獲牛馬二武功錄

八 卷一百一十五

六

四十五

百九十頭。器械一百一十有餘。其十二日復引兵疏捕南嶺。還攻萬峯山。斬薛萬寶等首四十六級。俘獲四十九人。奪獲牛四頭。器械十條。王瑞及徐天麟追亡逐北至柘口橫峯山。斬首四十五級。俘獲四十二人。招獲鍾時明劉大倉等二百五十一人。裨將楊桂及典史王策引兵疏捕陳田鴈山。斬鍾一道等首四十三級。俘獲二人。其十七日叅將李誠立引把總張禮兵攻葫蘆峯。斬首捕虜二百一十三級。俘獲二百二十人。奪牛畜器械皆以百數。殺賊皆奔走三溪。竄生老巢。其十八日誠立即懸千金曰。能衝鋒斬級者

有如此實。於是把總張禮等。卻敵先登。斬首獲虜六百級。焚死牛畜無數。酋長賴元貴。馬祖昌等。皆奔走。爛田葫蘆山。旦日日出。叅政使唐九德。引沈思學。許成兵。擊破之。許成斬首二級。把總駱彥珊。執酋長曾文端。俘之行。捕斬首一百五十級。俘獲六十餘口。餘復奔走。烏石巢。其明日。還攻烏石巢。生獲酋長楊崖王亞三等五十一人。斬王果江等首五百級。餘復走土城。我兵乘風縱火。凡燒死五百餘人。畜產亡筭。是日。誠立。復引兵擊鷹嘴嶺。閩羅羅。敗之。生得酋長廖和尙。斬首一百五十四級。俘獲一百三十一人。餘奔

武功錄

八

七

七

走倪敬夫巢。其二十四日。思學及許成。鷄鳴而駕。追逐至八萬嶼埔尾。平明。與酋長黃明時。挑戰。衝鋒。斬首一百五十級。它皆潰圍走。我兵乘勝復追。以款日生得黃明時。及其妻兒子三人。是時。歸溪酋長饒明峰已死。而以黃貴行事。於是有蕭達。李仲山。馬祖昌。陳旗。羣輩。爲黨。兩足而立。而叅政使陳奎。應知諸酋。以除夕。度我兵必不至。皆飲酒醉。睜睜。誠立。卽引兵直搗其巢。擊破之。生獲黃貴。蕭達。陳旗等。斬首二百餘級。俘獲二百人。當是時。曹志良。李東山。卓子望。亦聚黨千餘人。阻黃埔巢。以爲險。而九丁酋長曾廷鳳。

復遷施坑大山矣。於是裨將錢作禮。悍爲招諭。以虛實。而總戎卽自陳田。一日夜。單騎馳至。叅議使顧養謙所。議因引兵擊破李坑。生得志良。東山。子望等九人。時王申冬晝也。其明年正月正日。養謙冒險。深入賊巢。賊巢出其衆。挑戰。自日出。至日晡。數十合。遊擊王瑞守。傅餘天麟。斬首三百四十八級。俘獲二百有二人。奉畜產三十九頭。器械三十有。四把。總樓子和駱彥珊。斬首三百二十餘級。奪器械三十有五。禪將楊桂。斬首一百八十四級。俘獲三十三人。奉獲器械二十。黃道。斬首二十九級。俘獲一百一十四人。奉

武功錄

八

八

七

將王詔。指揮王之野。斬首捕虜一百級。俘獲三十三人。守傅陳璣。斬首二百餘級。俘獲七十二人。奉獲馬五頭。指揮祖萬松。斬首二百四十九級。俘獲八十一人。縣尉舒揚。及把總胡玉。斬酋長李志東等首七十四級。俘獲十三人。餘黨皆散。於是王瑞。徐天麟。引兵疏捕黃埔官塘李坑諸山。生獲酋長賴元。賴壽。蘭馨等。斬首一百一十七級。俘獲二十五人。招獲七十一人。奉牛畜四角。萬松復斬首一百一十八級。俘獲九十一人。其初五日。許成生得酋長馬祖昌。其初六日。陳奎及李誠立。追逐上。讓內洋。歸溪諸山。破之。生

獲酋長李仲山。烏祖盛。蕭宗。吳子球。斬首二百一十二級。俘獲二百一十餘人。把總蔡贊。斬酋長童阿秀。劉子謙等首二十九級。俘獲三十一人。其初八日許成。及駱彥璣。進攻石門。破之。斬首捕虜三百五十級。指揮劉椿。攻甲子所。破之。斬首捕虜三百五十級。復攻會坑。破之。生得酋長曾萬璋。而州判林士瑛。生得酋長鄧坤五。鄧坤七。把總鄭子龍。斬首捕虜五十一級。其十八日。袁謙及副使吳一介。總戎張元勳。攻烏會嶂。破之。把總樓子和。斬首一百級。王瑞。斬首捕虜五十二級。把總何仕。孟津等。斬首七十九級。俘獲武功錄

八 聖諭廣訓

九

四十四人。奉牛馬三頭。王之野。生得酋長曾廷鳳等十三人。斬首四十級。俘獲十三人。陳璣。斬首四十三級。俘獲七十五人。奪獲牛馬四十四頭。祖萬松。斬首四十五級。俘獲五十七人。指揮周勛。生獲六人。黃道楊桂。斬首二百二十一級。俘獲七十二人。餘黨復奔八萬峒。其十九日。把總張鳳。及許成。追亡逐北。斬首一百二十級。巡檢宋福。生獲童仕通等三十六人。餘黨皆買舟入于海。行至冷飯坑。我兵戰逐。斬廖一統等首七十七級。俘獲三十九人。於是參政唐九德。及鄭子龍。跡至大安峒。生得酋長許成綱。曾永興。盧伯

能等二十八人。樓子和至磨刀埔。斬首捕虜三十級。其二十日。復出百金。使使者劉朝習。伴降賊黨。其知賴元爵所。是夜引兵至和尚巖。會大風雨。揚砂礮蔽面。元爵方出巖取草木。治盞藏。而劉朝習即就追左。禽元爵。及宋貴仁。葉惟茂。廖清。葉貴祥五人。陳舜復。攻烏會嶂。生得酋長戴之捷。斬首四十七級。其二十二日。追亡至弔鬼嶂。斬首捕虜三十一級。其明日。招獲黃元興等十九人。其明日。行捕至三坑。生得酋長丘青山。斬首二十五級。是時潮州諸賊亦聚黨二千餘人。奔惠來。阻林樟以爲險。於是陳奎。及李誠立。懸千金。以鼓將士。將士乘勝轉圍。勇氣益百倍。乃與諸

八 聖諭廣訓

十

流賊快戰。斬首一千三百餘級。俘獲一千餘人。時二月朔也。其初五日。把總陳應星。引兵搜五作諸山。破之。生得酋長倪敬夫。斬首一百級。俘獲五十人。把總陳子紹。巡檢陳德懋。徐思忠。攻碗窰。運石榴潭。破之。生獲酋長羅浮山等五十一人。俘獲七人。李誠立。及把總楊君維。攻陂烏八萬峒。破之。生獲酋長謝福曹勝先。斬首一百六十餘級。俘獲二十人。復引兵搜壘石。西山溝。生得酋長唐石懷。劉忠。斬首十級。德懋。思忠。復攻赤泥山。破之。斬洪大有。林一鴻等。首十五級。

太學朱選攻岐壁林破之斬首二級把總黃應龍攻內洋山破之斬陳阿孫等首八級俘獲二人招獲張瑞等三人李誠立既捕斬首八十三級徐天麟攻九丫樹破之斬首三十八級俘獲四人縣尉張應洙及巡檢林仕奇攻象鼻山破之生獲一人奪獲水牛貳角俘獲三人餘黨復奔藍溪黃民泰巢於是王瑞徐天麟引東蘭南丹諸狼兵擊破之王瑞斬葉鳳等首二百三十六級俘獲九十二人奪獲牛馬二十七頭器械三十有八徐天麟斬首八十五級俘獲三十一人奪獲牛馬十二頭餘黨盡散把總何仕追逐至武功堡二八八級連獲首級十二青村嶂斬首五十六級俘獲十二人林仕奇斬首四級俘獲二人生獲黃民泰男黃陳豆一人其初九日天麟追逐北至長埔生得酋長張受凱復追至仙溪苦竹凹生得酋長黃民泰斬首三十二級林仕奇鏖戰生獲二人天麟復引兵追逐斬首四十五級王瑞斬首五十八級主簿劉焯斬賴維綱首二十級俘獲五十一人其十三日張元勳及顧養謙吳一介詞知酋長曾仕龍阻高山橫行於是擊鮮大會賓客以示不戰已黃道及祖萬松忽治兵擊破之生得酋長曾仕龍斬首一百四十七級陳璘斬首一百四十七

級王之野斬首一百二十七級楊桂斬首一百二十六級把總馬華斬首二十一級其十八日副使蘇恩及王瑞徐天麟攻茅山嶂破之生獲酋長鄒萬頃鄒愛清斬首九十三級俘獲四十四人通判徐師稷及皇華使朱昂疏捕諸山斬首十級諸生葉春秀招獲四百七十八人陳璘追逐北斬首一十七級祖萬松斬首二十三級俘獲五十四人朱昂亦追逐至秋溪斬首九十九級楊桂追逐至水潭斬首八十七級招獲五百二十六人其二十四日同知周宗武引把總黃緒雲樓子和等疏捕碗窰諸山斬首六十級其二十八日指揮李如桂生得酋長葉景清等五人司徒生得六人諸生張邦聘生得二人朱昂生得一人先是都給事中張楚誠上書請先正藍賴二酋罪諸酋有款塞歸降者聽於是潮州人黃瑞劉興策請曰梟臣有死罪當擊鼓唯將軍幸寬假以死得比編氓不復有它賜違令請族矣自是後酋長曾宗維才世興後先來降願養謙議從之賊黨解散獨和平烏虎鎮地接南贛其酋長徐仁器徐譚諸略黃承沐楊文達等陽降陰叛皆反覆不可測於是縣令陳文彬鄒斬仁器等五人而以李仁爵等十餘人檣車傳致軍門

也當是時廣州守胡心得惠州守樂舜賓潮州守李  
多祚及歸善令劉尚志海陽令馮笏河源令林大輔  
長寧令陳立中長樂令文鰲龍川令尹良任興寧令  
俞嘉言程鄉令武尚耕揭陽令林大經潮陽令黃一  
龍博羅令吳日強順德令胡友信東莞令董裕增城  
令王良心番禺令沈思孝南海令陳贊皆能積功勞  
佐軍興於是制置使使者黃映乾以大捷聞故事  
使者奏捷賞賜視首級爲差御史紀嶺東首虜  
實一萬二千有級本兵通以牒移儀部請內府頒  
衣一襲俟御前宣捷給使者如令於是保章氏推  
武功錄

卷之六

十三

擇四月二十五日辰時吉是日大鴻臚致詞引使者  
至御前奉宣捷音公卿以下率吉服五拜三叩頭  
頌陛下威武恩及牛馬上乃詔曰積歲山賊盜  
平各官勞績可嘉殷正茂忠實任事勲庸尤著乃賜  
正茂右都御史廕一子副千戶張元勳都督同知廕  
一子百戶皆官執金吾世世勿絕賜正茂金四十兩  
飛魚紵絲衣一襲元勳及南贛都御史李棠金三十  
兩紵絲二表裏賜左布政使方弘靜金錢幣帛亦如  
之吳一介賜秩二等唐九德等賜秩一等李誠立賜  
副總兵秩行恭將事沈思學王瑞賜賞秩一等賜王

詔陞秩致仕皆予二十金紵絲一表裏徐天驄等張  
子弘等賜金二十兩王化等賜金十五兩李文綱等  
胡心得等賜金十兩周宗武等賜金五兩上重念  
本兵譚綸調度籌畫有功賜金四十兩紵絲麒麟衣  
一襲所司郎中亦賜金十兩七皆五兩御史楊一桂  
賜金二十兩紵絲二表裏是役也西粵得論功者恭  
議使則李文綱叅政使則張岳副使則沈子木僉事  
使則霍與瑕夏道南叅將則王世科錢鳳翔其後嶺  
東殘寇又亂

武功錄

卷之六

十四

嶺東殘寇在惠有大溪峯酋東坑酋石坑酋許山酋  
穿龍背酋碗窰酋小溪酋高砂酋內洋酋在潮有林  
樟酋五作山酋砂溪酋雙派酋青南溪酋粗石坑酋  
大坑嚴酋天坑嚴酋烏大坪酋烏坑酋龍潭酋山川  
皆廣潤林木茂深諸殺賊於是得奉頭鼠鼠其中矣  
始班師時都御史殷正茂已意料其下爲連連淵數  
也於是出兵餉金凡五千兩轉惠潮而以郡守爲主  
將縣令爲分哨日而以便宣行事卽下令斬首一級  
者予一金是時狼兵及土兵皆掣旋盡矣乃引十二  
營營兵既捕惠潮諸通賊諸通賊果聚黨千餘人專  
以殺略爲務潛出則攻人不備橫行則拒敵官兵曾

未班師二三月。而應盡復。儼然辱臨矣。乃使忝將沈思學、李誠立、王瑞、稅督之遊擊徐天麟、吏目黃道、分督之。而以總戎張元勳爲大將軍。屬副使顧養謙、陳烈、叅政使蘇愚、賈式臨之。期九月初六日治兵。於是徐天麟由長樂攻其北。陳璘由沙田攻其東。黃道由牛牯達攻其西。張仲椿由海豐攻其南。魚鱗雜遘四面而至。諸通賊時有出者。罕而希矣。其初十日。黃道次員潭鑾戰。斬首捕虜一百三十七級。餘黨皆遂逃沙田。及白馬大山。其十四日。沈思學引偏將陳璘、祖萬松追亡至新村。何木興斬首一百三十一級。我兵武功錄

八 粵東通志

十五

前清王

亡二人。傷十人。其十八日。總戎及偏將王瑞、楊桂、張九韶追逐至張田。萬峯、南嶺斬首長闖羅王等二十五級。胡鎗復引兵攻沙田。白馬大山斬首虜九級。鄧子龍攻令洋小荊諸山。斬首十級。劉椿生得吳仕才等二人。董龍逐北至烏禽嶂。黃峒、黃埔諸山斬首捕虜一十四級。徐天麟追逐至洋頭楓樹嶂。北溪藍溪諸山斬首二十四級。生獲陳盛等三人。是時斬捕雖多。然制置使恐後徑實廣。未易可周遍。乃令郡守邑長躬詣諸山巢穴。索數十日。得根株窟穴所在。諸通賊無噍類矣。自是後。張元勳及楊桂、張玘、跪捕南

嶺李坑黃埔先登生得江平等二十八人。斬首一十四級。粵治搜赤溪漏小荊諸山。卻敵先登生獲王應高等五十二人。斬首一十九級。沈思學、鄧子龍搜捕小荊大山。卻敵斬首二級。駱步珊跪上阜員。卻敵斬首六級。復搜獨子嶂洋口。先登生得劉大忠等三人。斬首一級。劉椿攻圍子寨。先登斬首三級。胡鎗復引兵跪捕東坑。卻敵先登斬首五級。獲生口一人。張仲椿、黃讓跪中溪。卻敵斬首十級。沈世元跪惠來。卻敵先登斬首六級。伯效恭搜驢子耳。先登斬首七級。徐天麟跪松坑。先登斬首虜六級。還搜捕烏坭山黃竹武功錄

八 粵東通志

一六

前清王

坑。卻敵先登斬首一十五級。追亡至陳坑。斬首虜一十一級。復搜白溪小溪諸山。先登得生口一十六人。斬首四十三級。搜捲桑尾。先登斬首六級。陳璘、郭天虎跪捕橫坑。白馬碗窰諸山。先登斬首三十五級。祖萬松跪新田尾烏禽嶂。先登斬首捕虜二十七級。黃以敷柯應經搜章田。卻敵先登生獲陳茂等九人。王詔搜牛牯逐先登生得袁亞十一人。沈思學、張仲椿復引兵搜小溪山。卻敵斬袁亞三等二人。搜新田山得生口一人。斬首一級。關汝正跪捕陂坑。先登得生口一人。陳萬潮生得葉亞三一人。李葵秋搜上下黃

砂。卻敵生得葉尚仁、黃可有等四人。胡誠生得郭不秀、黃亞子、蕭招男等十人。斬首四級。沈世元、張仲禧、甄東坑、先登、斬首六級。蔣魁、廖道南、搜捕密洲、嶂山、先登、斬首二級。蔣魁復與魏建寅、搜捕埔烏、泥藍溪、先登生得劉彥等四人。劉椿追亡至赤竹、運得生口二、人楊桂葛、浩包、潮搜蓮子、嶂、卻敵得生口一十七。斬首一十一級。張獻文、魏建寅、搜羊、拈寨、卻敵、自虜四級。海豐兵搜小溪山、先登生得沈志道等一十一人。斬首一級。復搜獅子、嶂、平岡、先登生得丘、厚、重、曾、仲、孫等十人。斬首三級。長樂兵搜大梧武功錄

武功錄 一七

山卻敵、先登生得鄒滿十等九人。斬首八級。復搜麻竹、嶂、先登生得張天命等四人。斬首一十一級。龍川兵斬首捕虜二級。永安兵搜捕鳳凰岡、先登得生口三人。復搜捕得陳萬祿、劉應奇等十一人。河源兵搜車田、先登生得黃積珠等七人。興寧兵搜羊、稠、觀音、諸山、卻敵生得黃仁孫等八人。是歲萬曆登酉冬、盡也。先是都給事中李已上書言、輯軍士、如陰臨、禁殺降將軍、乃今有歸降者、聽於是。祖萬松招獲一十六人。黃清招獲羅亞孫、宋國等一十五人。鄒子龍招獲三人。由此大將軍益令明經及太學諸生、深入不

毛、曉臂諸首以大誼曰：陛下神明公卿幸出石盡多中。曹若等若口中蟲耳。若等無妄舉妄舉族矣。於是太學姚柯任大順及明經譚士寅、詣碧甲得黃一清、唐孔喬、黎子忠等八十人。海豐得男子諸廷寶等一百五十人。婦女一十七人。復詣內外管油坑、白馬、諸山、得何子成等三十三人。諸生譚君厚得黃景亮等十人。把總李夢秋得黃亞三一人。廖道南得謝邦立等四人。蔡志魁得周水保、羅應元等十二人。鄉民朱世權得彭施綱等九人。是日並席蓐。請曰：願將軍哀憐吾等小人。妄愚無知。奸將軍旂鼓。今誠洗心易慮。幸赦其辜。是而賜入國籍。得比編戶民。唯將軍死生之。於是諸降民以其半歸農。它皆入籍為兵。頃大將軍上功。莫府斬首捕虜及招獲凡一千三百有八人。奪獲凡五百三十有三人。器械凡六百二十有八。自是以來。嶺東肅靖。民頗得安其田里。釋鼓不復晝鳴矣。其後六月。有言者請推勘嶺東事。大略謂督撫諸臣。浸以習誣欺。漫成風。虛詐眩實。於是正茂請乞賜骸骨。以避賢者路。上乃詔曰：廣地自來多盜。殷正茂當事以來。已皆漸次盡平。功積顯著。其餘殘賊尚假。以便宜。今其相機除勦。宜過為苛責。使人不

得展布其能。且謀功最實。朝廷自有明典。亦非人臣所能欺罔。乃令正茂益張法紀。毋以浮忌。自生退沮。致廢前功。大哉王言。不獨大將軍善于將人。陛下真善于將將者矣。

讚曰

語曰。侯王將相。寧有種乎。余始以爲戲語耳。及觀嶺東事。多成自縣令。丞尉及太學。明經。然後信有文事者。必有武備也。然哉。漢高帝曰。夫獵。追殺獸者。狗也。而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此可不謂善論功乎。卒之高島盡良弓藏。何也。願將軍觀古名將。履盛滿。勉之。武功錄 十九

鮑時秀列傳

鮑時秀者。龍川撫民也。別號鷄毛。白嘉靖中。常揭略河源。歸善。博羅諸縣。執通判洪章。王薄陳。潘宗金。錢於是卿大夫士庶皆出囊中裝贖之。由此益標桀居恒。與妻杜嘆曰。大丈夫欲王則王。安能鬱鬱久居人下乎。乃阻義都。獲糧爲樂。大招致四方亡命。至數千人。日夜獨與妻應祥。惟屏簾習演禽。觀天書。妻杜猶攻妖術。能走沙石。擊人面。時秀見面貌被擊者。輒自愉快。以爲奇。曰。阿杜真吾妻也。於是叩祝天而俯壺地。遽妄欲王東粵。迺立陶塔。房伯祿。王茂等爲二武功錄 二十

十四方大總。因自稱無敵洞王。出入擁大蓋。策驕馬橫行郡邑。白晝大都中。將鼓書鳴。唯恐秀倉卒至。至輒殺人。累財物。甚者縱火焚燒室廬。秀尤好華宮室。廣田園。旁義都田宅。秀盡奪爲己有。於是義都烏從而去者。固已什七八矣。義都歲輸秋糧二千八百餘斛。縣官每徵輸。必問諸通邑。通邑被其稱十三年于今乎。萬曆初。龍川版文字等伏。闕下訟秀罪。下總督侍郎殷正茂問狀。會諸良實監一清。顧元爵等。後先伏殿刀死。於是秀伴爲請。擬以故得解免也。居七八年庚辰。秀不忍殺修之性。輒復叛。乃聚黨數百人。



專出劫往來河源張溪間會殷相往藍口佃耕秀道  
逢相即歸斬之凶鄒老子等九人而去復乘大風縱  
火焚燒其屋居於是龍川人殷高沙大成走告制置  
使監察使願請斧鉞藏厥鮑苗庶吾等小人得保首  
領幸甚明年秋九月制置使劉堯誨梅淳以狀聞  
遣將軍擊破之斬首捕虜凡三百四十九人俘獲凡  
五百五十九人馬牛凡二百四十五頭故事論功行  
賞唯丞若簿尉以下聽制置使專決它一切皆從中  
制也於是本兵方達時等案莫府上總戎臣黃應甲  
叅議臣劉偉副使臣張堯年叅將臣季金遊擊臣葉  
武力等  
鮑時秀列傳 三十一  
歎守備臣陳居仁知府臣李天倫臣張敦濟通判臣  
陳舜咨毆陽守推官臣唐之儒臣陳應熙知縣臣林  
庭植臣林民止臣王思宗都護臣祖萬松指揮臣戴  
恩錫臣牛思弼把總臣王燮臣朱子龍臣姜虎等功  
次前是勦寇制置使梁葵龍奏捷上有詔詔各  
邊奏捷皆先議賞賽其陞廕必待案覆於是賜  
劉堯誨三十金紵絲四表裏還黃應甲秩二等季金  
秩一等金錢幣帛皆有差賜劉偉張堯年十五金林  
庭植等各十金陳舜咨等各五金諸臣既受賞皆叩  
頭誦陛下聖神威武幸宣暢粵東矣

識曰

一日縱敵數世之患此言冠不可翫也鮑時秀如故  
撫民耳當其面縛請降豈自知有今日儼然侯王擢  
置大總殆囑疆矣哉語曰養虎貽患此言雖小可以  
喻大也

功錄

鮑時秀列傳

三十一

六灣諸山賊列傳

六灣者高要所部屬也。乙亥春酋長鄧勝龍及王三坑陽春富林諸巢謀劫六灣殺入如文章營於是制置使殷正茂以羽檄徵裨將梁守愚陳璘往問之期以六月初六日並發。何璘軍逗遛不至賊皆遁逃走璘竟殺已降舍爲功其後項之給事中裴應章案正茂劾奏梁守愚陳璘狀以請大畧謂六灣之捷璘第言新興恩平王三坑及陽春富林諸巢賊耳殊不言多寡竊恐賊徒黨多。多沉匿不以報則是可疑一也。璘既云殺死男婦及焚燒輿馬去大率凡一百一十四人追獲七十二人則計所焚殺僅四十餘人後乃云六灣之慘有不遑言則是可疑二也。璘既云璘軍密擄富林斬首凡一百五級俘獲凡五十一人牛五十角馬十六蹄何後又云璘即未奏功猶不失爲勇乎則是可疑三也。事下兵部問狀於是守愚坐法免始制置使交雲翼新到官鄧勝龍適以其徒黨四百餘人乘上元夜半城中燈火相望人徒股股接踵于道諸巡徼皆解嚴勝龍窺城中之隙由此犯新會古墨坑等地於是備兵使石磐令裨將肇慶陳璘以旦日樓頭鼓發鷄鳴直走山後捕伏壓勝龍勝龍

方披甲躍馬前銜鋒我師皆疾力戰勝龍身被十餘創生殺旋物故斬首捕虜凡一百七十人奪獲畜產巨筭前是鄧勝龍馮目蘭黃癸卯三人者皆一體阻山公行龍不祿既伏誅兩人於是重足一跡曰漢主有神遂遠道人深山死。

譚曰

余過東西粵之墟墟中人曰余鄉猖獗以數十百數而王坑富林特山巢此不過猖獗殆什一二耳說者皆曰往昔嘗以招撫誘賊賊益自貴倨余以爲不然天方令猖獗雖兩粵兩粵雖得衛霍曷勝誅乎。

武功錄

六灣諸山賊列傳

三十四

岑岡江月照列傳

江月照者岑岡酋長李文彪婿也。正德中彪父鑑常與濁溪謝仁恕相扇而起。以何新建伯王守仁大擊破利頭。於是岑岡濁溪皆請降。而和平。由此復爲縣矣。是後文彪與上陵酋長葉九琳下陵酋長張仕澄部二十四甲。以慮千餘人嘉靖中彪益縱九琳仕澄輩出略熱水我師常大徵江閩兵征之弗克。當是時內有濁溪謝仁恕之酋外有高沙謝允樟之酋下歷賴清規之酋盤牙連歲結爲婚姻有司莫能問。而會惠州知府顧言草爲撤曉警之彪乃使其弟文彩執武功錄

岑岡江月照列傳

二十五

三十九

黃世韜葉宗劉仁來獻諸倫盡解散。隆慶初江月照爲政會年穀不登。適與允樟擊破下歷徐仁標因聚黨四千人。走汶龍佛子凹。聲欲犯南雄北山直擣湖廣雷家峒。於是撫巡使李佑請兵往正之。照等懼乃率其酋長黃議而樟亦率其姪謝朝選標亦率其舅彭朝憲並請於賴州知府黃宸。由此得爲撫民。其後上之丙戌照乃使其婿葉英復出劫殺道上諸賈人而和平知縣陳源湛使使者逮捕英英行至中道照追使者奪英誘使者伴言英新物故令知使者所言詐也。復傳逮英繫獄照適欲反。於是撫民余德

傳等恐事覺將連染請徙入城。照聞怒乃殺余德伴蕭乙秀等數人。傳具以其事訟於制置使吳文華屬分守使吳顯問狀。照復懼訟通聚黨六百餘人。擊牛酒爲盟。遂反。當是時定南方下令募兵勇。照伴言阿巢治甲兵列隊伍爲往定南故示監門弗疑。尋復與酋長李珍李佩吳通盟。於是分守使使簿尉丘大懋劉寬招照照不從。適特中洞張丫山貓頭嶺大水山上下山爲門戶。濬坊上下度爲輔臂。而以姪江永寧及繼男李佩主之。且莫徭伴其中自謂得金湯良足恃。漢兵烏奈我何也。居此何源湛以爲漢兵儉卒難征。莫若用以夷攻夷法。適使使者招中洞酋長黃廷俊降。俊降皆它可接。踵至尋上下山大水山及濬坊上陵酋長黃仕球等果後先請降。源湛大喜曰。自是照可禽矣。是日即使仕球廷俊捕照。果獲照及其子江傑。綵長幹江招子江朱家。照乃飲鴆死。綵等皆繫獄。是時照黨李珍江月明江永清款塞願歸降。而珍所部賴元王聰康仕懷等二十餘人嚴號傑源湛恐珍請盟詐也。適使仕球葉大周吳玉珊往。元因詭言欲與球共執珍。球弗信。元曰。請盟可乎。球乃赴盟。元竟殺球等。遂遠逃走。我撫兵行捕斬黃子厚等

武功錄

岑岡江月照列傳

二十六

四十

首九級當是時李佩李龍龍爲千餘衆矣乃由左拔  
出南埠桂赤嶺嶺過太保乘風縱火焚何伯添巢略  
賴益超而去去龍南上蒙保南坑冷水遇楊村止舍  
於是南韶備兵使萬文輝因郵置以告定龍之聞蕭  
然苦兵矣先是球捕照照素劉及其媳王李義婦巫  
乃奉頭鼠竄於定南定南屬江以西虔州也尉胡尚  
倫捕劉等及繼男李佩長幹葉大圓是夜劉益死  
獄中而撫巡使賈待問已行至泰和於是嶺北分守  
使容若玉分巡使丁應詔延請千撫巡使秦耀耀初  
到官即使參將胡大忠及朱冠提額營兵備二南於

武功錄 太平國五月縣別傳 三十七 四十八

是移兩廣制置使大會往正佩等罪而惠潮分巡使  
盧仲佃及分守使吳顯先已提肇慶兵分爲二軍矣  
當是時佃以一軍軍長樂額以一軍軍龍川而守備  
使阮維藩游擊洪夢經指揮朱桓並五合六聚而至  
縣西北行二十里至熱水經洲頭黃狗凹龍子嶺上  
峯在拔凹入巢可七十里又有熱水五花嶺陳坑入  
巢可三十里東北行三十里至水車頭又十里至山  
高阱入巢水車頭一道至鴉子塘十里又二十里至  
上陵一道至桃樹灣又十里至下陵皆大道從縣間  
行三十里至楊峒十里至龍塘入巢又由龍川行二

日半至石林又行一日至烏虎鎮經長塘徐萬音巢  
自烏虎鎮由上坪峰過何世清巢至飲放巡超下陵  
可圓十里入巢又由上坪峰下巡超上陵可三十里  
入巢又由閃石巡至三環可二十里入黃明琥葉文  
益巢又由眼胡巡至上陵可十里我軍期十道並入  
於是酋長李珍黃清陳受恩等畏威乃使諸倫楊參  
稔甲而縛詣定南請曰殺買入者實余德傳謝明葉  
英其後復殺葉大周者實黃以高李文李歐眼江福  
與珍等不相及願賜哀憐得寬假不至死而縣令沙  
道初令乃珍以檻車膠致一高等制府餘黨姑與安

武功錄 太平國五月縣別傳 三十八 四十九

定旦日珍等乃走和平洲頭已又由螺湖至南埠畏  
兵衛甚設復走赤嶺嶺間道抵東牌殺寨兵葉招美  
等四人而去於是監察使喻文偉及江西撫巡使陳  
有年監察使朱鴻謀皆以狀請事下兵部會侍郎  
石里本兵柄復於上有詔詔制置使相機會剿是  
後參將洪夢經提兵從間道追亡逐北斬首一百二  
十四級諸首復還左援我兵行捕斬首二十六級追  
逐至陳坑斬首二十六級復蹤捕梅子山斬首二十  
五級俘獲李佩黃清陳受恩等四十八人諸倫稱舉臣  
而請附編氓者凡一千五百五十餘人我兵僅亡二

人傷四十餘人。鴻謨既生得諸酋，卽訊，適當黃當李  
 似等十四人梟斬和平市，而以陳受恩、葉子政等十  
 五人通邊張化等三十一人徙塞外。葉長仔等五人  
 給功臣爲奴法。如是，尚書王一鶚並以請於上。詔  
 以三人給定國公，二人給臨淮侯。是後，賜秦耀爵  
 一級，及陳有年金二十表裏。二史繼辰等金十兩。葉  
 明元等金五兩。明年夏，監察使蔡夢說復上吳文  
 華、吳顯及惠州知府黃時雨同知鄭天佑、王懋中功  
 因劾奏總戎劉鳳翔、惠州判賴岳、葉夔坐法免。賜  
 吳文華以下金錢有差。始遂繫黃清等四十人，皆瘦  
 死獄中。而江標、林黃、袁亥、孫曾庚生四人幸獨存。  
 又皆四三歲，禮悼與毫刑不及。前是嘉靖中，都御史  
 應璲奏俘獲二十歲以下，其情有可矜者，得赦死。適  
 湖閩江浙諸衛而未受室者，卽所獲婦配之者爲令。  
 於是夢說請比得釋。林、林等通緇，須臾母死。

議曰

和平之嗣，獨稱岑岡、濁溪、洲頭乎？新建伯乃翠洲頭  
 而郡縣之何其緯武也！江月照幸伏誅，濁溪謝仁恕  
 豈獨得存哉？乃說者曰：惠之民難治，在盜賊，余以爲  
 不然。郡有譚顧太守，言常言開賊盜熾，閉則盜息，良

是由此觀之，礦不可不封矣。蓋惠之禍，辟也。

小錄

八

三

五

王

山賊陳金鑑 能紹清列傳

陳金鑑嶺西酋也。紹清嶺南酋也是時林翠蘭爲月明譚推伯等皆響而起朋黨增由此往來高肇廣諸郡恩陽會軍高興呵嘯殺人如艾草管甚至華海期所還攻連塘廣海傷我指揮費大經場官買朝宣皆被金鑑而死大將軍提赤白纓一日十餘上棚車鍛矢馳行于兩嶺之間兩酋則先已守險西恩平諸村南馬驢懷寧吾村諸巢爲餌以故我擊其西則遁南我擊其南則遁西縣道莫能禽隆慶末殷正茂爲制置使張元勳爲總戎而會叅政魏文煥守嶺西武功錄 六 崇禎五年 三十一 王

會事李材僑嶺西王化僑惠州何子明僑廣州許平遠僑嶺北諸寮僑南韶副使李渭巡潮州劉穩巡海道皆有風望遙相與謀曰疆多之事惟一彼一此故鮮成功今盜賊公員旁若乎無羅吏吾等有如其僂力善守界則視城此屬殆猶口中蟲耳於是偏下令縣道期殄滅賊久之山橋海浪諸賊並起也而懷寧吾村藤峒柯運牛浩突酋長林翠蘭蘇松黃高飛爲五其於是帥德慶猛犯南口過息村寨自戶王雲龍追北至大嗣破之斬首二級擄兵王公斬穿耳猶一級磨刀山猶犯關建邑令胡希賓擊破之斬首七級

生得從賊一人傷一十七人鄉夫李朝龍聚戰斬陳第倫一人犯小江黃泥涌遊擊王瑞破之斬程首七級俘獲四人奪獲舟三十二艘牛六頭還食糧大任獲器仗三十有奇大羅山猶犯廣寧督兵黃紫蘭擊破之斬龔子榮等首五級犯龍水石牌岡尉賀而追北至木拱橋斬首四級擄兵廖公年及督兵鍾聲慶戰斬陳亞二等首三級生獲孟朝隆等一十六人俘獲一人奪獲二人牛八頭餘賊盡逐逃而陽江諸生吳日仕千戶黃廷臣商人魏大卿達賊於望牛風千夫長黃文鑑鷹擊破之生得張惟愛等一十九人賊武功錄 六 崇禎五年 三十一 王

益聚黨千餘人入肇慶破殺橫江諸村也於是知府黎桂乃發信揮何伯堂高明典史張正夫裨將鄧聖慶戰破之斬首一十四級奪獲馬一駒追北布茅村斬首十四級奪獲馬二十騎牛九頭男婦五人感恩知縣羅善行至恩平茶禾峒逢賊一百餘人大子羅瑛疾力戰破之斬首八級生得吳一洪一人齒獲器械一十有二男婦一十七人牛二頭分守使魏文棟亦行部至恩平中火那龍追達賊把總吳廣從攻山岡破之斬首三級得生口五人俘獲女子一口把總陳克敬擊牛牯突破之焚其巢百餘斬首二十七級

生獲周三十等三人，奪獲男婦一十五人，馬二十三頭。攻官來運與風門門狗牙水，破之，生得諸仕奇、楊成、吳亞二、穆從仔、斬首二級，遂散於會陽廣闊之間，乍合乍離，盛矣。縣道起而擊者四面，於是山城千餘入四會石村，把總吳坤破之，追亡至黃板寨，斬首四級，奪獲男婦三十人，馬四騎，進攻青塔營，破之，斬首一級，俘獲男婦景達二人，奪獲三十七人，陽江千夫長趙國軍、廖戰、斬徐涯德、茹符等首二十三級，生得林天奇、張唐養等四人，攻狗還巢，破之，斬李二仔等首四十級，生得范亞長等十人，奪獲三人，牛四頭，平

武功錄

《八、嶺南金鑑卷之四

三十五

一

地寨酋長陳經起而發難也。總戎梁守愚擊破之，捕獲何貴等四十人，俘獲男婦三十八人，奪獲器械一百六十有奇，牛一十八頭，賊入封川獨木村，縣尉陳養秀破之，斬首捕虜二人，高明與史張正、擊赤麻運、還攻冷峒村，破之，斬首五級，生獲李赤子等二人，於是恩陽會軍百姓馮公器等二百餘人，請於備兵使林村，通一意以馬騾懷寧、吉村九選、藤峒十三村為務，副總戎梁守愚通獻策，必先示以招撫，然後從容論勦，久之遊擊王瑞提水兵入自赤水口，守愚提陸兵入自白蒙，諸賊皆自恃寨戶蓬茅險阻，漢兵英

能入，一旦水陸並進，如自天而下，皆徒手裸身奉頭鼠竄，我師銳炮盡鳴，乘風縱火焚蓬萊，破之，斬林翠蘭、李天仔、薛茂松、戚碧潭、杜勝奇、馮月明、丁龍泉、侯惟貞、李業勝等首三百七十五級，生得譚權伯、羅紹清、伍弘誨三人，俘獲男婦三百八十二人，奪獲男婦一百一十七人，牛馬一十一頭，器械三百八十有奇，諸賊愈遁逃，而肇慶倖曾瑱、邵索，斬首一百五十級，俘獲四十三人，奪獲器械七十有奇，把總吳維藩、師猛兵跡且至，晉果、大索觀子、觀頭、大河，破之，斬梁朝綱等首三十二級，招主鄉文茂，追亡至大蓬村，以

武功錄

《八、嶺南金鑑卷之四

三十四

一

計擒陳金鸞，復與膠致軍門，把總鎮安屯吳坤，生得徐允松等九人，斬首一十級，俘獲男婦一十六人，把總烏菱塘、胡玉錄，生得林梅賢等五人，斬獲一十七人，俘獲三人，把總黃竹凹、曾表，生獲馮亞選等二人，斬首凡三十七級，俘獲三人，把總白蒙、還方燧，生得張亞燧等八人，斬首三級，俘獲男婦二口，守把官來選黃元功，生得曾惟一、等五人，斬首一級，守把懷寧馮公器，斬首凡一十級，是時倫長藍一清、亦備起惠州而黃列江、群華、犯歸善諸郡，分巡使王化師把總徐天麟、擊傑村破之，同知周宗武、通判徐師復、推官

郭莊擊黃坭選破之。還擊吳子選。長塘大破之。恭將沈思學擊潭頭下樟橋圍。復攻冷水山。虎選陽化圍。破之。斬首凡三百二十五級。奪獲凡五百二十人。於是山賊犯梅龍岡。恭將沈思學追北至高沙。破之。斬首七級。黎清慶於陳田。賊徒二百餘人。走長橋。追必生獲丘圍一人。斬首二級。洋烏潭賊犯小瀝圍。惠州知府樂舜賓。馳大浦。直擣洋烏潭。破之。復攻高埔。子洋尾大破之。斬首凡九十七級。俘獲一十七人。奪獲器仗一十有奇。復攻高埔。擣民棄棄清。慶戰於三坑。破之。生獲謝十一。斬首凡一十一級。奪獲七人。犯木綿岡。把總鄧子龍破之。斬首凡一十一級。奪獲虜四十一人。海賊林鳳犯扁涌圍。把總張正魁擊破之。斬首凡二十二級。奪獲器仗三十有奇。犯東莞黃旗角。同知毛爲光破之。斬劉達文等首七級。生得吳邦秀等九人。俘獲張亞二等七十六人。犯香山平藍村。至潭州。還卒黃登破之。生得何汝奇等二十七人。奪獲舟一艘。器仗一百有奇。犯三水五頂都。還使破之。俘獲莫亞古、李亞英等一十一人。山賊犯新寧姓頤。蘇坑至二瀝沙。過坭埔。都斛。朗尾村。縣令姚文煒帥進卒伍峯破之。斬林長保等首九級。把總王學禮典史

王澍至二城村。還過滂泊。窺埋山。歷龍村。後山。劍鼓山。大破之。斬林亞長、黃飛鷹等首七十八級。生得藍祖仔、鍾喬等九人。奪獲男婦一百有奇。牛七頭。器仗一百三十有奇。於是僉事何子明見爲藤峒九選沙田湖埔。白石十巢於廣州。其前則爲咽喉。其後爲背也。而總戎張元勳分爲二軍。一軍出老榕選。一軍出激水選。而把總王學禮、鄧子龍亦分爲二軍。一軍出松栢堡。一軍出城岡堡。諸偷畏我兵盛。弗能當。并皆走。鬼山、廿樵、笠帽山、廣州於是乎無賊患矣。當是時。許俊美在西海。林鳳在靖海。兩海通。獨不得高枕卧。武功顯。王道成兵直擣仙門港。大破之。斬首四百餘級。奪獲賊舟二十餘艘。男婦二百二十人。而會大風。從而北起。蕩舟。樓船卒弗可戰。俊美遂欲犯東海。調羅村。裨將何天衢破之。斬首四級。復奔沙頭洋。我軍衝鋒擊破之。沉賊舟四艘。生得二人。斬首六十七級。俘獲三人。俊美竟遠逃。而林鳳乘隙專欲殺略村落。而兵巡使李渭使把總楊愷捕伏於赤澳。破之。斬首三十級。得生口八人。指揮劉椿慶戰甲子所。追至海尾。大破之。斬首二級。擊殺四十餘人。唐老、李希與張總殘賊犯陽江。澄邁



信州而把總吳天賓帥撫兵許議擊破之生得李希  
吳三等五十四人奪男婦八人恭將白翰紀轉戰於  
龍岐生得陳四等二十四人奪男婦九人恭將王詔  
追以逐北至佛堂門斬王二等首一十七級奪男婦  
八人先是酋長諸秀洪廖廷璧錢孔恩公行蓋武懷  
集之閭而英德人陳益朋黃瑜後先復闕下請弓  
矢往正其罪會它務倥偬未皇也孔恩見山海諸倫  
既殄滅恐禍且及已迺聚黨欲爲諸倫報前日之役  
於是會事諸察帥新民黃天葵等挑戰黃塘洲生得  
孔恩檻車傳軍門渠魁乃盡殲除矣而軍嗣賊犯荷  
武功錄

卷之三

三

木峒連山尉蔣在樵千戶管仁度追逐至石坪腦破  
之斬首五級揭陽賊犯曲溪塞守備陳璣疾力戰破  
之斬首四十一級奪男婦一百二十人是時三軍樂  
大征不樂騶勦以大征得錄功故也而未知嘉靖中  
應本兵已請爲今令裁殺騶勦南方蠻賊一人自  
捕斬五人以上者止遷秩一等六人以上亦如之賞  
官軍有能捕斬三百人以上遷秩亦如之賞不制置  
使殷正茂以令甲正告三軍三軍勇氣益百倍斬首  
捕虜凡二千四百六十八級奪男婦凡一千三百  
六十七人制置使於是上書言裁殺與騶勦視大

征有六難五苦語在奏疏通請比嘉靖中鎮遠侯顧  
寰及參政張謙會事李坤從兵截殺楊鼓山騶勦陽  
朔縣莊頭兒子巢功上通賜殷正茂金三十兩表  
裏二張元勳等金二十兩表裏一梁守愚及魏文煥  
等金十兩時隆慶壬申冬也始三巢湯平時十三村  
男婦皆矜甲而繙請歸降而僞陳金營保倖於是新  
民梁喬陳友忠受分守使徵計因約金營至黃泥潭  
都墟墟以初開無所得金營必欲米去計不就俄頃  
梁總戎自恩平還蘇文茂進皆金營郊迎金營即帥  
蒼頭軍二十餘人員矢石並至貢山太廟諸酋而後  
行是時島受頭白髮建兵賊皆告梁實述持  
金爲以獻也

讚曰

余聞之應本兵曰裁殺騶勦爲最難而得功最其大  
征則直矣殷公以爲誠然陳金營通與島夷相扇而  
起也假令必大征而後就縛島得盡滅乎余觀諸路  
守巡使皆大才算無遺策始自相期許各以成功  
奏曰賴陛下之靈山平海晏良然余一念及則未  
嘗不欲被之管絃也

山海黃高輝許俊美列傳

黃高輝山賊也。許俊美海賊也。輝別名高飛。前是西長丘勝富黃朝富等阻藤峒九選諸巢爲險。常偕陳金驚擊破連塘廣海衛久之。金驚伏誅。高輝得公抵故巢。壬申冬。總戎張元勳追公逐北至藤峒。大破之。生獲丘勝富諸可行黃朝富陳雲機黃允盛等八十有二人。俘獲男婦一百一十五人。而僞兵使何子明譙讓遲使益急。於是守備謝潮把總鄧子龍師新寧典史王澍搜捕斬李環溪諸汝才等首一百八十七級。生得輝妻李及其大子黃梅仔。子龍還搜獲峒五武功錄。八。三十九。拾山。生得高輝等一十餘人。把總王學禮搜井蘆山斬首二級。生得黃飛鷹及其妻若干六人。俘獲三人。而是時龍水陽春間諸寇亦時時竊發也。乃有若酋長李惟龍犯二都六營。而龍水主簿謝斗起。即以羽檄徵平塘兵及把總杜昭嚴亮所部浙兵直擣林峒口。大破之。斬首捕虜一十二級。奪獲男婦二十八人。把總陳良璣行部至雲霄。獲埤間連浪賊追逐至陽春梅峒。先山鷹擊破之。斬首五級。生得陳亞仔陳日華等六人。奪獲男婦三十三人。牛馬七頭。殲山賊。過牛欄巢。把總吳廣追北破之。斬首二級。奪獲二

人犯茶山。省祭羅瑤破之。斬首一級。奪獲一人。牛一頭。浪賊犯太平圍。僞兵使李材。叅將梁守愚破之。斬首二十餘級。生得李翠峰蔡惟喜李養男婦三十餘人。牛馬一百頭。乃乘勝縱火焚賊巢。凡三十餘所。獲根凡數千石。諸偷於是還梅峒。旦日出。不意壓我兵。我兵殊疲力戰。大破之。斬首捕虜一百餘級。許俊美乃亦乘是時發難。許俊美者。林容所部也。隆慶中常與吳平起海島。我橫海將軍黑孟陽部索竟未獲。久之。一旦詣高州。願以功請贖。而白僞白沙兵殊不欲。曰。咄。猶虜乃詐降。計在欲殺我大兵耳。趣挑戰。一戰而挫其鋒。復追逐至雷州望鷄山。過廣海鯉魚塘。後先達大風。擊舟多沉。弗可救。俊美遁得走馬頭。驚白蕉。於是登山矣。俄厓門甜水坑蛋民告海道使劉穗吳一介所。曰。許酋殺暴我。願爲我畫便計。而海道使即以檄調順德新會香山東莞商漁船兵四面攻俊美。遁鼓而出香山大洋。因爲僞招木牌。詞甚諂逆。不幸遭公在道上新會兵收得之。請於制置使。延屬叅將白翰紀治潛船簡黃頭郎令叅將晏繼芳提兵以往。當是時海賊郭大漢張朝皆有名於時。竄海上之隙。相扇而起。於是漢犯瓊海。朝犯甲子碣石之間。

船犯運陳兵虎跳門。而會諸倫私相攻擊。更殺俊美及其妻。因以屍棄水中。我海上兵乘勝譟譟。勇氣益百倍。生獲馬世福。林黃。蔡亞通等七十三人。而晏繼方亦獲捷於三潭洋。斬首二級。生得四十四人。擊破賊舟。赴水溺死四百餘人。殺賊皆犇牛角灣。把總吳天賞追亡至三洲洋。破之。斬首三十六級。生得諸應承。余有孫。李三等三十六人。俘獲男婦三十七人。撫民許議從實。及金丹還搜荔枝灣。斬首六十五級。生得七人。還過樓肚灣。斬首長鄭大漢。父爲海上勞苦。我兵部索不可得。於是議與天賞爲一軍。軍高觀。丹與姚允恭爲一軍。軍石笋祠。漢果與兩從群軍爲一軍。破之。生得大漢等二十餘人。斬首一百餘級。俘獲男婦七人。是時撫民林道乾亦提梓鼓。踵軍門。上調顧盡力。而會海賊張朝倬起。道乾擊破舟一十餘艘。斬首三百餘級。自是之後。山賊鍾月泉等。復出七娘離爲營。而分守使顧養謙。師守佛陳。擊破之。斬首二十八級。奪獲男婦二百有六人。牛馬二十一頭。參將沈思學。屢戰破之。斬首一十八級。山海諸殺賊搜捕殆盡。即時有竊發者。罕而希矣。始俊美偪起海島也。伏波將軍圖之不得。是時陳世貴有籌策。題告天賞。

曰。我伴爲畔。漢趨白鰭。以抵於美。將軍幸聖拱而觀其成也。於是以十月朔日去。果與所知交。陳大老破殺進美也。

讚曰

余觀惠潮之所爲。撫民新民。尚民皆尚賊也。運用以破諸崗。奇哉高瓊。俊美偪起山海間。睥睨一世。卒死于間者之手。要之陳世貴善間矣。故曰。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爲間者。必成大功。孫子豈欺我哉。

功錄

八 風雲壯壯美利得

甲士一

林道乾諸良寶林鳳列傳

林道乾者澄海人也嘉靖末常公行南海上專以剽略爲務以何偕諸良寶來歸降聚黨三千人得食膏腴田千餘畝隆慶中橫海將軍郭成常調乾及莫應敷征魯一本乾劍斬辛繼新老來獻於是軍中之事悉以咨乾矣乾爲人有風望智力無一奸剽提一方自雄所至輒不忍食活之性攝人墳墓淫人妻小蠶食人田土常擅山海之禁以爲利里中皆畏乾莫敢有後言後言唯恐乾使使者偵伺聞必怒置拍案田產無算值乾怒矣乾自謂不能居人下居恒欲收招海上精兵募動舉事於是四方以命並抵乾乾乃深溝高壘日夜以絲繆爲甲治戰艦使使者飛笺乾梁至海上乾於是志在海島矣制置使殷正茂伴寬假乾罪曰今而得以功贖於是乘傳以惠州陰使叅政使劉穩唐九德按察副使吳一介蘇愚奏議使顧養謙及橫海將軍張元勳胡震議以不意圖之當是時乾有侄曰茂先在彭亨國爲都更使通以尺一牘約乾乾竟瞞目張膽請于叅政使陳奎曰極知制置使意業已遠託異域不復還矣往所給一十七劄今封還它一切案衆請以屬林德臣何寨民許老等

殺德欽反是歲癸酉二月十五也乾既行至其埔寨遁出寨中裝五百金帛五十純因陽四逃奉寨主延以乾屬把水使十蘇老林十六等所部而四亦得蒲羅給給給北費巨金是時我伏波將軍提兵至北津港生擒乾軍師林俊夫及其埔寨人亞馬必力等具知狀於是制置使以檄諭還難安南令部索乾及賊老何幫等而安南都統使莫茂治即使使搜其埔寨其埔寨迺真臘夷國也使者言安南實無此寨茂治於是持斧行境上捕獲偷盜廣東人吳成謝六趙亞三等福通人李高等凡二十人婦女凡十四人皆便與傳致制府曰臣圖實無敢匿乾者有則具以告其後庚辰八月還難亦便使者提坤哪喇請于制置使劉堯誨曰乾今更名曰林浚梁所居在臣國海海中專務剽略商賈整欲會大泥國稱兵犯臣國臣國請招徠乾乾乃欲歃血爲盟誓誓無令漢使得執我也於是臣國不得已伴與乾盟今乾已行至頭關取關是時香山灣人吳章佛郎機人沉馬囉囉及船主囉鳴衝吹吸嚙諸事蔡典全等二十餘人並踵制府上請請自治裝往擊乾於是制置使進還難使者庭中問狀因賞賜銀牌花彩段如禮曰與我師並

擊如今。先是戊寅七月。乾自甘埔還潮故巢。居月餘。發囊所藏銀穴募潮一百餘人。與俱南行至瓊崖。遇閩中轉穀船。乾乃略其金銀及男婦二百人而去。初乾在東埔。用楊四計策乞寨主蔡唐兵一百人。番兵二十人。船艦二十。大銅銃一門。令陳國順並攻暹羅。不克。還暹羅。探不及。是時與我師夾攻。擊暹羅。乾乃遁。今得復入國。要盟城下。君子於是謂暹羅無勇矣。而會麻城耿廷向爲閩撫。巡使。知乾已復奔暹羅。乃使使者陳漢昇陳廷案往東埔寨。爲乾瓜牙楊四所訛。得微告乾。乾遽殺漢昇。而以廷案等數十人。皆分

武功錄

四十五

四十六

配諸番爲奴。是時廷案等思欲歸。悲號無聊。俄見我使者至。如自天而下。皆大喜。過望。於是我使者出檄諭東埔寨。東埔寨惡楊四及妻林。負德實叛已。遇四執楊四等。及廷案數十人。令使者浮刺節世哪陳明。賣金書一葉。象牙二百斤。蜂蟻二百斤。請過更並獻見楊四。故我潞海人幼小與其父楊君讀。乘舟至東埔。無何讀物故。寨長老憐其少失父。孤養以爲己子。長立爲把水使。會邑中子道乾至。兩人遂相與爲刎頸交。乾有妾曰楊氏。四遂冒以爲女住也。始攻暹羅時。國順乘機殺死番衆。還報唐兵。寔爲之候寨主。

惡兩人兩人懼禍及已。一日寨主出行。兩人適乘隙持兵器入寨。殺其累重。圍匿於乾黨陳大森。會四勞苦。虧睡。大森氣忿。勢敗不足恃。通復載四往東埔也。其明年春。制置使復使使周宗睦王文琳。賞諭東埔。令其與暹羅並攻。於是暹羅番王授計郭六觀。令會乾乾覺。迺格殺番衆。略其船艦。往佛丑海嶼而去。竟莫知所終。乾之遁而鼠竄也。而給事中李選劾奏張元勳。常遇乾。干河渡御史王宗載。劾奏傳應嘉遇乾于甲子所。左都御史陳夔。劾奏晏繼芳。周汝敬復遇乾于河渡。當是時。以諸將視縛乾。如縛嬰兒。直易

武力錄

四十六

四十七

易耳。於此是不交夷。龜崇之。絕其本根。乃使滋蔓有今日哉。乾或曰。猶在。或曰。被傷殺已死。諸良寶者。潮撫民也。隆慶中。曾一本既伏誅。而殺賊許瑞二千入。猶逋逃在海島。寶通與瑞有隙。惡也。常稱兵相攻。殺前是寶與林道乾。並皆用歸降。受我冠帶。得食膏腴田千百畝。以何寶殺略我撫民。莫應敷。敷帥瑞相與擊寶。也是時備兵潮州。使金柱。迺令禪將韓國李時魁。提兵七八百人。守程洋圃。寶夜半衝營。襲殺我兵四十人。赴水溺死者五十人。已又殺二十餘人。由六百餘人。以何楊老歐老程老亦突犯甲

子門殺千戶董宗儒及兵民二百二十四人。酋千百所印二顆，衆男婦二百六十四人，自是後遁乾遂遠。逃入於海而實亦技誣去，與林鳳合兵爲寇亂。是歲上萬曆元年也，何置使殷正茂聞大怒，罵通令布政使程嗣功治糧械，而以按察使陳奎、泰政使劉穩接。索副使蘇鳳麟、饒食事。李材爲監軍，廣廣州守胡心得同知毛爲光、周覺治兵餉，而令總戎張元勳將大軍期以四月望出征矣。當是時，道乾使使者鄭美捕伏海口，謂我師而會何騰輝亦艤舟來，慶戰我師疾圍生得美等六人，斬自虜六級，俘獲七人，獲船一。

武功錄

卷七

五十一

艘，器仗二十四居頃之，賊益攻潮頭市，厚壘二塞我。撫民魏朝義疾力戰，斬首捕虜十三級，獲生口賴少江等十六人。我兵行捕斬洪八等大級，於是副總戎李誠立提裨將范應星兵直搗騰輝巢，騰輝先已渡河，聞匿矣。會魏朝義兵至，生得陳少渠等數人，輝騰恐益遠，窺我師遂入其巢。旦日日出，餘賊前殊死，與我師戰。我師遇戰疾力，斬首三十四級，良實遂西遁。而林鳳亦垂頭走八閩矣。其後乃率徒屬突西犯，賜江燒火通於麻濠水街，會縣令陳嘉謨兵盛，免竟焚燒疊岡諸村，泊大金門。是時詭名毛賊者，誤以爲官。

兵至迎戰，焚良寶船十一艘，諸賊赴水溺死。三第居四五日，復犯陽江。我師銜鋒斬首二十級，奪盔甲器仗二十有五。賊乃奉頭鼠竄北津港，而我師亦至平海外洋矣。去時諸賊尙聚黨四百餘人，公行外洋。我師卽卻敵斬首二十三級，生獲陳丕敬等十人，而賊竟留泊萊蕪廣洋也。於是金丹爲中將軍，陳忠爲左將軍，濟吉爲右將軍，石子芳爲後將軍，而會葉文選亦提福建遊兵至，疾力戰，斬首一百一十八級，溺水死者四百人。我兵死三人，傷二十一人。當是時，都給事中張書請賜大將軍斧鉞，戒此而後粵東得安。

武功錄

卷八

五十二

枕也。前是良寶以七十艘載二千人犯陽江，我師殺俘幾盡，殘遺六百人，還遁南洋，而橫海將軍胡震焚其戰艦，李誠立圍其巢穴，實水不得舟，陸不得出，反戾然。兵在其頸矣，而餘黨或奔新會，或奔香山，或奔崖門，皆道散。莫知所稅駕。我裨將墨孟陽、宋天爵逐北至廣海，先登斬首一十四級，奪獲被囚男婦三十人，還攻香山，過崖門，斬首八級，生得英一方等十一人，俘獲一人。白輪紀榮守恩逐北至新會，卻敵先登，獲鄧與等生口四十六人，俘獲六人，奪被囚三十人。是時良寶在故巢，巢皆高山，維以土垣，深溝固壘。

弗肯與我師戰。中間多綿絲堅甲。其火藥如大發。類  
百子銃等類。號最精。並守以死士。而良實又頗習兵  
法。平時能與士卒同甘苦。及出略有所獲。輒均與士  
卒分。以故士卒皆以爲良實親已。多從之。及圍戰有  
功。良實亦校予直賞。今士卒皆大喜過望。今其衆多  
削髮爲誓言。誓欲爲良實死。一可以當十。十可以當  
百。百可以當千也。我師往往列營田中。田中皆淤泥。  
彼得冒百死。乘高山俯臨我。我偏將胡震、董龍、李誠  
立。常以伏兵挑戰。會山上銃炮如雷。諸酋突以死迎  
我師。我師敗。頃之。諸酋復乘勝來衝營。偏將軍李誠  
立獨騎馬走。墜馬傷左足。俄諸酋復以三十人給爲  
往田中採稻穗。誘我師。我師盛戰。山上諸酋並發如  
兩直橋中軍營。誠立復騎馬走。士卒被殺傷死者二  
百餘。營中空無人。略大發。燬七門。百子銃二十餘門。  
烏銃百餘門。糧糧一百石。火藥八桶以去。是時按察  
使陳奎與總兵元勳聞提征山兵往擊救。於是制置  
使劾奏誠立。給事中蔡汝賢劾奉奎。事下本兵覆奏。  
請上貶奎秩二等。誠立下御史逮問。並戴罪行師。  
於是奎誠立。請增兵。是日到置使大會。布政使嗣功。  
按察使唐九德。叅政使愚。副使李渭。王璽。金事。杜。及

總戎元勳。庭中議。議以推官施之藩。裨將梁守愚。往  
浙募兵。卽上書請以指揮使陳瑄轉遷。參將改吏目。  
黃道守備。瑛得良實。投職如良。於是陳瑄爲一軍。  
立偏將沈燦。王之臣二人。以黃道爲一軍。立偏將高  
太平一人。以李誠立爲一軍。立偏將董龍一人。而以  
元勳統之。陳烈及奎監之。而又使程鄉令。武崗耕。東  
莞令。董慈順。德令。胡友信。海陽令。馮瑒。澄海令。左承  
芳。長樂令。文龍。揭陽令。林大經。潮陽令。蔣蘊善。調度  
庶務。時諸酋益驕橫。令張阿二往南溪略殺會金丹。  
林奇材兵。先請伏內河特矣。阿二至。我兵忽起。道驚  
驚。大敗斬陳惟等首五級。還通故。俄又出澄海縣。  
澄海民陳恕率鄉兵要擊之。斬首六級。前是賊黨陳  
四等三人請降。我裨將董龍卽令陳四引兵三十人。  
夜半走賊。巢伏截斬首一級。是時癸酉冬盡也。居一  
二日。犬日。復令陳四到集。會賊衆朝出哈丹與奇材  
兵轉圍斬賊首九級。頃我師散行至南洋。自白鵝船  
馬餘船二十餘。會日暮。諸酋復出兵挑戰。自分更至  
鷄鳴。我師銃炮擊傷賊。賊大敗走。我師追亡至  
三丫港。賊已抵巢矣。巢故有四門。於是議以瑄軍攻  
其北。道軍攻其南。誠立軍攻其西。震軍攻其東。乃下

令曰有能斬一級予三金。獲一生口者予六金。獲首良實五百金。至衝鋒破敵一千金。敢議令不如令者斬。是時三月初也。諸酋率其衆三百人拒我師。我裨將張玘等卻敵斬首虜一級。本獲器械三十有四。諸酋由此阻深溝爲險。我師以鳥銃擊殺賊四十餘人。俄諸酋出北門衝鋒。軍生獲二人。斬首虜二級。震軍以鳥銃手擊東寨。風縱火焚其戰艦。諸酋復以抵壘。而北軍部索得大小船三十有二。擊毀殆盡。是時諸路軍乘勝勇氣益百倍。欲勦巢而海防同知周宗武先與監軍事。欲選巡以屬。尚新期百一日日出武功錄

大戰而黃道先期用雲梯雲車圍垣已登賊營並出戰我兵創二百餘人。賊亦多殺傷死者各相當。於是制置使請寬道罪而以裨將汪采、易斬軍中以徇。自是之後諸酋盡墮壞其屋居乃掘治坑堦。令四維如垣牆益覆以土高而難以內。擇大木重樹排欄起敵壘殊死守。以欺誤漢兵不能知。而漢將陳璘先已建望樓樓高凡七尺其根株窟穴所在皆璘所親記矣。於是議以士卒往海上取鹹水草數十萬石實竹篋中。去地皆填以土。令我師得上下樓自如也。居以何潮守李多祚。倅顧學仁言諸酋以三十人出西寨釣

草。賴璘軍格圍戰諸酋始盡還巢而元勳還爲計畫以雲梯雲車及人字竹牌蔽遠銳石用組於牆下。掘土令底虛則圍城自倒。我乃以牛車載土及草。令士卒積草成山積土與賊垣平。然後以柴草火器拋擲入巢。我師四面而起。千銃齊發。彼鳥能奈此炎烈何也。於是幸用其計。通以木板柴草填壘濠川。賊聞出略填濠草數束而去。我兵創數人。是夜元勳復治草爲人以三十數。皆披介冑如兵。賊望見我兵至。迺齊舉火。樂鉛鎗幾盡。復取血漿旂鼓時夜半至旦日。天未明我兵半在土山。以火箭噴箭焚其敵壘。用發頻武功錄

百子鳥銃擊賊賊以銳敵我師。強半在排欄下。使滾刀長鎗如飛。殊死戰。於是我師拋擲水草。諸酋復以水當我師火攻。我師以一軍治牆孔。一軍掘牆基。頂史圖城並顛倒。我師五合六聚而入。李誠立、董龍、斬諸良實等首三百四十六級。葛浩斬首三百四十級。胡震斬首一百五十級。陳璘斬首二百二十四級。黃道斬首一百八十級。楊繼武斬首四級。可恒斬首三級。時三月初十也。斬首擒虜凡一千一百五十級。俘獲凡一百五十五人。奪獲被虜男婦凡二百餘人。事聞上賜殷正茂三十金。紆絲二表。裏廕子有故爵



遷秩一等。今世世勿絕。張元勳秩一等。金幣亦如之。賜胡震等金十五兩。董龍等十兩。程嗣功等八兩。金丹等五兩。皆有差。故事。凡佐史在軍給事。及錄捷書者。俱得叙免。考辦以省察授職。是役得免。考辦者。惟鄧松羅繼隆而已。始鄭大漢長八尺。臂力絕倫。佐史吳天賓請以把總名號提干。戈號召綠海卒。卒禽大漢。然則佐史亦武矣哉。於是本兵尚書譚給請于上。予千金。

林鳳者。潮連酋也。萬曆初。常與諸良實爲徒侶。棲松將軍俞大猷常提兵問諸海島。鳳遂鼓行而去。飄港也。風度其下水淺。戰艦不得入。於是盡棄去。其烏船勿問。而以輕艇恣往來自便矣。居頃之。鳳自玄鍾還潮。謀劫略閩里。已款塞請歸降。會南洋軍書急。遣吏伴爲許降以緩其勢。而鳳竟以百餘艘突入清湖港也。且日日未出。通使使者語監門。幸爲我多說。告所吏。請啓魚鑑。吾以一介使入城中。易米鹽去。不女授也。而所吏丁其運閉關。嚴請謝絕。使者弗內。前是天久雨。城頗風引其衆。由顏城入。竟略產國七十八人而去。是時傳兵海南使陳復升提兵至銅鼓角討賊。遂遁入於海。是時甲戌二月也。本兵

尚書譚給用廷議。請開廣兵夾攻。上報可之。於是制置使撫巡使在廣。則殷正茂。在閩。則劉堯謫。並皆得額征伐。而裨將白輪紀胡震追亡逐北至大星海。斬首二百有五級。俘獲七十五人。奪三十四艘。焚二十餘艘。艘漣赴水溺死者以算。是時大將軍張元勳監軍副使陳烈堅壁佛潮州。潮州閩門戶也。而圖亦以大將軍胡守仁提兵一萬人乘福船等船一百五十艘。行詣潮於南澳。柘林玄鍾間。聞風。風延遠逃至香山。已復自大金海至北津。入汾州。逆頭灣先去矣。於是胡震追亡至黃屯角。衝鋒斬首擒虜五十三級。俘獲十三人。白輪紀追亡至礪洲。會戰。艦力大不甚利。海南海南沙淺礁多。利輕舟。風頗習地形。所乘艇皆底平。得上下海島如蜚也。自是之後。前將軍金帛以林奇材潘吉舟爲一軍。中將軍宋天爵以葉文選黎希聖陳崇諒舟爲一軍。後將軍李炳石子方以所部烏鱗舟中分軍。一軍軍礪州。一軍軍南灣。會裨將黑陽王半天秋趙所部許恩舟亦至。諸羽林黃頭乘網犯哨馬等船來勢便疾如遊龍。於是海上鼓角橫吹。細爐相望。緣邊人皆意風必遠遁走死矣。風果遁。我裨將姚允恭潘吉林奇材追亡至新英洋。卻敵

斬首七十一級。奪獲十餘艘。被虜三十六人。會日莫。汰淺走昌化洋。而許恩跡且至臨高外洋。卻敵先登。斬首一百餘人。已。風復自長沙港。走白沙湖。我海上材官蹶張並追亡逐北。至鷄心大洋。鳳泉見我師。旣雲翔不可敵。欲跳身得遁走。無筭用殊死。與我裨將陳忠。奮還轉關。適大風雨。海上白浪如山。旦日天明。疾力戰。我師生得一百四十人。斬首二級。俘獲二人。是時副使金瀾聞諸往來者。言曰。風且欲東走海。出澎湖計。盡已堅決。亡何。風更走崖州。於是以陳崇諒備清瀾。胡震備礪州。以白鶴。白砂。烏兔兵。並捕伏於昌

武功錄

五十五

五十五

感沙沉曰。今此賊進不得攻。退不得還。此坐困之策也。風竟東遁。會大風從東方起。望舟不得已。還大洲。已復從大塘開洋。鼓行至調嶺外海。頃之風稍稍息。風得至東南深洋矣。而我師追亡。亦以北風迅急。鼓行至瀾口。於是與胡震。白鶴。陳。應。風於柳渡。乃風先已。閉匿在老萬山邊矣。是時諸所追亡將。請以其半壁于佛堂門。據竿洲。平海。它皆乘順風。一晝夜行數百里。至碣石甲子海洋。會林福言。風在三洲。閩軍以一軍屯馬耳。一軍屯南澳。於是風又走廣澳。廣澳去河渡門近矣。遇馬耳軍。竟鄉東北走。走閩海。閩中兵

威甚。設我橫海將軍度風勢不東走澎湖。魁港。或走浙海耳。居亡何。風果涉閩海。至澎湖。張元勳追至金門。所而還。時六月十九矣。明年冬。巡按直指使馬應慶上書。言風在東番呂宋國。與國王不相能。今以九月中來澎湖。復詣魁港也。前是風在呂宋。築玳瑁港。爲城。自號稱爲國王。欲謀協番衆。以閩閩廣。亡何制置使劉堯誨使使者。王望高。周英等。往諭呂宋。招番兵五千人。襲港內。焚風舟幾盡。僅殘遺四十餘艘。風不能嬰城自守。復走潮。閩師追捕至廣。斬首二百級。擊破二十艘。是時風所遺有衆財二千餘人。舟四十

武功錄

五十六

五十六

餘艘。又復爲閩將軍所擊。破得衆凡一千八百餘人。舟凡二十艘。入之。復出沒柘林。靖海。碣石之間。奪漁舟。略民船。遂至一百五十餘艘。乎。給事中裴應章。謂邊吏不以此時艾瑛瑁之旂。繫林鳳之血。此何故之以哉。始甲子所圍。困時亦幾就會。逃。語在前。給事蔡汝賢疏。是時堯誨。亦言金制稱閩所上首虜。多屬虛冒。而閩中又稱金制力主撫。阻我師。於是給事中蕭彥上書。言制不宜請撫。坐法當左遷。顧吏部尚書張瀚。議得寢。亡何。本兵尚書譚綸。亦上書。論閩浙所劾奏。皆起爭競。上乃詔曰。若同心爲國。總忌自無干。

府諸公卿皆叩頭稱大哉王言。其後鳳黨二漢主志善七漢主李成竟使酋長秦德陳棟李瑞奇至荆陽請撫也。曰林鳳有死罪願年老污穢不足以當斧鉞今復走西番願寬假湏臾母死實亡亡賜吾屬成黨一千三百一十四人被酋一百三十七人戰艦三十五艘善黨三百九十八人被酋一百二十二人戰艦一十八艘凡攻戰器械火藥礮黃蓋以獻將軍唯將軍幸賜哀憐吾等小人竊願居將軍宇下。比編氓也都御史愛重翼下監軍趙可懷劉經緯夏道南及裨將晏繼芳等議前事撫民皆給所居地聽其聚黨。武功錄 李成等聚黨事 王二二 王

讀曰

余考呂宋國非貢夷通擊破林鳳壯矣哉及言奉方物尤爲至順然道乾亦入暹羅矣幾爲乾敗何能不及呂宋也良寶與兩酋並旋海上寶獨登藏厥殆盡哉閩廣事今聞有爭競殆與嘉靖中江廣征張璉湖蜀征黃中事無異人臣尙同寅協恭和衷哉

李茂列傳

李茂者海南撫民也初酋長林鳳之亂茂常爲爪牙有狀以何鳳遠逃入於海朋黨益衰隆慶末茂以八十艘大入樂會會學傳鄧萬行縣事道尉蔣志擊之不克茂遂破縣及文昌於是給諫梁問孟劾奏萬免官頃茂自面縛請歸降令得居鄧前視猶籍戶供也茂部兵得歸桑梓者凡二百三十五人縣版圖者凡一百五十七人居二三年乙亥倭奴犯雙魚茂與許恩疾力戰得生口數十人斬首十四級奪獲被虜三人殘黨赴水溺死者以算。是時茂等已得漢官名爲把總矣。上幸從大司馬議詔賜茂等金八兩其後丁丑林四諸酋犯澄邁茂部兵捕虜亞三等六人御史詹貞吉念茂既亡它屬乃上書請復萬官求比李志學例也。上不從其後戊寅茂竟聚黨十餘人盜取珠池都御史愛雲異檄縣官檻車傳茂及得樂等軍門因撫諭之二酋復居海南如初其後丁亥冬復大人珠池拒殺我海上樓船卒都御史吳善乃以屬吏會御史蔡夢說行縣道同知董志毅茂茂及德樂船離入縣官海上非應布小舟一切焚之至散黨徒二酋居城中以何茂自毀敗鄧前廬舍如令

而其徒黨猶鼓舳舻遠竄在海上乎明年德樂乃出索中裝與其弟陳朝綱陳朝紀及蒼頭陳長鄉那二等往吳川南鄉招致亡命而茂亦使蒼頭那磨春泰陳二蒼頭那二那勝天勝並以洪懷漳統之且莫治舳舻鼓棹而入池專以侵珠為務先是茂與諸偷盜約每十吾與樂取其六以故諸偷勇於奔命也於是分巡使孫素陽及總戎李棟請于制置使劉繼文乃使北津裨將陳震廣海裨將沈茂魏瑤出涇州追逐至楊梅望斷池磨賊生得梁與黃世德那那三等我兵傷十九人是歲戊子冬盡也其明年正月二十一

武功錄

天李茂列傳

五十九

日恭將楊友桂乘勝逐北生獲李茂陳德樂陳朝綱那二洪懷漳乃逮繫瓊州其明日餘黨六十餘人略二蛋舟偕桐船凡八艘直走北時澳復索二百餘人入木欄海明日陳朝紀入那林市誘撫民撫民不從那林故多草廬乎朝紀乃乘大風縱火焚其廬以百數復聚舳舻凡一十三艘徒黨漸增至三百餘人制置使乃使使者楊聰羅世賢持檄往招諸酋降於是茂及德樂子見漢使至輒拔劍起舞執聰欲斬之已釋聰曰生還若若為我告將軍將軍恩貸吾父令出吾等趨劍戟干戈降矣是時酋長蔡克成最悍

柴酋中號為蔡番魁乃鼓諸偷並抵於番而餽資餽率盡矣一日夜直從澳心墩大入加丁新蕉大蛇諸村略諸村餽資餽率以去已復聚黨至七百餘人各家丁諸村遂焚清瀾所焚營壘三十有餘其後復大入萬州東灣諸村焚民居二百餘所及戰艦十餘艘是時海南久不雨殺貴民流巡按御史黃正色恐有如一日不可知叛黨內訌黎岐外應縱不自愛李驅場何於是劾奏備清瀾者將黃高孫

當逮傳瓊崖者將楊

備白沙寨者將李棟

海南者將周

當坐不恪瓊州守周希賢通判劉世

武功錄

天李茂列傳

六十

招撫使牛高說當未城分守使徐應奎備兵使東楊教諭行文昌事林立縣丞鍾世秀皆以事請除罪是時給事中張希皋亦上書數楊友桂罪事下本兵問狀尚書王一鶚案乞等罪因移制置使酋中有悔禍歸農及縛致諸偷自贖者咸與恩宥有如怙終不悛得案治無赦於是詔免楊友桂官它輕重皆罰治其二月十九日蔡番魁復犯萬陵是時都護邵曾和傳瓊崖兵巡使與和躬提兵追以逐北斬首捕虜五級明日與番魁挑戰番魁復奔入崖州於是海防使劉世懋以羽檄徵北津舟十八艘白鵠

舟三十艘廣海舟一十艘是時番鬼衆已奔入南祠矣略海上轉殺者欲陸行我師火炮齊發擊七人傷者無算番鬼怒以鐵椎椎破船棹竟開洋而去其二十六日犯陵水港明日犯南燕灣縱火燒南海山尾二村我陳榮生獲蘇彥卿廖永伯等九人明日大入樂會傳教港裨將陳永祖轉聞斬首一級傷者八人等居後二日犯會同焚港門客舟一艘復還文昌矣文昌多陰爲諸酋耳目者聲爲番鬼千餘人其後三月朔犯黃竹我裨將李福綜其實六百餘人居仁何儋州黎兵馳文昌生獲奸細李懷甲赤臘赤蘭乃

武勳錄

李

首長陳一老蔡番鬼致澳黨麥仰湖大率期三月中旬舉事視變火起即設監門以爲內應有狀於是連麥仰湖及俊甲擊瓊州獄而諸酋遂潛入清瀾港我海上師多捕伏港口生得陳一老斬首十餘級明日裨將魏瑞柳鳳陳震吳振夏翁恩誨魏正並提兵至港口琨先登擊破舟二艘思誨擊破舟一艘振夏擊破舟一艘陳震同魏正擊破舟二艘自日中至哺大戰數十合我師用噴筒烏銃以大攻之焚燒死者以等斬首一百二十七級明日指揮使高誨從還卒巡微道上生獲王一理等五人時孫子裕黃夕辰高文

項待罪行聞會諸酋捕急遂逃登陸者業已什七八矣裕等斬首捕虜一十七級奪獲被囚七人我廣海將軍鼓行至轄水港萬督俱發番鬼中流矢死死矣是時麥仰湖跡結城中百餘人瓊州知府周希賢大索郡中郡中股果於是總戎李棟使使者送奉祈禱泉斬懷甲麥仰湖瓊州市自是後衆率既伏誅乃疏捕奸細矣其初六日裨將楊壽甫生獲陳春等二人王大賊獲許二鄭國欽等十二人李祠獲張傑等三人萬州獲陳三一人文昌獲李志保等五人馬三頭其初七日高誨獲葉文卿一人林壁獲黎維任等二

武勳錄

李

人李被虜一人其初八日王弘烈獲陳有令等二人高誨復獲吳世朝等十人陳承祖獲三人李被虜婦一口於是上功莫府斬首捕虜凡五百七十級諸械凡四百二十有奇本兵案制置臣劉繼文總戎臣李棟訓使臣孫秉賜功第一其次布政使臣程拱宸參政臣徐應奎臣熊惟學按察使臣徐用檢副使臣黃時雨臣趙善政食事臣許國瓚恭將臣邵曾和遊擊臣沈茂臣胡紹忠臣孟宗文把總臣陳震臣陳寅臣李棟臣甘霖知府臣周希賢臣林民止同知臣李惟岳臣方應時通判臣劉世懋臣徐化臣葉茂晚推官

臣傳國材。臣熊廷相。知州臣鄭瑞星。臣吳道源。臣陳節。知縣臣林棟。臣吳如奎。臣徐應麟。臣陳王策。臣林立。臣莫特英。臣黃四科。臣康付易。臣黎可耕。臣張時。臣黃道克。並有功事聞。詔賜劉繼文。遷秩一等。金二十兩。紵絲表裏二純。李棟。孫秉陽。金十五兩。表裏各一純。莫茂。冷紅。獅子衣一襲。絲段表裏各二純。徐應奎。邵曾和等。金十兩。陳霖。林民止等。金八兩。方應時。高詭等。五兩。前是夏四月。南贛蔡王子龍之捷。兩廣奏李國明之捷。不世殊勲。並在數月間。郡國有山。寧海晏之。謂云。居一二年。辛卯冬。給事中王德完論武功錄。

李茂列傳

三十二

奏廷議二捷多不厭。大畧言。李陳之變。實由遊擊沈步。索珠構釁。旋擒二酋。俄徒黨二三十人。下海。環城。付立。張言賊衆千餘人。於是制置使使總戎提兵二千。人往討之。行未至。現賊黨解散矣。斬賊首不至百餘人。乃從林壽甫計。遂殺掠行旅僧道。冒功。王子龍先是南贛撫。巡使秦耀奏。劓斬于陣。亡何。惠州判蔣杞執子龍。及其家室妻十八人。繫獄。秦雷之成。甚於南贛。不便。南贛告兩廣。遞移知府孫光啓。欲以往。後惠文彈治之。以減口。光啓以爲期月之間。一子龍之身。乍死乍食。前所稱死者僞。今食而不以報者。亦欺。

仍與欺。皆非忠。吾不忍以此事。陛下亟請告竟。歸本兵。既廉得狀。請于上。於是劉繼文。孫秉楊。沈茂。坐法免楊。劉世燧等。下御史逮問。詔御史母得畏避。相覆蓋。先是。同知董志毅。爲漢黨黃建所訟。繫獄。至是。亦從圍牆中上書。訟冤。昔多不載。然李茂妻符氏。及其子李日新。李日章。陳德樂妻趙氏。裴林氏。裴氏。及其子陳仲仁。陳仲行。余德妻許氏。及其子余仲良。陳細妻朱氏。陳朝紀妻莊氏。洪懷津妻盧氏。妾陳氏。是時久已沒入。稱陵功臣家爲奴婢矣。

讀曰

武功錄

李茂列傳

六十四

李茂。陳德樂之役。豈可謂非功乎。厥後王給諫所抑。何異轍也。余皆兩犯之。將誰適從乎。人言兩廣始上變時。輒多至數十萬。及奏成。績亦間有不盡。裁者。此殊不然。人臣要在爲疆場。及夷醜寇。建設千百大功耳。卽令召虎。方叔。大兵所到。亦豈得盡無玉。

者哉

蛋賊蘇觀陞周才雄梁本桑傳

蘇觀陞周才雄石城二蛋戶也其先皆安南夷常款石城塞涕泣曰微人長願臣僕由此得充蛋戶阻鳥免多浪爲險矣兩酋皆世擅珠池利往往交驩大賈得因而稱貸延招致四方以命日夜殷殷便兵弩飾關具侵犯我禁池我禁池兵衛甚設於是諸蛋戶乃自度吾以白挺一日欲橫行海島非多集梟勇莫可者益務爲富厚以自雄有如生殖稍不可意勢且應接豪賈不暇諸蛋戶廣廩於子錢日益增恐嗣歲必所得於豪賈於是聚黨數千人數出劫雷康之閭

武功錄

蛋賊蘇觀陞周才雄梁本桑傳

本五

上

肅然苦兵矣前是酋長羅漢卿阻中路港諸偷盜襲殺之於是會國賓以三十艘入海康犯北海是歲萬曆元年也其二年犯上村其四年犯合浦冠頭嶺其五年犯永安還入大廉角國賓乃悔禍肉袒請歸降其七年佯爲珠商所追鼓棹而入于海因犯南板村殺周英會林一嶺西僞兵使招之降復降是年蘇觀陞周才雄亦以十八艘入合浦犯乾體村斬蛋民林三焚燒男婦六人畜產亡筭其後又犯安南永安州我兵追亡逐北甚急觀陞等乃遁逃還鳥免鳥免北枕高山南濱大海亦用武之區也於是使梓人采大

才十章以上建屋居令部曲相保爲壘壘木樵校不絕開東西二大門其一門而大海往來幸得過它門皆重封部門者弗爲通啓閉必張旂志鳴金鼓鼓吹張大海島唯恐我橫海將軍麾蓋一旦登臨也夜常以邏卒數十人街枚擊刁斗五分更巡徼道上至旦日日出乃已已乃擊牛酒饗士士亦受陞等厚賞賽唯恐陞等有如一日不可知敗頗死戰乃復聚黨千餘人治舳艫三十餘艘並出海其九年犯斷州斷州去永安所近矣是時百戶張祿備白沙哨千戶田治備濱涯哨聞陞等將至皆援於援甲皆不與陞等

武功錄

蛋賊蘇觀陞周才雄梁本桑傳

本六

上

俱生於是張祿攻其東田治攻其西治橫長於擊劒乎每擊劒必以長短橫行諸蛋中諸蛋中多傷金夷遂赴水寧溺死僅斬首九級生獲林細武等八入諸蛋中自以爲能不及也自是後諸蛋中亦募善擊劒人出挑戰治度蛋衆無它技易蛋蛋儉卒圍治治及兵士王致祥皆身被十餘創死於是都護使陳居仁及廉州推官汪堯卿引白鶴寨兵追逐斬吳三蘇希堯首四級陞等竟揚揚令榜人擊鼓鼓行還阜也居頃之伍畏譚明理等訟于廉州守丁有周雷州同知本淮曰府不亟請各賊恐吾等後無鍾矣公何諸蛋

賊復突入東山殺軍人鄧邦進吳得賢等因謂邊吏曰亟還我前所由復黨乃已不還我今以數千人皮劉延疆場也是日分守嶺西使張明正分守海北使陸萬鍾及分巡使徐時可薛慶雷都護陳居仁請于制置使劉堯誨曰此吾驕諸蛋罪也願滅此而後朝食於是樓船以二十七艘爲西哨遣把總李如桂將之以三十一艘爲東哨遂指揮文濟武將之又懼其遂登陸逃走也陸雷門兵爲一軍屬指揮胡統忠由息安入廉州兵爲一軍屬指揮王梁由海川入高州兵爲一軍屬千戶張崗仁由橫州入皆以總戎黃

武功錄

八重慶府志卷之六

六十二

七十一

應甲及都護陳居仁統之是時分守使軍石城傳兵使軍永安下令諸蛋有自轉歸降者聽期以九月十八日出師諸蛋既聞大兵雲翔而至乃夜半從欖樹港遁逃并村我橫海將軍追亡逐北直搗其巢生獲蘇觀敬蘇觀深陳鷹瓜等一百一十九人保姦李志岳等二十一人千戶傅大明朱大震生獲蘇觀陞蘇觀祥等七十二人保姦王廷幹等一十人是時大風從西南來諸蛋舟多湛紅死陳居仁追逐至海康生獲林德輝等八人經歷龔一舉生獲陳隆全等九人指揮顧汝錫生得鄧嶺等五人裨將梁朝生得李天

元等九人及保姦李金鐘指揮胡紹忠千戶楊廷生得譚子望等十人及保姦莫賢把總李汝桂追逐至瀾州生獲周廷佐等十八人雷州兵生得張本榮等六十九人保姦朱太等七人於是諸倫盜林允厚蘇朝德等七十餘人見勢力益衰落乃太息曰與我死刀鋸孰若自縛而請將軍因以所治舢舨及器械具沒縣官得滿除前罪綬索臣湏吏毋死酋長陳泉偪逼寧願死刀鋸不從於是厚等縛陳泉及蘇三等三人獻見將軍將軍許諾然恐它賊復遁逃滋蔓野陳居仁乃引李如桂兵蹙捕斬林維綱首一級盧

武功錄

八重慶府志卷之六

六十八

七十八

我鍾永安等七十九人明日獲周光隆等二十七人周才雄於是爲石城所生得矣其後梁本豪復亂梁本豪者亦廣海蛋酋也先是曾一本稱雄海上豪乃與馬國政陳世元誘導入城中後本伏歐刀死豪等奉頭鼠竄入于海朋黨漸增於是乃有梁本明之首馬國隆之首馬本高之首陳宗明之首陳宗易之首張廷爵之首石志和之首石志亮之首布君龍之首布尚韜之首布尚敬之首布君裕之首楊汝俊之首郭孔卿之首千餘人專往來波羅香山三水東西海日夜習水戰舟楫或八櫓或十櫓皆不必使榜人



諸蛋賊能自操舟乘風行波濤殆若閃電一旦有緩急輒走入水水不能爲災海上號爲水獺云其人女子勇倍於男兒子健驅於壯視我海上師一可當百我伏波將軍常治兵捕禦諸蛋賊皆飄忽無常所我使使者逮捕不可得第令捕急長見使者此必土人土人必舍舟登山山中諸編氓其爲保姦請偷往往已抵其家又闕匿使者在門門中無老少皆出見半稱此門中無盜不容口不知此一使者及公庭左右者長爲諸蛋賊耳目諸蛋賊亦不復畏見使者也

武功錄

卷九

九

殺官兵流毒諸郡於是以爲非倭奴真可者倭奴種類殊兇悍不畏死豪復往西番交羅林道乾本豪於是志不在小矣制置使陳瑞監察直指使羅應鶴智蚤及此乃與布政使李江王元敬按察使趙可懷參政使徐時可周之屏議以爲本豪前此殺千戶濮漢典父林煌略通判駱秉韶卿大夫鄧源及孝廉黎思勉等猶不足思患在倭與林西相群輩爲奸也乃上書請復廣州標兵數百人於是治戰艦募水兵常從裨將旦暮巡徼海上當是時倭奴已揚揚鼓棹來矣先是海澄人林通林瀨張保偕二十五人闖出財

物往高州行至方鞋海道逢倭倭殺略之區何大入上表老萬洋殺周亞三略李氏何氏陳二仔家產而去是時倭奴固已千餘數矣始漁人楊王在長沙港見倭操一輕舟不滿八十人已何漢人多爲水牙者海上俗故造烏槽橫江船因緣爲利頃徵稅太苛報罷海上無以爲資皆捐故業往從倭與蛋矣於是制置使移總戎黃應甲及副總戎千嵩追逐至蛇洲裨將黃長福衝鋒擊沉倭舟赴水溺死已算獲生口七八斬首捕虜一十三級時壬午六月也諸蛋賊在沙頭劫略鄧宅執其男婦請贖我橫海將軍蓋葵上

武功錄

卷九

九

指冠謂倭與蛋無暴不當如是耶於是指揮徐瑞湯引樓船卒一千二百人爲一軍軍老萬南僑倭把總張容正引樓船卒一千二百人爲一軍軍虎門東備蛋以參將楊爲棟引兵一千三百人白翰紀引兵七百人備外海遊擊沈茂及指揮王權趙升引兵一千五百人把總陳宗亮引兵二百人備內海戴恩引兵八百人備公鷄頭急水門牛思弼引兵六百人備三州柳渡灣而分守使周之屏亦引兵一千三百人同知朱一打引兵二百五十餘人營居中皆令乘白艚大艘不之則以漁舟我師分十道盡出期七月初

十日五合六聚而至。於是海上師提劍揮鼓衝鋒。湛  
蛋船二十餘艘蛋衆多赴水溺死者生獲梁本豪馬  
國隆等四十二人。俘獲四十四人。奪蛋舟三艘。我兵  
陣亡一十二人。趙升生獲楊俊等四十二人。斬首一  
十九級。我兵傷一十九人。把總江應晴龍鋒獲生口  
四人。斬首八級。俘獲六人。我兵亡一人。傷二十六人。  
殺傷大相當沈茂。王權獲生口二人。斬首十一級。陳  
宗亮獲生口三人。斬首一級。俘獲七人。我兵傷四人。  
楊爲棟生得三十三人。百戶何鳳生獲一人。斬首三  
十一級。俘獲四十人。自翰紀獲生口三十三人。斬首  
武功錄 一級。俘獲一十八人。奪器械一百七十有七人。我兵  
傷六人。吳繼芳生得二人。俘獲四人。它一切盡奪。石  
茅洲其後十一日。翰紀追亡逐北。生得九十餘人。斬  
首三百級。湛船一十一艘。復由大虎門出外洋。十四  
日。復追逐至九洲洋。大戰數十合。爲棟生獲十三人。  
俘獲八十三人。我兵傷九人。翰紀生獲二十九人。斬  
首四十四級。俘獲四十八人。奪倭刀一十有二。把總  
陳鳳及周正周岳皆生得三十人。斬首二十五級。奪  
倭船一艘。江應晴生得二十四人。斬首三級。俘獲一  
十四人。奪船五艘。我兵亡五人。傷二十四人。王權生

得四十二人。俘獲二十五人。趙升獲生口八人。俘獲  
一十七人。陳宗諒生得四人。俘獲十人。楊尚斌生獲  
一人。武生吳利見生得六人。俘獲八人。知事楊鎮生  
得五人。俘獲十三人。奪船一艘。諸蛋賊於是復奔譚  
洲沙灣。聚船二百餘艘。及倭船十餘艘。並人老萬山  
相爲犄角。拒敵我兵。十七日。沈茂追逐至譚洲沙灣。  
擊沉賊船二十餘艘。溺水死者二百餘人。王權趙升  
生得馬本高等五百人。斬首四百級。奪倭刀三十。是  
日楊爲棟亦追亡至老萬洋。擊沉賊舟十三艘。生得  
真倭十五人。斬首一百七十八級。百戶何鳳斬首二  
武功錄 一級。俘獲倭舟八艘。倭刀二百一十有五。我兵亡十七  
人。傷二十人。提舉翁仲益生得馬留仔等四十二人。  
俘獲十五人。千戶劉崇生得十一人。俘獲十三人。餘  
黨皆聽撫。凡二千五百餘人。是時調度內郡者。知府  
則周啓祥。王洋。推官則陳紹功。知縣則周文卿。爲生  
虞游應龍。葉初春。陳楊產。於是制置使使者奉捷  
書以聞。事下兵部尚書梁臺龍議。請以十一月初  
三日。上常朝之期。御前宣奏捷音。已百官皆吉  
服。大鴻臚致詞。行五拜三叩頭禮。先期儀部移太史  
爲文章。太常具祭品。是日。上遣公。朱應禎告。南

郊侯孫世忠告 北郊侯李偉告 太廟畢本兵

功行賞 賜陳瑞金四十兩大紅紵絲飛魚衣一襲

黃應甲金三十兩紵絲二表裏朱東光楊爲棟陳鳳

金二十兩李江等陳紹等金十五兩于嵩等周啓祥

等金十兩始 京師聞撫蛋至二千五百餘人心竊

疑之唯恐陽撫陰叛異日題復爲我肘腋之禍也

讀曰

尚書明王慎德四夷咸賓而况茲偷盜乎余聞創遼

吳司馬允乃亦以是日宣捷奇哉非 天子聖神文

武不易有此余獨怪蛋賊故安南夷種也何以令其

武力聚 金龜金龜是金龜 生三三

盡事海上乎曼難圖也田治以擊解聞乃死于金夷

甚矣其不諱于刺刺之術也

林奇材報朝儀英應教黃瑞劉與策列傳

林奇材者許瑞許謙之後也始吳平曾一本廢難時

瑞實相佐助爲奸逆隆慶中通詣指揮使金丹請歸

降丹因往雷洋曉譬之降令從征於是生德程希武

及林容等十餘人率獲被國七百人瑞以故得除罪

居潮溪東瑞遂擅海洋之利會林道乾請良寶魏朝

儀與華利通構兵攻瑞瑞復奔廣海制置使殷正茂

使佐史吳天實令瑞西征瑞又生得倭一百有四人

數戰數捷能頗積功勞矣俄又乞居惠海豐不幸道

途露露卒於軍冷以詔代之謙提兵至大澳得倭生

武力聚 林奇材列傳 生五

口七十餘人海賊楊老什等二十人俄復至牛角灣

斬許俊美等二百餘級俄又至三洲斬鄭大漢百二

百級是後謙亦隨物故矣材承其後是通諸良寶反

也提桿鼓立軍門曰阿寨世爲疆場效橫海之功何

至當昔世而今良寶得公行海島乎於是與金丹捕

伏內河會良寶率其黨出略殺材起兵鏖戰捕斬陳

惟善等首五級材竟市擄良寶巢全捷斬首一百四

十餘級自是後材益從金丹潘吉輩與羽林黃頭追

林鳳西走理崖僑感之洋東驅澎湖琉球之域始至

河英時斬賊首七十一級奪獲十餘艘被虜三十六

人是時材已得見名爲把總矣。制置使嚴正憲。令材久勞苦海上。參議夏道南。副使李材。及同知周宗武。以材入海。圖籍於是材黨散歸者。凡七百九十二人。爲兵。餘石者。凡二百人。爲民附籍者。凡一百九十五人。是歲萬曆三年也。其後兵部尚書譚綸。從置制使請。以材比許朝光故事。授平海鎮撫使。上從之。材始有二十七畝。起田中從軍。何知尺籍伍符哉。今得于此。君子謂材。於是乎勇而能恭矣。

魏朝義者潮海寇也。隆慶中與曾一本。林道乾諸良寶。並雄海上。所之。一本伏誅。朝義自度吾犬馬齒長。武功錄

魏朝義傳

十三

不足以當。何乃以身試法。而直爲此。庫廩奸將軍。旂鼓。與爲治民便。於是諸疆吏受撫。請居大家井。部兵六百一十一人。居二三年。制置使殷正茂。帥橫海將軍往問良寶罪。適以羽檄徵朝義兵。朝義塞井夷。適曰。此行請。莫斬良寶首報將軍。願受將軍一廬。不復轉。久居塞下矣。趨治裝行。會諸賊出劫湖頭市。厚。義借澄海海濱陸錦遇戰。疾力。生得澳主賴少江等一十六人。斬首一十三級。復行捕斬洪八等首六級。居五六日。復提兵至河渡口。先登。生得陳少渠。遂有何騰輝。果。由此林奇材等得併力攻。實矣。

質既就俘。義輒嘆曰。小人不始蚤自我。幾是乎。始義所居寨。皆有圍垣。甚壯麗。足以自蔽。行則有白綾船。自待。吾以數百人。披倭甲。綿甲。皮甲。冠藤盔。佩捷刀。及手持佛郎機。大發。煩。爲銃。鐵砲。西瓜砲。橫行海上。海上烏柰阿義何。以何義歸。自上海。即先毀敗其巢。居令黨與六百餘人。皆散歸。因自縛。交手足。令妻小送奉。義所治諸戰。陳具。並請于監軍陳烈。曰。願不使。廢矢石。第挾其累。重居城中。得比編戶。俟。頗足愉快矣。唯將軍待以不死。得及此。是歲萬曆乙亥也。於是制置使與分守使趙可懷。高聲。及大將軍張元勳。吳

武功錄

莫應敷傳

七六

京梁守愚。議以推官施之藩。丁士魁往案之。果如義所請。以它屬。然後以義居潮州城。後六年庚辰。海上捕。乾。不可得。制置使劉堯謙。以爲必朝義。乃足當道。乾。運用義及許恩。寨海兵二千三百人。乘二十五艘。復入海。索乾。

莫應敷者。亦潮海寇也。其先許朝光。烏鈔海上。光既就誅。而部黨曾一本等。猶雄伏在海島。亂。隆慶中。我橫海將軍赤日。襲十餘上。請征本。是時應敷先受撫。在東潮。寨。矣。會林道乾。魏朝義。諸良寶。皆提桴鼓。積功勞。曰。吾備兵大家井。令一本。遂。衰足。不敢人。郡界。

可乎。自是後，數施散其部黨四百二十有三人，與朝  
光男許國柱並請於行澄海事。普寧知縣劉鑑曰：小  
人願居城中，竊比編戶氓。今其巢穴俱已毀敗，無類  
矣。曩所治烏銃及銅鐵百子，發煩鐵彈，已慮數種，並  
皆送奉縣備它盜。小人既老耄，髮如此種種矣，何能  
復效它年年少推鋒賤計，終自背棄。願爲是不軌，令  
刀鋸巨莫在其頸乎。數於是請入澄海籍居城中，始  
數所築圍墻甚壯麗，足以示威。一旦毀巢散黨曰：寧  
爲治民使，阿寨生荆棘，麋鹿遊干戈之場也。

黃瑞者，潮山寇也。與酋長蘇繼相、曾奎、杜高山等，常  
武功錄 八 黃瑞列傳 七

出劫旁近江閩廣諸郡。公何相竟據黃巢自立，爲天  
一大王。是時奎亦據石碇，而大順鄉居其中。瑞與劉  
興策實巢焉，延袤百餘里，腴田萬頃，壯哉巢。吉所聞  
惠潮獨是耳。嘉靖末，瑞既受撫，大將軍提斧鉞征三  
首。瑞頗欲自効，其後杜高山使使者，張大至瑞巢，請  
羅瑞微以告將軍。令將卒得執張大，鑕鑕至石碇，具  
知杜酋所在。於是諸將卒並發生獲高山斬首二百  
五十八級，秋毫皆瑞力也。瑞於是嘆曰：社稷有靈，  
如杜酋等此，不過鼠竊狗偷，何足祭城郭，建官旌，還  
慨然南面稱王乎。小人誠厭薄此，屬不自量，輒旋底

瘡。公首足異處。今夫笑帥部黨四百五十餘人，請行  
命將軍，幸得受程鄉一塵爲之民，足吾事矣。吾去，諸  
公休矣。幸賣刀劍，絕於隄畝。吾將老于程鄉。於是瑞  
拜，諸部黨亦拜，相與誓別去。瑞自是入程鄉籍居村  
落，視猶編戶氓，非復前日阿瑞也。

劉興策者，亦潮山寇也。嘉靖中受撫，居大坪寨，已徙  
赤秋溪，與蘇繼相巢，踴足而立，多奪人田產。田產至  
萬餘頃，居頃之，大將軍郭成征繼相，念以爲非策莫  
可者，迺調策往策曰：始蘇繼相曾奎依我，及黃瑞誠  
有之，有死罪當屏居胡貉之地，以死。願瑞今幸食，城

武功錄 八 劉興策列傳 七

杜高山已毀巢散黨，得比程鄉民。余獨奈何，令相與  
奎長嬰大罪，而吾且冒不韙，久延不得與瑞優遊縣  
城中，立功疆場，爲治民。大自愉快乎。吾今決策，吾東  
文繼相西會曾奎矣。於是與裨將邢文松等直搗其  
巢，巢生得相，相俄斬曾奎曰：自是可以報將軍矣。策  
既還歸，即毀其巢，散分其部黨六百七十餘人，皆  
歸農。而策得附揭陽籍矣。始策罹霜露病，未得謁知  
府李多祚。居月餘，揭陽知縣林大經以策至，郡謁郡  
守，及上官，皆叩頭踴起如渴。策乃大喜曰：不圖  
得見漢官儀至此。自是後，策所居巢請改建撫館，以

通判一人填之其下去海陽程鄉揭陽皆二百里  
往往喉所部公負賦稅蠶食撫民利在撫民使叛而  
以得執兵戈遂有離計如此矣爰者余論之軍爲禍  
首何乃罪撫民哉

議曰

法曰禍莫大于殺已降又曰夫人深信我我肯之不  
祥豈虛語邪始林道乾諸良實歸降時假使我逮更  
肯而殺之豈致滋蔓而詭者曰禍始治氓何哉緣邊  
諸治氓籍有寇兵因緣爲姦託名荒蕪通負縣官往  
往而有甚至撫民少拂其意輒據松往事巧詆于法  
武勳錄  
今令不食其土反激而復去悲夫寧爲禍首何乃罪  
撫民哉

羅旁積浪列傳

羅旁諸徭者經前裔也。祖宗朝巡撫  
盛韓雍奏結。同前征未克報罷。今丙子十一月。撫巡  
使凌雲異往也。經緯以副使從。引朱珏軍。百片等  
百片等七十七果破之。泥子木周浩以參政使。泥木  
引倪中化軍。擊消連。攻石子等四十一果。浩引徐大  
麟。祖萬松軍。攻苗姜伏竿等七十五果。盡破之。余事  
李一迪。引黃允中軍。至上下臺等四十果。大破之。徐  
汝陽。引劉天慶。曾浩。朱文達。陳典。李義軍。擊雲稍。取  
龍塘等六十六果。破之。擊鐵場等五十七果。破之。  
武功錄  
秦舜翰。何子明。以參議使從。輸引王瑞軍。圍函口。取  
北科等四十六果。大破之。明引楊瑄軍。擊大黃巖等  
七十二果。破之。劉志伊以按察使。引陳璘。侯應。軍擊  
風峒等四十八果。復攻蘇坑等四十二果。破之。諸數  
自十一月二十至明年三月十五。盡定。徭果凡五百  
六十四所。斬首凡一萬六千一百四級。俘獲凡二萬  
三千一百五十六人。奪校國凡三千六十九人。降徭  
凡四百九十三人。獲器械凡六千二十一。畜產凡等  
於是乃遷凌雲翼爲御史大夫。賜金四十大紅紵。  
張元勳爲右都督。賜勲及李錫

金銀幣帛有差皆磨一子爲千百戶。世世勿絕。賜  
起可懷陳璘爵一級。金二十周浩等爵一級。金十五  
兩。朱珏等十兩。劉朴等八兩。蕭成等六兩。賜侯應  
爵四品。祿色。金十兩。卹錄者唯劉天慶而已。羅芳廣  
一千五百里。在萬山中。多林木。巖洞道里皆蹊。一  
旦有緩急。輒走它旁近寨。閩匪一姓而二名。如孔子  
成曰。孔紹太。麗力王曰。麗公定。一人面數名姓。如謝  
月龍。黃朝泰。簡總管。麗勝龍。曰。鄧勝龍。籍第令母閩  
匪。固無能辨識矣。而又有四方以抵干樂者。號曰浪  
賊。其心酋長鳳三舍。陳第平。盤大面。汪岐山等。以爲  
武功錄。 天羅旁嶺良列傳 全一

瓜牙。視殺人猶艾草。嘗見旁近美田宅。盡奪而有之。  
今其下。厥田沃壤。頗有砂仁。藤蠟。蜜漆。可採以爲利。  
難坐因。我師行未至隘口。皆逗遛不進。賊度我師必  
不能入。通以請款。嘗試我。我名降。稱曰良。稱降浪曰。  
撫民然。干戈未及倒載。牛馬未及放散。而猶浪輒從  
中起矣。乍降乍叛。皆此類。初凌司馬度此屬非用間  
莫可。適以便宜立招撫使十人。奉檄以往。令欲歸降  
者皆請招撫使。自占姓名書于冊。臨軍皆團給爲管。  
而以招撫使居其中。得分玉石。於是諸酋信者什二。  
三。而以計中我者。固什七八矣。我皆厚以賞。察示毋

疑。招撫使乃得窮其根株窟穴所在。且此屬計不過  
守險耳。乃徵狼兵十六萬人。浙兵五千人。及土兵。大  
率二十萬。是日卽上書。請予告副使李材。添註肇  
慶府名曰靖夷道。視松陽知縣羅拱宸爲浙江俞軍。  
注曰練兵道側也。於是拜朱珏爲將軍。軍羅芳。劉天  
慶爲將軍。軍龍水。陳璘爲將軍。軍信宜。王瑞爲將軍。  
軍岑溪。楊瑄爲將軍。軍宜泰。陳典爲將軍。軍新興。倪  
中化爲將軍。軍德慶。黃允中爲將軍。軍伏峒。徐天麟  
爲將軍。軍南鄉。侯熙爲將軍。軍茂名。十道並出。而以  
兩廣總戎張元勳。李錫爲大將軍。營居中。令副觀察  
武功錄。 天羅旁嶺良列傳 全二

趙可懷監之。是時諸酋皆大半棄田。未耕。恐焚燒我  
積聚。以老我師。於是議水折各半。前事。土吏提將鼓  
至營。輒送奉將軍鞍馬。及稟食縣官。大率減什二三。  
而其末也。論功實授。又必缺。請求而後可得。敗無利。  
勝亦無利。無利等耳。凌司馬幸而考爲令。令將軍毋  
陷前轍。又從子木議。先以金懸示狼兵。凡獲一捷者。  
子金一兩。狼兵見曩時大征。多不給賞。常欲以拾略  
爲務。一旦軍門縣金。果喜。迺用死疾戰。是時東山有  
富祿之險。栗子之險。羅石之險。槐凹之險。富林之險。  
雙峒之險。灣口之險。西山則有都門之險。古亨之險。

鳳凰之陰爲龍山之陰由此搜山索嗣幾無遺類多  
狠兵力也先是瀧水縣斗絕在東西山之中孤縣賊  
巢常募兵一千人而以千戶填之然公移輒從樓船  
卒往來也自是之後諸陞爲州而以廉州同知侯應  
爵下行州事至東山黃姜峒西山大峒皆寬平請建  
縣黃姜去德慶大江三十里大峒去德慶大江二十  
里徙民居其中一衣帶水西下烟火相望亦一都會  
也上下戶部尚書殷正茂議可之賜名曰羅定  
州是時黃姜之南六十里曰南鄉南鄉之西南一百  
里曰富縣大峒之東南七十里曰封門封門之南一  
百二十里曰山口議建守禦使然南鄉東南去新興  
西去瀧水皆一百二十里富縣東南去陽春可一百  
五十里西北去瀧水可一百二十里封門東去瀧水  
可一百里西去岑溪可一百五十里山口西南去信  
宜可一百二十里東北去瀧水可一百八十里西北  
去岑溪可一百七十里請一守禦使歲時從走卒擊  
刀斗行徵道上西以嶺西兵巡使改爲兵備使居瀧  
水統之則誰敢復干旂鼓哉其後撫巡使劉堯誨移  
侯應爵餘時可度田五萬八千四百七十畝招徠流  
移二千四百二十四人西山築城郭建公館開道路

武功錄  
卷之六  
公三

改晉康瀧水南溝平豆掘開大陵諸郵傳費以一萬  
一千六百數於是東山曰東安縣西山曰西寧縣自  
此始是歲丁丑也前是上有詔賜尚書殷正茂  
金四十兩紵絲二表裏本兵王崇古金五十兩大組  
紵絲蟒衣一襲梁慶龍曾省吾金二十兩紵絲二表  
裏所司皆賜爵一級金十兩贈譚綸卹典及功叙廕  
如禮於是保章氏擇五月十九日御前宣捷已令  
太史爲文太常具俎豆進上公徹侯駙馬祭告南  
北郊太廟是時渠率雖誅殺賊猶存乎其後已卯  
月正元日東山則浪賊誘撫獨西山則皆粵西岑溪  
武功錄  
卷之六  
公四

營傷哨官丁天偉二十五日犯燈心大傘營殺哨官  
張文明我兵廖尾陳元等先後死者九十餘人明日  
封門所僉事侯應璧引把總伍科擊破之斬首捕  
房二十三級於是御史龔懋賢以其狀請明年夏  
撫巡使使者齊新印至州州遣典史梁有達送奉  
舊印行至道洲會譚公使譚世治等三十餘人殺佐  
參其印而去御史梅厚劾奏恭將陳璘故事自南  
江至石狗營屬東山自石狗營至連灘屬西山而以  
康巡檢使巡徼江上皆以辰時發舟璘於是坐不



法乃與朱文達進攻石牛青水諸寨斬捕首虜三百六十六級奪獲印記一顆器仗二百五十有二此皆紅豆鐵場餘黨囊所未撫之寇也當是時瓊崖之間倭番亦乘汛稱亂故以陛下之斧鉞實式臨之總戎黃應甲把總梁國賓及兵使者王來賢薛夢雷瓊州知府唐可封等提黃頭郎問諸海濱乃斬捕倭首二十五級番首一百八十六級奪獲被囚男婦二百六十九人船艇二十有三器仗一千四百三十有七於是兵部尚書方達跪案撫巡使劉堯誨請賜黃應甲等金十五兩顧崇文唐可封金十兩梁國賓五兩始羅旁之役土吏從征者愚明則黃承祖惠州則黃有諭雷鵬則許宗蔭及其子許應奎萬承州則許國璉上峽峒則許世興永順則鄒得陽彭大武鎮安則韋農全茗則許福海湖園寨則岑壽松歸州則岑璉南丹則莫之厚田州則岑大祿以坐法免者唯泗城岑紹勳而已上乃賜許宗蔭許應奎金二十兩許國璉等十兩叢者余論之干戈未及倒載牛馬未及披散而徭浪輒從中起然寧使愚言不驗令嶺西受其福也

議曰

余觀故志自鄧國公破殺之後歷昇奉天順成化嘉靖皆未稱捷豈不誠悍哉爰司馬提兵二十萬始蕩其巢穴而郡縣之此與蘇南無王庭何異詩不云乎行百里者半于九十此言末路之難也道洲之役可稱覆轍余既聞新邑多沃土膏壤尚徒民耕且守可也

武功錄

《羅旁剿匪列傳》

卷六

黎岐列傳

岐者故南恩縣梧高化人也姓符氏王氏自祖  
從征至瓊利瓊島中地遂居焉而父老傳謂感南風  
而生故名其山曰黎毋山曰種類最慄悍唐乾封中  
常陷瓊至貞元時始克復之自是之後黎岐在五指  
山生有日繁衍那役屬縣官縣官分爲二種一曰黎  
一曰岐其歲時賦粟者命曰熟黎各命曰生黎而其  
人雖偏強乎然皆不長于干戈專以弧矢爲務兒能  
引弓習射少長則射鴈以皮市于漢得利然亦常居  
稻田之業獨弗耕耳而以牛躡跡其水土而用木葉  
武功錄

黎岐列傳

二七

武功錄

之異時得稻種甚美類漢種其俗女子尤勤女紅  
得漢絲帛折色絲和吉貝織花如所稱黎錦黎單之  
類世多有男子出入持弓矢不釋手即與賓朋飲必  
三舉觴然後請弛備亦不離左右語言稍稍不相能  
輒攘臂而起其天性也其弓矢用竹鐵用鐵甲用角  
戈用標刀然見漢火器則遠走不羞遁逃雖至產出  
田禾所在猶不却顧也自前主以下成米焚葉爲屋  
如蒿棚狀其男子懸結蠻夷服無常而以銀鐵爲飾  
羽毛飾之跣足女子亦如之獨刺其面爲文銀簪耳  
環禪一箇富者出入乘馬鳴錄女子年將笄置酒合

親戚鄰嗣春歡讌亦如之凡男女出遊歌舞呼名  
曰作劇設有乘時爲姦合者父母亦弗禁顧以牛之  
多寡爲崇薄焉其民畏母而不畏父父子相爭則射  
殺之母出勸則止凡若此類皆閩廣香賈往往至其  
地因風聞焉始沉束香在黎山黎莫得而識而廣閩  
闌出財物者識之因名曰香仔遂公請爲賈而因爲  
黎師誘之爲亂自是僑崖厲舉之間蕭然苦兵矣先  
是紹定四年中王居起爲寇宋遣大將軍提兵擊之  
未克其明年誘致渠率至莫下梟斬之傳首京師而  
昌化臨高澄邁空無生黎生黎時有候者到罕而希  
武功錄

黎岐列傳

二八

武功錄

矣其後咸淳六年欽守馬成旺擊走黎于瓊中是後  
天子以成旺守瓊管諸嗣諸嗣益警服及至元二十  
八年黎復盜邊廉希恕等發兵擊破之其明年秋大  
將軍朱斌直搗其巢得生口二萬三千八百二十七  
嗣六百其明年春刻石五指黎妻而還是歲孫譯請  
立寨學訓諭諸嗣已又請置屯田府立定安會同縣  
萬金寨詔皆從之至順元年王馬同等復聚諸黎  
反會同樂會萬州諸縣主簿譚汝楫請徵楚兵閩兵  
及粵西僱兵擊破之自是之後我高皇帝以干戈  
平定海內逮永嘉侯朱亮祖發兵出雷州雷州卒其

年來降。得。亦。生。黎。不。至。於。是。海。南。諸。將。軍。並。以。討。之。頃。幸。立。土。舍。然。終。不。可。羈。縻。也。永。樂。朝。太。學。生。潘。隆。請。得。往。招。黎。上。幸。賜。隆。視。縣。今。秩。使。往。諭。之。以。何。黎。人。陳。忠。等。果。如。隆。指。請。朝。見。後。成。化。五。年。儋。州。七。方。黎。符。那。南。亦。復。亂。指。揮。佖。王。璉。發。兵。大。破。之。落。望。峒。黎。符。那。推。又。復。亂。副。使。塗。禁。又。發。兵。大。破。之。然。自。紹。定。以。來。各。賊。所。指。固。不。推。滅。者。矣。而。弘。治。時。符。南。蛇。之。役。忝。讓。劉。信。獨。敗。北。幸。賴。伏。老。將。軍。毛。鉉。率。漢。達。狼。土。兵。十。萬。出。儋。州。大。破。之。其。後。嘉。靖。隆。萬。之。間。又。偏。強。虜。子。戶。度。知。縣。儋。州。判。倅。殺。尉。史。武。功。錄

黎岐列傳

全九

幾。莫。敢。誰。何。今。上。上。之。而。戊。長。田。峒。復。檢。我。陵。水。也。而。我。備。兵。使。易。公。執。而。殺。之。會。草。子。坡。諸。黎。喜。報。復。敢。因。緣。姚。本。道。大。戰。于。長。沙。營。於。是。兵。憲。使。提。兵。出。白。元。橫。同。知。董。志。毅。提。兵。出。萬。州。司。訓。林。立。提。兵。出。萬。陵。大。率。斬。首。八。十。級。當。是。時。黃。村。田。尾。諸。峒。皆。奉。頭。鼠。竄。之。不。暇。何。問。它。乎。已。通。請。曰。將。軍。第。幸。哀。憐。我。寬。假。我。死。罪。得。請。衣。冠。易。胡。服。歲。時。誠。願。輸。粟。米。七。十。石。比。天。子。獨。戢。也。始。黎。爲。見。時。常。引。弓。習。馳。射。發。三。矢。而。不。中。格。輒。謂。漢。人。不。當。死。卽。棄。之。而。中。走。其。好。爲。大。言。類。如。此。然。聞。其。馳。射。頗。敏。工。誠。足。自。

跨。躍。獨。不。能。及。遠。然。三。十。步。之。內。矢。無。虛。發。也。居。常。自。謂。阿。弓。神。弓。今。我。軍。以。火。器。臨。之。直。就。縛。耳。誰。令。而。得。自。謂。阿。弓。神。弓。也。

讀曰

黎。岐。乎。黎。岐。乎。恐。不。得。長。舒。睡。于。瓊。之。心。腹。也。爰。丘。文。莊。海。中。丞。常。欲。伐。木。剪。薊。開。山。關。路。以。及。夷。之。而。說。者。以。爲。煙。嵐。毒。瘴。嘗。之。者。常。什。七。八。死。而。又。有。飛。騎。入。人。耳。則。如。中。流。矢。亦。死。今。長。田。之。戰。抑。獨。何。哉。至。粵。東。志。所。稱。引。五。指。山。膏。田。沃。土。盡。爲。以。命。豪。強。所。竊。據。幸。賊。發。而。欲。資。以。爲。姦。則。余。不。敢。道。也。

武功錄

黎岐列傳

年

羅定東山叛兵列傳

羅定叛兵者皆閩廣撫民也。先是羅旁酋長鳳三舍等阻羅旁爲險。於是徵閩廣撫民江子德、劉順秀等爲兵中路營。其後羅旁既平定而裨將張九韶未甫等於諸軍果食縣官。輒從中漁獵。由此諸軍益仇怨。詔等曰：毋乃鬼死狗烹乎？於是九百餘人並挈馬兔走江上，牽江上客舟遂入於江。是時德等以烏合從軍，何知有尺籍伍符乎？會春深多潦，凡軍中思歸者皆附僑歸。以故德軍益繁，行至清遠從化林塘苦竹坑，適獲諸生黃元佐及男婦二百餘人。曰：爾無錢贖武力焉？元佐不責而矣。諸行舟於是皆遣使江上，虛無人人唯恐逢德等亂也。而我兵行捕生獲亂首子德順業二人，梟斬軍中以徇。它皆歸降。於是制置使凌雲翼直指使龔懋賢、秦恭政使孫光祖兵巡使劉偉兵備使徐汝陽軍書以其狀請。是時給諫光憲上書大畧恐平遠府江諸撫民有如一日聞風皆四面而起，其何以待之？於是劾守衛使黃道及童子雲等猶制置使所論說也。童子雲恐大將軍得以兵法從事，視先期遽逃去矣。是歲燕曆戊寅春也。而大司馬方這時所劾奏亦如之。上乃以朱甫張九韶下御史。

逮問黃道竟生法免童子雲及逃兵。令所司逮捕有詔詔閩廣凡撫民止許所在縣道皆附土著治生。它一切不得徵調。以此著爲令。令自是始也。

東山者東安縣也。舊曆丁丑羅旁既平定。上幸用廷臣議議以東山爲東安建泰將一人于時陳璘以副總戎秩到官督事。居五六年。癸未東山建關王廟長春寺璘調營兵三百人。令出金錢二百兩。諸營兵皆大怒曰：既罷力以作之奈何復竭饑以卒之乎？是時春正月天大風雨寒甚。諸營兵佐樂鼓稍緩璘以旁掠之。諸營兵益積怨深怒于璘。欲反顧未有路耳。璘後營隊兵由白眉峒至右營隊兵自南山至並轉水東門飲酒醉與商民爭棹略米菜而哨官劉一鸞譙讓之營兵黃玉遂執鸞朴殺幾死。於是玉畏鸞死遂反。先是璘侵獵餼粟諸營兵不得稟食縣官三月矣。璘於長春墟鳴金鼓張旗志立玉爲大總遂殺我兵滿受鎗二聲旗鼓東安令陳公大開門走城上。撫諭之竟不從。由此諸營兵三百人引隊兵五十人與俱所適富祿渣峒樹茂托峒鹿架浦石狗頭坪峒大寨入人。酋男婦一十七人燒營房七所直走官寨。止營於是璘以重賞賞兵及番兵衝鋒一百金。追



100

卷六

皆棄弓矢而虎睡乎。請復諸黎兵如故約。問下令生黎有願爲兵者約長先引導。諸官縣官以所謂者名姓書入版圖。上幸許可。始環建泰將一人白沙把總一人而以兵四千戍守之。歲費金四萬。說者謂將卒皆安在王三等一日以八十人。白晝大都之中。却將帑而奪之金。此罪在士卒。士卒皆曰。吾等小人。豈敢鼠耗庫食。徒提牌鼓在軍門。而漫無所事事乎。旦暮從將軍供餼使。出人道。上甚至役占納班。虛兵扣廐。猶往往有之。然亦不敢道也。

唐景松者。大廟倫長也。常徵數百人。大人英德清遠武功錄

王三唐景松傳

九七

諸縣諸縣校長引兵擊破之。生獲唐景松等四十四人。斬首一百有四級。於是松等繫獄。御史魏慈。及南潯都御史蒙詔請梟斬軍中。會松等四十餘人。後先填牢戶。皆慘屍以徇。是時殘遭李亞六一人。以二月二十一日。銬赴市曹。當刑。亞六悲號於三司所。三司施堯臣等疑此囚必寬。乃東而詣廣州理劉朝璽。瓊州理劉孝易。問狀。亞六番禺人。姓劉名亞長。劉晚節之子也。甲戌夏六月。牧牛朱村嶺。會大廟。廟倫長李秀龍至道達亞長。執之養以爲己子。遂冒姓曰李。亞六亞六十時十間歲也。其後戊寅四月。我

師生獲唐景秀等。亞六春秋已十九矣。少失母。孤父晚節手足不仁。卧牀。蘇旦英號泣。思兒子。兒子亦從。嗣中思父死。生安可知乎。及獲與膠亞六對簿。於是遣伍長黃積富及伯父劉華節。左驗。皆請以死。明亞長實不爲盜。有狀。御史嘆曰。寬哉。誣之也。亟請于上。竟得恩貸。是歲萬曆己丑也。亞六復其姓曰劉亞長。

識曰

人言精誠所加金石爲開。果然。李亞長以監童牧牛村。落。豈自知入虎穴。卒之間十餘人俱瘦死獄。行長獨得免。豈可謂非天乎。澄遠請復諸黎兵。大司馬議是。語曰。文武不備。則良民懼。豈東粵謂哉。

王三唐景松傳

九八

惠州廣丹俄諸倭列傳

惠州諸倭其姓名靡得而考也東粵歲秋未冬初名爲倭汛先期制置使以羽檄飭橫海將軍永履惠州以同知一人春冬屯碣石夏秋屯海豐潮州以同知一人屯潮陽雷州以同知一人屯通明廉州以同知一人屯永安瓊州以同知一人屯海南廣州以同知一人屯南頭獨吳川電白實濱海屬高州高州故無海防乎於是制置使殷正茂請以同知掌海防春夏屯吳川秋冬屯電白蓋自萬曆乙亥春始也前是兵備使李材恭將侯繼高以甲子港斷絕倭來請倭僅以輕艇載四十餘人從東西行會同知周宗武及裨將羅懋辰屢戰斬首五級奪獲刀槍弓矢皆三十有奇時甲戌十二月初五冬深矣制置使頗心疑之以爲海上諸編氓往往多竊羨專好保姦而其甚者託名爲倭公行海島今必此輩所爲乃下兵巡使當以沈命法法比矣居頃之廣海守備使楊繼武亦以十二日稱倭至銅鼓村倭奴之衆固已六百餘矣其後三龜島沙環有倭舟一艘艘四十餘人裨將趙宏泰引兵橫石基漸增至四百餘人猶在十五十六日之交乎諸倭奴所至或登陸登陸輒焚舟船略劫略歐

武功錄

卷九

七

七

武功錄

卷九

二

七

牛畜不取取鷺鷥食食亦不火與北虜同俗此必真倭倭登欲犯廣海哉於是總戎張元勳偏將白翰紀梁守愚並以軍軍陽江陽江去廣海近矣是時裨將李金請副使趙可懷馳廣海監察軍行至境上而守備林鳳云倭以十八日半在海明所矣旦日復以二十餘艘載一千人屯割坡頭欲犯雙魚所弗能下是夜夜漏十三刻諸倭用火器燒城樓百戶張鉅傷面貌經死倭奴遂入城城中乘黑夜皆奔走以故得逃死本兵譚綸索總戎張元勳偏將梁守愚及嶺西兵備使石磐分守使劉志伯罪敵等於是特罪行間殺滅賊本兵以爲倭奴非時人犯此必有誘之者恐志不獨在廣請移吳會閩浙使伏波將軍旦莫常從兵士陳兵備海上前是閩將呼良朋稱綉鞋銅簪倭舟一十餘艘葫蘆孤嶼倭舟一十五艘有狀給事中蔡汝賢上書大略以爲閩浙海波相接一衣帶水而下瞬息千里而江南財賦之區孰與閩廣重乎嘉靖中倭奴以五十四人橫行江淮直搗白下延引歲月而後始得寧謐也當時水兵戰而勝者什之九陸兵戰而勝者什之一意欲壓倭奴庶無登陸乃請制置使移居潮州於是下本兵議皆壹意以征伐爲務矣



頃之制置使乃使使者送奉旗牌至兵使者所。即以羽徽筆慶高州惠潮諸營兵馳陽江前是從軍征倭者賞罰未及如初約軍中口語藉藉於是兵備使請以新法大書軍門新法能斬捕倭酋長者遷秩三等欲金予金一百五十兩倭後遷秩一等欲金予金五十兩其以漢人脇從至者遷秩一等欲金予金二十兩死兵受爵金如得倭從兵備使乃發旗召諸軍聽誓言願諸軍幸努力不女欺也是日新民許恩李茂前請曰願破倭而後朝食恩即提兵馳戰紅毛自二十三至二十五連戰三晝夜金鼓不絕倭乃敗得武功錄 天 嘉慶元年 一百一

生倭三十四人斬首二級奪被虜男婦二十八人焚倭船二艘餘黨皆奔走茂追亡至北至七星港斬首一十六級奪被虜二入復追亡至抱虎海倭奴皆棄舟欲行陸茂挑戰獲生口二人斬首三級乃視諸軍先登矣俄副使李多祚馳南頭食事何子明馳新會軍書一日十餘發發南韶徵章程兵發恩平陽春徵烏銃手及浙兵兵未至時石磐以爲今乘其未出水陸皆設兵衛使倭不得度港且莫保孤城進不得攻退不能守此坐而困之之策以何倭奴出寨中裝治攻城具買馬欲速逃走高雷已度歲莫餘卒難出

城乃毀人屋居補治順城日夜衰酒欲爲除夕之歡守備趙一夔具以實陳于磐磐大喜以爲倭幸中吾計不出城城外從太平出河村還爲東道從儒峒出上陽爲西道從樂安出運口爲東南道獨石門海港則水道我乃以輕銳之卒捕伏間道出倭奴不意然後引三道兵衝城倭益不敢出旋自滅亡矣久之倭覺乃以五百人詣儒峒儒峒西走高雷道也於是張元勳提兵四面至會莫休止壁俟旦日日出戰倭已大半悉度河矣我兵以百子銳擊倭大敗斬首捕虜百餘級是日兵備使引裨將楊桂等自平江屯起武功錄 天 嘉慶元年 一百二

兵至儒峒城頭鐘鳴漏盡矣乃伏河上待諸倭明日倭果出寨阻河爲固於是伏兵從道左偷卒起疾方戰戰數十合擊破諸倭奴斬首捕虜五百有九級奪被虜二十八人我兵以葛文光等五人傷把總葛子明兵孫文等一百二十三人於是被圍寨圍用前日吾等類諸將卒力幸得脫虎口今諸儒鼠竄入山林者猶有頃諸將楊桂即自紅花選追逐至楊春施村轉戰斬首一百有八級奪獲馬四蹄我兵以一人傷四十九人徐天麟追亡至自宿運口斬首二十餘級鄭大任追亡至官松寨斬首二十八級獲生口一人

電白令王許之獲生口四人。時閏十二月初九也。把總曹子明死。於是兵備使請以百金治楊樹。總戎以下皆歸。賄賂如禮。自是之後。副使陳復升。及參將吳繼芳。把總金鳴亮等。以誼捕獲倭爲務。請數自初五至二十七日。斬首捕虜凡八百一十三級。於是殷正茂張元勳爲元功。賜正茂金三十兩。紵絲二表裏。詹一子入國學。賜元勳陞都督同知。金二十兩。紵絲二表裏。石磐賜遷秩一等。金十五兩。趙可懷。劉志伊。賜遷秩一等。梁守愚。賜復故爵。金十兩。徐天麟等。許思等。賜八兩。何子明等。周宗武等。賜五兩。其後宗武。

武功錄

八

一百三

一

制置使復請以運同秩視惠州事。是時守令得並俸叙者。肇慶知府楊葵。瓊州知府郭夢得。肇慶通判劉元相。朱彬。陽江知縣陳嘉謨。電白知縣王許之而已。汛期。浙直福建。以三四月爲大汛。九十月爲小汛。而粵東故在秋末冬初。前此未有以十二月入犯者。以十二月入犯者。其辛未神電之役乎。雙魚而後丙子。復以正月十二入亞公山。十三入三洲。鯉魚塘。以二月二十四入赤勘汊口。二十九入白峙口。異哉。非復曩時所聞也。於是本兵請以大汛必至五月。小汛必至十一月。解嚴然事又安可知乎。曩有餘聞之諸倭。

奴皆從日本國楊樹散棹而來也。

丹俄者日本薩子馬國人也。戊寅夏四月。以三百人。敢行至浙南兜山。會大風。湛船。諸倭遂解散。殘遺四十人。乃略海上諸漁舟。復乘汛走閩。故多白舟。俄等復略白舟走廣大鵬洋。於是恭將胡震提兵一百餘人。追逐倭。倭棄精舟。乃操一輕艇。有走西浦。我師追至九洲洋。倭復棄輕艇。登黃楊山。阻深林。以爲險。裨將王文偉。湯貴等斬首五級。震及把總徐成。蒼頭軍胡環。斬首三級。生獲丹俄等三十三人。奉被虜陳述芳等八人。器械二十有奇。精舟一艘。藏厥殆盡。

武功錄

八

一百四

一

突始丹俄爲酋長。用新老一人。日子紀。總管一人。曰枕子紀。舵工一人。曰神機鼓。火長一人。曰臘仔。大總一人。曰係欽表。號令頗端。每生坐。丹俄上坐。分新老總管五入左右。其它盡皆列兩旁。兩旁諸酋。曰仁哉。曰良哉。曰見臘。曰四假花子。曰楊二老。曰帥加六。曰丘龍。濟曰失指。臘曰屠馬當俄臘。曰通。曰臘。曰俄龍表。曰喀三。不羅。曰交哪。曰姚四友。其法凜如也。嗟而海島之人。喋喋而咕咕。嚴固何當乎。惠潮諸倭。亦不知其姓名也。先是漳州人誘至烽火寨。倭不過一大舟。舟載二百五十人來矣。其後入臺。

山奉漁舟六艘。艘稱七十有奇。聲欲聚彭湖。何至是耶。居仁何傳。惡潮者。副使張堯年。傳廣州者。食事。張友舜及總戎侯繼高。請于巡按御史海淳。于時蓮花鎮實倭舟一艘。多不至六七十人。俄入福永。會新安知縣范經引把總李一龍兵情戰斬首二級。獲生口二人。奪被虜四人。時庚辰三月也。其後四月。倭奴復以一舟載六十餘人入抱虎港。把總李元機疾力戰斬獲首級及奪鳥銃倭刀諸器械。俄復自放。鷄山往來吳川海。皆有狀。於是守巡使王來賓。舒大猷。徐時可。具以實告。巡按御史乃上書請防璦雷及惠潮諸武力。

武力錄

二五五

廣州諸倭。此以南風汛至也。歲甲申。常以百餘人操舟而來。自日本國道遠。徒志在金鼠。不自知于戈旦莫在頸哉。於是兵巡使陸萬鍾。使裨將王權。傅南頭寨。許大用。倭碼石寨。屬海防使朱一栢。鄭天佑。掌之。慮蓋所臨。諸倭酋乃指日可就食矣。頃之。諸倭酋猶

公行海上。橫海將軍皆大怒。髮至上。指冠曰。倭奴。如是。是日陳兵。疾力戰。斬首捕虜凡五十四級。奪被虜一十七人。我兵亡一人。傷二十二。於是制置使吳文華及巡按御史汪言。乃先以金錢給諸死傷者。然後論功。請行賞。倭功。令甲。諸賊不過百餘人。舟不過三艘者。爲第三等。能斬捕真倭。從一級。賜千金。漢人脇從。賊一級。賜五金。皆無封爵。自是之後。本兵張佳胤。案巡按御史議。首總督臣吳文華。而副使臣陸萬鍾。次之。參將臣方伯。遊擊臣洪夢禪。又次之。同知臣朱一栢。臣鄭天佑。知縣臣陳汝鳳。臣梁大碑。把總臣許大用。指裨臣王權。名色把總臣夏大恩。臣王漢。又次之。上幸從本兵請。賜吳文華金二十兩。給絲二表裏。陸萬鍾十金。方伯等八金。朱一栢等五金。於是海不揚波。陛下其聖神矣夫。

讀曰

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不其然與。丹俄當流離中。與新老等。猶若有左右上下之體。仰何雍容爾雅也。至其犯中華。略海島。殆與鳥鈔求飽何異。春秋言夷德無厭。豈近是乎。雙魚之役。非以汛入說者。以爲非倭。及得虜。爲不火食。倭矣。豈非雕題交

耻有不火食者與

一

八

七

二



廣西

府江右江諸僮列傳

兩岸及三峒皆府江僮北三北五則類皆右江僮也。正德中府江諸僮爲孽邊患制置使陳金常請兵擊破之而北三北五獨征伐未之及及征伐則自是歲始也而是時右江諸僮生齒日益繁平前是東岸屬平樂西岸三洞屬荔浦延袤千有餘里中間峒盤終爲僮僮淵藪於是江上諸倫盜皆倚借爲黨援日與府江酋長楊公滿雷公奉黃公東等奪荔浦坊郭平樂樂山及峯門南源諸所執永安知州楊惟執已

武功錄

《廣西諸僮列傳》

殺指揮胡瀚十戶李可久周濂軍全朱銓鄧月二土舍岑文太學黃文堂及兵民亡算而遷江之北三來賓之北五尤最其歲歲與東歐西里及三都五都諸賊相倚附馬多人勁俗號爲剽馬賊常陳兵走東粵略三水清遠諸縣遷入南寧平南武宜來賓藤貴劫府庫已略來賓所千戶黃元舉家產殺土吏黃勝及其子四人兵七十餘人已殺明經諸生王朝經周松李茂美集四人自是之後白晝皆滿伏道左奪道左諸過使行李李副使戴食事多受其禍也居頃之南四連進酋章明甫及其子十餘人亡抵右江謀爲報

復計乃爲武宣諸生米如銀揚揚驕馬驟千餘來於是焚大盧等七村攻博樂等二十一村會舍人張剛佐史周于義週行間諸僮執而僇之奪其所持牒阻置郵置郵無敢晝夜行道上多不得以文書相往來也是時兩江守巡使劉穩沈子木李文績告於撫巡使郭應聘制置使殷正茂後先以其狀請是歲隆慶壬申冬也乃以李錫爲大將軍而屬叅政胡直爲督漕使按察副使金柱鄭茂夏道南爲監軍使龔大器劉廷舉爲紀功使期十月十五日十道並出而是時諸土吏章文明以東蘭部兵至趙邦興以龍英部兵

武功錄

《廣西諸僮列傳》

二

至岑紹勲以泗城部兵至莫之厚以南丹部兵至岑瑾以歸順步兵至黃思以江州部兵至黃瑚以何武部兵至太錄以田州部兵至岑清寶以武靖部兵至黃有瀚以忠州部兵至黃允章以上林部兵至王吳黃正以思恩部兵至馮紀以都康部兵至韋龍以鎮安部兵至羅世琿以那地部兵至鄧永印彭大武以永順部兵至許世典以上映部兵至岑壽松以湖潤部兵至黃一貫以遷隆部兵至黃鎮以安隆部兵至於是王世科提東蘭泗城水順安隆湖潤兵攻古西嚴江破之斬首捕虜二百有四級復攻平滿青龍破

之生得八人斬首五十四級餘黨奔入笋山古造阻  
山爲巢泗城東蘭兵擄戰斬首三百五十三級已疏  
捕諸山斬首八十四級餘黨復走南源鷄籠山巢追  
逐斬首二百二十二級還攻西南青殿水魚諸巢斬  
楊錄甫楊公滿楊朝猛楊扶豺莫扶金莫扶楊等首  
三百六十一級銀鳳翔提田州忠州龍英武靖還龍  
兵攻東岸黃洞古措糯嶼破之生得黃公護蘇公章  
斬唐義妻唐會妻袁妻沈妻首一百一十三級攻黃  
泥嶺水淮河生得黃公送斬首一百二十六級疏捕  
何冲莫家冲斬首二百一十級餘黨奔入倒流苦竹  
武功錄

人唐若廷等傳

三

蒲殿諸山追亡斬首四百一十六級王承恩提田州  
兵擊龍巖破之斬首二百二十二級奪獲被囚二人  
復提思恩鎮安都康兵擊西岸馬尾及勞碌黃牛諸  
山破之斬開添郎鄧晉妻盤滿妻盤疎妻鄧郎等首  
一百二十一級餘黨奔入仙迴高天古帶諸山疏捕  
仙迴西岸生得四人斬首一百五十二級守備康仁  
生得一人斬首二百八十四級追攻高天泗城兵先  
登斬首一百二十六級我兵創五人餘黨悉逃追亡  
逐北至古河中斬黃公東等首七十一級復疏捕西  
岸斬首三百一十三級龍提歸順南丹那北上林

兵擊太平古肩馬尾破之斬雷公泰王公社等首一  
百四十一級奪被囚一人復攻唐冲應潭破之斬首  
一百一十七級田義凌文明提向武江州奉議上峽  
兵擊兩岸破之斬鄧梁等首百一十七級復攻南源  
鷄籠仙迴高天斬首捕虜一百四十一級是歲萬曆  
元年春正月也大率斬首凡四千六百六十七級俘  
獲凡四百四十八人奪獲被虜凡三人馬牛凡二百  
三十三頭器械凡二百一十有九前是給事中梁問  
孟上書請征兩江諸首欲相度先後機宜以行於  
是右江僞兵使沈子木移指揮使于碧蕭紳令奉檄  
武功錄

人唐若廷等傳

四

人北三北五宜朝廷威德遠歸降會喇老韋法與  
等同原圖來賓還江民蒙演蒙高昌等具盟誓詣備  
兵使所願歸所奪田輸賦請以漢官式臨之當事者  
具報可於是蒙演等得自新而李良臣李純唐鍊先  
後爲巡按御史具得其狀大會撫巡使郭應聘制置  
使殷正茂並奏於上下本兵議南書方途時低覆  
奏詔賜殷正茂金五十兩表裏二進郭應聘秩一  
等廕一子入太學李錫秩二等皆予金三十兩表裏  
亦如之已撫巡使及制置使大會布政使楊成參政  
胡直李鳳按察副使高察僉事霍與瑕江圻爲善後

六築以上。上皆可之。前是荔浦之峯門南源修仁之麗壁永安之古肩諸選司爲諸種所奪頃議改土選檢其官目必准擇有才武者給冠帶管事滿三載稱職如真始與襲世世勿絕乃於東岸水涯復麗壁市而與廣遠足灘爲一軍軍二千人備平西嶺鐵匠坡仙家冲於西岸仙廻復古肩而與高天冲口爲一軍軍一千六百人備陸內六章於龍頭磯爲一軍軍一千人屬漢官備馬尾田冲黃牛及三峒於上峒古西復峯門爲一軍軍一千六百人備羊尼峯門盧僊大喃兼視中峒於下峒東練復南源爲一軍軍一千

武力象

（八府志）

五

九

人備大宅東瓦皆屯田月食餉八三錢而歲以衛萬戶或千夫長百夫長一人兼視選司事稱職亦令得世守土是時左江以尋梧叅將一人募兵一千人而選司及桂平諸武吏悉以屬之歲時叅將得提兵巡徵昭平荔浦之間殷殷不絕也於是而岸通五道道自昭平明源洞以達仙廻又自仙廻達古蘇直走永安又自藤灣達馬尾象磯自象磯達田冲直走平樂又自龍頭磯達大猿上下兩洞而東岸自昭平達水涯自水涯達平西遷山及十三屯自平西遷山達平樂又自平西達桃嶺由此兩岸皆孔道矣初府江自

平樂至梧州五百餘里而遠中間皆無郡縣在唐宋時有龍平思勤馬江沙岸諸縣今皆隳廢窟穴矣乃於平樂之昭平馬江建縣以昭平古龍平地遂割富川之二五都賀縣之招賢鄉下半里上半里及仙廻土司大率賦糧三千六百八十餘石大司農請於上於是賜縣名曰昭平昭平屬平樂也

讚曰

昭平故古龍平地也以余所聞故縣印尚封府庫今幸縣其地此非陛下威武所變化能至是乎然而大將軍金規石畫亦不可不謂至壯兩岸三峒皆改復土司以漢兵七千人戍守之皆令其受法漢吏志合蓋深矣哉襲從府江至梧州五百里無縣今冠蓋望於道唯恐輶車之行遲也

武力象

（八府志）

六

懷遠諸程偉列傳

懷遠，柳州屬邑也。居右江上游，旁近楚之靖，綏貴筑之黎平。爲諸程所竊據，懷遠故淪沒數十年。於今平賴。陛下征古田，幸大捷，諸程皆警服。於是懷遠令馬希武使楊宦朱萬世召程老加仲才等，曉譬以禍福。欲城縣，仲才曰：「幸甚，敢不如明府約？」久之，令果往。程種羣輩數十百人皆郊迎。令至，大驩皆叩頭，不自意得復見漢官儀。誠願編入版圖。歲時輸賦役如編氓。令請至唯令所左右希武猶豫久弗決。仲才等乃指天日，埋石歃血以盟。希武既到縣，具如諸武功錄。

懷遠諸程傳

七

元

三

二

七

三

二

七

三

二

七

三

二

七

三

二

七

三

二

七

三

二

七

三

二

七

三

二

七

程所請以撫處文牒移兩臺，因郵置以聞。上幸，程可於是分守使李文績分巡使沈子木使柳州推官高日化洛容知縣邵廷臣行縣，而希武及經歷余冕典史陸錦鄭鵬徐仕科邊司鄧元先已治茅爲廬。然後建城郭，衙舍倉獄也。前是希武與稿黃大地太平河裏諸程約，約建城縣，請以三十金擊牛酒犒諸程。頃城工過半，諸程請牛酒。希武堅弗與。諸程以爲令食言，皆大拂其意，欲而去。當是時，諸程常以易米往來城下。城下諸役夫曰：「以女等先時擊破城，今乃累我衆，殊甚。我衆必厲兵秣馬，待一日城成，盡殲夷厥。」

迺衆而後吾等始愉快，可知也。稿黃諸程皆疑畏，有畔去意。又希武新政尚嚴急，諸戍堡兵縣盡罷斥之，反趨召隆起兵。兵至，躬自騎馬走城上，旦莫鳴金鼓，執砲如雷。諸程聞皆愈自疑，以爲暴役夫告我令果然。由此縣中口語藉藉，多有欲先縣而發者矣。希武不知諸程故，乃提藥鼓督責諸役夫，益急諸役夫相與議曰：「是城實欲利賴我，奈何徒爲我貽禍乎？」何希武行城上視城，蒼頭廬見方響呼夾道而馳。會程中一童子至，望見令直前左右呼之曰：「走，童子弗走，令大怒，鞭撻服之，加笊數十，遂死。前是程坡頭板江諸程已痛令入骨，惟至是大會稿黃大地太平河裏程人乃謀曰：「即城未就，尚皆殺我子男如此，果如役夫言，城成殺我無疑，計莫如先殺令。期旦日舉事爲謀者所覺，微以告令。令弗信，榜笞謀者。旦日諸程乃帥數百人由北城入，諸役夫皆欲走。令呵止之。程人迺以鳴鑼射令若尉，而馬希武及余冕陸錦鄭鵬徐仕科鄧元皆中流矢。元竟死。希武失甲傷，兵夫龍喜等一十七人時隆慶壬申冬十月也。制置使殷正茂以書請。上有詔罷李文績等，令待罪。於是大將軍李錫急使叅將王世科爲左將軍，軍稿黃大地。



參將錢鳳翔爲右將軍軍太平阿裏畢會長安鎮並出。公何稿黃太平乃與丹陽鎮諸將用塞蕉化諸徑以慮數千人治船艦數百艘大入石棋傘頭諸村村落鄉兵屢戰斬首一十九級生獲五人諸徑皆止舍平琴洲鄉兵翼而圍之擊舟舟湛沈溺死者以葬獲舟三十艘長安鎮運使周大有以其捷來告我兵乃鼓行至板江約自東崖直擣懷遠會大雨雪自入日至二月中連旬弗開爲按兵不敢動朱萬世得縣印來獻是時徑人皆來自貴統及黃土校團伶仃與三甲婦民鐵甲勁弩皆其長技我兵水行則逆流而上武功錄

《平定縣志》卷之九

九

陸行則羊腸鳥道甚崎嶇遐遠不可度所道道上又皆徑巢常自言阿徑得守險漢烏奈我何制置使謂知諸徑獨畏楚永順鈎刀手及狼兵乃以羽檄三道移所在撫巡使於楚則趙賢於浙則方弘靜於貴則蔡文徵鈎刀手三千人鳥銃手五千人狼兵十萬人以二月計之費以五萬餘已大會撫巡使郭應聘御史唐鍊屬布政使楊成按察使高舉參政使吳一介李鳳鄭茂副使劉廷舉徐作泰議高則益金事夏道南江圻參將王世科都護許文及魏戎李錫讓先使使者招徠白果諸徑黃上諸洞青棋大梅諸徑今歸

降以防連朋之患然後擊太平河裏四港牙寨稿黃大地吳江溪諸村當是時東岸則板江楊梅西岸則坡頭河濕皆助徑爲虐而古田上宋齒長韋很要亦與其第韋很全奔石江五都招致諸劇賊爲黨援時癸酉冬盡矣於是章程兵由柳州出永保兵由靖州入至則分爲七軍以錢鳳翔軍坡頭王世科軍縣北楊昭軍縣南亦孔昭軍板江魯國賢軍湖兵而以李錫爲大將軍營居中兼督大榕江軍聽潭二水軍而以副使沈于木監之莊國禎紀之而知府許歲能嶺彭文質陳子佐張必族國治同知王任蕭騰鳳陳所武功錄

《平定縣志》卷之十

十

子通判蕭時中朱成武蘇繼文推官高曰化知州張樞同知王恕判堵禪知縣黃發王一岳李邦仁趙宜吳鎮陳宗堯余光祖楊春煦皆聽調度是時辰沅僑兵使史嗣元備緩軍而貴州撫巡使躬馳永從期十二月朔四日皆進至板江會諸徑以木石塞江灘羣聚黨千餘船艦百餘艘計欲拒我兵望見我兵水陸並攻皆股栗盡反踵走我兵遂拔木毀石而人大破之連援丹陽蕉花中團田寨古立洛果火燒合水諸寨斬酋長梁才富吳金田等首百二十五級餘黨數千人皆奔入丹竹楓木間據層巒阻絕瀾以爲險殊

死於我兵攻巢先登斬首四百二十二級殺賊棄將彭越大根檣而遁復聚天壽嶺我兵追以遂北直搗天壽嶺至七圍四寨廬江巴峒諸巢生得酋首隆扶羊斬王伯牛等四百四十三人奪獲風紀軒冕諸書及鶴頂輪木黑花帶皮印囊諸物復進兵攻大藍公和唐朝山諸巢而稱黃大地及板江田寨泉聚鄧鄧大山固已數千餘矣我兵卻敵斬于第保等首一千有五級餘黨復集八寨列重柵堅壁而守矢石如雨我兵乘勝先登乘風縱火焚木柵斬崇田師等首千二百九十級王得李村復撫徃兵助戰斬首五十式力象

九級於是數自癸酉十二月至甲戌春二月大率斬首捕虜凡三千三百四十四級俘獲男婦凡二百六十三人奪獲牛凡四十九頭舟凡八十六艘屋甲凡一百九十有六槍刀牌弩諸器凡一千七十有奇事聞上賜股正茂金三十兩紵絲二表裏還郭應聘秩一級賜聘及李錫趙賢金二十兩紵絲一表裏方弘靜蔡文金十五兩諸土吏思明則黃承祖東蘭則常應龍南丹則莫之厚郡地則羅忠輔泗城則岑紹勳歸順則岑瑾思明則黃恩隆江州則黃恩隆英州則趙邦興龍州則趙英忠州則黃有瀚武靖則岑靖

實上林則黃允章下石西則閉文經永順則鄧承印彭大武彭永年上峽峒則許世興下雷峒則許宗蔭湖潤則岑壽松鎮安則韋農恩恩則單文顯徐浩韋顯威黃正黃承祖潘承祀王觀韋寬遷隆則黃一理安隆則黃榮保靖則彭養正鎮溪則張寬於是上有詔賜岑紹勳等金二十兩莫之厚等金十五兩許宗蔭等金十兩始尚書譚綸請曰上幸賜諸土吏金錢甚厚諸土吏戴天子恩德如覆載自今有如不可知一日以羽檄徵兵務以梟騎應聲而至乃足徵報稱十一二不則請得以柱後惠文彈治之諸土吏曰敢不如約於是東岸北岸屬內三甲河裏太平南寨屬外三甲四港東溪放浪塘坳屬武洛洞人猛團七團屬韋軍二狼人桐木火燒洛溪合水及三門洛果屬上程籠郡鄧勇尾屬中程籠精黃大地屬下程籠坡頭田寨及板江河潺大田蘆屬浪溪獐人邊田板壁屬寶江獐人板江猪肉屬魚樓獐人河潺蕉花屬背江獐人大田蘆及下程籠皆互相約束矣前是諸當路議兵防欲收萬石宜良丹陽爲土巡司已欲加守備一人已又欲於永福加海灣堡屯兵二百人古鉢堡屯兵三百人毛峒堡屯兵三百人於臨桂

加拿山堡屯兵二百人於陽朔及大水并田金寶頂  
爲一堡屯土兵五百人而軍定羊骨遇龍翠屏諸堡  
皆加兵爲壘且耕且守故事東蘭南丹那地歲出土  
兵三千人更番戍省會頃自古田發難當事者議改  
思恩鎮安田州而思恩諸州曰我故有梧州之戍已  
甚奈何將軍又戍我乎自是之後鎮安及湖潤爲一  
年思恩及田州江州上峽下雷爲一年年出兵三千  
人以四年戍桂林而泗城及歸順都康爲一年向武  
奉議及上林爲一年思明及思明州邊隆峒爲一年  
龍英及忠州爲一年年出兵四千人以五年戍梧州  
武功錄

六 卷一百一十五

十三

皆以撫巡使郭應聘請也

讀曰

余觀猺獞長技不遇鐵甲勁弩已耳至無所畏畏狼  
兵及鈎刀手而殷司馬以爲猶原之畏猶也然哉語  
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夫狼兵及鈎刀手皆故屬土  
吏然則土吏奉約束而後吾制猺獞始有兵耳嗟乎  
粵乎而猺獞常什六七此誠當驚警之令加畏奈何  
常倚重此屬爲兵哉

永寧洛容諸獞列傳

青狼要永寧酋長章朝義洛容酋長也先是獞人黃  
銀成與狼要有隙相讐殺而常安運司欲窮治之於  
是狼要推牛齊合永福陽朔碎江諸獞攻圍鳳凰理  
定大水田射千戶章繼宗宗中流矢死碎江諸獞走  
荔浦山灣狼要走右江皆招致獞人會指揮徐民瞻  
兵捕服追左執狼要獲與謁兵備使莊國禎餘黨馳  
還乃請於制置使殷正茂臺御史郭應聘御史唐鍊  
卽以羽檄徵田州向武都康諸土兵凡七千餘人屬  
裨將王瑞王承恩汪可大凌文明康仁往而以參政  
武功錄

六 卷一百一十五

十四

使吳一介監之是日卽提兵馳茶溪屢戰王瑞斬廖  
金鑑廖金益章銀花章狼花章狼相莫伯雍等首凡  
三百一十九級汪可大生得黃朝鮮斬莫鑑從莫良  
行等首凡三百有七級王承恩斬首捕虜凡一百八  
十有三級張世勳疾力戰斬首二人斬亦有金夷死  
凌文明斬首捕虜凡一百三十四級康仁斬首九十  
五級大率斬首一千三百三十八級俘獲八十一人  
牛馬四十頭器械九十有五繪畫黃衣一襲時癸百  
秋八月也先是月正上元托定洛斗與古底上油諸  
獞喇洛容令邵廷臣以歸養去尉謝渾行縣事於是

僮人常朝義等夜半直擣漳所鼓噪竟殺漳漳死李其印符而去是夜指揮使朱昌胤與土巡檢常顯忠並提兵願與諸獠快戰自從斬首二十三級顯忠斬首三十一級我兵傷一十三人諸獠皆逃走而裨將大斌張汝能胡德忠追亡逐北生獲常朝義軍三官等凡八十三人得縣印一顆於是守巡使莊國禎沈子水李文縉皆移都御史而與總戎李錫夾策往征矣而是時王瑞爲一軍軍永寧以往古底上宋諸巢崇文凌文明康仁爲一軍軍永福以往理定海濱諸巢亦孔昭爲一軍軍洛各托定洛斗諸巢楊照爲一

武功錄

十五

軍軍柳城以往上油諸巢而錫以中營居理定江朔二月二十六日四道並出於是永寧軍擊古底上宋大壘天心塘諸巢先登破之生獲軍狼印斬單金鉢單金劍單百長單銀郎等首凡八百七十二級永福軍擊思位狼家諸巢卻敵先登破之生獲羅仁周王朝傍斬莫扶頂單應靈羅文朝羅公盤單朝律首九百七十二級洛容軍擊托定洛斗理伏川巖諸巢先登破之斬首捕虜陶狼全陶狼漢羅道章陶良陶定陶全總羅道印羅顯揚陶朝漢等四百八十二級柳城軍擊上油上良里廂諸巢卻敵破之斬首五百一

十二級大率斬首凡二千八百三十八級俘虜凡二百一十一人奪獲被齒凡一人牛凡五十五頭器械凡二百六十有二書籍凡五本關防凡一顆項之制置使具捷急使使者請於上事下大司馬譚綸於是先賜郭應聘金三十兩表裏二李錫金二十兩表裏一自是之後御史李來非訪陳訥永寧洛容後先斬首捕虜凡四千一百五十二級上有詔選殷正茂爲兵部尚書兼副都御史郭應聘爲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李錫陞秩三級李文縉等陞秩一級金錄皆有差先是御史唐鎮奏土吏泗州則峯紹勳歸

武功錄

十六

順則峯理鎮安則章農永順則彭永年捷凡二百以上南丹則莫之厚東蘭則韋應龍那地則羅謙範保靖則彭養正捷凡一百以上下雷則許宗蔭龍州則趙應龍英州則趙邦典上峽峒則峒長許世典忠州則黃有朝思明則黃恩隆永順則彭大武鄭承印上林則黃名章安隆則黃榮下石西則閉文經五土則單文顯黃正黃誠視觀則官族章寬捷凡一百四十四級上幸賜峯紹勳等金二十兩莫之厚等金十五兩許宗蔭等金十兩正茂乃上書謝賚賞以爲此陛下之靈社稷之福也臣等何敢以爲功上嘉資

如初其後大屋諸村焚獲黃朝貴黃金四復齊合之陽老村柳城之上油村齒長軍金羣等號爲萬餘人聲欲大入富福鎮而王世科等引兵擊破之斬黃金四及從賊首凡五十八級綜其實大率不下七百人也始洛客在萬山中而迤北一帶依山無城郭今皆寓郡城以爲治而縣之爲縣廢棄幾六十餘年矣舊今余淫常請遷于白龍巖實以慮四千六百有六兩甚矣其講於保治之規也

議曰

余聞洛客城垣僅六丈不下二十戶而縣尉謝潭以武功錄

《平定縣志》

十七

單騎巡徼萬山中可謂壯士及韋齒發難竟受金夷而死死於封疆誠封疆之臣哉然洛客永寧之捷幾至五千大將軍功豈不倖與於戲永寧得陞爲州不二三載乃復爲獯苦今何如矣

岑溪積善諸徭列傳

六十三山及七山皆岑溪徭巢也先是酋潘積善度岑溪地勢旁近羅旁負臂三面乃自僭號稱平天王與諸徭阻山公行頗爲疆場患於是郡百姓請於制置使凌雲翼會大兵往征羅旁干戈未皇也乃先以檄曉譬積善積善曰幸甚將軍弟不以斧鉞加于紫臣得緩須臾毋死敢不唯將軍是命願歸田輸賦得比編氓戶頃之制置使使縣令葉詩曉積善所驗田賦具如所請乃贊積善死因其子附學官受書自是之後善雖分黨然實各立巢寨犄角爲輔者矣武功錄

《平定縣志》

十八

積善深溝高壘四方諸通逃並以抵於其間遂擁衆自雄至公幹乎雲翼迺上書請潭梧泰將移岑溪而以靖夷營募兵六百人屬之當是時七山政者藤信地而六山爲容縣北流中衝北科爲六十三山咽喉懷集亦接鄰賀縣五里村山徭時往來於道塗不休也於是立五大營營皆六百人大率三千人八月食餉一錢二分即推擇指揮使五人爲將軍將軍季得僚厚三兩皆仰食梧州兵餉事聞下大司馬方廷時議其後上念撫處勤勞賜凌雲翼金十兩吳文華金三十兩表裏皆二先是制置使奏叅政王原相

食事王一卿當選秩一等。上從之。復賜金十兩。蔡政蔡汝賢副使徐時可金二十兩。是歲萬曆丁丑也。居二三年。大峒鎮始治城一百七十餘丈。外城二百四十餘丈。設參將館舍。及屯堡三十。墩墩二十有二。開赤黎至馬嶺北科平河諸道路七十餘里。墾通城鄉田七頃有五畝。北科峒田一十四頃一十七畝。而徠人歸降者。凡四千二百七十一人。而是時制置使劉堯誨及臺御史郭應璠御史李東請以千戶朱綵行恭將事。而以所墾田附募到耕兵。章月等八百人。給牛具種子。月四錢。請數自四月至九月。而以三年武刃錄

卷之八

十九

爲率。始計畝輸賦如例也。

贊曰

余聞之大將軍黃公應甲曰。潘積善宜予冠帶。視鎮撫。今其率部兵耕種。滿歲稱職。爲真。且連城大峒皆沃土。疆吏以諸商故。捐棄而不耕久矣。倘羅旁至蒼梧岑容藤博高雷之間。喘息相連。互爲爪牙。善乎連城開道。諸計畫率有味哉。

北三譚公柄河塘韋宋武諸徠列傳

譚公柄北三酋長。韋宋武河塘酋長也。而北三別號。刻馬賊。其技長於治弩。弩頗毒。發必能中。傷人每一出。常百十爲群。自稱土吏。黃勝以來。歲歲爲邊患。苦戊寅夏。公柄與韋三層韋三丈等。常以二千餘人。出合鳳山龜龍塘。而韋宋武亦傍江結營。當是時。義寧有韋總管。韋千里之種。永寧有黃河平。黃明虎之種。永福有廖勝。朗良快之種。羣輩爲姦阻山公行。殺商人李四及新民黃銀花。執良種莫東玉等。郡縣皆微。戒道路不通。先是萬曆初。恩及長官司。被獲常退與武功錄

卷之八

二十

地可三里。何。弗咳。黎酋長監公濕等。欲執土吏黃如金。盡奪其土司。如金乃以其狀告於恩。吉叅將王瑞。頂柳慶。叅將倪中化。還來指揮孫世寶。永寧百戶陳維翰。皆後先請于臺御史吳文華。於是軍書移制。置使凌雪翼。大會于東蘭那地。面冊之間。是日即以羽檄屬分守使吳善。分巡使陳俊。徵永順。白山。諸土州。州賦兵二百人。及狼兵營堡諸兵。皆馳大岩。上平橫山。弗咳等。吳期諸軍聚河塘。弗咳爲營。一時至者四面。前是臺御史郭應璠。常欲請大兵往擊之。五載弗克。公柄等以故益標桀。自河塘。弗咳之兵一出。恐

公柄等不得旦莫命生也亡何北三諸酋願以所占據還江所屯及被鹵諸生口獻將軍遂班師

讀曰

北三之戰余僅得之臺御史所題知耳其後竟以自縛得免哉北三故接北五八寨可通東歐阜嶺橫亘恐失今不治徑徑益難它日足為還來所害患豈此間耶語曰非其種者鋤而去之甚哉柳慶之間如當味乎其言也

武功錄

太平御覽卷之九

王

十寨諸酋列傳

思吉周安落洪古卯羅壘古鉢古馮都者及龍哈哈咳右江皆號為十寨也隆慶中制置使殷正茂擊破古田即以檄超八寨歸降得貸死於是寨老樊公懸韋公良石公慶藍公喀羅公印黃公邀等踵軍門上謁自言八寨與龍哈哈咳號稱十寨十寨之村固一百二十有人矣環村而居者以慮二千一百二十餘家而右江兵備使鄭一龍及叅將王世科賓州守吳泉武緣令楊大韶以為十寨既請為民當以十家為率賦米一石凡二百一十六石七斗亦得給銀米石伍錢當徵銀一百有八兩三錢伍分它若火竈差銀戶一錢凡二百二十有奇然後村立一甲長寨立一峒老為徵賦計而以思吉周安落紅古卯龍哈立一州屬向武黃九曠羅壘古鉢古馮都者哧咳立一州屬那馬黃陽皆為土州守已移思恩守備於周安堡有成議而布政使以為於法不便當立二長官長官各提兵一千人而有琴水橋荒田及南丹衛屯田民田皆歸我可賦糧以佐兵餉不足則取三里魚峯巷賢堡兵餉三百五十餘兩不足則取樊公懸等約戶每加三錢五分歲以為常皆給兵可召三里十冬三

潮嶺老郎度田因開立墟場以通恩惠慶遠武寧諸道然後建社學子男請以義勇肅紳爲千夫長陸雲騰爲百夫長姑與冠帶踰三年稱職爲真而俸兵使霍與瑕以爲八寨故不甚廣于當陞爲州而使黃賜提兵六百人守之而龍吟嘶咳可立土巡司請徵安定兵二百人付黃昌備龍吟徵與龍兵二百人付黃富備嘶咳即以守備移於鳳化城黃村俾與黃賜並得調度二選使其後制置使竟請八寨爲長官司而以兵八千人屬黃賜爲長官而黃昌黃富皆給冠帶爲土舍亦各引兵二百人食二寨如約也居六年十寨復聚黨萬餘人據人田產曰蓋大都之中割人而奪之全甚至攻城略庫戕官殃民十寨之衆六七載之間乍降乍叛非復曩時樊公懋等所約也於是制置使劉堯誨及臺御史張任請弓矢得往正其罪然後與諸裨將約約不至三月費凡七萬餘兩而寨酋之頭欲盡縣戲下以何斬首捕虜凡一萬六千九百有奇奪獲器械三千有二百牛馬二百三十九頭果以三月得捷也故事北邊斬首捕虜七十以上爲下捷九十五以上爲中捷一百一十一以上爲大捷女直倍三之寨賊倍六之反賊倍十之於是大

入十寨黨列傳

二十三

九

司馬方逢時從制置使請乃咨儀部使大鴻臚引使者至御前宣讀捷音事下太宗伯乃於五月十三日常朝期宣捷如禮是日大鴻臚致詞行五拜三叩頭禮已還公在文壁疾李言恭俱陳景行祭告南北郊及太廟而是時制置使段正茂及御史顧鈴布政使吳椿盧仲仙按察使林澄源皆去官久側不叙御史胡宥乃訪誅納以聞而征蠻將軍王尚文及姜忻李一迪侯國治彭文質陳俊陳應春林舜道歐陽模彭富王天爵周舜岳劉世賞皆有功於是守令得叙者於郡守則李遇春鄭國臣於同知則梁武以錄

八一寨諸種列傳

二十四

三



東蘭則章文翰當第居上等。而鎮安則岑奇鳳。思明則黃承祖。萬承則許國璉。上林則黃允章。上駟則許宗惠。都康則馮紀。白山則王觀。那馬則黃如金。永順則鄧得揚。彭大武。忠州則黃有瀚。興隆則章觀。思明則黃恩隆。南丹則莫之厚。忻城則莫鎮威。當第居中。等。湖潤則岑壽松。下旺則章顯威。古零則單文顯。當第居三等。而向武則黃瑚。羅陽則黃猷。當第居四等。安隆則岑洪。舊城則黃正。武靖則岑清寶。歸德則黃朝果。化則趙祖銘。都陽則黃受山。定羅則徐權。皆與黃瑚等。法當論如律。於是上賜岑大猷等金二十武功錄

《一表奇蹟》  
二十五

兩莫鎮威等金十兩。岑洪等。下臺御史遠問明年春。臺御史張任卒於官。而御史王宗載以請。天子幸哀憐任。以死勤事。予之祭。是歲也。以八寨分爲三鎮。各建一城。而以東蘭州韋應。韋顯能及田州黃馮充爲土巡檢。得比古田例。留兵一千人。附土吏許宗隆。許尚惠。岑太祿。仍屬賓州。而以思恩叅將統之。先是三里屬上林之循業。撫安。古城。久爲賊巢。今改爲龍哈。啼咳矣。其下增建二堡。而請自楊渡水爲界。畫壘爲屯。給南丹衛。通道慶遠。賓州。而使思恩三里。皆聯絡不絕。練然一大貌也。

讚曰

余聞之都御史李公。還曰。八寨之民。淳朴太甚。不患其心之不誠。而患吾所以處之。不得其理。不患土官之力不能制。患其制之太過。或不堪命。而爲它時之憂。豈其然乎。且八寨自嘉靖中。新建伯討平以來。至樊公懸歸降。能幾何時。而旋有已卯之役哉。十寨。庶幾無它。腸與。建堡開屯。久矣。爲塞上畫無窮之策也。

武功錄

八十卷

守六

馬平章王朋誼列傳

帝王朋馬平誼也。先是大將軍擊破賊巢，因建管堡，使土舍常志隆提兵往屯其地，以故王朋視堡兵爲仇。嘗率東歐大產諸酋，阻山橫行，要挾管堡，而分守使彭應時，備兵使周浩，使千總往撫，竟殺之，而會壬午秋也。縣官度田，王朋至爲阻撓，得已，遂肆劫略，白晝行村落，如入無人之境，有司莫能會。於是總戎王尚文、李應祥、參將金丹，請於制置使劉堯誨、臺御史郭應聘，得提千總張茂功、吳國勛等兵，及忻城莫鎮威、下雷峒許宗隆諸土兵，攻巢先登，斬首凡六百六十二級，俘獲凡四百三十七人，牛凡五十三頭，馬凡一十三匹，器械凡二百四十有奇，奪獲被虜凡三人。而是時柳州守則陳大猷，同知則漆文昌，伴則宋和慶、慶遠守則高文炳，皆以功著。初，馬平誼嘗常請鄉士大大之託，以佃丁莊戶，浮沉閭閻，而鄉士大夫亦親入寨峒，遂至交錢財，課租責息，出入縣庭，始未嘗不相善，而後漸自相戕賊也。而大司馬梁夢龍，赫著爲令，令監門各立門籍，嚴加議察，所與犂犢逼，而因而致富者，卽以其財產沒官，詔可之。由此犢人大寧凜也。

讚曰

西學之有犢犢，譬之家室之有鼠也，非不欲一鼓而殲滅之，不勝其殲滅也。帝王朋故遺孽，幾爲魚肉，然欲致其死，則死矣。何知有今日乎？以我冠裳城域，至聞與此曹，課租責息，嗟夫，養虎自貽患，戒之哉，戒之哉。

力舉

大司馬梁夢龍

主人

高江諸程列傳

高江諸程皆出自大小桐江及大小亮村也。旁近諸頭三株平峒諸舉假羊大窰諸程往來互相爲奸四方遁逃皆以抵其間。隆慶中大將軍常提兵往正其罪。梓鼓不鳴。今上之戊寅也。酋長盤宗明犯邊。巡吏執而傷之於社。公何諸程悉欲報邊吏。乃乘風縱火燒大結堡。明年直指使舉士於鄉。鄉書因郵置以進行。至小輩灘諸程劫略之母遺居。二三年復大入。猶巷堡殺我兵一人。我兵轉關殺一人。傷二人。頃復犯小結灘。奪商塩。而會平樂兵。擊諸程亦窺隙而起。

高江諸程列傳

三十一

三十一

遂擁衆走。猶兒堡潛伏西岸。大桐江遂千戶李夢龍百戶劉鼎及廣運堡哨兵廖具四等舟。而商人朱子隆等亦多附。而行者諸程。適摩官舟。略舟中行。李卿與諸行人並跳走其下。灘底水滿。多失脚。赴水溺死者九人。夢龍見爲劉卿死。睚眦盡。裂怒與哨兵殊死戰。諸程盡貫。已執矢射我軍。我軍中流矢而死者九人。於是昭平守衛陳邦佐與猶兒堡哨官陳珙移於府江。僱兵使葉朝陽。右江僱兵使郭某。即請臺御史吳善。先以會城標兵二百人馳高江。因使總兵呼良朋。即以羽檄徵許尚忠。率紹勳岑璠。許應珪。當文。

韓史。肯願黃如金。徐國黃正。羅謙端。蕭觀。莫崖。諸土

吏兵。四而。而。至於是。恭將曰。王遊擊童元鑽。欲敵先登。生獲李萬堡等一百有九人。俘獲七百三十九人。斬首一千一十一級。奪獲馬牛。以算。我兵傷一百一十有五人。以二十人。以何制。置使吳文華。及臺御史秦。而。屬御史黃鍾。訪誅納。具如所請。上從本兵張學顏議有。詔遷吳善秩一等。及呼良朋。它賜金皆二十兩。表裏二之。是時葉朝陽以兵變。當左遷。待罪行間。詔從副觀察使秩調。而郭某金十兩。徐時可等金五兩。而吳崇華。久蒙上賞矣。諸臣皆比鄉叩。

武功錄

高江諸程列傳

三十一

三十一

頭此皆。陛下之靈社稷之福。臣等何力之有。乃辱九重爵賞。下頒也是時。乙酉閏九月也。先是把總陳賢往歸順。汪天寵往九司。及郭馬。定羅。徵土兵。索取度鞍馬諸類。以服。而都護孫世寶提泗城東蘭兵。備三木卯。諸村。因使東蘭兵託名搜賊。劫殺一空。於是御史黃鍾劾奏。上以孫世寶等下御史逮問。凡調兵進兵。需索諸積弊。皆純以文法至嚴。乃自是歲始也。

讚曰

黃御史所奏徵土兵之嘆。良是。余聞土兵自初調之

後續有二調三調以至四五調者始以爲過在諸土吏奉行不謹耳及土兵至則有徵五百而遞增爲七八百者有徵一千而遞增至一千五六百者名爲報效而後乃今而知諸土吏毋過也我偏裨諸將軍有知得充調兵之役多提幫手棍徒以行既至索土吏乃行索驛驛延引歲月從欲充滿囊橐安在其爲大兵計乎語曰烏鈔求飽吞肌及骨豈謂此耶

懷集嚴秀珠諸從列傳

嚴秀珠懷集僮人也而與車廷惠諸首雄控一十五巢環四面二百餘里自上世爲諸郡邑所患苦正德中大將軍提兵往征之歸降幸亡恙自是之後盤牙連歲生齒益繁而懷集有金鵝之首松栢之首龍墳之首埭七之首賀縣有大灣之首磨刀之首深埭之首佛窠之首企壩之首黃沙之首開建有水細之首白蓮之首往往欲相扇而起公行郡邑顧未隙耳隆慶中常與流賊陳龍洲略郡縣殺百戶朱裳今上卽位以來標桀尤甚與懷集民高鴈梁章金枝高庫等遂梁玄珠謝生等數十餘人殺把總羅定朝與賀縣叛賊蘇應慶金敬李用庄喀樟木寨梅花峒殺金宅數人久之秀珠失道耕牛然禍所從來矣適倖爲報怨擊鮮椎牛聚黨數百人遂走開建封川之間略寧峒蔡村牛二十五頭殺九人甬七人是時村落之間皆畏秀珠甚東西逐逃走而獨西村寨鳴銃砲如雷擊死三人傷一人於是開建令范調元蒼梧令李白巽懷集令林春茂賀縣令李介福移蒼梧守巡使大管勦米經濟急使懷集尉陳經濟提南龍鑑城營兵追逐生得鄭安梁三羅聚保三人斬首四級順之

守巡使竝請於制置使吳善遇以羽檄馳兩廣總戎  
戚繼光呼良朋卽徵東粵標兵及羅定東西山泗城  
郭康歸順肇慶北岸大同諸兵而東粵守巡使陸萬  
鍾鄭人達王洋朱東九旣引兵雲翔而至分爲五道  
而以叅將戴應麟爲將軍出伏虎營王如澄爲將軍  
出蘭峒山魏宗瀚姜虎爲將軍出石牛營守備楊壽  
甫爲將軍出仇峒遊擊沈茂爲將軍出會珠營而屬  
王洋來經濟監之而肇慶守鄭一麟梧州守林喬楠  
平樂守鄭時章及同知鄒通平鄭應麟日夜趨肇慶  
倭朱士貴梧州司理莊敦義轉輸軍中饋餉不絕皆  
武吉集  
期二月初二日竝舉於是伏虎軍擊金鷄松栢埔七  
諸巢先登破之斬嚴秀珠韋胡通等首六十一級俘  
獲八人奪獲牛四十四頭器械三十有奇蘭峒軍擊  
古城上下諸巢卻敵破之斬區世奇韋亞養等首五  
十四級俘獲一十二人奪獲牛四十三頭奪獲被虜  
一人器械一十有九石牛軍擊深坑佛委麗埔諸巢  
卻敵先登破之斬劉高滿劉福昌首三十九級俘獲  
一十四人奪獲牛四十頭馬十二匹會珠軍擊水經  
白蓮黃沙龍塘諸巢破之捕虜徐廷穩鄧時華等二  
十四人斬首三十二級俘獲二十二二人奪獲牛二十

頭器械二十有奇仇峒軍擊破大摩磨刀企勒諸巢  
破之斬敗福正陶伯正等首九級俘獲六人奪獲牛  
十頭器械一十有奇諸偷悉奔青水尾備委鐵帽諸  
山於是戴應麟進據金鷄巢爲營旦日卽所部追亡  
逐北至青水尾屢戰生獲陳朝瑞等一十人斬首六  
十三級俘獲一十二人奪獲牛七頭馬一騎器械一  
十有九復追逐至大竹山斬蘇連進等首一十級俘  
獲一十五人奪獲牛六頭復追亡至更鼓山斬鄧仕  
石朝行等首一十七級俘獲九人奪獲牛八頭蘭峒  
軍追古城賊至三岳大鐵帽斬鄭明瑞朝龍等首  
武吉集  
六十五級俘獲五人奪獲牛二頭器械二十石牛軍  
還入佛委斬劉貴安等首一百一十七級俘獲一十  
三人奪獲牛三頭馬一騎器械八十復攻大青山石  
坂嶺斬首三十二級俘獲七人馬一騎復追古婁大  
山斬首三十三級俘獲四人奪獲器械一十有奇復  
追亡至譚華石岩生得盧亞添吳朝富等三人斬首  
三級俘獲四人會珠軍追亡至飯甌埔青水尾生得  
車廷惠一人斬首一十四級復攻龍塘瓦斬李先富  
等首一十九級復追亡至塘龍黃沙尾生得龍秀等  
五人斬首四級俘獲二人奪獲器械一十有奇仇峒

軍進亡至大灣山斬陳惟德孔四第等首二十六級  
俘獲一十二人奪獲牛七頭運獲古城斬首二十二  
級搜沙坵企塢生得梁石滿二人斬首六級俘獲五  
人奪獲牛二頭後疏捕企塢山生得劉國全等二人  
斬一級石牛軍逐北至都達程家山生得李結成劉  
福成等一十四人斬首二十九級奪獲馬一頭器械  
一十有奇銀五十兩而是時開建尉楊萬珠廖雨令  
山生得李廷業等九人俘獲九人後捕伏鶴勝嶺斬  
首二級實州吏目王三慶戰石臥龍鵬諸生得劉  
朝珠等八人斬首一級俘獲五人擒集尉陳經濟廖  
武功錄

六集卷之六

三五

戰燕嶺生得吳朝海姚榮才等一十六人俘獲九人  
奪獲牛二十七頭運獲南陀大岳諸山生得周子傑  
等二十二入俘獲三十人奪獲牛五頭時乙酉二月  
盡也於是銅鍾牛欄丁口約四百人皆踵懷集縣庭  
中叩頭吾等誠願克戍卒守險而羊橋八峒千餘人  
願爲撫民相引赴賀縣語亦如之曰天子聖神諸  
公卿美無遺策我輩如孤芻蕘耳而與其阻山障  
間長嬰大罪且莫引領待斧鉞孰與爲治民得提梓  
鼓立軍門以備宿衛之選寧不輸快乎後大司馬梁  
夢龍以臺御史捷覆奏上幸賜大司馬以下爵賞

金錢有差始叛賊李用庄久圖匿羊橋峒至是崎老  
送奉到邊請死罪甚至執兵戎以衛我界上險隘而  
懷集牛欄銅鍾上下陣故反欄悍甚今亦歸降而大  
將軍梟斬以示威武者不過銅鍾后山十數人而已

讀曰

全稱之捷豈天欲殲除此屬耶何其滅之速也余數  
其師旋之期猶不至三旬而百年之通寇蕩滅殆盡  
哉府江十寨皆舉其庭掃其穴而郡縣之其爲全魏  
諸巢善後策不少概見何法曰多美勝少美不勝也  
夫捷徑難倖滅漸振舉而郡縣之此多美者也

武功錄

六集卷之六

三五

土吏黃拱聖列傳

黃拱聖恩隆男也。先是黃武崇於國初歸降。給府州印信各一顆。而是時長子黃忽都授官郡太守。次子黃均授授官州太守。都傳至承祖。授傳至泰。泰正室生四子。長恩詔。次恩錫。次恩隆。次恩祐。庶室生三子。長恩重。次恩承。次恩祿。而會詔錫後先久物故。隆當行州事。於是以前事趙為妻。劾妻黃為次妻。黃適承祖姊也。而趙生三子。長拱極。次拱宸。次拱闕。黃生二子。長拱廷。次拱聖。而州印故封貯太平庫。庚辰中。隆從征諸雅。有功。得給印以嗣。隆尤寵黃。慮拱廷拱

武功錄

卷八

三十七

聖出勢不得嗣。於是謀於承祖。因欲載領印奔。時拱廷得嗣也。隆既嗣。即奉祖所授黎龍。白鵬。箭蓬。那棟。諸村田土。弗得與。動于戈。且莫相仇殺也。亡何。隆罹霜露之病。以為承祖於我隙益深。設百歲後。是屬豈為我子孫計久遠乎。迺大書遺命。取族目恩祐。黃見及州民舉結。因以印并皆附拱極。而隆遂溘然捐館舍矣。時丙戌五月也。承祖聞隆死。是日擁眾擊拱極。欲還隆所奪村寨。而目兵盡走上搏。戰殺三人相當。拱極懼有後禍。乃請於臺御史吳善。御史黃鍾願使。使它官撫撫其民。於是以前指揮使楊桂

芳往亡何。拱廷僉率達魯魯。病在喉門。承祖乃使醫人阮仕偉視脈。而母黃及婢金連的臺供藥餌。竟不可起。死矣。曾目鄭錦及州民張國用。左驗無它腸。然拱極獨所從來矣。且日祖乃急使使者歸。歸。屬黃佯言拱廷欲訖死。而內人黃受黃師明及周佛黃仲。周即果如黃氏指。大言拱極毒死拱廷。於法不當。我郡太守意以為有知。鄉老能以拱聖嗣。歸黎龍諸田。兩相和。解。它日陞賞知約。不然。我以兵度劉迺眾也。乃送奉黃受黃仲。及周佛。周明。百金。為治兵費。於是約鄧寧。車彭。郭佳等。以六月十九日。並詣州前。武功錄

卷八

三八

而單彭來自東門。郭佳來自西北門。皆持闔器入拱極欲還走。恩承止勿走。拱極乃携妻計。及弟婦趙走。人後衛。而王朋聞迺拱聖出走。單彭即與黃蓋甘京。林武等。追亡。執拱極。取印。會楊指揮至。拱極佯以為在楊指揮所。農二乃去。楊指揮衣裸身。實無印。驅逐出門。走已。鄧錦鄭銀於柱上索印。不可得。復解拱極衣。疏索得印。迺屬黃受附拱聖。蓋因欲致拱極死。迺立奏使黃師明與張國用貨三十金。給鄧寧。鄧寧遂欲劓斬極。極曰。吾無罪。誠欲我死。我欲自縊死。寧乃以弓弦與極。極竟自縊死。死矣。妻趙負屍而哭。極

袁軍及陸戴復殺趙趙有幼孩二人呂蒙張國用即捐棄於水溺死寧伴古拱宸洪關晉貨女死迷女往龍州拱關果亡抵於寧家寧因請於拱聖晉復奪二虎子索重賞拱聖與之金十兩是夜夜半即與黃師明等殺宸與關詰朝晨義越等以板盛拱極及母屍以篋縛拱宸及拱關屍燒毀置江中而陸戴甘京黃蓋等遂二十一日拜拱聖爲州太守而拱聖竟擁大蓋策騎馬入州也既到官官事即論功行賞乃陞土兵鄧寧爲總印最義藏爲哨首頭目黃蓋甘京陸戴林武爲總萬戶內人黃師明爲總哨首首以父長監武功錄

不盡其詳

壬午十一月十三

門軍羅國郭佳亦知之羅斥頭目黃恩陸及羅繼甘師鄭錦等而罰族目黃恩祜金十兩恩承金二十兩恩祜及黃恩金五兩田土皆沒入州而是時承祖恐官族有它腸迺使黃學義約族衆至廟歃血以盟保拱聖居官亡恙乎於是以拱極妻許拱宸妻趙紫獄聖知二氏皆有孕當欲鄉鑄懸兩半欲因而墮棄之弗就已殺萬戶孫伍傳首郡中居二三日南寧太平移左江備兵使因請於制置使長善下備兵使逮捕拱聖奪印封府庫而御史蔡系開檄亦如之乃屬南寧太平二郡守行州俱得其狀會許舉一子因各

黃世延是時許外家請得世延以歸承祖不許於是制置使及御史皆檄太平郡守趙釋許竟如所請也頃之逮捕拱聖及鄧二慶臺王引標等對簿而龍州江州龍英太平全峇恩城諸州及下當上狀諸土峒皆爲左驗拱聖既虛服有死罪迺奉印封太平府庫而備兵使議以拱極幼男黃世延嗣而以許氏爲官母官弟太平諸生黃恩承及頭目鄭鎮輔之埃與日世延長大給印先是南太二守議以州改隸漢府而黃冕等以爲本州賦稅故輸南寧願隸南寧也於是臺御史劉繼文御史蔡系開當拱聖以下罪請梟斬武功錄

不盡其詳

南十三

譜曰

語有之天道好還絲毫不差豈不信哉恩隆兩妻丘嫂欲傳嗣於庶而乃嗣拱極者此非情也率之拱聖以庶子祇兄僂及宗枝幾盡誠天所以報施恩隆而顧第太慘耳許氏孤兒得免虎口終爲極後偉矣由此觀之立嫡以長亦天道也豈徒國憲哉



山賊楊秀列傳

楊秀武宣大盜也。唐厯夏縣令饒養浩病伏在床。得楊秀與劉子連廼窺公庭之隙。夜半帥十餘人執炬鳴銃走西南城。殺監門賈扶。毒直搗縣庫。庫祿將邦取弗能敵。還逃。於是諸偷持各擊破後衛門。執養浩。略柴薪俸資。因趨養浩。並詣庫。奪庫金六百四十五兩。銅錢三萬二千四百文。會佐史董仲宣出視令秀。即劒斬之。復由西南出。養浩行至古跡灘。請還符免。而官是時諸偷聲音半似衛承人。半似浙鳥。銃手。邑中皆莫能識辨。旦日出養浩。獲衆議視。右江兵巡武功錄

山賊楊秀列傳

聖

王

贊曰

粵西既不勝匪種之苦。而奈何偷盜又復竊發乎。武宣之役。操戈而入者。亡慮五十餘人。迺至執縣官。劫庫而奪之金。豈不謂強。而論之於匪種。蓋所謂鼠竊狗偷。何足置齒牙間也。當是時。方嚴捕盜之法哉。

武功錄

山賊楊秀列傳

四二

流賊黎福莊黃科殺列傳

黎福莊平樂上四山長也其地故安北突屯通廣東大羅山互相為雄長虎踞狼吞下慶中福莊常與男黎天龍九合諸獠大入富川略并橋及鍾用屠戮去已略霞江龍眼寨去由此福莊益驕悍亡所顧忌矣甲戌春連與獲人章六哥等大人鄧塘東屋村因圍石面山執飲孝康適以金錢贖得免居一二年丙子會富川割二五圍賈縣訓招賢鄉迷昭平縣福莊返窺略約下四屯酋長周淋湘章方相等及大羅山流賊一千餘人直走賀縣桂嶺遣使李廷堦提兵疾攻功錄

《廣西通志》

四三

武功錄

《廣西通志》

甲四

諸獠相扇而起使使者獻惡天龍大心主髮上指冠於是移都御史公總戎李錫因使指洋軍元鎮送奉旗牌而以指揮公京行恭將事乃徵武常安福祿土丘募選江民兵楊守巡使陳應春沈子木彭文賢吳嘉禮調度亡何洛容荆嗣北賽諸寨亦聚黨略里號村我兵即疾力搏戰生得一人斬首三十四級餘黨遂逃常安福祿兵追亡逐北斬首十六級我兵勇氣益百倍乘勝擊天龍巢遂攻白昌五指皆破之斬首一千三百七十六級俘獲二百一十五口牛一百五十四頭馬四百四頭器械五百七十有八而獨天龍得逃亡餘死也其後壬午平樂倭朱應辰以為賀縣里松等八峒有眾二千餘人旁近楚之衛永東粵之連陽開建倉招之懷集山箐幽深徑徑依阻于其中盤牙連城有司莫能會請立土司而以祀總黎邦伯往臨之而於楚江華諸隘口則立堡備兵五千人陳應春其可其議因制置使郭應聘以詩以樊家中下屯及攻城江源近立土司皆有成效故也黃邦線韓林酋長也其巢旁近北海廉州合浦銅鼓諸巢自上下為疆場患成化中大將軍常擊破之延引至今上已生萬日繁暴然愈其於是與北海

酋長黃章第椎牛與諸酋約約五六百人並馳大頭木綿大坡羅允金頂樟木諸村商略人民及畜產乘風縱火焚燒其屋居而去金頂也遁以所遺招諸村首欲請金錢贖而復與城隍諸山反狼及合浦銅鼓諸酋走博白沙田之間已大入興業諸縣城門傲戒道路不通頃之吏目陳思聖請於兵巡使王原相而會御史顧鈴行梧州移原相乘傳馳歸林即移書制軍使劉堯誨臺御史張任而以羽檄徵七山六雲北科連城指揮李汝賢朱練杜熊兆把總林燧百戶丈濟雷朝輔等提營兵及成梧土兵五屯旗軍四

武功錄

卷之六

四十五

而而至而是時梧州守陸萬垓同知魏仕吳司理蔣上欽治兵餉旦莫不暇休沐也邦級見漢兵強盛自度弗能當有遠逃還故巢於是杜熊兆偕興業高智廉橫州烏蠻甜菜橫石磯而諸兵日疏索鬱林道上適生獲踴梁善富黃四等而後知黃邦級即軍扶王軍扶安即軍安也先是興業鄉士大夫士庶潘大廣十冬譚汝讓等日夜匍匐悲號於將軍所願爲我輩便計若不登賊除此屬吾等誠不得且夕安枕也是日周勳李汝賢軍自木根而入林燧軍自平山而入皆軍於蓮塘朱練自平山而入軍于塘甘雷朝輔

備自橫嶺而入軍于石門艾濟用自跳崖而入軍於馬村會把總王明侯計獲酋長黃邦級軍全所顯羅扼樞軍傳致軍門屬左江兵巡使李一迪及陸川令樊祖按驗有狀由此三軍皆跳躍以爲邦級既就食會它輩此警猶口中風耳於是期五月十七日攻木頭城隍石礙塘表峴峴銅鑼諸巢先登卻敵破之周勳斬首捕虜四百一十八級俘獲一百二十一八人奪獲器械六十有一牛馬六十頭我兵亡一人傷二十八人張榜生得八十八人俘獲一十六人招撫民狼三千八百六十人奪獲器械三十有九馬四匹耿四

武功錄

卷之六

四十六

張本生得三人斬首三百三十三級俘獲一百八十一人奪獲八人器械七十有九牛一百四十八頭馬一十六匹我兵亡三人傷二十一人尹邦俊生得一人斬首一百二十四級俘獲一百有一人奪獲器械二十有八牛二十頭馬一匹我兵傷二人於是班師而還時七月二十也居頃之廣西守巡使王厚相李一迪侯國治以黃邦級等捷海北兵巡使熊惟學以黃章第等捷上莫府斬首捕虜凡五千一百五十六人以請事下大司馬方建時具如所奏於是賜劉堯誨張任金三十兩表裏二王原相等金二十

兩李汝賢等金十五兩。廖萬珍等金十兩。

讚曰

法曰神乎神乎。至於無形薄林興業之間。旁近海北。諸賊乘虛而出。則人不知其所守。乃飽飲而歸。則兵又不知其所攻。此豈非無形之險哉。且薄林之捷。於甲面縛而請者。以千數。安可保不為它日之黎。禍在黃邦。緣乎此。非獨其勢然。蓋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乃自古記之矣。

武功錄

八

四

叛兵呂子和張鳳梁一貴列傳

呂子和。岑溪裨將也。先是協總金仲恩與佐史。曾祐妻通。而會公館領賴縣令葉詩。使祐繕治之。祐與雞往公館。行至館門。雞散走。祐追亡館所。仲恩與祐妻方坐公案上。相嚮飲醇酒。大自笑樂也。仲恩見至。世畏祐。遂乘醉執祐。祐大聲聲言。殺人得解。是夜恩命庖人擊鮮。約學博張講飲。飲至夜半。講惡縣官不給民兵。治乘輿。乃為恩謀。使兵眾先擊之。旦日出。果與把總張之賢。使哨官呂子和。陳泗。集戍卒百餘人。擁大蓋。策駟馬。直走縣門。鼓噪聲欲殺府祐。而班頭賴清。解釋之。頃縣尉楊璽。請於分守使王原相。參將王德懋。而縣令亦移制置使凌雲翼矣。事下分守使。題使百戶王廷棟。逮王德懋。張之賢。金仲恩。廷棟既到縣。即使使者大索諸戍卒。一切皆棄治之。諸戍卒皆惶懼。恐染干事。於是呂子和。復聚眾走縣門。欲殺令。令遂逃。楊璽即與司庫以庫金埋伏。後國躬提兵壓諸兵。得保縣令家室。我兵生獲陳鳳等六人。餘黨皆奔走。過南渡水口而去。分守使急使百戶艾潛。用安撫以羽檄征戍。梧狼兵及七山李汝賢。北科劉期棟。連城朱祿。六雲杜熊。諸指揮兵往擊之。朝標斬百。

六級生獲十一人李汝賢斬首四級生獲八人朱謀斬首六級生獲十一人是時縣道皆備兵兵衛甚嚴北流生得五人廣容斬呂子和等首二級我兵乘勝勇氣益百倍追逐至潯州斬首四級生獲四十二人皆系梧州獄復鼓行行至貴縣石塘村諸戌卒度勢不能敵皆負弩矢羅列於道左望見德懋單騎諸戌卒盡叩頭具言將軍幸寬假吾等死唯將軍所左右由此許諾得贖罪軍中北地矣是時戊寅冬也雲翼乃系王德懋等罪以請而給諫光懋亦上書劾奏大憲欲重治失事諸官將以風邊吏於是大司馬

武功錄

六級生獲十一人

聖

方逢時案諸疏覆請上有詔免葉詩官張之賢等下御史逮問貶李豫秩一等奪王原相俸半載諸酋從亦由此得除罪相與潯盡前遁曰唯將軍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

張鳳平樂戍卒也常爲寇東粵事覺亡抵千把總黃恭由此得爲蒼頭軍僱府江先是制置使郭應聘破府江諸寇請置土吏於是上中崗則屬各色把總齊凱下崗則屬土吏凱領田凡一萬三千八百八十九頃得招致敢死士爲兵矣故事平樂營兵三百五十人給餉月八錢壬午冬參政使陳應春請

裁爲六錢鳳習知東粵故八錢也適與張元王霄等謀曰何不俱赴縣官請增餉由此出死罪囚略縣庫遂走東粵可乎元等唯唯於是擊牛酒爲盟是日卽立張鳳爲都總張元爲頭總王霄爲二總梁朝爲三總何明爲四總江大爲五總范惟芝爲主謀張學爲記室張學伍等一百三十人爲長幹直走城中鼓噪欲增餉殺黃福賢等一十三人傷駱守堯等三十六人縱火燒民居奪驛騎馬四十餘匹財產上美會齊凱詣府而備兵使葉朝陽急使守備使武應龍同凱往諭之遂隨凱入洞旦日中渡江竟執鄉大夫王

武功錄

六級生獲十一人

五十

佩璽而去是時縣當給軍餉凡三百金平樂乃出帑金凡一百五十兩副把總黃恭給軍而司庫唐大選罷爲軍病甚餘餉缺異日頃總戎呼良朋提標兵土兵縣平樂營之衆以叛而去者固二百六十餘矣齊超釋佩璽傳馬貴陳子鳳自因便與股攷廣學伍子貴等請贖死總戎知貴等皆非渠魁弗從凱從帥其衆走荔浦城下欲攻戰會參將白玉提水寧兵至而上舍單文奎兵亦起鳳等見我兵五合六聚衆弗敵適以凱家室閭閻千隘中先以數十人衝鋒白玉卽斬其衝鋒者二人以鉤諸叛兵皆股栗墮前叛

丘復盡出其衆殊死戰。適以鳴鏑射我軍。我裨將江惟中等二十餘人中流矢幾死。於是諸軍大戰數合。擊破之。斬首二百有六級。生獲葉子明、張鳳、齊凱等二十二人。寸矢餘刀。旗幟請什物亡筭。是夜凱自縊死。於是制置使吳文華、傳黃、黃泰及平樂守周圻等以請。上謂太守支放後期。致激衆倡亂。傷命數多。遣執金吾逮周圻問狀。是時甲申秋八月也。給諫王三餘亦上書劾奏葉朝陽復謂以營兵之故而罪及上官。恐長諸軍廢悍。請以朝陽戴罪視事。上可之。亡何。周圻以檻車至長安。詔鎮撫使卽訊。既

武功錄

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得其狀以聞。上謂折支詞抵飾。詔所司以重罪論。居頃之。給諫陳瑩上書言致圻于重法。非所以肅反側子之心而振國威也。而給諫鍾子淳猶慮府江去蒼梧可五百里。其間山高林茂。爲兩粵咽喉。而府江又南岸之通。巡邏警備兩岸。則門戶而三峒則室與也。先是。上有詔。詔大司馬張學顏曰。近來各處募兵。多係無籍投充。各該管軍官。合縱橫取失策。以致釀患。辱累貽害地方。於是。上書言。齊凱既伏誅。淳意然。三峒或易以把總。或易以土吏。比筭以決而營兵則莫若練土著。稍稍厚其廩餼。以招致之。張

希皋奏亦此意。事下戎部。始征蠻將軍居梧。制兩粵。後盜賊興沸。復以總戎一人居粵西。周圻請于鎮撫使曰。水東賓縣與大羅山相連。張鳳先欲略水東。因從大羅山走東粵。皆有狀由。此觀之。兩粵兵防。誠不可不嚴也。

梁一貴。梧州大喇戍卒也。喇故有左右營。控制諸經。先是。參將吳紳到官。營事。卽欲部署諸戍卒。廼治鑼。鑼竹簫。固與諸戍卒。期以二十八日。閱諸軍。操曰。敢議令。及不如令者。請論如軍法。時丁亥四月二十也。居七八日。紳果登大將軍壇。鳴金鼓。蘭。屬哨官梁

武功錄

卷一百一十五

十二

鳳傳令。會鳳新視事。不閑於軍法。失儀紳大怒。命左右榜掠之。二十已。命縛致戲下。於是梁一貴。胡一倫等。卽右營兵三百餘人。直走入紳所。說。梁將竹簫毀折之。貢鳳出圍。紳復大言曰。吾等盡下班。若烏奈我何。紳不得已。驅爲好言。慰藉諸戍卒。諸戍卒始出。是時來經濟爲蒼梧兵。巡使急使指揮李汝賢。督得安堵。於是逮捕梁鳳。羅本。錢子和。及叛兵梁一安。胡一倫。黃珠。蒙惠。楊明。蔡梧。州獄。卽請于制置使。吳文華。及臺御史吳善。御史蔡系。周皆後先。上書。議調吳紳。而以梁魁。梁一貴等罪當死。會大司馬王一鸞。

諫亦如之。上乃詔曰：「營軍欺度本營，故違。」  
悍成風，大壞紀綱，延以梁一貴等五人梟斬。帝  
其後制置使劉繼文如詔行。先是，上有詔欲重  
治吳紳士而給諫吳之佳。上書大略以爲：「南兵吳公  
泰之變，上幸動一副將，諸軍圍視而起。今又治一  
參將，則是軍士挺臂一呼，將軍倪首轍去，所謂一脛  
之大幾如腰，一指之大幾如股。此實誼常至痛哭流  
涕者也。」

讚曰

善哉乎！吳給諫練士兵，優家丁諸策也。而給諫常自  
言曰：「招兵易，散兵難。」散士兵易，散客兵尤難之難。顧  
第老弱有汰，逃亡勿補。每一決，即以土著敢死士補  
之，亦自足土著事。夫土著何敢叛亂哉？易曰：「履霜，堅  
冰，戒其漸也。」童牛之牯，嚴其微也。且岑溪之變，平樂  
之變，大峒之變，此豈獨將過？蓋亦諸軍漸驕悍使然  
哉。

安南

莫茂洽列傳

莫茂洽者，宏漢子也。曾大父登庸，常給事黎朝，爲  
都力。登庸生力，力生福海，福海生宏漢。始安南  
在漢唐故郡，縣五代時丁部領自稱萬勝王，而以子  
璉爲節度使。宋初，璉使使者獻見，璉祖封部領爲交  
趾郡王，璉爲都護。以何領與璉弟璉嗣，大校黎桓  
廢而篡之，作爲璉上表，請以桓代。璉祖乃封桓爲王。  
黎氏故得有安南乎？三世復爲李公蘊所奪，與隆中  
天祚以其方物畢獻。孝宗封天祚爲安南國王，安南  
武功錄。莫茂洽列傳。一。文。三。七。三。  
之爲國，自此始也。傳至八世，女昭盛立，頃昭盛避位  
於其夫陳日煚。元世祖時，煚使使者款塞請貢。於是  
封光昂爲安南王，煚死，子日烜嗣，不諱元命。元世祖  
乃遣鎮南王脫懼平章阿里海牙往征之，不克。其弟  
益授謁世祖，世祖封爲安南國王。成宗時，始以烜子  
日煚嗣。傳至十二世，日煚而我高皇帝即位，遣漢  
陽王易潛往諭之。煚乃使陪臣同時敏等來貢，請封  
高皇帝，復使學士張以寧、與簿牛諒往，遂封煚爲之  
安南國王。賜以駝紐塗金銀印及大統曆及文綺  
紗羅四十純，且戒後世毋伐其國。漢使至其國，而煚

已浩然捐館舍矣。乃以其姪日煜嗣。上乃爲文章使編修王濬充弔祭使。主事林唐臣充須封使使者。既至國。日煜奉彩輿鼓吹。率國人郊迎入。已爲日煜位。王濬南面布宣之。煜率群臣拜俯伏如禮。旦日日出。林唐臣奉詔印授之。煜率其臣北面跪受。初交人惟長揖以爲禮。行稽首頓首禮。自是始。居四五年。陳叔明篡煜。使使者阮汝霖入貢以覲。上意。上命却之。明年。詔叔明以王印視事。如真。亡何。叔明告老。請以弟端嗣。其三十年。詔日煜以所侵丘溫以北地還恩明府。猶豫久不決。上曰。蠻夷相爭。自武力奪。八夷志。三六。古有之。使恃頑不服。終必取禍。姑待之而已。其三十二年。安南臣黎季犛弑其主陳日焜。而以子頤嗣。頤弑。顯而以季子安嗣。頤弑。安而陳氏宗盟至無類矣。於是季犛遂奉其位。而立其子蒼。自稱阿摩。舜苗裔。胡公滿之後也。通易姓名曰胡一元。國號大虞。而更亦易名曰奎。奎自是爲大虞皇帝矣。犛竟僭稱太上皇。永樂初。奎使使者上書。自謂燧燭。燧不幸。毋嗣。而國人推奎。已立四年矣。敢請。上使行人楊渤等問其陪臣耆老。果如奎所言。奎竟封爲王。明年秋。安南故陪臣裴伯耆伏闕下。號泣訟犛罪。請兵欲爲主。

討賊當是時。日煜孫陳天平。已抵於老耄。會宣慰使刀線及使使者送天平亦至。闕具以實來告。上皆憐之。詔有司賜居第。月給其廩餼。明年。安南亦使使者朝。正月。上命大。宗伯出陳天平。示使者。使者識其故王孫也。大驚。因泣下。裴伯耆。通讓使者。以大義皆惶恐不能對。上於是。詔曰。朕謂陳氏以塔得國。今奎以甥繼之。於理亦可。孰知弑王篡位。僭號改元。爲天地鬼神所不赦。是年春。使御史李瑋。行人王樞。詰問奎。奎使使者阮景真。席藁請死。罪稱實。日煜甥如初。上恐其爲詐也。復遣行人聶聰。武力奪。八夷志。三六。詔奎迎還天平。以君事之。朕當建爾上公。封以大郡。俾世世勿絕。奎於是待罪境上。請迎天平。還故國。上有詔。詔天平行。而以征南將軍韓觀及副將軍黃中。呂毅。提兵五千人送之。天平乃。陛辭。上曰。自古亡國出奔之君。如齊桓。晉文。皆內有主。故反國而安。今爾無主於內。徒朕爲主於外。事之委曲。尤切朕心。通。賜綺羅紗衣二襲。鈔一萬貫。於是封胡奎爲順化郡公。盡食所部邑。天平既乘輅車至丘溫。奎使使者黃胸。卿。擊牛酒犒從者。胸卿等見天平。皆大喜。舞踊。躍如平生。中等問奎安在。胸卿言奎適懼霜露。



在嘉林。天平亦不疑。乃度隘留鷄林。行未至芹站。而  
遣險軍行。不得成。列伏兵。乃忽從中起。却天平。將軍  
皆出不意。不能當。亟治兵行捕。至。金衆已斬絕橋梁。  
發天平而去。是時大理。御薛最。適廣西邊。中衆爲輔  
行。遂感憾。自經死。使者還。奏事。上大怒。欲往正  
其罪。卽命大司馬劉儒。伺兵於使使者。祭告獄  
鎮海濱之神。而以成國公朱能爲征夷將軍。西平侯  
沐晟。新城侯張輔。爲左右副將軍。豐城侯李彬。雲陽  
伯陳旭。爲左右參將。指揮使程寬。朱貴。爲神機將軍。  
毛八丹。朱廣王。恕。爲遊擊將軍。魯麟。王玉。高鵬。爲橫  
武勳。錄。一八東夷列傳

海將軍。呂毅。朱英。江范。方政。爲鷹揚將軍。朱榮。金銘。  
吳旺。劉堪。出爲驃騎將軍。是日。上乘六飛。祭大江  
諸神。已集將士。上臨江送之。千時。天日開明。風便。  
大將軍揚揚張旂志。擊鼓鼓行而南也。上大喜曰。  
自此安南可平平。先是占城國王占巴的。願使孫部  
言。黎賊侵奪地界。請兵至是。上遣中貴人馬彬。令  
占城備兵以防異衝。賜之鍍金銀印。及紗帽金帶。  
黃金百兩。白金五百兩。金織文綺衣二襲。於是副將  
軍輔。自憑祥度坡。至關。祭安南山川。因以檄諭其國  
人。數黎酋有死罪。罪至不赦。當是時。諸黎酋皆恃東

西都宣江。洮江。沱江。富良江。爲國。乃自三江府。進  
江南。拿圓山。循富良江南。東下。至寧江。又於富良江  
北。循海潮江。希江。麻罕江。至盤難。因故山。盤牙。九百  
餘里。綠江。皆爲壘。壘木。樵枝。聯不絕。盡發諸郡縣民  
守之。水陸號曰七百萬。何。三帶州。余判鄧原。及南  
策人。莫遂。莫遠。並以其狀。檄告副將軍。而大將軍朱  
能。行至龍州。乃達。露露死矣。上復以張輔爲大將  
軍。以雲陽伯陳旭爲右參將。詔曰。大將軍。開平王  
常遇春。偏將軍。岐陽王。李文忠等。率師北征。而開平  
王。卒于柳河川。岐陽王。率諸將。掃蕩殘胡。終建大勳。  
武勳。錄。一八東夷列傳

爾等宜取法前人。毋負朕意。自是之後。將軍。沐晟。陳  
旭。備洮江。驃騎將軍。朱榮。狗嘉林江。皆治舟筏。伴爲  
欲濟之勢。挑賊。賊果度江。榮等疾戰。大破之。大將軍  
輔。乘勝。遣都督高士文。引舟師於箇。招市江口。與驃  
騎將軍。兵相接。然後約偏將軍。威。並馳諸賊。諸賊深  
溝高壘。皆近江。獨多邦城下。沙離平。潤可。壁然土城。  
高峻。賊於城下。設重濠。濠內。容道竹刺。濠外。坎地。以  
爲阱。使道上行人。不吾覺。陰陷入其中。凡殺株窟。完  
所在。不知我師。先既已盡覺矣。於是諸軍。皆繞城。輔  
軍。攻其西南。寇軍。攻其東南。會夜。夜半。偏將軍。黃中。

街枚至城下以雲梯附城指揮使蔡福先登出擊鼓  
鼓吹城上炬火齊明城下軍並登賊衆矢石不及登  
皆倉皇走走下城失險其不及走者殊死戰驅象而  
前遊擊將軍朱廣乃以畫獅蒙馬而神機將軍羅文  
亦以神機發擊而前前衆皆股栗多中流矢死賊盡  
反踵走走不及數十步自相潰亂騰踐而死者以等  
自是之後騎乘勝直擣東都而豐城侯李彬雲陽伯  
陳旭亦擣西都兩都面縛請降者日以萬數輔乃調  
清遠伯王友晨乃調指揮使柳琮因攻因枚山萬劫  
江普賴山斬首捕虜凡三萬七千三百九十級獲國  
武功章

六

副丁部曲劒斬之餘黨悉毒是時賊將胡杜微戰艦  
于盤灘江輔因南東州土人陳封來降因使往擊杜  
杜敗走走膠水縣閩海口盡得其戰艦閩海口地下  
濕不可以壁遂還誘賊至鹹子關築堡而以都督柳  
升守之會往來者言李璋及其子澄微戰艦於黃江  
於是輔引兵徇木九江而西平侯展僭豐城侯彬由  
富良江徇魯江黎酋果出戰艦五百艘當我軍升轉  
聞大破之斬賊將胡射阮仁子阮落阮劣等首萬餘  
級生得偽尚書阮帝周及黃世用彭文傑馮宗寶莫  
鐵范難阮利等百餘人乘勝馳黃江澤已先遠逃去

矣獨僞尚書元兒大理卿阮飛卿及子牛衡符陳  
日昭等額將軍黎威並歸降於是大將軍輔使莫選  
大索故陳王苗裔推嫡而賢者一人來詣而汪北等  
府安越等縣耆老尹沛等千一百二十人詣軍門上  
謂言陳氏不祿實黎酋藏夷已盡無復存者今願復  
古郡縣庶漸革夷風幸甚大將軍輔乃以安南議  
請請敕中國制建都指揮使及布政使按察使以調  
度郡縣上有詔候黎酋父子悉就禽而後如議居  
亡何輔及晟等追亡至興史海門涇鵠淺會天大旱  
水涸賊皆棄舟走頃軍至大雨從西北來如注平地  
水深數尺舟畢度三軍皆大喜曰此天贊也輔等竟

武功章

六

七

以輕騎走於龍舟師亦至僞四輔大尹阮謹緊頭來  
降言黎酋走又安於是追亡逐北至日南州奇羅海  
口柳升得賊舟三百艘餘黨復走輔等復引兵出奇  
羅海口生得李璋李保係及其子澄十人土人武如  
顯得僞大莫國王黎僞太子黎酋及其子孫弟姪  
僞梁國王黎澈等及僞柱國東山鄉侯胡杜等於是  
大將軍以安南大捷聞頭請建三司郡縣上從  
之詔告天下建三司郡縣如中國自是之後盜賊  
西流無處不用兵矣而七源諸州遠寇猶甚王文率

敢死士既捕竟中流矢死輔道指揮使程瑒繼發夷之安南始平。延使都督會事柳升蕭露布獻俘至闕下。上御奉天門受之。小司馬方賓讀露布畢。以李聲及子養僞將相胡杜等繫獄。而赦其子孫澤茂等。命有司給衣食。於是賜新城侯張輔以下金幣。賈有差。是歲永樂五年也。居頃之。逆賊簡定與阮師檉陳季擴阮師胡具鄧景異陳原擣後先麻起而慈廉威蠻諸部多有應者矣。輔等銜鋒斬級欲其屍以爲京觀。獨季擴等上表請降。上以其能遷善。許之以爲交趾布政使。以陳原擣爲泰政使。阮師

武功錄

八 東麓澤列傳

九

胡具鄧景異鄧鏐爲都指揮使。潘季祐爲副使。輔知季擴等降詐也。中藏禍心。請進兵討之。卒敗阮師於月官。會季擴於綠海。捕季佑於惡江。執景異於昆蒲。是後陳月官阮貞及黎械潘強又反。而順州土同知陳可諭判官阮服主簿范馬緩千戶陳繼自戶陳吾儕南靈判阮擬左平令范伯高丞武武自戶陳已律亦並反。都督朱廣擊破之。是時安南諸土吏卽皆漢官。然作臣乍叛。未可羈縻而使也。先是陳季擴反。僞樂土巡檢黎利充金吾將軍。後左邊巡檢使復反。僞稱平定大王。而以黎石爲僞相國。段春爲僞都督。

范柳范晏等公行。桴鼓畫鳴。彬使朱廣往征之。生得范晏等百餘人。利遂逃。阻可盡以爲險。彬使都督方政追逐利。利復走老撾。襲四怗土知縣車綿子。車二殺漢官歐陽智。亦斌與政等討之。禽其弟車道。而車三竟奉頭鼠竄而去。會春二月。瘴癘還師。是時夏五月。天暑風瘴。政亦還利出。延殺玉局土巡檢梁珣。其後父安守潘條反。僞江百戶陳直亦反。皆土吏。號稱將軍。日夜與紅衣賊覽盤及武貢人黃汝典立溫人農文歷武定人陳木果快州人阮持善。普縣人吳巨來俄樂人范軟大灣人丁宗老安老人范玉玉塗山

武功錄

八 東麓澤列傳

九

寺僧也。自是天降印。令爲主。遂僭稱羅平王。紀元永寧。嘗是時。諸賊悉就禽。伏歐刀死。獨黎利立柵于磊江。都指揮徐源擊破之。利遁走。而潘條亦入老撾。先是指揮使方政追利至老撾。怗心河。廖利戰敗之。利復走。亡何。彬又率指揮使師佑追條於農巴林。條東以象衝官軍。我師用流矢射。繼以火器攻象。象反走。賊大奔潰。終文皇帝世。銳於征伐。黎利竟得除死。如此洪熙初。從僞交趾中貴人山壽請。請授利爲清化守。母亂。上從之。壽自稱與已相孚。因使壽奉檄以往。是時利已爲老撾所棄。迂父亡抵寧化矣。

言長范仰等率男女千六百人來降。詔皆伏候。然時  
陸運兵器不已。於是交趾叅將樂昌伯陳智等以其  
狀請。上竟以。詔書諭之。是日都督方政與黎利  
戰於乂安茶龍州。大敗。指揮伍雲、陳忠死之。宣德初  
利益與諸偷周在雲、長寧、黃庵、潘可利等。聚黨數千  
人。其人皆紅衣黑胸。號爲紅衣賊。阻山橫行。上遣  
智及政往擊之。又敗。土太守琴彭亦死。是時政易。智  
怯素不相能。而山壽專以招徠爲務。往往擁兵不救  
敗。尚書陳洽以聞。上有詔簿責之。竟削智及政爵。  
充爲事官。於是。詔徵楚王。蜀王獲衛兵一千人。闕  
武功錄

《莫茂洽列傳》

十一

廣川湖雲貴及南直諸衛馬步兵萬五千人。思明田  
州督手三千人。而以成山侯王通爲征夷將軍。都督  
馬瑛爲叅將。安平伯李安爲都護。撫安軍民。則屬尚  
書陳洽掌之。大率提兵三萬人以往。是日。上御文  
華殿與叅議夏原吉、楊士奇、楊榮議。大意欲如洪武  
中。永樂初。使自爲一國。歲奉常貢。以全一方民命。而  
義原吉謂。文皇帝二十年之勤力。一旦棄之。豈不  
上損威望。獨士奇、榮與。上意合。以爲。陛下此心。  
固。天與。祖宗之心。交趾於唐虞三代。皆在荒服  
之外。當時不有其地。而堯舜禹湯文武。不失爲聖君。

漢唐以來。交趾雖常爲郡縣。然叛服不常。漢元帝時。  
朱匡反。發兵擊之。連年不克。有司議大發兵。元帝用  
賈捐之議。罷珠匡。郡前史稱之。元帝中主。猶能布仁  
行義如此。况。陛下天下之父母。何用此豺豕輩。校  
得失耶。上曰。朕素志如此。是時叅利至。乂安城其  
勢益熾。會通兵亦至。自交趾賊酋長黎善分二道而  
攻之。一道由清威城而入。一道由下關而入。一道由  
小門而入。李安率百金之士。博戰斬虜甚多。通等得  
而行。行至應平。止壁寧橋。諸將言其地險阻。未可  
輕入。通竟麾衆悉度橋。橋左皆泥潭。賊衆從間道起。  
我師遂敗。尚書陳洽死之。通亦傷金瘡。賴萬金良藥。  
得不死。於是遣政平守何忠。及千戶桂勝伏。關請  
增兵。行間遇賊。賊數以顯爵誘忠。忠罵賊。賊不容口。竟  
被慘死。黎利遂發自乂安。直擄清潭。關東關。因攻清  
化。通乃以羽檄傳利曰。清化連南城池。悉屬女。於是  
令官吏軍民皆出城。赴東關。清化守羅通。及指揮打  
忠。不從。深溝固壘。以死守。弗能下。稍稍引去。去。關隘  
留關。監門黃彪死之。百戶萬琮。潘登城。大呼與敢死  
士。揮戈從南門出。擊賊。賊走。先是成山侯王通。棄交  
趾還。關秦賊標。築日甚。於是。以安遠侯柳升。爲征

《莫茂洽列傳》

十一

爲將軍保定伯。鉅爲左將。都督崔聚爲右將。提兵自廣西入黔國公沐晟爲征南將軍。與安伯。亨爲左將軍。新寧伯譚忠爲右將軍。提兵自雲南入。是歲宣德元年也。明年春正月。上召楊士奇。楊榮。言交趾事。謂定議。夏原吉。柯常見。朕志已決。廼使黃福。大索陳氏苗裔。是後利復攻交趾。陷昌江。監門指揮使李任。顧福。劉順。郡守劉子輔。中貴人馮智。死之。利退。與土通。請和。諸將校或以爲善。或默。或雖以爲不可。而未有面沮之者。獨按察使楊時習。以爲不可。適會算抵凡曰。汝何知。遂大會軍民。出下哨河。立壇與利盟。因宴利。且遣金織文綺表裏。而利亦奉重寶爲謝。是日即使指揮關忠。同利使。上表及貢方。是時安遠侯柳升。師至監留關。黎利使使者詣軍門乞罷兵。息民。立陳氏後。以主其地。升等受書不啓封。因郵置以聞。竟進兵至倒馬坡。獨與百數十騎度。旣度。橋壞。後隊阻不得前。升所屬皆淖泥地。伏兵四面至。升破十餘創死。從者皆陷沒。賊令郎中史安。主事陳鑑及李宗助降。竟無降者。皆死。先是黎利與柳升書。言陳氏有遺嗣曰嵩。以命在老撾。蓋二十年。今宜以爲嗣。而嵩亦自老撾上書。自稱先陳王臣。順

武功錄

卷之六

十二

九

三世嫡孫。未爲後。語在蒼梧志。上以示群臣。謂與之便。不群臣皆頓首曰。與之便。上曰。說者不逮止戈之義。必謂與之不武。但得民安。朕亦異恤人言。其與之。於是遣侍郎李琦。羅汝敬。使交趾。而以通政使黃鶴。大鴻臚徐永達。輔之。大赦交趾。因令耆老以陳氏之孫具實來聞。即使使者。冊封。朝貢如國初約。凡交趾文武諸臣。悉皆還京。是時黎利使使者奉書請降。而陳嵩亦使黎少頌奉表陳情。謝罪。貢代身金人銀人。及送都督蔡福。指揮魯魯等一萬三千三百九十一人馬驛一千二百頭。請班師。上令賜表武功錄。使文綺衣鈔以勅諭答之。上大意。怒利誘退官軍。入據城池。僭慢無禮。第以恩命。旣頒。姑從寬貸。頃王通還。自交趾。廷臣皆劾奏。通及都督馬英爲事官陳智。李安。方政。布政使弋謙。中貴人山壽。馬驥等。擅與賊和。棄城旋師之罪。上有詔。詔執金吾即訊。於是當通等罪。家產沒入縣官。其後復劾奏黔國公沐晟。與安伯。徐亨。新寧伯譚忠。以賊師臨境。晟等逗遺不至。以致升被陷沒。上置沐晟不問。而令御史大夫封章示之。亨。忠。姑侯其歸。頃黎利使使者黎器。何甫等。告陳嵩於今年正月初十日卒。陳氏子孫實

武功錄

卷之六

十三

九

無賴國人推利謹守其國。敢請是歲宣德三年也。

上使侍郎羅汝敬、大鴻臚徐永達諭黎利及耆老。復

大索陳氏苗裔來告。凡交趾所執漢官軍民及其國

獲生口軍器檄到。悉皆遣送。居亡幾何。敕遣黎利率

其耆老阿栗等。貢方物並代身金人。因報命。廉

陳氏子孫實無遺者。上復遣侍郎李瑄、卿徐永達

行人張聰往。以爲永樂中會黎季犛父子。即求陳氏

後國中皆謂已絕。既歷二十餘載。尚有存者。乃賜瑄

等道里費。庶徧歷諸訪。是時交趾軍官存者二百八

十人。民官及佐史一百五十七人。旂軍一萬五千一

武功錄 卷之十四 十四

百七十人。馬一千二百匹。利乃使使者聞公侯。謹具

名籍日夜裝送歸。疆吏秋毫無所遺。至陳氏子孫。利

再三以爲無所留也。於是上遣侍郎章敞、通政徐

瑋、資印章。命利權署國事。以撫國人。居一二年。黎利

遂捐館舍。以子麟嗣。先是奸臣黎問、黎察、竊構黨

恣相仇殺。於是脫縣土吏阮世實、七源土吏阮公庭

率部曲三百人。願借西學。龍州、凍州一處以避寇。

上從之。命有司遺糧餉。毋失遠人意。其後英宗卽位。

麟遣陪臣黎龍來賀。上封麟爲安南國王及。賜

國王印。居五六月。麟死。子基隆嗣。天順初。安南臣黎

宜民弑其主基隆自立。國人討平之。以基隆弟思誠

嗣。延遣陪臣阮昇來賀。因請封。上從之。是年

上命中貴人柴昇及指揮羅俊、奉御張榮往。需其地

所產香物。其後成化中。安南匪保梁通逃。侵龍州。頃

思誠納占城叛而助虐。將奪占城國授之。占城國王

古以其狀請。上以勅印昇之。初。安人入貢。必由憑

祥後稍稍狹重貨。闖入中國。以爲利。弘治初。州守李

廣寧請治一介行李。著爲令。亡何。思誠卒。子鑽嗣。頃

鑽卒。子濟嗣。頃。濟又卒。子濟嗣。正德初。安南臣阮仲

又弑鷹。立其弟阮伯騰。國人黎廣討平之。以思誠孫

武功錄 卷之十五 十五

嗣。其後安南臣陳書又弑鷹。登庸通北。面於暹矣。

頃登庸復叛。暹與黎氏臣阮弘裕提兵擊破焉。獲

其子昂及黨人陳建等。誅之。焉乃走。走諒山。遂據長

慶。太原、清都。於是庸與國人共立諫。諫。嗣兄顯之子

也。嗣無子。養諫。諫既立。卽追尊顯爲哲宗皇帝。又念

庸有推立功。乃封庸爲武川伯。而以水步諸營屬之。

居一二年。黎氏臣鄭綏復攻諫。諫出奔。竟立其族子

西榜。於是庸引兵往擊。綏敗走。捕西榜殺之。國人

復迎諫。諫歸之日。唯恐輜車之行遲也。是後登庸自

稱爲太傅。仁國公。居亡何。計欲弑諫。諫覺。乃與其臣

杜溫潤從間道走清華。於是立譚庶弟應爲王。改元曰統元。而譚竟貶爲沱陽王矣。是歲嘉靖元年也。登庸已薨。安與王上建編修孫承恩給諫俞墩往諭卽位。安兩亂道路不通。恩乃與墩還行。未至太平。墩道經露露死。庸遂以六年春二月己卯卽位矣。改元曰明德。先期使關人范嘉謨爲僞應作碑位詔。於是立其孫稱海爲僞皇太子。冒名方瀛。頃紱應。諡曰恭皇帝。明德既三年而嘉靖九年矣。庸乃老于都齊海陽間。自稱爲太上皇。而以春正月丁酉禪位于瀛瀾。復改元曰大正。乃作大謨五十九章。命之曰皇武功錄。

八 莫度帝列傳

十六

三

明大謨法天撫運皇上大謨天下。其爲篡逆類如此。先是庸使使者阮光諭冒譚名款塞貢。因請封鎮南僉事使楊鳳開關弗與通。亡何譚亦使使者黎啓至塞。爲登庸中道所阻。已使使者阮拔萃乞兵。關吏亦復謝絕弗通。已登庸復使欽州判唐清請應封。制置使張嶺乃繫清。清瘦死獄中。是時安南自黎嗣正德中使使者獻見久弗至。至今已二十一年餘矣。上有詔詔大宗伯夏言同狀。已使執金吾千戶陶鳳儀姚景祥並馳安南。會黎諱子黎寧。亦使使者郭惟傑伏闕下。數登庸罪至不赦。於是大宗伯嚴嵩大

司馬張璜迺使驛騎召陶鳳儀母往。是日卽以威寧侯仇鸞爲大將軍。司空毛伯溫爲大司馬。專以征登庸爲務矣。是時潘旦爲制置使。旦大意欲靜以觀變。以爲律。以中國之法。莫黎固皆非所宜立。應以夷狄之道。則元昊可爵。不義可侯。而黎利可王也。伯溫恐旦忤已。詔以黎經代之。經亦以爲策。鄭惟傑之書。則稱於元年七月立舊光紹第二子黎寧號爲光熙。而今則號元和。且四年矣。音謂攬于清華。而今則云在木州。且親信如鄭惟傑亦不知其第二子之名及所生年月。或惟傑等假立名義以鼓動衆心。亦未可知。武功錄。

八 莫度帝列傳

十七

乎。夫使黎寧果出于譚。則正派猶存。人心歸屬。不然則名義未正。豈惟彼國人心誤不可收。卽我動調大衆。雖雷霆之擊。罔不摧折者矣。是時獨上意銳于行師。而廷議多難之。弗悅也。迺詔鸞及伯溫馳還。先是安南夷人刀鮮李孟元黃明哲擄登庸所使僞知州阮環。同知裴行儉等父及僞印一顆。大謨一冊來請。上益怒。乃賜大將軍弓矢。臺御史兩廣。則募經滇南。則汪文盛。總戎兩廣則柳珣。滇南則沐朝輔。並出征。亡何僞王莫方遣使使者范正殺款塞。請歸降。願以土宇民人唯邊更所左右之事。下大司馬



張璠大會朔國公郭勛。大家宰許瓚議以何鳳卒登庸立其子。璠曰。國時十九年春正月庚午。而鳳卒。與伯溫奏。已許會葬矣。於是布政使楊銓。平糶治兵。參政使蕭曉。參議使陳茂義。轉漕詣路。七月。奏政使參萬達。副使鄭宗古。出南寧。副使陳嘉謨。令事林希元。出雷廉。奉將李季。余恩。出思明。指揮李邦相。出欽州。武寧余德安。出烏雷山。然後以檄諭莫登庸。莫方瀛。及安南諸父老子弟。因者爲令。令曰。有能捕斬莫登庸。莫方瀛者。賜金二萬。其以府若州縣歸者。卽以府若州縣予之。賜金一千。登庸益大懼。乃以是武力衆。

✱

年十有一月己未。面縛請降于鎮南關。先是登庸關大兵既雲翔而至。遂取大竹筒。及採毒草豈豆。四日。舳艫二千艘。以爲大兵必從粵西黔南以擊我。我以一日起乎梧州。誰畏哉。顧吾竊度吾等且莫執于戈。長嬰大罪。直至死而後悔禍。孰與假以天子名號。佩金印大如斗。號召國中。豈不愉快乎。於是參政公羽萬達微知其大指。乃使指揮王良輔通判蘇廷麒出關詰問曰。將軍令曰。若登庸能遣子席素至軍門謝罪。因而歸地奉印。自今去僭號奉正朔。傳天子外蕃母請封。毋索貢。吾與若登庸請赦除前罪。以微有

土之奉可乎。於是登庸等大拜皆目笑乃以是月之三日素衣繫組躬率小司書士許三省阮簡清阮廷祚楊諤等亦各以尺帛束頸侯于南園。南園關吏擇高敞地可容千餘人以上築壇塲爲位覆以黃幄將軍送奉令旂令牌前文武諸臣皆列侍左右將校兵衛甚嚴已監門開關傳登庸及其姪莫文明等由關道左出脫履跪足面北而跪已傳登庸解紐送奉降表上登庸乃俯伏垓下五拜以首叩地者三文明等亦皆以次降服如儀頃之登庸率其姪及小司書士等至軍門上謁皆俯伏再拜當宣朝廷恩威及將武功錄

一七

九

軍號令登庸得還國開關於是毛伯溫及仇鸞以莫文明及小目阮如桂著人黎埏土人阮經濟等代登庸奉降表一通伏闕下溫等因上書報命大畧請與登庸都護總管如漢唐故事歲以西粵布政使頒大統曆令赴鎮南關祗領至斯寧古森下尊金勒四同令人欽州版圖有如說者以黎氏爲疑則當黎利發難時殺我大將柳昇及大臣陳洽憲宗猶恩貸之今登庸獨不可請比乎且鄭惟恰所居在上下明石林州近西粵西粵皆不識黎寧面貌何如人或稱黎寧或稱黎慈或稱光照或稱不和或以爲



阮金子。或又以爲鄭氏詐稱常安夷人。鄭咥言曰：漆馬江卽有黎寧。然宗文皆不可知。今誠念黎氏苗裔，請量與寧職事，得食漆馬江，屬黔南掌之。溫等如此。此而登庸亦上降表，表多不載。登庸誠自言：臣先圖臣丁氏。陳氏黎氏稱號紀元，有死罪弗赦。今皆一切革除。至若欽州知州林希元，奏稱貼浪二都，斯窺金勒古寨，丁葛爲欽州故土，亦惟陛下所命。臣國不幸被兵，春秋朝請久不至。今請補所乏缺，如故故事，貢以金人銀人，請代臣亦惟故約是從。其後小目者，人士人阮如桂等，亦上書言：臣國自正德嘉靖以來，武功錄

莫虎洽列傳

三十一

逆臣陳嵩陳昇鄭綬杜溫潤等相扇而起，逼賜國主黎嗣被弑。黎諸蒙座宗祀淪亡，獨存黎應。撫國未久，旋卽物故。于時莫登庸討平諸逆，積有功勞。然土地人民皆天朝所昇，應以授之登庸，而登庸受之，又私其子。未及請命，罪復何言？臣等亦私相推戴，寔與登庸同科。頃陛下曲賜恩貸，得緩須臾，毋死幸甚。願登庸名號未正，無以率人。竊見黎寧阮金之子，實非諱。竊今登庸已祀黎氏於家廟，得血食不絕。唯陛下蚤頒寵命，俾登庸無國而有國，臣等無主而有主。於是下大司馬大司馬以公卿所廷議請，上乃

詔曰：安南自昔本屬中國，至宋受王封始淪於夷。若陳氏傳世久遠，又知慕義納款爲我。大祖嘉獎著訓，後人無伐其國。止因賊臣黎季犛私主日熈，又殺其孫天平，大逆不道。上干我文祖震怒，始命將討平。郡縣其地，是出交人於水火，不謂黎利復肆奸欺，鼓衆作叛。又諛辭請封我，宜宗皇帝念息兵未久，推聖祖爲陳氏意，以恤交人，姑置不問。累嗣因之，朕卽位以來，黎氏久不來庭，將奉辭伐罪，節擬初奏。乃知有莫登庸竊據，因其罪狀未明，恐戮及無辜，暫遣文武大臣從宜撫勸。今登庸旣面縛軍門，納

武功錄

莫虎洽列傳

三十一

土請罪，是與二黎兇悖有間。察其降表與國人代陳情，有可原。始從赦宥，茲爲交人求圖。著革去王號，不許稱國，庶免亂賊接迹相叛。旣說黎氏無人，登庸久爲交人附屬，准授以官職，降賜印信使奉正朔。朝貢仍計其地方，與置官屬，以便統轄。其人民土地朝廷無所利之。於是上遣莫文明等午門外賞賜金錢，有差已璫等復請曰：安南故有海陽山南山西交北安邦諒山太原宣光興化清華又安順化一十三路臣等請比土吏令甲每路各改設安撫司司安撫使一人同知一人莫氏得自黜陟歲時以所黜陟

付貢使 聞 正朔儀部北朝鮮例粵西布政使歲  
印造大統曆日一千。先期赴鎮南關祇領故事安南  
國王每三歲一貢 御前 皇太后 中宮 東  
宮方物有常。今既除更祗令奉貢 御前。它一切勿  
許。上從之。於是貶安南國爲安南都統使司。而以  
莫登庸爲都統使。賜銀印視從二品秩。世世勿絕。其  
十三路皆置宣撫司。司宣撫一人。同知一人。副使一  
人。僉事一人。悉聽都統使所調度。時嘉靖二十年三  
月也。其後大司馬張璠等以安南事平請賀 詔曰。  
昨安南降職不庭。本朕自朕心。猶有畏縮議阻。此  
武功錄 一八莫茂洽傳 二二二六 三二二  
國是者。今黎氏既已覆滅。莫酋繫頸來降。朕已久處  
分了。何表賀之有。於是論功行賜 賜大學士夏言  
以下。金幣爵賞有差。其明年六月丁亥。安南都統使  
莫登庸卒。上有詔。詔諭都統使莫福海。其備明年  
六月丁酉。遣宣撫同知阮興敬貢 表文及金銀器  
皿等物來 謝 賜文綺表裏。其明年六月己卯。遣  
宣撫同知段師直來 謝。亦如之。二十五年。遣副使  
阮銓賚 表文并方物來 貢 賜文綺表裏。是年  
五月癸亥。都統使莫福海卒。後五年。福海子莫宏漢  
嗣。先是登庸以石室人阮敬爲養子。敬復以方瀛次

子莫敬典爲婿。以何敬典與盧妻武氏通。因得本兵  
柄。初福海物時宏漢方五歲。阮敬挾宏漢自恣。於是  
登庸次子莫正中與莫文明。避居都齋。頃之。阮敬以  
兵侵海陽。竟逼都齋。正中及文明引兵以禦之。弗克  
延帥其家室。潛赴欽州。上狀。請得居肇慶清遠。曰。吾  
姑逃兵乎。是時范子儀亦據兵。詐稱宏漢。不幸蚤物  
故。吾來迎正中耳。示疆吏不意。頃以兵寇欽州。欽州  
捕子儀。梟斬之。以徇。界上界上亭長於是負弩石送  
宏漢。馳南關。請襲。由此宏漢爲都統使。自是之後。登  
庸臣黎伯驥。數擊漢。漢亦奔海陽。貢使不來庭者數  
武功錄 一八莫茂洽傳 二二二六 三二二  
矣。居十有九年。爲嘉靖四十三年也。宏漢始以正月  
二十七日卒。於是嫡子莫茂洽。使龍溪指揮盧堂告  
計于左江。食事使徐浦。因以請襲。於是吳司馬下所  
司。驗問。明年冬。食事章汝槐。得茂洽實。宏漢正堂表  
氏所生。于嘉靖四十二年二月十二日。今五歲矣。爲  
嫡長子。當襲。而庶子莫演漢差居長。屬婢妾武氏出  
乃起召也。父莫敦讓及宣撫阿富春等赴關。果無異  
狀。先是黎伯驥之變。請襲自三十六年。及三十九年。  
四十二年。四十五年。朝貢後先並未至。至是茂洽請  
修舉前貢。儀部乃視宏漢例。宏漢一十七年。法當入

貢。會未除官。議監門弗得通。其後得製都統使。始以貢入。今請製茂洽官。然後謝。恩修。貢如故。於是授茂洽都統使。是歲萬曆元年也。故事。安南先國王時。天王卽位。遣使齎。詔至。國王卽備儀。差遣陪臣赴。關朝賀。茂洽適循國故實。敬預備。賀儀。欲隨。貢以。進。於是馮祥指揮鹿鳴周。請于分守使高則益。分運使高克謙。因制置使殷正茂。以聞。上。幸可之。其後辛巳。復使使者梁達辰。貢金瓶香爐諸物。先是嘉靖中。罷安南諸貢使。至是始。命宴之。已。使還事范可久。送辰行至馮祥州。土吏李德武功錄。

《莫直治列傳》

三

勝索使使者索中裝不得。因阻驛騎馬。低個者五月。出關。迺佐土酋陸珠等。奉一介行李。遂歐可久。及潘應科。科優面貌。久之死。於是制置使陳瑞。御史馬呈圖。使先勅奉之。而給諫張昇思。亦上書大畧。以爲粵西諸土吏。獨養利。南丹。向武。諸州。來約東。惟謹。它一切。皆驚。不服。漢使每至其地。往往毒而殺之。大不敬。請比陳瑞。殲大王州。郭應。將滅未安。寧州。近事。如法事。下大司馬。皆輕重。而治是時。茂洽適殺馮恩。啓封疆矣。始下。瓊州西伴。上。瓊州東伴。地。接。下。雷。瓊。上。瓊州中西伴。下。瓊州全伴。地。接。歸。順。州。又。爲。二。嗣。

州所侵。茂洽。因貢使以請。於是都御史吳文華。屬同知南寧府。周易。驗。間。盡。給。安南。二。嗣。州。不。從。下。太。平。理。葉。燕。柳。州。理。李。遠。覆。案。之。於是。嚴。以。內。村。鄧。漢。柯。巧。供。龍。蒲。通。達。吟。那。屬。下。雷。屬。以。內。村。獨。洗。雅。江。丘。屬。安南。至。邑。卅。一。村。泡。泉。六。社。邇。亦。以。江。爲。限。乎。上下。傍。伏。良。亂。屬。下。雷。江。以。西。村。那。及。野。斷。某。郡。音。屬。安南。江。以。北。村。奉。排。雙。米。喉。龍。那。馬。弄。龍。告。家。多。泥。邑。替。那。弄。潞。清。邑。嵩。邑。容。凌。浪。邑。卅。邑。河。邑。空。屬。歸。順。江。以。南。村。札。義。多。邊。邑。啼。打。落。箇。定。屬。安南。它。若。祿。架。祿。那。孤。古。沱。泓。邑。米。屬。歸。順。茶。嶺。那。造。郎。

武力集

《莫直治列傳》

三

復立弄。隆六甲。內。光。外。光。上。坤。確。定。四。甲。屬。安南。安南。不。從。以。爲。臣。所。使。使。者。阮。洛。案。驗。上。瓊。州。邑。卅。北。實。下。雷。所。占。鄧。港。等。二。社。大。率。二。十。村。上。瓊。州。池。泉。江。之。北。實。歸。順。所。占。上。嶺。等。九。社。大。率。一。百。四。十六。村。石。林。州。茶。嶺。以。北。亦。歸。順。所。占。茶。嶺。莊。及。清。朗。等。四。社。大。率。九。十。五。村。至。全。勝。虎。號。二。所。臣。先。國。故。基。猶。存。南。是。高。平。攝。治。使。黎。加。教。聞。漢。使。至。躬。率。疆。吏。治。厝。傳。爲。下。雷。許。宗。隆。襲。殺。甚。多。皆。有。狀。事。下。戎。部。上。何。給。諫。王。致。祥。上。書。薄。貢。茂。洽。大。略。以。爲。茂。洽。所。請。地。失。於。數。十。年。之。前。而。爭。于。數。十。年。之。後。

此或假以出方物取價沃壤內厚其封殖而外固其藩籬未可知也。於是大司馬張佳胤移粵西都御史吳善善乃屬左右江兵巡使陳詒郭秉即訊。是日南寧理萬燈慶遠理王體昇乘傳後先馳下雷至歸順而下雷士吏許宗蔭歸順士吏宋璉及安南使者甲淑輩以其狀來請謂安南竟年執初約乃請漢官觀察民風當是時吟邦龍浦人民皆披髮跣足長衣大袖猶有夷風竟與安南而歸順祿架祿郡沱泓三村又皆夷髮短衣實漢人毋割割芭米孤古二村與安南安南大率得村凡一百二十六大大司馬張佳胤以

武司馬

八莫夷俗列傳

三六

爲制置使議是書奏上乃詔曰朝廷優待遠人已曲從所請今後再不許越分陳乞是歲丙戌也其後清華道人鄭檢自稱黎氏後引兵侵茂洽。亡何檢不幸物故子松乃以十一月朔入城逼茂洽茂洽奔於是莫敬邦提兵十萬人壓松戰而以世父莫敦讓告急於上因引孫一人第九人族屬五十人直走永安願借欽州一撮土母爲鄭松所煎肉也是時朝鮮亦乞兵御史徐元正上書以爲朝鮮與安南殊科朝鮮中國之門戶勢且當援今安南遠在萬里之外亦請比以援之此於策不便且欽州實雷廉門戶珠池

在焉有如一日不可知則百粵五屬豈得尚枕而卧乎。事皆下大司馬石星大司馬以御史議趙制置使諭莫敦讓還歸故國上率下明詔詔制置使相構處置務求安妥是歲癸巳也安南東西可一千七百六十里南北可二千八百里永樂初大將軍張輔奏舉懷才抱德明慧能文博學有才聰明正直孝弟力田賢良方正練達吏事明習兵法者凡九千人前是丁丑秋八月土人陳一熊上書請學世業始未嘗不斌斌禮讓而後漸習纂弒也

讀曰

武司馬

八莫夷俗列傳

三七

傳稱一姓不再興而況於纂弒得之者乎余觀丁陳黎三姓干戈遞尋卒卒無須更安枕也信哉文皇帝始何嘗不憐陳氏後然季犛之慘耗矣犁其庭而郡縣之及章皇帝得陳氏後安南復王矣厥後歸黎利莫氏篡之終爲都統使豈亦非陳氏弗王乎由此觀之帝王自有真豈人力也哉



四川

凌霄都都察九經諸蠻列傳

凌霄者阿苟之所接拔也。苟之先在國初爲編氓隸戎縣。天順成化間常不軌。而大司馬程信襄城伯李瑾提兵二十萬。歷四載而猶僅克大壩也。浸淫至嘉隆時。桀驁益甚。先是苟父共阻山橫行。已主計者。念巴蜀久勞苦。都蠻賜都蠻冠帶。令母反。巴蜀稍稍放散。何苟有臂曰阿辱。專以佐闖爲務。乃且莫與其黨阿參阿繆阿么等爲好。言于苟。遂苟反。苟果反。遂衣蟒衣。擬王者出入。擁大蓋。策驪馬。所至用鼓吹。武功錄

《卷一百一十五》

一

三十八

捕獲酋長阿果梟斬大壩市。苟益忿之。愈肆掠。乃虔劉我長寧人朱希紹。戎人傅成貴。瀘人任廷美等。動至千百數。甚者鄉鄰我千百戶殺儒生。剖孕婦。掘墳墓。視賊殺人猶艾草菅。然是時羅氏女冬兒被執。嚴弗可以犯。苟乃支解以徇。御史中丞聞而悽愴悲懷者良久。乃譙讓大將軍劉顯急。大將軍亦曰。囊一日夜至十餘上。苟當死罪。雖至弗可赦。臣幸得以騎射鞍馬爲官。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靈。幸用諸公卿石畫。願失笑以艾蕘之。艾蕘盡矣。乃請御史中丞國下令軍中。有捕斬渠率國平蕩寨巢者。賜銀三萬。武功錄

《卷一百一十五》

二

四十五

得給二分一釐也是時土人踵軍門上謁曰凌霄在萬山之中多菁林有虎能傷人且以蠶夷之衆尙開閭道而出今將軍奈何被堅執銳帥士卒而入虎穴乎而御史御史中丞先已熟習地形可郡邑儼然有我罔我陵之想矣乃以副使李江泰議沈伯龍泰政王官用轉漕軍中得給食不之而帥把總吳鯨劉招桂一軍軍于柳公營總戎郭成帥把總呂崇舟王傳汪東秀一軍軍于平兒舊泰將張澤帥指揮使申大漢武舉胡祿一軍軍于胡公營宣撫使奢效忠帥羿兵一軍軍于凌霄城下以備本潰居亡何通判洪一

武功錄

三

賈執掌王阿苟及商長阿肉阿終阿查阿王保阿汝近櫃車來獻以武舉人李之實反問得行時四月十一日也其後落豹寨惡溪坎寨又復爲凌霄羽翼於是守備使吳憲先擊破落豹寨斬獲蠻一十級指揮使葛瓊先擊破惡溪坎寨斬獲蠻三級然後以五月帥諸軍直上五斗壩止舍都督自以爲吾地阻險士卒必不能深入易我軍我軍恃雲梯將軍銳七稍砲一旦攀藤援木而上都督皆攝魂棄旗鼓草山還遁走至相騰踐奔磴百餘里間獨阿么兒等以滾木礮石當我軍我軍火礮火箭佛郎機鐵菱角百子銃

九子銃如雷電弗能當於是步兵鄭龍首奮期曰望見我火箭舉而俱發士卒皆貫弓執矢目逆龍龍以火箭直衝蠻鋒士卒萬弩俱發諸蠻盡墮陸凌霄之下頭足異處捕獲生口阿么兒胡大漢等九十五人劉顯斬首三十一級郭成斬首一十級張澤斬首十一級葛瓊先斬首二級奢效忠斬首四十七級李獲牛羊茶穀弓矢諸什物以算我師陣亡三人輕重傷五十七人於是御史中丞大會總戎以下令步兵校尉瑯璫阿么兒胡大漢阿六么阿順阿么阿叫阿臺三哥胡大金張慶才十一人軍門斬之即使者馳傳以聞上嘉其功下令褒斬阿苟等軍中感其頭

武功錄

四

以徇諸蠻後月餘復有都都寨之戰都都寨寨王名阿墨初大將軍擊破凌霄旋欲圖九絲而御史中丞獨決策先攻都都寨寨破可斷九絲之左臂也是時鎮雄土舍隴清躬帥三千軍軍于藍巖坡以按據阿兒寨庶得燒擄焚阿墨之巢於是吳鯨軍尖鋒山郭成軍尖山子今皆束炬使泉騎壯士陰乘山舉火燒平寨高寨董布壩巢房以虞于餘開烟火相望時甲戌六月十五也其又明日潘泉使李公江帥同知曾可耕復留壁樂宴而以吳鯨隴清爲

一軍直走都寨至寨門平明今士卒用火箭燒炳哨樓樓上下走大呼寨中寨中見樓頭炬火光明炫耀皆大驚擾亂反賊而入巢保室家室家得以處以故營衆皆請降是時郭成李崇舟亦并爲一軍軍紅崖坡乃放兵縱火幾燒寨寨中盡鼓噪大擾亂奔走會大雨雨從面北來如注反風揚砂石擊面晝晦雨益久不止烟火頓息而諸營由此得堅壁旦莫也乃募苗兵六百人從惡溪坎直走得吃口掩戰殺我軍趙萬嘉等三人於是江請金錢三千擊牛酒勞苦士卒期十八日出茂軍攻其右成軍攻其中鯨軍攻武功錄

入寨和寨寨寨寨寨

五

上

其左而益以鎮雄軍西陽軍榮陽僧軍皆以鉅萬數四面擊之而會印壩山蠻阿歐二等千餘人聞阿墨王急皆悉甲而至於是大將軍劉顯發銳師數百驍分道而出往迎諸蠻戰諸蠻皆殊死戰不可敗而我軍亦奮行直攀援而上山山上滾木礮石如雨我軍皆人懷怒心爭冒矢石前必欲與阿墨挑戰斬阿墨頭墨不得已出戰戰大敗我軍遂斬阿墨王阿廖王等首四級會日且入士卒皆退舍營中顯令營中擊刁斗自衛毋解嚴夜半乘蠻衆情皆酣睡我軍並擲枚直走寨門從上風縱火火益熾不可撲滅遂燒燬

房至二千餘間諸蠻大敗盡遁走而鯨軍生獲阿造一口斬首十五級宗舟軍斬首六級盡得諸蠻牛羊茶穀金鼓刀鎗我軍乘盛氣益百倍今軍中鳴金鼓鼓吹盡凱歌因北鄉叩頭頌陛下威武神靈所變化得誅阿墨王幸甚獨奈何令一二殺賊尚得奉頭鼠竄在山谷乎於是下令士卒大搜諸寨索十餘日而太學生何鈺直走雨河口生獲二口斬首五級劉顯直走印壩山捕獲生口阿歐阿當阿結阿瓦長兒阿完斬首一級奪獲金甲梭槍各有一而千夫長陳一策直走水車壩獲生口阿藤戎縣人張侯獲生武功錄

入寨和寨寨寨寨寨

六

上

口阿逃似直獲生口阿掛標一枝是役也大率焚燒房屋二千餘間奪獲銅鼓皮鼓刀鎗盔甲牛羊茶穀三萬然我師僅十有四萬耳事聞上益壯之今紀御史中丞以下功視九絲九絲之蠻以萬數阿大阿二方三最傑桀當是時阿大阻鷄冠嶺而阿二方三嬰九絲城壁墨相望已大請軍門群乞降先是阿熊么請死罪願得比編戶氓而御史中丞知么與阿花通婚媾今花不俱來此必僞也事覺因不受大降乃使使者持冠帶往諭大趨大收捕阿二房三因賜大冠帶受大降大益懼疑度



計盡無所復之。乃與阿二方三陰相信。以爲聲援。皆夜偵我師。我師第走山陬中。期兩山軍並起。翼而擊破之。我師謂得其狀。皆不欲走山陬中。於是復使使持節俱告大約。大先下。而身富貴。必相率而降。猶如阪上走丸也。是時得居蠻阿料。亦請軍歸死罪。幸賜冠帶。得主寨。料大悅。因說諸蠻降。以故劉顯得鷄冠黃土內官諸寨來降。郭成得母猪箬候崖。都得金諸寨來降。奢效忠得落武落坳。得居印靶諸寨來降。已出降夷羅萬良等二千二百餘人。皆編氓畜之。不以爲羌夷數。而太學何鈺。又日夜居寨中。給言武功錄。

八書都樂九蠻蠻列傳

七

十三

某欲殺某歸降。諸蠻由此稍稍自相勢貳矣。是時丙戌七月也。先是御史王廷贈笑欲殄滅九絲。而後滿秩得報命。而孫代爲御史矣。乃日夜與臺御史曾省吾復案前給諫大夫何起鳴。御史孫濟議。乃欲開黑帽尖道鑿山梁河。而以偏將軍徐仁威吳繼祖屬之。其後八月又令劉綎爲將軍。出都都寨。郭成爲將軍。出深溝劉顯爲將軍。出兩河口。冉維屏爲將軍。出羊坡。奢效忠爲將軍。出教場寨。楊正魁爲將軍。出印靶營。皆復旂鼓斬首虜甚多。是時鎮遠土舍龐清受阿二金錢多。皆逗遛不前。於是大將軍欲繩清以

軍法。軍法期而不至者斬。清自度罪當死。願捕斬阿二請除罪。大將軍許諾。乃遣兵得二得羅諸地頓舍。於是大將軍薄責永寧宣撫使奢效忠。獨急汝前以一萬騎三日破凌霄。今奈何躬率我師五萬騎一月尚不能破九絲乎。大將軍由此度道里。而以效忠提羿軍。軍于得挖口。都護徐仁威提資揚兵五百人。韓以南提召兵五百人。并爲一軍。軍于毛壩。以皮犄角之勢。然後大將軍劉顯由黑帽山入其西。總戎郭成由印靶山入其南安。大朝由得挖口入其東。裨將張澤由教場寨入其北。期八月九日。並壁九絲城下。九武功錄。

八書都樂九蠻蠻列傳

八

十五

絲東西四百餘里。草木茂盛。多豺虎。本阿二方三依阻其中。聚積木石。來出爲寇。弗可上山戰。至是我師攀藤援木。如自天而下。諸蠻皆大驚。亦殊死戰。不畏乃飛矢石。瞰我壘中。如雨。我壘中旗鼓相望。持而不下者二旬。始大將軍羽檄徵烏撒兵。酉陽兵。天全兵。而會蔡文義爲貴州都御史。趨所調土兵。提將鼓。並五合六聚。而至時九月初二日也。先是御史孫公代以試事甫畢。見皇華使董思明。轉餉至深溝。而方三遂乘隙襲思明。殺我戎卒二人。而會合江尉張本。亦以是時治火藥。藥鑿起。延燒城樓。本亦被焚。而士卒



輕重冒傷者又二十餘人。乃赫然發憤。遂上書言狀。請滅此而後朝食。是日也。效忠獨與昇兵夜半陰襲。隆欲嘗蠻蠻力距。乃卻。其後四日。成復與西陽宣撫使冉維屏。直趨鳳頭山。未至絕頂數十步。蠻據扼不能前。然倚奪其地爲營。營矣。而阿二亦遁。走阿大寨。乃縱牛六千角山上。以誘我師。我師望見牛爭欲前。奪獲之。顯謂此必蠻遁。是誘若等。若等前。當有伏兵。草山而起。若等就縛矣。遂弗前。而旦日已爲九月九日矣。我師方因蠻禾稼爲糧。既已飽而糖。而會蠻俗亦以是日賽神。而天又久霖雨。時屯霧。晝晦。度我師必不能至。皆大飲酒醺。盡鼾睡。謀者得其狀。告我師。我師夜半傳發。遂乘大雨盡卸枚。腰鉞攀援而上。未明。斬守關者徑薄蠻所。蠻猶醉驚覺起。左右視軍中。軍中鼓發。鷄鳴。蠻自相紛爭。我兵益衝擊之。蠻自殘殺。蹈藉死者無算。九縣遂破。而阿二方三先已乘夜遁。追矣。其後二十二日。成乘勝追北至鷄冠。大破其寨。得阿大斬之。其後十月十二日。把總裴給出精兵。擊破杜猪寨。追殺方三千陳。而阿二猶得輕騎去也。顯追北至夜郎大盤山。捕獲之。繫獄獄中。復反旋就食。而殘黨亦時時與苗兵爭競。給諫蔡汝賢上

九

書請獲之。劉顯追亡逐北。靡使所遺。果類。陛下威靈軍復捷。是役也。先後下寨。柵六十有奇。營舍七千。斬首捕虜四千六百有奇。得酋長三十六人。招安三千三百人。拓地四百里。獲旗鼓爲諸葛鼓九十三面。它若牛羊諸物。不可勝數。是時阿大見銅鼓泣。爲大將軍言曰。鼓有剝蝕。而聲響者爲上。上鼓易牛千頭。次者七八百頭。藏至二三面者。即得借號爲王。始吾每出劫。必擊鼓高山。諸蠻聞山頭鼓發。並雲集。則椎牛饗蠻。乃出劫。劫數勝。皆賴此鼓。以爲靈。其爲阿巢貴重如此。凱旋即使使者馳報于上。上幸坐明堂受捷。今大司馬告太廟。薦勳。詔進御史中丞爲右副都御史。得蔭于一人入太學。賜劉顯都督同知李江。爲成能。陳大壯。遷秩一級。吳鯨等遷秩二級。郭成。安大朝。復故秩。丘梁等。孫鑑等。著效忠等。賜金錢有差。梟斬阿二等。成都府。於是。賜大司馬譚綸于入太學。汪道昆。楊巍。及所司郎中。皆。賜金錢有差。初。茂縣以都蠻得名。御史中丞以都蠻既破。平。當易名。乃請於上。上。易茂縣曰興文已。賜驛名曰都寧。倉名曰恒裕。并易九縣曰平蠻。凌宵曰拱極。都日都定。印。記曰文印。鈞。侯曰平蠻。鷄冠曰金鷄。

已又通內官寨道爲置總兵倉憲以鎮之而詳以府同知一人守禦千戶所一人上皆從之因賜名曰建武一 筠田投貯精貯爲伍變作之間巍然大都會也

贊曰

余聞之華陽國志漢健爲郡寶興輝光于江流今九縣其健爲地耶然所獲諸葛鼓何其多也又有銅鐵銅鼓者謂爲周鼎此亦易辨且天子敗元復再歸俘武執甚焉何論諸葛哉一 葉諸葛擒孟獲散青羌于五斗蠻嗚呼此蠻所從來也元豐中征之大雨成化武功錄一 征之亦大雨今又大雨異哉王者之師若時雨豈謂是耶

侃屢羗列傳

侃屢者邛部羗寨也先是竹麻寨擒七執因我鑲西軍陳黑子彈其婦黑子欲贖之七不從而羗俗居常並携其黨至鎮西爲貿易號爲趕集黑子度是時七必贏錢而至至必我執七七不還我婦我不賁七矣亡何七果以二月望日至黑子乃約宗人陳岳陳禮保等逐捕七七覺遽突走走至羊圈河岳獨設弓矢持滿射諸羗羗人龍扒中流矢還竟死於是七引諸羗至鎮西寨黑子無故殺龍扒有死事欲得金錢論贖黑子不從諸羗皆大怒遂至侃屢寨而會我青武功錄一 侃屢羗列傳一 子堡人李萬明公命留寨寨中久盡冒姓最標悍乃與蔡咱咱五十咱等大言言漢願欲乘秋高殲消直以數十萬騎擒若等寨殲滅若等也吾少生長漢極知漢善水草處今吾誠導若等先以數十寨騎蹂漢木稼也期二十二日大會遂擊鳴鼓登城城門微戒弗通乃走鎮西站從上風縱火延燒陳牆等五家而百戶魏繼武跳身得持印走咱咱望見武走後山乃發乘矢追射武武野死咱咱益乘勝射我軍我軍仇受松及道上行人二人並中流矢死因虜男婦及布

帛馬牛羊歸輜重不絕我軍盡髮上捐冠大擾亂爭先鋒追以至寒婆嶺斬番首二級奪虜男婦二十餘人是歲萬曆七年二月也而王廷瞻爲都御史乃上書言狀因譙讓丘紹先守備寧越而熱番胡亂乎而百戶蔡偉既行鎮西事乃不能卒吳嘉謨常夜從走卒行微道上乃至是若等重輕皆有罪母辭下大司馬方逢時議而會給諫大夫李選亦以此請罰治遂詔御史盧懷忠逮問是時御史方考諫郡邑乃一切請罷之即募建昌兵得八百人因寬假紹先罪而以紹先爲將軍提兵西備羌其後三月朔五十呷賈千

武功錄

八 僂僂羌列傳

十三

四百五

以寇嚙經關道路不通於是副觀察景承芳奏記都御史御史而以指揮使王選爲將軍軍竹麻林都使郭科爲將軍軍平夷堡守備丘紹先爲將軍軍曉經關是時賀哥別先捕伏鬼皮果寨偵將軍將軍李獻忠執之遂囚哥別詣劉泰議所證言哥別乃我趙永成義自鬻于五十呷者也其後四月二十一日承芳自出鎮西歸兵而以裨將徐孝忠陳宗武提兵守鎮蠻堡旦日復引其騎至青岡嘴留壁而土番並馳入我軍挑戰我軍捷首虜四級捕獲男女十一人及酋長破連呷惟一呷奪破虜一匹而將軍紹先由曉經

關以二十三四日討宰獾涉鐵口歷馬過水幾擊破宰獾寨轉戰二日引兵過河北而會大小冲三尖三後諸寨助諸羌摩高崗上我軍用鳥銃傷番賊數人而番亦以礮石傷我軍嚴伯啓等八人殺傷大當後三日遂從間道擊破鐵口險寨于是諸羌之甲束船浮于江我軍追北至江子矢發如雨羌兵溺水死者二算江水爲之不流奪獲馬牛羊甚多羌卒減什七其後將軍郭科亦以二十六日由平夷堡至觀峯山攻打檣舖馬寨我軍鳥銃弓弩甚設諸羌悉引兵渡江已渡大半皆湛船且日乘勝應擊打那歷三村三

武功錄

僂僂羌列傳

十四

四百六

村亦陳船下江我軍追亡至江濱省賊勁弩放鳥銃擊舟舟大半破流殺番兵以百數是時千戶宗岳岳後行而諸羌銳悍者飛礮石擊岳岳遂死我兵輕重傷者七人於是將軍張萬年聞諸羌已乘機船衝江而下乃引兵由竹麻村而入揚武平老虎橋斬羌首一級諸羌見漢兵遠圍窮寇戰鋒不可當盡具伏俎寘我兵遂乘勝破阿迷羅寨於是竹麻諸羌皆歸降先是丙子歲叩節長官嶺相逢霧霧死而妾婦沙氏與嶺應昇爭象因舉火延燒利濟站已寬假相赦死罪以故宰獾鐵洗姑蘇相彷彿遂燒我曉經關八里

鎮營平堡。又皆一切赦除。弗深治。是時上方幸用嚴乃獨著土酋輔之以寬土酋由此多淫亂亦不能以文法痛繩諸羌諸羌安在其不亂也居何大司馬上言僂屢罪當死法宜勦滅顧明王祇厭渠魁協從罔治計莫若下明詔詔都御史爲檄告諭諸羌諸羌能捕獲渠魁及有歸俘者聽都御史減與若等除罪如今不通款也上從之於是都御史檄大將軍劉顯顯乃壁鎮西而以李揚爲羊腸將軍周愷爲鎮營將軍劉天俸爲驪經將軍劉汝茂爲白馬將軍皆按部毋得動即使使者持節具告以詔意若不武功錄

僂屢羌列傳 十五

趙降今大兵方出必見滅不如降何裨將劉天俸劉挺秦記都御史言僂屢率傑洗馬竹麻諸寨執蔡咱啤那一加小阿加那咱阿什加那那加賈別冬谷兒短稽張田保一浦加麥賈加鎮那加長受降已又新稽那啤執散喇啤僂鮮阿拾啤枯撒脚脚乞降塞塞畫甸踵軍門叩頭哀聲動天地此是惡番唯將軍今來獻生死唯將軍裁之又出彼虜男女楊長兒等於是楊長兒等並至堂下吾等小人以爲此羌不滅吾軍死今賴天幸出我等吾等小人死而得生叩頭於是都御史曰賴陛下神聖軍大捷皆諸校力

義之功也及收縛咱啤等繫成都請獄治而使將劉察覆按咱啤等咱啤等傷人及盜法當斬都御史得其狀即使使者馳傳以聞上嘉其功賜都御史爵級兵戎使顯而下幣帛金錢有差裏斯咱啤等成都市始僂屢之變常案故志羌以殺死爲利病死爲不祥在公卿間頗難之及得驛騎書大將軍弟拱平以須諸羌諸羌偏隨而伏於是乎有趙充國段熲之風矣

讚曰

昔稱殺三苗于三危而西羌猶三苗苗裔耶何其興之繁也五王諸番在巴蜀西寧洮岷在關中環黃河以西北皆爲所竊據矣曩時獨畏宋將軍晟丁大夫王何將軍卿然以河北今視王大夫何如哉余獨悲鐵嶺山之爲奉佛也虜遂連羌羌乎羌乎母爲禍首反受其咎滅之哉

武功錄 僂屢羌列傳 十六

丟骨人荒沒舌列傳

南路諸羌以四十八寨數而丟骨人荒沒舌最大先是兵戎使王詔巡邊至三寨三寨度詔至必道崖下乃並捕伏于上待詔詔不虞草山有伏戎起前行諸羌乃下矢石擊詔詔墜馬野死亡何副觀察使林應節亦乘傳三寨三寨遂掠取應節財裝橐奪衣服家屬幾爲所略臂牙連歲有司莫能禁而上已卽位矣是年猶寇安化圖殺馬子義等七十餘人其明年寇歸化閭殺略劉元等數十人虜羸馬四十騎諸羌見爲松潘地寒不產五穀往往從它旁郡轉穀以給武功錄

《丟骨人荒沒舌列傳》

十七

王

軍食用其明年三寨遂擊絕我轉道我軍唐奴等六人死之故事歲月正元月撫賞諸羌先是倅王升義爲三寨所殺其明年三寨彷彿前事又殺我黃中等四人其歲萬曆戊寅也八月知事余希顏出食給軍至歸化鎮諸羌先捕伏新塋關欲侵奪邊糧重賴裨將陳金相胡欽得免短諸羌殺舍大使朱繼冠父子得亡恙由此羌益公行無所忌諱復伏疑水溝襲我軍我軍倉卒不備殺二人於是希彬躬率李世傑趙世爵高凌雲鄧承恩殊死戰斬酋長白臉兒等首五級奪獲羌馬十二足夷器撤袋弓矢亡算已近北至

安貫頂斬首捕虜數十級三寨由此益鞅鞅造謀藉兵日夜謀舉兵反而兵備使楊一桂與總兵吳千忠議乃以指揮邊之垣曹希彬爲將軍軍楊廣墩指揮徐承業史載勳百戶蘇繼武高凌雲爲將軍軍安貫頂守佛康營爲將軍軍雄溪屯遊擊吳鯨爲將軍軍羅銅嶺參將胡大賓爲將軍軍木瓜坪十道並出而裨將易鶴陽亦率百金之士千餘人從間道捕伏以擊其東北是時楊一桂下令軍中新大豪有罪者一人賜金五兩中豪三兩幼男及女子一兩又以其妻子財物盡與之是時九月初也而吳千忠率楊廣將

武功錄

《丟骨人荒沒舌列傳》

十八

王

軍軍居兩山間而羌亦嬰寨固守於是我軍陷陣卻敵不避湯火之難烏銃擊三十餘人而羌俗陣亡死者必殮負還寨以故三十餘人皆得死還也居亡何路上進史載勳於安貫頂擊諸羌命所將卒乘山舉火燒其積聚斬獲甚多是時康營守備東勝堡甚固而王世恩遂跳驅至黃草市轉擊諸羌斬羌首數級於是楊一桂自將侍邊而令馬呈文吳千忠縱火燒丟骨寨曹希彬吳坤高凌雲縱火燒人荒寨兩寨見火寨前後皆鼓噪自相騰踐死者不可勝數我軍盡獲旗鼓及夷器鎗刀于是諸羌猶有不軌之心乎乃

日夜引其衆在來窰房間而將軍史戴微李朝芳跡且至靖安墩生獲酋長一人斬之而會經歷楊仲英轉殺宿歸化關寇乃引軍焚其關而去時夜漏十三刻矣而裨將路上進追以直走貳子壩而寇已先捕伏安貫渡我兵擊鳴鼓殊死戰斬寇首一級獲酋長熱利一人且日三寨乃敢擊圍鎮安鎮安弓弩甚設不可破寇復敗走我軍追之逐北至鍾鎮嶺斬獲番首數級是夜裨將高凌翼假旗幟從走卒行微幸革道中遇寇戰疾力斬獲寇首一級其後十月朔間候者言三寨捕服諸關欲襲我軍燄火日通於是李成

武功錄

十九

芳復引兵擊入荒寨曹希彬邊之垣引兵擊去骨寨而會去骨寨諸寇留壁青土灣於是希彬之垣令所將卒自環爲營而縱伏兵往當諸寇諸寇視漢兵多而士馬尚強戰弗可當乃直冒漢軍盡東南散走漢軍因發輕騎追至小寨悉燒其棚房斬捕首虜數十餘級馬十二足牛二十六角是時易鶴陽久戰亡而有子曰喜生誓不與寇俱生日慶寇戰寇又賊殺之盡矣亡何人荒寨諸寇起楊廣間羽檄交馳於是承芳載勲急發兵擊破之盡燒其寺宇棚房斬首十七級奪獲糧甲已矢亡舞其明年正月賞寇而會侯人

冒嫡嫡兒子川盼姓名以匿寨巢中意欲導甲仲牛兒等陰入城以爲耳目而李承芳等疑其有姦乃校索果捕得嫡嫡兒子川盼甲仲牛兒四人繫請室當死居頃之嫡嫡兒子越請室遁逃於是使騎逐捕之得伏法當是時西有呷竹諸寇東有林洞諸寇爲四十八寨於是喇麻番衆耳阿舍思熱浪半熟等乃因四十八寨牽馬牛至河求降而四十八寨喇麻番席林福堅定等六十餘人是日亦至軍門叩頭言三寨實欲請降將軍幸哀憐寬假三寨死罪請罷兵三寨自今願比編戶民毋復煩將軍各賦也大將軍許諾請除罪始三寨甚喜築爲鈔求飽彼其來堡也則有下馬酒上馬酒解渴酒過堡酒及熱衣錢氣力錢偏手錢猶可諉曰撫夷已耳已我軍戍邊亦復送奉金錢命之曰新班錄架梁錢放狗錢驢草錢潯背水掛絲錢斷酒錢何也於是都御史下令一切咸與創除松潘稍稍得放散牛馬矣事聞賜都御史以下金錢幣帛有差

讚曰

余聞之楊將軍曰三寨之寇以五百數大半皆我漢人舍匿以爲羽翼豈其然乎嘉靖中何將軍卿於歸

化諸關堡類築壘壁而城守之漢人乃闢出邊關何哉王大夫如不運籌帷幄奪其魄且三寨至今猶強也嗟乎道家之言當斷不斷反受其亂不然王大夫且與趙充國爭烈矣

武功錄

六季人先發告傳

三二

白草風村野豬窩諸寇列傳上

白草者石泉諸寇也武宗朝辛白若輩打敗諸羌寇壘底堡是時何卿爲指揮使雅有風望都御史馬昊乃拜卿爲大將軍卿被堅執銳以往中道中流矢幾死卿竟衝鋒冒矢石擊破之其後嘉靖中陷平番執指揮使丘仁等殺略軍民以千百數是時卿已爲都督矣而都御史張時徹御史袁鳳鳴乃上書復拜卿爲大將軍卿亦上書請五事語在三邊志竟捕斬黑殺李保白石兒白石撒喇等討平之當是時丟骨人荒沒舌猶未倔強乎而上之成實顯時時盜邊大將軍發兵擊之則大半走花旁寨候者復聞其白草風村野豬窩諸寨御史大夫王廷瞻遣兵校尉三千人分曹逐捕諸人有敢舍匿者輒捕之於是風村一十七寨捕時急並旬旬走肉見掛寨爲餓柘等言實不合匿諸人奈何將軍欲提兵直搗吾寨乎今吾寨盡見東然實願輸賦賦菽糧二斗比捕戶民幸爲告將軍將軍賜白幟因樹寨上毋復視爲亂民也於是餓柘等至指揮使步天衢所叩頭言風村諸寨今具馬羊及腦包哈喇弓矢番刀來降而會黃德洋爲兵使者機請乃可之於是下令十七寨

牛屑銜因刻木以盟居頃之風村野猶寓一十八寨  
番牌大力孫子乃因緣茅皮底其如風村款塞故與  
悉詣守備使宗綬所皆來降歸且請通道大印龍州  
於是兵使者許諾羌俗露頂無冠兵使者乃移石泉  
令李茂元具漢冠儀因易名姓皆書于冠今諸羌冠  
於是召諸羌至軍門軍門金鼓大作諸羌魚鱗而入  
望見漢冠儀及木杆彩紅皆大喜躍聲震天地兵使  
者因賜冠冠諸羌並跪起堂下叩頭謝乃言願歲輸  
黃蠟一斤赴縣廷朝誕八月上萬壽也於是二十  
八寨寨樹一白幟因爲木主祠寺中祝天子萬壽  
是後元日及長至皆以期朝謁無異編戶氓也是時  
御史虞懷忠亦上書請頒正朔各寨已召諸羌能  
聞于漢儀及漢音者皆賞賜令訓誨諸羌以何茂元  
轉還河間府倅都御史御史念石泉不可無茂元請  
茂以倅行石泉事因欲久任守備使宗綬上皆從  
之於是大司馬方逢時移書營郡以訪誅納得降寨  
二十八而戶二千有四百四十宅若男子因千三百  
五十六人女子四千一百三十八人事聞下銓部  
紀都御史功賜黃德洋銀十兩始茂元見諸羌好  
刀佩劍斯須不釋手稍有忿言輒以刀殺人於是茂

元召與語歎曰而猶欲觀吾民冠乎乃猶旦暮擊  
劍噪而估估冠固何當乃下令屏刀劍於是諸羌  
盡屏刀劍冠漢冠儀漢儀而果猶吾編戶氓也

讀曰

詩稱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信哉是言  
也余考之故志石泉諸羌皆借號稱帝兵使者每巡  
邊而猶怪諸羌之標竿也今不假斧鉞執馬羊而至  
者接踵哉幾衆受降城且稱莫大于殺已降受之誠  
是御史大夫亦方此意命爲將如此

武功集

卷之六

十四



白草風村野豬窩諸羌列傳下

白草者故石泉降羌也先是戊寅去骨人荒沒舌冠邊大將軍逐捕諸羌蹤跡皆至白草白草及風村野豬窩諸羌皆詣臺使者王延瞻歸降於是白草諸羌得朝元日及長至萬壽如漢官儀也其後乙酉楊柳冠言安楊柳者漢諸羌也旁近白草風村及小河木瓜之間間候者言吾等耳刺白草日久聞白草四百人陰遣果較察及果毅日送奉白草人錢一裸數升前時縱火燒平夷堡皆此屬有狀是時周嘉謨爲備兵使乃移御史大夫徐元太請引兵往擊之

武功錄

三五

御史大夫下指揮使步天衢萬國軍張可大使者捕服視白草青石板石陰事白草久斷與梁遁逃於黃頭後之間謝絕果較諸羌嚴實亡它腸於是御史大夫檄石泉令強勉往諭之而會番屏咄嘛舌等亦執甲馬到城歸降具言歲寨貢黃城一斤賦裁糧二斗如故今請益救糧叁斗示不復爲羌也先是成都人劉谷賢兄周夏生陳四爲南路諸羌所虜略至是亦歸復還邊也嘗是時安綿兵使者王言已懸車去乃令周夏陳行安綿東傳羌於是萬山保帥六者柘索等一百五十九人欽塞曰小人貢白草諸羌

小書同帥小余保等一百八十八人欽塞曰小人貢風村諸羌吾等除羌爲民七十年于今今豈以楊柳羌之故而一旦爲不軌以自當將軍之刀鋸也唯將軍財察於是兵使者下龍安守楊邦直司理朱仲廉按驗得壩底堡白草河西風村頭轉架孫兒掛者殺開肉兒掛馬鹿坪桃桃紅黎相灣壩底坪板蘭子龍藏一十一寨永平堡白草河東白草壩野豬窩鷺燕溪走馬嶺冠刺嶺雍村坪張村啞浪壩照隊太白白羊嶺于松壩落落坡石坡背岡坡毛坡射溪溝一十七寨久降羌貢亡它腸而獨坪大圪召對通寧口四寨

武功錄

皇朝野史卷上

三六

今竊跡白草事刻不飲血願貢賦猶編戶氓也乃移都御史都御史見爲去歲之變起自德陽木夫李茶保等盜竄遂釀禍而爲今日此反側子奈何過聽土官及通事譁語而竟許諾乎乃令兵使者取石泉令強勉及指揮步天衢劉澤遠張可大及通事各不扶同甘結頭兵使者得甘結乃率白草諸羌踵門叩頭軍門給獨坪四寨白旗幟如初也皆賞賜花紅於是白草諸羌聲震天地指日爲誓以爲將軍幸哀憐吾等待吾等不死吾等所不如將軍威令反覆爲叛者生死唯將軍復叩頭流血至漂杵謝去事下大司

馬張佳亂狀。於是大司馬按御史陳昭素。請白草諸羌東南之樞也。形刻常山。勢成狐兔。彼一日而起。乎松州。則此爲肘腋。此一日而起。乎石縣。則彼爲齒唇。舞巧於狙詐。藏毒於蜂蠆。所從來久遠。今以天子之靈。一旦奉貢賦。遂爲編氓。此千載一時也。往御史表是。上嘉其功。轉遷周嘉謨。秩一級。步天衢。揚邦直。以下皆紀錫。而縣令得賜金錢者。唯強勉一人而已。

### 讚曰

白草諸羌在嘉靖時。豈不稱渠率乎。自何將軍卿提

武力錄

《八景詩集》卷下

三十七

將鼓以往。而白草以不警服者。厥後降于王中丞。今再降于徐大夫。又皆奉貢賦如編氓也者。異哉春秋稱德不及焉。則不享其贊。豈無意乎。不然。何其絕之深也。

### 羅打鼓諸羌列傳

羅打鼓者。茂州諸羌也。旗山白草之間。宣德中常盜邊。上遣大將軍陳懷。將貴擊破之。弘治六年。又帥白若諸寨侵邊。是時房驥爲將軍。乃請國門外建東勝米園。諸墩東備羌。今上元年。再入茂州。茂州城門徹戒道路不通。以何愛膏九緡軍大捷斬首虜數千級。威耀巴蜀。常足時才農。爲公諸羌最强。乃畏威。率羌人列余之等來降。才農者。韓胡諸羌也。往往道崩土掃水。水溝以爲冠。諸羌聞才農既先降。皆項背相望降矣。於是羅打鼓。都竹寨。相與謀曰。以才農猶

武力錄

《八景詩集》卷下

三十八

歸降。奈何有吾寨乎。而生羌血熱。血書伯什。乃詣茂州。先是龍安同知張安美。下行州事。數爲諸羌約降。於是羅打鼓。谷國。日列寨。獨密寨。並接踵而至。乃移于兵使者王維善。事下指揮使田賦問狀。是日召血熱。血書。伯什。庫兄。不巴兄。不庫列。卜路思。卜只。驗問。血熱前叩頭。請曰。熱等有死罪。名姓不足以辱將軍。曲煩。唯將軍哀憐。熱等受熱等數百人降。幸賜入版籍。熱等自是約每歲輸穀麥糧三斗。實無它。願將軍猶未決。於是張茂州復請曰。此古冉駹之國。乃六夷七羌九氐地也。賴陛下神靈威武所變化。

幸而歸化而不受之以示德甚失諸羌意且使諸羌  
雖當斬以將軍之威重不假斧鉞於境外諸羌亦既  
皆奉頭鼠貳將軍共歸御史御史大夫於以風四夷  
不亦可乎而會虞懷忠爲御史王廷疇爲御史大夫  
皆謂張茂州議是是歲也黃草坪水磨溝崖立寨吉  
辛寨三溝大小岐山亦來歸降視猶羅打鼓也於是  
經歷王誥大會沒保今李有成育和順即召諸羌以  
次辨詰而紀即說太兒前日小人實黃草坪寨白說  
亦前日小人實水磨崖立寨西日已亦前日小人實  
吉革寨吾等不知禮義長嬰大罪唯將軍哀憐收入  
武功錄

羅打鼓諸羌列傳

五十九

圖藉聽吾等威輸款委視猶羅打鼓也先是御史大  
夫羅元楨奏請岐山諸羌日夕等歸降於是大司馬  
方逢時並請于上許議是役也附藉爲戎者亡慮  
四百三十五口威茂諸羌於是乎我岡我陵矣

讀曰

余聞之故志曰汶川以東有屋居獨豹嶺之西藏毛  
毳以蔽風雨殆若穹廡今遂變而爲夏也異哉王大  
夫之教化入人心也微而人不自知也余又聞其下  
甚寒嘗入蜀相隱避習俗漸染不已深乎不已深乎  
不然羅打鼓今猶行羌之道也

楊柳寨列傳

楊柳者壘深前番牌財主兒子至太平堡而會  
鼓刀屠者舉牛番牌乃大喜索我軍強山牛酒飲山  
因飲番牌牛酒番牌醉飽旋旋爲物故於是楊柳寨  
間番牌徐卒死疑山以鵠酒飲番牌番牌死是時  
東有東路窺溝大小栗穀丟骨人荒沒舌茹兒諸羌  
河西有思答至地西草西坡列柯王答甘燕耳別乾  
溝牛尾諸羌最標樂楊柳乃約其羌衆直犯金瓶堡  
索我堡賞賜賂番牌死我堡不與於是麥兒寨與和  
尚寨後先寇青安堡而指揮豐承業百戶徐承齡引  
武功錄

楊柳寨列傳

三十

兵擊破之斬首十三級時萬曆乙酉七月也其後八  
月思答地栗穀麻谷蟬蛭諸寨再寇金瓶堡而百戶  
陳克勳將步兵轉戰爲黑壤所執劊斬之是時指揮  
使吳門臣張應時徐佳胤百戶路上進嚴承勳李迎  
春張成大戰金瓶東斬首捕虜三十六級而金黃輝  
爲兵使者赫澤陳瑄蕭清後先爲部使者徐元太爲  
臺使者於是案應時失軍狀先是指揮使田賦稱貸  
于楊柳葉兒這得五百金久弗欲與兒這每至堡輒  
飲兒這酒兒這久亦怒乃與其黨往來關堡間遂公  
行殺略臺使者劫賊於是乎啓集矣大司馬張佳胤

具以其實報上於是下應時皆免官而令御史瑛田賦問狀其後西華至地粟穀諸苑園金瓶平夷急我偏將軍朱文達將勇敢士擊破之斬首三級其後九月樹底雙橋西坡牛尾千餘羗寇老虎石而裨將王世恩領承祖王貴劉繼爵合短兵磨擊捷斬首虜四級事在御史大夫維遵及給諫大夫王致詳疏於是副觀察劉禹諤及黃焯請諸羗情暴不當如此耶乃大怒遂上指冠即奏記前御史大夫維遵請得調天全大渡河兵以便宜行事是時取定力守成都而李廷諫爲理乃調郡縣拔果忽集以給軍食而今土

武列錄

參知政事劉傳

三十一

四十一

兵阻泉水崖爲營作浮橋時閏九月將盡乃先將樓船之士數十人至搭魚鳶窺楊柳方與牛尾麥兒數百人張弓弩在河果忽樓船卒至千弩俱發樓船卒中流矢死者四人我軍望見樓船卒急皆挾芭而引得渡河並彎弓而報諸羗諸羗中流矢死者亦四十餘人捕獲生口二人最斬以徇諸羗居何楊柳又欲引其羗泉寇永太諸堡高諤乃與偏將軍劉用光遂之垣及裨將吳文傑周文禮王陞樊啓元明陽郭紹榮議議先攻麥七泰以分其勢然

泉水崖楊柳可必會也頃兵使者果以田賦

小

豐承業爲將軍而今土官舍董世臣法從文輔之是特蕭文壁守茂州專以轉穀爲務以故軍中得不乏食於是應時伴攻麥兒寨以示楊柳不疑且日引兵至泉水崖而會酋長財主兒子出碉房中所貯青稞麥穀及蜂桶牛羊諸畜產以誘我軍我軍至寨秋毫無所取視碉房澹如也乃舉燎從上風縱火火益熾不可撲滅延燒土圍碉房二百餘所煙火相望我軍用鳥銃百子銃火磚噴筒弓弩並擊楊柳楊柳中流矢死者亡慮數百人於是楊柳自相蹂踐並棄軍走我軍益乘勝追亡逐北至後溝雪山而日已雲莫矣

武列錄

參知政事劉傳

三十二

四十二

乃以火箭傷十餘人我軍亦輕重傷八人死傷大相當且日兵使者復引兵至新橋堡度是時楊柳諸殺賊不右走麥兒則左走牛尾麻荅勢且欲旦其保嬰領不皇也乃令土官舍坤安溫卜等引步兵三十餘人悉渡河從道左捕伏以待諸楊柳諸楊柳十五人果以詰朝至於是先鋒張旂機擊金鼓諸軍聞金鼓皆從間道起迎楊柳戰捕獲楊柳生口二人弓矢傷七人于是諸羗皆惴惴焉頗自知兵在其頸乃陽欲赤心而事邊吏矣而兵使者亦帥裨將張繼亂陶克孝郁崇禮往招諸羗降於是大小麥兒及白泥石背

石灰和尚別結牛尾，蓋蜀人蘇塔諸羌，背後先奉甲馬，而至且謂裨將曰：將軍幸哀憐吾等，寬假吾等死。舉吾等誠願輸款糧，寨二十石，不然則亦折銀貳錢，有貳分。唯疊溪長官可以爲期會。將軍母復視猶亂民也。事聞，兵使者於是移詣疆吏，歲時唯年例正旦賞賜，如故。它一切私賞，如開門關門及日生酒，拖月計子，舉諸浮寧，自今咸與剔除。于是焯燭應諸羌類大羊，反覆不可知，欲許。邇上臺使者書，書多不載。其後十月喇麻機又帥其羌衆犯蒲江關喇麻機者，故和潘所捕獲，而復釋免羌也。於是以前銓爲將軍武功錄。

《楊柳羌列傳》

三十三

引步兵四百人，朱文達爲將軍，引步兵三百人，往備蒲江。而會旦日大風飛沙，石擊面，望氣者謂天初寒，當有雪。羌人猶此稍稍欲情歸矣。是時蟬蟬漢諸羌千餘人，還目黃沙壩，於是文達軍及銓軍壓戰，黃上坎直擄蟬蟬巢，斬首一十七級，捕獲生口四人，奪獲馬牛諸畜，並焚燒毀祠房一百座。其後十二月又復聚，將將邊之垣，劉繼祖、吳文傑轉關捷首四級。其明年正月，黨溝大小二姓諸羌，再寇蒲江關，殘敗軍營。於是備將軍朱文達開關而迎，數斬首捕虜頗多。廿二月大將軍李應祥副觀察使黃焯謝詔案。

驗諸羌狀，於是得前殺戮我裨將趙世爵、馮成、陳克勤、項成、舒朝江，及我軍商民蔡四元、四百八十餘人者，實東路溝、黨溝、丟骨人、荒西北、蜈蚣、龍溪土官。如兒阿孝惡聞、王荅、甘燕、戈臘、熱溪、別拓、思各地諸羌，前殺戮我許九等八百二十餘人者，實大小栗穀、北定、王柱、阿牛、王龍、交合、安貫、烟葱、列柯、歪地、西華、牛尾、鹿卜、石柱、諸羌。它若次上、漢人、羊思定、鷄公上、半泥下、半泥野和尚、亞寨、阿思洞、上泥巴、呷竹、呷二諸羌。此實熟羌、胡子、川羊、先結、阿讓、臘梅、老虎。此實降羌，奈何不明。玉石倘一日俱焚，崑岡可乎。於是大武功錄。

《楊柳羌列傳》

三十四

方伯朱孟震大會清軍使史繼宸、文學使曹樸、武備使蘇民望議，而壹意以武臨之矣。當是時，上方念西羌事，乃令中貴人張誠於會極門，詔大司馬慘慘以貪功生事，匿情養亂爲戒。御史大夫既得詔，喜則益欲戮力攻諸羌，而又度松邊寒瘠，不產五穀，往往康食他旁郡，它旁郡飛芻輓粟，佐軍餉費不可勝幾，以二石而致一石。於是上書請餉于關中及滇南，以蜀當轉輸關中年餉銀一十萬，四百三十五兩，而滇南亦以緡寇之役，實費蜀二十萬兩故也。於是以前檄徵勇敢亡，而于播州得楊應龍兵七千人，西

陽得再維界兵五千人平茶得楊光祖楊正崇及王全兵四千五百人。叙馬得羅伯兵七千人。是時國師喇嘛亦乘阿牛五寨。舌骨三寨。在幾堵。鐵鐘溝。敢放鼓相當也。於是總兵郭成爲將軍軍黃沙壩遊擊周于德爲將軍軍鐘鍋嶺遊擊邊之垣爲將軍軍喬壩。然將朱文達爲將軍軍交溝。時三月朔也。是後于德出鎮華戰裝壩。卻敵捕喇嘛灣仲等一十四人斬首四級復擊去骨。攻阿牛。斬首二十三級。後攻人荒寨先登。斬首一十四級。擊破沒舌。以卻敵先登。斬首二十二級。攻西北寨。先登捕虜三人。奪獲番婦女三十口。斬首八十一級。曹布彬攻西北龍溪峽。先登。

武功錄

三十五

斬首二十九級。復攻龍溪。卻敵。斬首二十五級。奪獲婦女一口。文達攻阿險。還搜諸寨。卻敵。斬首十一級。捕虜番女一口。後攻土官茹兒。先登。斬首四級。奪獲邊輪首骨漆器一具。捕獲番女一口。後擊惡開攻寨。滿追。至驚公雪嶺。斬首四十二級。奪獲番婦五口。郭成攻龍溪大小二寨。先登。斬首四級。還擊蜈蚣破茹兒。斬首六十八級。復二人。邊之垣擊破鹿卜寨。以卻敵。斬首二十三級。馬十六蹄。安貫營常從攻阿用。擊卜洞。至玉琢焚酋長臘臘帳一人。斬首二十級。後

攻東路溝。還搜諸寨。卻敵。斬首三十級。捕獲酋長王答兒一人。攻石柱。先登。斬首二十一級。是時羅闡歪頭諸羌皆在下風。請降。獨思答至地。乾溝諸羌阻河以西春水爲險。度我軍偷卒不得渡。乃張旂志。披甲兵。楊楊策駟馬往來河梁間。甚自雄也。我軍旣藏厥河東。凡下名羌二十三寨。斬首四百六十六級。捕虜男婦四十八人。勇氣益百倍。乃令具竹木溜繩。推擇習船者。期四月二十六日。夜半治浮橋。悉引兵西渡。河。已渡。劉繼祖擊思答。大破之。捕獲大酋長黑壤一人。文達引平茶兵擊利柯。破之。于德引播兵渡至地。

武功錄

楊柳寨列傳

三十五

擊破之。邊之垣攻上下西坡雙橋。破之又攻樹底。破之。虜着兒柘一人。還牛尾。因過黑水。往擊。盡破之。獲日者帶子合兒結二人。郭成國西革寨破之。捕獲川柯一人。又攻乾溝。追北至顧領寨。擊諸羌。大破之。又從攻大小栗穀。破之。獲藏柯等四人。追北至白草。破之。河西自四月二十七。請數至五月十八。凡下羌一十五寨。斬首三百一十二級。捕虜男婦一百三十二人。自是之後。羌亦稍稍歸降矣。先是楊柳寨捕獲生口。白矢結當繫獄。逃方分部逐捕。而會白泥和尚。楊柳諸羌復歸降。乃捕得白矢結及樹底保保兒子。西

披弱見結麻荅。八桡等來獻。於是大將軍幸寬假諸  
 羌復叛罪。請羌蓋威德恩降。於是小娃。王荅甘燕。風  
 村。獨坪。大坵。召對。通軍。亦竊跡白泥事。並後先獻見  
 請得比編戶氓。大將軍通下令。今小娃。王荅諸羌。能  
 捕得酋長來獻。而後令邊吏視猶白泥和尚也。於是  
 比定。伍寨獻閣下。焉蘭。如見至頭獻利兒子。臘臘。三  
 寨獻歸味。國師六寨獻哈那。人荒沒古三寨獻者見  
 格。王荅九寨獻滅祭班定。哨。大將軍既受諸羌降。乃  
 令邊吏並瑯瑯諸所獻。悉悉數十人。生華之道旁。曰  
 後復反者有如此。已傳爰書。訊鞠。四十八寨。如發  
 武功錄。二八楊柳羌列傳。三十七。

難時。刻石為誓。石一在廟子灣。一在牛尾寨。即屬力  
 士。推碑投于河。諸羌亦曰。所反覆不如將軍。今者有  
 如此石。於是大方伯劉純文轉蜀文至軍中。期六月  
 十二日。三軍並凱歌班師。以歸。御史大夫使使有奏  
 聞。事下大司馬。移書管郡。以訪諫諫。凡下名羌三十  
 八寨。斬首捕虜一千七十五。獲馬牛羊二百一  
 十頭。焚毀棚房一千六百餘所。上嘉其功。稍遷徐  
 元太為少司馬。賜大司馬以下金銀幣帛有差。如嘉  
 靖中。如兒寨斬指揮使。還輪首。以其骨為飲。孫輪遊  
 擊邊之垣大王父也。至是得歸骸骨。滿雪數十年之

宿耻。由此觀之。非獨垣孝。輪亦烈士也。

漢曰

語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信哉是言也。楊柳諸羌。號  
 百二十萬。襲宋大夫王兵至強。乃不殲滅之。何哉。白  
 草之役。大將軍提士卒五千人。竟全軍以沒。此尤未  
 敢與徐司馬追也。嗟乎。宋滄獻輿地圖。而謂松疊險  
 于劔閣瞿塘也。異哉。徐司馬功謀。此可畫麒麟而稱  
 平羌將軍也。

武功錄。二八楊柳羌列傳。

三十八

樹底它撒列傳

樹底它撒者南路諸羌也先是楊御羌麻起梓鼓盡鳴樹底窺南路之隙乃帥松坪黑水數百人日夜砍伐竹木找架七稍砲大言吾今以數千騎渡漢摩戰漢麻各三哨驚漢島奈我何也其後又與蜈蚣土官車路窩溝大小栗穀先結阿讓諸羌屯土官大壩間椎牛爲盟聲欲寇歸化北定蒲江關是歲乙酉閏九月也其後大小二姓亦治弓矢及七稍砲十五架酒索數十有餘聲欲寇平夷蒲江諸關是時叅將朱文達乘傳視額平堡步卒方響呼夾道而行行未至蟬

武功錄

樹底它撒列傳

三十九

\*

呼溝而會諸羌人在金瓶背梯水崖起塘河東而皆儼戒道路不通文達逗遛不進者數日先是九月我軍出平夷渡蒲河關遇大小栗穀諸羌轉關甚佳儼我軍遂渡河船淮溺水死者數十人於是我軍舉百子銳擊諸羌諸羌銳擊死者以百數且日諸羌攻平夷堡裨將王貴先登斬首二級而麥兒寨亦以是日渡河夫指揮使豐承業鷹擊捷首二級於是臺御史維連帥大將軍李應祥往征其罪而以其事奏上幸下明詔詔大司馬賜使者兵符得來傳而至松

漢

詔將軍毋生事貪功及匿情養亂唯滅其渠魁

而止臺使者既得詔書乃以羽檄徵建武兵二千入都使城門兵五百人鑾往兵四百人壩底兵一千人溫卜兵一千六百人播州楊應龍兵三千人天全高仲德兵六百人黎州羅紹良兵三百人酉陽冉維屏兵一千人平茶楊先祖兵一千人是時上方以徐元太易遵而給諫大夫王致祥乃上書言狀其太畧曰唯是樹底諸羌蟻聚黃沙專以殺略人爲務我軍轉運千里暴露連旬招之不來攻之不繼將安所稅駕乎此臣所爲可虞者一也而況將軍李應祥取建武驕悍之兵心志不一當新舊更代之始威信未

武功錄

樹底它撒列傳

四十一

孚且以二三千之衆敵七寨之矣兵將異趣勇怯異勢安在其能同心戮力乎此臣之所爲可虞者二也且臺使者重移矣劉禹謨亦已戴罪是大將在外讒言居中勢且畏首尾之不暇而況新故相推法令變易又兵家之所謂臨敵異將乎此臣之所謂可虞者三也法曰一人守險千人莫遇今自松而東自茂而西勢甚桀黠而我兵多不至三四十人此其勢不能不藉千土司永鎮之禍在數日之內而播黎之兵在數月之外且以我尺籍伍符之衆尚不能用之以死而獨慮象胥之民此素非得拊循士大夫者寧尚得



而用之乎此臣之所謂可慮者四也事下大司馬王  
濟問狀大司馬案驗禍縣楊柳寨先是指揮田賦稱  
貸楊柳寨葉兒這得五百金久弗欲與兒這每至堡  
賦輒飲兒這酒兒這久亦怒乃與其黨公行圍堡尋  
以劫掠爲務始種溝發難時大將軍張應時提兵往  
征之亡何寇人奪大將軍輜重於道此皆養虎貽患  
之釁事聞幸假應時罪令討賊至是輒覆按重罪於  
是上復令應時免官而以田賦屬部使者還問實  
是時故總兵郭成有滇南之役而給諫大夫念成入  
立功九絲爲寇夷所嚴憚請赦成罪今立功以故成  
武功錄

對臣七散刑傳

甲一

復得破樹底也樹底功在楊柳傳

讀曰

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信哉是言也  
南路自破丟骨人荒沒舌以來奉貢賦而稱編氓者  
接踵而又復有樹底之賊何哉正德中永鎮堡失守  
厥後何將軍卿修之爲置堡三官人主軍五十七人  
戍軍二百二十一人番兵二十人樹底吃撤平余第  
請疆吏守大黃掃水三哨索橋之間足邊事矣法曰  
毋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備之如有味乎爲蜀西言也

元壩潘囉商巴石背列傳

漳臘之寇二十九而元壩潘囉商巴石背獨與北虜  
時往來也先是北虜小王子吉囊與丞相亦不喇珠  
不相能吉囊遂渡黃河由界石岩直搗御寇墩深爲  
粟穀屯溝口所患苦是歲嘉靖十三年也其後二十  
九年寇鎮虜堡遂留居河西塞下於是河西始有虜  
矣而河西租兒結白利最桀黠足以當囊亡何異死  
其子插幹兒及傳蚌並富盛乃強欲服屬租兒結白  
利租兒結白利不從頃僉答念吉囊渡黃河久乃託  
爲鐵嶺山有生佛出因遣其子賓兔往鐵嶺山建寺

武功錄

元壩潘囉商巴石背列傳

甲二

於是蓋得插幹兒及傳蚌馬牛木而以傳蚌強租兒  
結租兒結強白利並歲奉貢獻羣羣虜爲黨而河西  
虜患乃益深矣今上即位之三年賓兔乃以射矢  
今熟番聲言犯邊邊吏所以備之者甚嚴於是賓兔  
陽爲請其父僉答渡黃河迎佛乃先使使者十輩假  
道因求索茶食余來爲鐵嶺山佛也頃僉答至果令  
祈命寒暑諸羣並獻見而虜遂得吞食亡厭也其後  
已卯夏賓兔又來寇牟泥寨包子寺牟泥寨包子寺  
去松城二十里而近賓兔動以數十萬騎蹂躪漢樸  
麥也其敢無畏憚類如此自是之後元壩潘囉商巴

石砦四寨開闢出物與虜交易而作兒結虜遂以二百騎寇介不壩先是願義王使大成灣一窩至八什等齊篆文圖書約至遙西觀寺是時庚寅五月也其後六月願義王果以三千騎渡河至臨遠聲欲東寇保定撤刺西犯洮岷松茂諸邊歸河至松潘輕騎可八日至也是時副觀察使來經濟備松潘兵李丁傳西寧兵西寧復偵知一克黃台吉亦既渡河乃並以其事請于臺使者李尚恩臺使者見爲漳臘之外卽屬熟番而況其下草茂道平胡馬從此跳驅可抵海套若不蚤爲之所後將何及於是以羽檄徵天全六

武功錄

卷三

番播州兵得六千人乃召川南叅知使武尚耕川東叅知使丁此呂叙瀘叅知使李士達既授事監軍而以萬養爲將軍漳臘郭成爲將軍軍松林邊之垣爲將軍軍西寧于時主計者仰毅成都成都飛芻輓粟殷殷不絕也於是部使者李化龍亦上書言狀其畧曰唯是松潘乃全蜀之門庭也臣案輿地由松潘而北則爲漳臘漳臘之頂北可望洮岷西北可望莽捏以松潘而視西虜僅有此山以爲之閭耳其中險阻高峻盡屬土番歲時漢第以撫賞羈縻之因欲爲吾地奈何武備不亟備乎是時給諫大夫張應登臺

臣牛應元亦上書書皆多不載事下大司馬王一鶚方奉宣詔書而扯力克則已還歸海上矣獨大落赤尚伏捏工川如故然而時去時來乍降乍叛此自犬羊恐河西將士目今牛馬將不得放散也

譜曰

史稱西夷再驪白馬最大今猶然乎今猶然乎以余而觀松潘事其憂不在西羌而在羌與虜合也武廟未虜騎闖入松峯太原王恭襄公方在大司馬乃不慮之使去何哉延引至今使西寧得以供佛近在洮河黑水間馬牛氛埃且暮而及也善乎何將軍之武功錄

卷四

四四

言曰番寨凋落則獯羯憑陵松茂侵尋則成都塵微余每誦之則未嘗不爽然自失也

建昌桐槽黑骨諸夷列傳

伍咀咀者。建昌諸土酋也。先是父逆止。弑土婦鳳氏。兵連禍結。悉苦蜀邊吏。以故咀咀敢干。悍桀。不奉長官。羅經良約束。乃與土舍安守等。竊據鹽井街屯。安守者。亦建昌土酋也。專爲不軌。常僭號稱王。鳳氏之後。守實主之。日夜與遂止。伍咀咀。阿巧。馬米粒。阿乃。菊都等。謀奪鳳氏土田。至千餘頃。遂帥麻科諸羌土千餘人。並樹黃幟。鼓吹。白晝。公行東街。姜坡道中。乘風縱火。燒房屋。殺我軍朱泗高仲魁等千餘人。畧軍妻趙氏等百餘人。奪馬牛羊亡筭。於是百戶梅枝春。武功錄

建昌桐槽黑骨諸夷列傳

甲五

乃以其事請有司。逮問安守。咀咀。益負固不出。於是裨將劉天俸。調安四兒。至建昌城中。當是時。越僑衛黑骨夷。猥阿弓。凹溪咀等。最號獷悍。先是隆慶末。印部長官。橫相物故。妾沙氏。與合目阿祭通。因竊負其印奔。已沙氏。故印遂爲祭有。已祭亦因故。而祭子。嶺鳳起。復依據其印。自立於廣洪瓦布寨。是時。相子。應昇。猶沈而於酒乎。諸部夷。窺昇中酒。乃陰圖之。而應昇亦故於是。彌弓。凹溪咀。遂與桐樹王大咀等。聚黨三千人。數寇盜。還大孤山。尤甚。後把總余與固等。三十餘人。畧步卒。劉自然等。一百三十六人。益舉火。延

燒軍舍。執諸行人。盡瑯瑯其頸。諸行人。長夷酋如虎。道路不通。是歲。萬曆丙戌也。其後安四兒。復縱其黨。大老虎等。百餘人。橫行河西。殺略。蕭海毛。珠等。數十人。而伍咀咀。安守。亦以是時。復聚麻科諸羌。千餘人。入建鹽。打冲河。燒紀津梁。奪沙坪堡。模糧數十石。而去。而王大咀。亦復與阿弓等。寇小桐。瀘沽。峽漫。高山之間。殺于戶丁。應時。兵勇。朱朝用等。數十人。略指揮使徐孝忠。於是臺使者。徐元太。部使者。陳珣。乃以前副觀察使孟學易。議請得發兵。往正其罪。於是大將軍李應祥。與偏將軍朱文達。遵之垣。王之翰。騰光國。武功錄

建昌桐槽黑骨諸夷列傳

甲六

分道而出。而請副觀察周光鎮。叅知使李士達。同知陳忠。贊畫。唐允恭。通判丘一奇。並經紀其事。乃先令百戶張光啓。送奉令。旗至軍門。期以十二月初六日。出師。先建昌。而後叩越。所不如法者。斬。是日也。諸土酋。先以二千人。待於河上。我兵行至朋土坎。可。可。望見酋勢。盛輒舉烏銃。百子銃。號聲震天地。自日出至曠時。與酋接戰。酋銳氣始惰。於是我兵縱左右翼。圍諸酋。諸酋自度。戰不能與。漢兵乃數千人。潰漢圍。遁走梓木。我漢兵夜追之。不得。行捕斬首虜。凡一百五十六級。生口凡七十五。酋馬四十餘。自是之後。

偏將朱文達攻磨旗山卻敵斬首二十四級復擊大毛山牛山朋土坎攻巢先登斬首八級攻樟木箐可甸先登奪獲生口三人斬首九級都聞罕調元擊大灣先登斬首九級復攻青山嘴架巴村卻敵斬首一十三級遊擊邊之垣擊破王大咱以卻敵先登斬首一十一級奪獲牛豕六十餘燒毀夷房一百餘所復擊河西先登捕獲生口一人斬首二十三級後攻熱水寨卻馬賊斬首二級攻伍咀咱先登斬首三級是時十二月己盡也而伍咀咱窺月正元日有隙乃遁遁走西溪依安守等二千人馬數百騎公行殺略武功錄

《東寧縣志》

四六

卷一

先是大將軍懋爵賞幕府以勵士卒於是指揮使張輔周等度地形得山箐後通通涼山科州乃使張垣提重兵守半站橋以阻諸酋往來垣望見伍咀咱安守志氣揚揚騎馬而來下短兵屢戰自哺時至旦日日出賊始敗走斬首一十七級獲生口一人奪馬五十七騎於是文達等追亡逐北至阿囉哩大破之獲生口二人斬首一十六級獲馬十五騎復追亡至囉嚒菁青白崖大河灣破之斬首六十三級俘獲婦人三口奪馬牛羖五十有七我兵陣亡二人重輕傷二十二人是時土官瞿紹良等傾殺賊猶在阿囉哩掩

卜凹郎山木施魚水諸巢間乃乘勝大搜於是紹良等先後劔斬叶咱諸酋首七十三級俘獲四十五口奪諸首被虜男婦一十三口陶裴等斬首八十三級俘獲七十三口奪被虜男婦一十一口王罪等捕獲大老虎必他諸酋三十六人俘獲二十七口奪被虜四人田中科等斬啣察諸酋首二十一級俘一十七口奪被虜二人又斬阿那首三十二級公何臺御史御史以羽檄諭諸酋降降者給白旂示不爲亂民也於是苗坎溪龍諸村夷詣偏將軍徐紹文麻邦瀘沽諸村夷詣偏將軍張世爵公虜三百人皆款塞請降武功錄

《東寧縣志》

四八

降當是時麻科諸羌方縱火燒紙房堡平川驛我兵擊破阿七白水諸溝俘斬甚衆於是把卜寨番驛悉加柘等亦款塞諸曰前日之事實惡番些伍所爲殊無道今吾等小人願獻些伍唯將軍生薤于紙房堡道旁誓不復有它腸邊更許諾於是諸羌來降者大率以千餘數于時主計者及舊書陳忠請曰以余所聞伍咀咱及安守尚依樟木麻柳魚水以爲險樟木麻柳可通西番虛郎熱水雲南魚水可通科州烏蒙馬湖會川縱橫數百里間若不先據其險我師難以卒應今以遊擊邊之爲將軍軍高山堡以備西番

參將朱文達爲將軍別漢以備虛郎都聞宰調元  
爲將軍以備科州網羅既密旂鼓相望然後議慮曰  
木及木施盧白木者伍咀咱之女兄也木施者安守  
之所時往來也度二酋勢窘急必奉頭鼠竄於其間  
於是王言爲將軍備盧白木田中科爲將軍備木  
施中科既授事則使使者持節招土舍安文至軍門  
風文歸降文果降獨安守羣輩數百人猶標桀不從  
我師度是夜安守必從山後遁走皆草山待守守至  
夜半城頭鼓發鷄鳴矣且日日出始至我師失發如  
雨得安守陳光華胸膈阿什等五十一人腰斬千陣  
武功錄 八 卷之四 四九  
以御爾後馬牛刀劍弓矢三算於是別別濟諸羌聞  
風皆股栗乃帥火頭阿都等款塞自言前日搶路實  
惡番甲懷佐誘邀欲見別紐馬拍卜兒知五人爲渠  
率今俱在願生蘇將軍唯將軍加斧鉞吾等請降得  
比編戶謀也將軍許諾諸羌結難而至者一千餘人  
是後虛郎諸羌降者亦四百餘人於是伍咀咱勢亦  
窘困果通通樁村小荒溝聲欲走昔濟州盧白木畏  
將軍法屢不敢合匿乃以事告王言言提重兵至樁  
村擊破之生獲伍咀咱等三人諸酋盡走祿馬黑龍  
諸山我師搜祿馬山斬首四十級俘獲生口一十有

六搜分水嶺斬首五級俘獲生口三人是時武宗尚  
朝還以効首虜渡瀟大風忽從中起漚船朝還遂水  
死而安四兒等猶偏強乎其後將軍朱文達跡安四  
兒安四兒已出城郭我師追殺斬首二十級獲生口  
二人俘獲十三人奪馬牛弓矢三算我師勇氣益百  
倍乘勝逐北至後山捕獲安四兒等三人劒斬之於  
是後師柯槽黑骨問諸叩部平將軍朱文達邊之垣  
攻禮波樂破之斬首十五級俘獲十五人攻烏曲破  
之斬首十三級俘獲十七口奪馬十餘騎攻黑骨相  
嶺斬首六級獲生口含咀奪被虜一口攻柯槽擄古  
武功錄 八 卷之四 五十一  
網山場老虎寨斬首虜三十八級俘獲八口輕重傷  
九人奪弓矢刀槍三算攻石蘿寨斬張保首一級攻  
阿姑喇喇寨斬首四十一級俘獲一十三口陣亡二  
人重輕傷五人復攻禮波樂沈渣後山紅廟載馬等  
諸寨斬首六十七級俘獲二十六人是時王大咀通  
匪普雄土官羅紹良從涼山偵之跡且至阿六執大  
咀戮之取首級以徇將軍曹銓復搜哪昔鐵橋斬首  
四十級獲生口二十人俘獲一百二十五人燒毀酋  
房一百九十餘所先是黑骨夷阿弓及門溪唱脚味  
阿窩等公行相機相構道路不通是時建昌柯槽既

盡破獨存黑骨。大將軍幸。孤山待弓。弓果以是時至。我師從間迫起。塵戰如自天而下。阿弓敗。生獲阿弓等八人。斬米粒土老首二級。它皆奔走。小臘梅寨。我師行捕斬首一十三級。俘獲一口。復捕南箐。生獲書卜等九口。斬首七十三級。俘獲九十九人。燒燬寨房一百六十有餘。奪弓矢刀槍馬牛羊亡等。是時印部印。久爲嶺鳳起所竊據。於是都御史使使者薄責發。急。鳳起倉卒送奉印信。唯恐後請大將軍弟寬假其死罪。於是指揮使徐韶文知渠率雖諒殺賊。猶存。乃提重兵直走廣洪瓦布。武功錄。《雲南備邊司錄》。壬子二月。王諸寨。捕獲拍勒子結友舍他。斬之。它首虜六十四級。俘獲二十人。是役也。賴陛下之靈。諸公卿碩畫。請數自丙戌十二月初六。至明年七月二十八日。大率斬首虜凡二千八十六級。奪獲被虜男婦五十有餘。羌夷降者三千餘人。圖獲器械一千九百有餘。馬牛羊豕六百一十有餘。燒燬夷房一千五百餘所。師旣班。都御史御史以其狀聞。下大司馬王。一鶚問狀。於是。以大老必它等。最斬建越市。賜大司馬以下爵賞。有差。始建昌桐槽登雞時。並借籍名號。安守以金龍護頂。王大咱以銀龍護頂。安守所佩刀曰五道聯陳。

光華所佩刀曰梅花。冠蓋擬王侯。今如何哉。

讀曰

牂牁花。燹乎。漢所謂西南夷也。標桀故已甚。今尚如是如是。余又聞瀘水多烟瘴。夏秋不可渡。渡輒能殺人。孔明竟以五月而渡。壯哉。建越幸大捷。自冬徂秋。大將軍之刀。鋸日敝。儻方孔明而興者乎。余獨慮罕羅鐵口之夷。強今未滅。它日西三邊有患。豈此間耶。然余不敢道也。

武功錄

《雲南備邊司錄》

壬子二月

王

臧乃列傳

臧乃者，印部屬夷也。萬曆初，常借號稱王，殺略榮丁，輒因諸村。沐川長官安氏以其狀聞，事下大司馬。各部使者議曰：「何賊乃復與土夷相仇殺，陰圖建昌？」於是部使者孫代上書，屬御史中丞會省，得正其罪。而會有九絲之役，議寢，乃建六堡，而以官兵一千二百人戍守之。自是之後，建昌夷伍咀咱、桐槽夷王大咱、黑骨夷阿弓、奎董謀不軌，至城門儼戒，道路不通。是時徐元太爲都御史，李應祥爲總兵，上幸賜弓矢，得專征伐。先後並殄滅，頃大將軍引兵擊臧乃，式力擒之。

臧乃列傳 五十三 五十六

先是督畫司理吳時泰奏記曰：沐川北有西姑擺氣，拍秧哥之巢，東有牛它卯包威哨之穴，而臧乃酋長撒復寨於安興，親外兄余相得甚驩，要之依水海以爲險耳。余案輿地，其間由回龍岡、雪山可直走黑沱，由鳴龍洞、兩河口、大河壩可直走涼山，又由大河壩可直走賴因、龍眼岡、涼山，又可直走新厥岡，固用武之地也。唯是臧乃氣拍日夜與雷坡楊九乍之屬，戾劉我人民無算，以秦有採木之役，常往來烏蒙，尚索銀三百八十兩，名爲買路，它何可勝言哉！今誠欲征之，計莫若引兵屯兩河口，以沐川土舍夷遵制，平夷

土舍王光恩王受宗兵三千，由回龍岡攻其北，非然則由謝家營攻其東，非然則由木瓜、大涼山攻其東南，以余視臧乃，殆猶射準耳。於是都御史可其議，顧恐建越之兵道遠，於夾攻不便，乃下兵備，使鄭東昇問狀。是時安興楊九乍已款塞歸降，而臧乃與氣拍秧哥、西姑擺尚公行兩河口道中，喀沙巨人李永政、張正東等數十人而去，而兵備使由此決意大征矣。於是以前使劉繼祖爲將軍，軍雷洞坪，指揮使尹從壽爲將軍，軍黑沱，呂崇舟爲將軍，軍木瓜，都蘭使李獻忠爲將軍，軍雷洞，黑沱間。然後下令先建昌武功擒之。

臧乃列傳 五十四 五十六

而後及越雋及馬湖，所不如令者，將軍得以軍法從事，居以幾何獻忠乃令總族胡禪引兵屯大赤口，夷保因款塞請降，詐胡禪下山，語未及卒，諸夷謀亂，飛矢射禪，禪遂中流矢死。已李獻忠劉繼祖尹從壽亦被執，夷保於是據小羊腸，殺我兵丁淑賢等數千人，略我轉輸輜重是歲丁亥也。都御史徐元太御史陳瑄及給諫大夫顧九思並上書案大赤口失律狀，下大司馬王一鶚驗問，建昌事未竣而獻忠先以孤軍深入虎穴，則監軍鄭東昇贊畫吳時泰於是乎議者四面至矣。其後給諫大夫張養蒙復案都御史徐

元太乃請告乞歸骸骨 上不從 詔大往正其罪於是分馬湖軍三哨而以偏將郭成宋文達都周萬黎將之分中鎮軍爲三哨而以遊擊周于德守偏勝光國將之分建昌軍爲三哨而以都司邊之垣宰訓元牛儒王之齡楊師旦將之是時監軍則兵部使李士達副觀察使武尚耕周光鎮紀功則叅知使張孫繩轉餉則叅知政周嘉謨而何倬亦已爲御史大夫矣先是南給諫大夫徐桓上書言賊乃三面皆夷而獨以一面與中國通地處遼闊山川險阻而其下又瘴癘盛行我兵水行則波濤陸行則崎嶇轉輸者武功難入賊乃列傳 五十五

幾以鼓石而致一石而況所謂兵皆上兵乃以夷攻夷竊恐禍生不測變起倉卒計莫若檄示賊乃許生獻渠率它皆一切赦除威與自新 上幸念主計者業已有端緒 詔大司馬征賊乃急大將軍亦白囊一日至十餘發於是馬湖哨捕獲生口一百五十四口新阿拍等首一千六十二級俘獲六百五十二人奪獲被虜二百六十七口中鎮哨捕獲生口五人斬白祿等首二百一級俘獲四十七口奪獲被虜三十四人建昌哨捕獲生口三十二人斬首二百四十一級俘獲三十一人奪獲被虜三十三人它夷探皆畏

威歸降夷俗降者必指天日爲誓於是馬路郭成管得降者一千六百三十四人中路周于德管得降者六百有四人歸我田土大率六百七十五里每歲請貢獻馬匹銀錢皆送來金銀到邊代貢而大方伯彭賓副觀察使李士達武尚耕亦傳渠魁撤假首阿瓦首至御史所而以生口阿什咱安與西放擺阿咱安魁等二十六人璽書關土中埃 詔書下然後梟斬馬湖市以徇是役也 陛下之靈諸公卿之力請數自丁亥十一月二十三至明年五月二十日大率斬首一千八百六十三級俘獲七百五十六口奪獲被虜男婦三百二十人是時御史中丞徐元太以徐桓議乃上書請嚴核首虜毋令蹈滇南故事於是下御史案驗如何然後 賜元太服俸視二品李應祥遷秩一級金錢幣帛有差李世榮周元鎮武尚耕皆遷秩一級朱文達邊之垣萬世德萬黎幸調元遷秩二級郭成復故職耿定力蔣基等皆 賜金錢有差是後御史何倬請善後十大事陳效請六事事多不載 上幸從其策獨於馬湖建屏山縣尤稱善事也

讚曰



善哉乎御史劉賓請兵憲于建昌也彼乃乘瀘水烟  
漲疑懼我邊吏乃得以倡狂于其間乎余聞我眉至  
建昌乃司馬相如開越嵩時所鑿有天道也嘉靖中  
兵憲富好禮請通道道誠可防相嶺良是良是至  
若中鎮西寧水池是袤五六百里可耕牧樵蘇如以  
爲屯且守處可省邊餉萬萬也信然哉

武功集

八廣乃周傳

五七

土吏馬邦聘馬應龍列傳

馬邦聘石砧土舍也癸巳歲軍氏行宣撫事聘殊不  
利乃欲謀奪其印因交驪馬斗斛馬斗霖等黨類漸  
增悍悍日著久之斛乃帥其犬于千乘寄賦於漢藉  
置因禁阻之斛與聘由此怨軍入骨隨遂帥黨千餘  
人皆持關器開單乘風縱火焚燒公舍及馬岱等屋  
居八十餘所是時風大火益熾居民皆奔騰走譚延  
宗等赴火焚死者凡二百人斛乘勝殺子女馬璵英  
及土民秦邦用等一百八十三人略女翁黎守志等  
二百餘人鹵金銀什物凶算計欲殄滅軍無遺類而  
武功集 土吏馬邦聘馬應龍列傳 五八  
會羅網場土人譚彥德黃正史譚大本亦效千乘入  
漢籍竟殺冉金山等而去凶何鄭太守以檄招歸而  
彥德益肆馮陵乃喀桂陽溪秦啓泰加祿等案中裝  
鹵獲男婦王氏等數十人殺秦詔馬邦倍等七十餘  
人而是時馬斗霖亦依阻後鄉石界漢以叛乃使王  
良臣馬邦洪殺汪明瑞等數人先是漢人卽兆杜父  
龍仁爲主謀謀欲設關堡於譚大王父墳墓前以  
損風水軍乃以書請於上大略言臣自從征疊茂  
擊破大雪山斬首捕虜凡一十級兩臺不以臣女流  
污穢不足採乃幸而賜之獎曰紀律嚴明衝鋒第一

此土婦中之特出者也。今奈何那聘無故而遭戕劉我孤人之子。寡人之妻抑何窮然也。臣請比先年熱金洞舍單碧謀篡事。願以聘等就吏。時甲午冬也。明年大司馬谷兩臺詔欽斛乃以千乘詣公庭。請得執渠魁單氏以獻事屬所司議。而會播酋楊應龍發難。天子方遣左司馬那玠往正其罪。斛恐大兵先播州而及石砫也。即與應龍結連。乃欲相扇而起。於是使其子千驥提向永察兵殺馬那奢等百餘人。酋男婦二百餘人已復乘勝擊永寧堡殺我官兵五十七人。先是臺御史徐元太議欲征伐以建昌馬湖武功錄

八 吏部考功司

五十九

明三十七

之變而止。是時譚希思爲臺御史。王慎德爲御史。乃使使者收捕斛。斛竟殺馬一捷。執使者。削耳以示衆。其爲驚類如此。居亾何。鄙人馬一化。敎使馬之一伏。闕下陳情。單乃聞之。即以丁成楠等百餘人捕伏道左。強奪其書。弗欲往。於是一化復以書奏。一化者邦聘侄也。始斗斛及單氏常殺化叔父馬廷祀。播郎田土邑屋多爲所奪。化與斗斛固所謂不共戴天者也。

馬應龍黎州土舍也。常以爭襲訟於縣官。不可得。乃聚四十八寨番夷。直搗文武堡。還繞大田李村漢源

之間。殺略人民及畜產亾算。於是大渡河千戶所請於總戎劉承嗣。幸爲所告。兩臺亟發兵傳黎。是時譚希思爲臺御史。王慎德爲御史。乃以寧越守傳吳文傑提兵傳黎城。時甲午嘉平月也。明年春。果擁衆逼城下。聲言必欲得印而後逃。於是副使徐桓僉事范守已。並以赤白囊告黎。黎使者即使指揮辛銓以散往諭之。且日應龍始至大田壩爲營。然口順而心逆。實標悍也有頃。我兵鷹擊殊疾。力應龍則已遂遁逃去矣。使者捕伏視聲息。隱隱還松坪故巢。劒及於棘門之外。亾從施也。部使者見爲應龍遁匿過深。恐伏不可測。乃上書請加吳文傑秩。傳黎雅。而以指揮使吳興臣僑寧越也。

八 吏部考功司

六十

王

識曰

余考石砫。自上世以來。貢賦不乏。絕可謂至順。單氏以婦人女子。提兵破大雪山。此尤有木蘭將軍之風。乃獨與土吏常互爲殺略。何哉。黎雅四而皆羌。應龍一反。辰輒聚四十八寨而起也。兩臺深爲武備計。率有味乎其言也。

上婦奢世統奢世續列傳

奢世統者效忠繼室也。先是忠爲永寧宣撫使，常受室于安國。室母祿氏女曰阿節，既室，名曰世從。生崇禮，頃亂死。妻統，統亦祿氏養女也。食水臘，毋嗣。祿氏又有養女曰儲，馬忠亦買爲其婦妾矣。易其名曰世續。統生崇周及羅哥，食落紅。庚辰中，崇禮不幸，遂爲露死。崇周當請冠帶，嗣而會前總戎劉顯以世續請矣。是時效忠有弟曰沙卜，久與世統通，因欲贊丘嫂得行永寧事。以何永寧屬世統，統乃怒，即與夷目朝遷喬，以翁者段安三及漢目袁初等攻世續，破之。效忠功錄

入奢世統奢世續列傳

六十二

其公館略司帑而去。於是世續出居永寧衛，一孤寄鎮雄。統乃疑，續走白沙所，乃挾逼其軍屯，欲出續而分守，使萬一貫即請於部使者。宋仕適繼戎郭成有赤水之役，乃以指揮使馬嘉績郭天心往。馬績既至古蘭州，古蘭州即落紅也，新爲世統所據，以故問沙卜於統，統乃與沙卜者改議，許爲召續入寨，遂統續縛天心。是時郭成及參將馬呈文亦擁兵，數千人入落紅，託言詔徵旌旗與馬甚都，而沙卜負矢石郊迎，成成乃欲兵之沙卜，遂反唇相格，竟殺我裨將黃希忠。王惟鎮宋秉吳應登，誣在宋仕疏自是之後，郭成

亦上書言兩臺劾奏臣誠是，統常以金銀四十八萬賄赤水白沙諸衛所及烏撒諸郡，並皆申請，而亦以千金饋臣。臣附同知高文全封府庫，臣實惡其人喜行姦，乃出不意欲構其巢，散其金銀，其後統果以金闕匿於沙卜私室，而獨恨未能執統耳。請比安國寧安智事，以捕吳鶴駕得殺，因欲治沙卜。上乃怒郭成妄行，攪擾竟免官。於是蜀都御史孫光祿賈陽都御史劉序大會副觀察使史繼宸，食事使李士達謝詔，兩省議議二土，統并皆賜冠帶，食水臘，落紅落紅則請以指揮使一人鎮之，而以印屬崇周。崇周幼，以武功錄

入奢世統奢世續列傳

六十三

永巾稱博士弟子，稍長，然後請嗣沙卜，皆寬假其罪，令退居徽魁如初。上可之。是歲萬曆甲申也。于時以指揮張懷義往，從以識字一人，家丁二人，半統鼓吹手二十五人。統及沙卜不從也。懷義不得往，統乃使使者嚴世才送奉白金三千兩，黃金二百兩，錦繡一百純，往水西安國寧乞兵，而世續亦使使者胡卿送奉幼子崇周往播州楊應龍乞兵。它金銀錦繡物稱是。於是統以沙卜者改引兵一萬人自麻線堡清水哨，過張旗落洞，落洞即請屯，直走效忠故宅，而會世續伏兵起，疾圍殺，略相當。我緣邊將使使者譙讓沙

卜沙卜曰。我來爲報內里之役。世續常執苗長李倫。李仁繁獄竟殺死。以何水西柯河個提。二十二營兵。劫沙卜。沙卜遂擊泰家龍山。及清水河。洛洞。三岔河。新集。殺之。多所殺略。輒指揮陳忠道。尼因執世續。奪其印而去。已略謝于胤。陳明現等五十五戶。殺三人。齒男婦謝玉安等二十八人。齒產什物。公算。而世續亦以阿灼分兒。傳廷鑾。彭受等。擊鷄里。蜡羊。等。杉木河諸寨。斬捕彭世華。楊九兒。先是世續恐鷄里難下。乃使者紙說其酋長阿烏租。阿歌。阿體等。以爲擒兵。且至。請監門勿閉。闔久之。乃合楊應龍。流苗王。建業。武功。等。入寨。李三。

等萬餘人。縱火燒解麻李博屋孔水雨二壩。直擊破姚家。擄七十餘寨。殺盡漢。擄五百五十六人。齒男婦李仁等五百三十九人。齒產什物。公算。於是馬呈文以徽招降。曰。願降者給免死。旗復今年租稅。然統衆漸有欲歸者矣。時乙酉二月也。二苗婦皆陳兵赤水街。於是都御史舒應龍。使使者楊文煥。段可續。曉諭沙卜者。改。因移蜀都御史徐元太。並薄責安國亨。楊應龍。急令散兵。當是時。兩苗所親信于世統。則楊宗仕。胡遂。齊。蘇朝東。嚴世才。陳汝才。羅滿受。何四兒。王紹表。周狗兒。羅富子。世續則余耀。胡嘉勝。何朝璧。

傳廷鑾。分兒。童兒。會備兵。單節者。吏王文炳。得其主名。以請。乃下令兩苗婦。一切捕。賴是日獻所齒男婦一百有九口。牛馬四十四頭。事聞。下大司馬問狀。先是蜀都御史維達。御史赫漢。令泰將馬呈文。讓張懷義。急。乃以土同知王以儉。漢。經。歷。朱體乾。往風沙卜。沙卜不從。苗人皆坐法。儉免。乾罰俸。沙卜今統衆言。欲以印屬漢。吏也。體乾竟請。予告云。官而會思。思尚爲王文夫。結世續。思呈文。欲助世統。於是崇明上書。勅奏呈文。陰阻懷義。不坐鎮。致臣母世續坐困城中。夷勇失業。語在崇周疏。是時。詔書問阻撓事。武功。

王儉。會南昌人。陳珪爲御史。行部至叙州。案思尚主文狀。繫獄。而司理任梓。乃請數自懷義。十二年三月初六至十四年六月盡。累食縣官。凡四百有四兩貳錢貳分。及使土吏王以儉。漢。吏。黃朝立。復論沙卜。沙卜無用。關防如故。以爲我裏。請以印屬漢。吏。而以崇周詣統所。長養。而後懷義得入鎮。今果如何哉。以何統使昇子陳海等。送奉金銀二百。懷義。今義無往。皆有狀。戰罪當棄。治。於是都御史徐元太。御史何倬。屬悉取使周嘉謨。會事使耶東昇。復以屬任梓。及叙州同知袁世南。溫州守石元。麟。坐九棘。訊獄。以爲沙卜。

奪世續首輕重罰斤。沒張懷義藏一百五十兩。兩土婦冠帶如初。而以參將一人鎮撫之。異日者崇周視事。請罷田撫官。著爲令。而參議使李學易以爲宜以大義折其姦謀。於是復使使者黃朝立。逮捕世續。世統以沙卜言不出。今胡還喬何四兒等。請以印封貯。必不從。繼撫事使者獨逮世續。至普黑摩泥所。偕張懷義覆案。以爲殺周七兒等實沙卜。請以沙卜抵罪。而舍沙卜等遁逃。不可得。乃當世續金一百五十兩。黜王以儉衣冠。令行鎮撫事。得立功。參將議遂寢。印竟屬崇周也。居二三年庚寅。上有詔。詔崇周就彼武功錄。

大書卷之六

本五十三

襲授祖職。是歲妻烏蒙女素賂。而會有疊茂之役。崇周鷹擊于大雪山。得捷。其後乙未。楊應龍發難。周復提兵往。沙卜乃乘隙帥擄黨蘇朝東。李思慶。羅寬。爲先鋒。而微使張洪。楊炳。捕伏於間道。壓周。周殊疲力戰。斬首捕虜凡二十八級。追逐沙卜至河上。卜乃死。卜有子曰白僕。卽好謂統曰。奈何與周猶共戴天乎。於是略世續金六十七萬。並抵於貴陽。已日夜與胡還喬。楊宗仕。輩專以殺周爲計。計乃使白春芳以疊飲周。周亦死。會餘有身。而以續祝宜撫事。如初。統益茹之。察白撤諸生。梁宗遠其人。有蓄髮。乃以夷女

阿委送奉爲妾。執其簪。請爲主謀。而白僕乃告曰。世續今老矣。必能爲也。卽具香。改名崇翰。崇林。崇義。而以請於臺御史譚希思。林裔相。是時軍入夏大賓。夏國卿等皆樂爲左驗。而兩臺乃知其爲詐也。謂漸不可長。屬所司問狀。世續因奏於上曰。臣不天。效忠卽世。兩妾不相能。子少民疑。臣以老寡。締居其間。絕爲沙卜所傾。今白僕再世。而再危我也。請以白春芳等就吏贖。見死事方下。大司馬石星議。而君子曰。崇周殺沙卜。白僕試崇周天道。於是乎好還矣。

諒曰

大書卷之六

本五十三

武功錄。春秋傳不云乎。並后匹。續亂之本也。始效忠初時。以桑中裝遺。統以公館居。續母乃續有丈夫子乎。續如不惜黨擄。則沙卜安奈大義哉。名不正。則言不順。桑獨謂續與統並名。忠非是。嘉稱曰妃。怨稱曰仇。然則續與統豈不忠仇乎哉。故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皆非虛語也。

叙丘平大龍列傳

范大龍，字平，大龍人。少壯，九經平甚，御史曾言其有武才，兵四千人，而以總戎一人守衛，一人備兵使，一人隨之，項以臺御史張士佩，能備兵使，於是三人亦皆性白晝大都之中，奉人金錢，酒食甚至，匪人子女不可縋以軍法，久之，總戎沈思孝到官，督事會中軍傳朝政，嚴告以戊辛舒勝海，日牯牛，謝時賓等十五人，抒文問法，常治孝，即使使者逮捕拘問，因誘皆之，枷檟管中，已廉北總范國興以下，畢及最甚者，有蓋龍，凡七十人，而屬王賓等補之，王賓等，孝所武功錄。

叙丘平大龍列傳

五十七

武功錄

携以從軍者也，而國興即與范大龍羅春等謀曰：奈何能斥我衆，而以私從者乎？乃令春等各持戎兵，夜半直走公館，殺總戎賴左右，救僅被傷，得不死，於是索公子沈弘，隊不可得，乃執蒼頭沈福，斬之，國興火焚燒公署，及勅書令牌，乃略其案中裝而去，時甲申除夕也，而左右者猶不得王名，且日營官周尺及守衛李維先，告於分守使王鳳竹，兵備使周，因上變臺使者維連，部使者赫瀝，是日守巡使並馳營中，乃使指揮劉繼祖，十戶孔憲卿，送奉旂牌到營，因曉營諸軍，令其縛渠魁以獻，而是時諸軍先已畢

屯演武場矣。初，思孝至時，臺使者常戒以優恤軍士，又著為令。今月給軍餉，以初五日為期會。及建武發難，諸軍稱思孝科欲餽遺，不容口。臺使者益譏讓思孝，甚，因劾奏其事。上有詔，亦言總兵不行撫恤，軍士科害激變，下兩臺達聞。項部使者亦以奏至。詔相機處置。是時，上幸念建武事不置，臺使者復以書敬紆宸念，詔上緊處置，停備具奏。其後給諫劉尚志請論如法。上從大司馬張學顏議，幸有詔寬假，曾從者罪以為首亂者，不追數久，令兩臺察王名，逮治。而部使者微意大都以襄時黃中何勉事為武功錄。

叙丘平大龍列傳

六十八

武功錄

覆轍有如一，日不可知。諸軍久合都營而起，我疆吏過督彼，彼不南走雲貴，則東走荆楚，殊未可量也。於是以前將馬呈文，提二千人為軍，軍建武，以守衛邊之垣。提五百人為一軍，軍嘉定，皆阻絕奔逃道。然後守巡使使勸護周子德，指揮樊啓元布告。詔書待脅從者以不死，諸軍皆自言有死罪，不可赦。今及此死而復生，叩頭請曰：嚼昔之事，實發自夜，不及一營。營中范因與為主謀也。是時覓左足而應與者，范大龍及宜賓人李德慶，符人羅春，楚人蕭榮，張會，吳人王宗元，馬湖人王相，永寧人楊伏才，巫山人王明瑛。

人良才。山東人王龍如是而止。於是一軍並鼓噪。營新范大龍首一級。捕獲李德等生口十人。檻車傳軍門。而國興乃頓足歎曰。嗟乎。已矣。勢及我矣。不可爲矣。阿國興與其死刀鋒。孰若自死。乃舉火焚營室。竟自縊而死。死矣。是日兩臺大會。方伯魏體明。朱孟震。觀察使趙康。副觀察使史繼宸。食事使謝紹。都護蘇民望。食書程世文。鞠獄。卽梟斬李德等。建武市。傳首縣國門。以徇三軍。於是部使者以捷。開賜雜選金五十兩。表裏二之。還王鳳竹秩一級。與周嘉謨。皆金十五兩。馬至文金五兩。罷李繼先。而以遊擊秩加武功。錄

入叛兵范大龍列傳

六九

之於是建武皆練土著。不得以四方郡國人捷桴鼓立營中也。

讚曰

語曰。無赦之國。其刑必平。今建武僅僇及十人。毋乃新造之區。用輕典乎。余聞其下。延袤數百里。蠻夷錯雜。而復募四方人爲兵。何哉。厥捷國興作難。而從者國面。果皆四方人也。悲夫。鬼錯徙民塞下。蓋亦欲土著意也。

武功錄

入叛兵范大龍列傳

七十

叛民羅旦列傳

羅旦，巴人也。蜀故多高山峻嶺，自上古以來，惟指近  
垆以輸賦縣官。壬午，詔郡國皆度田，蜀始知有度  
田法矣。國初巴縣之地，分八鄉，從梓童以至寶輪，  
可三十四里，爲上四鄉，自清溪以至龍門，可四十六  
里，爲下四鄉。上四鄉山凡五，田凡三千四百五十九  
頃，賦凡三萬七千三十石；下四鄉山凡一十九，田凡  
二千一百七十四頃，賦凡二萬三千二百七十七石。  
厥土不如上鄉之沃壤也，其後張令履畝度，上鄉必  
損賦，乃獨加法，下四鄉以下四鄉增賦，必生弊孔。於  
武功錄

《叛民羅旦列傳

十一

是下鄉皆數畝，每百步，軍增人七畝，或十餘步，唯恐  
明府一日行視阡陌，有和呼某農某畝，毫釐不及，格  
勢且繩以文法，奈何微尺寸之利不可知，而先寧以  
身試法乎？縣令終不信毋獎，上鄉每千步，乃虛增三  
步；下鄉每千步，虛增百步也。由此計畝而賦，上鄉樂  
三升八合，損至一萬五千六百有奇；下鄉樂賦三升  
五合，增至一萬五千二百三十七石有奇。久之，縣令  
轉還，而會有詔，詔御史督察丈田奸弊，是時  
部使者赫瀛，方行部重慶，而巴縣人傳宜詹朝議等  
三百人，請曰：何至厥賦不均，而乃使吾等小人賣子

鬻產以輸縣官，猶不足乎？此皆羅旦爲佐史給事，縣  
庭中，左縣令所爲，旦故上鄉人也，曩時常訟於縣官，  
爲佐史毛翼凌，曾宗陽所沉溺，願臺哀憐我，爲我重  
便計，所悲號於臺使者，維達亦如之。於是以其事屬  
郭通府，程司理問狀，曰：何已？令秦嵩亦以爲等則未  
均，民誠不便，而況上下鄉皆增步，大率上鄉則有虛  
田一十六頃六十畝，下鄉則有虛田一千一百二十  
八頃三十七畝，今一切開除，而以三則定賦，便是時  
羅旦羅耀文皆久免吏爲民矣，乃勸數百人，各執紙  
旗，大書激變，並至府門鼓噪，極言丈量已定不可變

武功錄

《叛民羅旦列傳

十二

願如初便，不然者，吾等以數十百人直走國下擊  
登聞鼓矣。乃益爲大言，辱妄官，令勿往。已大會上四  
鄉人於南橋寺，用掉爲臺，凡三層，且與羅文陳尚冉  
等一十二人坐臺上，令其下飲金數百，爲治裝，  
是時整江亦當清丈，而縣令張本漢乃使伍長彭貴  
宗、汪朝江往八座新廟開，而豪舉許天寵、羅格等聚  
黨三百餘人，輒鳴金鼓，立寨阻撓使者，使者每一至  
寨，必榜笞之，貴宗皆不敢入寨。餘是部使者劾奏川  
東兵巡使漆彬，以彬駐郡城日久，乃不以百姓偏累  
之故來告也。詔免漆彬官，開住羅旦許天寵等於



是乎有死罪矣。

讚曰

天竺記曰。耕王地者。輸地利。羅旦乃欲推擡萬餘石入他鄉法。所謂飛酒。離其甘之哉。許天寵等。榜旨公使阻撓。清丈此尤不道。乃致動一兵。延使而竟自罹於文網也。嗟乎。謂法自弊。豈旦等謂耶。

叙民羅旦列傳

武勳錄 卷八 叙民羅旦列傳

王

播磨楊應龍傳上

楊應龍其先歷唐至宋元前後凡十九人爲藩臣。端爲武略將軍。克廣爲太師中書令。貴遷爲德州刺史。震爲都巡檢使。文廣爲武節大夫。惟烈爲修武郎。遂爲武經郎。軫爲秉義郎。軾爲成忠郎。奎爲武翼大夫。介爲雄威軍都統。文爲團練使。邦憲爲都指揮使。漢英爲上將軍。如祖爲安撫使。如貞爲宣撫使。忠彥爲都指揮使。元則爲都指揮使。鏗爲招討使。端故太原人也。後唐莊宗時。仕會稽爲望族。徙京兆。居焉。唐乾符二年。南詔叛。陷播州。詔募六郡良家子。端得異夢。遂決策。望馬兒走合江。直入白錦。結吏蔣黃三豪族爲腹心。伺蠻人寇。端出奇兵擊破之。授武畧將軍。遂有其地。居無何。唐祚替。子後梁。端爲憂憤。疽發背死。子牧南嗣。常慨然有澄清之志。嘗是時。羅闐反。欲與南詔合。謀入塞。牧南有子曰部射。即提兵深入闐。殊疾力戰。死。其子二公伏屍而哭。極哀。闐執之以歸。賴蒙阿求蠻黑長。救得釋。載與歸。二公薨。子寶嗣。寶自以能不及弟。實讓之。是時宋太祖初即位。實即欲使使者入貢。會楊及新反。實引兵夜薄賊營。鏖戰中流。矢道死。說者以爲於實有光。實薨。子昭嗣。昭有弟曰

先曰：「職各擁兵稱強，先阻白鵝東麓下州，職阻白鵝南，號楊州亡何。」職稱南衙將軍，誘圍合攻。先是，時謝都統好謂昭貴還曰：「爾之先兄，兄弟相讓，何至當爾世召仇讐而賊同氣討之可乎？」還曰：「唯。」即與謝都統引兵屯高連山，要其歸，擊破之。國人赴水死者以萬數，職亡入閩。始昭無子，會貴還親其州防禦，使延明子持符使廣西，幸與昭通書，遂以貴還嗣。自是有播州者，皆貴還之苗裔也。是時儂智高反，貴還欲攻，漢攻南粵，故事，趙諸繹欲自效，於是入屯兵南川，遂露露止舍。而季父先已陰使南川鉅族趙壓要而殺之矣。還

武力錄

八書廣南上

二十一

王

官至德州刺史。生三子，長曰光震，次曰光榮，次曰光明。震成名獨著。滇南夷羅乞弟反，使使者乞師，震提兵往時，圖羅宗太師與乞弟通，遂其歸道，震爲卻敵。大戰七日，雖雄不決，震使使者齎羽檄從間道趨謝都統，兵至武婆山，會兵二酋，嚴騎橫擊，望見我軍，如自天而下，皆股戰而果，逗遛，我軍鼓行而前，而以勁弩射多應，弦而斃者我師益衝鋒斬級二首，盡逃逐，大敗走，不能爲滇患，於是震爲治邊都巡檢，使震生五十男，長文廣，次文員，次文錫，次文貴，次文宜，廣字敬德，少孤，仲父光榮濟謀弗執，不得奔

高州，計欲藉蠻兵以圖危之，廣爲人智而習于計，適齎使者書幣迎歸事之，如初，光榮復欲陰爲廣廣祥，爲不知，愈愛敬之，亡何，黃標儀盜發，光震募廣捕斬之事，連其弟理郭，理郭奔高州，僞謀爲反，會老鷹岩徐穆族亦入寇，文廣命謝都統討平之，斬理郭，徐穆猱以拘寨，上初西平，徃視諸蠻，尤桀黠，廣出兵直探虎穴，生獲之，尋獲貴而釋焉，廣春秋三十六歲，生惟聰，惟吉，惟信，聰七歲而孤，育于舅氏，謝石近，近以主少衆寡，謂光榮視堡事久之，聰稍長，榮復不忍，妬忌之，性適以錫陰置魚腹中，事覺，弗食，榮復爲聰逆婦

武功錄

八書廣南上

三

高州，給與俱行，至中道殺之，又覺弗果，榮題書曰：「此土終不可得，執若以一州三縣千七百里地，往獻于朝乎？」於是請闕，請以輿圖進，詔即其地，建白錦堡，嘉光榮爲禮賓使，榮既還，度聰必郊迎，迺使使者先往，召者，陰置毒于中，誅人誤進，光榮要之，旋斃，榮弟光明怒，髮上指冠，迺夜以兵劫之，聰出戰，光明大敗，即奔蜀，上飛文于部使者李獻曰：「惟聰謀不軌，於是獻定愛書，請聰降，發南平諸寨兵入播，惟聰辭不服，大徵兵拒戰，事聞，詔奪獻官，進聰修武郎，左班殿直，賜金帶錦袍，以慰藉之，光明因亡入閩，旋死，居無何，

惟古復作亂殺聰二子衆怒共誅之聰復生二子長  
選次遂選始立會徽欽家慶高宗南渡迺慨然有慨  
復志務農訓兵以待徵調選爲人密書而下士推擇  
知名士爲塾師以課子聞四方賢士輒不惜金幣以  
迎歲常以千百數頃之蓋士房禹卿來市馬爲表首  
所捕獲選購而容焉爲之給衣食者數載會歲大比  
選厚餽遺選竟成進士選亦進武經郎生十有三  
子而惟軫軾最賢軾長不滿七尺狀貌魁偉美鬚鬣  
居恒尤好山水常築堡壘家川是爲湘江已又築室  
於萬泉畜虎至馴服歲時駕以出入遊人往往心異  
武功錄

八書傳卷上

四

之軫初無子而以軾養嗣晚適生三子長勳次焄次  
焄然竟不易初議而以秉義郎政授軾軾尤篤天倫  
乎初先據下州凡七傳至煥世治兵相攻軾使戲下  
士猶泳往說之曰骨肉相殘夷狄之俗也上下揚其  
初由一人而分于大日夜相尋孰若講信修睦以復  
兄弟之好煥頗領受命遂盟而還軾猶留意藝文蜀  
士無賢不肖人人以爲親已於是請受廩于下者結  
轍千道軾後先爲之結廬授田由此蠻荒子弟多屈  
首受書以攻文藝矣餐既富官管事尤豐實哀而篤  
忠貞歲時顯好習書少小常讀大學廢卷嘆曰此非

人生一行程儋平必躬行之至乃可爾及長好鼓琴  
投壺以自娛父之作家訓十章以訓子孫一日盡臣  
節二日隆孝道三日守箕裘四日保疆土五日從儉  
約六日辨賢佞七日務平恕八日公好惡九日去奢  
華十日謹刑罰居仁何母弟輝有龍子父義奎其位  
養亦欲以位讓之因猶咏言得不廢會洪亦鈞舉界  
上舉曰奈何達先人息壤乎即舉兵誅之歸煥所略  
地賦于珍州是歲開僖三年也蜀師吳曦及黎引兵  
收之會曦誅報罷已進職爲二百黃白金鉅萬且請  
田曠諫大舉北伐以雪先耻上優詔答焉已又輸馬  
武功錄

八書傳卷上

五

三百于蜀師事聞上褒嘉之黎愈自捷忠以報社稷  
是時南平夷穆永忠阻山據公田黎舉兵誅斬之傳  
首舉上父之南平蠻酋長偉桂弑父自立黎聲罪致  
討敗其師于滇池斬首擄虜數千級獲牛羊鎗仗以  
千數自是之後黎乃有志于修文建學官與儒林儼  
然與中土文物同說者以爲自設土吏以來未有文  
武兼資忠孝兩全如茲盛也黎以武翼大夫卒於官  
累贈右武大夫吉州刺史左衛大將軍忠州防禦使  
賜廟忠烈封威毅侯生三子長徐次佐次佑佑英偉  
沈毅有父風尤好學善屬文生是科貢未及于擢

以先人養士之謂何及謂平上得歲貢士十三人給  
以科第及天下有變你輩許該先登不顧矢石端平  
中北兵犯蜀圖青野原你請于制置使趙彥呐帥家  
兵五千人屯蜀口得解兄事聞詔授雄威軍復白錦  
堡爲播州已提兵伐義順斬格黎族已又提兵屯江  
南北兵不敢犯西蜀還武功大夫關門宣贊舍人一  
日大飯諸比丘跌坐蒲佛經數語而終上有詔悲悼  
之贈開府儀同三司威武軍武忠正軍節度使賜廟  
忠顯封威靈英烈侯是時北兵又窺江詔起文視事  
武功錄

六

文上書進三計語多不載後竟獨其計從得將俞興  
西征破之遷左衛大將軍從大將軍余玠北伐漢中  
大破之從總管田萬屯萬山必勝堡卻敵北兵大賜  
爵石武大夫從宣撫使李曾伯伐兵大小凡九戰破  
之賜爵左武大夫從節度使呂文德討北兵大酋長  
勃先率衆來降賜爵親衛大夫又以解瀛城圍助烏  
江寇賜爵忠州團練使從裨將劉雄飛戰應靈破之  
賜爵忠亮大夫已又進播州但食邑七百戶又進御  
前雄威軍歲賜監帛者爲令文以成淳元年卒贈金  
州觀察使生邦憲偶儻有大節好讀書善騎射始寇

授成忠郎雄威軍副都統會入邊憲出兵學使  
之斬首千級捕獲坐口器及驛驛武節大夫已閩  
寇又入下邑憲引兵生獲酋長阿鮮拜利州觀察使  
遷左金吾衛上將軍至元十二年元世祖使使者詔  
邦憲內附邦憲據詔三日哭以播州珍州南平軍三  
州之地降十五年朝正月詔襲守如故拜龍虎衛上  
將軍是時播下邑賈平黎近刑刑之成將欲奪之邦  
憲發其姦誘歸復黃平十八年轉遷宣慰使十九年  
聞從叛邦憲轉餉給諸卒擊破之憲亦旋旋贈推忠  
效順功臣銀青光祿大夫平章政事柱國追封播國  
武功錄

七

公諱思敏生子漢英字熙載五齡而孤二十二年其  
母貞順夫人田縉追朝正月世祖摩其頂執視良父  
論宰臣曰是見真國器也宜以父爵錫之賜名賽因  
不花授金虎符龍虎衛上將軍賜金纓弓矢鞍勒追  
諡二十四年族黨譁亂殺貞順夫人漢英哀絰入奏  
上詔捕賊至益州戮之以初二十七年詔郡縣上計  
播旁郡邑拒命漢英獨括戶口租稅籍進世祖大悅  
加播州等處管軍萬戶二十八年拜漢英軍民宜撫  
使已又拜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成宗即位漢英入朝  
者三大德二年詔漢英世守其土三年部發乘輿亂

楚恭用兵漢英言宜招諭之不從兵出無功竟以漢英議始相繼降五年右丞劉深討南詔道播漢英驍餒不乏六年閩婦蛇節宋隆濟及漢英從楚蜀兵擊破之縛蛇節斬隆濟進資德大夫賜王帶金鞍服矢延佑四年黃平南蠻蘆森與新部黎魯叛漢英宣撫之二賊悉歸降賜推誠義功臣銀青光祿大夫平章政事上柱國追封播國公諡忠宣英無子以第子宜撫使加貞嗣加貞死于都指揮使忠彥嗣忠彥死子都指揮使元嗣元嗣死于招討使登嗣始漢英喜詩文及濂洛諸書南北士民愛避者戶外之履常武功錄

八

八

漢所著有明告要覽九十卷批漢內外集六十四卷獨惜其書世不傳而宋學士濂爲之作傳此事竟羅于武功內何哉又言姜田亦善詩錄此觀之楊氏之先非獨以于戈顯也

楊百楊應龍列傳中

明興西南土史以什數而宣慰使楊鍾最大鍾始祖端所奉故兩詔地南詔之夷以什數而異牟尋最大也當時牟尋爲節度使而後請入朝廷引至宋爲大理至元爲白錦堡宋幾旋復爲播州即其僭強可知我高皇帝卽位五年鍾入朝貢方物納元所授金牌及銀印詔賜綺幣衣物有差二十年被徵入朝貢馬十匹上諭以守土保身之意二十三年遣子來朝請入太學二十八年賞有功將率士凡二萬三千三百六十一人鈔一十二萬三千四百四十武功錄

九

九

二賈自是之後或一二年或四三年一入朝殊無定期然其人可屈指數也在永樂洪熙時則有若楊昇在宣德時則有若楊欽在正統時則有若楊炯楊綱在景泰天順時則有若楊輝在成化時則有若楊愛在弘治時則有若楊斌在嘉靖時則有若楊相在隆慶時則有若楊烈世爲忠順大都盡此矣始戊化初播州人何清張琛等伏闕下奏鍾不法狀乃遣少司馬何喬新往訊清等坐所奏無驗大不敬伏辜傳至太王父斌固已忠勇著矣昔安香德山之提幸賜驛衣王帝斌死子烈嗣隆慶六年烈死子應

龍銅頭之進大木四十本賜鎮國將軍而德尤精於兵乎今上即位以來往往以兵積功勞從征麻諸番先登者所斬獲賜紵絲獅子衣一襲金千兩從征九絲麻乃卻敵斬首捕虜亡集賜金二千兩從征楊柳溝卻敵先登斬首數十級賜冠帶龍既後先受上賞意氣甚揚殊自得而又第蜀兵單弱遂起雄心於是往洪江洪江先是蠻墓所處也遇修起祠堂置守家戶已而僧飾龍鳳又用繡女閨人推擇皎好美女子田雕鳳爲妾誣正室張姦淫殺殺之是歲萬曆十五年也居三年何思朱世臣等帥

武功錄

太僕寺卿

十

于

衆上兩臺飛文告龍反都御史葉夢熊疏奏總督李化龍明而習于計給言龍實無反以開自衍之路說者以爲有孔明七縱七擒之風於是速應龍重慶討薄繁論法當斬而以二萬金請贖御史張鶴鳴方獻問會關曰發難入大將軍以羽檄徵天下兵應龍願待罪得東征都御史艾穆以聞詔可行間聞關白已就俘又詔龍逮至京已王經光爲都御史召應龍屬市受王太守思南陸太守大會黎川朝獄應龍竟負阻崩山而乃使其犬子朝棟就吏大略以爲彭廷祿方聚黨數百人擁伏道左計欲鉏擊阿父

武功錄

太僕寺卿

十一

阿父故弗至於是陸太守奮辭抵几曰走何物么麼敢驚驚知是即勢何思等違當府諸公卿廷議御史傳需則言九絲麻乃諸功勞又言松潘之役應龍當提兵六千六百人以應都御史李尚忠召不宜議勦而給諫張棟則言兩省異同不得偏執意見陳向象則言遠方夷情不宜輕解有勦兵應明則言應龍速繫重慶者幾一年此不過一獄史縛之足矣奈何今日議調明日議勦而使彼首鼠兩端遂至滋蔓難關平事皆下大司馬問狀而大司馬議以爲使應龍畏勦而不敢抗勘問之法者寔貴陽有以震懾之使播衆朋勦而各釋疑懼之心者是巴蜀有以安定之言若相左而事實相成請使所司馳畧上詔獄上從之居有頃葉夢熊復上書請遣科臣會訊而化龍亦請予告於是大司馬及御史大夫覆奏詔化龍仍視事皆從長計義毋得推諉當是時夢熊竟決策請證其罪上有詔詔撫按官便宜禽治正法朝廷爲民除害罪止一人有曾從自歸者咸與更始不許貪功妄殺明年春都御史王繼光乘傳馳重慶與總戎劉承嗣議議分爲三軍而以遊擊王之翰爲一軍軍一萬一千四百人由武隆黃平涪潭而

入以副總戎曹希彬爲一軍，軍九千人，由永平緝麻而入，以參將郭成爲一軍，軍五千五百九十人，由基江安穩松坎而入。當是時，協贊則馬湖同知秦應管、汪京、重慶通判趙世德、監軍則副使楊佩訓、朱熙治、胡應辰、盧一璠、參議徐桓、董捷、紀功、則參議顧雲程、楊信期、月正、上元後十道並出。是日郭成及遊擊丁光宇既行至石虎關，止壁而苗長羅瓊等三千人衝鋒殺我土兵二人，我土兵殊力疾戰，斬首捕虜十二級，奪獲騎馬及衣甲器械亡矢，而是時婁山關亦聚苗九百餘人，還我軍，而會管應德、郭添榮等兵四、面

武功錄

卷八

三

而至斬關奪門，諸苗皆逆逃。我兵止壁白石口，爲五大營，今稽撫以旗志招橋降。於是郭成、軍馬、韓慶而使雷添貢提楊總兵、備石虎關，以通餉道，使成惠提孤燈兵七百餘人，使丁光宇提仁懷赤水、袁登兵二百三十人，備南溪口、趙平崖、聖鄉臺，以阻絕關道。而應龍之衆固已萬餘，而馬騎亦至千百數矣。乃縱其衆楊珠、楊明、何廷玉等繞營，營中銳氣不衰，皆擊刀、手自衛，妻妾山關曰石口，距橋可八十里。法所謂以主待客，以逸待勞，我師終弗可當也。而土兵王映、張元鼎等相與謀曰：「寧不避石矢，濟圍而戰，我何至坐

而自斃，迺使播酋關大得志而去乎。出挑戰，播酋益乘勝，萬弩俱發，矢下如雨，竟劓斬王映、張元鼎而去。乃復使馬步苗兵圍我師，而王都護帥鄉勇丁正國管應鍾等力戰至晡，矢石俱盡。於是郭添榮、家丁二十人、黃金甫、家丁五十六人衝圍走，竟莫知所終。而添榮亦被七創，賴萬金良藥得弗死，而士卒死者則已盈野矣。是時貴陽臺御史林喬相亦帥勇敢士轉戰斬首捕虜凡四十三級。安撫播男婦數千人，已奪據烏江關。大會川兵，川兵已罷，遂班師而臺御史王繼光適轉選，譚希思未到官管事，乃屬御史吳禮

武功錄

卷八

三

嘉勅。奏郭成、丁光宇等失律，法當治。先是何思等七姓訟斃無故殺叔父楊熊，妄金蓮及借征罔上阻絕驛路，賄賂公行。諸臺戾至，是龍上書請死罪，淹淹臥病，國中子幼民疑。上下疊惑，御史蕭如松疏可駁。臺臣何取如是而扞陛下文罔也。乃條奏其寃，書詞多弗載。上謂朝廷原無必誅之意，大兵一至，只合自縛軍門，哀求免死。今御史所報與本苗素辨，順逆懸殊。令大司馬嚴查具奏。毋事姑息。而郭成、丁光宇皆革任待罪行間，罰俸凡一年。是夜詔蜀以三萬金佐貴陽，必欲兩省同心，俘力得罪人乃已。

於是黃陽御史薛察茂上書大略言兵難遽度且蜀之至貴也往返在兩月之外而況貴陽實有知時久三萬金錢盡於一旦蜀何以相恤請罷黃陽兵於笑便自是之後臺御史林喬相使指揮僉能經歷關大統趙龍自就史釋黎民毋煩大將軍旗鼓再麾也是時兩省已班師而總戎劉承嗣亦催霜露之志請賜骸骨以歸給諫吳文粹方論奏而龍更益標悍仁忌卒乃于海龍閣下題其聯曰養馬城中百萬雄兵擊日月海龍閣上平朝天子鎮乾坤而又扁其門曰平朝天子於是立朝棟爲後主而使民稱已爲千歲太子朱嘉棟諸生唐顯經佐史張探等稱爲莊主專招致亡命是時應龍則已一萬七千有餘矣乃以高忠元爲僞侍惟楊兆龍從龍等爲虎兵是日卽帥任朝茂安阿留傅丹李仁贊等走涓潭永靖白崖寨已走三渡關出荆條至楊公壩黃土墳已走清風水土崖已走雍水黃平司已走白泥草塘麻地坪所至略人產甚至焚燒人屋居所不如意輒殺傷人之流離物故者以千萬數已止壁涓潭馬腦青蛇園乃使酋長羅把事王老虎提苗兵千餘人馬百餘騎旁偏山老君關而營輒鳴金鼓張旂志銳砲如雷

而我紅兵亦披風甲與萬縣之衆平茶之師並稱標悍龍因告監門曰爲我致聲河上將軍趙散兵不然吾以數千百騎渡河請得以頸血濺而矣於是余慶土吏毛守龍雍水土吏猶鶴草塘土吏宋世忠黃平土吏羅承恩白泥土吏楊以誠並以其狀請命於臺御史臺御史屬參議使王制通判趙世德司理譚汝誠守備蒲之良案驗具如所請林都御史曰奈何事關兩省而使最爾一土酋乃處劉我五司乎故事播州及五司輸豐濟庫平越諸衛米七千三百三十餘石而直塘白泥雍水處輸平越驛騎凡二千餘金而黃平尤應接與隆諸過賓歲率以爲常今一旦賦役之不供驛騎之不具則我鎮撫之謂何迺與蜀臺御史譚希思議先上書請賜獨斷以蚤除禍本而希思亦奏欲合力以圖安戢大略稱引先臺御史王體伏之請勦王繼光之會勦以爲說於是上乃詔兩省撫按會兵多方設法會治朝廷之意惟在禁暴安民肅除首惡以靖地方彼中事宜亦聽相機處治不必定制而繼茂堅守初說乃行部安平道而所委官馬宗譚汝誠唐元亦有臺御史命視兵餉茂竟遣從臺御史而參政使王思民必欲從御史御史



乃皆趨之從軍也。是時貴堂參議使董魁招掠播男婦二萬餘人臺御史悉以三三百金佐撫民度所費亦如之。意雅欲以權歸臺御史也。於是上書請專歸臺御史。茂常建議欲令應龍收捕諸拒敵者。得除罪免官。而以子男朝棟爲土舍視事。至是請比安國章獻王賞等十四人。嘗以金錢五萬二千四百三十兩諭贖也。而給諫楊東明乃折衷於兩省之疏。請特遣大臣爲制置使。然後播事可定。頃廷推右司馬邢玠御史右丞陳渠詔以邢玠爲左司馬往。玠即與大司馬周世選議八事以議。語在 奏疏。是時車駕即張武功錄

入書置案

去

二

國軍主事劉一相。其人有善策。可問。玠因請爲贊畫。時乙未正月也。應龍方使徐宗達募四百金及酒器首飾入燕。爲何恩所執。於是蜀御史王慎德上書言事。因稱贊畫可能。大司馬見贊畫已在行間。請以張國聖轉餉兵使得視蜀事。而執金吾千戶劉承禧太學博士楊景淳亦皆上書陳兵。語多弗載。玠既乘傳到官。祭見永寧西陽。及近日馬斗斛皆與龍通烟燭。而黃平曰泥金慶草塘諸司。仁懷赤水諸民。父爲仇讐。制置使乃先以計劃其羽翼。然後以檄曉譬。應龍大略稱引寧夏呼劉遼東王果大同德答。宣府

史二官事。覆轍在罰。奈何不鑒。龍來。我請以宣大事待而。以不死不然。國家懸五萬金。不惜都指揮薛得世襲。而頭轍到。而蚤自善爲計。吾必不而欺也。當是時。七姓唯恐龍出得除罪。而四方亡命。匿匿於其間者。又幸龍反。而欲因以爲利。縣道文移。往往輒從中阻也。左司馬復使使者。詣龍所問狀。而往來者亦言龍久不肯就吏。實恐我以一日出巢。則貴陽必乘隙而入。有如秦民復掇中道起。是屬向有可信者乎。以故龍不出。左司馬即以檄撤茶江烏江兵。已禁論秦民勿擾。示應龍毋疑懼。是時播州一帶。荷棟和武功錄

入書置案

去

雲制置使。廼以計擾其耕。而龍亦漸有悔心矣。而會水西宣慰使安雅臣。以父國亨相館舍。至戎部請贖。而大司馬石星示疆臣手札。令執之。趨應龍出就吏。我必請寬假龍罪。弗深治和言。先是疆臣患痘。屏鳳氏常提兵萬餘人。僞陰隘一十五所。兩臺及制置使常產其忠勤。蜀御史吳禮嘉以國亨與龍世好。疆臣乃益自奮。鳳即奉札至播。應龍始聞而喜可知矣。低倒者久之。復疑疆臣乃以死諫。龍曰。若必欲我出就吏。我請以棟血要盟於先王。大父可乎。龍拜。疆臣亦拜。應龍始洒然變色。乃答對曰。前君之力。得保首領。

敢不唯命是從會稽州縣報王太守至龍即欲馳傳  
舍上謁見先至水西與龍臣母鳳氏謀謀欲出矣應  
龍爲人內深多反覆雄則欲稱兵圖大舉稍緩輒能  
和柔以許人要以強悍不遜其天性也是日即以書  
土制置使曰幸哀憐寡臣乃不以棄鼓令糾果應龍  
弟從龍車廖致軍門唯將望輕重布之顧有後言當  
朝棟往重慶時七姓常執而欲殺之賴孫廷富救得  
免竟略其八十金而去已恭江令蒲林曉攝而秦民  
何邦魏何汝仁等度龍必趨而前乃聚黨數千百人  
捕服松坎西山頂鼓擊以疑懼龍亡何指揮使李光  
武力錄

八 卷之四

六

祚及馬湖同知汪京徽至龍乃使族人楊茂龍覓人  
老宰等往重慶迎謁行未至播州驛老宰何遷等一  
十七人皆被殺已通傳旨以爲功龍誠甘心于軍法  
死無悔獨恐生是死耳有和將軍厚一介之使儀然  
臨播而問之龍所願也不敢以請已亦使使者出撤  
戍兵散秦民歡示龍龍通焚香叩頭稱謝如天之福  
舉族喜若狂於是使張維新周學文及其叔楊永用  
馳呈慶龍實長貴賜不敢逸去播題請使者至崑山  
崖或恭江顧爲龍畫便計制置使因與臺御史譚希  
思議即使重慶守王士驤詣恭江趨龍赴安穩奈驗

甚明然後幾至恭江對簿研過屬恭江令及經歷楊  
維武李應春遊擊吳文傑宣諭龍龍聞乃使其弟兆  
龍舍把楊兆麟田良玉等百餘人至安穩治鄧傳設  
備侍迎漢官既至鼓吹樂作叩頭致餽資儀率如  
禮曰應龍久縛渠辱待罪松坎所不親至安穩安穩  
故多秦民也使君幸枉車騎臨視松坎使阿龍得吐  
肝膽披腹心因從車騎馳驛恭江使君幸爲阿龍告太  
守恭江令具和所言太守曰松坎亦曩所奏勘地  
也即以五月之八日往松坎應龍果矜甲面縛降伏  
於道左哭涕請死罪太守問何以不至安穩應龍跪

武力錄

八 卷之四

九

起具言曩時九種十三姓夷獠皆以龍之故出彭水  
重慶對簿府庭中其後七姓公行殺略多無生還者  
縱夷獠無言龍獨不媿於心乎秦民方聚安穩龍何  
忍復出以冒觸其鋒哉太守曰何至是必欲往重慶  
而後府可爲汝論決斯事應龍膝行至前席叩頭  
至地流血因哭泣請比安國亭國亭縣亦懼死不出  
出界上卒安穩乃恭江所部地其下廣大龍請擇大  
木十圍以上治公館天使坐上座列贊畫司府左右  
於焚便有如天使尊嚴則請以贊畫借司遠往應龍  
因得執罪人及所罰金具獻庭中何憚而龍不久就

此是時卿大夫胡宗仁博士弟子尚好諫等並謁太守願如龍請太守見爲基江去播州可七站去巢則數百里而遠矣迺移監軍使因請於臺御史及制置使皆以爲可於是臺御史乃以書奏期六月詔獄而會天雨連旬龍乃使使者寬假其期會制置使乃大怒即欲提兵往居一二日龍題請曰不至煩將軍奔鉞也臺臣躬至自安穩生死唯將軍願勿過督於是總戎李知相請以七月十七並詣安穩先是制置使見諸生及何邦卿等群輩爲姦託名呈揭要挾已已迺薄責諸生而以邦卿繫獄應龍疑懼皆大釋迺出

武功錄

主

郭五里郊迎望見令旗叩頭跪起縛獻黃元阿羔阿苗等十二人已出諭贖金四萬兩阿羔等亦具言白石之事實有之罪當死而制置使及總戎即因部傳以聞事下大司馬石星覆奏上有詔念應龍先世恭順而本苗亦曾効有勳勞今既悔罪自縛首惡認罪姑待以不死着削去祖職爲民伊子楊朝棟姑以土舍管事最斬黃元阿羔等重慶市是時薛繼茂奏喬相輕忽者十而林喬相奏繼茂妄者亦十其後給諫吳文梓則劾王繼光李應策則劾林喬相諸皆在奏疏於是蜀兩臺大會布政使李士達副總憲使

易欽之貴陽布政使楊騰儒參議使莫庸及總戎李如相劉綎議議以黃平草塘二安撫使白泥余慶重安三長官使改屬黃平俸故事黃平俸治獄訟賦稅而五司襲舊冊表箋貢馬必須宜慰印符宜慰多以此難五司故也初川東僱兵使巡視播州察土吏之賢否以報後罷給諫陳尚象請如初便臺御史川東思仁道皆歲以行州乃欲于桐梓妻家丁山小溪仁懷赤水夜郎之間建撫夷俸一人而制置使請改爲撫夷同知因修起學宮已改東溪爲松坎選司上皆從之於是論功行賞賜邢玠御史右丞行左

武功錄

八

主

司馬事金五十兩表裏四之譚希思金三十兩林喬相金二十兩表裏二之賜張國璽李如相及安疆臣金皆二十兩而郭成丁光宇竟以祖秩貶二級胡應辰王繼光貶一級調王軒簡僚以給諫吳文梓劾也初嘉靖新即位詔賜播州司儒學四書集註一部此即高皇帝諭錄以守土保身之意假令仰體二祖柔遠之意改弦易轍身土至今存可也

橋首楊應龍刺傳下

明年丙申秋應龍復反。居恒自爲天寶中我南詔吳牟事常帥衆二十萬。欲取蜀爲東府。何得不若乎。獨慮吾僑土首從中陰爲間。非先驅除此屬莫可者。於是斬餘慶土吏毛乘雲棺殯其尸。首足異處。已又殺略餘慶草塘徧及興隆偏鎮都勻諸衛。已又遣兆龍引兵圍黃平。已又殺重安土吏張喜等而去。其明年春流劫江津縣損溪棋盤石諸所。是年秋七月。石柱宣撫使次子馬千騎入橋。先是驛母軍與應龍通。單尤優寵。願謀奪長千千乘與驛。於是聘應龍次武功錄。

八

三

女爲室。遂因緣爲姦。是禍所從來矣。其明年春應龍募苗爲兵。大破滅貴州洪頭高坪新村諸屯。虜其民衆苗產亡幾已。又侵湖廣四十八屯。初秦民宋世臣父李亡匿偏橋城。應龍覺提兵迹且至偏橋。大索城中。得李及童男女。盡車裂以殉。已又令苗兵與婦人交。或對父淫女。或面夫淫妻。或掘毀墳墓焚尸。復乘風縱所焚尸及四而飛散。天或靡而四據。發鳴鎗射龍觀而大笑。或燒蛇從陰戶入腹。人蛇俱斃。先是三公歸自閩。濟江夷僚忽懷異志。引丹岸北呼謝還使。日乃爲我謂若主。當免我科賦。否則吾不以丹岸三

公怒。瞋目挽舟。頓足。噓唏者三。趨而前。三公遂洗夷僚爭擊牛酒爲謝。三公剪帛繫僚頸。吹水嘆之。常或蛇形。僚伏地哀懇。輸賦不貳反。三公復嘆之。第如初。世傳楊氏能驅蛇殺人。皆此術也。其明年春。督臣李化龍以爲楊酋志不在小。不亟滅之。禍流非一方也。於是請蜀二十二萬。貴陽九萬。西等三十萬。閩十萬。楚三十萬。廷臣見募時軍費二百萬。東倭費六百萬。今敵不止于東西之強。而議餉如是。皆督臣悉心殫慮。無所不至。而亦無所不省。爲國節財。自古未有如督臣者也。疏入。幸報可。督臣遂決策往征矣。

武功錄

八

三

乃令都護楊國柱經歷潘汝賢。指揮李廷棟。先以軍軍牛塘。伺動定。應龍即帥朝棟兆龍及何漢良等。擁衆數萬人。迎我師。鏖戰。我師奪獲二百落。先是督臣知三百落。及天邦圍。皆播之咽喉也。以故命諸軍扼其吭。播兵強而倭多敗。比詳逃還走。走入天邦圍。以誘罷我師。微極而取之。我師乘勝直搗其營。楊都護潘經歷李指揮旋被禽。漢良執視楊都護不跪。怒。爰上指冠。都護罵曰賊。朝廷何負于。而反乎。吾頭可斬。此膝必不可屈。于是梟斬都護等。其夏即引苗兵六萬人。繞茶江。以火炮攻城。城下。遂逮其令。釋獄。

四。校李自月等二千七百餘人。是時黃七爲謀士。以爲孫特奏。臺士也。今在長安。於是使使者陰聘之。既至。請欲圍大寨。必先取重慶。次及成都。方可抗敵。應龍曰。不守近穴而取遠地。誰謂汝知兵者。於是帥衆四萬人。焚東坡橋。已又攻黃解圍。殺略甚衆。川貴之間。蕭然若丘矣。其明年春。應龍帥何漢良等。擁衆擊破龍泉司。守備楊惟忠遁走。國去土吏安民志。吏目劉玉榮等。初宣慰使宋永恩聘應龍長女貞惠。厥後應龍及永恩告于兩臺。請絕婚。以自明。應龍擊令楊明楊珠等。襲擊之。遂繫永恩。多所殺略。是歲萬曆武功錄

卷一百一十五

三

庚子也。比之壬辰。癸巳。惡愈甚。而毒愈慘。誠者以爲有南詔風。南詔與大唐分爲二帝。大唐都蘭中。號曰西帝。南詔在滇南。號曰東帝。當時楊國忠爲劄南節度使。徵天下兵凡十萬。使御史李泌討之。敗于大和城。死者十八九。今應龍自稱爲朕。儼然復爲東帝。直煩時耳。是時道路流言。紛紛藉藉。有謂欲攻基南者。謂欲取袁子陸之故智而陰以攻我者。謂欲寇貴陽者。謂曹真與張國濟等。分爲三道。而約棟旂山合兵者。謂爲營官。及三溪小河者。督臣按地形而善將將。以爲人言皆不然。按曹及且聚兵狗赶水。夫赴

水至合江。近也。安穩至赶水。又近也。而播州至安。又近也。大氏犯基合易。而犯貴陽難。宜堅壁以待之。顧基合延袤千餘里。帶甲不過三千人。於是請增募將員一人。將二千四百人守基江。遊擊員一人。將一千三百人守合江。合舊將卒凡三萬人。誰敢復扞我疆圉者。於諫張輔之亦覆奏。詔如議。甲兵既具。督臣於是遣總戎劉綬。引參遊將鎮等出基江。總戎麻孔英。引參遊周國柱等出南川。總戎吳廣。引都護余世威等出合江。總戎曹希彬。引參守吳文傑及宣撫奢世績等出永寧。總戎童元鎮。引參將謝崇爵及土吏龐溶。參紹敷等出烏江。參將水鶴齡。引土吏安疆臣等出沙溪。總戎李應祥。引參將陳寅等出典龍。督臣又慮備極。江外爲四牌。江內爲七牌。五司及九股苗在焉。以爲不勦滅之。異日爲西南患者。必此屬。今且分爲兩翼。乃以總戎陳璘。引參遊江騰龍等出白泥。總戎陳良弼。引參遊王一桂等。出龍泉。期以二月十二日。十道並發。應龍悉以精銳。屬朝棟等。從基江入。繞九龍子。由南川而還。不意劉將軍軍接戰會暮。大風起。我師繞左右。異圖棟。棟自度戰不能與。漢兵遂獨與壯騎數百。潰圍西北遁走。時鮮有所獲。從奢

卷一百一十五

三

四

楊威武明督臣所出兵。若雷風耳。應龍等聞之。無不  
股栗。曰。異時漢兵不及此。及此皆督臣神謀奇策。  
合我南詔八百年之智勇。曾不能勞其萬一。吾曹  
恐不能不死。願與其殺而死。不若戰而死。等耳。寧  
戰死可乎。即令袁守貴等擁衆出烏江渡。銜鋒殺虜  
數百人。是時播中情形。久已在督臣目中。特不過爲  
之發縱指示耳。於是出雷指。指楠木三洞。賊所爲三  
窟也。要山關賊所爲前門也。海龍囤賊所爲人跡不  
能至。天兵不能加也。度首勢劣必且堅塞前門。奉頭  
鼠竄于囤上。坐自縛耳。於是諸將盡爭走前門。以爲  
武功錄

天書卷下

主

備。自知兵在其頸。卒督臣又下令。令諸軍四面重  
圍。諸軍雲徹。席卷。或以四月至。或以五月至。劉將軍  
即以六月初五先擊破。十月二城。明日又破大城。應  
龍偕愛妾倉皇無所厝手足。縊死。我師擊破囤斬首  
凡數千級。捕獲生口兆龍及劉棟等男婦凡數百人。  
檻車膠致長安。請獻。仔事下。刑尚書蕭大亨議。秦  
上有詔。詔楊朝棟等梟斬。應龍挫屍。張世爵等請邊  
而以其地盡分爲二種。屬巴蜀者曰平越。屬貴陽者  
曰遵義。是後論功行賞。諸公卿以爲督臣萬世功。當  
第一。而督臣則以爲此。上威武神靈所變化也。惟  
武功錄

天書卷下

主

臣謝詔臣張存意湖廣則按察使臣胡桂芳奏議臣  
魏恭榮轉聞四川則參政臣張文輝副使臣史旌賢  
奏議臣劉一相臣徐仲佳貴州則參議臣郭廷良副  
使臣洪遜臣九錫類奏議臣梅國樓湖廣則參政臣  
唐啓東副使臣王應霖奏議臣薛士彥任事四川則  
參政臣馬朝陽臣王嘉謨副使臣蔡守恩臣顧汝學  
臣傅良諫臣盧泮奏議臣熊汝奇臣康夢相臣來三  
聘貴州則參政臣王邦俊副使臣陳興相臣路雲龍  
臣袁應文奏議臣張文奇臣梁銓湖廣則參政楊道  
會副使臣張奮松臣章守誠臣楊現奏議臣黃齊賢

武功錄

卷下

天

臣韓光聯臣張天德僉事臣林煥章臣馮應京督運  
四川則布政使臣盛世承按察使臣沈季文貴州則  
布政使臣應章按察使臣易登瀛湖廣則布政使臣  
胡心得臣洪有復按察使臣薛三才護運四川則參  
將臣周國柱臣吳文傑臣余德榮臣王夢吉臣藍芳  
威總兵臣曹希彬遊擊臣李經臣羅星臣梅敏政臣  
任承爵臣司然官都護臣周敦吉臣吳從周臣趙應  
科臣封建臣余光顯臣郁賢輔臣程式守備臣周大  
讓臣江萬化臣萬民英臣周以德臣劉承職臣孔繼  
祖湖廣則總兵臣陳良此奏將臣王一桂臣王鳴鶴

遊擊臣陳策臣江騰龍臣宋大斌都司臣吳時壽臣  
千總助守備臣王之棟臣朱桂芳臣陳九經臣李大  
諫把總臣白元郭貴州則總戎臣陳寅奏將臣朱鶴  
齡都司臣錢中選臣錢守禮臣莊志傳守備臣汪如  
淵臣童志龍臣徐元宇隨營紀驗四川則太守臣蔡  
宗憲同知臣史朝貞臣趙世德推官臣高折枝雲南  
則知府臣黃宇推官臣吳天佑知州臣陳聖佑知縣  
臣劉啓周湖廣則推官臣王應宜知縣臣鄧宏列臣  
陳原道學正臣袁惟慶教授臣謝師啓隨營紀賦四  
川則同知臣李廷謀臣王陞政臣梅燮通判臣劉之

武功錄

卷下

元

瀾臣尹紹曾知州臣邵崇雅臣毛秉光知縣臣郭惟  
屏臣楊應登臣葉世孝臣陳應試臣詹淑臣樂維同  
臣寇克順貴州則司理臣張應選轉餉四川則知府  
臣周茂卿同知臣周作樂通判臣張堯臣臣有時鳴  
知州臣劉三樂臣李時華臣段文郁臣華聯芳臣倪  
伯奇臣戴仁臣陳敬襄同知臣李潤判官臣馮運太  
知縣臣楊思謙臣陳大經臣吳位臣陳應麟臣何躍  
龍臣袁煥臣黃日陞臣蕭宗禹臣周朝聘臣楊奇臣  
湯自強臣郭洪臣陳王道臣潘應相臣潘廷玉臣趙  
應虞臣朱之柱臣何文臣王綏臣王敦臣劉潤臣朱



宗望臣常志學臣曾朝符臣朱萬化臣顏樂臣王藻  
臣張明親臣曾守殷縣丞臣曹一科訓導臣馬瑞義  
貴州則知府臣張陞臣陸銘臣江至通臣鮑獻善  
同知臣徐廷毅臣張羽鴻通判臣劉鳳儀推官臣趙  
悅民臣楊應舉知州臣龍時驥知縣臣袁尚紀臣葛  
楚元臣龔一慶湖廣則知府臣徐應善臣徐堯辛臣  
沈子來臣何懋官臣馬永亨臣屠木峻通判臣彭世  
登臣恭恩順臣陳桂芳臣陳和中臣陸枝臣沈育大  
臣吳洪縉臣潘思弘臣梅友竹臣喻繩祖臣朱榮臣  
喻政臣康阜臣胡汝政臣楊師程臣薛國用臣周仲  
武功錄

《卷一百一十五》

三

任臣余自強臣朱梓城守四川則恭將臣全秉鈺臣  
麻鎮臣蘭白都司臣季宗望臣葉常春守備臣保世  
寧臣張本防臣陳嗣昌貴州則守備臣杜鶴鳴中軍  
總督則副總戎臣楊登雲遊擊臣江萬仞指揮臣孫  
光啓偏沅則遊擊臣沈弘猷貴州則指揮臣劉岳湖  
廣則把總臣李正實諸臣或飛鸞輓輿或攻城先登  
或斬將奪旂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以致大捷唯  
上裁察於是賜督臣以下爵幣金錢有差已而又  
追以死勤事者參政臣張棟同知臣張釐通判臣楊  
大烈知縣臣關宗聖照磨臣張居仁指揮臣徐登階

臣田賦把總臣張應元而督臣則尤傷是仁風有文  
臣之機下實資其智謀行屬時與論議頗悉機宜  
乃以逢霧露客死豈不傷哉自古西南夷中我師未  
嘗大得志即傳友德統二十四將軍止關防守正  
結廣川之役捷兵五十萬而後稍稍一縛之地勢然  
也不獨昭代播非唐之南詔宋之大理哉當時韋節  
度皇曾將軍斌濟將軍美王將軍全斌曾不能往正  
其罪況郡縣乎楊酋流毒五司血濺千里視南詔慘  
焉督臣運籌決勝直犁其庭掃其闕郡縣而置之此  
唐宋以來一大偉績也不聞以王新建遇之何哉獨

《卷一百一十六》

三

悲楊延昭楊文廣之崇儒揚漢英之著作皆一世之  
雄也至應龍斯焉以絕情哉世人不知延昭之初名  
延朗延廣之初名文廣以三世復有文廣故諱之於  
是稱引宋史而增以時事為之傳其世次存亡如此



貴州

安國亨列傳

安氏以四十八部數羅羅最大殊弗爲郡靈也獨安氏號德悍嘉靖庚申會國家有大土木亨以貴爲舍人賜冠帶行宣慰使事先是亨年少叔父萬餘借襲頗得民心至壬戌銓始老子臥這也而以政屬亨亨到官管事中間五年耳即與母祿氏提兵往烏蒙擊東川烏蒙守福榮者謂亨母爲姑也先是亨往烏蒙乞兵榮不從心竊惡之於是以前屬女實佐室榮弟曰烏處由此聚東川烏撒兵往擊榮殺之榮奔宜武列傳

安國亨列傳

實一莊皇帝幸從都御史杜極請視奪亨冠帶今論母散兵方准奏復臣何亨怨榮益深乃今烏處訟榮冒襲於是部使者以同知高曰化字構王一桂施武臣至木乃闕達諸土舍東川則祿信烏撒則安國正與烏處對簿處所訟皆文致其罪不寬由此處竟居水西與其悍僕路珠姪婦人殺珠弟阿落亦殺處處乃死矣亨復留其婦實佐及其義舅祿承爵復訟榮殺處頃亨責殺其叔信於是銓妻祿氏疏窮及土同知安國孝以其狀請大略謂亨殺四喇千餘人欲以水西改屬貴陽都御史趙錦王諱於是後先請

失莊皇帝可之已遣給諫大夫詔獄而今都御史阮文中以五章治之矣亨免官以于安民嗣近還其後萬曆五年又以的都朵徐他與智訟亨竟以的都及毛家寨二十四莊與智也上詔曰今二酋感恩悔禍各保境土語在亡傳國亨雖免乎頗聞居帝常戴上不殺之威專欲立功以渝雪時昔之役當足時賣至堡有阿占界首有阿散阿崖諸盜倫阻山公行桴鼓晝鳴有司莫能食亨皆一切以檻車膠致威清平壩之間盜賊解散居仁河水西酋長者普又犯十二營國獲我土婦隴氏而會備兵者吏余一龍以武列傳

安國亨列傳

爲非亨與可者乃以羽檄示亨亨竟逮捕以獻由此民心益思亨矣前是水西有阿列之酋谷里有阿古之酋白歸之酋白繼之酋阿扯之酋威清有阿捕之酋奢香有沙遮之酋阿白之酋陸廣有阿列之酋阿崖之酋普也妻之酋金鷄有阿連之酋得充諸驛驛騎馬公何大將軍安大朝提兵至大方諸驛騎皆鼠竄自是以來道路不通何暇治厨傳而奉請使過客乎亨乃亟爲舉廢驛騎由此稍稍復辦亨益令夷酋間鑿勸以農桑察下貧者亨必賦牛具種子于是流夷自占而還者至一千五百一十八人于時四十八

部酋長十二宗親。一百二十麻葉。永則阿體等皆旬  
旬告于都御史王緝。御史馬呈圖以爲邑新被殘破。  
而長官安民者。年少爪牙皆因緣簿以爲姦。又盜賊  
蘇起。人人自危。願爲我畫便計。復國亨冠帶。令得行  
宣慰事如初。都御史乃以其事下參政使史。檟文學  
使凌瑄。都議使楊桂議。議以爲亨母始往烏蒙。上父  
母家道東川卒往來。無它變也。至犯瘡益事。亦既案  
驗甚明。而況龍場十六驛。及豐濟畢節秋糧。乃以屬  
一舍人。誰從哉。于是比烏蒙土舍祿榮故事。請就本  
司得襲官。慰使往時備大方者使。今皆議罷。聽臥這  
武功錄

八安國亨傳

三

調度。上始復亨冠帶。是歲萬曆庚辰也。其後乙酉  
亨復上書請撤馬鞍山兵。都御史舒應龍劾奏。以爲  
亨獨奈何不疆場。地乎徒欲盜負。職砂曾不思其下  
實川貴孔道。而兼以茂林爲盜賊淵藪。事在御史毛  
在疏。史議以罰水請贖。上幸念征苗功。曰。吾今且  
寬之母逮亨也。亨竟以是時上書獻木四十株。先是  
播州宣慰使楊應龍。比彭世麟楊烈故事。獻大木六  
十。上賜大紅飛魚衣一襲。彩段二表裏。至是。賜  
亨猶楊酋也。何亨以爲。迨至涪州。而爲豪舉何貴  
所略于。於是都御史應龍案亨歸詞。誣奏虛冒殊恩。

上下令奪其實。賜而亨迺謂都御史。令貴攫奪于先  
而今以總運復阻絕于彼也。非是。其後給諫大夫常  
居敬。上書請以亨下御史逮問。案都御史疏。是時方  
慮黃木漂溢。乃使使者剗繡章。在兩淮道奏運使也  
亨所言不實。至冒稱宣慰使。尤不敬。於是翁披西堡  
事。又見告矣。雖然。惡不積。不足以滅身。亨亦危矣哉。

讀曰

以余所聞貴。諸驛騎馬。皆充自土夷。此誠得古者  
顧役意。而民復以爲不便者。何哉。使者結駟連騎。炫  
耀于道。而民猶不以時歸役也。戒之哉。戒之哉。余獨  
嘉亨能辦龍場諸驛騎乎。至從走卒行微道上。令盜  
賊不敢入吾界。此又不可不謂優于才者矣。亨奉法  
循理。亦可爲治。何必殘忍哉。

武功錄

八安國亨傳

四

安智列傳

安智者萬銓子也。先是大父萬銓爲水西宣慰使。而  
以一日罹霜露死。而會子仁。幼。夷民願借萬銓。事  
項仁春秋長。當嗣銓去官久之。仁又罹霜露死。而會  
子國亨亦幼。夷民復願借萬銓。而以智視繼金阿。事  
事矣。頃國亨春秋長。當嗣銓。又去官。去臥。這終銓世  
數年淹平。亨始以嘉靖壬戌到官管事。乃與吳璵吳  
阿妻若姊通。計殺安信。信死。兄智乃亂。語在敘忠傳。  
是後夷酋阿三藍四老三李小節及阿弟阿約亦阻  
虎場。皆并稱兵矣。而永嘉人王諍爲都御史德化人

武功錄

安智列傳

五

五

蔡廷臣爲御史乃請大將軍安大朝提兵往正其罪  
行至陸廣河而以都護梁天麒直橋大方則國亨及  
母福氏亦先屯朵泥橋矣。乃以其弟阿第至水西驛  
廩戰我師疾。圖殺夷酋以朵楊生阿烏等數十人阿  
第復戰。疾力救我師。我師竟敗。北走。當是時水西谷  
里威濟香香陸廣金雞諸驛騎馬皆畏兵。遁進而  
歸。智郵傳空無人。語在給諫溫純疏。是歲隆慶四年  
也。都御史阮文中御史鄭國仕議議以參將何自然  
宣慰宋一清卽馳告亨約法五章主謀者獻殺信及  
將卒抵罪。將軍令智及疏窮皆食故土。乃亨免官。而

以子嗣。而汝如令得貨通矣。亨對曰幸甚。願就吏是  
時亨亦引兵至西溪綠泥狗尿崖青峒林止營。而先  
以阿弟及王賓吳璵吳彩務卒惡卒何高王時邦阿  
古皆復與來獻已復出王承誥王承爵吳珂王之相  
赫茂材。施廷七日。盡於是。唯將軍輕重布之。於是  
以六千金贖務卒惡卒等罪。以三萬五千金贖殺信及  
將卒罪。然水西之戰實戰時急兵卒由浮橋自相奔  
騰赴水死。亨自以爲無與也。自是之後智居阿隗繼  
金疏窮居臥道。而智子國貞行夷目事。亨安民行  
宣慰事。並居大方。頃令臥道大方各建守備一人。敢

武功錄

安智列傳

六

奸旗鼓者斬書奏。莊皇帝皆可之。以何亨所部阿  
撒沙拱阿朋阿豆殺智卒四人傷一十六人而智亦  
引蘭州永寧兵擊亨納白寨。竟弗得往。繼金也。而携  
其母疏竄。匿沙窩。必欲得亨所部的都朵休往矣。  
是歲上元年也。都御史則龍溪人蔡文御史則遵  
化人楊允中乃下都護使高金宸麻哈守周希賢詣  
木空河。累日情不得。兩酋皆未納而去。其明年秋亨  
所部阿沮阿架又縱火燒卧遮公署。於是都御史羅  
瑤御史孫濟遠聞智欲以卧遮所部架那阿冬章以  
繼繼金所部花隴運章普沙窩易亨的都朵休也。乃

下同知高任重司理常正和治請辭不可去已又下郡守李漢亨入不可去當是時智實吳鶴駕主之亨亦軻阿簡主之而況智所部龍坑若頭白岩米平花柳鶴目諸寨方招羅秀風唐老謝改重之屬以爲羽翼而羅兵又在黃麻兜五阿沙壩翁江河之間乎智所持爲無恐者類如此於是布政使羅元禎按察使林燧章李與善分守使林舜道劉世賞兵巡使楊啓元王思民文學使凌瑄大會延中雜問先治吳鶴軻阿簡猶問吳璉也亨始獻昉都及所私毛家之寨可瓦之寨大南之寨王莊之寨張三壩之寨豆紅崖武功寨

一八智安列傳

之寨沙鍋之寨增福之寨阿章之寨阿郎之寨黑寨之寨蔡官之寨趙家之寨濟穆之寨乾河之寨梨兒之寨高坡之寨陂花之寨陶家之寨凉水之寨北王之寨左王之寨右王之寨鮮龍之寨皆請以屬智終智世而後我還也是時都御史何起鳴御史秦特吉具如史議它一切亨所訟智狀皆以無驗置不問乃當亨等罪許入穀贖於是亨一千石智三百石阿阻以下皆輕重有差上乃詔二酋感恩悔禍各保境土二酋皆北鄉叩頭歎天子明德而去是歲萬曆丁丑也始智與亨發難時實皆我漢人以抵于夷幸

二酋有變而得因以爲利于智則吳鶴駕阿廢安順等下亨則吳璉吳阿軻阿簡等往往借交豪貴圍牆象貌甚至潛伏長安上書建章託名賄賂私充囊橐離折人骨肉以開矣諍在御史毛在疏余獨恨事既定軻阿簡猶不欲撤兵而各王八寨衆黨至五百人聲爲吾不伏智乃欲從以這阿遂乎嗟哉此反側于幾阻我二十四寨事也

讀曰

以余而觀水西事智不借永寧烏撒路墨以爲援烏足以當亨哉而吏議謂亨所具造皆屬無驗倘亦有微意乎禮有之兄弟之仇不反兵智即以力小而求援于永寧無不可也而乃以土地之故然則智豈不鄙乎哉其矣其不講于吾禮也

武功寨

一八智安列傳

入

奢效忠列傳

奢效忠者永寧土吏也與水西安國亨世通婚嬖而效忠親安萬餘子壻安智安信爲內兄弟矣亨起而視事也常與吳璉吳玠妻若姊通絕幸愛之今百姓禍璉等皆跪起叩頭如調亨璉等由此益慄悍動欲以睚眦殺人於骨肉兄弟之間問它乎隆慶中安信常有罪於亨亨當信得輸馬贖而會玠有騎馬善又色白信以爲可中亨驪乃以賈易之獻亨亨知其爲玠馬也復以給玠由此信益怨怒玠常仗劍欲斬之已召姊夫卜麻必覺語曰吾必欲殺兩人於公何武功錄

奢效忠列傳

九

如卜麻唯唯而會夷目阿三所覺卽以聞于阿五阿戶矣亨恐信先發禍必及身乃與吳璉吳玠王實議議召信信至俾爲後圖方馳逐野兇偕信入覲信既入卽使使者執而僇之於是先以其事就吏曰信實謀亨乃爲亨所使阿戶所僇也而信有兄曰智卽馳以告效忠效忠于是提兵至大方擊亨縱火燒邑居及諸命多所殺略而去而亨亦提兵往蘭州擊效忠焚其邑居及諸命祖廟亦如之是後復還兵擊鎮西兩家殺略大相當是時兩家並在會城而亨所部勒普革普豆得割果底威索務驢白非皆去亨

並亡抵於忠而忠所部阿祖罵雅沙那者抵者墮者頗褒迨班鳩阿宗又皆去忠並亡抵於亨兩家部落各去又相當而獨亨與智獄事幸以都御史阮文忠請遂寢亨得稍稍自衛也於是效忠悽然傷懷者久之以爲阿舅信既無辜死當不令亨獨得生竟晏然亨邑人之奉乎於是是以吳鶴駕謀上書文致亨罪下所司對狀于蜀則屬江安令單汝光合江令譚位于貴陽則屬指揮何世顯李官兩家皆不欲就獄吏對簿曩者忠所請實抵調置辭亨於是以爲效忠非人也自是之後嫌隙益開效忠乃又提兵擊亨龍華武功錄

奢效忠列傳

十

阿保壁塔黃土坎石灰壘等寨又擊阿礪阿舖而亨亦提兵擊忠鷄廠溝皮水噴宋打鼓等寨已又擊渭河沙溪兩家輒殺輒相當皆不能克效忠以爲吾所爲孰與女儼然自稱疾王偕播州楊應龍遂行劫略事平亨曰與應龍相仇殺者實女文通以誣我誰信哉於是並就吏而會鎮雄土舍龍清身至畢節請爲兩家解難而事已詣曹矣是歲萬曆丁丑也巴陵人羅瑤爲都御史蒲州人何汝成爲御史在蜀內江人何起鳴爲都御史南鄭人秦時吉爲御史在貴筑而以其事屬兵巡使李江王恩民兵衛使羅向辰大會

層臺雜問皆以爲兩造實無驗至所處獲金寶諸什物兩家亦既相償何乃喋喋而佔佔索固何當乎於是當敘忠國章罪不至死顧是時天王聖明諸公卿葬無遺笑公等何不自喜而爲此不軌以扞此文罔爲也乃比故事得以牛百頭請贖凡一百五十金它所執獲阿祖罵及勒普等皆還寨先是叙州判朱亮貴陽判高珍方在層臺治請獻乃召亨母祿氏及效忠男耆崇禮禮由此請謁母母好謂禮曰甥奈何以干戈累吾兒子曹也于是忠以七十金給亨請治渭河諸公署而亨乃以牲醴祭告于忠先大王父武功錄

《李敘忠列傳

十一

靈也君子曰而翁即吾翁神其吐乎。

讀曰

東粵不常相攻乎武帝使謁者臣汲黯往視之至吳而還報曰粵人相攻固其俗不足以辱天子使者以余而觀嘉靖初隴壽隴政事水西則佐壽烏撒則佐政政烏撒女冲叔所出壽水西女冲中所出也且謂我舅者吾謂之甥何乃罪奢而哉今第以一獄吏治之足矣汲黯如有味乎爲水西言也。

王之佐列傳

王之佐者商州人也又名守斌少失父寡家貧落魄稍長割以鬻卜爲務欲糊口西方佐爲人靈明好鼓琴諸藝無所不通尤精兵法常慨然有大志里中諸少年常侮之曰若爲鬻卜得無饑寒足矣佐笑曰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嘉靖末自以晚習太素風爲名行遊巴蜀會白蓮教反佐欲入其黨事覺遁逃入關中已走耶陽登武當以爲此可以號召諸土兵矣先是佐有金神劍允符欲以管藏諸土吏顧未路耳而會武當道人曾光道士衛天瑞及太湖人鄭士賴靖武功錄

《王之佐列傳

十二

江人雷得鳴劉洪南昌人張一德高安人傳珠一武崗人歐陽蒙靖州人劉宗文當相聚風有異志及見佐喜佐見籍等亦喜曰梅相知晚于是出二符示籍等所載皆識語語大要言土吏得天下怪不載籍等即坐佐東鄉執弟子禮師事之號曰三臺真人而佐亦號籍曰雲臺它皆易名姓有號乃作起運天書屬制副王三相與別去而是時曾光名最著曾光別號陽谷莆田人也聲音又似江西人身長瘦面赤微頰三丫骨額上有一大黑子歲時冠唐巾穿藍袍繫黃緋常手執豹皮以自雄也於是屬斌往常德籍往靖

州靖州賈邦奇石自高方爲諸生夙有異志輅行間遇奇乃微告以故奇喜偕往高所議議頗堅是日即立奇爲從約長號曰三才真人高爲副約長號曰名世真人輅乃以黃蠟造璽曰太乾太極皇帝之寶付奇前是丁丑彗星出輅等大喜曰此天贊余也乃躬往水西而令邦奇自高往永順保靖奇乃以天書圖像屬楊時貢往也事覺時貢爲湖北使使者所逮使者迹至奇家果得大乾起運書如貢言矣奇就獄於是輅欲往涇城佐亦欲往車里猛密先是蔡天爵陳納與輅習祈禱都清彭副使使使者執天爵等來武功錄

《王之佐列傳》

十三

獻已於都勻土舍楊治安所生得輅而佐竟奔黔中矣何都御史何起鳴使都護張奇峯兵張文部索至黔中行間遇佐逮之復與膠致貴陽與邦奇之佐並棄市乃繪曾光面貌大索天下是歲戊寅也明年冬靖州生得劉宗文王三武岡生得歐陽蒙湖北生得楊仲魁即曾光於是楚臺御史王之垣御史郭恩極請於上亦以檻車傳貴陽就吏後臺御史王綏大會楚臺輕重當宗文等罪以請宗文故諸生陽蒙故太學生也事下御史大夫陳紘而當宗文爲民楊仲魁陳大勲等過邊陽蒙竟以爲求醫罪得贖初

輅等與邦奇約曰吾以一起水西而下鎮遠子以一起永順保靖而出荆襄大會于秣陵登極然後以一使守徐州之險一使據臨清之倉我聞輅行至貴陽見兵衛甚設輅自焚毀妖書去也諸臣皆叩頭請陛下神武如是夫

讚曰

王制曰執左道以亂衆殺此輩乃自古有之矣王之佐起閭閻奮荆棘徧租一呼而從者至數人欲有亂多見其不知量也俗傳曾光術至高豈誠善幻乎不然郭御史疏即稱仲魁即曾光矣而御史大夫又言招稱大勲即曾光何也當是時江以西大盜楊青山久著名而楚所捕楊廷俊乃亦號青山異哉

武功錄

《王之佐列傳》

十四

苗坪天漂諸苗列傳

苗坪天漂其先皆黑苗之種居于湖貴川廣邊與者亞匹足恃山林以爲險然二寨入漢必道者亞匹過泥營付郎江口而行也自古弗役屬漢其俗男子蓬頭赤足短衣長褲帶銀圈以飾耳謁貴介必執銀鐲其女子則服花衣花裙面靚皆靚面獨多力悍悍性率性而行我漢人往往以抵于其中佐之以亂小不忍輒行攻擊稍喜則吹簫笙唱蠻歌大自輪快也戊寅冬天漂人阿益等三千餘人詣長官金篆所願輸賦役比編戶氓請刻木爲信於是都御史何起鳴下兵武功錄

八庫全書

十五

運使蘇德問狀而屬指揮郭懷恩及榮往行至者亞寨會苗苗阿斗等聚黨數百人阻絕往來者令勿通而鄉導趙成高乃由丹彰間道得馳往天漂矣以何苗坪人黨銀等十餘人亦詣篆所猶天漂所稱說也皆以者亞閉關謝絕吾等思欲見漢官儀顧未有路耳奈何當是時王綬爲都御史乃使使者薄責阿斗急以爲阿斗故我編氓何至不通徒自奸我旗鼓爲乎阿斗引其衆二百叩頭服實有之以爲斗等故平定吳永熙所部春善屏都保王華尚留誘執我我遂去平定而歸兩人兩人今提兵殺

略我我是以閉關不通願自今復允熙所矣使者還報於是下吏吳春閣萬銳王一麟及劉招桂議議以者亞屬都勻或旁近覓袍乃請于都御史及御史馬呈圖皆以爲不可允熙孱弱又無事權今往許也此必有主謀于其間者復下吏案驗得吳允熙實獨山土吏蒙天眷戚也阿斗志在借諸蒙兵以報華留此漢人天金貴及張受教我我妄也乃逮捕天金貴及張受復與傳致都勻由此者亞一十五寨至四千人猶屬春善屏如初于是開山通道今苗坪天漂得送奉貢賦到塞殷殷不絕也歲輸賦凡二十有四兩五武功錄

八庫全書

十六

錢始使者在撒毛時天漂具言吾五十七寨不下一千五百五十八戶男婦八子六百六十人以歲時之所入輸米一十二石四斗貢馬二驛苗坪亦具言吾九十九寨不下二千五百五十三戶男婦一萬五千七百二十九人以歲時之所入輸米二十四石五斗貢馬四驛歲輸輪平越倉貢酋長請符驗于布政使以往如故使者許諾請更以漢冠儀及華名各其牌曰歸化今載都勻府版籍當是時寨中自生齒以上盡皆跪起塔下拜送使者至平定司夾中從行前吹簫笙唱蠻歌響呼而馳行洋洋也大司馬方逢時以



其書奏。上嘉遣人歸附。所司撫綏有功。賜何起唱。  
王糾金二十兩。紆紆二表裏絲懸等十五兩。萬鈞及  
金篆十兩。王一麟五兩。是歲萬曆庚辰也。於是苗坪  
立都保一人。通事二人。頭目十人。寨長九十九人。六  
添立都保一人。通事一人。頭目五人。寨長五十七人。  
而以指揮一人。軍二十人。管從祀總巡徵寨上曰。將  
軍令。毋匿以命。毋動小忿。敢不如令者斬。

贊曰

書稱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來格。今天子御極。  
豈不七載乎。苗坪天澤接踵而至。殆與二苗何異而  
或叩轡。  
說者謂兩寨山多田瘠。且馬非其土。性不習寒。何或  
鳳凰來儀。百獸率舞。胡爲交于唐虞之廷也。

毛吳陸長牛阿田諸苗列傳

毛吳陸者。永寧苗寨也。長牛阿田者。昔安苗寨也。其  
下多深菁嵐瘴。得恃盤江以爲險。陸慶初。長牛阿田  
諸寨。出劫白鄧魯打單廣三屯。我指揮使陶凱持斧  
逐捕之中。流矢死于野。殺我佐史周塞。居久之。毛吳  
陸酋長光寨。光見光印。光諭等。攻剽羅召畢。張斌匡  
廷鑾。殺羅顯奇等五人。略畜產金錢。并舞。斌與廷鑾  
等。皆戍安南。議欲請于。陛下。幸命大將軍。梟斬光  
見。永寧市。然後吾等輸快哉。於是阿迷寨方仲八等。  
卽爲斌治一介行李。大率一百有六金。斌旣治裝行。  
有日。乃以奏。屬劾世元。把其陰重罪。而使斌於是  
上變矣。是歲萬曆己卯也。前是都御史王經。御史馬  
呈圖。下分守使林澄源。兵備使余一龍治。於是屬普  
安守蘇兆印。師土舍龍池。往長牛等寨。永寧守趙文  
禎。師土舍羅永宗。往毛口等寨。光見等聞兩太守至。  
皆負弩矢。出郭迎叩頭。願將軍。幸哀憐吾等。小人死。  
請輸貢賦。比補戶。張母反。始斌上變時。以光見所居  
在五龍止京。箭林間。官室與廬。皆擬王者。出入張黃  
蓋。樹幡。擊鼓。號爲雲陽王。體貌甚魁偉。耳垂肩。手  
過膝。巍然一丈夫乎。由今觀之。乃苗酋居山郭間。推

埋爲姦此不遇肩輿盜偷何足置齒牙間哉斌等妄  
恩無知以爲書不上吾何辭于方仲八金乃誣光見  
以不軌因迹挂普寧兩太守受謝斌無道至此乎乃  
以斌調永寧以廷鑒調烏撒明年谷既至大司馬方  
逢時給諫光懋吾皆以爲都御史議是也

讚曰

婁敬脫輓輅爲漢高帝定西都事然亦隴西戍卒耳  
張斌幸得見上假令能爲天下畫大計則永帛衣  
帛見衣褐衣褐見何論戍士哉乃所奏若此於張斌  
徒妄庸人耳悲夫食肉不食馬肝不爲不知味余終  
武力策  
不願以戍士得上書誣兩太守也

也香狗場者亞答于鷄賈甲多列傳

也香狗場者貢陽苗寨也與者亞通婚嬌苗長老  
宋本我編戶氓歲比通負往往恃高山以爲險漢使  
至輒走高山鼓噪甚至出罵晉語使者還報有司其  
能會於是號召亡命及諸叛逆有死罪囚并皆亡抵  
于頂宋亡處百數頂宋乃僞立官號以自雄出入建  
旌旗樹幟幟白畫大都之中劫人而奪之金帛曰若  
烏奈我何是歲萬曆癸未也於是兵巡使馮時可詹  
貞占鄭乘厚皆聞于都御史劉庠御史傅順孫請以  
羽徵徵宣慰安國亨宋德懋兵及紅兵並往正其罪  
武功錄  
是時參政使則周舜岳按察使則彭富而以屬貴陽  
守周一經及萬統霍蓋臣時乃獲糧得給食不支於  
是福將劉招桂楊雲程等生得老頂宋凡九十八斬  
首凡六十一級事聞上賜劉庠金二十兩符錄二  
表褒安國亨金十五兩劉招桂宋德懋金十兩白雲  
鳳等金五兩即今梟斬老頂宋九十人以徇寨上曰  
敢有亂者有如此刑

者亞都勻苗寨也先是苗坪天漂送奉貢賦到寨上  
獻見我邊吏請往者亞苗長阿斗等閉關令監門勿  
與通於是都御史御史使使者薄賈之始通道語在

苗坪傳阿斗始放平定土吏吳永熙所部也永熙弱乃爲都保王華尚留所誘去已華與留好殺僂又復欲歸永熙我邊吏弗從不去也故事者亞一十五寨不下四千人歲輸賦二十有四兩五錢是時阿斗阿紹樂三等歲比不入自恃與狗場眼閑覺城又答干通婚難得藉爲聲援迺厚集逋逃聚黨數千人奪居士司銀鎗漢吏專以殺略爲務所邊即道左墳墓斗等必剖棺而鞭之何問它乎於是都御史舒應龍御史毛在今緣邊卒及土吏楊治安蒙天眷安國貞安文所卒疾關斬首捕虜一百九十八級俘獲阿紹阿武功錄

六 卷之五 卷之五

三十一

三十一

斗等五十五人我兵張先阿東等死之是歲萬曆乙酉也上以大司馬張學顏議論功行賞以舒應龍功最盛賜金二十兩紵絲二表裏劉庠張澤次之賜金十五兩一表裏張奇峰洪邦尤又次之賜金十兩彭鳳麟九野又次之賜金八兩梁樞又次之賜金五兩是歲也罷樂平吏目加麻哈州州判一人今居樂平司西以養賢者亞羊場落邦江邊餘楚河樂戶西諸苗皆屬焉

各子鷄買甲多者皆都勻苗寨也先是嘉靖初岩梅苗犯塞備兵使張庠擊破之其後復叛殺我土吏王

宜而會備兵使劉行素及都護楊一芳提兵征正其罪答干于是願比編氓輸賦得緩須臾毋死而上已卽位二年矣其後答干寨阿其起而者亞江外諸苗從之四年犯都勻倉奪其印我委吏贖凡四百金七年犯都勻衛獄執阿蓋阿引獄吏贖凡二百金九年犯竟把蠟乍竟貢騰溪諸寨殺常委等九人虜男婦六人牛二十八頭十一年犯樂平司十二年黨者亞諸苗犯塞諸在者亞傳十四年土舍吳楠王國聘見爲阿其鷄爲阻山公行恐一日禍且及已願以答干鷄買甲多都定崖埋請屬蒙詔由此緣邊立宣威武功錄

六 卷之五 卷之五

三十一

三十一

營設把總一人而以蒙詔佐之答干一十三寨歲輸賦三十九石中間答干輸十石者爲令于時阿其引者亞戎苗國管並鼓噪曰阿地誰令而管居中乎阿其爲人內深次骨與者亞引繩批根相爲低昂者亞未靖則陰叛以黨苗之奸者亞既靖則賜款以緩我之師反覆不可測居常常以龍鳳輸什物色尚黃出入張華蓋鼓吹震邑中蒙詔常使使者阿那老亂問秋稅事阿其度使者至先以血彘門令勿通已乃與鷄買甲多阿買阿遠阿由阿烏斗留阿略鐵仰枯高閉胖同亞仔阿場阿里豹央者具羅僂唐真諸苗擊

牛酒爲贊管飲化邊而去。是時其惟全阿中。及普元阿泰方轉機機行間。遇其等。其等殺而奪之。蒙詔助且至漢奔寨。而張烏先以牛五頭給所殺者。安治糧車費。已諸苗鳴金鼓出寨。逐我兵。我兵莫敢誰何。去先是阿虎阿達羅友阿蓋等皆爲其等殺于道左。奪所牽馬牛。至是道路不通。將鼓靈鳴。其等遂劫我歸化哨也。頃亭長巡敵至答干。阿狀而會阿其。先陳陳兵河上。眼目張騰摩亭長。甚至山罵言詈。亭長無可奈何。亦去。其等竟引兵至指揮楊威。自戶華馳赴殺略老勒老金等八人而去。是歲萬曆十六年也。獨山武功錄。不武功錄。不土吏蒙天養請于都御史蕭彥。御史趙士登。願自治機根。滅此苗而後朝食。我不煩緣邊牛馬匹策也。于是天養提兵二千。由獅子口入蒙寨才。及天奴。天寵提兵二千人。由板竹寨入。蒙天祚。天祿。天偉提兵一千人。由擺茶寨入。孟稱堯提兵一千人。由甲馬入。蒙詔提兵一千人。由崖埋入。王華提兵數百人。由殺堆入。乃使探道兒陸金禮先至答干。詳言漢欲徵蒙。詔今以宣威營地。還阿其。因立阿其爲酋長。今阿其往阿其於是。馳樂邦牛場。前往來者言。言與道兒無異。即與阿賈阿達等前。而我王稱堯及蒙詔兵。則先捕

伏北賀路矣。其等行未至五里。河上兵四面起。百子烏嘴銃。砲如雨。其等欲馳還。我兵疾力斬阿其阿賈。肝同。阿通。阿烏。鐵仰枯。耳智。阿略。兩鉛。額閉。等首十六級。頃之。我師引兵直搗阿其巢。疾關。斬首二十四級。捕獲二人。它皆率頭具。寬往大河。赴阿死者甚多。奪獲龍鳳旗志。諸什物亡算。我兵獨羅義。王宗死千陳。是日也。天大風雨。飛塵蔽人面。盡晦。我兵皆止。壁答干。期且日。日出。機舟而度。同賜買甲多乎。而會阿由者。具先款塞歸降。於是盡以屬蒙詔。得罷兵。是時鷄買寨。察仲文。所部甲多寨。羅仲儀。所部。至是武功錄。不武功錄。不與塘蛙當井。斗坡甲樹。蟻白。礮局。及答干。崖埋。一切唯蒙詔所調度矣。事聞。賜都御史蕭彥金二十兩。紵絲二表裏。恭議使楊實秋。副使蔡應科。金十兩。都勻守姜奇方。金五兩。各麻判段守成等。金三兩。初蒙天春征答干時。恐辭集鷄場。阿羅張本。諸同寨。乃以文告往諭之。是時竟城鐵寨。及歸化諸寨。皆遁逃。聞天春兵。毋擾。皆自占。而還。得安堵。如故。君子曰。火炎崑崗。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如猛火。蒙天春。於是乎可謂有制之兵矣。

讚曰

余觀也香。狗場。答千者。亞。皆都勻一帶諸苗也。連胡聚黨。羣輩爲姦。椎埋攻剽。烏鈔求飽。抑何不至也。然鷄公黑石之事。莫能及夷之。何哉。嘉靖初。大將軍劉璘。張岸。始執楊桓而京觀之。嗟乎。古者杆不穿皮。不蠶則不出於四方。馭夷亦方此意。要其人。不要其土。可也。

銅仁龍不恰吳走天諸苗列傳

龍不恰者。小橋營熟苗也。先是主計者。賜恰冠帶。視寨事。辛巳冬。自謂大馬齒衰。乃以其寨事屬于俸老。而傳矣。頃。參議使。秦舜輪。給狹糧俸。弗及恰。恰奪之。遲令龍三兒轉它寨。俸通質于輪。輪下守備使李應南。應南使使者李一。隱逮捕不恰及龍黨蘇等。於是。一陽以微見恰。恰令黨蘇等。鋤銷漢使已乃逐之。曰。走。此自我家事。如有復我者。則我請以烏雞諸寨。踐踐漢邊疆也。是時舜輪先已有定畫。聞應南語。語不恰。大不敬。至欲遮殺漢使。於是令銅仁守林傑。司理

沈。沈。出機。機與僧人市。示吾無殺意也。頃。使裨將徐汝登。陳天祐及酋長吳老律。詳爲給籌與恰。曰。吾以此爲阿翁恩爭。不亦可乎。恰以爲然。乃詣應南。應南詰問恰。恰怒。髮上指冠。乃拔起舞。曰。吾安能屈膝就。有司對簿乎。遂與黨蘇等。鼓噪欲殺應南。應南執視兵勇任祥。任祥疾力。執恰等十一人。繫銅仁獄。居四五日。木恰及黨蘇。瘦死獄中。以何龍化。龍羊山。引川苗攻孟漢。焚其邑居。已。圍繞壩希哨。曰。漢無故殺我苗。我苗來爲恰及蘇報仇耳。於是都御史王緝。與御史馬呈。圖議。議以都護蔡兆吉。齎奉旗牌。令就降。赦

諸苗罪不死諸苗由此解散其後都御史宋泰祥輪李應南徐汝登罪于是奏輪劄俸三月應南生法免汝登下御史問狀從大司馬方逢時請也

吳老天者羅金寨生苗也地接楚鎮軍蠟耳大山諸苗盤牙幾千餘里天乃與其男吳龍遠及宗盟吳老柯吳李保吳老利寨居中先是潯浦人張把高楊恩清尚天祥盧溪人吳老虎下里人楊武楊再興五寨人黃牯牛水德人苟朝隆苟朝祖後先以抵於天甚至自鬻爲奴天勢日益重而崖口狗腦坡諸苗又佐大等亂乎是時陳策爲將軍常持令逐捕盜賊得苟武功錄

天德寨寨主天祥

三七

主人

朝祖楊再興而逮之請論如法老天於是乎有怨心矣而會阿酋下水酋長龍老朋龍老賈田老師聲欲攻天天聞遁逃入箐中老朋獨生得張把高妻向氏及楊申兒張景旺尚午時保譚興榮五人先是天負朋等金錢久弗與朋等竟圖畧向氏去鬻之是歲萬曆乙酉也張把高乃具造于前御史毛在以爲酋長吳順文吳立使吳二哥吳老天等實糾苗爲之矣事下參議使張克家兵巡使應存阜問狀于是守備王一麟以文等坐巡徼不如令今部索楊申兒五人得除罪以何文等獲譚興榮尚午時保來獻而楊申兒

爲龍老求所買張景旺爲龍角馬所買矣文等度獄急不可已乃送奉八金贖還也是時老天自言願贖向氏去會黑潭寨苗吳小老天亦自言願爲老天大索向氏諸寨中去久之向氏並不至把高以爲將軍

陳策受取苗錄兩之森乃欲質策策惡把高言妄也於是執吳小老天及劉天用潘三張通等并皆馳羅金寨呼老天老天即令吳老虎楊再興等五十人將天用及潘三楊曉張學通等劍殺之老天獨躬斬陳策已再興復鞭策屍數十以策爲將軍時常楊掠我數十也於是都御史舒應龍御史趙士登檄諸寨毋

天德寨寨主天祥

主人

主人

匿天等敢不如令者斬居仁何諸苗龍割耳等後先捕獲吳老虎楊武吳祖保楊再興吳小老天並就獄先是吳老虎自鬻於吳老天吳祖保自鬻于吳龍保既爲奴矣嗟乎人奴之生女安得爲新將軍旋事乎當是時吳老天黃牯牛苟朝隆尚仁人楚大山崖已入錦朶山我裨將陳天祐追仁逐北皆生得之便與來請死其後大司馬張佳胤請以吳老天等梟斬銅仁市

讀曰

銅仁十八寨其峇異苗裔耶何其與之繁也嘉靖中

龍許保吳黑苗尤甚我將軍石邦憲提兵擊破之。上功八十級於是議建總督一人然非所謂艾夷蕩崇之終復能殲嗟乎人言聖其庭掃其閭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役無餘災豈不有味乎其言之也。

武功錄

八知縣余某者

二十九

三

彭必信列傳

彭必信者，邛水人也。先是土舍楊光春行長官事，必信與楊再用陞政文親春食乃佐春聯會其飲百姓由此思爲亂多抵于梁上已野六甫兄計諸苗寨阻寨公行剿以標掠爲務是時施秉令鍾伯節議欲請免春屬漢春所部莊凡三十有六寨凡七十有二春聞卽單騎馳莊寨細言漢兵且擊若等請以五百金贖若等死於是諸莊寨皆如約春乃與必信等瓜分矣於是都御史何起鳴調知其狀下都清道逮捕春繫獄居凡幾何春瘦死獄中自此之後請以漢經

武功錄

彭必信列傳

三十

三

卽上書大略以爲己野六甫梁上鬼計請禁酋長喬  
喬苗文喬苗榮虎苗高良等數百人阻山公負樹旂  
志鳴金鼓燒糧七十餘寨殺男婦五百人而指揮使  
陶啓忠索土吏楊允春金錢弗與中允春以危法卒  
于獄事在危急唯陛下幸哀憐書奏必信通大悅  
以爲吾等有辭于諸父老矣乃揚揚伏馬蹇而歸也  
往謁都守王一麟令縛之送獄乃召諸洞老議以爲  
必信所奏喬等事此在萬曆初孰與今日顧若等不  
利漢吏乃假此以爲口實計欲恢復土吏故耳不然  
若等所患苦誠以兵餉戶賦米三斗過甚府能爲若  
武功錄 八彭必信列傳 三十一

續曰

以漢官視土酋事其在庚辛之間乎是時天王里  
明人臣奉法遵職之不暇信乃欲持吏長短因緣簿

書以爲憑豈可得哉卒與禍會危尤春幾自危矣嗚  
呼母爲禍始母爲禍先吁可不戒哉

武功錄

八彭必信列傳

三十一



皮林苗吳國佐石寨太等列傳

吳國佐永從諸生也。幼負驕黠，長而不軌，居恒往來洪州草坪等數十大寨，聚勁有雄心。見爲皮林苗九股接壤，山川險阻，可因而成事。於是師皮林苗，反始播於難時。皮林苗助逆已而播，疎皮林尤流毒黔蜀，遂攻永從縣。會新令李宗周未到官，破其城，燒衙舍，殺廖千餘人，羈獄囚而去。是歲萬曆二十八年正月也。倫沅都御史江鐸廉知李指揮智勇，乃推擇指揮守道州。先是，指揮以征播之旋師便道，一勦除之。臺臣殊高其識，頃之鐸乃以其狀疏奏。奏幸報

武功錄

一

可。皮林苗苗圍而股栗可知矣。是時支可大填湖廣，郭子章填貴州，皆有威望，而御史朱與祖以爲撫臣提兵入絕，雖于分功，不爲應援。據于坐視，議移兵鎮遠，語在奏疏。明年春正月，乃遣總戎陳連止暨伍開衡而會皮林苗也。聚播老巢及賴洞岑朝諸所遁，應者八六七寸。長者僅數十里，臨嶂不測之深，行者踴躍相持，險阻危害，不可勝言。苗又擊斷溝壑，使我師不得攀援而上。我師益疾九期，以二十八日登旂巖，於是總戎李遇文、宣慰彭養正從羅寨入遊擊苗寨，從孔闖入都達，從弘猷從小和村入，指揮陳

九德遊擊陳策從水井堡入，分道竝集。旦日鼓行次落葉山，而會潘老諸酋。引衆萬餘，盡爲牛首陣。所接必觸我師，大相穿距，連戰數十合。先是，年僻李指揮虎穴，深得其根株窟穴所在，爲之窮其情形。而又知苗酋獨畏我火器，適微以告諸偏裨。諸偏裨銳砲並發，烟焰蔽天。已又將銳石榴大輓，拋擲苗多被傷。墮未半坑，谷盡靡碎，餘悉逃逐。走奔入箐林，我師追亡，斬首數十百級，奪獲器械不可勝數。遂直走潘老寨，留賊盡奔逃。我師至，奪其險據，拔腹心，自是而攻它寨如建瓴而下矣。旦日始出兵搜山，行次白

武功錄

一

二

冲迎，道逢千餘苗，屢戰盡獻。斬首五十級，沈弘猷斬首四十級，彭養正斬首二十級。總戎李遇文兵至，合擊賴洞岑朝二大寨，破之。苗衆奔北。如初，我師復以二月初二進攻廬長山，破之。斬首百餘，楊滿金以親生獲龍貴才，吳質龍、樞軍膠致軍門。初三日，都莫順洞諸寨，探險以要我師。我師攻至六背山，廣袤數十里，皆石阪，馬不立，驅車不方軌。遊擊意獻舉守，偕白元、郭昌險衝鋒，斬首衆率海良萬等首三十八級，奪獲器械甚多。是時獨患苦洪州苗，其下多深箐，中間僅通一路，闊五尺許。苗亦恐漢兵偷俸至，伐大樹

移巨石以隄其險。初四日進攻草坡。草坡近楊屯。野  
洞地容諸寨。且爲地龍塘必由之路。諸苗旁山多設  
陷阱。草地獨樹竹箬。以爲漢兵必不能至矣。順之先  
鋒行至地容。果被箬傷足。都護沈煥守備朱桂中軍  
郭啓時引土兵數千。而以指揮王家棟王可久督之  
逐兵援箬。約七十里許。直抵賊巢。賊望見我兵。皆懼  
魂反踵走。走上山巔。矢石交擲。如注。把總熊應韶帥  
戲下土韓天龍冒矢石而上。梟斬首豪一人。而把總  
何日明張廷覓兵亦至。身銳弩矢如雨。我師斬捕首  
廖九級。生獲婦女九口。牛二十四頭。初八日進攻尉  
武功錄

三

洞南山時洞者。吳國佐所據也。破之。生獲首豪萬民  
守備李構明而習子計議。攻老皇上。而各賊先已屯  
聚岑鬼坡矣。於是帥備裨李遇文呂應陽陳九德由  
屯洞分道而進。而以遊擊董獻策沈弘猷守信洞信  
洞別名甘坪。曩所謂銅關鐵寨也。李楷獨肯任其險  
且危者。一軍皆驚。乃以初十日仰攻信洞。諸賊滾木  
檣石傷我兵千餘人。於是止壁列陳。而雪斥候士百  
餘人。五夜夜擊刁斗自守。旦日日出。諸營銳砲齊鳴。  
火烟燭大我師後攀而上。諸賊應接不暇。遂破其寨。  
是時諸軍皆畏懼信洞不可破。今破之。易如反掌。此

指之力也。營中比之飛將軍。構又引兵攻赤沙諸寨。  
惡苗皆屯聚于坤山四壁。懸崖飛沙滾木。指恐諸兵  
畏懼。今以木牌蔽體。而又懸數百金爲賞。我師一鼓  
而進。連破其四。諸險寨既下。旋可圖皮林矣。皮林自  
知兵在其頸。皆相率奔龍頭買洞山。已又奔高茶山。  
各樹重柵。堅如泰山。四維時廣西總戎李和韓兵亦  
至。乃以二十日進攻。石矢俱下。難以前進。於是亟以  
火器拋擲。銳射兼施。諸苗被銳死者。亡慮數千百人。  
我師隨斬關破柵。諸賊殊死守。一柵將破。復樹一柵。  
支以大樹。屏以板木。堅守如初。旦日指與陳九經。引  
武功錄

四

精兵數百人。猛攻南隅。柵九經被石傷左面。奮擊  
不衰。諸軍乘勝從南隅而入。遂破其寨。生獲首豪吳  
國佐石暮大金童四吳海周良等斬首五百八十二  
級。龍頭買山悉平。是役也。副使王應霖紀功。參議魏  
養蒙張天德監之。而導領則屬之大方伯梁雲龍。於  
是都御史江鐸以其狀聞。賜總戎陳遵以下金  
幣有差。始九股苗與皮林苗結連。今皮林蕩平。結離  
而請比編氓。此固皇天子威武神靈所變化。然諸  
將校協力同心。不可誣也。

謹曰

以余而觀皮林諸苗。既建文臣以撫之。又建武臣以禦之。然衛屬楚。而府屬黔。犬牙相制。豈不僻哉。顧諸苗以黎瓠之種。夙稱暴戾。殺侮我將校。皮剗我人民。負山依險。倘非李守儔先授地形。胡能建此鴻功乎。語曰。狡殺獸兇者。功狗也。登縱指示者。功人也。此可以喻飛將軍矣。余獨謂萬曆初伍開之變。擾我疆場者。非苗也。軍也。自是讀者。以黎平亦屬楚。然與否與。

武功錄

定案實錄卷之四

五

雲南

鐵鎖箐羅思諸夷列傳

鐵鎖箐者。姚安夷寨也。其寨深。羅野夷居之。自古弗役。屬漢弘治中。稍稍屬土同知。則姚安高鳳姚州高椿。然歲間以一人主之。亦無專屬。正德屬州高。嘉靖又屬府高。齊斗。斗坐法免。屬高。鶴。斗子欽。嗣歿。死子金宸。嗣然。當欽世而後。鐵鎖始專屬姚安也。前是逆首鳳羅祖謀不軌。欽乃與其弟釣黨祖。因以鐵鎖箐屬高。小三掌之。小三。欽悍僕也。即使箐賊出犯。蒙化以爲祖應。其後祖既就。修它一切。看從。昔勿治。鐵鎖諸首。由此益。標。亂。是時賓川有赤石崖之首。螳螂之首。古底之首。烏龍壩之首。雲南有大波那之首。你甸之首。和甸之首。楚勝之首。各左之首。木茶喇之首。大松坪之首。菴浪之首。金且之首。俄打喇之首。小茶喇之首。大姚有刺摩之首。至軍之首。摩只之首。且只之首。厚朵喇之首。小赤石之首。阿你喇之首。瓢宜之首。此皆與鐵鎖地接壤。皆多。人。保。羅。無。藉。屬也。諸寨皆引繩批根以爲黨。毋異志。首出略則川賊引箐賊而爲其鄉導。我征討。則箐賊藏川賊而爲通。逃主環鐵鎖村寨各七八十。幾千餘里。廣而箐刀。

嶺管過愁倒馬砍亂石坡諸所出沒亦三百里皆石徑縣最深澗大菁險武可馳一輕騎往漢使人其中往往逢巨竹叢林多迷惑失道終莫知所往而彼入我漢地可四面至地平獨北勝州金沙江欲渡舟它東西南姚安洱海大羅諸首皆得提干戈直揚躍馬而馳也羅思始敢起自火頭火頭者漢言渠魁也先是百夫長羅勤快屯兵赤石崖常勃勃然色動勤欲王曰吾欲王南中可乎於是仰視天而俯畫地度錢銀所居天下精兵處也即欲馳往恐事大倉卒起言反則羅思羅華等此必以我爲狂妄沮吾大事

武功錄

八

二

三

罷計邇得巫人李仙子善爲妖幻術惑人微使視箬中望氣因謂羅思等曰箬中有王者氣此必有與者當制南仲矣羅思聞望氣者言果大喜以爲吾而王誰當王者乎而會勤快方與家僮治弓弩藥矢亦以此時見遣思等於是復大喜曰吾得此人事可就矣是日羅思羅華等十人即自稱孟獲二十世後當世有南仲乃立爲中天鐵而十大王拜楊桂三等爲相子撒等爲大將軍造符鑄印陳兵出入儼然若一王者云於是以羽檄馳告大姚賓川等郡令縣道傳次聚牛酒犒軍是歲隆慶壬申冬也僱兵測洽者史周

汝德乃不皇請族屏竟徵兵七千人募兵二千人往正其罪無功坐擅興師族貶秩一等於是都御史鄒應龍新視事即使偏將軍楊州鶴偵諸羅苗狀鶴既至三城三城多爲諸羅苗所殺略皆免冠徒就訟諸首罪至公庭者數十百人鶴具以實告都御史僕然傷懷者久之會歸江撫獲諸苗亦攻徵江城殺郡牛奪印及千戶陳虞書奪其郡印而去于時都御史與御史許大亨先已決策欲正羅苗矣乃伴謂所司往召羅苗歸降毋與師與師我必先縛獲亦須冬盡春瘴消而後可圖也都御史爲人多智發姦擒伏如神

武功錄

八

三

尤習兵事有奇策神密設欲征則先示撫已撫又征今兩賊皆東西候伺我不吾意然後吾將軍一旦撲甲介馬到營營中賊久已就縛至戲下請斧鉞而所過界上亭長尚不知大兵涉吾地矣當是時施安守楊汝允以試事至謁都御史都御史問撫實事允曰羅苗頃頗靜息前收捕等引者人楊大才等案之罪立具諸苗由此解散僕愚以爲兵可罷也都御史驟然陽應曰諾心實不欲太守言乃語釋將胡瀚曰太守豈以爲誠可撫邪前事太守新到官經略夷事據史使已親信人質賊中今率徒黨來請諒因以爲聽

撫皆索重賞去。此據史與夷故等夷朋黨皆殷勤甚儀。一旦上官移檄欲持斧逐捕。輒先告語賊。賊遁。我使使者或復索急。夷官遂借糧以餉。報仇指示仇常劫某有姦賊送獄所司不知賊皆出夷官手。項鞠獄必以姦賊給所被劫者。此所被劫者實賊黨。特賜借證驗仇者罪。於是夷官復與賊分姦賊反得利。揚揚甚。輪快去乎。凡所謂皆詐。太守守中賊計。吾意欲使瀚爲間謀往。因察道路險隘恐無因。乃令畫工繪二圖皆勸善戒惡之狀付瀚往。瀚即車騎到姚使高金宸召羅恩等。見於平川。恩等傳欲瀚釋戎服請

武功縣 八卷書

四

垂藥而見。瀚從而羅恩羅章等八十餘人竟拔堅執銳前。言曰。如必公撫我。我終不令漢官得役屬我手。瀚於是惡恩等。見漢使侮不敬。且好大言。度此屬終不能下人。下人詐也。乃復于都御史亦夾英請兵矣。頃千戶胡尚賢亦自大姚還。具報羅恩等請歸降。都御史謂爲此必土舍。給若等言。若等母妄言。妄言誅矣。尚賢叩頭服實有之。即召偏將軍楊守廉議。議以爲吾前所謂撫非實。特陰以計中賊。賊請撫詐。乃亦欲陰圖我。而以計襲邊乎。因徵使守廉治裝行。幸遇我於永寧。秘之。我伴言若實使永昌也已。使武舉周

詩省祭趙果。以羽徽徵武定。直却兵。是時於四月十四也。與期二十九。由紅古底喇。以管入貢。鐵鎖敢。不如今者斯。於是都御史以器威盛。中付據史。皆伴爲商賈。既十遁出。然後下令行。昆陽。晉寧。安寧等郡。以觀水利。都御史竟以十七日謁郡中諸長老先生。因出廣威門。馳安寧。已至安寧。守廉則又徵使州守李東辛。治驛騎。都御史復馳海口。郡中尚鼓大鬧。圖如故。武謂都御史往昆陽。或謂都御史自昆陽還。皆不測。而都御史已在洱海矣。先是都御史自賓川來。鷄鳴發駕。不得食。餓餓至莫。入守廉所。始得食。會

武功縣 八卷書

五

州守胡崧亦至。入廉內室。見謂都御史在。因人驚。晚起曰。願請湯錢之誅。都御史謂密之。勿發。弟爲我致聲。大羅術諸公皆微服。私人謁有令。毋使驟從。得泄也。頃使指揮吳邦往赤石崖設公餼。而謂高應兵守之。從胡瀚請也。是日張星所募兵亦至。都御史由此壁赤石崖。其下東接鐵鎖等。南連使打喇。北至金沙江。西通龜山。母喜虧賣諸寨。乃盜賊之衝也。都御史以中軍居其中。而以副使湯仰爲將軍。軍大姚。偏南道僉事田汝弼爲將軍。軍賓川。偏西道土官高水祖爲將軍。軍金沙江。偏北道乃以奏記約征南將軍沐

昌祚屯威楚以備楚雄道又命直都表定兵由東入以拒賊東走道指揮張燦則捉鄉兵屠戮于松坪下令賊四面無所往是時土巡檢得祿設棧在一泡江待我師我師獨李朝臣調北勝溪渠番兵三千人未至復使百戶饒世恭由赤石崖歷殺入坪度金沙江而往它一切皆以二十七日並請赤石也都御史既微服馳輕騎至忠順坡其校多樹上矢集如蠅都御史驚問之故從者曰山後螳螂川等賊每出劫過此必入發三矢於大樹上皆中則出利不中及中不及數者悉歸土人傳爲打箭坡往殷表不死此樹武功錄

不特重賞其獲

六

下乎於是今趨行因使吳邦先提兵過東山偵胡翰等邦聽畢恩言請辭時都御史方在微行置不問且日日出以大將軍建旂鼓登壇稱大將軍於是裨將李春華李經張詰郭德全既授事畢乃令軍中縛吳邦胡尚賢賊下並榜掠之一百以尚賢泄軍機故也其後初二日大將軍始服戎服乘馬提兵登東山望箐中環山皆賊巢低徊者久之曰賊自是平矣即令匠建一坊手書之曰平賊嶺以爲山鎮云於是所將卒渡山捕獲生口五人縛縲以歸居二三日諸路兵既皆四而至乃以初六日吉服帥將士祭旗壽之神

如法而會胡瀚等執四楊獻德來獻即下令斬其首以衆旗鼓已布軍令今裨將盧雲章宋周詩趙果提武定鄧都兵一千六百人直都尼經光兵五百人由紅古底入而以大理判孫允祖監之胡瀚王恩聞提姚安高令廣兵一千三百人北勝章譚兵五百人由內小井入而以雲南令劉仁監之李朝臣李中行提北勝高永祖兵一千人復渠何朝用兵五百人山羅溪入而以姚安守胡益監之陳合劉紹先提鄧川阿榮宗兵一千人由一泡江入而以大理推官劉朴監之它若三岔白草機乾海子鶴足山鸚鵡耶等地此武功錄

《續通志卷之七

七

皆殺賊所必走道也因下令三姚廣川諸軍皆深溝固壘以待而大將軍自赤石分三道於是瀚等攻阿寧喇喇節摩羅奈烏直董款朵喇厥姑寨次甸頭直搗鐵鎖川先登破之斬首二百餘級捕獲生口三百人俘獲男女牛馬器械無算朝臣等歷他坡寨攻鐵鎖箐却敵斬首一百級捕獲生口二百人奪獲男女牛馬器械公算合等歷甸尾寨進攻鐵鎖箐卻敵先登斬首八十餘級獲生口一百人奪獲男女器械無算於是酋王羅章羅恩等率其眷屬遁逃走山後岩洞中饑餓死及赴金沙江死者公慮數百人宅復走

爲足山鸚鵡郎如故。公何李朝臣。執李仙子。張福慶執商王羅搶快。後先來獻。先是張詣等攻河頭村。圍新邑。歷沙坪村。擊破勤快寨。斬首五級。捕獲生口五十七人。獨勤快自盤口走。鷄足山已又從鷄平關。出大理。旦日我師大索諸箐。不可得。於是大將軍索福慶。故號義民。令釋之。得捕勤快以贖死。頃勤快復入盤口。往來山障間。一日伏大將軍帳後。能作室上滾石。聲驚軍中。軍中復欲執福慶。於是福慶竟逐捕得勤快也。大將軍令。今詩等提武定。直却兵以二十九日。由紅古底入攻鐵鎖。是日詩等果擊被革摩。野芝武功錄。

武功錄

人

納按喇的。極喇。結野力。大小喇。只摩。諸寨。直搗鐵鎖川。斬首三百餘級。捕獲五百餘人。奪獲果男女畜產器械。公等。其後又以武定兵搜寨。戶旬。殺入坪。底摩一道。直却兵搜河底。旬尾。盤口。箐一道。斬首大率四十級。旦日又集徵兵。乘勝。狗土官庄。其間山箐險惡。餉積如山。皆有名號酋長居之。傳聞此庄藥矢尤毒。人每一發。輒能殺三人。我武定兵組甲。發戈。弗畏。敢深入。賊乃出一人。接戰。傷我兵十一人。於是我勇士阿托前。卽劔斬此一人頭。狗土官庄中。皆股栗。公何我援師至。遂得故首王相國楊桂三將軍子。搬來獻。

是時十二月初二日也。乃使諸生王晉錫。張學。往蜂鄉古底川。諭降。降者於是二千人。始胡瀚渡江時。頗聞俄打喇小插郎諸寨。皆聚黨忠順。坡以截我師歸路。已使裨將李湛然。捕伏偵之。而河底箐。土官庄。蒙戶旬。殺入坪。旬尾。底摩。躲避箐。等酋。果伏在赤石北。他利摩古底。螳螂俄打喇。小插郎。大柳樹村。矣。江郎等酋。果伏在赤石南。皆有狀于時。螳螂六火頭。號爲八百人。古底。五火頭。號爲六百人。皆土舍高。照所部。照乃陰使百大長羅。鳴鳳。佐之以亂。瀚等旋會。照及鳴鳳。于三分管。於是。以高金。主巡徵事。羅鳳。領張福武功錄。

武功錄

九

慶爲百夫長。二川皆屬。赤石。營。掌。之。自此始也。其後又帥兵搜矣。江郎。大柳樹村。破之。斬首一百級。捕獲生口一百人。奪獲牛馬器械。公等。搜鷄足山。鸚鵡郎破之。斬首數十級。是時瀚等率伙飛之士。在忠順坡。構草行四十里。既得賊道路。皆舉援而上。先登獲其酋王羅華等。通夷者人。全呼三等。皆檻車。傳賓川。它多。隨。嚴。死。其後鎮市。南安。阿雄兵。一千人。復捕之。獲生口三十人。此輩所謂小插郎。即賊也。于時俄打喇。獨能以標竿。聞未獲捷。於是諸生進。而謁入將軍。並跪起再拜。以爲大將軍賀。大將軍曰。此。陛下威武神。

靈所變化也。臣何力之有已。諸生請休宿。居白塔市。以伏龜山塔。諸葛武侯所建也。且日大將軍詣龜山。以爲諸生幸而語之曰。龜山。母喜。實善。商門戶。良是以故嘉靖中。赤石立。魏安判一人。專以逐捕盜賊爲務。其屬土舍。魏安一人。北勝一人。雲南縣一人。分爲三十餘哨。而皆以六郡良家子戍之。當是時。鐵鑪營外。何羅宗。朵囉。只直。幾只。庫。臘。姑。他。俾。披。章。谷。排。紅。古。直。黑。鷄。直。附。務。喇。以。俄。打。喇。各。左。等。寨。則。屬。雲。南。赤。石。巖。嵯。峨。古。底。龜。山。等。寨。則。屬。北。勝。建。者。已。無。遺。策。大。將。軍。弟。從。諸。生。請。爲。之。修。起。傾。頽。兩。已。頃。命。開。武。功。錄。十

上樹趨走。殆如風。三軍皆以爲絕。類狡獪也。

讚曰

羅思。羅勤。快。自。以。爲。孟。復。後。稱。王。豈。不。以。爲。誠。雄。哉。及。大。將。軍。登。東。山。至。孟。復。墓。因。破。動。快。果。令。得。遂。儼。亦。有。武。侯。七。縱。之。意。乎。旋。禽。矣。思。等。皆。不。及。孟。復。遠。甚。余。獨。嘉。鄒。司。馬。提。兵。六。千。人。入。覓。穴。未。嘗。不。壯。其。勇。及。聞。震。川。事。往。來。皆。饑。餓。不。得。食。則。又。未。嘗。不。歎。曰。古。者。軍。井。未。成。將。不。言。渴。軍。籠。未。炊。將。不。言。饑。凡。爲。將。當。如。此。

武力錄

卷之六

十一

五十六



別者電展南夷寨也。圖初納樓人普沙從。高皇帝征伐積功勞。賜沙酋副長官。使食邑於納樓茶甸司。世世勿絕沙堯。子喜嗣。喜堯。子旦嗣。旦無後。星嗣。星堯。子安嗣。安堯。子銓嗣。銓堯。子崇正嗣。星起而嗣也。曰。吾以吾三山北寨食世父顯。因傳陟南。紅衣黑脚。請屬不亦可乎。亡何星不幸。物故。子安尚在襁褓中。顯乃由復安陰欲圖之。於是諸百姓執顯請徵吏獄。史當顯罪至死。會赦。徙貴州。頃顯復遁逃歸。奪瓦喇孔及五畝水塘二寨。而擄殺已有萌芽矣。嘉靖初安堯子銓嗣。顯又帥其子朝宗殺銓。強奪其印而去。是時銓子崇正幼。悼乃與其母訟顯等無故殺我父奪印。於是顯普宗又坐法徙騰。而宗妻沙希遣腹生阿乃。請得食乃竟寨。頃崇正長。阿乃亦長。崇正得嗣。阿乃得紅衣黑脚。曰瓦喇及五畝水塘之間。皆吾大父行食已也。不與崇正去。崇正訟竟不與。又去。於是欲殺崇正。崇正亦欲殺阿乃。是禍所從來矣。當是時。僞人記來。阿烟夾兌等三百人。並就祿谷寨匿。崇正乃召至主營寨。而以酋長易兜掌之。於是阿乃亦召黑陟陟南諸夷兵。並欲亂。有狀而會李英。又日夜佐崇

武方集

集賢堂

三十一

4

武功錄

[illegible]

生

丁

正亂乎。李英者，經歷臨安衛都鑑僕也。亡何，阿乃死。崇正遂乘是時，令車馬、李朝鳴引記來等，率從弟崇新、崇順、崇計，欲殺新等奪之。記來等不克，竟殺略諸村寨而去。崇正乃意中鬱鬱不樂也。是日即召李英、及何應麟、車璣等議，因以千金恣英、英復與僕人阿桃、阿箕等七百人，擊破芭蕉嶺。非肯寨，殺阿賈等凡三十人，齒獲畜產諸什物。公莽其徒崇新亦化酋長王廷相、阿寫等，引陟兵五百餘人，擊破羅白俄、買法克寨，殺刀搏一人，略俺他等十餘人。奪獲牛馬諸什物，公算復還兵，徇王魯寨，殺段忽一人，略刀掌等十武功錄。

大興縣志卷之六 兵事

十三

餘人崇正亦復令李忠等，引僱兵七百人，擊破打娘多寨，殺落書二人，奪金一百而歸。八陣殺略大相當，而是時，陛下亦既卽位矣。寨上材官騎士皆星屬，提兵馳排擣寨，越陟兵五百人，盡出境，曰：敢奸旗鼓者斬。於是指揮使侯明之迹，且至別者，電傳還崇新、崇順、王廷相、阿寫、白亨、白鮐、阿鎖、阿籠十餘人，而臨安亦捕獲車馬。李忠、徐文道、彭和祿並繫獄，已使使者遣崇正。崇正不至，於是出崇順，令其子五官保並食別者電寨。亡白亨、白鮐等，皆後先獲死獄中。李英聞顯出怒，復引僱兵擊破別者電洞裏等寨，殺酋長

刀博一人略數人而去當是時御史葉崇正急乃以五十金屬李朝臣先至臨安事骨通卒執之而崇正竟就吏坐法免吏議以子俱嗣是歲萬曆元年也其明年僕又令李英趙春引僱兵擊破別者電寨大索崇順遂斬崇順頭它殺三十餘人妻楊氏及五官保遁逃走皆獲得免英等遂據宗恰孟弄以爲險我寨上所居民并皆見軍空無人。是時歲冉冉莫矣我緣邊將軍楊州鶴提兵擊宗恰寨僱兵頗死關捷獲我兵矣孟支解以徇於是偏將軍楊守廉等乃調番甸兵而又以月正元日發也李英既得我兵至敢壓武功錄

《聖朝實錄》

十四

戰於是殺我千戶使于祖榮及兵張以際林中桂等數十人虜指揮使江維仲及兵趙逢春等數十人崇正聞而皆媮快可知矣。何都御史鄒應龍馳大石洞征南將軍沐昌祚馳臨安當是時主魯寨易免先亦遁逃校岡黑脚關去矣獨李英及僕衆尚僥幸猶初乎。於是我武定兵新化兵皆四而至乃生得李英阿桃阿茂習輪朗掌等便與致臨安繫獄久之僕死英等亦死而都御史於是乎請告矣既幸予告遂治裝行而僕人阿六矣登乃乘都御史王疑未到官致以百餘金拜請得傳先鋒於是引兵出劫營管中

多所殺略自是之後御史郭廷梧與布政使方伯璠林一新按察使顧言參政使張文淵副使許宗鑑都閩使蕭世傑議議下今廣南土舍僱文舉往捕之文舉果生得渠率記來阿因矣兌阿六矣登朗阿朗敗朗的朗麻朗榜來獻首棄市諸酋遂解散於是給諫大夫裴應章按御史郭廷梧言後先勅奏前都御史鄒應龍應龍竟當免復下明詔詔所在撫馭失宜要功生事以致禍結兵連由此緣邊將卒誰不稟稟於皇上之明威乎於是御史陳文燧覆奏楊守廉李朝臣張詰罪當斬上從之乃賜王疑沐昌祚金武功錄

《聖朝實錄》

十五

三十兩紵絲二表裏趙時騰等金十兩漢承勛等金五兩而以郭廷梧陳文燧功屬銓部紀之嘉其以僕治僕功也

黃曰

以余而觀陳山人所著而征記鄒司馬抑何威武也至別者電此不過道一土舍足公事矣竟爲僱文舉所禽哉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然與否與至謂納樓改流事廷議亦不以爲然何哉納樓在元世或屬阿賓或屬鄒關要之不下二千戶也

緬甸列傳上

緬甸者古西南夷也其地故有江頭太公馬來安正國蒲甘緬王五城元至元中遣將軍兀良吉得擊破之建邦牙宣慰使其後高皇帝二十九年復建緬甸宣尉使歲時奉朝貢稱臣不乏絕然後詔長安立緬甸即緬甸去黔南省二千二百八十里去三宜撫數百里然以間道走茶山芒市永昌不數日遠也其土所產則犀象馬其珍異則金銀寶貝白氍毹羅錦椰子樹頭酒石海有城郭屋廬以爲居出入乘象馬水行舟筏皆類漢有文書常通章奏用金葉次紙武功錄

緬甸列傳上

十六

次月某次檳榔其俗男子縮臂於頂前用青白布纏之夏則衣洗白單襖單衣冬則衣白氍毹錦而以莎羅布二尺合之纏于首以爲飾婦人縮臂于後不施脂粉男女皆形陋而體黑然必合白袍香麝香當歸薑黃末塗於身及頭面以爲奇素而能詐其天性也其酋長名曰卜刺漢出入乘平輿或象坐則在前從者圍後皆席地而尊者出入亦衣大袖白布衫自酋長以下咸善水其俗尤好佛教僧常立阿瓦剌城邦亞直根諸寺莊嚴甚嚴有大事則抱佛爲誓盟必贊之于僧然後決前是永昌定都督一人以隔絕漢夷

故自古無緬患其後或參將一人或守備一人且往來金滄間相去五六百里由此與諸夷酋遠諸夷酋能入邊而我又不能深入諸夷酋自是諸夷酋一旦有忿爭及承襲之事欲皆不請于邊吏而軍請于緬岳鳳者隴川拜弄也乘宜撫使多士罕新物故而其子多忠尚推弱乎族兄多庵方爭立討通乘是時殺僂士罕妻子因奪其印符去緬請隴川以自繼于時劉世曾爲都御史董裕爲御史上書言狀事下大司馬張學顏議公卿皆言姑赦鳳死罪獨逮捕黨人張大本等繫獄第欲鳳送奉印將詣明氏所因推擇多武功錄

緬甸列傳上

十七

氏後嗣母絕公何鳳竟負印逃蠻莫乃留其子喇烏擁黨自固已鳳走檳榔古謁其酋長弄應理請爲畫便計應理聞隴川議以多孝嗣乃召多孝至飲因飲鴆死而隴川竟以爲鳳是時檳榔古弄應理致新立兵使者逆木邦土舍罕拔如劍稱賀肱解辭謝而木邦所部歌馬罕度亦使罕柏國至伯國欲讓拔于緬乃給言欲治兵犯永昌得趣去因徵告風今風讓罕拔于應理所于是應理因罕拔而以罕拔舉六十馬千騎兵六千有餘盡殺略而以歌馬罕度爲宜慰使而木邦于是乎又爲罕度有矣先是宜撫刀伯舉妻罕與

其第罕怕文有積怨乃提兵數千人捕怕文怕文遁  
逃入永昌于是罕兵追出過羅倫縣寨多所殺略是  
時永昌亦索罕拔拔因越走落江聲欲得怕文而還  
已拔又犯南甸屯于麓遂執我土舍廖援桂援桂者  
漢兵臺所因為耳目者也由此拔為選吏所患苦以  
為南甸刀落參方不得于父而于崖怕瑣怕更勿猶  
寄養于罕氏向如此皆幸拔以項之罕度復誘應裡  
反言鎮康海甸順寧老姚施甸去永昌三日而近可  
掩而至也應裡乃決意以兵二百人象數十隻為統  
數航備鎮康而調進西征密蠻莫請更兵送鳳至騰  
武功錄

《緬甸列傳上》

十八

川因盡略罕拔家產生口而去當是之時威遠大僕  
老姚施甸海甸諸土舍皆并請歸謁獨順寧  
不至於是進西蠻莫猛密引兵二萬人戰象二百隻  
追順寧乃強土舍猛效忠降效忠寧至死鏖戰斬酋  
首十七級捕獲生口二人竟不降應裡復使叔猛別  
引兵十四萬擊破孟連南甸城第阿瓦引兵十四萬  
擊破芒市城芒市土舍放福及其叔放正堂于放國  
忠皆鳳內親于我漢近效也而況當是時莽兵一出  
蒲筒則騰衝危一出老姚則永昌危一離芒市出猛  
林據落江則騰永並危莽勢頗強盛于是芒市土舍

放福孟連土舍刀恩官言于征南將軍沐昌祚曰吾  
屬皆新被編破其流離以緬兵所治百于統不可當  
也緬兵今耕且守欲為持久將軍幸為計是時今  
上壬午也於是征南將軍欲上書條對緬事乃先請  
于臺使者以為竊跡前事乙亥中莽瑞體提兵擊進  
西追逐思個法法夷王自稱號也於是個妻父廖邦  
治為畫獻象請兵之計莽兵因逼我近郊而會副觀  
察使羅汝芳兵威甚設得疑其後庚辰復以羽檄召  
三宣及騰越州衛官赴擺古歸謁而賴備兵者吏胡  
心得遊間謀小坑往坑因出幣帛饋遺莽莽報以書  
武功錄

《緬甸列傳上》

十九

詞其自稱則曰掌管西南天下王莽健喇招法其稱  
于天朝則曰我兩國和好天下百姓人等方纔得  
安其狂悖驚類如此而罕拔通謂請款貢于我何  
說哉而況拔請襲于我文吏我文吏護取厚賄至千  
餘金弗得立竟走莽莽立之今狠云為莽所困執誠  
然乎執詐也及復皆不可知獨奈何我騰衝止募兵  
一千永昌止衛兵數百人于焚不便請增兵設將于  
是上幸用臺御史議騰永各增兵二千人役歸元順  
蒙參將一人兵二千人於是以前徵徵比勝平川姚  
安雲南諸番土莊兵四面至軍餉得仰給楚蜀乃以

楚蜀所佐金。屬通判熊夢祥。司理王朝隣。下永昌。騰越大理。鶴慶。蒙化。楚雄。姚安。阿治。檳榔。而使叅知一人陳誥掌之。是時給諫大夫孫偉。慮兵將戰。守糧餉。間謀六事。請留礦。稟三十五萬。張禹思亦請假征南將軍以權。庶得調度土兵。而馮景隆方給事秣陵。見爲撫慰。諸使漸以請襲。故歸。編非桀所言。獨與諸公卿異。大略以爲麓川之役。當時沐晟足以制思。任發之命。尚假大司馬王驥提營兵及諸路兵十萬人。幾十有三年。而始得渠魁。今日之事。則異于此。撫諭諸使皆彼用命。而新調土兵尤難拊循。然亦非必盡皆武力。錄

八編旬刻傳上

二十一

諸土司之過。彼請襲而我視若奇貨。彼遇難而我視爲秦越。以故諸土司日以離異。而緬人因得爲恩。即猛養思箇者。思任之苗裔也。鄉以莽苗之故。求援于我。而我殆若充耳。可乎。計莫若招撫諸土司。且土兵與敵人。非其親戚。則亦舊故。我機事不能不泄。泄則生得失。沉江之覆轍可戒也。請以漢兵制之。而後爲可。是日即請以劉綎爲遊擊將軍。於是上曰。土司多被有司勒索擾害。以致携貳。下大司馬問狀。已詔謂調兵浙江。委非良策。先是當事者議永昌。以老姚。潞江。龍川。爲急。騰衝。以鎮夷。關。爲急。宜請老姚。潞

江。龍川。皆建城。而老姚更設通判一人。或守備一人。而以兵三百人守之。鎮夷地四平。無河山阨塞之險。歲時出入無禁。通關者。因得闖出財物。而與夷交易。則何不比居庸。山海關故事。下盤詰之令。皆未及聞。遂寢。于是給諫大夫楊文舉請便宜十事。文舉先爲保山令。知緬事至。周悉其略。曰。始王驥征麓川。時拒命者止思任發一人。務兵者止麓川一地耳。外而諸夷皆長耳目。惟我所左右。即緬甸。莽起。尙佐我兵糧。執獻恩任。以邀我孟養之賞乎。于時猶勸六省之師。傾百萬之帑。運之以一十三年之久。今何時耶。思

武力錄

八編旬刻傳上

二十一

個搶而遁。西失矣。罕拔陷而木邦去矣。干崖畔而三宜危矣。芒市猛淋彼而近郊逼矣。我所爲新募之兵。甫及六千。此皆驅市人而使之戰。而臣以爲未見其可也。而況天時之苦。澤深入不便。交臂之窘。急轉輸不便。地里之遠。關夾攻不便。而我獨便于守。何者。岳罕之附莽也。凡以爲自固計。其聲爲擁衆而內犯者。此不通糧虛聲以疲我之應。使我顧內地而緩彼之攻。而又因而從容困永騰。坐觀我之成敗已耳。而我誠堅壁以守之。臣竊必其未能深入。前日者老姚之潰。忽攻我之不意耳。

兵四至遂有平曠象打之

捷。蓋西原底之捷。而今增兵設將其氣量不百倍于初乎。臣故曰。我獨便于守也。而臣何以必其未能深入也。竊度莽酋不遠數千里。而驅兵以助岳罕者。利三。宜於木邦耳。但擺古之扼兩地也。皆不下四五十日。而木邦則距永昌八日。距騰越四日。近矣。我乃窺于數百里之內。而莽酋遠應于數千里之外。持之數年。必心解而力疲。臣故能必其難以持久。一也。莽瑞體起洞吳。吞海上。易置其酋長。虐用其部落。諸酋欲一有所逞。而顧未有隙耳。而況得撓諸仇。素有必報之忿。阿瓦親密。久體不利之心。應裡新立。夫豈不知

武功錄

大綱制傳上

三十一

卷八

諸酋之欲乘其後耶。臣故能必難以行遠二也。且莽亦非素附諸酋者。景永遇猛烈。猛連之舉。此皆新所附敵國。其意謂幸而助勝。則已收鷹犬之功。不幸而不勝。而諸酋爲我所殲。則已收鷹犬之功。此瑞體故智。應裡連而習之耳。而諸酋獨無會稽之耻乎。臣能必諸酋難于久信。三也。岳鳳以奴滅王罕。虔以孽奪嫡。久爲諸酋所切齒。而加以莽酋酷烈無忌。征求不厭。誰肯甘心哉。臣能必人心漸解。四也。且臣前所謂便于守者。於英有九。請得借前箸。正言而無諱。可平漢事。必徵兵于貴賓。餉于蜀。今臺御史止兼制建

昌單節于法不便。請提督川貴一也。金滄恭遊。爲僑騰永耳。今計大理以內共九郡。奈何止洱海一守。備當其衝乎。請復臨安參將。許兼制曲靖。以扼元江之冲。至瀾滄之事。則屬洱海。而順蒙姚景之事。則屬臨安。且楚雄之定邊。西南與木邦接壤。今請增將。庶成臂指之勢。一也。謹按輿地圖。永昌入犯之路四。騰越入犯之路三。而旁蹊間道。猶不與焉。且永騰。萬山陡絕。又乏五穀軍餉。皆借給于川湖。必費數金而後致一斛。今請于迤而一帶。建驛。次之倉。行通運之法。至若土著。請責之長令。令操演有期。役使有資。而夷兵則屬之守備。皆先期倉選。登名冊籍。毋臨調必委旂牌。庶士卒樂用命。三也。黔南迤東。則外接交趾。以元江爲門戶。而臨安則鄰之。而廣南鎮沅等府。新化羅雄等州。如棋之布。迤西則外通緬甸。以永昌爲藩籬。而麗江則接壤吐蕃。大理。鶴慶。貴郡之。而順寧。景東。永寧等府。大侯威遠。浪渠等州。如星之列。今金滄恭遊守備。祇爲永騰計耳。而臨安之參將。久戡矣。獨奈何大理以內約九郡。乃以洱海一守備當之乎。臣愿以爲臨安宜後恭將。聽其兼制曲靖。以扼沅江之衝。至洱海守備。居鐵鎖者。則防瀾滄。而順蒙姚景之交。

武功錄

大綱制傳上

三十二

卷八

請以屬之臨安四也。三宜雖去干南之苗裔尚存。木邦雖失。罕拔之嫡子尚在。它如鎮康之罕氏。潯甸之景宗才。或垂涎于耿馬。或采願于遮放。而平戛之蕃恩。又有莽市之欲達達。刀恩科。豈無故土之念。誠相機以鼓舞之。隨宜以策應之。此皆吾左右手。五也。自龍川而西。以極猛密。往往產奇貨。漢賈如熊長。一尹天住等。闌出財物。與夷市。罕觸文罔。弗畏。誠鄉利耳。我邊吏禁之甚嚴。恐有如一。日輸我之虛實。獻我之長技耳。雖然。事有不可以文法拘者。丁丑歲。罕拔犯干崖之口。正莽苗攻思箇之時。而兵憲羅汝芳。多方武功錄

入編甸列傳上

二十四

遇此屬。于是夷中羈客。約爲內應。常得其動靜。資我方略。有明驗。今宜酌邊禁。自外欲入者。賞違禁貨物。請以軍法從事。自內欲出者。姑待以不死。購首者。予千金。善聞者。拍重賞。此亦招徠之微權六也。順寧之去洱海也。在五。日之內。去永昌也。在二。日之內。今順寧與蒙化俱屬瀾滄。請自今改隸金騰兵憲使。庶約束得便七也。騰永兩地相去四。日。在騰越則逼近三宜。龍川其外屏也。在永昌則通道木邦。猛林其要樞也。而往御史陳文庭。常欲置守備于龍川。設千戶于猛林。於英誠便。龍川田土膏腴。舊有古城。乏瘴。誠爲

重鎮。或以叅將遊擊居之。可也。且守。而猛林亦樂土也。田沃地寒。無瘴。請設守禦。實扼遮放之衝。而附木邦之背耳。至于干崖達達。可縣。亦可所。老姚芒市。可所。亦可司。此皆金城湯池。足以守險。八也。書奏。詔大司馬議久之。上益念黔中事。今中貴人張誠。於會極門。詔大司馬。即日使使者乘傳諭征南將軍。及臺御史。同心戮力。共保無虞。且賜大將軍火符。得視軍中緩急。騎置以聞。于時大將軍以下。皆北鄉叩頭。以陛下之斧鉞。實式歸之。敢不盡力。居此何。裨將鄧子龍。忽傳有姚關之捷。先是罕虔引緬酋萬餘人。爲營猛波羅。而兵備使傳龍。委忻引鄧子龍兵。四面。于是緬酋皆從查理江渡。直搗姚關。我兵接戰。攀枝樹下。斬罕虔等首千餘級。而其子招罕。招色。得遁。逃走。故穴奪獲象馬器械。以算。是時已癸未矣。而崔廷試。新爲御史。上書請遣鄧子龍。及劉綎兵。乘勝。提桴鼓。往正其罪。是時參政趙應。壁蒙化。副使胡心得。壁騰衝。陸通霄。壁趙州。食事楊際應。壁永昌。征南將軍昌祚。壁洱海。臺御史劉世曾。壁楚雄。而監軍則唯副使李存仁一人以之。於是達達之戰。刀恩本

武功錄

入編甸列傳上

二十五

斬首一級。刀恩斂殺三百七十餘人。斬獲猛補首一

級。刀思瞻斬首三級。刀思景斬首三級。刀思科斬首二級。隴川之戰。兵勇李如蘭捕獲頭目一人。周良貴捕獲生口一人。放漢斬捕首虜二級。喃喀之戰。蓋西夷目項滅斬首虜一級。魚刀山之戰。夷兵恩中捕獲生口線幸一人。斬首虜二十一級。俘獲馬三騎。鎮撫張萬獲引兵接捕魚刀山。斬首虜六級。奪獲弓弩牌槍一十有奇。朋麻之戰。守備使李獻忠及夷勇小羅姐捕獲生口。從拍譚線。噍喇哩。喇亥。喇斯五人。兵勇張方等斬首虜六級。奪被虜男婦六十一人。俘獲馬牛一百三十有餘。猛林之戰。千戶譚崇捕獲生口。波武功錄

《編甸列傳上

二十六

七

噍波猛。二人奪獲長鎗馬。擄諸什物。凶筭。南甸之戰。北勝土同知高承祖捕獲生口刀落參。刀落奏等二十一人。斬捕首虜七十四級。黑猛弄之戰。義兵劉豈連等捕獲生口喇喃。捧貴。欠院。怕瑞三人。斬首虜一級。大蒲窩之戰。雲南土縣丞楊如模捕獲喇怕。喇天。二人。章拜哥之戰。指揮李芳等捕獲生口吉項。乍等一十一人。斬首虜一十一級。土官高金宸等捕獲生口老成等二人。李甲斬首五級。盧子山之戰。土兵李八。裨等捕獲生口喇喇。喇立。喇真。喇應四人。猛淋峽之戰。蒲夷。捧應。春等斬獲首虜一級。貴連。關之戰。泰

兵趙國正等捕獲生口喇喇。喇雲。喇茂三人。夾象石之戰。姚安土同知高金宸等捕獲生口二十五人。斬首二十四級。赴水溺死者三百餘人。土舍高傑等斬獲猛別等首三級。小隴川之戰。指揮使周文臣等斬首虜三級。西山之戰。土舍高金等奪獲牙象一頭。槍牌一十有二。猛曼之戰。鎮撫張龍斬首二級。六庫河之戰。兵勇周必引捕獲波哈。黑怕。大雲等三級。受陽之戰。羅雄土舍者繼榮斬首八級。捕獲生口喇怯。喇衣。二人。俘獲一十二人。奪獲刀槍二十有二。李應舉斬首二級。土官安素儀斬首二級。俘獲七人。奪獲刀

《編甸列傳上

二十七

八

武功錄。涼州土舍資世益斬首一級。武定火頭楊時秀獲生口印區一人。姚州土官高應麒俘獲二人。賊赴水溺死者八百人。流失死者七十餘人。遮放之戰。把總劉一清等斬首一級。是役也賴陛下威武神靈所變化。諸公卿石畫幸皆中。大將軍得奮鷹揚。効首虜。既如此。于是魏芒市者。自遮放歸。窺老姚者。自孟定歸。而莽應裡尚偷延旦夕。猶無能悔禍乎。乃引兵二十餘人。象一頭。往順寧。引兵七十餘人。象二頭。往鎮康。約賦車馬。治甲兵。如軍令。于時順寧土舍猛效忠。堅



守初志不聽養調度復出兵鏖戰斬阿折母猛丙等首一十七級捕生口波夏猛怒二人奪獲象一頭弓矢盈牌一十有二養兵既敗北乃引兵壁灣甸使使者趣效忠降效忠斬使者以示終不降意於是養酋怒復引兵和臘關不下去徇外朵蘭又不下去徇蘊馬罕關又不下去乃集灣甸是眞景宗才兵耿馬罕虔兵五合六聚如雨效忠始遁逃走浪滄江養兵艤舟欲渡而會我江上師旂鼓相望夾江上魚鱗而陳養兵盡卻行未敢前土舍猛懷德乃飛矢石擊養莽溺水死者一百餘人我師追亡逐北至習牽射死武功錫

本編旬列傳上

二六

四百餘人卽一顆象四顆牛馬凡一百九十有四兵器凡五百二十有一金凡三百二十一兩五錢銀凡五十三兩八錢當是時春三月已盡矣瘴毒大起我偏將軍胡大賓提兵備潞江道逢霧露至松坡之麓死

武功錫

本編旬列傳上

二五

緬甸列傳中上

罕度既伏誅，巢居獨峭壁，山廣幾八九百里，至其巔八十里，皆深林險阻，不可登。偷盜酋長以萬數，而其犬子招罕，招色，引兵三千人，阻三尖山，公行，日夜欲爲細畫，便計，反唯是備將軍鄧子龍，請千臺使者劉世曾，招罕，招色，並狙詐，今欲往征，正兵不可用，用奇於是度道里，分三軍，而以罕進，忠一軍，軍查理江右，猛效忠一軍，軍孟連，左陳信一軍，軍三尖山，前備要津，母令得走孟連，威遠緬，當是時，罕人皆自誇，謂得天險，誠足自恃，以爲漢兵必不能至，易漢兵，乃以叔武功錄

緬甸列傳中上

三十一

父罕老，提滿人，藝弩手五百人，守間道，間道可攀援，西北走，至罕巢，獨滿人得知，幸滿人易與，可計而得也，子龍即發，案中裝出銀牌，塊段，賂滿人，滿人微以間道告我師，如狀是時，北勝，浪蕩，平川，姚安兵，號爲驍勇，子龍乃下令，令裨將鄧勇，吳松，提番土，諸莊兵，至三尖山，夜半，攀藤而上，盡捕伏後山，已營中，分更盡鼓，發，鷄鳴，將旦，我師忽僉倖從中，起，不備，罕人趨以木石，滾山下，當我師，我師身被木石傷者，二十餘人，于是後山，軍皆直擣山前，衝鋒，軍中鳴金鼓，鼓吹火器，火箭俱發，罕男婦，尖山走，墜崖死者，亡算，我

師捕獲苗長罕，招罕，色罕，老等，三十八人，賊從一百人，斬首五百一十九級，奪獲戰象一十有二，馬三十四，騎器械一百有九，是時，甲申二月也，居四五日，于龍通以招罕，及妻羅，罕皮，及妻朽，妾博，檻車傳鎮康，送獄，是夜，羅朽，皆盜死，而罕度亦自刺死，於是以罕老，招色，博，鄧，鎔，至，參議行金倉事，姜所然後，上功莫府，尖山空，無罕巢，時有到者，罕而稀矣，乃下令招徠，流移，居頃之，流移自占而還者，馴至數千人，始永昌列一十五喧，二十八寨，凡郡有大朝，請諸喧，察悉如漢儀，至府堂下，叩頭稱賀，二千石得察期而不武功錄

緬甸列傳中上

三十二

至者，罰當是時，夷人見縣道，及縣道所使者，皆驚畏，弗敢至城中，城中富室，因而藉以爲利，利彼一日有緩急，陰使人誘之，質田宅，久之，子錢益廣，弗償，田宅遂爲已有，夷民一旦入城，城中公私逼迫，視城中猶陷阱，亡問矣，先是，當事者請建撫夷，同知一人，永昌守備一人，騰越州治獄訟簿書，因與請除諸通貢，勿問，自是之後，土酋稍稍復業也，而耿馬以悶罕嗣，鎮康以悶恩嗣，灣甸以景從嗣，孟定以罕鶴嗣，於是得故宣撫使，宣慰使，凡一十有一，恢復疆土，幾三千餘里，是時，陛下神武，遠彰萬里之外，諸公卿出石畫

將士皆攻城先登陷陳卻敵以故諸捕逃遺寇即偷延旦夕乎然皆背志易慮結離而事過更矣案金騰兵憲傳寵徽先是我師乘勝問蠻莫罪留壁金沙江亡何蠻莫送奉牙象三頭古喇錦二純琥珀二函來降是時莽大將散奪遮改及其子增莽咋阿及尚著莽康方在猛臉招聚亡命欲復稱亂于是岳鳳具以實告而裨將劉綰二晝夜行四百餘里直入莽壁莽壁皆大驚懼欲潰圍遁顧未有路耳於是我師勇氣益百倍挑戰斬首虜八十五級生得散奪等六百三十二人奪獲象馬十六頭緇衣諸什物亡莽由此武功錄

入編列傳中上

二十三

木邦土合罕鳳亦反屠殺莽兵千餘連繫喇派慢等并招撫部落一千人請歸降於是御史中丞劉世曾偕征南將軍沐昌祚論次是年二月至四月凡六捷請檻車傳招罕等關下梟斬蠻夷郎於以風四夷不亦可乎詔梟斬軍中以徇久之岳鳳謂緇不足恃數敗北乃有懼心矣何鈺遂乘間說鳳降鳳乃遣佐岳亨妻刁勿子喃歇後先來降緇請以五事皆如約而後許可一新陪臣首二追罕氏于崖印信三獻偽策四獻彼虜男婦五招徠進西風僅出莽所給偽關防一顆生口一十八人象一頭馬五騎緇策驗非

全約弗諾是時緇甸印牌猶在永昌庫即今會請印否其故皆不可知而會孟養思個所移文亦無鈴印緇愈疑必欲得干崖印符於是鳳復遣其千蠻馬送奉罕氏金牌勅書及其緇象馬盡率執軍門獻見而征南將軍大會御史劉世曾御史崔廷試議上書請赦除鳳前罪處之金沙上游以招徠諸夷鳳聞稍解嚴意於是兵憲傳寵令劉綰輕兵突入隴川鳳慘卒却迎緇因置鳳軍中梟馬以父故不敢動緇由此竟破隴其後六月莽應裡情諸土司叛已乃帥得撈擺古輕銳師十萬趨阿瓦先攻其叔莽著然後圖武功錄

入編列傳中上

二十三

它於是偏將軍張儒臣李朝等大合緇甸土舍猛永順猛密思化蠻莫思順光臘思轄猛臉思并蠻提思好兵威來以爲著援阿瓦兵威甚緇幾敗而我雍會猛慎從中起應緇由此得幸竟復勝遂乘風縱火燒房屋聚著家產而去於是猛密土舍刁思忠死而莽著亦與其子及猛密罕烘婆孫蠻莫思順奔騰奔兵竟追北至蠻莫志又在陷三撫矣而著竟客死騰是時六月初著甚多瘴緇聞貴州兵方以瘴厲于級歸我師不下三千人而轉餉至騰又道遠費金錢七八兩而後致一石料我師以爲不足敵乃札營猛莫

遮恩五章。猛廣待我師。先是海墘河之戰。我師已捷。四十一人。至是與緬甸土舍莽永順贊其贊派阿銀。養凱。揆且猛莫遮恩。嚮得猛密。所部五章蠻弄。允莫。八外猛。援光臘。遠傲。錫跋。猛廣。猛莫。東畔。小猛。養嚮。諸夷兵。不避瘴暑之難。先登斬首八十五級。捕獲生口馬放放。馬細波得等二十人。奪獲象馬及鳥銃。編刀。諸什物。以算。我師陣亡張子仲一人。傷劉榮等五人。於是大司馬案臺御史狀以奏。天子嘉土司效順立功。詔皆從優。其後征南將軍臣沐昌祚。謂今日之捷。首虜至三千一百有餘。特以獻俘。乃請

武功錄

王西

權車傳岳風父子五人及莽康啞晏得皮一人。關下。如例。於是大司徒陳經邦率故事。揮八月二十九日。上御皇極門大鴻臚於御前宣奏捷音。百官行慶賀禮畢。遣公徐文登往。南郊。未應。祇往。北郊。騎馬。侯拱宸往。太廟。皆祭告。是日即下。詔諸輔臣申時行。加少師。兼太子太師。進中極殿。詹一子為司丞。余有丁。加少傅。兼太子太傅。許國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居邊極武英。如故。皆廢。一子為中書舍人。行等固謝曰。願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將效力戰之功也。臣等三人何敢受賜。於是轉遷劉世曾為右都

御史兼兵部右侍郎。賜白金五十金。大紅紵絲飛魚。永一襲。彩段四表裏。沐昌祚加太子太保。歲食一萬石。大紅紵絲蟒衣一襲。金錢表裏亦如之。皆廢。一子為百戶。世世勿絕。賜鄧子龍劍。紙行副。羅衣。事實益爵二級。白金三十兩。紵絲三表裏。傳寵妻忻益爵二級。賜二十金。紵絲二表裏。張楚誠等。陳化鵬等。益爵一級。賜十五金。它如王橋。陳加勳等。賜十金。趙序等。賜五金。罕進忠等。賜襲莽惠。賜千夫長。胡心得。賜告金皆二十兩。祿華誥等。賜十五金。王得等。賜十金。上又念本兵張學顏運籌有功。加太子太保。賜五十

武功錄

三五

金。大紅紵絲蟒衣一襲。賜辛自修。陰武卿。金三十兩。紵絲二表裏。賜石星金二十兩。一表裏。所司郎中皆實授。益爵一級。賜十金。它皆八兩。御史董祿。崔廷試。賜二十兩。一表裏。諸公卿皆叩頭稱謝。如禮于時。前御史陳文燧。副使羅汝芳。胡心得。功置不論。於是給諫大夫楊文舉。上書請論三臣功。臣文燧在萬曆初。欲城潞江。屯猛林。城甸頭。巡千盞。功在從新臣汝芳。在永昌則潞龍池。開沙河。在騰越則築侍郎壩。在昆陽則捍海口堤。功在百世。臣心得。襄以妄報。莽貢既免官。猶念張大本。實岳風主謀也。心得執大本以剪

其羽翼至刀落參。則陽用之而陰伐其謀。卒執落參。而蓋達之圍解。猛林之兵退。功在一時。唯陛下裁察幸甚。於是上幸從給諫諸皆賜告。

武功錄

八 緬甸列傳中上

三十一

緬甸列傳中下

乙酉秋七月。蠻莫土舍思順復歸緬。事在御史李廷彥疏。先是我師隴左之戰。阿瓦之戰。思順常提兵擊破緬。有狀臺御史劉世曾上功。莫府亦既以安撫使爵賞之矣。公何復偕阿瓦土舍養永順遁去。順故莽族也。臺御史以聞。下大司馬詰問。而會給諫大夫王致祥亦請案劉縱罪。上書慮四事。於是詔讓當事者撫處失策。以致叛逃。乃調到天俸爲將軍。是時莽應裡得思順歸。大喜。以爲從此猛密孟養三宣可計日而復也。於是令酋長喇緬臘塔答等帥阿瓦遮浪兵及遮魯噠喇麻哈曼應補魯熱勤紀哈後喇奕博薛等入城。城中各發兵馬凡二千。躬提精兵三萬人。戰衆數百騎。留壁密堵城。頃移札阿瓦江以爲險。中分軍一軍走孟養。一軍走三宣。逮捕猛密罕烘如令。兵既至迤面。迤面即孟養也。孟養自生齒以上皆大驚懼。匍匐出城郭走。走至茶山盡闕匿。於是裨將孫成祖楊棟引兵六百人自孟養入吳英。李華引兵四百人自蠻莫入威約。偏將軍李應楠寇崇德兵直撲馬作城。四面而至。旌旗蔽日。於是杜斌大會諸軍。軍中鳴金鼓。鼓吹樂作。賞賜諸夷目花段銀牌。令致

勉勵已縣五百金示軍士曰。衝鋒斬級者。有如此賞。是時丙戌六月也。期以初八日出師。於是杜斌引辛賀兵。擊破遮魯。連喇麻哈城。李朝陽引五連兵。擊破晏康補魯。蘇城。劉鯨引孟養兵。擊破勒紀城。李應楠引招拜公根。招海夷弄兵。擊破哈後城。而喇奕博薛。猶先期久失。愧乎。皆來頭鼠覓。在密堵。誠先是望莫罕。送來降。罕送者。恩順之母也。寇崇德。即引蠻莫思黑兵。乘風縱火。燒其空城。行捕斬首。已下今士卒止壁觀之。以罷。可襲。然後使士卒間夷服。夜襲入莽壁。莽壁誠不虞我師至。夜半。鍾鳴。漏盡。皆聯睡我武功錄。

編年列傳中下

三十八

師潛菁林。未至密堵城三十里。休舍。是夜城頭鼓發。鷄鳴。諸路兵倉卒起。忽如颶風。于是杜斌。李華軍攻其前。李朝楊棟等軍攻其右。李應楠。孫承祖。寇崇德。陳其正軍。並縱左右翼繞莽。而酋長獵挽岳哈等。既被圍急。遂乘戰象。引標槍手。可數百。直冒漢國西南衝范城壁。越出。鼓挑戰。被鎗死。于是李朝開城。必怒髮至上。指冠。睚眦盡裂。即引辛賀兵百餘人。攻城先登。一時馬上火。磚火。箭火。龍並發。光燄燭天。戰象盡奔騰。岳哈中流矢。傷明。陸象死。軍中自相蹂踐死者。不可勝數。是時諸路兵乘勝皆並入密堵城。大破。復

挽獵。挽復遁。逃走阿瓦江。而會孫承祖兵。伏草山。望見獵。挽來。忽從中起。獵。挽不備。驚。自以為吾獵。挽戰亦死。不戰亦死。死等。不如戰而後死。死戰。我孫承祖不幸。於是中流矢死。所將平楊榮等。二十一。人見承祖死。皆衝鋒亦死。而寇崇德兵。亦傷八十五人。其後杜斌。李華等。捕獲生口。凡一百一十有三。斬首四百六十五級。奪獲被虜二百三十六口。李朝。楊棟等。獲生口一百三十有六。斬捕首虜四百九十五級。奪獲被虜凡二百三十有六。吳英等。捕生口一百三十有九。斬首四百七十六級。奪獲被虜二百五十有六。李應楠。捕獲生口一百三十有六。斬首四百八十七級。奪獲被虜二百四十有五。寇崇德。陳其正等。捕生口一百四十有七。斬首五百五十五級。奪獲被虜二百四十六口。於是磨勒。磨範。陳耿。三城皆款塞請降。前是甲申磨勒之戰。請數自八月初六。至十五。俘斬餘六百。焚溺餘數千。然亦未嘗如必今日。拓疆至二千餘里。捕獲至六百八十九口。斬首至三千四百有七級。登甲刀槍至六十有三。也是後蘇鄧為御史矣。乃乘進西事。欲上書言狀。尚猶豫未皇。乃先請罷營建。前是當事者。議築城建署。設驛間屯。並在數千里之外。西將

編年列傳中下

三十九

戶獵丁漁吏皆并疲勞邦彘猛略等驍側累土司。臘撤戶曉等田。畫獻總府。以此思順去而擺古。思化古而蠻其景永之城。傾蠻哈之管空。所從來也。三年于今乎。此宜報罷乃復條對西徽先務四事。大略欲併將權汰冗兵。捐邊地。慎邊任何謂併將權。故志騰越有參將一人。以其緝數三宣。爲諸夷可四通故耳。今請復參將如初。統兵二千人。以備邊西。而東路則純關存兵一千人。順寧五百人。各改守備。今參將得而調度之是也。何謂汰冗兵。各邊悉設重兵。而黔南獨否。莊田給總府。令養莊兵。寨田給土司。令養夷兵。屯武功錄

○續刻傳中下

四十一

田給衛所。令其耕且守。行之已久矣。今騰永以緬甸之故。一隅三將。募近萬人。每兵日銀三分。行糧一升。歲仰給楚雄五郡轉餉三萬餘石。費幾三千餘兩。令幾不能盡法。則請自騰永併移將一人。存兵三千。歸安留參將一人。存兵一千。總計二將所轄諸軍。分屯各路是也。何謂捐邊地。先年尚書王驥既克龍川建三宣。而不得有尺寸之地者。龍川等路險遠。地氣溫蒸。深入。則病瘴癘之苦。久留。則苦轉餉之艱。分兵錯居。則生糧運之難。置官鈴轄。則起侵牟之釁。況今田未及屯。而已行役獻額。未及稅。而已先占爭。城管縣

堡未及三年。盡已傾廢。牛控耕具。肩領于民。供應勞費。辦於土舍。臣愚以爲宜撤遠戍之兵。罷虛設之驛。絕控扼外險之議。戶撤等田。悉給龍川。猛邦等田。悉給多德。而孟西岳元等寨。悉歸本酋。扶立罕連統治。蠻莫是也。何謂慎邊任。黔南四境。各建兵備。使一人曲靖控制。雲甸以扼烏撒諸郡。瀾滄聯洛寧麗。以轄我昌諸蠻。而東南道近交趾。以臨安爲鎮鎗。西南地接緬甸。以金騰爲襟喉。臣愚以爲金騰宜并轄順義。以便調度。瀾滄宜移札北勝。以資彈壓。請比閱視例。察三載以內。諸路能兵政修舉。夷微寧息。則陞級久武功錄

○續刻傳中下

四十一

任異日。傳本省開封之選是也。迤西論既定。始上書奏曰。前是丙戌之役。實進西思明。與蠻莫思順諸酋。擊破緬既如此。言是時備兵者。吏李材。因欲掠爲己功。乃使遊擊劉天律。詳言迤西戶八章。罕囊頂請援。於是遣裨將杜斌。李朝范斌等七人。提兵一千。從金沙江鼓行而西。行未至中道。聞夷兵已罷休。乃壁五章貢屯之間。而會有夷酋三十餘艘。遂紿言此緬兵也。乃殺百餘人。逮捕四十二人。而會我兵以毒毒死者。亦五百人。把總死者四人。于時材乃欲上功。莫府以爲捷首。虜數萬級。當是時。材亦轉遷爲都御史矣。

而耶陽之行急，乃乘傳行永平，遂還同知宋儼、陳克侯，實結有狀，竟以捷書上去矣。於是都御史劉世曾使使者綜誅納，所將卒恐皆與曩所上首虜絕不相應。於是以夷地病故舉男婦及兵士病故者悉割首抵級，猶僅以千餘數，并取原捕獲生口喇瓦散等七人，象二頭、夷器六十有三，以復於時。臣聞世曾亦既已心疑之，獨奈何材所言皆甚悉，而大捷且久，使使者以疏上乎？臣案當時所上軍書皆屬欺罔，必如軍書所上，臣請問密堵去騰二千七百里，去擺古一千八百里，何往來不及一月乎？一也。七月既望日，李材

武功錄

八編制傳中下

四十二

四十三

方以懸弧之辰，所司方行慶賀禮，而謂屯兵境外，此誰爲之？二也。密堵故無城守，與邊營、博薛皆屬村寨，或旁近，或旁近，皆相去遠甚，而謂連破連奪八城，且並在一時，三也。且上功首虜，既三千有餘，何勘驗不至一千，而託謂爲思化所焚，此必詐。四也。奪獲夷民至一千二百四十六人，何不安排已，乃謂各夷不欲出獻，此非我所獲明甚。五也。連奪八城，每城約兵二千人，加以密堵精兵三百人，戰象四百，我師既乘勝追北，稍尾獵野，何夷卒止六十有三，六也。拓地至二千餘里，何征密爲緬兵所據，實莫爲思

化所略七也。且阿坡二十八寨，皆屬永昌，實以不送奉例餽，而誣董憲案及於是，陳廉之有征廣之捷，李材有阿坡之捷，阿坡二千餘人，僞之盡矣。幾無類書奏下，大司馬及兵科案驗具得其事，於是上遣執金吾逮捕李材、陳廉之、劉天傳、宋儼、陳克侯至長安詔獄。沐昌祚罰其祿一年。劉世曾削爵爲庶人，是時李材已轉遷都御史，官耶陽矣。行未至中道，先使使者上書曰：白實無欺罔者，大都以爲執緬酋大朗長散奪者，臣實謀之，從逸西戶八章罕囊頂之，請遣杜斌破逸浪者，臣實主之，而論者以爲我師秋毫皆無

武功錄

八編制傳中下

四十三

四十四

所與，則當蠻莫已叛三年，迤西已叛二十年，此誰爲驅之？而一旦爲我克破緬平，且謂臣殺夷商，復割屍抵級，夫金沙江去五章貢屯七八百里，而遠又瘴毒，居恒猶不往來，商賈何暇兵爭之日？寧洋洋鼓棹而至乎？而況方是時，暑急，我士卒以疫癘死者五百人，即五百人未必一時死，隨死亦隨葬于道左，豈至數月皆聚屍一方，尚毋腐朽，而況今兵士割抵兵屍，此必有鬼死狐悲之事，即兵士能猶爲之乎？臣雖惜，愚能不爲此其後上功首虜差數千級于特臣以轉官耶陽矣，行至永平，始得劉天傳所陳功次，因上兩臺



臣遂去。及後案驗不相應。薄責臣。臣安能蚤知也。臣所爲阿坡之戰。實阿坡不執。久爲夷民所仇怨。臣猶記請于兩臺。而以副總兵鄧子龍往正之。捕生口一百人。斬首五十級。皆有狀。而論者謂臣殺傷二千。人無類。究哉。誣之也。唯陛下哀憐。幸加才察。於是天俸亦上書辨西事。書開與材同。獨載其異者。大略以爲思明思順之入。擢古也。常使緬目大朗長索順家屬。皆并執之以去。獨順母罕送。畏其殺傷。不欲去。先是傳既出。案中裝常欲以花幣陰圖緬。以招蠻莫。於是因裨將寇崇德。以此語風順母歸降。順母方怨武功。

【八編列傳中下】

四十四

五十五

每緬卽殺大朗長。以歸于臺。使者請賜罕送冠帶。得食蠻莫如初。自是之後。孟養亦倣此意。欲圖緬事。覺散奔逃。放乃遁走奔緬。緬遣大將喇歪塔等。以報前日之役。是時誠如臺臣言。已六月初矣。孟養于是以緬急使使者。戶八章罕。疊頂來告。以爲緬獨象威甚。非得漢兵火器莫可者。故事三宜原無調兵內地之法。于時李材卽遣偏將軍杜杜。李朝。范斌等。援兵以往。多所俘獲。一切實密堵。於是順母罕送。以所斬首五百級。運至蠻莫。俟思明。絲數而會。猛密。思化。先與思順有夙怨。妒害其能。乃縱火燒燬殆盡。

若思明所斬獲。亦以暑酷朽。兼狐鼠傷敗。有遺殘一千九十九級。遂與前所上首級差具。如實告。至案臣所捕獲生口。皆詐。臣安敢以詐欺。陛下當時實安。揮孟養。猛革。猛養。受散。一帶。何可妄掩人耳目爲乎。于時迤西夷寨之附緬者。如遮些。猛戛。黑安都六等。凡五十餘。臣猶記犒賞至三百金。且請西臺檄令具在。可謂無所獲乎。且俘斬既衆。所獲盛甲戈矛。止六十有三。臺臣言誠是。于時器械精好者。兵卒先自闕匿。所獻報徒什一耳。臣亦極知中有故。但瘴鄉也。久疫厲交侵。所將卒扶傷抱病。卽以械尚且擲棄。何暇

【八編列傳中下】

四十五

五十六

責以它什物乎。誠如臺臣言。割屍抵級。則當時何不假取兵械。以助粉飾耶。而陳報之。亦曰稱伏。親按臣疏云。迤西之捷。臺臣初尚猶豫。及密移於臣。臣歷指其實。而後始信。材追惟臺臣之信材也。在材往鄢陽時。已而訊其功。辭服其後。致書於臣。蓋謂迤西事重。欲先報捷。今其書具在。曾未嘗遲疑。因訪及于臣。何謂因臣言而信乎。臣所坐非實。是時給諫大夫舒弘緒。郭顯忠。皆先後有論劾。獨御史陳邦科。上西事當勘。語在疏中。於是都御史劉世曾。請賜歸骸骨。以謝疆場。以爲進而之捷。臣講案備兵者。李材初報及陳

嚴之覆累以爲捕獲誠生口六百餘人臣何疑其爲  
駕空劉天俸擅車傳喇單等五人以爲誠細渠魁緊  
獄臣又何疑其爲思明之俘夷已解牙象二頭象斯  
跛堵等四人以爲誠所俘獲者臣又何疑其爲貢象  
且夷賊自言呀泄泄別者實密堵城喃者別者實遮  
補城皆拜弄喇瓦實大別養寨喇過實密堵城喇別  
散實遮補皆協從臣所使同知陳克侯宋儒可稽也  
臣又何疑其爲夷商且首級至騰者既云一千有奇  
于時臣已大疑較之初報不及十之一較之再報不  
及三之一方在覆驗臣又何疑其爲抵級之屍臣爲  
武功錄

編列傳中下

四十六

四十六

臺臣不能發而發之者按臣臣請以羣鼓唯陛下  
財察于是復上書請賜查勘以白心迹論功與前  
所奏同書多不載是後材等先後械至長安有詔  
下鎮撫使即訊已鎮撫使具以事請上怒鞠獄不  
以實乃詔秋官尚書李世達御史大夫吳時來廷  
尉李棟大會廷中雜問於是達等案迤西事材與天  
俸皆坐法免陳嚴之陳克侯宋儒請貶秩一級上  
以材等虛報捷級飾詐冒功坐棄市其後給諫大夫  
唐堯欽請以減死論書奏竟不下後壬辰春孝康  
朱萬元等計偕乃先期陳于給諫王建中大駭言丙

戊十二月初二日孟養實使使者送奉金銀瓶碗喇  
級喇錦等物求通貢有狀匿不以聞於是中與御史  
詳繼茂請釋材材竟當適邊頃呼拜亂天俸亦以火  
器精得出獄立功

武功錄

編列傳下

四十七

緬甸列傳下

是後猛養恩個亦叛。先是莽應裡追個急。個窮來歸。降受我長官後。賜冠帶稱臣。以何個復歸莽。乃引其衆阻夕波以爲險。是時庚寅五月也。其人狙詐而驕野。反覆小有隙。輒搆兵相殺。常爲莽應裡主謀。號召諸土司兵。日夜殷殷不絕也。其聲仇思化。則曰殺我與守保井之人。聲仇思遠。則曰阻我古老買賣之路。不能忍小忿。皆此類。居三月。思遠以莽寇急。遁遙遇五拱孟拱。已棄城不保。於是罕烘思化詣軍門。願授我參軍。住正其罪。孟拱聞思化授漢官。輒移書給武功錄。

緬甸列傳下

四八

王

言思化實導引緬兵。有狀。何給諫大夫張棟察臺御史吳定。征南將軍沐昌祚疏。以其事。請下大司馬問狀。是時莽兵已至猛廣矣。欲以次第而猛卯。因及蠻莫。此其志在三宜。甚不小也。先是猛廣夷目思仁。奉要恩禮。母不可得。竟遁逃走。阿瓦日夜引莽兵。莽兵乘勝蹙驅。攻連西。會我神將李朝宗及恩遠兵。應戰。思遠僅提兵五十人。棄弗當。乃追走後莽兵。遂逐北。縱火焚猛養房屋。於是莽軍以一軍軍金沙江。一軍軍邦坑。一軍軍等銀。母今莽兵得嚴舟而渡。恐一日起乎干崖。則斷我後路矣。是後我軍中

使使者張華。賞花幣。擲至弄阿瓦。就母助莽。盡弄人曰。洞吳實欲我殺猛廣。我今以天子賜母。敢殺乃送奉張華至洞吳。洞吳見漢使至。喜以爲猛廣無故。遣驅我往來者。我誠怒。漢第肯械繫猛廣。人到擺古。擺古自是稱臣。奉約束。不蹂躪漢邊疆也。是時洞吳兵七萬。戰象四百頭。恩個實式導之。而我師不滿三千人。都御史吳定。請赦鄧子龍罪。而御史詹事議。亦上書請出李林。皆復使視緬事。上不從御史言。於是約思化思豪兵。可得七八千人。于時辛卯正月矣。會思遠有內變。思遠故孟莽稱弄稱弄者。漢言頭目武功錄。

緬甸列傳下

四九

王

也。孟莽酋長思真。始爲莽所幽略。時乃給思遠冠帶。佐酋母思氏。頃思氏物故。思遠遂自立爲宣尉。不忍殺俘之性。動觸諸部夷。諸部夷聞緬至。輒給言送思真還。而思遠由此怨諸部夷。伺疑我。愈自殘虐。於是諸部夷殺思遠。遂妄二人。欲爲亂。而撫夷同知漆文昌。乃以思遠家口及部夷寄臺。而緬兵由此攻猛廣。猛廣地極險。莽兵竟從間道擊破之。遂縱火燒房屋。略其罕烘思禮家產而去。已莽酋微乘勝至騰永。祭告墳墓。於是徵姚安鶴慶北勝諸土司兵。及請餉于南京。四川。得二十萬羽。一日夜十餘營。至步午。也是

時征南將軍及臺御史並詣永昌。燧大兵，大兵既雲翔而至，緬酋盡失魄，自度弗能當，皆舉兵東。反踵走蠻，其行未至曩卯江。我師先已斷浮橋，緬兵復治橋得渡。我師追之至那其江，接戰，緬兵赴水溺死者三算。已復追之至思個舊寨，會猛隘之衆出戰，我師偕思化兵轉戰，復旗鼓，俘斬甚多。於是兵憲張文耀具以實告，而征南將軍以爲思個雖犂猶口中蟲乎，然傷受緬印，營食猛雷以乘會爲部落，依壘弄爲應援，加以緬酋佐助兵衆，案地形四平。又迷關，獨苦天熱，難攻，度非兵十萬其可者，繕甲練兵，而後圖之。不亦武功錄

緬甸列傳下 五十一

可乎。而裨將萬國春選銳騎二百，竟與思化兵乘勝，皆捕伏等練坡上下。今夜必舉火炬，備立樹上。皆執三把于手，置二把樹下，高岡鳴金鼓，響呼動天地。緬所伏去漢兵遠，望見火光如僮卒至，類十餘萬衆，是夜盡遁。我師購其後，追之五晝夜，緬兵亦首尾不暇，畏遂俘斬八十七級，捕獲生口二十三人。是時春深瘴作，臺御史爲慮，度勢不可以窮追。令班師以聞。詔賜吳定沐昌祚金四十兩，紵絲三表裏。張文耀等金二十兩，紵絲一表裏。文作等金十兩，沐文昌等金十兩。思化等金二十兩，是後給諫張應登見以

爲漢事未能平定。上書條對八事，書多不載。載其略大意謂：騰永去京師三千里而遠，一應土司來請襲者，縣道不與勒結，一經駁覆，動二三十載，乃令土舍胥事，強凌泉暴，無所不至。且如麗川、永東、鄧州、北勝、姚安、鶴慶、寧州、羅次，亦左蒙化、姚川之屬，夷兵最號標勇，政宜捐循，以便調度。先是都御史吳定言：暹羅國在緬之後，牛哇喇在緬之旁，皆與緬世仇。今誠與之約，約冬初暹羅國攻其後，牛哇喇擾其左，我師乘而搗其中，而況木邦、猛廣、猛羅、蠻莫、猛拱、孟養、遮西，皆新被殘破，而加以得勝，素有積忿，阿瓦又懷不利。今誠以天千一介之使，咫尺之檄，往令其知思化恩愛近事，起而攻其後，此爲策一。各省直有正總戎一人，則總戎一人，而滇南獨以一總戎居其省會，去騰姚又二千餘里而遠。今騰永、永昌有之，誠以夷故，令爲策二。郡守皆無勅而獨永昌有之，誠以夷故，令撫夷同知，不宜拘九年轉運之制，當隆其體統，以運同爵行同知事。此爲策三。鄧子龍往謂猛卯可屯，今羅蘭莊在三宜鼎足之中，度道里北去騰衝南甸，南去騰川蠻莫，西去干崖蓬達，東去小騰川，輕騎俱可。一日至獨去芒市二日，倘付子龍以屯，則由此北復

武功錄 緬甸列傳下 五十一

遠西南圖思個可省轉輸萬萬此爲策四古者募民以實塞今者中鹽以鹽田皆招遠人而成土著今雲貴非隨征安置則番夷相屬非遠避兵荒則出遊宦學故多蜀產今招之宜廣以此屬編爲一甲令其新授墾屯與土人一體肄業大約占籍十年而得爲學官弟子此爲策五做尙書王驥故事凡武職有納粟百石者陞一級募一輩多者以陞級論襲至三輩而止必擬歸路仍給制付以便銓授此爲策六且往時編無火器今得之紅軍矣我客兵一萬五千人當以造火藥器械者自爲一營使使者監造而推擇武藝武功錄

天編旬列傳下

五十二

精銳可作教師者又爲數營今其歲時教習而聽所司閱視此爲策七土司喧嚷不得以金銀什物各爲常例著爲令所不如約者聽所在孟以文法繩之則承襲自遠此爲策八初丁丑歲華酋常使使者獻錦布于時竊跡賞過西思個事請以優諭至是莽應裡復使孟璽孟良土舍刀派漢黎京桂奉象隻亦而而欲獻見天子以求通貢是歲癸巳冬也前是癸未兵憲胡心得使使者小坑携幣帛鞍馬既入緬通木邦早拔益以人文送奉至擺古坑亦私出寨中裝餽遺莽莽喜報以錦布竹葉書書詞大僞傳不敬早拔

傳以爲納款稱臣請於是使使者趙贊等資金帛奉文告復往而會莽瑞體死應裡嗣駕驚不謁見漢使辭賞於是給諫大夫張鼎思勅奏詔書讓劉維胡心得懷事聞上皆坐法免由此議編貢者有貳心矣當是時給諫大夫張貞觀御史薛綱茂方議貢實以爲宜如乙酉賞土舍那恕故事且賞莽應裡銀六十兩表裏六之子景邁荷喊拍詔銀四十兩表裡四之黎京桂銀二十兩表裡二之京桂子文明以從父死請以邊方死事例給銀三十兩即使使者持漢節往諭莽應裡實金葉緬文得稱臣納貢并還我逆武功錄

天編旬列傳下

五十三

西猛密毋侵我屬夷如此請名號印信許其往來通貢不絕於是御史臣李本固偕征南將軍臣沐昌祚都御史臣陳用賓以爲莽應裡象馬方託之建良而千戈據稱于阿瓦前都御史吳定所以議寢御有由也愚以爲昔者趙德明請粟千朱而王旦議詔有司具粟京師今其來取今亦宜使使者資欽賜至彼地今應裡遣子受賜隨具金葉緬文謝恩於是大會布政使臣郭榮參政使臣王橋按察使臣楊歸儼副使臣顧雲程食事臣王大謨黃廷堅都使臣錢中選議即使使者李可久資金幣至孟良行賞然後

張應亨以所膏榜文二道。一往景邁莽應龍。一往擺  
古莽應裡。它一切遣于受。賜謝。恩。皆如約。然後  
申之以禁令。曰。母陽順而陰叛。母父貢而子犯。母籍  
報怨于思化。思化亦母過。絕綱。令往來。母或啓。敢  
議詔及不如詔者。斬。檄到。莽酋竟不如詔。孟良亦  
害厚可久。今可久蒲伏見。可久以爲寧。害厚我。終  
不令天下以漢使蒲伏而謁土酋乎。貢事。綱視罕拔  
以爲可否。前是丁丑。拔入未莽。莽。唎常獻金銀。葉  
編書。綱。奉。朝。請。明年。木。邦。假。稱。莽。酋。欲。犯。邊。御  
史。劉。維。常。行。騰。越。宜。諭。之。已。復。使。李。可。伍。往。莽。莽。猶  
武。功。錄。八。綱。制。傳。下。王。十。五。

送幣帛。致書辭如初。由此觀之。貢成。不終成。皆拔。拔  
往往敗我事。類如此。是後本固益知莽以欺貢。愚詐  
我。我所謂邊備宜預。乃上書請設隘。建堡。屯田。至周  
悉。其略曰。臣案漢以騰永爲門戶。而騰永又以三宣  
爲門戶。門戶撤而求堂奧之安。必不幾矣。請先陳所  
謂設隘之說。而後及堡及屯。可乎。今之布嶺。戶。岡。邦  
中。吊橋。綱所由入。干崖。南。甸。之隘也。等練。邦坑。邦欠  
工。回。綱所由入。隴川。遮放。猛卯之隘也。其間皆峻山  
絕險。臣請建爲八關。它如猛旗。旁近木邦。仙人。旁近  
布嶺。請建爲二小關。關堡既具。足以守險。然後議屯。

以臣而觀八關。獨布嶺田廣而沃。可屯兵一千人。諸  
先創營房數百重。皆圍以土墻。開四大門。門以外卽  
屯。高山之泉。灌漑于頂。而復有小江。繞流入于蠻莫  
江而去。此布嶺可守也。騰把雖至。等練二日而遠乎。  
然荒土可度。亦可屯兵一千人。倘創建如布嶺。誠足  
備緩急。此等練亦可守也。且於蠻哈。立守備一人。請  
居布嶺。而以蠻哈。戶。崗。邦中。吊橋。屬之。然後綱不敢  
自干崖而入。等練立守備一人。請居騰把。而以等練  
邦欠。邦坑。工。回。猛旗。屬之。然後綱不敢自隴川而入。  
臣議已失。雅欲借費于府庫。而騰永可得三千。復借  
武。功。錄。八。綱。制。傳。下。王。十。五。

役夫于三宣。而騰永已欲募兵助之。于時國中屬而  
和者。十人而九。其一。懼及綱。瘴者。詢及同知臣。漆文  
昌。文昌以爲公懼綱。瘴耶。布嶺。曩何以列館而居。且  
滇南何地無瘴。第焚其山澤。則水泉自清。水泉自清。  
則綱瘴自消。書既奏。而征南將軍已言。綱兵復圍蠻  
莫矣。始給諫許弘綱。以爲思仁新被綱破。賴漢兵得  
復立。今思禮既弱而不支。邊吏又幸寬假其罪。何乃  
遠走阿瓦。而直必以綱兵危蠻莫耶。此必子龍借思  
仁以誘綱。借綱以協上官。借上官以冀留任。不欲有  
金山之調也。公何。綱兵竟至。於是思化諸部夷悉渡

河屯等練欲携妻小逃匿三宜。而會奔應裡引其弟雅罕。號召阿別。阿兀。尤墨。達西。猛養。猛拱。諸夷方往。要擊。期以丙午日至。蠻莫道。路皆言送尤墨以居乎。唯是備兵等練。那坑甚嚴。奔酋見兵衛甚設。乃退舍二十里。壁等朵待兵。而我師亦稍稍出等練。可二里許。自是之後。緬增兵至數萬。由此據蠻莫。襲等練。攻隴川。直抵南甸。如建瓴而下也。緬欲一軍由南甸犯騰越。以一軍由芒市犯永昌。於是都御史陳用賓請先治思仁永帽罪。題縣重賞。購二酋頭。先是乙亥歲。莽苗上緬文。以爲與思個相仇殺。非犯天朝。于時武功錄

緬甸列傳下

五十六

議者歸罪于干崖經歷廖邦治。許好言危以動我。我大兵入于干崖。隴川費以千萬數。是時御史薛繼茂亦言。緬非敢犯內地。給諫大夫李先芳言。緬夷可以不治。或說言無緬。至是緬寇擁衆數萬而來。直危我三宜矣。都御史奏劾當事者。尚徃目前無緬之說。請以玩寇論。而薛繼茂竟言臣非敢終始無緬。言緬自古不犯中國。犯自岳鳳始。夙實非緬種也。且緬甸去永昌三月而遠。將軍聞像即馳。何暇慮及調征。又釋驗時。而緬已云退乎。前後不蒙。蓋其故智。言如此。其後復上書陳治緬六事。事多不載。詔所奏備悉矣。

情下大司馬問狀。於是用賓言實有緬。且不得不治。狀因請。賜骸骨。是時甲午二月。將晝矣。廷中方議。緬緬捷乃至乎。捷。征南將軍臣沐昌祚頓首言。願陛下神靈。諸公卿石畫。將卒幸用命。恭將王一麟攻播哈山。先登斬首四級。捕虜一人。馬四蹄。都護使錢中選攻上關。以卻敵先登。捕虜一人。斬首二十六級。獲馬二騎。器仗四十有三。中軍盧承爵攻播哈。先登斬首六級。獲緬盔及刀一標。王一麟。盧承爵並攻等練。輾輳絕河津。因至蠻莫。搜哈噉。卻敵斬首三十六級。緬酋赴水溺死者二千餘人。攻隴川。小寨。崇武功錄

緬甸列傳下

五十七

歲。壩先登。斬首五十六級。獲緬器二百二十有四。是以四月班師也。事聞。賜征南將軍沐昌祚。都御史陳用賓金三十兩。大紅紵絲二表裏。以二十金。賜虜承爵。張光胤。沐燦以十五金。賜劉天衢。胡時。鄭郭美。姚允陞以十金。賜漆文昌。陳應奎。麗一。蔣在廷。余懋學。王伊。始思化與緬不相能。緬荼鹽毛。纓諸什物。必仰給中國。由蠻莫而後入也。思化往往要而剽掠之。甚者緣邊諸撫。皆執以爲俘。是緬所從來矣。公何緬既敗。歸復我蠻莫。則思化當自度化。故起自猛密。秤弄。幸以禦緬積功勞。得除前罪。特授

土同知秩。雖暫居蠻莫。宜在威德。輕引過之。不暇而況思仁思華。猶在緬乎。是時化部曲。以處四萬人。而稱虺勇者。不下七八千。乃安之潯江。不可去。安之小隴。又不可去。安之羅川。及思莊。又不可去。意中總總於蠻其。蠻莫本罕。送故地也。界在干崖之南。龍川之西。且猛密。阿瓦洞。吳擺古之上。游平。去滇可數千里。先是主計者。議處思化。或欲以蠻莫之壤。爲蠻哈等練列關堡。或欲以其地。給旁近干崖諸夷。即藉其名。以爲戍。或欲犁其地。以爲榛莽。使賊入無所掠。退無所守。或又以爲緬爲中國患。二十年矣。諸夷所不外

或功錄

八緬甸列傳下

五十八

五十九

鄉而表得抗其衝者。恃有思化。而況化居蠻莫。在岳罕既擒之後。且今之爲岳罕者。尤難一二。如多倦父子。歸緬久矣。假今化一長驅勢。且蟻附。是爲盜逐守戶之大也。或又以爲緬雖積怨深怒於化。然大羊之性無常。卽有如思仁。不受我參養乎。今乃爲緬前驅。假令化去勢。且復爲思仁。則是爲緬驅鴛餌之魚也。或又以爲緬雖小夷耳。思仁歸則庇思仁。丙測歸則庇丙測。今獨不能庇一思化。母乃失附夷而堅。與緬黨乎。果爾。則是爲叢驅彈天人之鳥也。當是時。總戎沐昌祚獨事王於蠻莫。以爲蠻莫在外邊。而小

龍川。潯江。則近災矣。化乃請居永雅。實贈養金五百。牛種金五百。竟洋洋驪象蠻莫去也。

讚曰

莽酋乎。莽酋乎。始猶緬甸一部落耳。嘉靖初。奉紀歲。爲思倫所殺。幾中廢。後莽噠喇滅楞子郎菴。稍稍併木邦八百車里老撾。孟養孟定。六慰而有之。而後漸自疆大也。踰洞吳。阻擺古。豈不盛乎哉。然而莽能未盛也。岳鳳罕皮思順。思簡。思仁。而盛也。非然。則莽去騰永。且三月。能持久乎。曩楊給諫所言。良是良是。余獨怪思化復猶走蠻莫。何哉。蠻莫去擺古五十里。部武功錄

八緬甸列傳下

五十九

五十九

兵一萬人。化豈謂雖鞭之。良不及馬腹。信然哉。



羅雄者繼榮必六列傳

者繼榮羅雄人也父濬爲土吏繼榮爲豪子矣濬妾沙氏有邑榮常飲疆通沙氏不從殺死於是濬使使者希以其事請榮聞部索使者斬之又恐濬益發也乃弑濬并皆繫其母陸氏以滅口由此遂反榮爲人長頭大鼻眼如鳳髮長至五尺微鬚兩手垂膝居常常自喜曰吾以此兩肘佩金玉大如斗豈不愉快乎久之僧人王道張道請榮所見榮貌奇皆大驚喜而榮亦喜兩人兩人皆善符術習兵至祭煉甲丁必取處妾羅旗鼓號爲神兵自謂能使人侯王也榮云功錄

《羅雄者必六列傳》

六十

皆北面師事之而林鳳鳳梅懷春楊達孝等亦皆幸榮成事而欲西以爲大功乃與王道董日夜賦甲兵演戰象於是募水西兵馬卜兵古律兵及川貴兵至者並數萬人人人各自以爲繼榮侯王之業可旦莫就也而獨水西兵不至水西者外弟隆有義所部也有義以爲繼榮無道至反獨奈何禍及吾姊乎吾不蚤爲之所事敗當隨坐竟不就自是之後榮益驕恣建黃屋左纛出入必乘輦所過張旗幟鼓吹三軍並響呼夾道而馳非復曩時阿榮矣乃欲東至馬達阿拜西犯師宗六涼南到豆溫水下北歸亦佐普安於

是殺處妾一人祭告于旗纛之神曰土繼榮茲行其興乎是時鄭壁巡臨元剎紹德巡普安程正誼備臨安皆以食事本兵柄於是三道兵衛甚設皆井上赤白囊告急于都御史劉世曾御史李廷彥唯恐土酋得一日以象馬蹂踐我境上乎亡何榮竟以阿東提兵數千人壁法郎遂擊破陡坡寨斬土舍沙守東土婦資氏二人兵九人已又以阿古提兵四千人入廣西已以李志明提兵三千人壁偏頭關已又以周阿義提兵三千人壁龍甸羊街子入師宗已又分三千人壁鴨子塘入六涼而繼榮則恣情于色慾爾土舍武功錄

《羅雄者必六列傳》

本一

海現妻資氏美終乃奪之以爲己有先是榮所榮亦龍寨山最高廣六十里建層樓鳳閣圍以堅城其下又有龍潭九口甚險阻盡三軍妻若子並質于寨上繼榮方得以縱一日之樂色授魂與而備備焉兵已在頭矣是歲乙酉十二月也都御史乃與參政使文作議而以副使程正誼爲將軍軍師宗金沙洋爲將軍軍越州食事鄭壁爲將軍軍六涼而通師宗者曰我以裨將李廷之提寧州祿華諸兵三千六百人白極提明喚六志員兵五百九十人美師周提廣西昂尚才兵五百人師宗噶勝雲普山岐兵二千四百人

而賊不敢西入。適越州者曰：我以裨將焉，惟良袁國卿提兵三百四十人，陳萬讓提兵益受紹慶兵三千人，胡珠提兵越州，資氏兵二千人，田得泉提牛業兵三百人，諸民懷提尋甸木遇，養兵一千人，而賊不敢南馳。適六涼者曰：我以裨將郭九鳴提路南番騰雲，秦世文兵五百人，實宗正提六涼資世守兵一千人，王盤石提新化普同春兵五百人，而賊不敢東突，而又以裨將金堂提武定侯世功兵一千人，陳力提亦佐沙騰蛟兵八百人，人普克而賊不敢奔逸。於是偏將軍劉綬、紹桂、萬奎皆馳普鉞營，而期以十二

武功錄

卷六

本十二

四十三

日劉綬等自撒馬邑發兵攻赤龍寨，以御敵。斬阿姑首一級，捕虜隆氏、資氏、海氏、楊達孝、妖道楊五郎等四十人，降賊四千人，復引兵攻普得龍寨，先登，西至陀木古星諸寨，斬王道、張道、楊友仁、董阿本首四級，俘獲男婦千餘人，降賊二千餘人，器械諸什物，公義追亡至阿拜江，隆有義所將卒，斬者繼榮傳首曲靖。先是貴州都御史舒應龍聞羅雄急，乃調隆有義兵至我大將軍，即以二千金恣有義所調度，令其破滅遺寇，其後有義又捕獲梅懷春、林應鳳、斬阿方得阿、雙首，來獻是役也。斬首雖五十餘級，然不傷一甲，降

者一萬一千四百人。此陛下之靈，社稷之福也。於是賜冰昌祚，劉世曾金四十兩，舒綏四表裏，舒應龍金二十兩，二表裏，文作等金十兩，程正誼等十兩，祿華誥等八兩，諸公皆北鄉叩頭稱賀。是日即上書請建城池，因調曲靖，偕左中所官軍備羅雄。上可之，賜所名曰定雄。前事漢官皆佩黑綬，託于郡城無所事事。今給者繼仁莊田，令得居行夜之可也。一切獄訟簿書，屬漢吏。始普山蛟海現，妻資氏，隆有義來訟也。而我漢吏方以柱後惠文彈治之，彼繼榮乃陳兵數千，接刃而起。是役又有必六、必六者，亦羅雄

武功錄

卷六

本十三

四十四

諸土酋也。其先皆羅夷種，皆變文爲羅，以自雄。前是有繼榮既伏誅，而以曲靖同知一人、姚繼先、麗江同知一人、趙應奎、建城池，其後兩人一以予軍去，一以轉運去。於是必六、電連阿非、連運阿擺、阿東、阿五得七人，乃帥四姓寨反，殺我土舍者繼仁，及李本忠、謝木賓等數十人，執我州守何侯。皇華使張雲錦二人，強諸百姓偕反，諸百姓皆曰：而奈何欲我爲亂民乎？是時沙入三百人，聞州守急，馳州，必六怒，乃殺七十一人，追亡至河上，赴水溺死者百餘人。於是六等度不能得果，乃疆州守，詳移檄太府，前沙賊反，幸願必

六擊敗走請咎必六等冠帶移如是毋動漢兵吾以汝守質壁中汝守必如不吾約異日漢兵至我郊我必斷汝頭不賞汝守矣於是電旬人相林等皆欲鑿破六等顧聞六等言恐先發此反側子得敗乃公去乎是時備兵臨安者文作備兵曲靖者金從洋乃請于都御史劉世曾是日即以冠帶給必六覓速二人令賊自相疑忌於是以工文奎諸瑣瑣應元張鶴往張鶴與電速相得尤驪而文奎亦能以計給六等六等至不疑久之張文錦詳稱病篤文奎好謂必六等曰文錦誠病甚有如不可諱死則必謂女殺死奈何武功錄

入器集卷之六

本四十五

當女以危法事敗女隨坐矣於是六等令錦去以何又使使者自州守梓里來詳爲學使者試學官童子趨其子何爲善往張鶴又以語必六州守父子俱執無爲也六等又令爲善去於是鶴等並謂必六曰公等頗忠順無他罪乃不肯使使者謝冠帶令軍門疑女標桀也必六等曰有之誠當謝倫卒計不知出此即使阿吉偕張鶴等詣都御史都御史賞賚甚厚道之歸六等亦不疑於是鶴等微以告州守及家屬五人令皆夷服闋匿諸壞家居一二日會大風雪寒甚盜門監門中酒醉於是州守得出走走江上而

李存忠皆并董大計先已簡二十四營兵待援于外以故州守竟得度乃與妻屬從間路至曲靖也是時丙戌十二月朔也始州守度時必六等已覺乃縛張鶴丘文奎將梟斬之鶴哭謂必六曰賊汝豈以我爲不能借州官去耶不去政欲全活女女殺我女亦隨手亡矣然我死天下必謂我終死賊孰與女死寧終汶汶遺臭萬年乎六等低徊者久之竟解縛先是都御史以叅將蔡龜吉將寧州軍軍師宗以守備張先聲將需益軍軍越州以武生紀序統將隆有義軍軍普熊已又使使者風馬蓬古律沙夷兵並伐其謀期武功錄

入器集卷之六

本五十五

以二十七日裨將李存忠提者應科二十四營火兵胡來賓提資氏兵湛懷忠提安紹慶兵金堂提武定兵楊恩忠提尋甸兵梅英提亦佐兵方齊提鐵索營兵魚麟而至於是攻大莊寨破之斬必六阿吾等首一百二十一級生得阿東阿卓等一百三十三人俘復劉鎮等二百有四人攻都宜二硬寨破之斬首四十七級生得方俗阿恕脫寧等五十八人俘獲十八人攻阿邦至大營還擊自硬普拖破之斬阿擺首二十級獲生口三人俘獲六人道以斬首五十七級捕獲生口十三人俘獲十八口獲攻大營斬首二十七

級獲生口五人。俘獲十九人。攻色屋下矣。孔阿野矣。弄進西曼渡江。率洪行木七。黑安章本外破之。斬阿。募首六十四級。捕獲生口者。洗七十二人。俘獲一百一人。事。聞賜沐昌祚金三十兩。紵絲三表裏。賜文。作等金十五兩。賜祿華誥服色。視四品。丘文奎隆有。義皆復官。金十兩。賜王任重金八兩。劉世曾先有。諭。賜告。於是。上易羅雄州曰羅平。而調維摩州黃宇。以同知行羅雄事。何侯視維摩。

譜曰

余觀政志。求問其羅雄。羅雄者。唐之夷部也。而元竟。武功錄。一。羅雄者。唐之夷部也。而元竟。以名州。異哉。今一歲之間。兩酋迭起。大將軍皆殄滅。之幾無類。上幸賜所曰雄定。賜州曰羅平。豈不有。味乎。聖謨洋洋也。以余而觀滇患。多發自保羅。大。司農宋公總。謂羅雄諸酋變羅而從羅也。豈無徵哉。不然。何曩時鐵索諸酋多皆羅姓也。

金騰蛟安叛兵列傳

兵金騰。兵尤深怨于裨將廖文雅。王化龍也。曰是安。能奈此二人何。吾今大索此二人。執而辱之。於社。於是諸軍皆大呼軍中。軍中出而應者。二千七百人。皆有狀。是時將軍劉艇行。聞武寧事。起自倫卒。疑所。將卒。又未犒賞。且乏糧。此必怨。即馳還壁。壁中口語。藉藉有萌。未已。不可彌矣。縱迺熱視。諸軍先至。者給銀。則人二錢。由此稍稍得解。且日諸軍并皆。謂裨將張應龍所。團龍龍既被圍急。出索中裝二十金。請釋。諸軍竟欲乘風舉火。因殺略其衆。而後去。是時。武功錄。一。金騰蛟安叛兵列傳。李七。乙酉三月也。傳兵者吏傳龍。乃召同知陳克俊。通判。陳農守備李應南。議。勞苦。諸軍諸軍叛。誠當罪至。死。顧若等起。田中從軍。且莫提。提鼓。偕而將軍艇入。龍川。於是岳鳳。率妻子迎降于道左。縛致散奪等二。十六人。虜下。此功多道。今得除諸軍罪。勿論。實約諸。軍。且日皆去。演武場。畢在。猶諸軍。銀人五錢。縱必請。以一金。於是約兵二千七百人。大率費金五千兩。而。月根亦與焉。御史李廷彥以其事請。上。乃詔曰。軍。士動輒鼓噪。脇增。情。蔑視法紀。漸不可長。於是。以。爲撫馭者失宜。下。大司馬問狀。是後姚營兵亦反。

金騰將軍三人募兵一萬人。先是御史蘇鄭念大理五郡歲轉輸費三萬。父勞苦請騰永泰將一人兵三千。臨安恭將一人兵一千。它皆議能。有令是時姚弋弘兵寔鄧子龍統之。兵方乏月報窘急。五百人並趨走入城。城中令曰。募軍有欲歸梓里者聽。資道里貲。於是諸軍喜。皆決意。謂兵寔南昌人姜忻。古欲歸子龍。見諸軍爭門入。喧嘩止勿入。於是諸軍盡反。踵走出門。並鼓噪震郡中。直走演武所。鳴鼓張旗志。於是奉行間往來者。馬駢跳躍。姚闢以木刻鷄毛火炭。響呼諸軍。諸軍窺左足而應者。四千人。由此遂亂。多所武功錄

金騰募兵列傳

主人

殺略。忻乃曉諭諸軍。諸軍意欲去。政於新令便。何但不自喜。而寧爲此。廩廩。不睦。終得敗。迺聚去。手諸軍。於是自言欲比先尚書王驥。散軍事。每兵索銀十兩。以爲治裝費。母缺歸。旦日諸軍復引其衆圍馬官屯。殺八人。略三十人。於是同知添文昌司理曾克唯風。諸軍毋擾。諸軍皆出所佩刀。曰。出三日而不以治裝銀。至則請以此攻城奪關。如言。郡中由此城門微。戒道路不通。是時都御史蕭茂客。子龍失律。狀於法。當調潮滄。上可之。忻於是待罪行間。遇與兵備王橋。面靜兵備。劉天衢布政戴燦。恭議陸萬城副使。

黃思近。金事何存。敘議。以羽檄徵募兵三千人。北勝。茫雲。南兵五千人。備永昌。因給諸叛軍口糧。皆得支三季。令解散。而以偏將軍劉詔監之。赴出境。所不如令者。斬。是時已丑三月也。其後四月十一。諸軍擁衆入會城。先是御史楊紹程移都御史蕭茂。恐諸軍行間必殺略。迺與征南將軍沐昌祚。先已治干將雄戟待矣。諸軍度不可久。明日出行。至板橋堡。又明日。至楊林。所過道上。諸軍皆張旂志。鳴金鼓。響呼。揚躍。馬而馳。專欲殺慘人。以示威重。無人望救。軍中同袍者。必不至。索弓卧談行。是時道上屠狗賣漿者。武功錄

金騰募兵列傳

主人

皆閉戶避軍。諸軍皆好酒肉。所至輒使數十人先騎馬往。令屠沽治酒肉。傳餐。及至或門閉。無酒肉。傳餐諸軍直突入其門。搜索私屠。駭推破。盧。各斬其門。關而去。於是過上關。而虜二婦人。過大理。而虜二婦人。其虜怨類如此。先是都御史欲擊破諸軍于瀾滄。不可去。已至會城。又不可去。去楊林至東山十里。此諸軍死所矣。於是我偏將軍謝崇。勸應麟引寧州祿華諸兵。武定侯世功兵。至。將高垣裴希度。引雲益安紹慶兵。等句張應龍兵。霍谷楊垣兵。至。至者四面。是時都御史躬提兵至楊林。令軍中傳發。軍中勇。

氣益百倍。發行。捕至紅山寧州。土兵者。身被六創。竟斬首五級而死。於是諸軍舉李德克高漢王直受。至殿上。計殺我師。合其我師亦堅壁。止合休。且日平明。諸軍忽來。我不虞。突圍衝敵而我寧州兵武定兵。臨安兵雲南兵。尋旬兵。一殲于土王山。再殲于大河口。斬首八十四級。捕獲六百八十人。奪獲被虜男婦三百三十口。馬廐五百八十二頭。頃之。都御史下所司。悉給釋一千三百餘人。此千餘人。先皆失行李。貧無食。於是。以兵賍銀量給薪米而去。事聞。上以白金二十兩。紵絲二表裏。賜蕭彥。沐昌祚。楊紹程。武功。錄。又金。賜。子良。以十金。賜陸萬垓等。以八金。賜。等。以五金。賜張先聲等。給諫大夫王德完。參都御史御史。陳。勅。劾。子。蕭。彥。仇。趙。景。桂。材。免。併。得。調。子。龍。竟。遠。問。散。兵。事。案。胡。汝。寧。奏。大意。謂。管兵所以衛勝。永亦所以衛全。追奈何其撤之也。卽謂以夷攻夷。聞土兵遠調。動經旬月。時當耕種。必解散而歸。勢難持久。有如永昌。有意其何以待。臣以爲滇南地產富饒。賦稅多。兒兵餉民出粟米以贖兵。兵出死力以衛民。林計便甚。比朵顏坐食中國者。大不相同。伴可撫而不可勦也。

議曰

三辰不明。擢士爲相。蠻夷不恭。拔卒爲將。信哉是言也。鄉兵黔南所自有。獨以壯兵土兵。糧兵番兵。聞今上卽位以來。威暢六詔。宰士而無所大用。武鐵鎖箚之戰。臨安之戰。緬甸之戰。皆西南大事也。金勝姚安昔用爾以破滅夷。今不免用夷以破滅爾。爾豈以爲而將軍微獨忘我耶。不然。何其敢于叛也。

武功錄

金。賜。子良。以十金。賜陸萬垓等。以八金。賜。等。以五金。賜張先聲等。給諫大夫王德完。參都御史御史。陳。勅。劾。子。蕭。彥。仇。趙。景。桂。材。免。併。得。調。子。龍。竟。遠。問。散。兵。事。案。胡。汝。寧。奏。大意。謂。管兵所以衛勝。永亦所以衛全。追奈何其撤之也。卽謂以夷攻夷。聞土兵遠調。動經旬月。時當耕種。必解散而歸。勢難持久。有如永昌。有意其何以待。臣以爲滇南地產富饒。賦稅多。兒兵餉民出粟米以贖兵。兵出死力以衛民。林計便甚。比朵顏坐食中國者。大不相同。伴可撫而不可勦也。

主